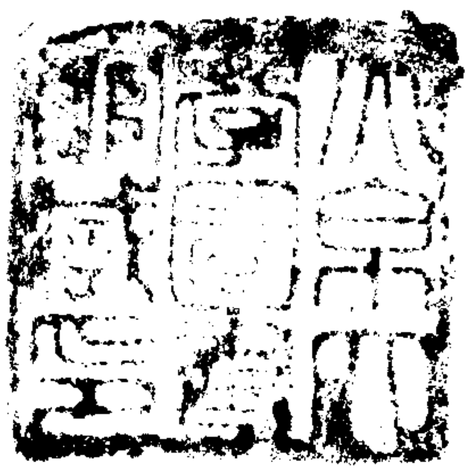
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一・經部・群經總義類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 〔清〕陳壽祺撰……一
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 〔清〕皮錫瑞撰……一三九
六藝論疏證一卷 〔清〕皮錫瑞撰……一六九
鄭志疏證八卷鄭記考證一卷笈臨孝存周禮難一卷 〔清〕皮錫瑞撰……二八九
九經疑難十卷(存卷一至卷四) 〔宋〕張文伯撰……三八一
疑辨録三卷 〔明〕周洪謨撰……五〇九
石渠意見四卷補缺一卷 〔明〕王恕撰……五七三
五經疑義二卷 〔明〕嚴天麟撰……六〇九
談經九卷 〔明〕郝敬撰……六三七

三山陳氏本

五經異義疏證

嘉慶癸酉春僊遊弟子王捷南校錄

五經異義漢許愼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勵存古有餘篇　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擷拾叢殘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痾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二事篇次尙存其宅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逼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閒附蒙案疏逼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　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寧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鋟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仁明親造郯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寖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

經生遵傳各持師法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一揆之違何鄭同室何傷箴肓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斷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閎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議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春正月福州陳壽祺自序

後序

漢承秦火之後諸經始出多古文辭義艱晦師說異同傳經者各守其家法訓故授受莫敢移易西京儒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庸生江翁而外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蓋不多得而見至東漢而兼者漸多然唯許叔重鄭康成二大儒最著許作五經異義而鄭駁之各尊所聞體大物博與樹朋分爭者異魯丕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驗之許鄭良爲不誣昔王應麟譏劉向五經通義乃諸儒之牽引而又以明經變爲帖誦惜通義之不傳於今矧許

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此書鄭博稽六藝義據通深異於課試之學以明經爲利祿之階梯者著古之士弼當奉爲科律矣自宋以來傳本散佚吾師福州陳恭甫先生條列許義鄭駁以類相從采取經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諸書及近儒辨論而以己意參訂貫通成疏證三卷於戲備矣許鄭去今千餘載攷是書者恒憾其缺得先生此編雖畧而不窮獲其全所以嘉惠來學者甚篤先生淹洽羣籍解經不窮而飲然自下著述不輕以示人壬申秋 捷南 謁先生於溫陵請以是編付剞劂先生未之許歸與甌寧萬虞臣先生再三商榷始錄而

鋟諸木先生命 捷南 校之且屬爲後序 捷南 謝陋無學惡足仰贊高深竊惟語錄典而經術陋帖括盛而經義微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競趨簡約流於蹈空而成名高第鮮能遠至蓋許鄭之書雖存而背馳者衆也先生究碩學於既衰滙衆流以仰鏡則是書之作不特爲許鄭功臣蓋亦正俗宏風之一助識者當不以 捷南 爲阿其所好也嘉慶癸酉秋八月僊游弟子王捷南謹序

五經異義疏證卷上

清太倉陳壽祺撰　大司農北海鄭元駁

大濶今古文　文淵閣本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明嘉靖刊本大濶作闊　國史館總纂加六級紀錄七次順德羅士琳續補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貉小桀滅於十一大貉十一稅天子之正（蒙案當作天下之中正文見公羊宣十五年傳）十一行而頌聲作故（蒙案故當爲古字誤）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蒙案四乘曰筥十筥曰稷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則許以秉爲六斛二百六十斛則每斛四十觔）爰米一百六十觔（原注當云一百四十觔爲秉秉六斛則每斛四十觔）爰米一稅一行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蒙案四乘曰筥十筥曰稷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則許以秉爲六斛二百六十斛○蒙案二百四十觔爲秉秉六斛則每斛四十觔）爰米

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蒙案）謹字舊脫今補）

爭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遍相倍徙而上中下也（蒙案此五字當作而云上中下）與周禮文惟彼觔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文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佣周禮曰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又佣周禮有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

一把爲秉故秉之爲文从手从禾詩所謂彼有遺秉是也四秉爲筥又謂之稾詩所謂此有不斂穧是也十筥爲稷（四十把）魯語所謂田一井出稷禾是也十稷爲秅（四百把）聘禮所謂禾三十車車三秅是也（千二百把）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爲筥聘禮所謂米三十車車秉有五斛是也一秉之米凡一百六十斗此米之數也許氏既言出禾則當以把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爭之秉又改斗爲觔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秅者凡爲禾二十八萬八千觔非準海船之量以爲車不能容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曾有是乎

（蒙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爭仟米不是過也許叔重佣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秅引周禮曰二百四十觔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案此聘禮記文惟彼觔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文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佣周禮曰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又佣周禮有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

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上中下（案此亦見後漢書秦彭傳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井字舊脫據惠氏校宋本禮記補）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禮記王制正義）

蒙案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正義引賈逵注說賦稅差品與異義同是許所引左氏說即賈逵說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先鄭注井牧即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後鄭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二鄭與賈許說井牧同也然左氏說九等與周禮禹貢又各有別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逼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也異義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也尚書禹貢注云（此鄭康成注）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没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

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四十五井之地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出賦者九井是山川坑岸居五分之四出賦者僅五分之一也百萬井之內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出賦者六十四萬井是山川坑岸僅十一分之四出賦者居十一分之七也上下絕不相

蒙疑閻本注疏所引文有訛脫

異義禮載說上制六尺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譜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一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井川民總（蒙案王制正義云是許以周禮爲非）

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開多其五歲又何大遠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禮記十三王制正義）

蒙案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此即易孟氏詩韓氏說也（白虎通文見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又蒙案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許君引漢制者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傅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此傳述口錢事最詳高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異義天號第六（蒙案）周禮載師疏引異義第五田稅司義第六天號兩第六疑有脫疏引異義第六蠻制此亦常作異五曰第六者其篇次也有一作第八者字之誤耳曰第六字今從周禮疏曰也毛詩正義引無第六字今從周禮疏作欽若昊天誤毛詩正義引作春曰昊天當從之）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蒙案）周禮無此四字）爾雅亦然古（蒙案）毛詩正義引小異又（蒙案）周禮疏作故誤毛詩上天總爲皇天（蒙案）毛詩黍離大當從之）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

此義作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蒙案）毛傳與此合毛詩正義省之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勑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蒙案）毛詩正義作時非秋天也當從之○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又禮記月令正義引元氣廣大謂之昊天）（蒙案）周禮疏引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又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又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黍離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所言爾雅春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

第六天號不得又爲第六竟列天號第一仍留等六二字以存疑非也

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詩祺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舒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日篇叒秋天也從日又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叒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即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亦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

從日亦亦亦聲此亦兼採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昊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蒙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毛

爲異

（蒙案）第六二字據同禮司尊彝疏增

異義第六　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蒙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

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上犧尊在下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之罍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罍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張鎰引阮氏圖說指尨罍爲諸臣所酢聶氏駁之是矣周禮六尊皆有罍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爲說犧象之

的觚與木瓦也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
言君山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於犧象與
周禮異者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
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罍之名容有
不同也罍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
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
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
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士字
據爾雅疏三禮圖增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
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

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爾雅疏全
據此正義文　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櫑龜目酒尊刻木
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罍櫑或從缶盪
櫑或從皿靁籀文櫑許不從韓詩說罍有玉金故
以從木字爲正其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
注及禮圖同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
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
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
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爲說
然則以此相仍知大夫酒器得用金罍韓詩說亦

遍其大小之異毛詩說罍大一斛爾
雅釋器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
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邢疏引孫炎云尊彝爲上受三斗
罍爲下卣居中晉氏三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
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
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
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飾也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飾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
二升（蒙案）二當爲三字之誤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
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
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左傳成十四年正義
引此下有當謂五升四字當補　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
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
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以上見禮記禮器正義
異義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

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
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
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
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
多聞觚狀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
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
近（案案近當爲應字之譌○以上見周禮梓人疏求字
義左傳成十四年疏作近當從禮記正義作應○又見毛詩卷耳正
義左傳成十四年疏作近當從禮記正義作應○又見毛詩卷耳正
義左傳成十四年疏作近當從禮記正義作應○又見毛詩卷耳正
兩疏丛云如鄭此說是周禮與韓詩同也）

蒙案說文第四下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
洗舉觶觶受四升從角單聲觚觶或從辰觚禮經

觶許君於觶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觚字出
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
單則觚爲古文觶爲今文信矣觶單聲而讀之義
切者猶碑讀若低也（碑字見廣韻十二齊引說文）卑之音班亦
其聲類（見漢書地理志水孟康注）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者
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麎正義據
爾疋某氏注引詩作其麎孔有無將大車疢與塵
韻禮記畛於鬼神鄭注畛或爲祇皆其聲類（說文日氏省讀呼昆切）
又蒙案說文云觶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
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
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
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
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
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
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
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
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
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觴一
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
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解駁異義以一
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天也（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曲阜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
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
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以禖爲祭天矣焦喬
荅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

尚祿益井鄭義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

廣異傳云舜入周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愼

引魯郊禮亦祀延帝尸從左氏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尸神象也天無象何以尸爲況丹朱之

不肖耶郊之有尸配帝之尸耳舜郊魯丹朱魯孫

益知丹朱爲帝嚳之尸非天尸矣周禮大祝大禋

祀逆尸鄭卽尸也或援以證上帝有尸誤鳧鷖箋

以公尸來燕來處爲天地之尸是鄭君義亦與許

君同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十五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蒙案奈何上當重類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

尚書說禮記十二王制正義云鄭氏無駁與許同也○亦見御覽禮儀部

蒙案說文示部禘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尚書說

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

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尚書說

益二說固不相牾也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孔廣林曰詩閟宮正義云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古毛詩說非鄭所從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容許君本不從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爲義正義云非鄭所從廣林竊焉

（附）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二年博士王燮之議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彳注受命謂

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尚書何偃議鄭彳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葢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畢同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

南齊書九禮志永明元年尚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啓蟄而郊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彳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所穀祭法稱燔柴泰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

南齊書九禮志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葢爲志者失非彳意也彳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

令則以季秋案彳註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此說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豫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是則周禮不共日矣○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

蒙案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

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一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

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案舊誤作雖三卜攷之左傳正義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與左氏意違正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日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益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

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耳何休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與異義公羊說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鄭箴穀梁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曰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

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曰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曰以至乎以爲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曰以至乎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蒙案）上說又字疑誤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與郊特牲說以此爲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乎以爲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乎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蒙案）上說又字疑誤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

周魯也（以下難鄭圜丘及郊名禘之說今不錄）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又字舊誤作及今更正）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下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正義又引張

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
郊與王肅同案謂各用其正郊天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
乆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
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衮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衮
者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
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乆同融又云祀天神
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
日禱祺謂周禮郊丘之別郊特牲正義據大宗伯
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圜鍾
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泰黃鍾

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郊禮諸說
不同今攷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
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
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春秋魯郊
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周正建寅
之月此周禮也魯郊轉卜三正用周之春三月至
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啓蟄而郊故也是時魯既
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爲斷以正其失
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杜預釋例
謂左傳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
後人所錄左傳常得其眞見左傳襄公七年正義預又以魯
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氏用王肅之
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
之不審鄭康成之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
月轉卜三正最爲得之杜預崔氏皇氏說並見禮記郊特牲正義郊特
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圜鍾
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
二月下辛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聖證論馬昭
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
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
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也此馬昭及孔穎達申鄭之說善矣然猶
未知左傳獻子之言爲以周禮正魯也

異義今蒙案祭法正義今下有尚書二字當從之歐陽夏侯說六宗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蒙案祭法正義作四方當從之是
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蒙案祭法正義下有質達等云四字
古尚書說蒙案祭法正義云四字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蒙案居中央恍

（此句亦見路史）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蒙案法正義作北辰當從之）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御覽禮儀部引止此）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蒙案當作中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法正義作郊天）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見周禮大宗伯疏引全○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附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

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爻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榮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榮之所禳（蒙案夫榮二字疑天宗之誤）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榮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

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尭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格于藝祖用特尭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曰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

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覩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

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貫祀

蒙案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尚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尚書傳通典

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
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
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所來年於
天宗即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
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
以爲太極沖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邵也以爲天
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
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
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
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逸也以爲天
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郃孟康
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
者也蒙案張融從鄭見周禮疏唯尚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
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
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
其事以問肅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
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乃周
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
既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位皆
疑莫能明也

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
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
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
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毛詩閟宮正義
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
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見穀梁傳僖三十一
年集解
鄭斗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
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
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見左傳僖三十一年正義引不言出
蒙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
竟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
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
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
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
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
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
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
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

不逼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遍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

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也左分野之星國之山川（皆作國中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天子不祭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

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

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

失之矣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立社以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

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郊特牲云四字案句首當脫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土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貴上公也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見尚書召誥正義不言出異義案其文稱左氏說是據許書也

駁異義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毛詩甫田正義

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見毛詩甫田正義○正義不列五地之物省文鄭所引當有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二十字

蒙案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孝經緯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今案白虎通及鄭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曰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穫禾報社祭稷案仲秋舊作仲春誤白虎通引月令以證春求引援神契以證秋報穫與穫古通盧學士校本於引月令補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十字於引援神契穫禾之上補斷穀仲秋四字皆非也考毛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小雅甫田以社以方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孰報其功也合之援神契所言是秋亦社祭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蒙案御覽所引禮記月令疑是唐開元御定月令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刻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穀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

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當有全文正義畧毛詩甫田正義稱駁異司徒五土之物下有此五土地者云云三十四字審文義當在此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或云六字蒙案信南山正義曰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云云據此是鄭引詩自畇畇原隰下至黍稷或云六字共引詩三章不悉補姑仍正義舊謂作下之義曰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或云云據此也今更正此六字蒙案此引之原隰生百穀稷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

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大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為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今云五蒙案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而祭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是鄭以后土為地之大名或言土神或言社理皆可通也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

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天位（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應云定天位當作地）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

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牛二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

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

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若社則爲五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劉注又引荀彧問仲長

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哉今統統答焉統答義曰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

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非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從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

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夏殷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

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幷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

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平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家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枚與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子豈好辯哉予豈得已哉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晉書十九禮志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畊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境內爲百姓立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矣而別論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若復不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詰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

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得越紼而祭也

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其後擊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

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鬼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家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唯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

通典禮五說曰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禮記四十九祭法正義

蒙案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

所宜之木禮古文社是許从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社國社也卿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正義云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

里社又鄭志云月令民祈謂奏社也此鄭義也
附續漢書祭祀志下引異義周禮注曰社稷在右
宗廟在左戎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
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
社六里惟槐

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依合
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
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爭注云所宜木謂若
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
社稷之壝而樹之鄭爭注云不言稷者王主
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
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
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
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
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
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
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
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

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
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
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
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
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
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
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
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

之中而五社各異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
高時享及二祧歲禘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
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
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七〇又藝文類聚三十八知古作自古謹案以下見初學記十三禮部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
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
也通典禮九吉禘祫上晉博士徐禪議

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

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毛詩長發正義○又閟宮孔穎林曰記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元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畢而鬼事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日上食也是以
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且祭不
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日就
祭之何以為敬何以云嚴鄭駁義不見故補之
蒙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禰月祭楚
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無
可考矣竊意楚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
鄭答趙商以為周禮也

又蒙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故
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
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
終王德盛而遊廣親親之殺也歆引春秋外傳者
國語周語文許氏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本於劉
歆據周語也楚語亦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昭注周
語云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今攷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
祭謂上食近漢亦然今攷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
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
五祠便殿歲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禮然晉灼注
引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大牢如閏加
一祠與此十二為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
之禮行之此可考見叔孫通所制漢儀之舊
又蒙案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

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
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
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
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
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
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是其顯據何
以言之左氏說言禘祫有二義一說歲祫及壇墠
終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徐禪虞喜袁準引左
氏說是也徐禪引為春秋左氏傳乃左氏說之譌喜引作左氏說見通典建中八年裴樞
議一說祫即禘通典載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

名禮無差降是也然皆以禘爲三年一祭禮記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周禮宗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遷廟則行祭禮是也禮緯說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記王制正義毛詩閟宮正義及後漢書張純傳所引是也許君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爲周禮則不得以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弟一上示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從示台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曰爲周禮其所撰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

說文乖違明矣此一證也說文既稱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解又曰周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異義中必有引周禮說之文而今佚矣觀謹案言三年一祫可見徐禪引許慎稱舊說曰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此即異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案多從左氏然獨於三歲一禘存疑益其慎也此二證也歲祫終禘之說本於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叔重疑三年終禘爲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惟以先王三歲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百王通義又引禮識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破之若異義謂五歲之禘爲先王禮則與禮識正合且以五歲之禘非周禮則必以三歲之禘是周禮鄭駁何爲不援周禮以攻其非轉援殷禮以伐其是乎此四證也後人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異義遂併誤三爲五舛繆相仍使學者無由考見許鄭異同之恉禘祫疎數之義不可以不辨

附魏書一百八十一禮志高祖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語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礿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乎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

殺不稱禘宗廟稱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五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是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祫於嘗於烝則祫不於三

時皆行禘祫之禮高閭李韶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圜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似據爾雅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禮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逼與載管博士徐禪室許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逼與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

祫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圜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

蒙案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章玄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逼與載管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逼與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

禘嚳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公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前十八年親幸長安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亦行此禮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紹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也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蒙案）前漢有祫無禘其祭皆不及存廟惟元始五年祫祭明堂是總祭遷廟存廟之主于大廟與舊制異故班固平帝本紀以爲祫張純以爲禘也李賢注謂禘祫通名尚未晰　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祫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食於太祖也宋書臧燾傳及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

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二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服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一爲也皇氏取先儒之義

終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遡以前二後三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氏疏云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又一說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毛詩周頌雝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王制曰天子犆祫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

以爲虞夏祫祭毎年皆爲又云三年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然按鄭以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君魯禮禘祫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祭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周公制禮祭不欲數以上禘祫志文見王制正義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以上見閟宮正義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王孫成王居文王之廟文王之廟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

昭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
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
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
親盡之祖無移主也（以上見通典）此鄭推周禮禘祫之
法也禘祫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
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
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脩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
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
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
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

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
薨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三年秋八
月祫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
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
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

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
卒于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
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
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
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
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
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
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
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
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閟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詆訾論
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
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
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
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
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
以相準況可知也此鄭考校魯禮禘祫之期也（以上見毛詩乳鳧正義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壽祺謹案周禮大宗伯以肆
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

禘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據大宗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別此二祭文義正同則禘祫不得爲一祭二名亦不得有禘而無祫有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非也禘祫大祭周禮不應舍此而他其兩文或在時享之上或在時享之下不足爲異當如先鄭解爲確　周語言祫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則祫祫終禘非周禮矣禮緯稽耀嘉秒說皆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見毛詩閟宮禮記王制正義及說文第一亦篇春秋說見公羊文二年徐氏疏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炎爾雅注並從之純引禮

說以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則不得專以禘爲三年之祭矣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據禘祫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韓詩內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不及親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議引此傳而釋之曰言一禘一祫也會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詩周頌雖禘大祖也其詞曰假哉皇考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唯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唯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于某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會子問言無虛主唯祫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周禮酒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祫大禘小祫兼毀廟禘不得總陳昭穆矣周禮言祭於大烝周書言登於明堂則禘祫皆功臣與祭矣喪畢之禘出劉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爲三年卽禘一以遭禘則禘鄭以春秋校之定爲喪畢先祫後禘其精密實勝諸家通典載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晉博士陳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合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祫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杜佑曰殷間歲間偶如虞夏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

之後乃祫於大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卒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此皆申明鄭氏之情也其禘祫之月詩閟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鄭同毛義張純謂祫以冬然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意一也周頌雝正義云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今考傳箋本無此說正義以臆測之不足據陸氏毛詩音義於乡鳥箋附載一本祫於大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陸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商頌正義亦舉此本以爲文誤且辨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箋不當獨有案商頌正義及釋文是也商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云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制注禘祫志皆與乡鳥箋同今俗本毛詩乡鳥箋

乃有此文與正義乖又王制正義據鄭箋謂本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皇人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皇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不知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經傳及注從無此言而疏家誤據謂本以証康成後儒復不察而橫加詆謀繆妄甚矣

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曰大鬼謂先王也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曰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

校周禮疏人疏○案許言左氏說駁與禮同其禮說今俟不可考

蒙案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於廟無期年字
孔氏正義云新主既特祀于寢其餘宗廟四時常
祀如舊不廢三年喪畢新主入廟遠主當祧乃大
禘於太廟新死者乃得同於吉也賈氏周禮鬯人
疏云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是說
左氏者謂禘在喪終也乃賈疏先引左氏說言期
年烝嘗禘于廟與賈服解異何也賈疏以鬯人鄭
注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以新主入
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
終禘故云始也然考周禮鬯人無禘祭明文鄭云
至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

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
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
詰昭乎方册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
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
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
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
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尊
委哀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古事施未葬卒哭之
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謂周之論士祭
並非明據蒙案王儉謂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阿世之論殊謬

聘享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
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
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

附南齊書九禮志宋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
一諒闇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

五經異義曰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墠去墠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禘無事則止（御覽五百十九禮儀部）

蒙案周禮守祧注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此卽據祭法爲說

異義詩魯說亦以相匡衡蒙案匡衡習齊詩此云魯說益傳寫誤當作齊說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蒙案此則貢禹習公羊春秋本傳不言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毛詩烈祖正義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　三七

孔廣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爲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毀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

蒙案諸儒廟議有與異義相發明者節錄於左

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云云永光四年丞相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下詔議立親廟云云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蒙案此周成王以時毀之說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違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

之廟廷嗣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史始等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云云後中衡爲丞相上疾久不平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及告謝毀廟門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並列宜王皆以時毀之說子孫雖欲褒大顯功德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案此亦殷中宗周成王皆以時毀之說子孫雖欲褒大顯功德猶不得與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五行人親五屬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

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案此亦殷中宗周成王皆以時毀之說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云云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

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白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

宗者數也（案此即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說）然則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禦大患則祀之窮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案此亦殷中宗以時毀之說與貢禹說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同）所茂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案此以文王武王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之祖廟不以為數凡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

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
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曾皁立廟制孔
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
云逆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
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
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
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昭難

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
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
周增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
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
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
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
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
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
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乡成等四十
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
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
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
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

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
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
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
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乡成石
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乡說爲長是融申
鄭之意正義又曰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
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
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
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
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

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
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
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
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
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通典乡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并而七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
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
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
通典乡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

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爲常數也凡七廟者不稱周室下及文武而曰天子諸侯是同天子諸侯之名制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

焉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則享嘗非禮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此爲下祭五代來孫則無親之孫也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馬昭非王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禮器周旅酬六尸發爵周則七廟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親外無不毀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

通典孔晁曰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爲遠也

魏書一百八之二禮志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乡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

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乡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乡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

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遠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乎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爲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於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乙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會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

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卽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之親湯爲始君不遷之主文武爲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違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爭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豫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

灼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

隋書七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斗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斗又據王者禘其祖之自出而立四廟案鄭斗義天子唯立四親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殁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較其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義通典唐貞觀九年岑文本議曰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

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

神龍元年張齊賢議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

太祖

異義禮戴以此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曰徇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

周人都澧鎬宜栗也御覽五百禮儀部三十一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案之主之當爲以初學記引證又案又當爲古

周人都澧鎬宜栗也御覽五百禮儀部三十一

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

異蓋本韋元成等說見漢書元成傳

孔廣林曰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禰先君公子不得禰先君之也據公子公孫不得立先君公子公孫不得立先君之廟而祭之也據公子公孫不得立先君公子公孫不得立先君之廟而祭之也據公子公孫不得立先君公子公孫不得立先君之廟而祭

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
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違主地正之意
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論語鄭
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
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左
氏傳文二年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
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
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
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竝爲廟主故

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壽祺案皇侃
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
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
齊古爲注今解問主爲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
从古也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塋心無所依所以虞
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
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
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
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之制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
於背通典禮八吉禮七○凡虞主以下似節錄異義之文虞主至以栗又見禮記祭法正義春秋至于廟又見周禮㠯人疏主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記四曲禮下正義又初學記十三禮部上引五經要義說木主之狀與此同○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

蒙案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
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案繼與係通主用木木有始
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
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

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爲天子主長尺二寸
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
異義徐疏以爲皆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
說言之也祭法正義曰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
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蜚
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
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陷中去地一尺
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衛宏漢舊儀
其長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詁不合據

續漢書劉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士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案信所引有誤

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以上亦見文獻通考）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通典四十八吉禮七）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通典吉禮七〇以上亦見文獻通考）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

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十神主類尚禮小宗伯疏引云今南陽俗祠有石主）

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駁異義○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節引此篇云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又周禮小宗伯疏禮記九櫝引下正義並節引）

蒙案說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此祏之見于經傳者祏所以盛主非卽主也

蒙案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攷孔悝反祏

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懌引士虞禮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薦孰正祭

之時祝官以祝命告于主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云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主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東向若設主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虞主用桑長一尺方一寸是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虞主用桑長一尺方一寸是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虞主用桑長一尺方一寸是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

不暇待祭也（案此非何休注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五年傳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

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

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禮記

九棺乃下正義○通典禮八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當本五經異義
五經異義曰廣主埋之廟北壙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御覽百八十八○案此條末十字當在前條引左氏說之下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主藏於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御覽五百三十
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之于廟北壙下之下
一禮儀部○案此條當在前條引左氏說之下
蒙案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蒙案隸續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自然則此公羊說也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鄉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鄉以南爲上續漢祭祀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壙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壙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堦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于堦下擊虞決疑

云廟主藏於尸之外西壙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通典禮八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當本五經異義
函中笥以盛主並見通典西壙藝文類聚三十八引作北壙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案昭十八年正義畧同案諸家言廟主所藏無明文也御覽五百三十
壁或云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左氏正義於宗祏言北壁亦爲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羊文二年何休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攷曾子問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埋虞主不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廟北壙下此與遷廟主所藏同處殆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爲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義證最確

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禮記九檀弓下正義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癸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禮記四曲禮下正義鄭君不駁明同許

（原文又檀弓下正義云鄭氏不駁）

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第九虞則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蓋有脫誤

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蓂有脫誤

〔蒙案〕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柔日再剛日三凡士虞禮無此文蓋逸禮也蓋爲祔主不及親毛詩祈父正義

孔廣林曰〕鄭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其自傷不得供養也是不從許義矣正義云彼爲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旣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仿偟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

（見御覽五百三十一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月也卒哭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

（周禮大宗伯疏）

〔蒙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孰曰膰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猶宗廟火孰肉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

氏說而字作祓蓋古文也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
脤社稷宗廟之肉同許君義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
惡也許君謹案同左
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
順爲小惡也禮記二十三禮器正義
禮器正義曰案文二年公羊傳云逆祀奈何先禰
而後祖也何休解詁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
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
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

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
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
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禮記二十玉藻正義
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
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
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
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
何休義異
蒙案漢書中山孝王傳孔光曰爲尚書有殷及王
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
故言及此足明兄弟無相繼之道矣

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
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禮記二十玉藻正義
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弃時政
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
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
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
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御覽五百三十八引○案末二句朝下當脫于廟議三字
上左氏說也閏月不以朝以下公羊說也

又蒙案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易爲不告朔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畋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亭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

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

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爇柴盆瓶之事（蒙案禮記疏不列禮器之文從省當補）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于禮乖也（禮器正義○又引古周禮說十九字）

異義大戴記禮器云（蒙案禮器正義云異義今禮戴說引此爇柴盆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也）竈者老婦之祭許君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

駁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

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五祀）

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元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神（蒙案神字誤當爲陘豈得謂貴神乎特

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俎釋奠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
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禮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
盛于盆尊上瓶若是祀竈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于
陋而祭之乎（通典五十一　古禮十一）
蒙案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
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
神而祭之月令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
門其祀井白虎通又曰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
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
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

者用豚井以魚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
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
木祀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勾龍食
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
也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
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
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
下食人間司謴過小神矣袁準正論以爲五行之
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
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爲於人家之屋棟間哉

井焉鄭康成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與左
氏說同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注禮記曲禮五祀
以爲戶竈中霤門行與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川
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爲司命中霤門行厲與
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
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有尊卑等級故疑爲周禮也禮器燔柴於
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
爲褻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
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

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月令
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
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
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
祭酹一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雍前迎尸
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
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
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爲爨者禮
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烹者祭
爨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

經典義疏證
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謹
祺謂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奧
爲爨井也鄭禮器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
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奧
竈聲近爨則違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既
又迎尸入奧一事一時故竈或誤奧老婦先炊以
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勾龍爲后土後
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
牲饎爨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爲正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上終　儀徵後學王捷南校錄

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明堂位正義此下多有水二字）名曰辟廱（蒙案講學大夫王莽置）明堂在國之陽（禮記明堂位正義郊近郊不重近郊二字）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之內而祀之就陽位（蒙案堂當作就陽位而祀之明堂位正義無而祀之三字）上圓

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公所以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八字）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明堂位正義作神）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蒙案明堂位正義此下有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十五字）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

玉藻正義堂室二字互誤今从明堂位正義改正

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明堂位正義此下有援神契援神契明堂位正義不重此三字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西南金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東南火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蒙案魏書袁翻傳引鄭玄云又賈思伯傳引同但至時說晒然耳止此駁異義文也袁翻傳施行誤作德行今改正）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五室之位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魏書李謐傳引鄭康成釋五室之位）

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萬中書世美曰當作火土用事交於中央土金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引鄭玄此與玉藻正義所引合但少火土用事交於中央二句是駁異義文也駁其文義李謐所引二條當在前條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明堂位正義無此八字記字作篇章異玉藻正義倒作異章今改正）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

周禮依數以爲之室下

附明堂攷

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棁內階乡階隮唐山廧應門庫臺乡旅楹春常畫旅內階乡階隮唐山廧應門庫臺乡闕孔晁注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皆也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棁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畫列柱爲文也乡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隮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蒙案九字見隋書及玉海四字爲三孫大夫星衍云積畫之誤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蒙案七字見隋書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蒙案九字見藝文類聚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藝文類聚二十八隋書宇文愷傳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玉海九十五初學記十三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注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鄭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居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室於中央方四尺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鄭注階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也四阿重屋鄭注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重亢重郎鄭注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重室四旁兩夾窗鄭注窗助戶爲明於室四戶八窗白盛鄭注堊灰也盛之言成也以堊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

正義曰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遷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鄭注東堂大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鄭注大寢南偏也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鄭注大寢南堂東偏也季夏之月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鄭注南堂當大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鄭注南堂當大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太廟正中鄭注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鄭注大寢西偏也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鄭注西堂當大室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鄭注西堂北偏也孟冬之月天子居乡堂左个鄭注北堂西偏也仲冬之月天子居乡堂大廟鄭注北堂當大室也季冬之月天子居乡堂右个鄭注北堂東偏

呂氏春秋召類篇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盧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孔檢討廣森曰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篇名自赤綴以下引其文也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注云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堂高三尺宋本作丈與五經異義引合當從之孔檢討曰此謂檐榮之高非階崇也三丈者一雉也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仞宋本作筵五經異義引此作仞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玉藻正義載異義引此文作四堂十二室鄭駁云四堂十二室宇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室室四戶戶堂明堂位正義引又誤作九堂十二室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五年有司奏周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乡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乡矩矩法也水精乡眛能權輕重故謂之乡矩周曰乡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高九尺故

謂之大室（玉海載禮記外傳引）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郊宮明堂內員外椅

其屋如倚靡圓椅

漢書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

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禮上帝

初學記引黃圖曰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

令衰等議曰案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

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立宮室本之太古

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輿黃

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

隋書牛宏傳引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世室室

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

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

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開大夏后

氏七十二尺（文見宇文愷傳）

文選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

雍其實一也（蒙案明堂之制馬宮據考工記解辟雍最爲明通夏益其堂之廣爲百四十四尺者蓋法坤之策也以明堂辟雍爲同實亦自宮始發之）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圜下方象天地爲四

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藝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三）

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

八窓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

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

二風（續漢祭祀志劉昭注）

白虎通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

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以下與桓譚新論同）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弟也禮五

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引）

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

明堂爲一（左傳文二年正義）

毛詩靈臺正義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

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臺中可以序昭穆

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子容春秋釋例云

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類子容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與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實達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之中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於宗廟反行策勳獻俘於廟初學記十三告字舊脫還誤作行今補正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泰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藝文類聚三十八〇御覽亦引作阮諶三禮圖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藝文類聚三十八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

司徒馬融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冥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則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春秋因魯取宋之義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大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案西學下當有夕入北學句文脫耳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曰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曰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閨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閨門西門稱閨故周官有門閨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閨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東序天子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七制憲臺正義引作政穆篇）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大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萬世美曰今樂記無此文當在奏樂以下十二篇內）詩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在泮獻囚淑問如臯陶薄采其芹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蕃蕃其旂淑旂綏章夙夜在公在泮飲酒既飽既醉既飽小人既醉君子既稽古揚厥烈其桓桓其威武其狐狸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既好既安既閑既驰六轡既調既均既度既佶既直既勻既齊其馬既同既簡既易既大既鋈既鑣既飛載駟載駰公車千乘孔博且多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泮宮既成孔時且碩既多既大既堅既固既厚既深既約既束既比既稹既堅既好既固既安既寧既翼既飛既載既疾既備既具既成既備乃入既飲既燕既喜既樂既飽既德既飽既福既飽既德既飽既福既飽既德既飽既福

辟雍太學事通文令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
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
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
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
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
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

之大禮也
又曰月令明堂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
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
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
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敢褻瀆之義
故以明堂冠月令
又曰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
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
十二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
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

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云青陽者明堂也中方
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
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
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
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
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
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
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
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瘢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

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
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
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
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
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
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
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
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人謂之右學

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
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
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虞庠養庶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圜之
以水圖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

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
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官辟廱大射養孤之
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
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
其戶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
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侯九十步
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
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
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
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

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
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
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
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
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
辟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大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
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非所以爲
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
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所以爲證也
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

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
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
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
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失告朔行政上下同
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
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
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
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宗
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

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
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
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
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
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毛詩靈臺正義引
三輔黃圖曰周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
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
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
其制不同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
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

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窻卽八牖也四闥者象
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
意釋之耳
藝文類聚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
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
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初學記引同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
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也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
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歟亦郊丘之祀掃
地而祭牲用茵槀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
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邊豆成列禮貴
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
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
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
爲明王殁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
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
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

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
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
宋書十六禮志祠部郎徐邈議曰明堂所配之神
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
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
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
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
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
諸侯不可言大君也
南齊書九禮志隆昌元年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

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乡注義亦據兼饗宜
祖宗兩配文武雙祀永元二年何佟之議案祭法
鄭乡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
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
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
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
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
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
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

配之祀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
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
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
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
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
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
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
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

據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
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
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
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
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
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
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
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
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

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爲允
隋書六禮儀志一梁武帝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
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乡據援
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
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
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
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
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
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
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

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爭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南齊書九禮志一王儉議引周官匠人職錄明堂有五室之文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堂即文廟耶鄭答曰就其此制猶竊有慊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

太平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

魏書六十九袁翻傳翻議曰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其論夏殷名制豈其純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爭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堂即文廟耶鄭答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慊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爭之詰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

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斗之妙矣

魏書七十二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互言明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案思伯引鄭注益以爲三代制同與周禮賈疏異　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凡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

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斷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論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斗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

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明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魏書卷九十李謐傳謐著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

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啃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媿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梜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閨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泰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

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交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

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正（蒙案正字今以意補）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彡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彡注云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周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

矣而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乖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鄭彡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蒙案）房字舊譌南禮記正義云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此依鄭四維之義與李謐異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房字今以意增）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

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

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四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細櫺甕牖之室蜃門圭竇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廂之外潤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彡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

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

記者之繆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則二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氏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莫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盛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天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治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

隋書四十九牛宏傳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

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明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幸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

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幸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恰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弁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若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文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簟益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鐘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

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幸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云云（蒙案此下令論言明堂之名制度之數今不具出）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

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
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幷矩
蒼曰靈府鄭幷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
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
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
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
云居室鄭幷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
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
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

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
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鄭幷
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
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
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
不言屋制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
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
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
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
廟與尸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

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
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
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
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
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
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
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曰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
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

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
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
名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
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幷亦以爲
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
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
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
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
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
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

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遭闕之處參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兩旁夾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宏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隋書六十八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翔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得官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

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官方三百步凡
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
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
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
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
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
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
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
論丈尺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象也方

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
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
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
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
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
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
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
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
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
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

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
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
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
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
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
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
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
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古明堂圖惟
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
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

臣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
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
門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七年秘書監顏師古明堂
議曰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
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乡堂太
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
明證又古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于高禖
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
有酒以合三族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

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貢辰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

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乆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

禮記王藻止袷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止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宣王之時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也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

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正義又云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卽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宗廟別處不得爲一也

休寧戴吉士震明堂考曰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與明堂在國之陽漳于發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考曰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漳于發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

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乆堂之右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之左夾也其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左个西堂曰總章之右夾乆堂之右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乆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饋子箱是箱得通稱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右个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東堂亦曰東箱西夾曰東夾室堂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閜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漳于發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

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乆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曲阜孔檢討廣森禮學卮言世室明堂解曰夏后氏世室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裸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總章北曰夻堂堂脩二
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
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
六尺之步計之爲二百
五十三尺鄭君以十二
尺爲一步四堂之通基
而又自覺其誤矣
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四阿重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
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
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
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
廊鄗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即堂
四角所謂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爲
顧云漢氏作四維之形則於堂坫增建四
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爲之而孔
徒以反坫爲外向晁之說
室者或亦本于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九筵似記曰東西九仞記者之誤明堂月令
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筵五筵異雜糅
丈其堂之基遍方二十一筵實七尺謂之仞九仞七筵變文言之
爲百八十九尺修于殷小于夏殷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
隅之室其堂之方亦九仞七筵變文言之也四旁兩夾
明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加兩
十尺愚謂室內太室之內也爲方六十尺云九尺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
及六十尺者舉成數夏后氏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明堂
百尺三王異世損益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
夾之廣而個狹周室而個廣三王異世損益於室顯
狹而個廣夏后氏世室大於室故命以堂今所推論
議云夏后氏大益其堂四脩二七廣十四尺與官議合也
堂大於室故命以堂今所推論爲與官議合也鄭
云夏后氏序十二間四脩十四尺之言計四旁兩夾一間以
廣二七尺者謂堂上人隔明二堂以北廣七尺
一得二十八尺以爲兩室基之半而門中兩楹相距亦合
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二
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二
大扃七個鄗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門
丈三尺若取其扃三分
丈一尺以是知之
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歙金修撰榜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與合諸侯之
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者人各異說

明堂涸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
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
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
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
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
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
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
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中　四
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
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
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
而遷焉歲徧　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曰出十五里
天材曰　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
仲秋乃命國酺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
疾疫曰仲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
其災曰季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
農畢積聚繫牧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
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曰
視朝退適聽政在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此故其禮如此　由官中言之是爲某門外其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
德篇級明堂數說於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

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
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　鄭注端當作冕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
門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
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　據下諸侯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即路門注
釋曰門爲國門釋閎門爲明堂門注門自成齟齬
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
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
了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
乘大輅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武車十
有二乘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
朝諸侯覲禮王見諸侯服衮冕會同之禮先朝日
然後朝諸侯　鄭注明其同服　及春朝朝日　孔子三朝記詩云東
明朝于時雞三號以興
庶庶動蚩征作嘉夫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
流之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
也此天子春朝朝日之禮東堂皆在東郊服衮冕月
堂東郊之堂皇覲迎春東堂　春秋莊十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穀梁
朔朝日　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
也曰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食而知夜食則
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日然後聽
朝于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故穀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
寢東門之外服元冕　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
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見後漢書禮儀志注猶畧舉古法　由官中言之是爲某門外其
國門之外則謂之郊　如記言兆于南郊迎春東郊不曰某門之外　舉近
舉遠異辭路寢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閘　蔡邕

明堂月令論引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閨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爲廟寢失之矣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可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恆主修除守祧恆主黝堊隸僕爲王宮執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於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寢小寢以檀巳君復於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

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受用簁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官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與之地尚專一盖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周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爲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據王宮正堂若大寢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大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盖異名同實　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以蒼璧禮天地四方以黃琮禮地以青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東方以赤璋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圭以黃琮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諸侯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器諸臣執以見此六器之禮亦以玉據典瑞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官人掌埽宮中之事及四方賓客之館與其道路之糞灑以除其惡臭凡寢廟之中設斧扆在室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莞席依前南鄉則繅依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而立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卽司儀所
階中者爲中階當階東者爲阼階當階西者爲西
階鄭君據此釋匠人九
云爲壇三成是也當
以賈馬諸家九
等階之說爲定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
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
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
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
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

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
門釋之非也方明之祀配以受命
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
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
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
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
者若此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書大
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
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
伯夏侯建云六宗上天下地旁
不謂天不謂地旁
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
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

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
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
時有明堂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
云明堂壇也謂
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其上左氏傳
爲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朱吳仁傑兩漢刊誤補
遂謂王
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

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謂古者神
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於五室
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
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
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
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爲明
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
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陽湖孫大夫星衍古合宮遺制考曰明堂作自神
農傳之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宮稱衢室稱
總期稱總街稱重屋以此諸名知爲九室有交道
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
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爲左右
个曰十二堂義無違牾在善讀書九室之文見于
考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

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何也必有九室有変道而後可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明顯有宮垣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靈臺者臺門在宮垣之南辟雍者水名在宮垣之外太學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半天子之宮故泮水不周其北有大廟太室無元堂也明堂蓋行禮之宮禮畢則虛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寢敎士則曰大學養老則曰庠始自東則曰東序習射則曰澤宮大饗獻馘諸大禮皆于此宮漢儒知之後儒或又惑之

又曰按考工記既云五室又稱內外有九室則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非九室則九階何施內九室蓋言王宮之內萬中書世美曰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外也與明堂何涉孫乃引之以證明堂之九室豈明堂之九室又可分爲十八令九嬪九卿分據內外

即抑內寢及諸曹治事之處制皆如明堂即九室施于九室則是每室一階多寡適合會不思居中之太室階於何施耶

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明堂篇周王相武王以伐紂東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

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於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

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君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昵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即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二文與覲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

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蘩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從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墠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霤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太傳禮四代篇天

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作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墠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即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

天子又冂卽其地聽朔王藻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遹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受帝之所視太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其地在郊其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

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遹周書作洛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大室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棖旅楹春常晝旅內階元階堤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閾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
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
此言平南北之脩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
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
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
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室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
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
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
者曰牖間曰西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
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

曰太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
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
明堂者文王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
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
明堂古周禮考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
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周公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
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
施於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
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
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

按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
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
狼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
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
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
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
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
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
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
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
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
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
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
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歷志亦引此注以爲今
文尚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即指此事曰
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
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
之祀是爲成王即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
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在國中尸
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
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

子乃袁準正論釋尸子之文見毛詩靈臺正義此誤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也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又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作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雍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

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堂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即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崇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據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

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
非尼父時異東周其於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
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
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
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
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覈矣
盛德篇采集禮說俱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
而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
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
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

之圖嵩宮之柱同其闕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
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
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
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
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
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
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
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季冬之
月天子居元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
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本
逸周書之月令篇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
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考之乃在周末之世
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
亟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
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深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衛彪傒
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
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冬則皆北面

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
猶犂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
在宮中則無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
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
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象如井若不上
置衡桷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
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
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
之宮雖宣元之居天臺漢高之祠黑帝猶不至此
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元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

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太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傅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會不知吕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太廟則無以爲朝聘饗射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

帥命斯干覲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享之禮祫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弁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絶學而巧謂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儀徵阮總督經室文集明堂論曰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政教朴畧宫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宫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

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門外有庫雉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册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

繪繡無廢赤芾之亟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破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益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絶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以備稽覽括其大恉著於斯篇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在時令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初學記引此下有以字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案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何休注公羊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以上亦見周禮保章氏初學記居處部御覽百七十七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辟雍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養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左氏說

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蒙案靈臺不足以監視句不足二字疑誤

乡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

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毛詩大雅靈臺正義引全○又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明矣

（附）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表曰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益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註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德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道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註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違近案劉引禮記作四郊今作西郊蒙案鄭說辟雍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下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爲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射之後更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其兩岐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非鄭義

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案左氏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此傳故注王制亦云

此大聘與朝聘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異義所備公羊說者公羊隱十一年諸侯來曰朝桓四年諸侯時朝乎天子何休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毛詩大雅韓奕正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禮記十一王制正義引鄭無駁與許慎同○又穀梁隱九年集解

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貶詞知周禮固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頫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法且存問頫省以諭志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焉鄭君注閒問云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是與許君同也

鄭駁異義云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言君有酒食欲

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芣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毛詩鹿鳴正義異義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家案）詛舊作且譌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同左氏義禮記五曲禮下正義云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盟牲所用許愼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豭

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禮記五曲禮下正義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珠槃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毛詩何人斯正義○案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元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與此條末數語同知何人斯正義所引周禮以下皆駁異義文也據大司馬疏引尚有左氏說此疏闕

（家案）書傳記言五兵者多矣周書五陳春牝陣弓爲前行夏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牡陣劍爲前行冬伏陣楯爲前行見通典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衞短短以衞長見司馬法注淮南子時則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鍛揚雄太元經元數曰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公羊說曰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禮記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國語齊語定三萆隱五刃韋昭曰三萆甲冑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萆甲盾鼓非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甯集解曰五兵矛戟鉞楯弓矢楊

士勛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鄭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抱朴子辟五兵爲刀弓矢劍弩戟衛宏漢舊儀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攻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傳有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與鼓非也公羊說誤

〔又案〕許引三朝記今在大戴記用兵篇彼作貪與

許君本異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于廟云於周

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周禮大司馬疏○又禮記曲禮上正義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禍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

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

〔孔廣林曰〕鄭君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注論語千乘之國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然此亦大畧耳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公過有不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大都小都應各有差故春秋傳云魯賦八百乘邾賦七百乘蒙案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

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案公羊疏引此條在古尚書說後今依許書之例移前）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公羊隱元年疏○案王與大夫當有是歲四字）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五十六嘉禮注○又通鑑外紀卷二節引）

顧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案胃昴二字疑衍）畢晨出曰跰踵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叶洽歲歲陰在未星
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沚灘歲歲陰在
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
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
爲長王（爲字疑衍）閣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
翼軫晨出曰天睢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
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
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奮若歲歲
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所
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左傳襄公九年晉侯與

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
六年爲閼茂歲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
與史記恆差一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
歲歲陰在酉歲星居申周十二舍故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可以冠矣蓋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
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
禮義立君者民之表也位愈尊者責愈重內而宗
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采衣總角以從事也

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茆蘭之刺衛朔也曰童子佩
觿捍韘觿韘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其以
幼沖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
童子也衛宣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
當在既立二三年之後而朔尚有兄則其嗣位之
初僅十五六以下耳
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
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通鑑外紀卷三）
蒙案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
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

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
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
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
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愼異義云武王崩後管
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
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
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案此段宋書禮志用之）
又蒙案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
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

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小記大夫冠則不爲殤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者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五經異義曰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十二

〔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

鄭駁異義云昏暮之禮枕席相連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案許氏說文稱易孟氏此當是孟易說即犯誅絶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絶通典六十嘉禮五

〔蒙案〕公羊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傳記五十哀公問正義又曲禮下正義引首多

與所引異義不具鄭注坊記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是鄭亦從公羊說其于異義當駁鄭又注易同人于宗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不解爲同姓相娶與許君異義

子至庶人案庶人下當有娶字見毛詩正義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禮記五十哀公問正義引首多曲禮下正義引首多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禮戴說天子親迎七字左氏說下云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又左傳桓八年正義毛詩大明正義並引異義

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禮記哀公問正義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穀梁桓八年集解毛詩大明正義引同惟無祭公以下二十一字哀公問正義引畧○又曲禮下多寡人願有言然六字○又哀公問正義引春秋左氏說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下有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天子有故得使卿逆二十字

蒙案禮記哀公問正義曰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說爲長鄭駁未定春秋左氏傳桓八年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元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說自無定矣詩祺案公羊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襄十五年劉夏迎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

異義公羊說異

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何氏不以爲天子必親迎與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禮記昏義正義引下云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闕異

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毛詩興也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又通典禮十九節引

莊葆琛曰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緦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

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案當作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

邑考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毛詩摽有梅正義

蒙案酭誰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五生武王與異義所引文合是大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世子一篇也

戴禮亦有文王世子一篇迫其吉分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

孔廣林曰詩迨其吉分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君從許君說

蒙案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尚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舒陰促男二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案今穀梁傳無此文盖穀梁說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

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說文弟九包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於巳巳爲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

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案以上皆謙周語蓋五經然否論之文○案白虎通前說與禮大戴合謙周說與許君合周禮媒氏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謂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家語曾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案王肅曰至此蓋聖證論文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案以上皆謙周語蓋五經然否論之文○案白虎通前說與禮大戴合周禮媒氏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謂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家語曾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案王肅曰至此蓋聖證論文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女子年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案此盧植禮記解詁語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案以上皆馬昭申鄭張融從鄭及諸家說賈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之姊妹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爭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

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案此蓋具王肅聖證論中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案二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衆庶二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蒙案盧植馬昭范甯杜佑皆引喪服爲夫之姊之長殤王肅所據服經亦即指此蓋皆本許氏異義昏義疏引異義譌作夫爲婦之長殤經無此文義又大乖其誤審矣異義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爭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

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嫁

御易曰婦妹從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蒙案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九女諸侯不再娶曰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云云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

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永大氾水小然得竝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

五經異義疏證卷中終

福州陳壽祺學

仙遊弟子王捷南校錄

五經異義疏證卷下

異義公羊說殷二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開田譚案易口萬國咸寧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案公羊說殷三千諸侯者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是也又云周千八百諸侯者案續漢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未知所出即王制注所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正義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漢書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衛宏漢官儀古者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諸侯是也鄭注尚書咎繇募及禮記王制言唐虞萬國周千八百國備矣今錄於左以資證發

尚書咎繇謨邸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孔氏正義引鄭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邸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案尚書正義方作五字誤今據王制正義改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

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萬世美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啓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氏哀七年傳文云春秋傳者蓋採合內外傳以成文也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古通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七下正義誤衍十字今从王制正義引刪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

春秋左氏傳哀七年正義曰鄭元注尚書以爲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是州別千二百國也案毛詩殷武正義引畧同末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禮記王制鄭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

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制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百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

得而聞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晷萬里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正義云鄭不駁）

蒙案尚書釋文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咎繇謨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千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曰甸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去王城二千里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近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爲荒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

又蒙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幷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東西九千四百里也長沙郡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禮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蒙案郊特牲正義引無禮郊特牲以下二十二字但云引此文今依文義增）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案當作不）與左氏說同

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毛詩正義引此下有此之謂通天三統七字）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

得比夏殷之後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云如鄭此言異也○又毛詩振鷺正義引鄭駁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兼論三恪義不乖至三統止又續漢百官志五注引

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毛詩陳譜正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

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蒙案公羊隱八年桓元年傳何休曰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表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稾穀而已左氏說諸侯

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

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

謹案穀梁集解此下有若今諸侯四字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

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禮記十三王制正義云是

孔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

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

矣覲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

致鄭君注賜舍云致館不別爲之說是同許君義

也

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

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

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

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

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禮記三禮上正義

蒙案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頗爲劇荀爽作

刑渥九家虞翻鉏作刑劇李氏集解九家虞翻劇

仍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皇重也虞云渥大刑

也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劇音屋周禮醢人司烜氏

毛詩韓奕諸疏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

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如其刑劇之劇鄭治賈氏

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說無不解爲刑罰

也刑形劇渥皆古字通借

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公羊

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刖爲刖則審矣

今文尚書髕呂刑周禮言刖髕者白虎通云臏

脫其臏也刖說文作跀跀斷足也是臏與刖

異法

駁異義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栜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毛詩行露正義

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

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

也百錢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周禮秋官職金疏萬世美曰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錢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二爲實以百錢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

蒙案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九銖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即指尚書大傳一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弟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爭聲周禮曰重三垸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爾疋乃小爾疋小爾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亦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譌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尚書舜典正義

萬世美曰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即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也

蒙案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从古尚書說从今尚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謔

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禮記三十七樂記正義云鄭駁無從許義正義又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又見初學記樂部上

蒙案公羊莊十七年傳何休解詁引放鄭聲徐疏曰案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然則四國皆有淫聲蓋逐甚者言之故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禮記三十四大傳正義

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據此疏是服虔解左氏傳與許義異

五經異義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中聲以降五降以後不容彈矣初學記十五樂部○案此段當在前條左氏說下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毛詩簡兮正義

孔廣林曰詩毛傳云翟翟羽箾不易傳則鄭亦與許君義同

蒙案國語周語曰伯禹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毛詩商譜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注云賜契爲子稷爲姬皐陶末開又契握說契云氏以題朕躬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此皆鄭所謂著在書傳者鄭以皐陶後世之姓無聞案左氏文五年傳以蓼六爲皐陶後世本舒蓼偃姓皐陶之後見通志氏族畧則皐陶偃姓也美曰按左傳杜注云羣舒皆偃姓則自蓼六而外若舒庸舒蓼舒鳩皆皐陶苗裔也然毛萬世

詩泰譜正義引中候苗興云枭陶之苗爲秦史記
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
嬴氏夏本紀云枭陶卒封枭陶之後于英六或在
許陳杞世家云枭陶之後或封英六柏翳之後平
王封之秦柏翳卽伯益曹大家注列女傳以伯益
爲枭陶子若如中候所言則枭陶本偃姓至伯益
又爲嬴姓也但史記陳杞世家又言垂益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則以伯翳與益爲二人誤矣

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
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

二名許愼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
說非也從左氏義禮記三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案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引檀弓言在
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釋之不云二名非禮則亦從
左氏義也

萬世美曰黃帝名軒轅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
文命皆二名也

蒙案大戴禮帝繫篇帝堯娶於散宜氏然則許以
宜生爲二名非也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已辨
姓書之誤然鄧書有散宜氏又有散氏古器有周

散季敦散氏或其後與

異義公羊禮戴尚書歐陽案尚書正義云歐陽夏侯等說云九族乃異
姓有屬者毛詩疏作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
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
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
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
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
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
族不當有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
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名案名字衍喪服小記說服毛詩正義作族之義曰親
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
察矣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尚書堯典正義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蒙案白虎通曰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
白虎通曰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

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三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欽孝廉方正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曰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

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乎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

乎之問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乎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案也當作邪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巳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毛詩生民正義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

從古周禮義

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禮記曲禮下正義）

蒙案易緯乾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康成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盛行異乾鑿度作與上行異下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異義易爲與盛義亦通也

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也王者五行之稱（案五行乃美行之誤）皇者何謂也皇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又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朝

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嗣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公羊成公七年秋七月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解詁曰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口皇象元道遥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曲禮說則與左氏說爲近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服說見曲禮

蒙案大戴禮保傅篇盧注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

蒙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尚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嬰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考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考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

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即司馬公人公即司徒公地公即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

三公遍職名無正官名是書傳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三公解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二曰衣服是也毛詩旱麓正義○蒙案二曰衣服本禮綍含文嘉文九錫之一

孔廣林曰諸侯卽位而卽錫命禮也故詩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其生有勳力於王室者死更追錫之若後世哀策在古則高圉亞圉死爲追命矣於禮無乖當從左氏

蒙案白虎通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今穀梁無此文據異義所引則穀梁說也

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

禮記正義曰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故康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畧同也異義許鄭說皆闕正義云

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

蒙案九賜九命異同今異義許鄭說皆引禮有九錫卽禮具如前說故卽錄正義補之

蒙案公羊穀梁傳莊元年注皆引禮有九錫卽禮緯含文嘉文皆作七日弓矢八日鈇鉞徐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其序亦然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日鈇鉞八曰弓矢曲禮正義引含文嘉及宋均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正義所引公羊說與何休解詁不同以許氏異義考之蓋公羊先師說與韓詩外

傳卷八引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穀梁疏引舊說九錫與馬大輅戎輅各一乘馬二也衣服謂乘輿車蓋也潘昌又云赤烏副焉樂則謂軒懸之樂也潘昌又云六佾之舞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形盭之弓矢也潘昌云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賜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潘昌云秬鬯一

卣圭瓚副焉何休引九錫之文卽云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是以九錫卽九命也曲禮正義言許慎說先鄭說後鄭不從

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詹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乘馬·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案尚書顧命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駮異義引諸侯入應門云今在康王之誥中而鄭猶爲顧命此其證也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毛詩干旄正義○又尚書五子之歌正義禮記卷七引王正義儀禮既夕疏續漢與服志注通典嘉禮九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詹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駕三經傳無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案今易無下字以易韻考之此爲衍字也知天子駕六謹案亦從公羊說卽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案龍字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乘之鄭駁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同上許慎曰詩云八鸞鏘鏘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續漢與服志注不言出異義今以文義定之

鸞和所在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毛詩駟鐵正義

蒙案鸞和皆以金爲鈴見周禮大馭注干寶同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異義所載禮戴詩毛氏二說也續漢輿服志注載白虎通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經解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鐵輖車鸞鑣篤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鄭以田車鸞在

鑣乘車鸞在衡是也然蓼蕭之和鸞雝雝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篤不易之者正義謂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商頌烈祖之八鸞鶴鶴亦乘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見考工記衡者轅前橫木縛軛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衡長六尺六寸見考工記一尺五分寸之一見考工記注衡下有兩軛以乂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傳桓二年正義曰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案此見考工記輿人注賈疏云以驂馬別在軛爲文馬頸在軛下故衡唯兩服所容也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在軛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也異義亦引詩辭云八鸞大戴禮保傅篇同大駟注干寶同知鸞必在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弟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車四馬轡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異義亦引詩八鸞以證一馬二鸞引詩鸞鑣以證非衡然尚存兩疑於說文則定爲鸞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在軾惟韓詩云在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錫鸞和鈴以爲鸞在鑣和在衡服虔說見史記禮書集解正義謂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此兼用

韓毛之說也鑣者爾疋釋器云鑣謂之鑣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幘馬繩鑣扇汗也釋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衛風碩人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是鑣與扇汗爲二釋文一出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白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

豪孚局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左氏莊二十四年傳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何休公羊解詁曰凡贄天子用圭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案此據曲禮雉取其耿介雁取

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執之左頭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下大夫相見任矣白虎通文質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幅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腒也鄭何二注並據白虎通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爲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

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何也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五摯者尚書說也堯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氏尚書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是也鄭注周禮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此云飾雉蓋公羊疏誤衍一飾字

鄭駁異義云玉雜則色雜周禮王人疏隋書禮儀志注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下　二

孔廣林曰鄭君注玉藻天子搢珽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是謂無所屈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與異義此說同也

五經異義曰敝者大帶之飾非韠也御覽六百九十一服章部敝駁異義云韍草名齊魯之閒言韍聲如茅蒐染之韍韐陳留人謂之蒨毛詩瞻彼洛矣正義蒨或衍字駁異義云有韍韐無韍有韠無韍韐豪案韍韐者毛詩瞻彼洛矣韍韐有奭傳韍韐一名韍不名韍韐也韐字衍文然則韍韐無韍韐同上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下　二十九

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韍今本無入字正義曰韐所定本云一入曰韍韐韐以代韠也鄭箋韍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韍韐聲也韍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緇衣纁裳也案傳韍韐者韐字衍草當爲韋一入曰韍當斷句箋韍韐者韍韐聲也兩韐字衍韍韐祭服之韠韍字衍近金壇段大令玉裁儀禮漢讀考始正其譌攷說文弟五下韋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韍從韋末聲國語晉語韋昭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韍鄭後司農說以爲韍茅蒐染也韍聲也案韍上當有茅字蒐二字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之成韍也左氏

誤儀禮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韍韐鄭注此與君祭之服韍韐緇韍也士緇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韍韐　四庫本儀禮集釋載吉士震校云疏云周公時名蒨草爲韍以此韍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韍韐是蒨一名韍不名韍韐也韐字乃衍文然則駁異義言韍聲如茅蒐或衍韐字者亦誤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綠許君說文謂韍即綠以色言之

異義亦當云爾鄭謂韎即茅蒐以聲言之此其異也陸機毛詩草木疏曰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茜即蒨字也韗者釋名云蔽膝也北堂書鈔引雷氏五經要義云裳前之蔽也玉藻韗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韗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韍者明堂位注韍冕服之韗也亦作芾毛詩侯人傳芾韗也亦作紱易乾鑿度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天子三公九卿朱韍諸侯赤紱士冠禮注韍之制如韗賈疏韍韗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

之韗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是士無飾則不得單名韍一名緇韍而已案緇赤黃間色染韋爲韍之體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爲異毛詩瞻彼洛矣正義云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朝服謂之韗祭服謂之韍士朝服謂之韗平王倉傳注引作紱王莽傳韍如相國謂組也故漢人有鮮卑帶之飾指廣韻十三末韐注韐大帶此

引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韗也疑非叔重之言或異義中引他家說廣雅釋器紱綬也後漢書杜喬傳注引倉頡篇文選秋興賦注引字林並同訓綬之字當从糸旁友作或與韍紱鄭易困朱紱方來作韍緯乾鑿度又作芾詩遥游釋文芾韍諸字通借見莊子逍

寒賢路事案當作專寫誤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案當作未受爵衣士服何譏不敢自專也是也許君異義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弁一姓妨

義說韗韍韐韐之名今闕不詳然說文韋篇云韗韐也所以蔽前以韋案韋下當有二字下廣一尺上廣七寸市韗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市象其連帶之形韍纂文市从韋從友韐士無市有韐制如楘鈇四角爵弁服其色韐不得與裳同司農曰案司農謂先鄭裳繡色從市合聲韐韐或從韋說文據禮言韗韍韐韐之制甚備以韗韐市互訓又言士有韐無市是亦後鄭有韗無韐韐有韐無韗之義也太平御覽又

公羊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　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父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案曰上當脫六三三字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蒙案魏書百八十四禮志引亦作奕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毛詩文王正義又禮記王制正義節引云從大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又魏書一百八十四禮志玉海卷五十並節引

蒙案公羊隱三年尹氏卒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昭三十一年傳曰大夫之義不得世穀梁說當考

蒙案易緯乾鑿度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異義本此

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左傳宣十年正義

蒙案毛詩小雅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鄭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謂此詩也

孔廣林曰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鄭以世祿其常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微異王制正義云鄭不駁指世祿言左傳正義又引駁義云則據世位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

爭之間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毛詩臣工正義

蒙案白虎通曰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以異義證之則白虎通用公羊說也

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公羊傳成十五年疏

蒙案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無子立嫡姪嫡姪娣無子立嫡子有孫而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

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
愛爭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
子子曰立孫然則周禮爲正鄭君注王制於爵等
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其駁異義
蓋亦從公羊說

五經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
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案見莊三年傳恩無
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
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案此下有闕文許君案禮云
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

罪之大者也

鄭斗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
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
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
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
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通典九十三
凶禮十五

〔蒙案〕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異義引公
羊說即此而無子下無不廟之文寫脫耳何休曰
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

書葬是一年不二君也疏曰案喪服不杖期章有
爲君之長子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未踰年之君
臣下皆爲前君服斬寧得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
卽是廢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卽違一年不二君
之義故也

〔又蒙案〕蔡邕獨斷云殤冲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
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續漢書
祭祀志亦云然通典引蔡邕云見孝殤孝冲孝質
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

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
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鄭斗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
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

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案成
四年時鄭襄公已葬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
年在國內稱子案傳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以王事出則稱爵
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
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
也案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上當脫謹案二字

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未字舊脫今補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通典九十三　凶禮十五

蒙案禮記四十雜記上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正義曰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

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禮記卷五曲禮下正義○案此段是正義約鄭駁語

蒙案公羊閔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案當作會于溫正義謂陳共公稱子案時陳穆公未葬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案時陳惠公未葬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耳成

年爲王事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案僖九年陳共公稱子案僖二十八年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

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年君也未字舊脫今補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通典九十三　凶禮十五

蒙案禮記四十雜記上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正義曰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

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禮記卷五曲禮下正義○案此段是正義約鄭駁語

蒙案公羊閔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案當作會于溫正義謂陳共公稱子案時陳穆公未葬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案時陳惠公未葬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耳成

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及文元年公卽位是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踰年稱公者（案此文九年公羊傳說）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

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案白虎通爵篇曰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弑其君卓子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蒙案鄭君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

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案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此下有乃歸卽位四字）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此皆據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文九年爲說也白虎通又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見則後君繼體君也緣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

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卽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案公羊文九年傳文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案公羊文九年傳曰以天子其封內猶三年稱子也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

五經異義妾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孔廣林云十四字當在子不得爵命父母下文錯在此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

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案通典凡期皆改爲周避仌宗嫌名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案左傳襄二年正義云鄭仌以爲正夫人有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卽據此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卽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通典七十二嘉禮十七

又禮記服問正義引至不得復立爲夫人止又左傳襄四正義節引

蒙案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譏以妾爲妻也何休曰僖公本聘楚女爲嫡穀梁以爲言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案經例生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久矣不得仍其生稱楚女齊媵之說疏引春秋

說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皆云然而經無其文則左氏公羊皆非穀梁得之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楚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傳曰禮也公羊隱元年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惟穀梁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子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爲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

歸皆稱夫人惟隱之母聲子以不備禮稱君氏哀之母定姒傳不言爲嫡爲婢杜預謂是定公夫人案傳於定十五年姒氏卒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於葬定姒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若姒氏是嫡何得不祔據此則姒氏亦妾母明矣此左氏之義也穀公羊則成風外仲子氏頃熊定姒皆妾母案仲子傳曰桓公之母子氏傳以爲隱公母頃熊傳曰宣公之母何休曰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何氏據春秋說僖公以齊媵爲妻楚女爲妾而言定姒傳曰哀公之母何休曰姒氏杞女哀公卽定公之妾子此據傳文知之　傳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姒氏卒曰何

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若齊歸傳但曰昭公之母而何休以爲襄公嫡夫人此公羊之義也穀梁則成風外仲子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惟穀梁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子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爲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歸皆稱夫人惟隱之母聲子以不備禮稱君氏哀之母定姒傳不言爲嫡爲婢杜預謂是定公夫人案傳於定十五年姒氏卒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於葬定姒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若姒氏是嫡何得不祔據此則姒氏亦妾母明矣此左氏之義也穀公羊則成風外仲子氏頃熊定姒皆妾母案仲子傳曰桓公之母子氏傳以爲隱公母頃熊傳曰宣公之母何休曰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何氏據春秋說僖公以齊媵爲妻楚女爲妾而言定姒傳曰哀公之母何休曰姒氏杞女哀公卽定公之妾子此據傳文知之　傳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姒氏卒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若齊歸傳但曰昭公之母而何休以爲襄公嫡夫人此公羊之義也穀梁則成風外仲子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惟穀梁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子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爲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歸皆稱夫人惟隱之母聲子以不備禮稱君氏哀之母定姒傳不言爲嫡爲婢杜預謂是定公夫人案傳於定十五年姒氏卒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於葬定姒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若姒氏是嫡何得不祔據此則姒氏亦妾母明矣此左氏之義也穀公羊則成風外仲子氏頃熊定姒皆妾母案仲子傳曰桓公之母子氏傳以爲隱公母頃熊傳曰宣公之母何休曰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何氏據春秋說僖公以齊媵爲妻楚女爲妾而言定姒傳曰哀公之母何休曰姒氏杞女哀公卽定公之妾子此據傳文知之　傳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姒氏卒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若齊歸傳但曰昭公之母而何休以爲襄公嫡夫人此公羊之義也穀梁則成風外仲子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惟穀梁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子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爲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

麻章曰庶子爲後爲其母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以春秋之事非正也禮記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穀梁說皆

與禮合鄭駁異義以成風敬嬴得尊爲夫人者緣哀姜有罪姜氏大歸故是兼取左氏而謂貴妾不得復立爲夫人妾母不得有三年喪大旨從穀梁但其言呂后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猶未厥攷漢書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奏復南北郊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后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

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亦見續漢書祭祀志然則王莽以前配食高帝者猶呂后耳光武始廢之非自文帝也衛宏漢舊儀曰宗廟大祫設左右坐高祖南面高后右坐（見續漢祭祀志補注）此爲呂太后也應劭漢官儀曰北郊壇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此爲薄太后也

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爭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舊讀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無正事與鄭伯伐許何異

蒙案通典引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也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

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甘容所著易傳名如漢藝文志易有淮南道訓詩有魯說齊雜記韓故韓內傳論語有燕傳說之類皆繫地名之或曰傳甘疑傳其之譌廣韻七之引王儉儒百家譜有高密侍其生出魯淹中後博士侍其義叔又史記正義引七錄云古經傳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通典引許慎異謂云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情豈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喪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

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案通典引作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案通典有則傳無言禹五字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案通典作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寡君有二三臣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通典爲不得禮可知下作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云云恤所無也下有晉人不能詰五字豈非左氏諸侯奔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記十二年制正義云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通典八十四禮二引鄭駁至會葬之明文止餘五有詳略

蒙案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何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使人不弔周人弔魯人不弔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通典八十禮四十引五經通議曰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東晉殷融議云周魯

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中卿大夫耳白虎通曰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有會者親疎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葬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

也又曰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時葬也（案公羊隱三年傳）白虎通據公羊說言諸侯奔大喪之禮莫詳於此何休解詁于隱公三年傳諸侯記卒記葬不得必其時注亦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休曰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賓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何休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此皆公羊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此傳言諸侯奔大喪之明文也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正義引鄭仝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與公羊義同故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攷古文尚書顧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禮記檀弓曰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則經有諸侯奔喪之明文春秋諸侯失禮之事豈可以訓而杜預注左氏乃謂同軌畢至以下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其釋例又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葬之經傳也預此言與所議既葬除喪之說皆戾經蔑禮之尤者

五經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蒙案漢公羊春秋大師眭孟本傳及儒林傳皆云爲符節令此云大鴻臚未詳攷異義公羊說諸侯奔大喪越紼而行而此引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大喪與公羊異則非眭孟也後漢有淮丹世傳孟氏易建武十一年爲大鴻臚豈眭乃淮之譌與）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之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畢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

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
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
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舊誤崩未
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
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通典八十四禮二又禮二
○穀梁隱十一年疏節引

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
事案見昭三十年傳許慎謹案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

孔廣林曰禮記十二王制正義引王制注引左氏傳諸侯五月同盟至所
謂同盟至者不必親會葬也鄭君但以證禮傳葬
期之合耳或誤解爲親會葬謂鄭不從許說不宜
無駁舛矣獨不思同盟至固左氏傳說耶

蒙案公羊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何休曰
刺公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
葬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奔喪非禮也何休
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
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此公羊
說諸侯會葬之義
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
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
事案見昭三十年傳許慎謹案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
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畧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
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喪
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也禮記十二王制正義

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譏公不
自行也公羊文六年疏○案此當在前條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之下
公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案見隱三年傳赴於鄰國亦當
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
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
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
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

是終沒之辭也

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隣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禮記四十雜記上正義○又穀梁隱三年集解引鄭君曰至末皆駁異義文寡君不祿下有敢告於執事五字今君薨作君薨赴猶若短折下有痛傷之至也五字

蒙案公羊傳隱三年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何休曰皆所以別尊卑也蓋不別者從恩殺畧

也春秋經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曰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此與異義公羊說合禮記曲禮下文與公羊同通典八十三凶禮引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案士虞禮文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

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曰春秋說題詞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名草也曲禮又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諫也此鄭說君稱不祿諫退同士之意也鄭注曲禮諸侯死曰薨云史書策辭是鄭據禮爲斷不從公羊說赴於鄰國稱薨亦

不從左氏說赴於鄰國稱卒也若杜預解左氏云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范甯解穀梁云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並隱三年范解本於杜之釋例此皆謂赴辭稱薨然杜則與古左氏說乖范雖引鄭駁之文其解傳非鄭義也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相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

死假言死耳

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禮記四曲禮下正義○案此段正義約駁異義文）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案宣八年定十五年）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慶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禮記曲禮云君子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

（十二王制正義云鄭氏無駁與許同○案此春秋宣八年及定十五年事）

蒙案春秋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案公羊穀梁作頃熊左氏作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公羊傳而者何難乃者何難也何休曰禮卜葬從遠日雨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徐邈曰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行公羊傳與之同之說禮記曲禮上曰喪事先久次此三傳異同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正義○案此段正義約駁異義文）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禮記三曲禮上正義○蒙案公羊說見莊公四年傳）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

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禮記三曲禮上正義云鄭康成不駁之與許愼同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

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禮記三曲禮上正義引云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

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周禮調人疏引云鄭從之

蒙案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及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公羊言復讎者有四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賢襄公一也公及齊人狩于郜不及齊侯諱之二也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公以復讎者在下三也定五年吳爲子胥伐楚戰于伯莒四也然子胥之事雖父不受誅以臣讎君不可以訓何休解詁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

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此亦曲說不如左氏之義爲正禮記上正義云鄭康成不駁之與許愼同

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非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

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禮記十檀弓下正義○正義云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案正義引鄭駁不全然據文意知許從左氏鄭從公羊

蒙案公羊說兒哀公三年傳曰前聵爲無道靈公逐前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何休解詁曰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王法行乎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下引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云云士書者善伯討郤公此注爲能補傳所未及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

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禮記十檀弓下正義

蒙案此於公羊事無徵說者傳之耳禮記壇弓下邾婁定公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鄭注言諸臣子孫無貴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正義云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又云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故異義云云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

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周禮大司馬疏）

○案此引駁異義疏脫駁字

蒙案大司馬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云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穀梁傳云戕猶殘賊之意也鄭注尚書梓材云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語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益厚三萬里春秋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夏至

（周禮馮相氏疏）

（考靈耀）

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六十一度一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記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一年天行一周而過一度天之一日行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記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一度一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記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蒙案尚書堯典正義引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一度一春

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案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案續漢律歷志氣昭注引張衡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秋分之去極九十一度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歷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地有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復正立秋之後北遊夏至此漸漸而東至春永復正自立夏之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極下至夏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案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大平御覽三十六引考靈耀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正義所引鄭注當釋此段之文）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案以下當爲正義申解）則是夏至之日上

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爾雅釋天疏引作萬里）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漢書天文志本此）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北遊日則星辰北遊夏則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與星辰南遊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

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秦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猶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

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乖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正義又引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時日在斗二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秦漢書天文志云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秦考靈耀文至此止）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秦以上皆正義約鄭注書緯義）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

俱具考靈耀注太平御覽三引考靈耀云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秦白虎通日月篇曰日月經皆千里也）隋書天文志引考靈耀云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周禮馮相氏疏引鄭注考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爲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疏又引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道占日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秦問以下當是賈疏申解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於列宿

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
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平答曰
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
爲外內以上孔賈所引考靈耀及鄭注言天度日
道頗晰月令正義尤詳具錄以備考

駁異義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毛詩正月正義
引鄭駁異義
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
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
中起也南齊書天文志案志不言出鄭駁異義以毛詩
十月之交正義左傳桓三年正義所引定之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

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
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違月近而日遠自
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
也左傳桓三年正義

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則非常爲義毛詩十月之交正義

蒙案左氏春秋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正義引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日達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蒙案正義推論日月交食皆本鄭駁異義其言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與南齊

書天文志引鄭說合故知齊志所傳是駮異義文也

地有九州足以承天（御覽州郡部敘州○蒙案白虎通嫁娶篇有此語異義當本此）

蒙案御覽引尚書考靈耀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何謂九野中央鈞天其星斗箕星角亢東方皞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幷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其星輿鬼柳東南陽天其星張翼軫異義謂地有九州足以承天者蓋以九州配九野也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學記二十四）

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正義○又禮記坊記注高一丈爲雉正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又見檀弓上正義）

蒙案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尚有千八百尺十里有千八百尺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一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駮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案禮記坊記鄭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爲堵五堵爲雉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正義○）

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此句又見左傳隱元年正義）

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毛詩鴻雁正義

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

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周禮匠人疏

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周禮匠人疏○疏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下　究

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幺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幺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駁異義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

異義公羊尚書案漢人但稱今尚書志始稱今文尚書此引異義諱衍文字

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
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
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高下肺也
心也肝也俱在高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
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
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禮記十三月令正義

蒙案日本國所傳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
此畧同惟無今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
尚書夏侯歐陽說云引月令上有禮記二字令下
有云字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尚書是
也鄭玄駁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
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
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
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腎後脾
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
春秋以見志其言少毛詩正義少作可當从之從以爲天下法故毛詩
冬位在後說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
俱在高下肺心俱在高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

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視禮記正義所引較
詳然秋祀門下亦脫冬祀行一段正義引鄭駁下
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
上下次之耳

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
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時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乘天
子說作諸侯案天子禮義法度又夜明象諸侯既然將
強大也開元占經恆星不見二

異義公羊說衰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
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備案備當爲作字之誤
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
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
慎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
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
孔子至末句春秋正義引異

乎之間也洪範五事二曰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
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
春秋以見志其言少毛詩正義少作可當从之從以爲天下法故毛詩
正義故下有天字當增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
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

也與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毋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禮記二十二禮運正義又毛詩麟趾正義

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蒙案）後漢書陳元傳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厥難將軍前書儒林傳欽字子佚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愼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修

毋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春秋左傳哀十四年正義

（蒙案）此條春秋正義所引卽異義文而較禮記正義互有詳畧左傳正義又引賈逵服虔顓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周禮鍾師疏

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愼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

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一及八百九十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焉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薄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騶虞或作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遝此皆與毛詩說合陸機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採尚書大傳及毛詩傳爲說毛詩正義引

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答志則從毛說考今逸周書云其西般吾白虎白虎黑文二字又云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郭注海內經引此作夸林其說與尚書說近然非騶虞也案酋耳鄭引此作夸林其說與尚書說近

異義公羊說云麑麀神物食牛角各在有司又有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遝於此公羊成七年疏

孔廣林曰經云改卜且云又食則所改卜之牛非已有災可知咎人君者咎其不敬以數召災耳公羊說非也

異義公羊以爲鸛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鸛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案眞疏引書所無也下有彼註云周禮曰鸛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二十四字蓋引賈服左傳舊注非異義文也

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周禮考工記疏○又公羊昭九五引云異義公羊說云鸛鵒夷狄之域之外

蒙案陸氏左傳音義鸛其俱反稽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鴝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考工記鸛鴝不踰濟鄭注鸛鴝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鴝來巢傳曰書所無也周禮音義作鸛云鸛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鴝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

曰鸛鴿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鴿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竝從之公羊疏引春秋運斗樞云有鸛鴿來巢于榆緯書多用公羊說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稚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疎矣其引異義公羊說鴿鸛爲鸛則誤由近刻穀梁舊本亦

五經異義疏證

有作鸛者音義以爲音灌灌與權聲近然諸家皆音權則此灌亦當作權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鴿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范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義同公羊　案劉向說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五經異義曰今易京氏說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以道厥妖國有被髮于野祭者　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四

孔廣林曰必當作辟聲之譌耳辟君也

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

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

鄭弘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　穀梁傳僖十六年疏

蒙案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

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范甯穀梁集解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也此與班志所引向說皆即其五行傳論之文班志並言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穀梁說合也何休解詁曰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

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大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何氏說頗與仲舒異五行志下之下又引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鄧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

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壄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奎壄星也石亦陰類陰陽同氣故隕星與五石同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由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胄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閼也賈氏說本劉歆鄭君駁異義從公羊穀梁家董仲舒劉向舊說而不從何休說其言得諸侯之象亦兼採左氏說五行志下之上思心傳又引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宅所至宋而高鷁高飛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蓋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區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此又一說

也志下之下引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邻行厥異鷁退飛適當黜則鷁退飛據此則知劉歆思心傳言常風之罰及何休言逆諫之戒蓋皆本京氏易傳五行志鷁皆作鵫劉向傳上封事同

姓則蟲飛反墜開元占經百九二〇條此說與公羊文三年雨螽于宋注同

蒙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巾之下聽傳桓公五年秋多螽劉歆以爲貪虐取

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志上引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螽畧皆從董仲舒說是公羊穀梁義同故何休解詁於春秋諸蝝皆以爲煩擾之應與劉向合文八年蝝劉向以爲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伐邾取須朐城郡何以爲先是譏有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所徵雖殊然大意一也桓文三年雨螽于宋以外異書董劉說不同何氏云蝝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弥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益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此說本之仲舒開

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郡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宣公如晉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所徵雖殊然大意一也桓文三年雨螽于宋以外異書董劉說不同何氏云蝝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弥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益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此說本之仲舒開

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孰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與師救陳滕子鄫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哀公十二年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大之見變因物類之且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

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卽指文三年事五行志雨螽于宋下稱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今傳無此文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荀茂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識錯是爲短（案故何休云以下至此是楊疏引穀梁廢疾文云云上下四字有誤當從公羊解詁作禍自上下）鄭玄云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蟲飛在上墜地

而死言其茂盡者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案鄭云至此是楊疏引釋廢疾文疏引鄭釋廢疾如此是鄭意以穀梁文三年傳與公羊義同不從劉向也又公羊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螺何氏曰螺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螺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白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徐疏曰考諸舊本是宋字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此注亦與前解諸傳言煩擾之應異徐疏引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二年千人合塵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然則何氏蓋取春秋說而廣之

五經異義疏證　卷下　全

異義疏證卷下終

仙遊弟子王捷南校録

駁義卷

五經異義疏證十

瑞彭署

甲戌河間李氏重刊

古鑑齋

重刊皮氏駁五經異義疏證序

善化皮鹿門先生著書百四十餘卷次弟刊於湘中通名師伏堂叢書惟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不與其列海內絕少傳本學者苦其難遘民國二十又三年夏大梁旅居偶同李涵楚使君游市肆得此書原刊本涵楚因出資重鋟予弟子武福雖爲之讎斠越歲鋟成序其端曰近三百年來學術蓋嘗數變其始也撝明人空疏之蔽則爲樸學其繼也撝唐宋以來蹖古自信之蔽則爲漢學乾嘉師儒誦法許鄭以訓故名物爲治經塗術弗尚墨守弗標流別於東漢古文之學爲近晉陵莊劉諸子好言公羊春秋則爲今文之學由是學者始言門戶其後侯官陳恭甫樸園父子長洲陳碩甫句容陳卓人四陳君者接踵而作大氐以尋繹師法辯章條貫爲主雖趣舍不盡同要之各能自名其家咸同以降風氣益變矣鹿門先生與於南楚蔚爲大師其學遠紹西漢今文隊緒兼綜北海鄭氏之學淹雅宏通審思明辯與井研廖君同原殊流縱恢廣肆逮而澹密過之晉陵之學至龔魏而日替四陳之學得先生而日昌盈虛之故蓋有不可嫁量者駁五經異義一書集古今之師說示六籍之折衷召陵高密各尊所聞石渠白虎瑟其綜覈自侯官陳氏爲之疏證漢師遺說畧見條流先生益以鄭縣袁氏輯校本參互鉤稽發揚光大不惟許鄭之津逮也或謂許鄭皆治古文而先生爲今臣抑亦經術之津逮也或謂許鄭皆治古文而先生爲今學鄭君左右采獲有瞀亂師說之嫌先生則以理董舊義以矛陷盾鈲分家法爲己任今爲許鄭遺書造疏證既蒙以矛之譏寧當舍魚取熊之褐不知通學之風昉自西漢臨淮龍門實啟先河政駿立其中堅賈馬爲之後勁況魏晉至今垂二千祀漢師遺說不絕如縷私淑前修勢殊奉手古人長往安事操戈後儒治經實事求是權衡在心寧瑣碎

豎盡成鴻寶誠不宜以兩漢故事斷之又況許書鄭駁淵原具在抑豈一家之學耶然則先生之治許鄭固所以尊今文也鄉者宋于庭訓導比肩莊劉乃又旁涉王肅皇甫謐之書人且頌其網羅之勞擬之先生則瞠乎在後讀先生書知其人論其世斯可矣民國二十又四年日在析木之次淳安邵瑞彭

駁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漢代縣邈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閤祭酒植訓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匯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義娥之並曜似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傳或紹顯門或名通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敘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非與全書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鶴鴿來巢適從二傳足見許案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詮爲異書學海刊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靡既攷其得失可略言焉典禮闕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醫髒鑪鞴開發蘊奧甄經史之精英剖析毫釐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載洵閒室之一鐙乎惟是徵文實博胡瑣不頤數典必詳雖緘册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請證感生除服成昏夫人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爲報大功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書曾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洞兵之禮專言五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刑止通剭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列歐陽昧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譬之車有有毛無補黃鵠之翮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闕疏其失二也譏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爲襞之文誤嘗鄭注大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是末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怵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

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別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禮七廟不毀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眞榮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耻杳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敢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別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衰願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竊同妒真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既竭不知所裁冀承波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光緒己亥孟秋月善化皮錫瑞

駁序　二　古經齋

陳壽祺疏證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元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集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擷拾殘叢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痾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次尚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間附蒙案疏通證明蘧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陬甯萬世美而及門倦遊王捷南爲鋟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徵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邱明親造鄒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與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寖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爲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當周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質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

駁序　三　古經齋

倣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讙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脩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挾末師之蹈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既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攷工記嘗三稱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瓘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元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覩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彀之違何鄭同堂何傷箴肓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閎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共原者庶乎可免也

袁鈞輯本序

駁五經異義者鄭君駁許氏慎五經異義之書也案後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公羊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即鄭眾賈逵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說許氏書可徵者如此隋志十卷新舊唐書志並同鄭君駁載本傳及鄭志目錄記隋唐志並連異義爲書不別載卷數其書唐以後無傳惟散見於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通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惠氏棟曾鈔撮之未成也鈞乃徵舊籍編爲五經異義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分次故重出第六之號也或稱謹案或稱許慎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稱謹案也鄭駁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元之聞也並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尚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存而異義闕者書異義闕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兼附正義之釋鄭意者依隋志十卷袁鈞四世諸孫堯年案曰原輯已佚敘別從觀稼樓文集錄出并諸簡端以存崖略原輯凡例雖不可考而敘已提其要謹依原敘補輯之爲十卷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異義今易京說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道厥妖國有被髮於野祭者太平御覽禮儀部祭禮中堯年案曰原敘云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稅第六罍制尚書疏又有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分次故重出第六也今謹依五經分次首易次詩次禮次春秋次論語其雜引諸書無類可隸及不能確定爲何類者均列入末卷錫瑞案鮑刻御覽其義理也理作禮

駁闕堯年案曰原敘云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然自三禮義疏外徧檢他書無一言鄭不駁者而鄭君同異又無明文以證之今依原敘之例擬曰駁闕閒亦附及己意焉

疏證曰孔廣林曰必當作辟聲之譌耳辟君也錫瑞案

孔說近鑿易京說久佚不可考張惠言易義別錄未引此文以義推之蓋謂臣之養君惟以義理必望利及下民若弗養之以道則其咎徵先見厥妖國有被髮於野祭者被髮野祭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曰不及百年此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氏集解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錫瑞謂非特被髮爲夷禮即野祭亦非古禮也左氏定十年傳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據此則謹案當別爲一行不得連異義次謹案次駁據此則謹案當別爲一行不得連異義次也宗伯疏引第六論爲等六以義改又第六天號下仿此倘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弔時非秋也之也作天據黍離疏釋天疏改作也黍離疏堯命作堯典欽若昊天總敕四時作以昊天上有故字不獨春下有也字四月下無己丑二字孔子作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案伯疏爲合禮也

離疏爾雅釋天疏禮記月令疏宗伯疏欽若昊天四字據黍離疏補古尚書說之古作故據黍離疏攷黍離疏無欽若昊天四字亦然作亦云古尚書說下省蒼蒼然則稱蒼天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引與黍離疏同月令疏引元氣廣大入字則稱作謂之昊作皞謹案堯年案曰原敘云或稱謹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稱謹案也又云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據此則謹案當別爲一行不得連異義下仿此倘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弔時非秋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案伯疏時非秋也之也作天據黍離疏釋天疏改作也黍離疏堯命作堯典欽若昊天總敕四時作以昊天上有故字不獨春下有也字四月下無己丑二字孔子作

孔上稱下有曰字非秋上無時字釋天疏引與黍離疏同
駁曰堯年案曰原叙云或稱堯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
之云或稱元之聞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
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尚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
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
也謹依原叙止稱駁元之聞也四字省之下倣此爾雅者
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
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
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
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
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求天之高明昊
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
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
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臣卒昊天不弔無可怪耳毛詩

黍離疏堯年案曰爾雅釋天疏引同又見尚書堯典疏周
禮大宗伯疏黍離疏故以遠言之遠下本有大字據堯典
大宗伯二疏引並無大字節之以己情所求言之耳以字
下本脫己字所求下本脫言字據大宗伯疏補堯典疏節
引春氣博施至非必於其時稱之止至尊之號也作尊而
號之也餘同大宗伯疏引與此少異皇天者之皇作昊至
尊之號也作其尊大號非必於其時稱之作必非正順於
時解求天之博施求天之高明求下均無天字蒼天字不
重求天之生殺作則求天殺生求天之所爲求下亦無天
字當順其時也作當順於時各從其主耳各從下無其字
若祭於是之是作時下引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
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
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無則堯以下二十字

疏證曰詩黍離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曰上降鑒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曰釋天云
穹蒼蒼天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
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耳皇君也故尊而君
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天之氣昊昊廣大則稱
昊天昊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昊天從
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
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
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
秋爲昊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
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
皆有文章故曰昊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郭璞曰昊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
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

鄭君和合二說引異義云云曰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
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殷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
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殷陽之說以春
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乞尚書說
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殷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
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白
虎通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
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
昊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
曰疑當作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昊天冬爲
上天一說春爲昊天夏曰蒼天陳立疏證曰李郭本作
春蒼夏昊即白虎通前一說所據之本也一說春曰蒼
天蒼是昊字之誤即許鄭所見之本也陳壽祺案曰虎
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

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日篇昊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夲篇昦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夲夲亦聲此亦兼采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爲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憫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物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昊義同惟李釋旻天上天爲異邵晉涵爾雅正義曰案鄭君據爾雅以駁正異義其論篤矣惟以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與今本異說文云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從許氏所據本也白虎通義引爾雅兼采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者與許鄭所見之本同也郭氏定從李巡本劉熙釋名與

李巡同蓋以蒼天之名因蒼蒼之色春爲木德厥色青蒼則蒼天當就春時而言矣呂氏春秋言天有九野雖不可盡據然其於東方曰蒼天實符爾雅謂高誘注東方云二月建卯木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春爲蒼天此亦其證故郭氏定從李巡錫瑞案邵說近是爾雅曰穹蒼蒼天也下句卽接以春爲蒼天以爾雅文例言之如本篇載嵗也夏曰歲商曰年唐虞曰載釋文祭也周曰祀商曰彤夏曰復胙釋器纔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釋文婦之笱謂之罶罩謂之罜罿謂之罦罘上有巳爲宛巳陳有宛丘晉有潛巳淮南有州黎巳等語皆與此文例合若作春昊夏蒼則上句當作某某昊天矣準其義例當從今本爲長然開元占經天占篇引尚書考靈曜云東方皞天廣雅釋天亦云東方皞天皆與許鄭引爾雅合則許鄭所見爾雅下句既已互異其

上句或不作穹蒼蒼天也並與今本不同亦未可知是又未可專據今本文例以斷之矣鄭以爾雅爲孔子門人所作者張揖言昔在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邵晉涵曰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儀禮喪服傳爲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世所傳子夏易傳或云偽託至於經典釋文李鼎祚集解所徵引者如云元始也茀小也觀象玩辭必求近正是子夏增廣爾雅之證也漢室大儒惟鄭康成其駁五經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今由鄭君之言繹之公羊穀梁皆孔子門人其訓釋字義悉符爾雅是爾雅者始於周公成於孔子門人斯爲定論今從鄭康成說定爲孔子門人所作劉熙練字篇云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襍帶是本於漢儒之舊說也

九族毛詩葛藟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下有九族二字以毛詩卷耳疏引異義嚮制黍離疏引異義天號例之故知九族爲篇目也引者脫去篇次爾

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其子爲一族妻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左傳桓六年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疏尚書堯典疏左傳疏異姓有親屬者本無親字上從高祖下至元孫本無上下二字凡九皆爲同姓本無爲字並據葛藟疏補葛藟疏禮戴作戴禮己之女子子適人者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作母女昆

弟適人者爲一族堯典疏引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當是引者刪約異義爾

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同上堯年秦曰又見毛詩葛藟疏明在九族下無中九族三字細玩謹案意肯據禮以釋書非釋禮也故列入書類

駁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宇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雖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

疏侚書堯典疏左傳疏其服皆緦麻本服麻字據葛藟疏補掌三族之別別下本衍名字據葛藟疏省葛藟疏三族不當有異姓無不字無禮雜記下四字取婦作娶妻堯典疏引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皆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蓋亦疏約駁義也

疏證曰左氏桓六年傳集解曰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正義曰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引異義云云曰是鄭從古侚書說以九族爲高祖至元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元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有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違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己之所稟

承也子至元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祖父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元孫者乎又鄭元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元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白虎通宗族篇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

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昆弟之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陳立疏證曰此與今侚書說大同唯彼以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爲異程氏易疇喪服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適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者爲二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

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顧炎武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牧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疎而遺其親無乃顚倒之甚乎兪樾九族考曰古文家說以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自己之高祖至己之元孫凡九世則非九族乃九世也桓六年左傳孔穎達正義駁之甚詳姑無論三十而娶之古禮卽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率亦已一百三十五年矣又況所謂元孫者甫在孩提豈便成族必待元孫又有孫以王父字爲氏而後元孫之族始成此其遲遠豈可以年月計殆必如宋明帝之給三百年期而後可以及之古之聖人何必虛張此九族之名指不知誰何之人爲族也然則九族之說當以今文家爲正鄭康成雜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周禮小宗伯職禮記喪服小記篇之文以駁之然彼皆言三族不言九族孔穎達誤之曰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斯言是矣愚請舉康成之說而一一駁之康成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外族鄭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也孫氏

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愚案異姓服皆緦麻亦大判言之耳儀禮小功五月章有外祖父母有從母據雜記下篇小功未卒哭而從母之喪亦豈不礙固不可以冠取設有外祖父母及從母之喪亦豈不礙於昏禮乎計父族母族妻族無礙於昏禮惟妻族無礙於昏禮而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牧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疎而遺其親無乃顚倒之甚乎兪樾九族考曰古文家說以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自己之高祖至己之元孫凡九世則非九族乃九世也桓六年左傳孔穎達正義駁之甚詳姑無論三十而娶之古禮卽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率亦已一百三十五年矣又況所謂元孫者甫在孩提豈便成族必待元孫又有孫以王父字爲氏而後元孫之族始成此其遲遠豈可以年月計殆必如宋明帝之給三百年期而後可以及之古之聖人何必虛張此九族之名指不知誰何之人爲族也然則九族之說當以今文家爲正鄭康成雜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周禮小宗伯職禮記喪服小記篇之文以駁之然彼皆言三族不言九族孔穎達誤之曰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斯言是矣愚請舉康成之說而一一駁之康成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外族鄭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也孫氏

兼疏今古文義亦明通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禮儀部郊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引夏侯上無今尚書三字類祭天名也作以類祭天者無奈何已下十四字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御覽禮儀部祭禮中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史記五帝紀注王制疏節引古尚書十一字史記注引非時祭天至非常祭也止與御覽同唯無肆類于上帝五字

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疏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也同上堯年案曰原叙云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下倣此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示部禘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尚書說蓋

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尚書說蓋二說固不相牾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案郊天不言顧而肆師類造上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皆主軍旅言凡經傳言禘者皆謂因事爲兆依郊祀而爲之說文亦从古尚書說錫瑞案段陳兩說不同一謂說文從古尚書說一謂說文從今尚書說今古文說大同小異今說類爲郊天古說類爲告攝而以爲事類祭之則同故一謂說文從今一謂說文從古也孔傳曰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祠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禡釋天云禘師祭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爲非常則同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尚書夏侯說云類祭天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疏以爲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禡而言禡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爲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爲之故須新爲壇兆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也據諸說考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戰勝別爲壇兆裴駰解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

上帝于圜丘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嚳配夏正祀五帝於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李業興傳雖異地要圜丘亦在南郊今此類禮儀應依冬至圜丘是所祭即天皇大帝乃北極耀魄寶故祭上帝于圜丘是所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則此類祭於圜丘必當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錫瑞案孔傳雖用古文說其解上帝與鄭不合王氏疏鄭義甚晰其疏南郊告攝亦能兼通今古文說故具錄之江聲孫星衍說與王氏略同茲不備載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御覽禮儀部六宗大宗伯疏今下本無尚書二字據祭法疏及御覽補四方本作四時日月北辰之北本作星爲陰陽宗之爲本作屬據御覽及祭法疏改祭法疏上下並無不字中央上無居字恍惚下無無有神三字於人下有者也二字古尚書說下無六宗天地十五字岱山河海作岱山河海也岱爲山宗在海爲澤宗下無祀天曰下十四字御覽故郊祭之作郊天並祭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作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日月北辰下岱山河海下海爲澤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此之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鄭駁之此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故劉昭注後漢志引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偫宗河宗海宗也儀禮通解續因事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釋文引馬注天地四時不同疑釋文及書疏以大傳爲馬注月令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注云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案此注疑許氏愼說與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同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十月紀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且大傳鄭注云宗尊也凡天地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章句曰天宗日月北辰也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蔡氏今文家而亦同古文說此但可以解月令之天宗若解尚書六宗則必並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禮記王制疏

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六宗爲上下四方之宗亦不得如許氏所駁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鄭氏據周禮定是瑞論故孫氏以爲鄭勝于古尚書說與今文說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相距萬里禮記王制疏

泰山河海言之鄭駁以爲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自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界萬里從古尚書說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尚書釋文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說云東西南北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依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爲侯服當倣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倣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此司馬紹統駁今古文說而并

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東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州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幷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東西九千四百里也長沙郡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

南海等七郡言之矣錫瑞案益稷正義曰鄭云西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譬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禹貢正義曰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采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則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

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天下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古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政其法不改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鳴盛駁王申鄭曰竊謂東漸西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得入不彙有何依據皆謬也鄭原言其大略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采合二文爲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干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爲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爲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愼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無計入迤屈曲之理胡

渭曰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曲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迹屈曲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五服五千乃土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迹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絶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棊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嶋夷西被流沙居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徑數非開方也嶋夷即漢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

西視禹貢幾一倍則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揭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真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濊地置朱厓珠崖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何股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以著地人跡計也錫瑞案兩漢今文家說如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論衡白虎通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王肅駁鄭說有依據未可厚非惟如許君所云以漢地考之不盡在禹貢山川之外而經略萬里何以不止五千王肅無以解之以爲直方之數倍加之較孔疏申其意謂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王氏胡氏皆駁孔疏謂無計人跡屈曲之理胡氏說尤明晰漢時今文家說蓋亦如是論衡別通篇曰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

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談天篇曰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又曰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相去萬里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既云要荒極五千里矣又云東海流沙相去萬里則是五服止于五千外薄四海東漸西被則有萬里今文說五千里專指五服言之古文說萬里兼指四海言之兩說皆通無庸強判堯典曰宅南交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墨子韓非子大戴禮與大傳文同淮南子云南道交趾說苑云南至交趾是堯時交趾已在南暨聲教之中胡氏以爲武帝始開說猶未塙

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禮記月令疏堯年案曰又見日本本蕭吉五行大義引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餘同

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同上堯年案曰又見蕭吉五行大義引月令上有禮記二字月令下有云字冬祭腎下作皆五行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

駁曰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高下脾也心也肝也俱在高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瘵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同上堯年案曰又見蕭吉五行大義引作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戶夏祀竈其祭也先脾後心肝季夏祀中雷其祭也先心後脾秋祀門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雷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

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肝腎脾俱在肩下肺心俱在肩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無今醫疾之法已下三十三字並可互證故附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太義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然秋祀門下亦脫冬祀行一段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肺金藏也當云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下文脾下當云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肝下當云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乃與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一例鄭注月令自用其說從今尚書說楊雄太元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從古尚書說高注呂覽於春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於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禮之用其藏也於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禮之土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小士自用其藏也其注淮南時則訓略同皆兼從今古尚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尚書說說文雖兼用今古尚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尚書說說文雖兼用茶曰五事配五行古尚書歐陽說古後今與鄭不同矣王鳴盛尚書後伏生董仲舒劉歆班孟等之言災異確固之志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俗儒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

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於秋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也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於冬祭先腎曰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於中央土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小士自用其藏也其注淮南時則訓略同皆兼從今古尚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尚書說說文雖兼用今古尚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尚書說說文雖兼用茶曰五事配五行古尚書歐陽說古後今與鄭不同矣王鳴盛尚書後伏生董仲舒劉歆班孟等之言災異確固之志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俗儒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

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皆信爲主貌言視聽皆心爲正荀悅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聽皆同伏傳孝經援神契曰肝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心誨白虎通情性篇曰肝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鼻者肺

之使肺者金之精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是其說以爲肝木肺金心火腎水脾土與歐陽說正合許君所引博士說蓋出於緯鄭君所言漢時醫病之法當亦出於緯書今醫書說五藏猶沿漢時醫病之法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詩爲言乃塙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塙指之說五行者當守伏生初祖之說不必惑於博士後出之說也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毛詩烈祖薦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引貢禹說以證古文尚書也故入書類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同上

駁二　三三　古鑑齋

正義曰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爲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毀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陳壽祺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云云永光四年丞相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子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下詔議立親廟云云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證而已（此周成王以禮廟在大門之時毀之說）以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延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云云後匡衡爲丞相上疾久不平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日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配而祭之於堂繼烈而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即以令日遷大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云云今皇帝未受茲福適有不能共職之疾云云詔中朝臣異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云云事如先指罪過在臣衡當深受其

殃皇帝宜厚蒙祉福云云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初云云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異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皆以爲德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之子孫雖欲哀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云云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其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毀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謂古文尚書說殷之宗無數也其廟宗一代不毀之義然則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窮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以時祭之故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此與貢禹說宗廟復

詩云殷商之孫子其祖甲中興殷復而祀之稱高宗而不毀是殷有三宗之驗也貢禹又曰孝武皇帝爲漢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毀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謂古文尚書說殷之宗無數也其廟宗一代不毀之義然則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窮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以時祭之故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此與貢禹說宗廟復

及孝文是禹亦謂孝文雖親盡不宜毀即宗有德廟不毀之說矣云古者天子七廟則七廟爲天子通制亦與韋元成說不同韋云周七廟以后稷文武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當親盡而毀高帝受命宜爲太祖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則漢止當立五廟文帝廟亦當毀無宗有德廟不毀之說矣續漢祭祀志注引袁山松後漢書蔡邕等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立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是禹言不毀非止孝文並孝武孝宣皆爲宗不毀矣禹言天子七廟其時武宣猶在親廟中故不及之且非特禹云然匡衡亦云然矣禹治公羊不見於本傳許君案語必有所據公羊文二年傳

曰其爺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成六年傳曰立武宮非禮也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干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干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據解詁則天子諸侯皆五廟公羊家有明文元成之說與解詁合鄭君據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注王制天子七廟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君之說亦與解詁合是古天子不皆七廟殷中宗周成宣王更

無不毀之例漢止可立五廟不得立七廟故當時許嘉廷尉忠以孝文孝武爲者元帝爲之依違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高皇帝爲太宗則元成已不能持其初議毀孝文矣其後彭宣滿昌左咸等議毀孝武王舜劉歆以孝宣之德音孝文皇帝爲文太宗孝武皇帝爲武世宗謂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則直定爲七廟之制以漢之文太宗武世宗比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矣夫秦人議禮猶知軼毀而漢初並此不知郡國廟陵園尤不經禹奏迭毀罷郡國廟亦但欲去其泰甚若必繩以古禮止立五廟立說太駁俗又違詔書且將並迭毀之議亦沮而不行矣觀元成之不能力持初議即知貢禹之不能不稍依違矣禹既以周制爲通制天子必有七廟而漢止一受命祖必數孝文孝武爲七廟正本禹說故許君引禹說以證古文不得謂其誤也以漢準周孝文孝武雖不當爲二祧其數尚未過乎七廟而蔡邕引貢禹說並及孝宣則當有八廟矣劉歆創爲宗無數之說王莽用之平帝時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則當有九廟矣光武中興功同受命明章繼治累洽重熙其廟皆宜不毀則當有十二廟矣古禮豈有是哉立廟本爲親親非爲報功德服止於四故廟不過五祭法有禘郊宗祖報高圍大王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左氏昭七年傳曰余敢忘高圍亞圍杜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王制疏以爲不合鄭意引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則杜說不足據祖宗雖有功德當報而不當別立廟若有功德即別立廟爲天子

者誰自謂無功德子孫闕爲天子者誰肯謂其祖考無
功德夏侯勝議武帝下獄幾死廷臣誰敢正言其非其
勢必將如東漢諸帝皆稱宗皆立廟矣漢之廟制經西
漢諸儒稍加釐正至東漢而古制盡廢皆劉歆宗無數
之說啟之班固稱其博篤殆以國制不敢議歟鄭言廟
制主韋元成與古文尚書說絕異乃從異義不駁殆亦
以國制不敢議歟若王肅難鄭諸家申鄭詳見予所著
聖證論補評及天子七廟二祧攷六篇茲不贅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
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
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
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
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
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
二千七百五十堯年案曰一本凡百二十下無在天
爲星辰十字凡萬二千下衍名字

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
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同上
堯年案曰大戴禮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盧注云今尚書說三
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盧氏此
注當本異義異義引古周禮以辨今尚書之誤其證案蓋
即用古尚書說知此條亦說書非說禮也故列入書類

駁曰

疏證曰陳壽祺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
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
序官疏引尚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
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鼓篇引尚書大傳曰郊
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
弒主嬰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洫不
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
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
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
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即司馬公人公即司徒公地
公即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
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
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
在司徒先可證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
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
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
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
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
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
傳注云周禮天子六鄉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
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
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鄉舉下以爲稱禮記
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鄉此夏制也考工記序官
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
官名是書傳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
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
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考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
侯不作三公解錫瑞案禮記王制昏義尚書太傳公羊
疏引元命苞考工記疏引援神契五行大義引合誠圖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說苑臣道篇白虎通封公侯篇

公羊桓八年傳解詁皆同今尚書說以爲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蓋周以前官制如是古周禮說則周公所定之制顧命乃同召太保奭六人爲六卿而兼三公可證許君以古說爲周制是也若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居之班氏此說似參用今古文爲之乃僞古文周官之說所自出然古有九卿無六卿周有六卿無九卿甘誓六卿乃六軍之將考工九卿或前代之制今古文家兩說非可合而爲一鄭駁異義無考據鄭注大傳云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鄭以今文說爲夏制必以古文說爲周制其於異義無駁可知惟鄭引周禮六卿以注書傳今古文說未免混

淆又引三公論道通職名無正官名以注夏傳此亦周之三公而非夏之三公伏傳韓詩白虎通諸書皆云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非如周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也鄭注周禮以周公召公爲兼師氏保氏是用其師馬季長說與今古文說皆不合陳氏以爲是用今尚書說非也

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周禮職金貢堯年案曰疏不標異義釋其詞當是異義文引者脫去爾惠氏棟九經古義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引此條並作五經異義許君案語已不可考然說文第十四金部鋝字下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卽訓爲鋝知許意本以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正訓從古文家說別引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者是旁訓卽今文家夏侯歐陽等說也夏侯歐陽等以六兩爲鋝第舉成數其實以六兩大半兩爲鋝三鋝適得二十兩之數今文家說非許所從故說文退列於後聊存之以備一義異義案當與說文正

字引者之詞爾雅之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堯年案曰今本譌金今攷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尚書舜典疏堯年案曰凡輯異義者皆以古之率多作鍰承上異義文以舜典疏所引贖死罪云云別爲一條今細玩其詞義實相蒙當合作一條以還鄭駁之舊鄭云古之率多作鍰者鄭意以爲鍰鋝古通率又鋝之段借字今文作率古文作鍰義當從今

文而字則當從古文故曰古之率多作鍰也云鍰六兩大半兩者卽申今文家之訓今文家第舉成數故鄭又備釋于數謂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等而上之至千鍰得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千鍰僅爲銅三十斤多至十三倍有零故得與金三斤之數相敵也攷工記栞氏注治氏注皆以一鋝爲六兩大半兩釋文引鄭注曰鍰六兩者蓋亦舉成數言之爾

疏證曰萬世美曰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也陳壽祺案鄭注

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鍰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尚書說從今尚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與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即指尚書大傳一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第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從金爭聲周禮曰重三垔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從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爾正乃小爾正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信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亦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律索隱云率亦作選按漢書諸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即率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二家之不同也史記不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鍰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鍰六兩鍰即選也率選鍰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棟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鋝讀如棟是其聲同也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考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之鄭異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鍰即是鋝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古文尚書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下聊存古義其下鄭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鋝也則愼意以

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二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愼自序亦云書偁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即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愼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孫起鳳曰案鍰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攷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一而古劍之傳於今者其重尙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欵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於漢則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鋝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鍰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概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鍰鋝二字古通馬氏以鍰爲鋝固非叔重知鍰鋝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鍰鋝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錫瑞案袁氏與陳氏案語及王孫兩說皆足證明鄭義鍰以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正三家云一率六兩但舉成數而言耳

駁閟堯年案曰司尊彝注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云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罍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者也與許君取象雲雷同義鄭無駁可知也仍曰駁閟者蓋依原敘之例耳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有祭社之罍有宗廟獻尸之罍有宗廟酢臣之罍有饗燕之罍周禮罍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鄭注大罍五斗赤雲也阮氏圖云瓦爲之容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蓋見聶崇義三禮圖張鎧所引此祭社之罍也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云山尊山罍也禮記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

之罍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罍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張鎰引阮氏圖誤指瓦罍爲諸臣所酢聶氏駁之是矣周禮六尊皆有罍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爲說犧象之尊禮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於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罍之名容有不同也罍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同用

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櫑鬼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罍櫑或從缶靁櫑或從皿靁籀文櫑許不從韓詩說罍有玉金故以從木字爲正其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注及禮圖同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爲說然則以此相仿知大夫酒器得用金罍韓詩說亦通其大小之異毛詩說罍大一碩禮圖大一斛爾雅釋器舜典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坫中尊也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那疏引孫炎云尊舜爲上罍爲下坫居中聶氏三禮圖云六舜爲上受三斗六

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胡承珙曰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與毛詩說人君黃金罍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陳奐曰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洞釋文引韓詩說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是韓亦爲木所加飾矣異義不從韓詩說天子以玉者毛詩說人君統天子諸侯言天子亦飾黃金不聞飾玉也錫瑞案袁氏與陳氏案語皆明胡陳二說亦可備攷

爵制周禮梓人疏堯年案曰此亦篇目也疏引不標異義其下稱謹案云云故知爲異義篇目文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爵其實曰觴觴者飾也觚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觚廉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廉然明著非所以飾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觚大七升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卷耳疏周禮梓人疏左傳成十四年疏卷耳疏引韓詩上無今字飲不能自節無能字爲人所謗訕也無所也二字又無古周禮已下三十八字毛詩說作詩毛說餘並同梓人疏引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左傳疏引韓詩說觴五所以罰不敬也觴廉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廉然明著毛詩傳說觴大七升較此俱略並是引者刪約爾

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觚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同上堯年案曰

又見周禮梓人疏毛詩卷耳疏左傳成十四年疏禮器疏本無當謂五升四字據左傳疏補梓人疏引周禮訖不滿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作卽觚二升不滿豆矣卷耳疏止引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十三字左傳疏引觥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十五字許君案語引周禮以破韓詩毛詩說之非是亦詩說也故入詩類

駁曰周禮獻以酬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傍支汝類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梓人疏儀禮燕禮疏禮器疏引觚寡也下本作觶字角旁者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文較略節去據梓人疏改補五十一字梓人疏引無周禮獻以爵十二字觶字角旁支字支本譌友依

者觶角旁氏似觚故誤爲觚疏不言駁異義其實駁異義文也引者或隨意擩拾或隨意刪約故先後詳略互有不同意指則一據此則豆當爲斗上脫觚當爲觶四字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第四下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歟白虎黑文貪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汝墳麟趾召南汝墳麟趾歎歎之皆獸名周禮鍾師疏

謹案古山海經鄒堯年案曰鄒疑周字之誤書云騶虞獸說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云觚大七升同毛詩說

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錫瑞案陳氏分別許鄭兩說今古文兩說皆精墳許以周禮說駁韓詩說是謂今古說異鄭從馬季長訂正周禮誤字與韓詩說不異是謂今古說同詩正義引禮圖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

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錫瑞案陳氏分別許鄭兩說今古文兩說皆精墳許以周禮說駁韓詩說是謂今古說異鄭從馬季長訂正周禮誤字與韓詩說不異是謂今古說同詩正義引禮圖云觚大七升同毛詩說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歟白虎黑文貪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汝墳麟趾召南汝墳麟趾歎歎之皆獸名周禮鍾師疏

謹案古山海經鄒堯年案曰鄒疑周字之誤書云騶虞獸說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云觚大七升同毛詩說

駁闕堯年案曰鄭周禮鍾師注引鄭司農云騶虞聖獸也五字是誤以疏語爲異義文也

記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毛詩正義引鄭志張

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豻言多賢也是鄭皆以騶虞爲獸與毛同義其於異義無駁可知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陳壽祺案文選魏都賦張銑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豻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恩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一及八百九十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同善注引劉芳詩義疏騶虞或作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互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機義疏云騶

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採尚書大傳及毛詩傳爲說毛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豻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荅志則從毛說考今逸周書云其西般吾白虎下關黑文二字又云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郭注海內經引此作夾林其說與尚書說近然非騶虞也錢瑞案鄭駁無攷袁氏與陳氏案語皆足發明鄭義而論騶虞之解終當以鄭注禮用韓魯說爲是周禮鍾師王奏騶虞儀禮鄉射奏騶虞禮記樂記右射騶虞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皆指詩之騶虞而言射義又解之曰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以經解經最塙韓魯說與之合故可據鄭即與毛同其於異義當亦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雖古書然但以騶虞爲獸未嘗以此騶虞即詩之騶虞也尚書大傳於陵氏取怪獸云云雖文王事亦非釋詩緯書如春秋元命苞演孔圖孝經援神契河圖括地象皆以騶虞爲獸而皆他經之緯非詩緯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漢初大儒如魯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周書尚書大傳而不引其說以解詩者卬彼所謂騶虞非詩之騶虞也毛詩晚出見詩騶虞與諸書騶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後儒多惑其說不知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乃是毛義非三家義即以毛義而論騶虞與麟亦不相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末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大傳云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末實致一是實致一爲喻言一是本事安得謂之相對于嗟歎辭屢見於詩如于嗟闊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之類皆詩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歎辭偶同強爲牽合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未得毛傳故注鄉射義皆從三家孔疏不知乃以毛詩說不食生物解之昧於今古文之別甚矣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翟大鳥羽毛詩箋兩說皆通

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據下謹案文亦詩說也故入詩類

同上

駁閟宮年案曰詩毛傳云翟翟羽與詩君同義箋不復改即與毛同其於異義當亦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公羊隱五年傳解詁曰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孔廣森公羊通義曰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竟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錫瑞案公羊說云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千里則鴻當爲鴻鵠之鴻鴻鵠即黃鵠故有一舉千里之象若鴻雁之鴻不得一舉千里矣公羊說本非釋詩不必與下秉翟相應若韓詩說本釋此詩故以夷翟鳥羽應下秉翟然夷翟鳥羽但稱一翟字近於不辭段玉裁曰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器狄羽也正釋韓詩秉狄之訓段說近是然翟狄雖可通用而以狄爲夷狄亦涉牽強當以毛詩說爲正雉屬稱翟見於尚書禹貢周禮禮記諸書翟或稱狄古通詩據爾雅尤切爾

雅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鷮疏云案周禮內司服云王后之六服褕衣鄭注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縫於衣以爲文章褕衣畫翬者是也鷮雉亦王后之服以爲飾周禮云揄狄鄭注云揄狄畫搖者是也搖與鷮異義新父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饌以祭志養不及親毛詩新父疏堯年案曰疏於異義下本作引此詩曰引此二字是疏語今刪之冠以新父字

正義曰彼爲父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同上

疏證曰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孔廣林謂鄭不從許義胡承珙曰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者蓋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

靡至彼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亦此意也所謂養不及親也鄭箋順經作釋嫌母陳祭不辭故云母爲父陳饌然經言陳饔不言陳父饔恐非經指錫瑞案胡陳兩說不同胡從鄭陳從許如陳說則異義據韓詩異義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毛詩閟宮疏

駁關

正義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意從同上堯年案曰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以申鄭意是卽鄭駁義也故附識之

疏證曰孔廣林曰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容許君本不從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

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爲義正義云非鄭所從廣林惑焉錫瑞案孔說非也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承祭事也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據箋疏正以詩云春秋匪解當爲宗廟四時之祭不當爲郊祀郊止行於孟春不得云春秋非特日月之章與交龍之旂不合也孔引下文之箋以證此箋不顧中隔春秋享祀數語非可合而爲一是讀箋疏未審也李黼平曾刻申古毛說義亦可通茲增載之李黼平曰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即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即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曾釗曰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秋謂周之八月春祀天秋祫祖郊謂之祀祫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大嘗腥爨即享之借郊祫皆大事故彼郊爨對舉此經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即言郊之事周公皇祖十句即言祫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祫已見而郊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爲之下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直言視祭不言祭天者以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五田稅周禮載師疏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滅於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堯年案曰陳氏壽祺云故當爲古字誤其實故字不誤也古故本可通段爾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堯年案曰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粟二百四十六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斛釜米十六斗同上堯年案曰十而稅一之而今誤作二據惠氏棟按宋本周禮注疏改

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同上堯年案曰案上脫謹字今補繹許君案語引駁曰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是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貲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漢制以證周禮是釋周禮也入周禮類

古鑑齋　駁四　一

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上中下錫瑞案許引周禮鄭云六篇無此言陳氏謂即考云云亦國語文是許謂國語即左氏說異義多從古國語是也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周禮古左氏兩家皆古文相脗合或當時說周禮者援引國語許君即以爲周禮也至量數不合萬氏疑之或許引書本有誤或後人引異義傳寫致誤皆未可知

古鑑齋　駁四　二

朝名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朝名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同上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同上堯年案曰案上本脫謹字以義補凡謹案有曰從周禮說者有曰同周

語所謂田一井出稷禾是也十稷爲秅聘禮所謂禾三十車車三秅是也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爲筥聘禮所謂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藪是也一秉之米凡一百六十斛此米之數也許氏既言出禾則當以秅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匊之秉又改斗爲觚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秅者凡爲禾二十八萬八千觚非準海船之量以爲車不能容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曾有是乎陳壽祺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并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許叔重傅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秅引周禮曰二百四十觚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案此聘禮記文推彼觚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俾周禮曰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又俾周禮有

古鑑齋　駁四　三

禮氣者皆是申周禮之義入周禮類

駁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同上毕年案曰末二句見毛詩韓奕疏王制疏引至朝通名止末無也據韓奕疏補韓奕疏止引朝通名也訖末句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禮指其別名鄭注覲禮曰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疏曰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曰覲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共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鄭注曲禮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

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陪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云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錫瑞案兩疏皆能發明鄭云朝通名之義公羊說釋春秋經者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隱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故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春秋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解詁曰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此遇屬諸侯之明證今春秋公羊說據春秋經諸侯四時見天子皆曰朝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今古文駁異之一端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當禮雖分別朝之外別有覲法異公羊說少異而以遇爲諸侯相遇不關天子則同白虎通朝聘篇曰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四孟月因留祓祭白虎通以爲四時皆曰朝宗遇之名也

古無徵許所引惟禮覲經詩入覲足明覲義引江漢朝宗證宗禮已不其塙而遇禮則無以言之鄭引周禮注曲禮引春秋時齊侯陪魯昭公以遇禮相見此亦諸侯與諸侯相遇不關天子不得爲周禮冬遇之證案諸侯與天子尊卑分隔不當稱遇此當以今文公羊說爲正許鄭皆爲古文所壓不敢駁周禮耳

龜神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此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今禮戴說禮器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同上堯年案曰疏引作引此燔柴盆瓶之事不列禮器文從省也今補禮器云二十一字大戴記禮器云堯年案曰陳氏壽祺曰禮器正義云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此說是也故異義兩引之竈者老婦之祭御覽禮儀部五祀古周禮說竈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

竈神禮記禮器疏竈尊年案曰又見林公賜荊楚歲時記注禮器疏引此上承引此燔柴盆瓶之事何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於人者八字據通典補又無同周禮三字據禮器疏補通典引孟夏下無之月二字祀竈上無其字無五祀之神四字禮器疏止引謹案同周禮五字

駁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同上爲祭五祀竈在廟門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通典吉禮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於禮乖也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又通典吉禮引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上承祀竈禮設主於竈陘句下接引月令云云義與此同詞句較略刪之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議之云盆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寘於陘而祭之乎通典吉禮堯年案曰以上諸書所引以文義定之合爲一條蓋異義駁義彼引者隨意擷拾致首尾不具無一完善今推尋原意鉤稽參校重爲整比爲是書還其舊觀焉

疏證曰陳壽祺案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謴過小神矣鄭康成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與左氏說同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注禮記曲禮五祀以爲戶竈中霤門行與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爲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尊卑等級故疑爲周禮也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宇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脾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脾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祭黍三祭脾心肝各一祭酳二亦既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爲爨者禮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亦祭者祭竈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云而申之曰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

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壽祺謂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奧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與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又迎尸入奧二事一時故竈或誤奧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何龍爲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饋爨爨爨言之不從大戴作竈爲正錫瑞案陳駁鄭義非也通典引鄭元云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正同大戴作竈注禮器亦云或作竈必謂奧當爲爨者正以爨竈有別記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與祀竈禮陳鼎俎不同義云云曰穀梁注引何休廢疾云今親納仇子反惡其而與舊說云祭饋爨爨爨無釜豆俎相合故謂此當爲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此蓋駁莊九年傳議當可納而不納之文也鄭氏釋之云於仇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爨不當爲竈也孔疏申鄭分別祝融竈神與爨極明晰惟以老婦配竈神猶有誤古無老婦配竈之說五祀皆

不閟有配何獨竈神有配竈神雖非祝融而列於五祀配以老婦不太褻乎竈神直當祭竈惟宗廟祭後之爨以宗婦主祭故祭先炊老婦之神耳陳引孔疏不加駁正反援句龍配社以傅會之非是通典引馬融與古周禮說同是古文說鄭沖云五祀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是今文說鄭君注祭法七祀云此非大神所新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正與鄭沖之文何休廢疾亦止深文難穀梁故鄭君從而釋之也何休說同鄭君兼通今古文其解五祀依經立訓而其意則以今文說爲正故駁異義謂竈神非祝融是老婦也錫瑞案公羊莊四年傳曰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乎讎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是老婦也錫百世可也何君解詁曰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君子萬年疏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嶽峻極于天天子萬年疏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已則無義故謂之大言耳據此則公貴神於竈陞必無此禮當從鄭君之義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是刪約異義文也今節去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是刪約異義文也今節去

餘則同不復讎也王於伐齊納糾讎當可納而不納耳據鄭氏之義則以春秋于溺伐衛已貶其臣公及齊人狩于禚又貶其君自此以後不復有貶辭則文公之會及莊公會桓之事其不必有讎文明矣許氏據以難公羊其說非也此不言復仇遠近之世知亦與公羊復百世之仇同也其實公羊於伐齊納糾亦無讎莊公之文何休廢疾亦止深文難穀梁故鄭君從而釋之也錫瑞案公羊莊四年傳曰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乎讎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是老婦也錫百世可也何君解詁曰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君子萬年疏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嶽峻極于天天子萬年疏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已則無義故謂之大言引詩據此則公羊言雖百世可也本其言之辭何君解爲大言引詩爲證立說圓活疏所引鄭古周禮說以圓公羊之義登

解詁之旨是公羊與周禮說非不可通春秋一經多有文發於此而義見於彼者其衰齊襄公之復讎止以譏曾莊公之不復讎齊襄非賢君其滅紀亦不過假復讎為名非眞能復九世讎者春秋假託齊襄以明復讎之義此聖人借事明義之微旨也許專治古文不知春秋假託之義亦不知公羊所云百世乃甚言之辭而引古周禮說以難公羊失之固矣陳立曰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袒護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專不得援以相難

異義九錫九命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許愼說九錫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此則許以九命與九錫爲一也今異義已佚塵存四字錄之以見其略

駁曰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諸與一命之外別加九錫據疏堯年案曰疏云鄭之意以九命曰衣服是也毛詩旱麓疏堯年案曰疏云鄭之意以九命與九錫不同九錫據疏所言當是此條駁義也故合之九命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云康成以九命與九錫不同九錫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盖亦疏約駁義文故下云異義許愼說九錫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云云今節去疏語三字列入駁義仍坿正義之釋鄭意者庶閱者得以參攷焉

正義曰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是一命與九錫不同據何氏蓋以勸善扶不能言服者重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白虎通攻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眾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足富民然後樂樂而後眾乃多眾多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隨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陳立公羊義疏曰禮記疏引許愼說九錫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何氏蓋異許同也白虎通疏證曰案何休注公羊既引九錫之

文即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即是九命鄭氏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則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義異此以先後施行之次相爲本末則亦以功德之厚薄差九錫之多少當與鄭說同也錫瑞案陳說非也公羊疏以解詁所云九錫爲禮緯含文嘉文是含文嘉與公羊說合曲禮正義曰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孔疏引公羊說蓋公羊先師嚴顏舊說與含文嘉次序少異而以爲九賜在九命之外當無不同若何氏解詁九錫次序正同含文嘉此尤禮緯與公羊說合之明證異義不引緯書多以公羊說與周禮說相提並論此條異義亦當引公羊說周禮說云云許蓋同鄭司農說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故鄭君據今文說駁之若如陳氏之言何與許同則今古文皆無異說鄭君無庸駁矣解詁禮有九錫云是說九賜禮百里不過九命故於引禮云是說九命何君蓋恐人誤以九錫爲九命故於引禮九錫之後復綴以九命七命五命明前引禮爲諸侯加增之賜後引禮爲公侯伯子男封爵之命也鄭君云九賜於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之謂伯牧有功德始加此賜即何君云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之意何鄭皆從今文故其說同公羊傳白虎通禮緯皆今文說又案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云云尚書大傳曰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以秬鬯三賜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云云皆以特賜爲有功德之諸侯非尋常諸侯所有亦不及伯子男以下與周

禮所說九命列然不合韓詩外傳尚書大傳亦今文說是今文家無言九命與九賜是一者先鄭誤解周禮而許君從之鄭君所駁蓋用公羊禮緯之義宋均注含文嘉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與鄭君云作牧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之說合均鄭君弟子故能守其師說陳謂何同許義於今古文分別未晰致鄭駁之義亦不明故詳引今文說辨之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禮記王制疏

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同上

堯年案曰又穀梁隱九年集解引許慎曰禮臣病云云與此同無從周禮說四字

正義曰鄭無駁與許慎同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貶辭知周禮固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頻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法且存問頻省以諭志以除隱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焉鄭君注問問云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是與許君同也錫瑞案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公羊無傳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也范氏集解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賄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實所未詳王制正義曰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頻五歲徧省問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據此則范氏孔氏皆從周禮說同許君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今不見於傳文證當時公羊家有此說而何氏解天子使

凡伯來聘曰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俛臣受之於太廟則何氏不同異義所引之公羊說而與周禮說亦略異周禮以爲常典何氏以爲異數也穀梁同公羊范氏已不能申明其義鍾文烝補注曰傳與公羊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實非不合也案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君曰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次言時聘殷頫鄭曰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又次言問問踖賀慶致禆鄭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以此觀之時聘是諸侯聘天子故墨子說詩云古者諸侯春秋朝聘天子毛詩傳亦云文王率諸侯朝聘于紂是也問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也是故上之於下

有問無聘分異而禮殊禮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逐進於是變問爲聘蓋自夷王以降東遷以來然矣君子學文武之道垂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聘皆見非正故穀梁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子因之此正可與大行人朝事儀文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輒生疑雜惟杜譏諸侯大能考而辨之其識卓矣

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學記居處部城郭類又御覽居處部城類引同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周禮匠人疏堯年案曰此當與初學記所引併爲一條今正

駁曰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禮記坊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匠人疏引作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亦疏約駁義

也凡輯異義者皆以此條與前所引各爲一條今玩其文義當是駁異義都城之高如子男之城之說也匠人疏釋異義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郡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鄭駁蓋謂城隅之制當以里數丈尺爲大小之差子男之城三里與侯伯不同則城制亦與侯伯異故舉里數以駁之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與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元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今案鄭駁異義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

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錫瑞案孔疏賈疏皆以鄭爲兩解不定攷周書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與天子之城九里合左氏隱元年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爲五百步三乘之爲方五里鄭爲伯爵與侯伯之城五里合當以駁異義從考工匠人爲定論也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自此以下三條於周禮文無明徵故列入卷末

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同上

駁曰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同上

疏謹曰陳壽祺案易緯乾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康成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興盛行異乾鑿度作與上行異下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異義易爲興盛義亦通也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陳立疏證曰此易說春秋今文說也初學記引尚書刑德放亦云天子爵稱也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尚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案孟子序班爵之制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以天子與王等之爵並稱安見天子非爵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意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侈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以下矣而禮記王制云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蓋以王者之制言之則不數天子以作君作師之義言之則天子亦儕乎公侯也又公羊成八年傳義疏引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識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委母恩同義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惟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即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即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慎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即左氏說獨謂王所巡守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尊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藥心禮記祭法疏論語哀公問主御覽引作社當作主今正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毫堯年案曰御覽引不疊亳字其上下句例之當有亳字以義補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灃鎬宜栗也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案曰祭法疏引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上承孝子之主藥心何下接引又周禮說云觀下謹案有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異義當有論語文疏引不具謹今據御覽補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禮記祭法疏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鄭注檀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從用禮說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陳壽祺案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謹案公羊傳云期年練祭埋虞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藏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左氏傳文二年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壽祺案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注今改問主爲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從古也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

云云曰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又引左傳注疏云云曰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從周禮之說同上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同上

疏證曰鄭注曲禮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義釋經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有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釋注曰與猶許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刑科而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書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脫或犯法則在八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引異義云云曰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錫瑞案孔疏申鄭意甚晰鄭兼通今古文故能合同今禮古禮皆不皆共說實則今戴禮說大夫無刑古周禮說大夫有刑判然不合今禮說當據公羊傳白虎通證之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據何君解詁引古者刑不上大夫則有罪放之今文家解刑不上大夫直謂大夫不當用刑而已觀唐虞四凶之罪止於流放則古者大夫雖有罪無用刑之事何君摘巢毀卵鳳皇不翔云云立說甚精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

足以發明古義若周禮說自是周制與古不合宋太祖定制不殺士大夫與古暗合矣白虎通五刑篇曰刑不上大夫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白虎通云據禮無大夫刑是今文說又引或說撻笞之刑則與賈誼云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意義相近蓋亦和同今古說者而與鄭義又不同士可殺不可辱或說亦通要皆非今文說故白虎通以爲別解今文說直謂大夫無刑許從周禮乃古文鄭則以周禮駁周禮耳易其刑潍釋文引鄭作刑劇音屋周禮醢人司烜氏疏詩韓奕正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鄭注云屋讀如其刑劇之劇是鄭意以爲刑不上大夫當於屋中刑之令人不見即駁異義云適何師氏之意也

駁四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異義禮記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御覽禮儀部高禖類堯年案曰御覽引此條在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後今以義移置於前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祀郊禖亦祭天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曰禖爲祭天矣焦喬答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蓋非鄭義錫瑞案焦氏答王權曰先商之時自必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之至日祀之矣然其所禮乃於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故白虎通以爲別解今文說直謂大夫無刑許從周禮乃古文鄭則以周禮駁周禮耳易其刑潍釋文引鄭作刑劇音屋周禮醢人司烜氏疏詩韓奕正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鄭注云屋讀如其刑劇之劇是鄭意以爲刑不上大夫當於屋中刑之令人不見即駁異義云適何師氏之意也

駁五

配帝謂之高禖焦氏蓋謂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禖者以古媒氏祓除之位在南郊故曰郊禖然其初不過亦以元鳥至日祀之其所禮祀於南郊者專在上帝至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始取以配帝於南郊謂之高禖不復如前雖同在一郊而或禮或祀兩不相合也孔疏推焦意不審乃以爲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禖簡狄吞鳦後即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改爲高禖則誤甚矣此條鄭駁不傳疑亦從許無駁孔廣林曰鄭不言於郊不以禖爲祭天鄭箋詩明云祓祀上帝於郊禖何得專執禮注謂不言郊即非祭天乎孔謂焦答非鄭義亦未見其非鄭義也曲禮正義曰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吳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

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
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
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
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
於明堂九也郊特牲正義曰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
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
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祿爲祈祭不入數崔氏
以雩爲常祭九也孔疏所推即本鄭義惟不數郊祿皇
氏云祈祭不入數正與許君謂王者一歲七祭天地郊
祿亦祭天不在內同其止言七祭者蓋不數雩與大饗
故止七也

異義天子籩曰斑斑直無所屈也隋書禮儀志注堯年案曰此當是釋玉藻天子搢斑文故人禮記類駁閟堯年案鄭注玉藻天子搢斑云此亦笏也謂之斑斑之言斑然無所屈也與許同義曰駁閟者例見前

疏證曰玉藻天子搢斑方正於天下也注曰此亦笏也謂之斑斑之言斑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斑玉六寸明白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斑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此文也錫瑞案據此則鄭謂斑笏圭或謂之斑或者或此文也錫瑞案據此則鄭謂斑笏考大戴禮公冠記之非非申春秋傳說也當入戴禮類又大圭是一物子曰天子御斑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是斑與荼皆笏之異名與鄭說合鄭云斑煞無屈其於異義而以大戴埒焉

異義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墠去墠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祼無事則止御覽禮儀部禱祈類

駁

疏證曰鄭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墠除地曰墠書曰三墠同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禘曰不臘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天子諸侯爲墠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正義曰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去祧爲墠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嘗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去墠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墠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墠墠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案注疏解記文甚晰鄭於異義無駁可知陳壽祺案周禮守祧注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此即據祭法爲說

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政和五禮新儀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許引春秋傳說以證大戴禮公冠記之非非申春秋傳說也當入戴禮類又考大戴禮自古不立博士今又不列於學官故先列小戴而以大戴埒焉

謹案人君儛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同上

駁

疏證曰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

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錫瑞案孔說是也當從公冠記無樂爲正冠昏皆屬吉禮冠不當用樂可以昏禮推之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曰重世變也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郊特牲曰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曰明當爲家事之主也序猶代也據此則昏禮不樂雖有幽陰之義實因嗣親之思冠爲成人之始亦當有嗣親之感準以昏禮亦不當舉樂左氏所說多當時所行之禮不合古義必謂金石之樂爲禮則冠於成公之廟假鐘鼓焉是何禮乎許君例以人君飯有舉樂比擬不倫鄭駁義不見故補之

古鑑齋　駁五　四

明堂制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明堂制亦篇目也依是書之例當列於卷首今據下謹案文今禮古禮未有定論是禮經之總義故錄於禮類之末

異義今禮戴說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堯年案曰孝本誥草據明堂位疏改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堯年案曰有水二字據明堂位疏補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涪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記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堯年案曰此八字據明堂位疏補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

古鑑齋　駁五　五

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明堂位疏初學記禮部上明堂類藝文類聚禮部明堂類玉藻疏蓋之以茅下無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十五字據明堂位疏補明堂位疏今禮戴說作今戴禮說三十六戶上有共字日下無書字說下無云字在近郊下不曼近郊二字丙巳之地作位七里之內下無而祀之三字以配上帝下不曼上帝二字五精之帝作五精之神座星作座位九筵下無筵九尺三字餘同初學記節引明堂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上圓下方四牖八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三十一字藝文類聚節引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堂窗四闥以地就陽位也二十字並是引者隨意刪約稱

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同上堯年案曰無明文上本衍說字據明堂位疏省餘與明堂位疏引駁曰疏倒作異章今正禮記注疏校勘記引盧文弨云本異章疑是本書異其實疏誤倒爾無煩改字也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牖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堯年案曰堂室二字互誤今據明堂位疏改涪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堯年案曰孝經二字據明堂位疏補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堯年案曰禮記郊特牲疏引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審其文義當在此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堯年案曰

漢本譌作說已上本脫丙字並據明堂位疏改補由此爲
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
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
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明堂位
疏明堂位疏盛德記之記作篇無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人
字似秦相之似作以說者下無所益二字非古制也上有
蓋字援神契三字不疊於辰爲已之於作在由此爲也之
也作之無水木用事以下五十二字又魏書袁翻傳引鄭
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
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
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又質思伯傳引同唯時說晒然
作時說然耳無本制以下十三字審其文義是駁異義文
也坿志之以備參攷

疏證曰白虎通辟雍篇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

政之宮在國之陽陳立曰案此禮戴說也引異義謹案
云云曰大戴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是其
曰腹之制則取禮戴說言其所在則取韓詩說也隋書
宇文愷傳引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
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室法日辰九室法九州禮圖作
於光武時其必親見漢世九室之制故張衡東京賦云
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其時考工未行故遵戴禮爲典制
當時儒生並依而用焉然則戴禮明堂之制中央太室
居中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青陽右
角即明堂之左角居東北合言之列爲九室析言之則
爲十二堂也若鄭氏則用古周禮說引鄭駁異義云云
曰是則鄭氏用古說班氏蔡氏等用今說但蔡氏以廟
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徐虔明堂議曰明
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魏書袁翻傳
翻議曰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

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爵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無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籍有憎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群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斐頗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創滅周典捐棄舊章

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又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互言明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凡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雖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季冬之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總章左个孟秋之月御明堂右个孟冬之月御總章右个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

堂總章元堂部名爲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尤四堂一
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遰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殷南戶
冬則居明堂後廟殷北戶南戶卽中室之南戶北戶卽
中室之北戶蓋每一時殷一方之戶四戶之外別無所
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證而定其制無
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有議矣魏李譿論云凡室二筵
丈八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
南鄉而立鄭元注云設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
扆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匝通不
待知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
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且不容劃復戶牖之間
哉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扆正蔽戶牖李譿況
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卽容八尺將扆爲偏
設王非正立矣鄭氏說魯太廟如明堂以周書五宮同

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又曰李譿說四
面之室各有夾房個者卽寢之房也賈思伯說按月令
亦無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雜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
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堂
有个而青陽總章無个矣青陽總章有个而明堂元堂
無个矣如賈說止有四个耳竊謂以左右言斷在兩旁
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每隅之兩个
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無明文然而可考也左氏傳
大室屋壞此中央室屋名大室屋則南阿之屋爲明堂
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爲總章屋北阿之屋
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
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
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每方

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股形一正方卽爲太廟矣兩句
股形卽夾左右个形也自阿還至棼作郭殺者下卽依
此作隔猶太廟與兩个無所隔每隅之兩个則有隔也
然則以考工之重屋四阿知每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
右个及太廟同棼每室之名知太廟左右个合爲一室
夫而後室與屋合堂與室齊有正大之體無瑣碎之象
正先王之制作也焦氏明堂圖六篇極詳茲擇其足發
鄭義者錄之餘不具載近人申鄭義者黃以周明堂通
釋說最直捷引月令及鄭注云云曰案此驟朔之禮也
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大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稱之
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大室也故又稱之曰
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
大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大室亦可也倘
書大傳引用此文而稱仲春居青陽正室仲夏居明堂
正室仲秋居總章正室仲冬居元堂正室是也大室雖
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隅室雖有左右个之分
而實一室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牖分爲四堂五室
謂之九室又分之爲九室十二堂誤矣鄭君以九室爲
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乘五室左右个卽太廟之左
右偏繹鄭之意一堂之上爲五室祀五天帝於五室不
在堂聽朔於大廟左右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居
之不在室是明堂有一堂五室也近之申鄭者謂左右
个在隅室又分一堂爲四與秦九室同制非特不合經
意并失鄭義也又引大戴盛德篇及鄭駁異義云云曰
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制也分大室爲
四堂而得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者漢制也又於四
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記秦制下記漢制二
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

秦漢制以爲周禮近惠定宇申其說不可信也鄭君謹守匠人五室之制以斥盛德記此千古不刊之論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六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稷神禮記郊特牲疏堯年案曰今本稷下脫神字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稷下有神字據此則稷神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同上

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同上堯年案曰凡曰同左氏義從左氏義者皆列入春秋左傳類

駁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之神著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同上堯年案曰疏於此句下接引又引司徒五土名是疏約駁義刪之下即據毛詩甫田疏所引駁義補大司徒五地之物云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毛詩甫田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審其文義當在此又疏引不列五地之物省文也今據周禮補一白山林已下二十字又堯年案曰又下本有引字以疏語節之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有又引司徒五土名句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是以變原隰言土祇堯年案曰此八字據周禮大司樂疏補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堯年案曰詩上有引字以疏語節之畇畇原隰堯年案曰疏引作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校勘記引浦鏜云下之黍稷或云當作下云黍稷彧彧之誤案或云是彧或字實未嘗誤也蓋疏不備引毛詩原文故以畇畇原隰下之黍稷彧彧約之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

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靈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堯年案曰曾孫田之已下四十一字
依毛詩信南山疏云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
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據此是鄭引詩自畇畇原隰下
之黍稷彧彧也與此疏合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
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禮記郊特
牲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大司樂疏引五變而致土祇祇
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二十三字
疏證曰陳壽祺案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
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
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
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孝經
緯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

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今案白虎通及鄭
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曰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
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
秋穫禾報社祭稷考毛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
耜秋報社稷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
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小雅甫田以社以
方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合之
援神契所言是秋亦社祭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
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
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
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
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
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

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
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
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
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
至貴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
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
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
召誥用郊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牛二也又云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
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黜絶故云
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
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
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

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
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
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
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
土社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
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
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
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
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
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
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
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地可以

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何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上官之名耳劉注又引荀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鄭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禮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祭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

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列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錫瑞案陳氏引證甚晰茲刪取其要今考經說按之經傳皆合古左氏說扞格難通鄭據今文駁古文義已彰灼馬昭答王肅仲長統答鄭義皆足證明鄭義鄭駁異義王

蕭無容不見乃猶拾古文之餘唾強詞飾說不知何心
道典引王肅云句龍周棄並爲五官故祀爲社稷按所
據左氏傳云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故曰伐鼓於社責
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
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案上公用稷二
說即異義所云鄭君所駁者也杜佑評曰按公者尊稱
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爲上公
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曰蝕伐鼓於社責陰助
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
強是以伐鼓於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爲社則不
得先五岳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無以
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
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
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杜氏申鄭亦明陳氏所引未備
茲並錄之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
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
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
身又以尊不出其國禮記雜記疏薨年案曰據下謹案文
亦許君申左氏說也故入春秋左傳類

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
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同上薨年案曰皆同言卒之卒本
謁年據校勘記改

駁曰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謙曲禮

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
於君義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
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隣國來赴書
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同上薨
年案曰又見穀梁隱三年集解引鄭君曰至末皆駁異義
文雜記上無案字有禮字寡君不祿下有敢告於執事五
字今君薨作君薨赴考終眉壽作壽考猶若下無其字短
折下無然字有痛傷之至也五字若君薨二句作若赴稱
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上無斯字言無所老幼二句作無老
無幼皆以成人之稱末句所以上有亦字餘與此同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傳隱三年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何休曰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
略也春秋經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曰不
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
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裒內也此與異義公羊說合
禮記曲禮下文與公羊同通典八十三凶禮引漢石渠
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
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
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
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
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
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
經通義曰春秋說題詞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
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名章也曲禮又曰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
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雜記曰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
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

稱不祿謙退同士之意也鄭注曲禮諸侯死曰薨云史書策辭是鄭據禮爲斷不從公羊說赴於鄰國稱薨亦不從左氏說赴於鄰國稱卒也若杜預解左氏云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范甯解穀梁云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范解本於杜之釋例此皆謂赴辭稱薨然杜則與古左氏說乖范雖引鄭駁之文其解傳非鄭義也陳立公羊義疏曰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恨時遠害不敢遷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脩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

不稱薨避魯之諱也何氏此注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雜記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錫瑞案茶甫卓人兩說皆斷許從古又不信春秋王魯之義鄭注禮自用禮說不用春秋說故於異義雖駁難亦不專用今春秋公羊說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又見左傳隱八年疏引作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蓋亦疏約異

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含止共稟穀而已何氏已陰破許君之疑陳立義疏曰按周初兩都並建地方達觀以四井爲邑計之倘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鮀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衞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又釋注曰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

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六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
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
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
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
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
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
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
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四十人加燕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
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
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案陳疏公羊立說圖活足以
解討君不足以容之惑鄭君注禮不盡從公羊說故於
異義卿得世不堯年案曰今本注疏奪不字衍又字又當
是不之誤王氏復陳氏壽祺輯本并有不字今依之公羊
說尹氏齊彗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穀梁說下有云字賢路
大夫得世祿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毛詩文
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毛詩文
王疏堯年案曰齊下本衍氏今省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
下無專政犯君四字經讖上無故字尹氏下無齊字崔氏
下有是字左氏下有古春秋三字不下無得字采下有地
字而有之而作如復下無升字無故傳曰十一字餘同
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堯年案曰此
三字據易補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
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
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
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

者亦得世世在位箋書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
之命有所不絕者是鄭以世祿其常有功亦得世位與
許微異王制正義云鄭不駁指世祿言左傳正義又引
駁義云則據世位也公羊何氏解詁曰禮公卿大夫
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
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
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陳立義疏曰繁露王道云觀
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
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無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
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
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
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
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鄉有留
家之義女生外嫁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效

也引異義云云曰三傳之說大恉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無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錫瑞案哀氏孔氏陳氏發明公羊與許鄭異同可謂晰矣而春秋之義猶有未盡夫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本非專用周制今春秋公羊說有今文家說禮制與古文家說禮制小異而實可相通者亦有說春秋新王之制與古文說周制全異者許君異義專據古周禮左氏說於春秋微言大義全所不解如此條云周制世祿固是然未知公羊譏世卿乃夫子深念當時世卿之獘欲爲後王立法去此獘端蓋有廢世卿行選舉之意後世用選舉法是從春秋法也公羊左氏說本非周制不得以周制編之諸家但以世祿世位屑屑致辨而春秋之義尚未發明故特著之於此其餘言公羊左氏者可以隅反穀梁譏世卿不見於傳尹氏卒集解曰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疏云譏世卿設文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而據異義則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此七字惟曲禮疏有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天子王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禮記哀公問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大明疏禮記曲禮疏左氏傳桓八年疏哀公問曰下無窮人願有言然六字孔子下無愀然作色而五字以爲天地下無宗廟社稷四字又無君何謂已下二十一字末句同曲禮疏引作文王迎太姒親迎于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之禮作故不親迎曲禮疏引左氏說作天子不親迎使上卿引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上承禮戴說天子親迎句左傳疏引異大明疏同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穀梁桓八年集解堯年案曰又見通典禮十八集解引左氏說祭公上有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十一字文重節去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禮記哀公問疏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故無親迎之禮句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親迎通典禮十八堯年案曰通典引此上承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句

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禮記哀公問疏

駁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矣堯年案曰穀梁集解引作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堯年案曰集解無此六字疑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堯年案曰集解作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堯年案曰集解宗廟下有社稷之三字非天子則誰乎毛詩大明疏堯年案曰集解宗廟下有社稷之三字解引同又見左傳桓八年疏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此七字惟疏無太姒之家十二字于渭下有嬪字卽天子親迎明矣作卽天子親迎也天子雖下無至字猶夫婦也之猶作則哀公問曰下無窮人願有言然六字孔子下無愀然作色而五字以爲天地下無宗廟社稷四字又無君何謂已下二十一字末句同曲禮疏引作文王迎太姒親迎于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哀公問疏引作太
祖之家在渭之濱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
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
天子則誰乎皆引者刪約駁義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哀公問正義曰如鄭此言從公
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
西伯耳以左氏說爲長鄭駁未定春秋左氏傳桓八年
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
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
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
子禮也且鄭元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
爲天子二三其說自無定矣壽祺案公羊桓八年冬十
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
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
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
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
故譏之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
非禮也然則何氏不以爲天子必親迎與異義公羊說
異錫瑞案白虎通嫁娶篇曰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
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
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
舟爲梁不顯其光是班氏以爲天子必親迎與公羊先
師說同引親迎于渭爲天子親迎之證與鄭駁義說同
公羊隱元年紀履繻來逆女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
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據
春秋之義譏不親迎又謂大夫不得越境逆女則天子
諸侯亦不得越境親迎可知天子諸侯親迎或當親迎
於館中與何君盡亦於此有疑故不以爲必親迎陳立
義疏引桓八年襄十五年傳與解詁曰何氏亦不以天
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
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
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尤耳以素言士之服次
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
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
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
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固侯婦之廟見而後婿見婦之父
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繼公禮記集說云
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
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
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
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形謂先王之禮敬
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
而主其婚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
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
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
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偏矣盛
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
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
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
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
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
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
其爲臆說無疑穀梁隱二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
非正也侯康穀梁禮證曰公羊亦云譏不親迎是二傳

義同也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琱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琱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望數辱之產未論于傅母之教得承執衣箕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琱亦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紕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

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禮記曲禮疏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周禮肆師疏堯年案曰疏不標異義其下稱謹按云云實異義文也引者脫去爾又振大司馬疏及曲禮疏引有左

氏說此疏闕左氏說甲午治兵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止此上承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句爲授兵於廟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疏引鄭元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祠兵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據此則異義從左氏說有治兵爲授兵於廟文也今補

謹案三朝記曰虞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周禮肆師疏堯年案曰觀謹案文知許君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疏引作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屬入疏語刪之節引此入字以治爲祠因爲作說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以治爲祠上有公羊字誤也五字文重節去因爲作說下有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二十四字亦引者刪約之辭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

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於周司馬職上有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十九字上承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句以羼入疏語刪之

疏證曰何氏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云祠兵矣詩采芑箋云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據此則鄭君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說異臧琳經義雜記曰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曰鄭元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旅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

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禂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挍勘故不爲誤本所惑陳立公羊義疏曰按何氏作禂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改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禂兵師說以爲禂五兵才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禂兵禮也又案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即禂兵之義錫瑞案史記高祖本紀曰禂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集解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禂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又封禪書三曰兵主禂蚩尤蚩尤在東平陸鄄齊之西竟也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據此則古有禂黃帝祭蚩尤之禮正以蚩尤有作五兵之功漢初猶沿用之鄭司農注周禮云其神蚩尤或曰黃帝正與漢初所行禮合是禂兵之確證史記周書山海經皆云黃帝殺蚩尤管子云黃帝使蚩尤制五兵龍魚河圖云天遣元女下授兵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雨說不同漢禂黃帝并祭蚩尤則當用黃帝使蚩尤制五兵之說不用黃帝殺蚩尤之說矣御覽引朱忠世本注云蚩尤神農臣其說更異古事茫昧傳聞異辭不必專據三朝記以駁公羊鄭駁云無禂五兵之禮據公羊說是禂造五兵之人非專禂五兵漢初禂黃帝祭蚩尤而釁鼓鼓即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舉獨對曰北鄉侯本非正統紂臣所立不踰歲

其兵器而已也

異義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黍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譏曰通典凶禮喪年案曰此下有敗文

謹案喪年條曰謹字以義增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同上喪年案曰據謹案云云亦許君從左氏義也故大左傳類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延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異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徵以何明也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異義引公羊說卽此而無子下無不廟之文寫脫耳何休曰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主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是一年不二君也疏曰案喪服不杖期章有爲君之長子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君服斬寔得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卽是發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卽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又案蔡邕獨斷云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續漢書祭祀志亦云然通典引蔡邕云見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可徒分說三陵皆宗廟典制也錫瑞案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葬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是亦用公羊立不踰歲不成爲君之義異義未踰年之君薨父不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喪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通典凶禮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在葬文公之後是既葬稱子也以漸至踰年正元年公即位是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

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貶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齊衛先君既葬而復稱名者公羊云伯子男一也餘無所貶何休云直以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于般于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已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蒙案鄭君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子共封內三年稱子故周襄王于文八年崩王文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也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若然襄二

踰年公子舍未成君而文公十四年晉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者公羊傳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若左氏之義異也文九年公羊未踰年即稱君故舍書君與公羊義異也文九年公羊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注俱繼體共禮不得異各信恩于其下鄭注坊記引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王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鄭用公羊之說則公羊家以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詞故奚齊卓子于十年死則稱君也若孝子未除喪則猶子奚齊卓子故周襄王于文八年崩王文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也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若然襄二

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時未踰年而已稱嗣者賢季子故錄之也又內諸夏而外四夷不必備責之也若左氏以未踰年即得稱爵稱名稱字稱侯則踰年後無論臣子稱君與君之自稱皆得稱爵矣桓十三年衛惠公稱侯成三年宋共公稱侯衛定公稱侯此并先君未葬曲禮疏引服虔注云明不失子道論左氏之義則既葬出會當稱本爵而猶稱子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于父若公羊未踰年稱子正合在葬之正稱也莊三十二年何注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祕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卿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暮年然後烝嘗禘於廟周禮閽人疏

謹案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改疏引作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同上堯年案曰據此則異義當有禮說也今在亡佚中矣

正義曰鄭無駁同上

疏證曰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祔時木主新入廟祔祭之引左氏說云云曰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祔遷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陳壽祺案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無暮年字孔氏正義云新主既特祀于寢其餘宗廟四時常祀如舊不廢三年喪畢新主入廟舊主當祧乃大禘於太廟新死者乃得同於吉耳賈氏周禮鬯人疏云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遷烝嘗則行祭禮是說左氏者謂禘在喪終也乃賈疏先引左氏說言期年烝嘗禘于廟與賈服解異何也賈疏以鬯人鄭注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以新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周禮鬯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矣自是而烝嘗禘之說未有兩岐賈疏誤認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前駁已具故此略之南齊書九禮志宋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諒闇議奏曰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之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跻羣主以定新主也蒙案王儉謂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阿世之論殊謬孝昭德賈服注輯遞曰服曰特祀於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遷烝嘗於廟焉案謂在寢者儀禮士虞禮注凡祔己復於寢蔵曰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於寢杜此注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遂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亦用服義也三年喪畢遷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士虞記疏曰遷烝嘗乃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木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是也引鄭注士虞記云練而後遷廟及鬯人疏云云曰若然則鄭義以祔之後主復於寢練之時主遷於廟祭即在廟是行祭於廟不行三年喪畢矣然殽烝疏云三年之喪主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議其爲吉此吉者此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賈疏以鬯人鄭注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則易檐以事相

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故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案此則練時未遷遷主即以穀梁傳云言之僅曰壞廟不曰遷廟則遷廟在三年喪畢之後是以范甯云將納新神言將則有待明非一時事矣士虞記疏云若然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之禮亦多當時通行之禮本不盡與古禮合杜氏藉以申其短喪之邪說尤不可訓陳氏李氏兩說皆正

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禮記檀弓疏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葬年然後作栗主禮記曲禮疏亦年案曰又見禮記檀弓疏節引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十七字上承虞而作主句

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何上檀弓疏引同

正義曰鄭君不駁明同許意同上檀弓疏云鄭氏不駁疏證曰曲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葬竟虞數畢后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竟虞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祖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

祭猶未與羣廟行祭之列謂暮年後烝嘗得遷行於廟乎是三年喪畢遷烝嘗乃行祭於廟服義於禮爲順杜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古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禴祀其後晉人徵朝於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寡君見于嘗酣與執燔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案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喪之事先於祭于問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惟嘗禘宗廟侯吉也王制疏云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如杜之意與三年

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丁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引異義云云曰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連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檀弓正義釋注曰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引異義云云曰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

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第九日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陳壽祺案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謚爲神給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猶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仿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按外傳云躋僖公弗

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推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傳三十三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主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孔氏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陳立曰孔疏左氏以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祔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眞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祔後即無事焉爾杜氏又欲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禮記明敘公羊左氏兩說皆可通孔疏左傳傳會杜預短喪之說並非左氏之意卓人已辨正其失矣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禮記禮器疏

謹案同左氏說同上

駁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同上

疏證曰禮器正義曰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按外傳云躋僖公弗

蔡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
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
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
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
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引公羊云云陳壽祺案
漢書中山孝王傳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
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此足明
兄弟無相繼之道矣孔廣森公羊通義曰謹案後漢梁
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大鴻臚周舉議
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躋僖
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
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
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

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爲
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
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
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傳亦
曰于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
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
弟不得以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
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
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
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王子文公則當禰僖
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
不祖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而
可乎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
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

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
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
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故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曰惠
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
上繼閔者在下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
次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孔穎達從而申
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
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
則異是謂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
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
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矣董仲舒何以謂
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
之道登僖公於閔公上不順小惡康成何爲而駁叔重
耶然則非三傳之過也是不善讀三傳者之過也閔者曰

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之明文耶而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于君一例此例自施之於服制必不可通之於廟制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陳立公羊義疏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入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爲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禰後祖恐是升僖爲昭則必降閔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爲昭僖爲穆無異何王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強錫瑞案通義之說是也卓人用其師說以申何義傳之本義似不如是經訓書院自課文有兄弟廟制異昭穆於一篇茲擇取其要曰古者廟制與後世異天子諸侯廟制與大夫士又異欲考古制當據儀禮及春秋經三傳國語之文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又曰大宗不可以絕夫既不可絕則必爲立後而爲後者不必皆倫序相當故喪服但云爲人後不云爲何人後則必有兄弟相後之事兄弟相後必異昭穆若同昭穆不得謂之相後且兄弟同昭穆將一有後一無後大宗已中絕矣不顯與經傳相戾乎春秋經曰躋僖公又曰從祀先公其後從祀其先必逆祀逆祀必昭穆皆亂若如何劭公說閔僖同北面西上則不過略移其次序何得遽謂之逆且加何說惟閔僖之序稍易諸公皆未紊亂何得以下諸公皆逆直待定公時始順祀乎然則據春秋經所書逆祀確是亂昭穆故三傳皆以祖禰父子爲言數梁傳明曰無昭穆國語亦曰非昭穆也穀梁今文說國語古文說是今古文義同皆謂兄弟是異昭穆而當時昭穆皆倒易不止略移上下次序乃漢人解三傳皆謂兄弟不異昭穆特以祖禰父子爲喻非惟遠傳且背經矣或疑三傳有誤何得三傳皆誤疑三傳爲喻言非實何得三傳皆作喻言且何范杜解三傳誤古人亦自有不誤者異義引左氏說躋僖公爲大惡蓋以爲亂昭穆故服虔說自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古左氏說不誤也韋昭解國語亦不誤解公羊者則自董子已矣之何鄭二君皆沿其誤蓋古人廟制漢時已昧其義韋元成等始定迭毀之法論兄弟廟制依古法文帝當禰惠帝宣帝當禰昭帝而元成等未議及此則已不知兄弟當異昭穆矣何怪後來諸君之昧昧乎賀循徐邈又設爲兄弟四人六人相代爲君不祀祖禰之疑近人多惑明辨後之儒者可無惑矣

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又御覽禮儀部朝聘類引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遷大夫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殘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案此所引文有錯互脫漏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以上左氏說也閏月不以朝以下公羊說也經

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當作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者是也

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同上

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識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政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同上堯典上有引字說者上有又云二字以疏語節之

疏證曰玉藻正義曰按文六年閏月云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

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引異義鄭駁云云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爲非以左氏告朔爲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注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鄭駁云云曰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

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於太廟朝享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於廟

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王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王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知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同上堯年案曰監本毛本甘譌其據惠氏棟校宋本改虛文昭云傳其當作侍其覆姓也宋本作甘誤未審孰是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喪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通典引異義不標公說據王制疏引此條駁義有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謂其傳則此所引左氏說即容說也今依通典補

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疏引此有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通典引異義不標公說據王制疏引此條駁義有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謂其傳則此所引左氏說即容說也今依通典補

喪二句文上承甘容說與通典所引文重節去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爲得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堯年案曰此五字據通典補天子於舊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伯詰之景伯詰之云靈王崩晉人不弔孔子曰王者崩諸侯奔喪自謂其傳則此所引左氏說即容說也今依通典補

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覩君父之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藩不可輒空也故分爲三部有拊死不使奔也東晉殷融議云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中卿大夫耳白虎通曰王者崩諸侯先奔者有得中未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過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王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又曰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時葬也白虎通據公羊說言諸侯奔大喪之禮莫詳於此何休解詁于隱公三年傳諸侯記卒記葬不得必其時注亦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尹氏卒傳曰天王崩

諸侯之主也何休曰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喪賀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何休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此皆公羊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同盟至此傳言諸侯奔大喪之明文也昭三十年傳游吉曰盟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正義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與公羊義同故駁異義議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攷古文尚書顧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禮記檀弓曰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于朝覲來時則經有諸侯奔喪之明文春秋諸侯失禮之事豈可以訓而杜預注左氏乃謂同軌畢至以下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其釋例又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葬之經傳也預此言與所議既葬除喪之說皆戾經蔑禮之尤者矣徐乾學讀禮通考曰當天子喪而行弔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制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於其國必不然矣錫瑞案杜預言諸侯不奔大喪以飾其短喪之邪說謬不待言然攻異義許鄭所云則漢時爲左氏說者已謂諸侯不奔大喪不自杜預始矣左氏晚出本無師說劉歆集解於杜預二人皆不忠不孝之尤者故多戾經蔑禮之言名爲左氏之說並非左氏之意許爲古文所歷動引左氏不辨是非

鄭君擇善而從其識優於許矣

異義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嘉禮謹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同上

駁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薨年案曰本謚襄以義改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同上

侯奔喪之明文春秋諸侯失禮之事豈可以訓而杜預注左氏乃謂同軌畢至以下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其釋例又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葬之經傳也預此言與所議既葬除喪之說皆戾經蔑禮之尤者矣徐乾學讀禮通考曰當天子喪而行弔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制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於其國必不然矣錫瑞案杜預言諸侯不奔大喪以飾其短喪之邪說謬不待言然攻異義許鄭所云則漢時爲左氏說者已謂諸侯不奔大喪不自杜預始矣左氏晚出本無師說劉歆集解於杜預二人皆不忠不孝之尤者故多戾經蔑禮之言名爲左氏之說並非左氏之意許爲古文所歷動引左氏不辨是非

鄭君擇善而從其識優於許矣

異義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嘉禮謹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同上

駁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薨年案曰本謚襄以義改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同上

駁六　四〇一　古鑑齋

左氏說異詳見卷八妻母之子爲君一條鄭伯伐許見下

異義諸侯未踰年不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謚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通典凶禮

謹案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增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薨卿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同上堯年案曰此亦許君申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邾同上堯年案曰又禮記曲禮疏引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證曰陳濤塗案禮記四十雜記上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正義曰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公羊閔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禘祫從先君數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爲盟主故不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通典凶禮

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與公羊異錫瑞案何氏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陳立義疏引異義與曲禮正義云云曰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藉口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爲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春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科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緦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此春秋以薄惡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

棟校宋本五下有井字今據補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左傳襄二十五年疏引賈逵注說賦稅差品與異義同是許所引卽賈逵說也

駁閻

疏證曰陳壽祺案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注井牧卽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卽黍者也後鄭注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二鄭與賈許說井牧同也然左氏說九等與周禮禹貢各有別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千里而言之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也倘書禹貢注云此鄭康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汲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萬世則許以宜生爲二名非也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已辨姓書之誤然鄧書有散宜氏又有散氏古器有周散季敦散氏或其後與孔廣林曰案曲禮二名不偏諱鄭

注引檀弓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釋之不云二名非禮則亦從左氏義也萬世美曰黃帝名軒轅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皆二名也錫瑞案孔萬二說皆不識春秋義者春秋譏二名乃孔子所立一王之法孔子以前不妨有二名如散宜生薛忽生不足以難若黃帝堯舜禹去孔子更遠矣孔子作春秋豈追譏黃帝以上乎白虎通姓名篇曰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陳立曰此文有說脫當云春秋譏二名何爲其難諱也或曰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名武庚公羊定六年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白虎通說春秋盡本公羊此必亦先以公羊說爲主或曰以下乃左氏古文說也引異義

云云曰然則左氏先師亦有譏二名之說但不以二字作名爲二名故有無常之譏也案公羊隱元年注于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主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又定六年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春秋撥亂世反之正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簡其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爲之文益治假新王之法以治天下以致獲麟若果能行春秋之法則有獲麟之應若堯時之鳳凰來儀文王之鸑鷟鳴于岐山故何氏哀十四年注云麟于周爲異於春秋爲記瑞也二名之譏亦猶是也不然文王時有散宜生蘇忿生公羊豈不知之徒以二名者過之微至定哀之際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毋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左傳昭二

以水生木故爲脩毋致子之說禮記禮運疏

駁曰

疏證曰詳見卷首稷神一條不贅

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也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引異義云云曰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龍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鳳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王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宜脩則脩母致子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未知然否脩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毋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左傳昭二

十九年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白虎至金官脩則神龜至又哀十四年正義引賈逵服虔頴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錫瑞案鄭君解獲麟不用脩母致子之說則其解龍亦不用脩母致子之說左氏說亦必駁矣

異義羣羊年案曰王制疏引承上異義文故不標異義省文也今以義增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遭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禮記王制疏羣年案曰諸侯自相奔喪禮實異義文異義固有此例也王氏復本刪去此句則公羊說遭大夫弔君會其葬不知奔何人之喪也於文爲不順矣

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王制注引左氏傳諸侯五月同盟至所謂同盟主者不必親會葬也鄭君但以證禮傳葬期之合耳或誤解爲親會葬謂鄭不從許說不宜無駁舛矣獨不思同盟主固左氏傳說耶陳壽祺案公羊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何休曰制公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奔喪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禮書此公羊說諸侯會葬之義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

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禮記曲禮疏羣年案曰據下駁義文知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于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同上羣年案曰子思上有稱字是疏所增刪之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定公四年傳四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公羊言復讎者有四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賢襄公一也公及齊人狩于郜不及齊侯諱之二也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公以復讎者在下三也定五年吳爲子胥伐楚戰于伯莒四也然子胥之事雖父不受誅以臣讎君不可以訓何休解詁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此亦曲說不如左氏之義爲正錫瑞案公羊傳亦無賢子胥之明文解詁曰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疏曰子胥不見于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駁梁疏曰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絢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于孝子不

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問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陳立曰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微殊分土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惻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棄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周禮大宗伯

疏堯年案下駁義文知鄭從公羊則許從左氏可知

駁閻堯年案曰鄭注周禮大宗伯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義與許同其於異義當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示部禘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脤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繒焉以鎮同姓諸侯此用左氏說而字作禘盡古文也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同許君義陳立公羊義疏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是祭社之器爲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別宜社者爲蜃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

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同上堯年案曰疏引鄭駁文不具其下即申鄭意云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據此則駁義當有公義之說從公羊也今亦在亡佚中矣

疏證曰公羊哀公三年傳曰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解詁曰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陳壽祺案劭公此

注爲能補傳所未及公羊通義曰傳言可者謂衛人可
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讎其父假然居位也記
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
有王父命爲可立劉瞻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劉瞻
一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劉瞻
與劉瞻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
其義言予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距
劉瞻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
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亞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
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
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
中智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謂公羊有助子讎父
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公羊義疏引異義云曰公
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

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郎鄭氏傷仁恩
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
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
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設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
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
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包氏慎言云衛輒
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劉瞻自絕
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
以處骨肉之閒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
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錫瑞
案孔解公羊義極圓足陳引包說亦通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
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
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祿

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同上
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
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堯年案曰閻氏
毛本作八百也王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
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向上堯年案曰諸侯多少
上衍而字今刪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說殷三千諸侯者逸周書殷祝
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是也又云周千八百
諸侯者即王制注所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
五千里內正義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
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漢書
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衛宏漢官儀
古者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諸侯是也尚書皐陶謨

正義引鄭元云輔五服而成之王於面方各五千里四
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
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
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即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
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
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
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泰秋傳曰禹
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
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晉百國一
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
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
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
四方百國者三封國七有畸王於圻內則子男而已春

秋左氏傳哀七年正義曰鄭元注尚書以爲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是州別千二百國也禮記王制鄭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遵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制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鄭瑞案陳氏發明鄭義甚晰淮南子曰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是漢時今文說以爲禹時亦止千八百國無萬國矣漢儒解萬國有二說今文說以萬國爲虛數古文說以萬國爲實數論衡齊世篇曰唐之萬國國增而非實者也孟堪篇曰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荒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王仲任治歐陽尚書此今尚書歐陽說以萬國爲虛數之證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

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班孟堅用夏侯尚書此夏侯說同於古文以萬國爲實數之證也今文說中國五千里五千里不得容萬國故以萬國爲虛數古文說中國萬里萬里足容萬國故以萬國爲實數鄭君所云古文說也王肅難鄭云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據今文說駁古文也此與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一條可以互證

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通典嘉禮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然則吳之太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非五屬之內是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同上

駁曰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舊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探投其文直於薨也書孟子卒而已白虎通義嫁娶篇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禮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禮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何氏義與白虎通同則白虎通亦公羊說也異義所舉公羊說當更有亂人倫同禽獸之語故謹案辨

之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詩從左氏說也通典所引異義不具鄭注坊記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是鄭亦從公羊說其於異義當駁鄭又注易同人于宗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不解爲同姓相娶與許君異義陳立白虎通疏證引異義云云曰今文家以妻妾皆不可娶同姓左氏則以非小君則不譏許氏則以同姓指五屬之內案禮記大傳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又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是鄭曰孟子卒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姓曰來左傳哀十四年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禮運疏補故麟說與公羊同也國語鄭語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不標異義其下有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云云知所引卽異義文也禮運疏引作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

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於異姓又晉語晉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焉禮記郊特牲云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云同姓或則多相褻焉又曲禮娶妻不娶同姓注爲近禽獸也故春秋干婦人繫姓不繫國亦所以防娶同姓隱公二年公羊注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是也案禮記禮言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以上有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瑞以應孔子王據左傳哀十四年疏改左傳疏引作許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釋許君案語知亦也三字西方下有兌字餘與此同

謹案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禮記禮運疏堯年案曰末二句作則不得失天下之異句又陳欽上無奉德侯三字毛蟲下無金精也三字西方下有兌字餘與此同

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上承周亡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堯年本作少從據毛詩麟趾疏改以法故天應以金獸性仁之瑞堯年案曰故下無天字據麟

駁曰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年疏哀十四年獲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公羊哀十四禮記禮運疏堯年案曰又見左傳哀十四年疏開元占經默答徵禮運疏哀十四年上有公羊說三字與公羊疏所

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公羊哀十四年獲麟此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

趾疏補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加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麟趾疏左傳哀十四年疏麟趾疏疏節引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下又引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據此駁義當又有西方毛蟲之說也左傳疏節引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十二字

異義公羊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禮記禮運疏堯年案曰此與前條所引後漢異義本文不別出此條也蓋前條謹案是申脩母致子之義左氏此條謹案是申左氏中央之義並無異說當合爲一條引者宗鄭氏駁義依文而解隨意摭拾故重出

異義文也今仍依禮運疏兩載之不敢強合竊附於不知蓋闕之義

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同上駁曰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則得無近評乎同上

疏證曰禮運正義曰按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爲脩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親家說不必牽涉也錫瑞案麟爲漢瑞詳見何氏解詁引

演孔圖演孔圖雖屬讖緯家言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立法繼周者漢即謂春秋爲漢制亦無不可麟出爲作春秋瑞應即謂麟出爲漢瑞亦無不可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大儒已爲此言不待東漢崇信讖緯之後也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韓勑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碑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主爲漢制是其明證在漢言漢推尊昭代不得不然後人多以崇信讖緯爲公羊家罪案斯昧古之甚矣左氏家不信此說故但以麟爲孔子瑞以爲漢瑞據左傳疏則異義引說左氏者即賈服穎容也左氏家以麟爲土畜又爲視明禮脩之應則兼火火與土合故爲中央陳欽亦左氏家亦以麟應孔子而來而云西方金精與賈服穎容說異左傳正義引服曰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則服又兼從陳欽說許君引尹更始劉更生說爲斷則穀梁亦同左氏說矣鄭駁異義云言於五行屬金故天應以金獸從陳欽左氏說云庶人受命於周將亡從公羊說蓋兼采今古文義不取脩母致子與麟中央乃因火土俱位南方火又生土說猶可通若陳欽以麟爲西方金精公羊說以麟爲木精西與東相對金與木相克二說必無可通之理鄭兼采公羊與陳欽左氏說不知何以通之禮疏引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似亦强解據鄭駁義似但取公羊說庶人受命以駁瑞獎不兼之義而不取公羊麟木精之說則與天應金獸不相妨矣

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此以下六條或於左傳文無徵或雜引左傳語不能定爲何年傳文也故錄於卷末錫瑞案故春秋之故即古字

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同左氏義同上

正義曰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同上

疏證曰曲禮正義曰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王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異義云云曰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案繁露王道篇曰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也語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苟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鄉子用穀梁說與公羊同穀梁疏曰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嶽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與曲禮疏義合秦薑田古者諸侯盟禮曰皆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奠王室睦隣好春秋之世諸侯不遵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之意侯康穀梁禮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覲禮祀方明爲疑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且堯年案曰當是詛字之譌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猶盟也疏穀梁傳云諾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蓋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意可謂曲賚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鍾文烝穀梁補注曰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詩傳據之許愼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按傳云不及三王三王再揚文武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為周法實屬可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晚周改作漢初采集皆富有之先儒之辨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

意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親禮設方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屢舍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太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竊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威儀棼躋盟誓頓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靈詛盟虐信堯復脩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閟王為大宰之盟而小雅言屢盟出詛矣錫瑞案侯說亦通鍾說尤正其謂司盟起周公云云似即暗引侯說而駁之則穀梁之義當從鍾氏而引左氏與周禮以難公穀者可以鍾氏之義斷之矣

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毛詩臣工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亦許君從左氏義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同上

駁曰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同上

疏證曰公羊隱元年傳解詁曰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與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已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而使歸則故曰尊敬諸侯之意也袁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既言臣為君而別言諸侯為天子明其與純臣者異其異者即不居殯宮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王者不

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者異於眾臣也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階升階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于眾臣也詩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錫瑞案駁鄭異義從公羊說故箋詩引公羊之文云於廟中正君臣之禮意尤圓足鄭注曲禮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孔疏引崔云諸侯春夏來朝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以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案此當以熊說為正覲禮侯氏肉袒牽羊入門右北面奉羊以致命天子不答是以臣禮待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說享禮是以賓禮待之先王

之待諸侯寬嚴並用情文交至以其分土而治故宜優假以禮貌也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而古禮不可復見矣

異義禮戴引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堯年案曰疏作引此郊特牲云不列原文從省也今據郊特牲補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鬱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禮記郊特牲疏堯年案曰郊特牲上有此字以疏語節之觀下謹案文亦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氏同也同上

疏證曰郊特牲注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正義曰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功德者引異義云云曰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孔廣林曰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注云不得禰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據尋常諸侯大夫始封之君亦當得立所出之廟特始封君薨之後即以言都宗人注云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注云王

夫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則據有大功德者而言是鄭同許君義也陳壽祺案古左氏說以所自出爲天謂感生帝鄭君注禮記喪服小記大傳以所自出爲始祖與左氏義異蓋本韋元成等說錫瑞案漢書韋元成傳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沈欽韓曰案經傳雖有祭祖王之文然元成等所說自是正禮錫瑞謂韋匡之說雖正仍亦專爲漢言若以爲古禮皆然則猶有未盡者王制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孔疏謂始封之君不得立出王之廟本禮戴郊特牲說而有功德特賜則亦可立本古春秋左氏說會通今古文說皆不背其義蓋亦本於許鄭彌縫可謂密矣惟是諸侯既封一國似不應至無一廟宗廟社稷皆大典禮所在有社稷無宗廟則典禮不備且諸侯與大夫不同大夫在於本國即不得立出公廟而四時助祭於公亦可稍盡孝思若諸侯雖因朝王得助祭而或間年一朝或數年一朝此數年中並不得盡祭祀之誠殊非情理之正古禮雖不可改竊疑同姓始封之君亦當得立所出之廟特始封君薨之後即以始封君爲始祖不以所出王爲始祖此之謂諸侯不敢

祖天于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說者以爲僭立固非孔疏以爲功德特賜亦屬調停之說實則同姓之國皆當立出王之廟非獨魯鄭有之魯鄭亦並非僭立也若大夫得助祭於公不得更立公廟於私家又不當與諸侯並論鄭特牲以諸侯大夫並舉其下側重大夫一邊但云三桓設公廟於私家爲非禮未云魯立周廟爲非禮也若漢時先帝遊幸郡國皆爲立廟祭祀使有司行事違神不歆非類之義而君祭於臣僕之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董仲舒已云高廟不當居遠東天壻其不當立者不待韋匡始言之也此等處當分別觀之許君異義尚欠分曉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禮記曲禮

疏

謹案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改疏作許愼引魯郊禮也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同上

駁關堯年案曰見鷖云公尸來燕來處箋以爲天地之尸與許君同其於異義當無駁也曰駁關者例見前

疏證曰孔廣林曰尸神像也天無象何以尸爲況丹朱之不肖耶郊之有尸配帝之尸耳舜郊鯀丹朱鯀孫益知丹朱爲配帝之尸非天尸矣周禮大祝大祲祀逆尸即配尸也或援以證上帝有尸說見鷖箋以公尸來燕爾君義亦與許君同錫瑞案異義引公羊說不見於傳未知所說云何孔廣林謂天無象何以尸爲其說非是古者祭皆有尸周禮家人祭墓爲尸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終祫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云禘曰舊說者蓋即異義所引左氏說也審其文義當在

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帝同據皇氏說則祭上帝感生帝四時之帝皆有尸蓋本鄭君說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禘於壇終禘及郊宗石室御覽禮儀部禘祫類堯年案曰禘上無終字據通典補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禮禘祫上晉博士徐禪議堯年案曰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三年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云禘曰舊說者蓋即異義所引左氏說也審其文義當在此故補錄之

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初學記禮部宗廟類堯年案曰又見藝文類聚禮部宗廟類御覽禮儀部禘祫類藝文類聚知古作自古周禮上無此字一禘上無五歲二字元鳥疏引三年一祫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禘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八字又禮記祭法疏鄭駁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祭也毛詩長發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閟宮疏元鳥疏禮記王制疏並引三年一祫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愼異義何休鄭駁之文不可改矣二字元鳥疏引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八字又禮記祭法疏云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今疏證曰孔廣林曰記云廋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日上食也是以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且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日就祭之何以爲敬何以云嚴鄭駁義不見故補之陳壽祺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無可考矣竊意楚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荅趙商以爲周禮也又案禘祫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書韋元成傳劉歆據國語爲說也禮緯說則云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周禮巳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遷主嘗則行祭禮是也禮緯說則云三年一禘禮記王制正義毛詩閟宮正義及後漢書張純傳所引是也許君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爲周禮則不得以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第一上示篇禘帝譽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元帝從之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曰爲周禮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自高時享於其所撰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明矣二祧歲貢於壇墠此注皆與左氏說同惟解終王不言此一證也說文既稱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解又曰周大禘疏矣通典載晉徐禪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墠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徐禪引左氏傳無此文通典載袁準虞喜

所引與此同並作左氏說然則說字譌爲傳耳或以爲左氏傳佚文則誤異義言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韋元成傳曰又見藝文類聚禮部宗廟類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閟宮疏元鳥疏禮記王制疏並引三年一祫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愼異義何休鄭駁之文不可改矣昭亦云日祭謂上食近漢亦然今改漢書韋元成傳曰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二字元鳥疏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八字又禮記祭法疏五祠便殿歲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禘然晉灼注引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閟加一祠與此十二爲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之禮行之此可考見叔孫通所倣漢儀之舊又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八字又禮記祭法疏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祫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祫一禘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愼異義何休鄭駁之文不可改矣竊意楚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荅趙商以爲周禮也又案禘祫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傳所引是也許君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爲周禮則不得以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第一上示篇禘帝譽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元帝從之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曰爲周禮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自高時享於其所撰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明矣二祧歲貢於壇墠此注皆與左氏說同惟解終王不言此一證也說文既稱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解又曰周大禘疏矣通典載晉徐禪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墠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徐禪引左氏傳無此文通典載袁準虞喜

許愼稱舊說曰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此即異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案多從左氏然猶於三歲一禘存疑蓋其愼也此二證也歲祫終禘之說本於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叔重疑三年終禘爲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愼以先王三歲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百王通義又引禮識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破之若異義謂五歲之禘爲先王禮則與禮識正合且以五歲之禘非周禮則必以三歲之禘是周禮鄭駁何爲不援周禮以攻其非轉援殷禮以伐其是乎此四證也後人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異義遂併誤三爲五并謬相仍使學者無由攷見許鄭異同之指禘祫疏數之義不可以不辨又案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

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廣喜說同周禮豈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遷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於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也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古禘

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以禘祫終始爲一說也通典又引袁準又一說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禘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乃祫之誤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以禘及功

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遞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祀祫之重無定月乎遞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氏疏云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又一說也眾說不同今以鄭說爲折衷壽祺謹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之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祼獻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故曰問祀據大宗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別此二祭

文義正同則禘祫不得爲一祭二名亦不得有禘而無祫矣周語言歲貢終王先王之謂也則歲祫終禘非周禮矣禮緯春秋說皆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炎顧雅杜預從之純引禮說以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則不得專以禘爲三年之祭矣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陳于大祖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據禘祫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韓詩內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不及親廟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議引此傳而釋之曰言一禘一祫也省于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詩周頌雝禘大祖也其詩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唯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于某公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曾子問言無虛主唯祫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尚禮酒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祫大禘小祫兼毀廟未毀廟禘不得總陳昭穆矣周禮言祭於大烝周書言登於明堂則禘祫皆功臣與祭矣喪畢之禘出劉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爲三年即禘一以道禘則禘鄭以春秋據之定爲喪畢先祫後禘其精密實勝諸家錫瑞案許君所據者古春秋左氏說也鄭君所據以駁許者今春秋公羊說也閟宮疏引鄭禘祫志曰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諦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

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據此是鄭兼引古今文說而從公羊說爲正不從左氏說也詳見所著魯禮禘祫義疏證左氏說日祭月薦金鶚富辨之曰日祭月祀之說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既夕禮云燕養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養平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污垢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寢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食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祭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爲即下室之饋食也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且此爲喪禮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舍日平可知國語日祭祭於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於朝廟春

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祭祀矣案金氏之論甚正茲摘錄其要足見左氏說之傳會不經故鄭作禘祫義從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爲正而不從左氏歲祫終禘之說也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毛詩生民疏駁異義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同上

若從左氏義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同上

駁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

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堯年案曰毛詩注疏校勘記引浦鏜云感下當脫生

字是也今補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娠螟蛉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同上

疏證曰生民正義引王基駁王肅曰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淑誠如肅言神靈何能令二龍而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孫毓云天道微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元龜之妖巨跡之感何獨不然而謂白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陋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錫瑞案據異義則三家詩公羊春秋今文說云感天而生左氏與毛詩古文說云不感天而生今文似奇而塙古文似正而非鄭駁異義從今文兼采古文聖人有父以圓其說其立義戊純正無弊子荀經訓書院自課文有感生帝解茲備錄之曰古者五德初起肇命民主開物成務功資聖人是以上世帝王其生皆有神異名曰天子實由感天而生月令一書漢儒以爲周公作有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之文鄭注以爲伏羲以後五人帝蓋古帝感五精之神以生生則以五行之德治天下死則以功配五天帝其時佐命之臣如重爲木官之屬亦生爲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月令有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文鄭注以爲重爲木官等五人神此如後世治河之官有功於河死爲河神初非異事孔子贊易有帝出乎震之文則忽始五德之傳並非若於緯術而妄以生帝說實不若於鄭重不出於緯書今於孔疏所引緯書之外詳攷古說以申鄭義詩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之鄭不從毛傳者誠以帝立子生商鄭箋皆以感生帝解之鄭君箋詩注禮以用虛之文必解爲感生帝而後可通元鳥古帝猶可強以堯舜解之生民之帝若解爲高辛帝帝嚳子生子何又無故棄之其說萬難強解馬融以爲遺腹已爲孔疏所駁故鄭不從毛而從三家史記補三代世表張夫子問禘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禘先生曰不然詩言稷生於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

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又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所從出史記周本紀董子繁露劉向列女傳王充論衡皆云后稷履大人迹而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感天而生許君異義雖不信感生之說而說文曉定亦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父羊宣三年傳何君解詁曰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案何與鄭同時若齊魯韓詩史公董子褚少孫劉子政王仲任王節信許叔重皆在鄭前何得如妄人言感生之說始於鄭生民詩不當如毛說則三家得詩人本意爾雅雖不盡出周公而今亦列於經其釋詩已以敏爲拇詩爾雅有明文又何得如妄人言三家說見緯不見經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豐食百姓則蟲飛反墜開元占經百二十二堯年案曰自此條以下皆異義從公羊說也故入春秋公羊類

駁關

疏證曰陳壽祺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中之下聽傳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賂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釐有貪虐取民之政故天下案何與鄭同時若齊魯韓皆異義從公羊說也

師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災卒遇晦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郡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莒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衆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貨哀公十二年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兒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晨過也壽祺謂班固

言劉向說諸蟲略皆從董仲舒說是公羊穀梁義同故何休解詁於春秋諸螽皆以爲煩擾之應與劉向合文八年螽劉以爲公伐邾取須朐城鄑何以爲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所繫雖殊然大意一也惟文三年雨螽于宋以外異書董劉說不同何氏云螽猶眾也眾死而隆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懿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此說本之仲舒閔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即指文三年事五行志雨螽于宋下稱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今傳無此文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班志蓋約傳文言之穀梁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之多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懿逃子哀奔亡國家死而隆于地故何休云螽猶眾也死而隆者象宋羣臣

相殘害也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蟲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義何錯之有平疏引鄭釋廢疾如此是鄭意以穀梁文三年傳與公羊義同不從劉向也又公羊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何氏曰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此注亦與前解諸傳言煩擾之應異徐疏引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冬踴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然則何氏蓋取春秋說而廣之錫瑞案陳說甚詳公羊說后夫人專權即指三世內娶傳二十五年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曰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妃族禍云鼠小

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忘憯曾飢逐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浪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何氏郎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貪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

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孔廣林曰經云改卜且云又食則所改卜之牛非已有災可知答人君者答其不敬以數召災耳公羊說非也錫瑞案經云改卜云又食說公羊者必無不知公羊說當以又食答在人君斷句下云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當別爲一義謂此乃改更又食答在人君不敬若並不改更者義與此通蓋推廣言之故曰議通於此也孔駁公羊說非是

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禮儀部郊上

駁曰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明堂上有引字以疏語節之明堂下無位字據禮記篇目補此條駁義審其文義當次於前條之後蓋鄭謂魯之郊天雖用周正建子之月不與天子郊天同月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正以破異義上辛與上丁不同之說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尚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公羊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又案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牲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卜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後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

襄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與左氏意違正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日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耳何休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與異義公羊說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鄭箴膏肓駁異義所本又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應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多王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祭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日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上皆爲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弔禮俗未嘗相變而弔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正義又引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元同周禮圜丘服

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報祭脫衮著大裘象天蔡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圓鍾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郊禮諸說不同今攷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春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周正建寅之月此周禮也魯郊轉卜三正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啟蟄而郊故也是時魯既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爲斷以正其失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杜預釋例謂左傳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常得其眞預又以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之不審鄭康成之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最爲得之郊特牲正義曰穀梁傳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

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祭篇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郊事對曰古者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郎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何君之義本於董子與異義引公羊說合公羊說分別周郊用丁不卜魯郊用辛卜從乃郊其如此分別者正以尚書丁巳用牲于郊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也鄭駁異義似以魯用孟春本與天子不同非但丁辛之異其改卜後月者因不吉乃改卜也

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禮記曲禮疏

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同上

正義曰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許氏說文稱易孟氏異義引遯九三係遯畜臣妾吉爲諸侯守社稷之義當是孟氏說鄭君注曲禮引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用公羊說錫瑞案曲禮正義引異義云云曰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孟子告滕文公曰舊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引昔者太王居邠云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與孔疏分別公羊左氏之說相合詩辭正義曰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可以遷徙哉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禮記檀弓疏堯年案曰此與下條於公羊文無徵故錄於卷末

駁曰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同上

疏證曰檀弓郯子卒定公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言諸臣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正義曰鄭此云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孝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公羊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解詁曰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陳立引異義云云曰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弒父之母者夫妻以胖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

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公羊成十五年疏

駁關

疏證曰公羊成十五年傳解詁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者謂立之爲君而已豈謂作世子之子乎劉逢祿解詁箋曰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敖則嫌於敖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公羊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陳立公羊義疏引舊疏引異義云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氏援據非又隱元年義疏曰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法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禮記曲禮疏

謹案同左氏穀梁說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同上堯年案曰論語上有以爲二字疑引者之詞節之自此條以下或從左氏穀梁說或從左氏公羊說或雜引左氏公羊穀梁說未有定論故入春秋三傳總義類

駁曰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實聖乎同上堯年案曰疏云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蓋亦疏約駁義語今於論語上節去力於王室者死更追錫之若後世哀策在古則高圍亞

以字仍錄論語以下十九字與下設言死云云意指相合也

疏證曰公羊解詁曰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公羊通義曰謹案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其實公羊義疏曰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眾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證也集解曰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諡錫瑞案據解詁則三傳義同皆謂孔父是字惟異義所引公羊說以爲孔父是名與解詁不合然亦無貶孔父之文而杜預乃以孔父稱名爲身死而禍及其君罪案貶忠義而崇篡弒大乘春秋之旨又與異義所引左氏說不符不可用也許君從左氏穀梁說不誤必引論語爲證則迂遠不近理故鄭以實死未葬駁之

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說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通典吉嘉禮

駁曰

疏證曰孔廣林曰諸侯即位而即錫命禮也故詩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其生有勳力於王室者死更追錫之若後世哀策在古則高圍亞

圉死爲追命矣於禮無乘當從左氏陳壽祺案白虎通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今穀梁無此文據異義所引則穀梁說也錫瑞案穀梁傳曰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是穀梁譏錫死者有明文特非禮與不正文稍異耳公羊傳但云其言桓公何追命也解詁曰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公羊義疏曰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

異義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改原引作許愼曰也緟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開元占經亟星不見堯年案曰開元占經所引文當不具此或係謹案文亦未可知也故入三傳總義類

駁曰堯年案曰原引作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不見者諸侯乘堯年案曰當從穀梁集解引作棄天子禮義法度又夜明象諸侯既然將彌大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穀梁莊七年集解引鄭君曰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也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錫瑞案董用公羊義劉向用穀梁義劉歆用左氏義三傳略同可以互證臧琳曰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也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

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案經例生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从矣不得仍其生稱楚女齊媵之說疏引春秋說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皆云然而經無其文則左氏公羊皆非穀梁得之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傳曰禮也公羊隱元年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穧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于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爲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歸皆稱夫人惟隱之母聲子以不備禮稱君氏哀之母定姒傳不言爲嫡爲婢杜預謂是定公夫人案傳於定十五年姒氏卒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於葬定姒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若姒氏是嫡何得不祔據此則姒氏亦妾母明矣此左氏之義也公羊則成風外仲子頃熊定姒皆妾母傳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子氏頃熊定姒皆妾母傳於天君也於姒氏卒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若齊歸傳但曰昭公之母而何休以爲襄公嫡夫人此公羊之義也穀梁則成風外仲子頃熊定姒定弋皆妾母而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妻齊歸亦不言爲嫡爲姊案經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襄不宜獨闕則傳當以齊歸爲襄嫡夫人也定公世亦無娶夫人之文何以知定弋爲妾卽以弗夫人知之也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容獲麟之前尚存此義

庶子爲後爲其母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

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呂太后賊害三趙尊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祚胤延存至今其上薄太后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祕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亦見續漢書祭祀志然則王莽以前配食高帝者猶呂后耳光武始廢之非自文帝也儒宏漢舊儀曰宗廟大祫設左右坐高祖南面高后右坐此爲呂太后也應劭漢官儀曰北郊壇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皆在壇上此爲薄太后也劉逢祿公羊解詁箋曰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

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墜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醮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堯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僭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辭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紀事諱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爲命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

孝文太后崩毋以子氏知薄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薄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陳立公羊義疏曰今按劉說非是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疏引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卽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

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私尊厭於父不聞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伸晉范宣荅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卽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爲母子尙爲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讓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適母言矣庶子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徹蘸齊歸定姒皆書夫人小君不書者惟哀母定姒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襲自珍春秋決事

比曰隱公之母書夫人子氏薨僖公之母書夫人風氏薨書葬我小君成風皆滕也而春秋夫人之捉筆子曰主地法夏而王母不以子貴主天法質而王母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母不以子貴周文家也穀梁氏不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于周而爲之說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于春秋而爲之說漢亦質家也尊薄太后廟貪禮也故襲自珍援以比春秋鄭氏不通春秋不得據周法難漢質家法錫瑞案穀梁之說雖正而公羊春秋之義變文從質母以子貴不必同於穀梁異義引公羊說與繁露合是先師舊說不誤劉氏必欲強改公羊以合穀梁謂繁露爲俗師竄改殊嫌專輒鄭君從穀梁說又不欲背公羊引漢事證春秋亦屬調停之見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以爲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蔡懿皇后雖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李憲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義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黜后既廢光武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議者從之案臧氏之說直捷了當漢立薄后實以無配之故非必用春秋之義也

說見前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公羊文六年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公羊說云審其文義當在此今補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公羊說君自會葬句

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同上堯年案曰同姓也上有許以爲三字疏約義也節之

駁曰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同上

疏證曰王制正義引鄭駁云云曰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愼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二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錫瑞案鄭用左氏義已詳孔疏公羊說傳無明文僅見文六年疏文六年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解詁曰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據公羊義夫人與君尊同似皆當君自會葬故異義引宋共姬事以爲諸侯夫人喪當卿弔君自會葬之證然宋共姬本魯女逮火而死

又春秋所賢而錄之者故公羊說以爲會葬公當自行疑是春秋特筆如此未必他國君夫人薨皆然異義引公羊說不詳耳若諸侯薨君會葬夫人薨君又會葬則不遑國政誠如許所議矣

異義公羊以爲鸛鶇夷狄之鳥穴居今來巢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周禮攻工記疏引書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公羊昭二十五年疏攻工記引書所無也下有彼注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二十四字蓋引左傳舊注非異義文也節之公羊疏節引公羊說云鸛鶇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十六字

謹案從二傳同上

駁曰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二國同上堯年案曰又見公羊昭二十五年疏引作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鶇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

疏證曰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鶇猶攜欲且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疏引異義云云曰以此言之則知非中國之禽者謂是夷狄之鳥而冬官云鸛鶇不踰濟鄭氏云無妨於中國有之何氏所不取也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所有此同通義曰中國國中也鸛鶇不踰濟鄭注鸛鶇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鶇來巢傳曰書所無也周禮音義作鸛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何氏明言鸛鶇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公羊疏引春秋運斗樞云有鸛鶇來巢于榆緯書多用公羊說左氏考工記注鸛鶇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鶇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所有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集解曰鸛鶇不踰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鶇爲夷狄之鳥說則鄭義得通於二傳鄭據考工記故云爾陳壽祺案孔氏補注曰孔廣森說公羊曰中國國中也文孟案如孔氏說則鄭義得通於二傳鄭據考工記故云爾陳壽祺案陸氏左傳音義鸛其俱反穢康音權本又作鸛公羊傳作鸛音權徐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考工記鸛鶇不踰濟鄭注鸛鶇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鶇來巢傳曰書所無也周禮音義作鸛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何氏明言鸛鶇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公羊疏引春秋運斗樞云有鸛鶇來巢于榆緯書多用公羊說左氏考工記注鸛鶇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鶇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

昌宗周禮音稚康左傳音階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其引異義公羊說鶡鴡爲鸛則誤由近刻穀梁舊本亦有作鸛者音義以爲音灌灌與權聲近然諸家皆音權則此灌亦當作權范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義同公羊錫瑞案作鸛者古文也三傳文字不同說解亦異不必強合爲一如左氏說鸛鴡卽考工記所云鸛鴡不踰濟今謂之八哥鳥所在有之特在古時不踰濟不當踰濟而東故曰書所無也如公羊穀梁說鸛鴡並非鸛鴡乃夷狄之鳥不當來中國今中國亦不聞有此鳥蓋海鳥爰居之類也說公羊穀梁者皆不引考工記何君解詁亦不引考工記解詁一書未嘗引周禮

一字可見漢儒顓門家法之嚴鄭君是通學非顓門其駁異義蓋從左氏踰濟而東云云雖不明引考工實卽考工不踰濟之說與公羊穀梁說夷狄之鳥適乎不同孔巽軒陳卓人皆欲和同鄭義以解公羊故從舊解不從徐疏然三傳各自爲義不必強公羊以合左氏亦不必強何以合鄭據公羊解公羊當從徐疏之說疏謂何氏不取鄭注甚是卓人乃以疏爲非謂何氏並無以鸛鴡爲夷狄之鳥說然何氏亦未引考工不踰濟之文何以見其解中國必是國中而非與夷狄相對乎陳恭甫引各本異同甚詳然三傳文義不同自漢以後家法不明容有後人牽引改變之失鸛鴡鸛鴡判然兩物不當混合爲一依公穀義當作鸛今本穀梁作鸛者誤也依左氏義當作鸛古本左氏有作鸛者亦誤也不必據陸德明音義謂各本皆當作鸛

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亦案曰惠氏棟校宋本禮記注疏有雨字今據補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禮記王制亦案曰三傳說皆定十五年傳文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春秋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公羊傳而不克葬者何難乃者何難也何休曰禮卜葬從遠日雨不克葬者何難也何休曰禮卜葬從遠日雨不止從近日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徐邈曰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此三傳異同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曰喪事先遠日禮記十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合鄭注王制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此鄭從左氏說禮不行庶人之義也而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王制正義解之曰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也錫瑞案穀梁之說似不近情理鄭釋廢疾有此一條則何劭公當有難穀梁云云借乎不傳范引徐說舊解曰疑之疏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

而行可知也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也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者五百人安待觸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葬爲雨止喪事不以禮制也上文云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明爲雨止則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乎又且范引徐邈之注不言其非則是從徐說矣何爲述范義而違之哉孔廣森曰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壙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極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鍾文烝曰此孔氏因徐注楊疏而加詳又略本王制正義之說以通之哉孔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壙合左傳王制之文也引異義云云曰許因論語云死葬

之以禮以爲以雨而葬是不行禮何休注亦同孔廣森欲通之於穀梁乃取徐邈說指已發在路不別人君人臣又據王制文謂士以上皆爲雨止則庶人雖未發亦不止皆不合先儒所論竊嘗論之王制左氏說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說兼及卿大夫其言已歧異矣王制下文言喪不貳事亦屬庶人而穀梁此年傳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爲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爲記述之疏謬而左氏公羊皆未可用許慎何休鄭君孔穎達及穀梁舊解皆失之也雨有甚不甚葬有已發未發之別傳但大概言之謂葬既卜得日於禮無止止則以爲非制耳徐注楊疏孔廣森亦皆失之也錫瑞謂楊疏鍾注駁舊解及各家說以申穀梁疏不駁傳例固如是然穀梁之義究未能申毛奇齡曰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

設備何用雨阻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幹葛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輴紼碑窆儀注既繁廠葆茶屋功力復頤定非唯蓋荒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備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苫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陳立曰按伯民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請發引至于壙天子諸侯亦不爲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啟以前雖庶人亦爲雨止不得責其備禮也案二說辨徐氏強說孔氏牽引之失甚晰而必欲迴護穀梁亦與異義引穀梁說不合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入聘四朝再會一盟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此以下四條襍引公羊左氏說皆於經文無明徵故輯錄於後

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同上

駁曰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同上堯年案曰疏引駁義公羊說迄非虞夏及殷法也句止與下所引周禮大行人云云各爲一條周禮大行人上有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十一字今審其文義定爲一條而刪三年聘以下十一字蓋疏釋彼注依文而解義各有取故

引有詳略無異指也

疏證曰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虞云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隱立義疏曰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偽諸侯邦交之禮其實天子與諸侯同也引異義云云曰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傳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虞夏之禮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戴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狩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間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荟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陵弱眾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左傳昭十三年傳正義曰計此十二年間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嶽之下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嶽間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

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荟周公成王之時酌自有此二法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爲文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文十三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正義曰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元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荟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

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自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所以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遭時制宜非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錫瑞案陳卓人申公羊之可信義據通深孔疏申左似亦明知其不可信特疏家例不駁傳故依違其辭耳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尚書大傳孝經說同是今文家皆以爲古制即如左氏說以爲文襄之制亦文襄沿用古法耳鄭據古周禮左氏說以駁今文未免門戶之見而謂左氏說歲聘間朝說無所出又謂不知何氏之禮則所見甚精左氏一書所云禮多當時通行之禮所云古制亦即春秋時前數十百年之制非夏殷亦非周禮也文襄創定諸侯朝聘之數亦必託於古法加以損益故其法或與古合或與古不合左氏傳亦自有前後參差之處則由間代之後又有斟酌變通孔疏明知霸主因時制宜傳言古制在文襄已改之後則亦已見及此而解歲聘間朝知與周禮不合無可引證乃引僞古文周官以佐其說則欲申傳不得不勉强求合也李貽德賈服注輯述閒朝以講禮賈服以爲朝天子之法謂上云歲聘此云間朝若從聘歲間

之似爲三年一朝古無其制不知歲聘者包比年三年言之則朝者是五年之朝耳魯語曾閱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引賈侍中曰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是貢賴間朝當以五年一朝此其證也錫瑞謂如李說則當爲十年一會二十年一盟爲期似太濶遠與異義引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不合異義所引必貢服舊說恐不當如李說也然則鄭以公羊王制所云五年一朝爲文襄之制未合若以左氏所云歲聘間朝之屬爲文襄之制則正合矣向書周官孔疏謂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不知平邱之會叔向專言示眾示威與管仲招攜以禮懷遠以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圜如璧雍之以水示圜言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臺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

沼毛詩靈臺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肆師疏初學記居處
部臺類御覽居處部臺類肆師疏節引公羊說天子有三
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圜臺所
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圜臺
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初學記御覽引與肆師
疏同但無左氏說十三字
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堯年案曰毛詩
注疏校勘記云閩明本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
以句絕無以正之同上
駁曰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
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
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

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
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圜也沼也同言
靈於臺下爲圜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
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
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同上堯
年案曰禮記王制疏引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
禮器疏引駁異義云三靈皆同處在郊後且謂爲西郊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說辟廱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
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
學殷之制又云東序瞽宗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
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
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也駁異義
義並無殷制二字何必強引王制注以解駁義從其說
者而亟強改其不誤者以同誤乎古者國中地狹大學
辟廱人眾三靈有圜沼占地甚廣斷非國中所能容鄭
宜以謂殷制變於夏周變於殷制不知鄭駁異
制言之王者相變之宜謂殷制變於夏制不知鄭駁異
由學制不明在國在郊之說不定也陳氏謂此專以殷
自崔靈恩所見之本已誤致近段顧諸人啜啜不已皆
學殷之制又云東序瞽宗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
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
在郊之說啟之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後且謂爲西郊
制天子曰辟廱顯背然其誤亦自大學小學或在國或
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不但與鄭義不符目與王
年案曰禮記王制疏引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又禮記
制紛亂不明熊氏文武猶用殷制云云已屬強說劉氏
於上庠云故以爲四代相變後儒誤執注義遂致學
王者相變之宜鄭意蓋謂王者以小學大學在
西郊爲王者相變之宜鄭意蓋謂王者以小學大學在
經先後不符者甚多學者當分別異同從其是者而辨
其不是者不必勉強回護鄭解辟廱大學當以駁異義
說爲正大學在郊即辟廱與三靈同處在郊不在廟引
王制與詩爲斷極塙且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制與王制注不同王制注蓋奉於下文有虞氏養國老

國在郊相變未嘗云夏殷周三代相變或在國或在郊
也鄭駁異義不云殷制蓋以三靈辟廱在郊爲三代通
在郊之說啟之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後且謂爲西郊
自崔靈恩所見之本已誤致近段顧諸人啜啜不已皆
由學制不明在國在郊之說不定也陳氏謂此專以殷
制言之王者相變之宜謂殷制變於夏制不知鄭駁異
義並無殷制二字何必強引王制注以解駁義從其說
者而亟強改其不誤者以同誤乎古者國中地狹大學
辟廱人眾三靈有圜沼占地甚廣斷非國中所能容鄭

云在郊不易之論惟云在西郊不云在南郊則鄭以辟雍太學三靈同在一處而明堂別在一處其說微誤漢立辟雍明堂不同處後漢紀注引漢官儀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鄭君習於時王之制以爲古制亦然其實太學即是明堂中學在明堂之中其餘四學在明堂四門之垜門外環以水爲辟雍三靈亦同在此處惟太廟在國不同處明堂宗祀文王亦可云文王之廟而不得竟以爲太廟異義引左氏說靈臺在太廟之中今見於類氏釋例云肅然清靜曰清廟行禘祫序昭穆曰太廟告朔行政曰明堂行饗射養國老曰辟雍占雲物望氛祥曰靈臺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其說以爲明堂辟雍可以行禘祫序昭穆是直以爲國中之太廟矣雖屬誤解亦本古制阮文達明堂論曰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

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沿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馘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

爲主通典吉禮堯年案曰又見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引今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主春秋左氏傳曰堯年案曰春秋上有許慎據三字以引者之辭節之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通典吉禮堯年案曰又見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引今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主春秋左氏傳曰堯年案曰春秋上有許慎據三字以引者之辭節之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九字

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周禮小宗伯疏祭法疏節引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十三字小宗伯疏節引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八字又御覽晉束晳高祿壇石議引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九字

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通典吉禮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左傳哀十六年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檀弓疏祭法

疏檀弓疏引孔慱祭所出君故有主九字祭法疏引鄭駁異義從公羊說下又引鄭云孔慱祖主者祭其所主之君爲之主耳攷許鄭皆以爲大夫士廟無主此易爲駁之蓋以許君據左氏傳未有定說故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慱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今攷孔慱反祔於西圖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衞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慱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東帛蒼得無誕乎通典載徐邈說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並辨大夫士有主義證甚明具錄如左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慱反祔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案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覩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極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而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慱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祔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何爲之不釋況臣開君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錫瑞案陳氏此說惑於後世俗見未能深知古禮古者祭必立尸天子諸侯祫祭不止一尸故立主以分別昭穆大夫士不祫享故不立主許引古義甚明許鄭皆引儀禮公羊卿大夫士無主許又據左氏傳孔慱反祔疑爲有主故鄭以出公之主駁之孔疏以爲非出公是僭爲說尤明塙然則大夫士無主甚晰可證爲有主者惟左氏疑似之文耳陳氏乃據

何氏解詁引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爲證
案今士虞記無此文姚鼐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
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是也若謂必是士禮則記
明云刻而謚之古惟天子諸侯有謚春秋時卿大夫有
謚已非古制士安得有謚乎何君解詁文云蓋爲祫祫
時別昭穆也以爲祫祫別昭穆故立主正與異義引公
羊說卿大夫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可以對勘古惟天
子諸侯有祫祫卿大夫止可干祫及高祖士安得有祫
祫乎異義引公羊說以爲無主故何君解攝主而往爲
攝行主事則何君必不持大夫士有主之說且解詁於
作僖公主又何必引士禮解之陳氏強摘其文以就己
說即一謚字已萬難強解矣魏志引逸禮眞僞不可知
如有明文許鄭何以遺之許欲證大夫士有主之說專
引左氏疑似之文不引逸禮徐邈持大夫士有主之說
尤力亦但引左氏之文改公羊之注不引逸禮然則逸
禮乃兩漢晉人所未見而至北魏始見殆難信也許引
東帛結茅爲公羊說鄭引特牲少牢束帛結茅今儀禮
無此文蓋漢經師說禮有之如其說當即以束帛結茅
代木主鄭注禮明言大夫士無主斷無歧出有主之說
然則鄭注郊特牲直祭祝于主引特牲少牢必即以束
帛結茅爲主矣注特牲饋食禮祝在左云釋辭于主亦
即以結茅爲主矣迎尸之前祝之祝主人之拜無主即
有尸無主何以爲別不知天子諸侯祫享昭穆不止一
尸故以主別之大夫士止一尸何患其無別乎此正天
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主之義徐氏並不解此宜其臆
度以爲大夫士有主矣魏志全襲徐邈之說惟多引一
眞僞不可知之逸禮耳說古制當依古義單文孤證非
可偏據大夫士無主當從公羊儀禮之明文不當從古
所不見之逸禮當據許鄭大備之舊說不當據晉魏後
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
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案此行禮之時無主并無尸
禮云祭于苴則祝之祝當祝於苴主人之拜亦當拜於
苴矣祭于苴近主道故或有苴主道之說鄭雖不從其
說而士虞之苴與少牢特牲饋食之束帛結茅實可以
互證皆無木主而代以安神也若云少牢特牲未迎尸
無主則何祝何拜然則士虞未迎尸無主又何祝何拜
乎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而後就舍據此
則天子諸侯無遷主可以幣帛皮圭代主豈大夫士無
主不可以束帛結茅代主乎謂許鄭不足信豈孔子之
言亦不足信乎徐邈引公羊注不知誰氏之說與異義
引公羊說顯背公羊傳云攝主與曾子問攝主同義當
從解詁不當別有異說徐云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
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是直想當然爾之
說豈可憑臆解經異義曰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公羊解詁五經要義說同皆不及大夫以下如大夫士
有主以天子諸侯之例降殺以兩則大夫當八寸士當
六寸以古尺準今尺士主不盈四寸豈復成主故諸書
皆不云大夫以下主之形制是大夫士無主明矣徐云
有尸無主何以爲別不知天子諸侯祫享昭穆不止一
尸故以主別之大夫士止一尸何患其無別乎此正天
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主之義徐氏並不解此宜其臆
度以爲大夫士有主矣魏志全襲徐邈之說惟多引一
眞僞不可知之逸禮耳說古制當依古義單文孤證非
可偏據大夫士無主當從公羊儀禮之明文不當從古
所不見之逸禮當據許鄭大備之舊說不當據晉魏後
于苴三注云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
祭注云此祭祭於苴也又云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

出之游談茲舉陳說一一駁之學者可無惑已秦蕙田
五禮通攷不信大夫士無主之說以爲謬戾不然案通
攷一書沈溺俗說多違古義蓋無識焉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禮郊特
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堯年案
曰郊特牲疏止云引此文無禮郊特牲以下二十二字從
省也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
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禮記郊特牲疏
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
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同
上堯年案曰據謹案文許或從公羊或從左氏未有定論
故入三傳總義類
駁曰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
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毛詩振鷺

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毛
詩陳譜疏堯年案曰疏止引此二句審其文義在此今據
補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
夏殷之後禮記郊特牲疏堯年案曰疏引恪者敬也上有
所存二王之後者詰自行其正朔服色句與振鷺疏同又
續漢百官志注引鄭元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
天子禮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
其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
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云云則鄭不乘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
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陸元輔曰竊案三恪
二王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
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虞祀則陳近矣何以

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杜解左傳悕字同鄭義以陳合杞宋爲三悕不但與鄭義異與異義引左氏說亦異唐天寶議從之鄭君已駁之矣崔靈恩申鄭義甚塙當以崔說爲正異義引公羊說見繫露三代改制曰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公羊隱三年傳解詁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顧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漢書劉向傳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于政習穀梁說亦與公羊同

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天子喪諸侯之義未論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通典凶禮二又禮二喪年穀梁說亦與公羊同案曰此亦春秋總義也故錄於三傳總義之後

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公義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同上

駁曰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緇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同上襄年穀梁隱十一年疏引

許慎鄭元皆以爲天子喪葬諸侯親奔疑謂此條約義也疏證曰公羊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解詁曰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陳立義疏引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又引異義云云曰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胜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弔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又白虎通疏證曰案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服謂君在之世子也父沒卽稱子某自不得援爲世子不服之證曾子問云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葬而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彼所記雖諸侯大夫之禮然君父之義臣子之情上下一也大夫於諸侯薨既不敢以私喪廢公而謂諸侯於天子得晏然依踰年後乎諸侯既設以嗣子言之則父以天子言之則固臣也其視大夫之不世更殊矣然則嗣君於父母之喪既引及葬而闇天子崩者自宜遂

事而後敗服拓髮而往則凡未引在殪後者皆得奔喪
明矣錫瑞案公穀二傳不同許從公羊鄭從穀梁當以
公羊說爲正陳卓人引曾子問大夫於諸侯之禮以證
諸侯於天子比例甚精可謂讀書得間

異義穀梁說云隕石於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
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
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穀梁僖十六年疏堯年案曰范甯
集解引劉向云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
落異義所載穀梁說與劉向同義故疏既引異義文又引
鄭君駁義文而鄙斷以己意曰是二說與劉向合耳據此
則鄭從穀梁許君或從公羊或從左氏疏引不具無明文
以知之故附錄於三傳總義之末

駁曰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
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同上堯年案曰

據異義文是解隕石之義據駁義文是解鷁退之義疑異
義原文又有鷁退之說也引者不具爾

疏證曰陳壽祺案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
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
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
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而反下也石與金
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
反退也其色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
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
寤明年齊威死代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
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
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范甯穀梁集解引劉向
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鷁陽也
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也此與班志所引向說

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
宋襄將得諸侯之象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
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
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吉凶由人然後陰陽衝
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
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尤而五石隕
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
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
陰象君臣之私鬬也賈氏說本劉歆鄭君駁異義從公
羊穀梁家董仲舒劉歆舊說而不從何休說其言得諸
侯之象亦兼採左氏說錫瑞案此條文義不完無以攷
許鄭異同姑錄陳案不別贅一說

異義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謔歌相感今風故云鄭聲淫禮記樂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初學記樂部雜樂類無今論說三字鄭國下無之爲俗三字又無故云鄭聲淫五字左傳說堯年案曰此三字亦據樂記疏疏引此即接引煩手淫聲云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初學記樂部雅樂類堯年案曰此即左昭元年傳文也當在左傳說之下樂記疏引不具爾今據補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蹤躅之聲使淫過矣禮記樂記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解論語也故入論語類

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同上鄭詩上無謹案二字有今字餘與此同下又引鄭衛之音也是鄭聲自堯年案曰又見公羊莊十七年疏初學記樂部雜樂類公使人淫逸也九字

駁曰堯作案曰王氏復陳氏詩麒麟本並引樂記正義云鄭駁無從許義今檢勸疏語無此云云不知何以尉錄也

疏證曰劉寶楠論語正義曰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指國名不必如左氏之迂解也陳壽祺案公羊莊十七年傳何休解詁引放鄭聲徐疏曰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國皆有淫聲蓋逐甚者言之故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據此疏是服虔解左氏傳與許異義錫瑞案此亦今古文駁異之一端臼帖引通義與異義正同是許本劉說蓋從今文說今古文故與服氏解左傳異何君今文說不必與服氏同也鄭駁今不可攻論語注亦不傳而據其箋詩從毛不以鄭風爲告淫詩與異義云說婦人者十九不合則鄭不以鄭聲爲

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陳立白虎通疏證曰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謔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故則班許劉三家並宗魯說通義所引又曰一說特載以備異解耳盧校云鄭聲疑作鄭躅之音案鄭字衍文左氏不以鄭聲爲鄭衛之鄭故說爲鄭躅之聲昭元年傳曰煩手淫聲悅塤篪心耳乃忘平和謂之鄭聲是也公羊疏引古文家服虔云鄭重之音鄭重即鄭躅樂記所謂及優侏儒獶雜子女狂獶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是也班氏自用魯論說以鄭爲鄭衛之鄭本與左氏不同自不得雜引古文春秋以亂今文經師家法也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疏引李巡云豫舒也地土和舒人民樂故其聲淫禮樂記也國語魯語言沃土之民洙洙則淫鄭前華後河右洛

左濟圭茅虢貪溱洧其土腴其民樂故其聲淫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又云鄭衛亂世之音也是也是鄭聲自指國名不必如左氏之迂解也陳壽祺案公羊莊十七年傳何休解詁引放鄭聲徐疏曰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國皆有淫聲蓋逐甚者言之故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據此疏是服虔解左氏傳與許異義錫瑞案此亦今古文駁異之一端臼帖引通義與異義正同是許本劉說蓋從今文說今古文故與服氏解左傳異何君今文說不必與服氏同也鄭駁今不可攻論語注亦不傳而據其箋詩從毛不以鄭風爲告淫詩與異義云說婦人者十九不合則鄭不以鄭聲爲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天子駕數毛詩干旄疏堯年案曰此亦篇目也

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同上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駕天也知天子駕六公羊隱元年疏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天子駕六文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毛詩干旄孤竹疏堯年案曰又見公羊隱元年疏尚書五子之歌疏公羊疏引羊詩上有古字說下有云字同駕四下有皆有四方之事六字士駕二下有也字餘同尚書疏引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不標異義文據省毛詩說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天子駕六文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毛詩干旄孤竹疏堯年案曰又見公羊隱元年疏尚書五子之歌疏公羊疏引羊詩上有古字說下有云字同駕四下有皆有四方之事六字士駕二下有也字餘同尚書疏引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不標異義文據省毛詩說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天子駕六文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同上書堯典疏引異服志注公羊疏引羊隱元年疏尚書五子之歌疏引異服志注公羊疏引作謹案亦從公羊說鄭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是疏約義也尚書疏引許慎以爲天子王度記云天子駕六十一字續漢志注引許慎謹案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二十五字

駁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堯年案曰諸侯入應門云

云今在康王之誥而鄭稱爲顧命蓋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見尙書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公羊隱元年疏引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又見尙書五子之歌疏引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之歌疏引鄭元以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愼以爲天子駕四六非常法也既夕疏引鄭駁異義云天子駕駟尙書康王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詩云駟驖彭彭武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王所乘魯頌云六轡耳耳傳公所乘小雅云騏牡騑騑大四圍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

夫所乘是大夫以上駕明之文也與服志注引鄭元以爲天子四馬異大夫以上至天子皆命時諸侯皆獻乘黃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制與古異耳

疏證曰公羊隱元年傳解詁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疏云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公羊說卽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兮六素虬李善曰春秋命麻序曰皇伯駕六龍上林賦六玉虬張揖曰六玉虬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羽獵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陳立曰拔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此

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又蔡邕獨斷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皆駕四馬又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修身篇踰步而不休跛鱉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又文選西京賦六駿駿薛綜曰天子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薛曰六六馬也天子駕六馬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虬李善曰春秋命麻序曰皇伯駕六龍上林賦六玉虬張揖曰六玉虬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羽獵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之者是之故五經異義據易京氏禮王度記春秋公羊說以爲天子駕六鄭康成以此諸文爲皆起於秦漢以來非三

代常制不足以取證經典而尚書顧命毛詩周禮天子
諸侯皆駕四馬故不從今文家及許氏說琳考之周書
王會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
宣王時詩也而云趍趍六馬他書未可深信而此實爲
姬周遺文則周已有六馬之制矣鄭君駁之者石鼓文
鄭所不見周書雜說恐亦一時之制非著爲令典者也
錫瑞案臧氏引證極詳此外更有莊子逸篇云金鑣蒙
以大縿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議兵篇曰六馬不
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傳二世曰人生居世
間譬猶駟六驥過決隙也皆臧氏所未引者此等書並
出自漢前非引用漢制許君所據王度記乃齊稷下生
所作亦在秦漢以前史記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
以策數馬舉舉手曰六馬此漢天子駕六之明證然漢
駕六亦必沿用古義漢立學官皆今文說孟京易公羊

春秋正漢制之所從出也漢法駕駕六安車駕四疑古
制亦有駕六駕四兩法今古文說各據其一言之則二
說皆可通鄭君專據古周禮說以駕六爲漢制似猶未
駁異義一書多許從古文鄭從今文亦有許從今文鄭
從古文者如此條其一也

異義禮戴說鸞在衡和在軾詩毛氏說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毛詩駉驖疏堯年案曰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
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
韓詩說同薛君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下又云異義載
禮戴毛氏一說蓋因下文已備引二說故於此從略止曰
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也今據補

謹案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同上堯年案曰謹案下有云
字以疏語節之又續漢輿服志注引許愼曰詩云入鸞鎗
鎗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愼馬纏鑣扇汗也釋
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敛其口也衡風碩人毛傳曰人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衡者轅前橫木縛軛者也衡長六
尺六寸圍一尺五分寸之一衡下有兩軛以叉馬頸左
氏傳桓二年正義曰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
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
鸞鸞若在衡衡唯兩服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
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
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異義亦引詩
入鸞以證一馬二鸞引詩鸞鑣以證非衡然尚存兩疑
於說文則定爲鸞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在軾
惟韓詩云在軾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
錫鸞和鈴以爲鸞在鑣和在衡正義謂鸞既在鑣則和
當在衡此兼用韓毛之說也鑣者爾正釋器云鑣謂之
鐮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愼馬纏鑣扇汗也釋
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敛其口也衡風碩人毛傳曰人

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是鑣與扇汗爲二釋文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陳立疏白虎通曰此用詩韓魯說禮戴說也毛詩說春秋左氏說皆以鸞在鑣鄭氏于玉藻經解周禮大馭注皆用今文說以鸞在衡故詩駟鐵箋云置鸞于鑣以爲兵車異于乘車也至蓼蕭之和鸞亦乘車也而箋又不破毛傳鸞在鑣之說于商頌烈祖箋則又以鸞在鑣是鄭于此二詩復主古文故鄭于異義亦不駁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御覽禮儀部禘祫類古周禮說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御覽禮儀部祭禮中駁闕堯年案曰莊氏葆琛王氏復本並引鄭君曰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作此條駁義不知此鄭箴膏肓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記曲禮疏

文也大誤

疏證曰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錫瑞案大祭祀命龜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古周禮說也今春秋公羊說不必與古周禮合鄭駁義無可改而據箴膏肓云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是從古左氏說以駁公羊則由郊祀以推禘祫亦當以爲卜日從古文不從今文可知鄭注曲禮曰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穀梁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

駁闕堯年案曰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是鄭於異義當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爲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異義徐疏以爲皆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說言之也祭法正義曰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圓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糜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昭中去地一尺

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衞宏漢舊儀其長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詁不合據續漢書劉昭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爰信所引有誤陳立白虎通疏證曰御覽引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注人之生也無不死木生于亥又云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寸亥是歸本也又云天子之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寸向孔穴午達相通然則此云方尺者諸侯之制或曰長尺二寸者天子之制當亦據孝經之說或他書引曰虎通有誤文焉祭法正義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糜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其長短又異于此矣續漢志注引衞宏漢舊儀以八寸爲虞主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主長九寸者廟主與漢

儀說同也案漢之九寸與周之尺二寸合王制云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作于漢文時則周尺當漢尺正得十分之八然則周尺尺二寸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言九寸也錫瑞案公羊文二年傳解詁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與此云皆刻謚於背正合非但解詁云主狀正方天子諸侯尺寸與此文相合也云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足見東帛結茅即可代主漢儒已有明文不當如陳恭甫所疑無主則何祝何拜也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亦以作主專屬君說未嘗及卿大夫則孔悝反祔當如孔疏以爲僭爲不當合可據之明文而用疑似難據之說也

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禮記檀弓疏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御覽居處部宮類堯年案曰北方上有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八字與檀弓疏文重節去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案曰檀弓下疏引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十字上承埋之於廟北牖下句文較略故置彼而錄此駁曰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爲既虞埋重於道左禮記檀弓疏

疏證曰陳壽祺案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入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處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祭祀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二日小斂室中壝下作栗木主長入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壝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陷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陷下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壝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案諸家言廟主所藏或云西壁或云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遷廟主也藏北壁者正廟主也左氏正義於宗祏言北壁亦爲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

羊文二年何休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攷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埋虞主不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廟北墉下此與遷廟主所藏同處殆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爲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義證最確公羊通義引異義云云曰何氏所稱珠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渫賤不合禮意公羊義疏曰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藏西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祏蓋即說文之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按何氏謂兩階間不必有禮字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按何氏謂兩階間不必

定在堂下或亦即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孔氏所謂渫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墉者爲近埋白虎通疏說曰主祏謂之西壁案此公羊說也左氏之義則以廟主皆藏之北壁不分正主與遷主故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宗祏者處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故御覽引異義申左氏說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是也通典引五經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則又以虞主埋于北墉下與遷廟主所藏同處即檀弓正義所引異義一說是也案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釋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以遷主埋於兩階間矣案諸家之說不同姑具列以俟攷

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

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白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堯年案曰莊氏葆琛云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殤況已適人乎儀禮總麻三月傳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陳氏壽祺云盧植馬昭范甯杜佑皆引喪服爲夫之姊之長殤經無此文義又大乖異誤審矣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禮記昏義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標有梅疏昏義疏無人君年幾而娶六字大戴上無今字下有禮字疏據標有梅疏補標有梅疏引作男子二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

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也毛詩標有梅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昏義疏標有梅疏早昏下無不可以年三十句據昏義疏補昏義疏舜下無生字謂之鰥下無禮文王世子曰六字十五下有而字武王字不重有兄上有尚字知上無故字早昏下有娶字末句作非重昏嗣也

正義曰鄭元不駁同上堯年案曰昏義疏引無此四字疏證曰孔廣林曰詩邶其吉兮箋云謂年二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君從許君說陳壽祺案幽諧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與異義所引文合是大戴禮亦有文王世子一篇也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尚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說文第九包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於巳巳爲子也

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禮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楄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頗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鯀周禮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周氏媒氏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明今案二十三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

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二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獨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賈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之姊妹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紀議曰鄭元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案二十三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

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異義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錫瑞案陳說甚晰周禮大戴禮禮記曲禮內則穀梁傳尚書大傳白虎通皆云男三十娶女二十嫁惟左氏喪服之說稍有不同通典以爲左氏是國君禮喪服是士大夫禮如此則諸經皆可通貫本許君人君早娶之義王肅欲難鄭乃不能多引古書攷校異同專據僞家語託於孔子之言以自重是其識又在譙周杜佑之下並異義之文亦未見也鄭不駁許則亦從人君早娶之義其注經但以禮從常制不復細別耳互見所著聖證論補評

異義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

駁十　古鑑齋

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穀梁隱七年集解

駁闕

疏證曰春秋隱七年春王正月叔姬歸于紀公羊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人入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陳立義疏曰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穀梁集解曰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引許慎曰云云鍾文烝補注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許慎十五二十之說與何休同白虎通嫁娶篇曰姪娣年雖小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荅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異義今禮戴記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冠竟年案曰陳氏壽祺云公羊疏引此條在古尚書後今依許書之例移前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公羊隱元年疏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嘉禮注堯年案曰莊氏葆琛王氏復並以此條合前所引併爲一條今從之

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不從古尚書說同上堯年案曰通鑑外紀卷三引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又通典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引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義與此同詞句微異據許君謹案果從何說未有定論是亦五經總義也

駁闕

疏證曰萬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婁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陶茂

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彰晨出曰天雞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所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左傳襄公九年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爲閼茂歲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與史記恆差二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歲歲陰在酉歲星居申周十二年而一舍故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可以冠矣蓋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禮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立君者民之表也位愈尊者責愈重內而宗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采衣總角以從事也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芃蘭之刺衛朔也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觿韘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其以幼沖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童子也衛宣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當在既立二三年之後而朔尚有兄則其嗣位之初僅十五六以下耳陳詩譜案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譜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冕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愼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冕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

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小記大夫冠則不爲殤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者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錫瑞案公羊疏云若以襄九年左傳言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也依八代記郎少吳亦十二而冠則知天子諸侯幼郎位者皆十二而冠矣下引異義云云陳立義疏曰年二十者冠之正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郟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即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錫瑞謂成王郎位之年今文說無明文古文說據許君與譙周皆以爲年十三王肅以爲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成王年已十三鄭君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盡同與今文說亦有異伏生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三參差僅一年耳大傳又有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之文史記魯世家云少在強葆蒙恬傳亦云未離襁褓如其說則與古文說相去正遠然古人多形容已甚之辭未必可據以爲實大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史記亦云成王七年周公反政又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今文說無周公避居之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果猶襁褓再加七年不過十歲周公何必遽歸政何得云成王長能聽政乎且與年十八稱孟侯之文顯然相背然則襁褓非實可知盧辨

注大戴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位稱之中言其小慮說是也此條鄭駁無明文許君不從古尚書說成王因喪冠年十五譙周以爲除喪冠年十五譙所推亦未知是否今無塙證惟成王卽位之年約略可攷耳

異義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增盟牲所用堯年案曰此實異義文也輯異義者疑爲疏語節之於文義爲不足矣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稺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韓詩上有許慎案三字毛詩上有又云二字以疏語節之

駁曰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荊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堯年案曰古然字有卽作然則解者李善注文選亦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稺下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曲禮疏左傳哀十五年疏禮記疏引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十一字下接引周禮云云羼入疏語非駁義原文左傳疏引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稺下人君耳十五字與何人斯疏所引末數語同知周禮以下皆駁異義文

疏證曰詩毛傳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稺卽豕也重言而及之爲異焉耳陳喬樅韓詩遺說攷曰韓詩言盟牲以牛詛則詛自是以盟該詛兼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盟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興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統而言之故傳舛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稺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

詛之百人爲卒出一稺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卽得用稺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衞太子蒯聵與伯姬與稺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云陳奐疏曰傳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乃三物分作三等之用未知出於何書禮記曲禮下泣牲曰盟孔疏載異義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韓與毛同唯牛爲盟牲因類而及之爲異焉耳陳喬樅韓詩遺說攷曰韓詩言盟牲以牛詛則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兼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盟也毛言君以豕而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

不及牛此則專指詛言之錫瑞案孔疏分別盟詛甚詳足以證明鄭義兩陳氏說亦能分析毛韓異同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禮說王制疏

謹案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同上

駁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服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揆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

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同上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求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白虎通三軍篇曰王命法年二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踊兵何不忍並關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陳立疏證引異義云云曰是許以周禮爲非鄭以五經之說皆可通也御覽三十作四十案五經說皆云三十受兵且禮戴

說男子三十而娶始有繼嗣之端故夫至三十不受兵者所以重絕人世也三十有子六十則子又三十應受兵故六十還兵者不忍並關人父子也陳壽祺案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許君引漢制者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衞之制是也孟易韓詩說二十行役興周禮國中七尺合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改口賦之法始於管子山至數篇云邦賦之籍終歲十錢是也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十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二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此傳述口錢事最詳禹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錫瑞案鄭注周禮以征爲口賦之說或鄭

君亦疑其非古乎鄭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者鄭注王制於其不合周禮者皆以殷法解之此云先王之事即殷法也周禮爲古文大宗王制爲今文大宗古文家信周禮而疑王制今文家信王制而疑周禮鄭君兼通今古文能旁推交通皆不背其說以王制爲先王之事如封國三等歲三田與春秋從殷之質合非臆說也鄭答臨碩云孟子當據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云孔子之後大賢所記二說相合王制非漢儒作當以鄭說爲定論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陳壽祺案據此云漢駁之

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也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祝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鴻雁疏禮記檀弓疏坊記禮記檀弓疏坊記疏鴻雁疏引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二十六字檀弓疏引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十二字皆不標異義引者脫去爾又坊記注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疏云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

駁曰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毛詩鴻雁疏

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引左傳疏異義云云曰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此未及坂之廣耳又引毛詩疏異義云云曰何說雉正合大夫之侯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卽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隳費耶如其合制卽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之文見左傳隱元年疏

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減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攻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三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利公室故諱使墮之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而篤矣

駁十　古鑑齋

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矣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即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即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典命亦不必強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丈長十二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強爲合也存之錫瑞案今古說異鄭君已不得其詳駁義用左氏說而注周禮典命匠人猶爲兩解則今古文當各存其說不必強合求通卓人之言可謂博

駁十　古鑑齋

而篤矣

異義鬬鬻年案曰凡有謹案咨必有異義此異義已在亡佚中矣

謹案周禮說五玉贊自孤卿以下執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贊御覽禮儀部贊類鬻年案曰異義雖不可攷據許君謹案文亦五經總義也故附五經總義類

駁曰

預證曰陳壽祺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天子之

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左氏莊二十四年傳男摯大者玉昂小者禽鳥何休公羊解詁曰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深白而不受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酵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白虎通文質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慇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皆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取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麑麑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麑執之明古以麑麑今以羔也辨疏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此疏釋彼注非異義文也輯異義者連引之大誤自此以下六條不能確定爲何經故附於五經總義之後

異義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左傳桓三年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止此二句也疏又云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此疏釋彼注非異義文也輯異義者連引之大誤自此以下六條不能確定爲何經故附於五經總義之後

駁曰堯年案曰陳壽祺輯本以毛詩十月之交疏所引駁義當之今案其文義似不相蒙不敢强合謹書闕字以志疑

疏證曰正義曰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

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引異義云云錫瑞案陳氏并引下文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等語據袁氏案非異義今刪去古云日月體大小同今測驗新法以爲日大於月徑約十九倍西人又言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奇大小相去奚啻霄壤

異義地有九州足以承天御覽州郡部敘州駁閥

疏證曰陳壽祺案白虎通嫁娶篇有此語異義當本此御覽引尚書考靈曜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何謂九野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東方皞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元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其星輿鬼柳東南陽天其星張翼軫異義謂地有九州足以承天者蓋以九州配九野也

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御覽禮儀部祭祀類駁閥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日以至以建子月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以爲禪其祖之所自出皆與賈侍中以爲不同殊不可解

異義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初學記禮部祭祀類駁閥

疏證曰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滅無後爲之祭主者月令曰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正義曰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錫瑞案異義所云兼此兩義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而此祭之者一則爲紹其國位一則爲報其功德也王制正義曰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

毀其廟緻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
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錫瑞謂據異義所
云報祭馬說是也國語所云慕桥上甲微高圉太王皆
虞夏殷周四代之祖其所謂報猶可以廟不毀解之異
義所云國君雖有功德而非族類必無立廟之理然則
高圉太王之報祭亦必并不毀其廟當如馬說不當如
杜說此足證鄭君七廟之義

異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禮記坊記疏堯年案
曰疏引異義止此以下皆疏義玉海連引之非也
駁閻堯年案曰坊記疏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
閒委曲鄉遂公邑縗別不同也如疏所言鄭注坊記成國
之賦千乘亦不過約舉大略未必即與許君同義也
前御覽所引異義合故類識之以備參攷

語千乘之國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然此亦
大略耳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云過有不
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大都小都應各有差故春秋
傳云晉賦八百乘鄭賦六百乘陳壽祺案公羊昭元年
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
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計之與諸家說異錫瑞案論語集解馬曰司馬法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
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雖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
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
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駁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據此則
以千乘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古文說以千乘

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韍韐聲也韍韐祭服之韠韐韋爲
之其服爵弁服緇衣纁裳也案傳韍韐者韐字衍草當
爲韋一入曰韍當斷句箋韍韐者韍韐聲也兩韐字衍
韍韐者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韍韐所以代韠也鄭箋韍
韍韐祭服之韠韋韐字衍金壇段大令玉裁儀禮漢讀
考始正其譌攷說文第五下韋篇韍茅蒐染韋也一入
曰韍從韋未聲國語晉語韋胡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韍
鄭後司農說以爲韍茅蒐染也昭謂茅蒐今絳
草也急疾呼之成韍也左氏傳成十六年正義引賈逵
云一染曰韍又引鄭元詩注云韍茅蒐染也韍聲也此
可證今詩傳箋之誤儀禮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
緇帶韍韐鄭注此與君祭之服韍韐緇韍也士緇韍而
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馬爲
韍韐　四庫本儀禮集釋戴吉士震校云疏云周公時
名蒨草爲韍以此韍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韍韐是

褚一名韎不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然則駁異義言韎韐如茅蒐或衍韐字者亦誤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許君說文謂韎即縓以色言之異義亦當云爾鄭謂韎異義中引他家說廣雅釋器縓以色言之此其異也陸機毛詩草木疏曰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茜即蒨字也韐者釋名云蔽膝也北堂書鈔引雷氏五經要義云裳前之蔽也玉藻韐君朱大夫素士僭韋鄭注韐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或者明堂位注或易乾鑿度之韐也亦作芾毛詩侯人傳芾韐也亦作紱易乾鑿度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天子三公九卿朱或飾爲異耳祭服謂之或其他服謂之韐明堂位有虞氏諸侯赤或士冠禮注或之制如韐實疏或韐但有飾無服或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備飾天子備焉本引盧有謂字今據補自此以下十四條皆駁存而異義闕者故增錄於此

駁曰獄者埒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毛詩行露疏堯年案曰疏引周禮下無謂字王氏復陳氏壽祺輯本引盧有謂字今據補自此以下十四條皆駁存而異義闕

疏證曰鄭云獄者埒也者獄埒聲近傳云獄埒也釋文集韻獄埒也顧注急就篇獄之言埒也取其堅牢也或作硪說文獄硪也釋名獄硪也實硪人之情僞也春秋元命包獄者核硪也

異義闕

駁曰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毛詩葛屨疏

證說曰正義曰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烝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婿即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士人入親脫婦纓婦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禮曾子問正義曰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

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也錫瑞案此條異義不傳許從古文疑同賈服之說故鄭引士昏禮駁之案三月廟見而後成昏非特古春秋左氏說如是今春秋公羊說亦如是公羊成九年傳解諸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嫁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屬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是何君說公羊與賈服說左氏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歸命宋人告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劉子政敘述說亦與何君賈服相同是三傳今古文說皆不謂人君當夕成昏士禮以致於天子以當夕成昏爲通制此鄭君所自爲異義爾

駁曰非常曰異害物曰災毛詩正月疏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毛詩十月之交疏堯年案曰此與正月疏所引文義相屬合之

疏證曰正月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正義曰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錫瑞案疏說通達然災異要有別公

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歸命宋人告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劉子政敘述說亦與何君賈服相同是三傳今古文說皆不謂人君當夕成昏士禮以致於天子以當夕成昏爲通制此鄭君所自爲異義爾

駁曰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芹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毛詩鹿鳴疏堯年案曰疏引無詩云已下十字止曰解此詩之意云今以文義增

疏證曰傳云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正義曰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兩臣相招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故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云據此是君召臣明矣陳奐曰案鄭駁正本毛義儀禮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此即傳所謂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鹿鳴以仁求其羣淮南子泰族篇云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鹽鐵論刺復篇云鹿鳴之樂賢此皆與毛義同錫瑞案此條異義不傳疑許君同或說以爲兩鹿相呼愉兩臣相招故鄭以君有酒食駁之

異義闕

羊隱三年傳曰記異也解詁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傳曰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定元年傳曰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洪範五行傳曰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害物也漢書荀仲舒傳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乃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白虎通災變篇曰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

訴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據此皆分別災異爲二足以證明鄭義

異義關堯年案曰陳氏詩祺本據召誥疏所引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配食者當此條異義謂其文稱左氏說是據許書也涉於此闕故創而弗錄又莊氏葆琛王氏復本亦並以此爲異義

駁曰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毛詩甫田疏堯年案曰疏引祉者上有以爲二字以疏語節之

疏證曰傳曰社后土也正義曰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引鄭駁異義云云案注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稷郷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神錫瑞案駁義云古之有大功者即句龍也此條異義不傳蓋許從古左氏說以爲社即句龍據今孝經說駁之以爲社是土神以句龍配食也詳見卷六茲不復贅

異義關堯年案曰王氏度本據閟宮疏所引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作異義文說

駁曰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今孝經說駁之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之謂三望毛詩閟宮疏堯年案曰又見穀梁僖三十一年集解左傳僖三十一年疏集解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壤左氏春秋疏引鄭元以爲望者祭山川之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皆不標駁異義玩其文義與閟宮疏所引合故附載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兼之諸侯祀境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尙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

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異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首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也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河海也凡六宗中山川故言三望則古春秋左氏說三望於古尚書說六宗中取其三今春秋公羊說亦是於古說六宗取其三所謂地宗三河海也鄭君於今古兩說皆不取而自立一義猶六宗於今古兩說皆不取而自立一義也其說三望較六宗尤精

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郊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星也東至東海南有洒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虞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考靈曜是其書唐人見之考靈曜本尚書緯篇名余見日本國所傳隋譙吉五行大義卷四論七政引尚書考靈曜七政曰日月者時之紀也故曰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境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錫瑞案陳說是也異義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也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則古春秋左氏說三望於古尚書說六宗中取其三今春秋公羊說亦是於古說六宗取其三所謂地宗三河海也鄭君於今古兩說皆不取而自立一義猶六宗於今古兩說皆不取而自立一義也其說三望較六宗尤精

異義閟

駁曰三光攷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周禮鴇相氏疏堯年案曰王氏復陳氏壽禧本引無末句非也蓋貢疏據鄭駁異義設爲問答以相詰難細玩疏文其義自明矣疏證曰疏引鄭注攷靈曜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爲十分一寸千里則一分差六百四十里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帝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也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云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覓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焉可以上下爲外內陳壽祺案儀禮士昏禮目錄疏亦引三光考靈曜是其書唐人見之考靈曜本尚書緯篇名余見日本國所傳隋譙吉五行大義卷四論七政引尚書考靈曜七政曰日月者時之紀也故曰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據此考靈曜有七政篇題則三光亦其篇題之一與依文當作尚書考靈曜三光周禮疏倒之者或古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因而舉之如此耳陳引堯典正義月令正義文繁不備載

異義闕

駁曰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鄫邾鄫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疏引作異義下有鄭君以爲四字刪所引是駁異義也脫去駁字爾今正鄭君以爲四字刪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大司馬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也鄭注尚書梓材亦同見大司馬疏錫瑞案公羊解詁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文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義疏曰五行志董仲舒劉公羊傳云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穀梁傳云戕猶滅也梲殺也是戕爲殘賊之意也鄭注尚書梓材亦何以爲後邾支解鄫子是兩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據此考靈曜有七政篇題則三光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此則今春秋公羊說以支解故變殺言戕與古春秋左氏說自外曰戕異義春秋經言戕止鄫子一事左氏襲三十一年傳曰閻戕戴吳以殺他國君故曰戕也左氏桓十八年經公薨于齊杜注不言戕諱之也杜據左氏義殺他國君當云戕也鄭云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是從公羊家支解故變殺言戕之義不從左氏家自外曰戕之義也此條異義不傳說文他國臣來弒君曰戕是許從左氏說故鄭據公羊說

駁之

駁曰玉雜則色雜周禮玉人疏

疏證曰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瑑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雜色元謂全純玉也龍瑑將皆雜名也疏曰先鄭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後鄭以爲全純玉也純玉即純色義無殊云龍瑑將皆雜名者謂玉之雜名此亦含雜色必知後鄭玉雜中含色者見鄭異義駁云玉雜則色雜則知玉全色亦全也錫瑞案據此則後鄭與先鄭義似異而實同此條異義不傳疑許同先鄭專主色雜故鄭以玉雜駁之

異義闕

駁曰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禮記大傳疏

疏證曰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說文姜神農居姜水以爲姓姬黃帝居姬水以爲姓鄭以炎帝姓爲太皞所賜黃帝姓爲炎帝所賜蓋別有所據周語帝嚳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潛夫論志氏姓曰昔堯賜契姓子賜稷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與鄭說合左氏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杜注因其所由生以賜姓也段玉裁曰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謂嬀姓命氏曰陳厲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嬀董之子孫故子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所

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義而姓之義乃完異義閟

駁曰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禮記祭法疏堯年案曰州長上有引字國上有又云二字大司徒上亦有引字並是引者之詞節之

鄭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祫古文社是許從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社國社也鄉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

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五家即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鄭志亦謂此秦社自春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萬无宗因謂庶民得祭社不知古者成羣置社庶民因得與其祭事而不得主其祭太宰職云以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莫大於社矣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社稷焉是祭社必官長主之可知郊特牲云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專作未嘗言民自祭社也錫瑞案陳氏申鄭甚明金駁鄭以申鄭能圓其說白虎通社稷篇曰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于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名以有社稷及引周禮野所宜木之證

異義閟

駁曰皋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刖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臏呂刑言刖周禮言刖臏者曰虎通脫其臏也刖說文作跀跀斷足也是臏與刖異法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曰凡古文尚書刑字今文尚書作臏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刑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鄭云皋陶改臏爲刑呂刑有刑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

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駁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及引周禮野所宜木之證

異義閟

駁曰皋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刖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臏呂刑言刖周禮言刖臏者曰虎通脫其臏也刖說文作跀跀斷足也是臏與刖異法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曰凡古文尚書刑字今文尚書作臏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刑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刖鄭云皋陶改臏爲刑呂刑有刑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

刑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刑說文作𠂤云斷也刖說文作跀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刖異制刑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臏爲刖謂改其制云周改刑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既改臏爲刑復刑用之不識今文何以作臏字蓋臏聲非聲相關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讀作臏字失其實也又云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臏辟三百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刑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錫瑞案段氏前後二說亦不符當以後說爲是唐虞象刑雖有臏名以菲履象之而已皋陶謨緣改臏爲刑段云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刑然則鄭周禮注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

異義闕

駁曰

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史記魯本紀集解

疏證曰孔疏引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魯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洪亮吉左傳詁曰據服注及五經駁義則謚爲氏字之誤甚明桂馥說文義證曰馥案今左傳作諸侯以字爲謚傳寫誤也以字爲氏者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騶氏本子騶之後是也史記索隱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糸本

遹之曰謚誄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爲遹之日讀誄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爲遹之日讀誄司農注大祝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引春秋傳哀公誄孔子爲說鄭因之然則誄非謚也若以某甫即謚禮經固名士喪士虞士安得有謚春秋大夫有謚者俱本謚法解周書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不聞有尼說文曰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公子嘉楚成嘉俱字子孔不聞孔爲謚孔氏自弗父何五世而至孔父親盡別爲公族氏曰孔孔父不聞有謚桓二年公羊傳注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又曰父者字也徐疏云父者字也穀梁傳文是何取穀梁義以注公羊今本作字謚者謚衍字耳徐疏亦當云孔父字也孫以玉父字爲氏字孔父故有孔氏安得云孔子氏於祖謚至襄成宣尼四字更不足據哀十六年正義曰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王莽追封爲褒成宣尼公褒成

宣尼鄭錯讀左傳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按以子孫之封號冠於謚之上古無此禮此正莽之不學未可版以爲證也孫又云以字爲氏則傳文因以爲族賅之矣若云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不嫌詞費乎段說同大韶按駁異義曰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然則姓統於上若大宗然氏別於下若小宗然族則原其所自出也莊十二年傳戴武宣穆莊之族注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穆襄之族注桓叔莊伯之子孫文七年傳穆襄之族注穆公羣公之子孫昭二十一年傳靈景之族注靈王景王之子孫云子孫者所以原其所自出也文入年傳戴氏之族注華樂皇皆戴族也華樂皇其氏十六年傳戴桓莊之族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成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司馬桓族也戴桓莊族也公孫二華司徒魚蕩向鱗其氏昭八年傳齊惠樂高氏皆耆酒惠族也樂高其氏既族而又氏則族與氏不同定四年傳殷民六族別其氏曰條徐蕭索長勺尾勺殷民七族別其氏曰陶施繁錡樊饑終葵魯三桓桓族也別其氏曰季孟叔鄭七穆穆族也別其氏曰罕駟國良游豐印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孔無氏古有有族而無氏者矣安得云族於謚郎族於字知氏與族別益知傳作氏不作謚并知因以爲族非贊辭據服注知古本無以字爲謚之說錫瑞案洪氏桂氏皆謂當從駁義作氏其說是也朱氏駁孫段說尤暢劉炫規杜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孔疏非之引衛齊惡宋戴惡以證攻衛齊惡昭元年會虢見經傳稱齊子注齊子齊惡疏無說宋戴惡見昭八年傳注戴惡宋大夫疏無說是二大夫皆不知何人之子孫其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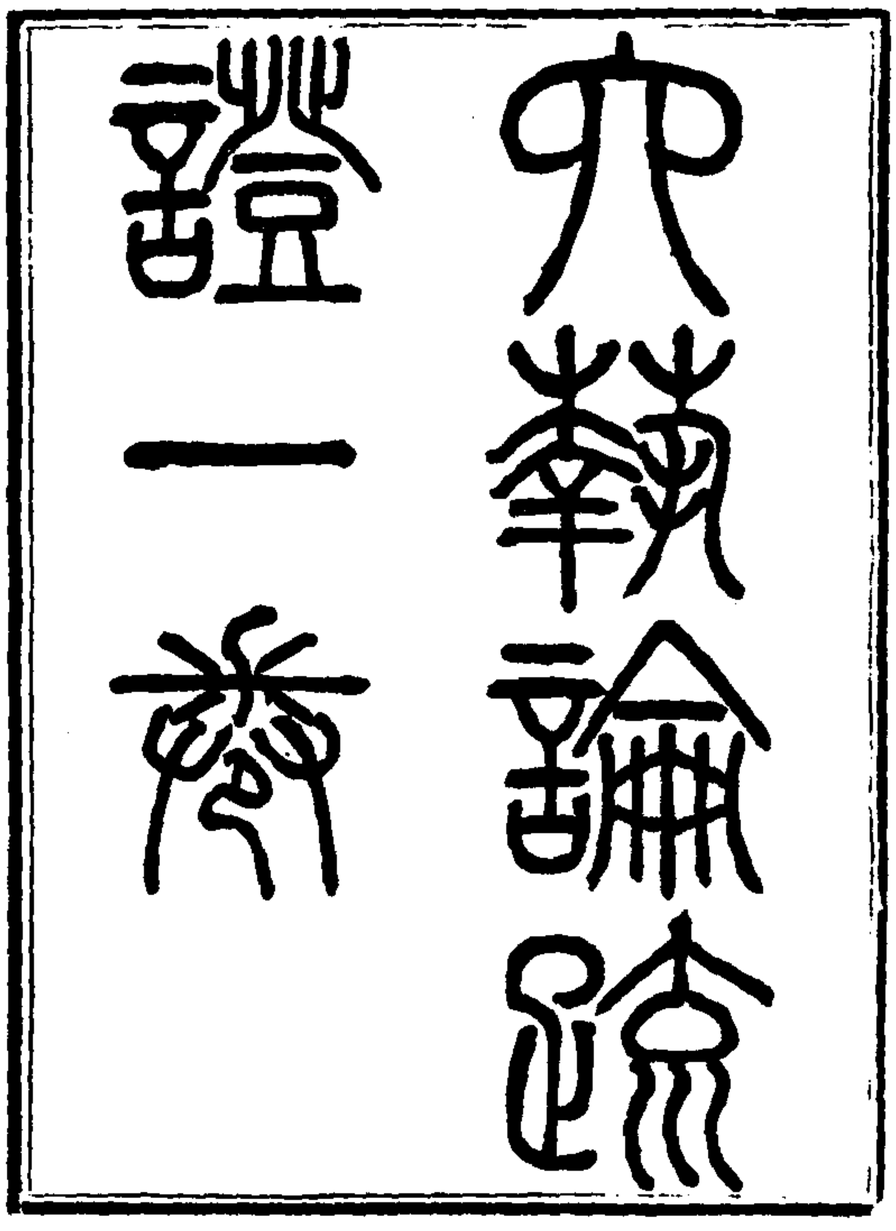
謚者謚戴爲誰無明文可攷宋有戴族安知戴惡非戴族乎何得舉爲塙證左通補釋曰案楚辭云昭屈景以謚爲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爲族者也攷昭景之謚爲族如耆桓莊之族宋戴武宣穆莊之族皆以君之謚爲族也並非大夫之謚亦不得舉爲證惠定宇謂公子展之孫遂以展爲謚因以爲族否則請謚與族是一事公問族於衆仲是一事公問族不問謚故衆仲亦但言姓氏族而不及謚公命以字爲展氏正諸侯以字爲氏之義即此可徵駁義作氏不誤今本左氏傳誤作謚乃因上文請謚與族而誤也羽父兼請謚族而公命氏不賜謚者古惟天子諸侯有謚卿大夫無謚春秋時有謚是僭而當春秋之初大夫猶不皆有謚隱公知此故不問謚亦不賜謚後儒不知此義曲爲傳解而不可通段茂堂說以字爲謚雖可通而因以爲族則無以明之惠疑展卽爲謚尤非古豈有以王父之字爲謚者乎此皆曲說不若鄭駁引傳文之明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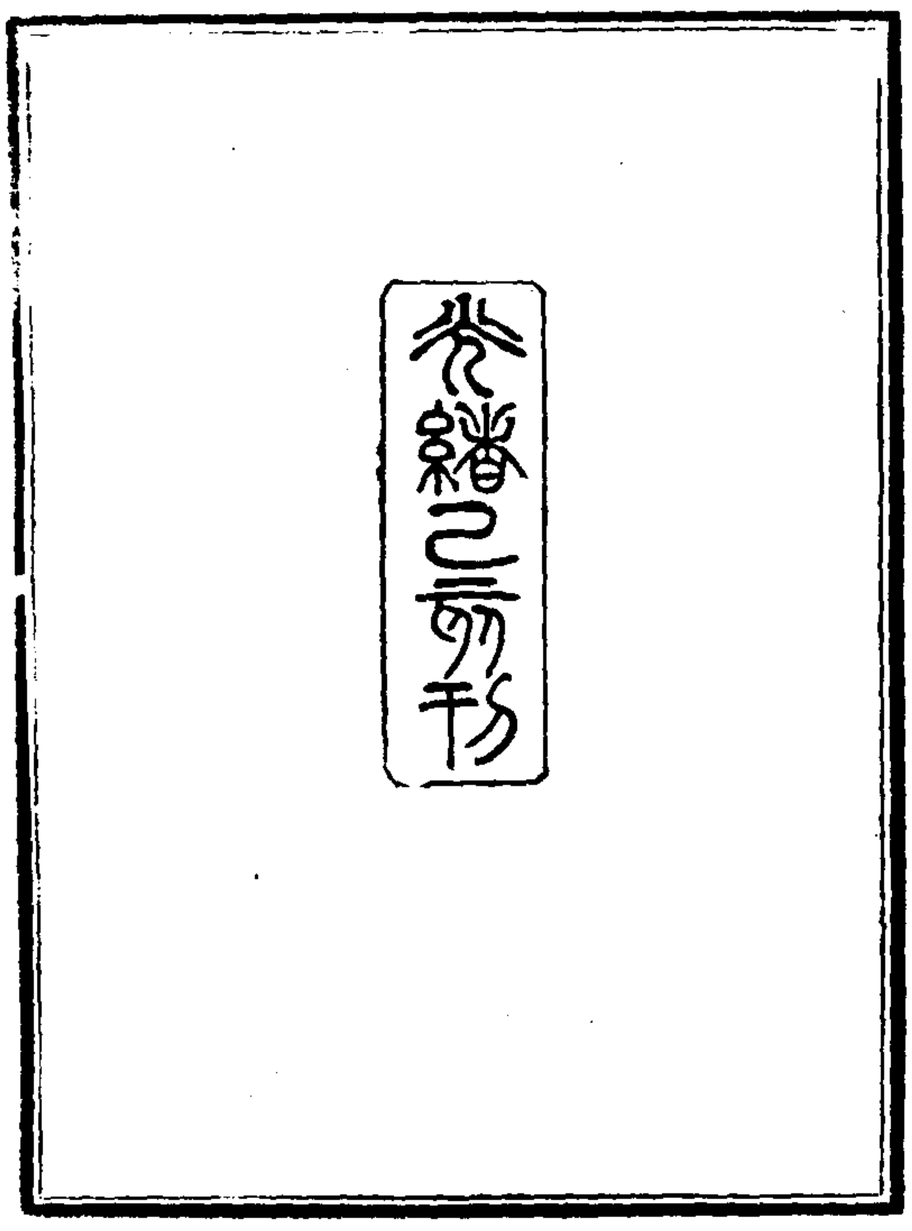
異義閟宮頌年案曰通典凶禮引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今異義已在亡佚中不可攷矣

駁曰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通典凶禮

疏證曰通典凶禮死亡失屍柩服議桓翊問沈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豁然耶故質焉耳答云昔當迭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將殺闔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闔覆云無庶子當何以

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閻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引田瓊說又引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卽位鄭元注云君父亡合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元心喪可也苟組云至父年及壽限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鍚瑞案此條異義不傳鄭駁亦無全文據沈氏田氏說鄭以終身不除爲非徐氏引鄭注云心喪終身與駁義頗異沈氏與鄭君問答亦與駁義不甚相符沈氏推之謂但使一嫡子不除亦見斟酌與駁義可並存備攷


六藝論疏證序


六藝論疏證序

余嘗言自漢以來傳孔子之道者有四學四學者今文學古文學鄭氏學朱子學也秦火之厄漢初諸儒壁藏口授蒭蓼竹帛當時讀者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今文者對古文而立名也自後古文之學別爲大宗門戶紛爭互相攻駁至有父子異學同師相非如劉歆之於劉向梁邱賀之於孟喜甚可笑也故終漢之世師說愈盛而經學愈衰至鄭氏康成出始一掃而空之於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經生之拘陋當時弟子遍於齊魯傳衍遞於三國至南北朝時其學尤大行於河洛間故唐以前之經學惟鄭氏爲一大宗已五季之亂圖籍蕩亡北宋諸賢如歐蘇王劉永嘉諸公五經皆有傳注其弊至吐棄一切舊文訓詁自創新義以爲得聖學之眞傳而荒經蔑古之風於是乎益熾迨朱子乃力糾其失兼取漢唐諸儒之長其學洞貫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書以補傳注之未備又喜校勘古書同異搜羅逸文再傳至於沒儀流派益遠故近儒箸書之法皆朱子學也吾友皮鹿門孝廉好學深思篤於經術於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貫通之平生箸作等身實事求是而於鄭氏遺說類皆有所發明近出所爲六藝論疏證一卷相示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求其安無一字不徵諸實而言外之旨則慇然憂學術之淪喪懼黨禍之憤爭非夫盛德君子而能如是之忠言苦口乎世有善讀君書者則知君書爲不虛作矣余言亦何足爲是書增重哉光緒己亥六月伏暑愚弟葉德輝謹敘

自序

元聖綴學麟經始制二科九旨大義炳然厥後孟荀著書馬班作史皆述己意以詔後賢良以宗旨自發庶免燕郢之疑要略既具可無鼠璞之誤北海鄭君網羅浩博衷其著述言滿百萬標舉閎旨猶多闕焉自序之篇止傳片羽六藝之論略見碎金論作何時書缺有閒攷之公羊之疏乃在著書之前而簡莊陳氏不信斯說嘗舉注詩宗毛之語并及孝經春秋之注謂論作於後據此可知窺以陳氏獻疑固屬有見徐疏攷定不爲無徵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本先今而後古著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據讖緯當在七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

載稽歲月猶可徵明至於鄭君先爲記注後得毛詩此論并及箋毛當屬後來增益春秋孝經蓋亦猶是則朱子定論不必晚年之書劭公解詁先傳文謚之例爰據各家輯本參以己意忘其僭妄爲作疏證伯喈之注典引庶能證其文辭子期之解蒙莊敢謂窮其旨趣所憾五三舊籍什一僅存議緯焚餘叢殘捃摭末學疏失蔽惑繫多聊拾高密之隊遺俟達者之理董云爾光緒戊戌仲冬月善化皮錫瑞

六藝論疏證

六藝者圖所生也 公羊序疏

善化皮錫瑞 鹿門 著

疏證曰公羊疏引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然則春秋者圖是六藝也而言依百二十國史以爲春秋何答曰元本河出圖洛出書者正欲準龜於世也王者遂依圖書以行其事史官錄其行事以爲春秋夫子就史所錄刊而修之云出圖書豈相妨奇也錫瑞案鄭君所云春秋六經六藝古有一說其一爲古文說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也其一爲今文說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雅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我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馬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書禮樂四經本周王所以造士者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亦有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文是成周學校以詩書禮樂教人故孔子於三千弟子亦以此教至於易雖出自上古而天地陰陽之義知之者鮮孔子曰授故二經不在樂正四術之內孔門惟七十二人能兼通之周禮定於周公其時不特無春秋即詩書易亦不甚著故以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不爲詩書文說與今文駁異之所由來據此足見左傳韓宣聘魯以易象春秋爲周公所作是劉歆竄入不可信如其說可信則周禮亦當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藝不必與今文駁異矣孔子世家贊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李斯傳曰斯知六藝之歸伯夷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傳曰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自序曰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漢書藝文志曰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又曰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吉著也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河間獻王傳曰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儒林傳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此皆以六藝爲六經灼然昔明者後世崇信周禮多據古文而漢人則皆據今文鄭君之學兼通古今其早出之書多古文說晚定之書多今文說公羊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著書案鄭君注七經緯後乃注三禮據疏說則作六藝論當在注緯之後注禮之前故論中多引緯書緯說用今文故鄭以六藝爲六經從今文說陳鱣駁公羊疏據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春秋孝經論並云元又爲之注則作於注書之後可知錫瑞謂疏說必有據陳氏所疑或鄭君於注書之後增續前論不足以相難也云六藝者圖所生也正鄭據緯說之明證鄭以六藝爲圖所生者易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歆說見於易緯乾鑿度尚書中候握河紀最詳詩禮樂三經亦圖所生當亦見於緯書今不可攷樂緯有叶圖徵是其明證春秋緯有合誠圖演孔圖公羊解詁引演孔圖曰得麟之後天下乾圖握誠圖演孔圖公羊解詁引演孔圖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

衛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公羊疏引春秋說云巨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叙圖錄此尤春秋出於圖秋爲圖所生之證故問者特舉六藝論以獻春秋經出於史之疑答者不出於史之疑釋疑滯言極明通足釋疑滯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 詩文王序疏路史前紀注九

疏證曰文王正義曰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鑱緯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而言天地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說皆言天地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文王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張惠言周易鄭氏義曰繫注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案乾鑿度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圖乃見必南向仰天言注云向天者龍也又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温天地之靜見矣負圖出午聖人注云午者龜畏人今而一人字誤故以午言又曰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其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是圖書皆聖人受命瑞應也聖人則之以立卦軌其說存乎乾鑿度檃覽圖九篇六篇緯書之數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於洛見黑烏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

河十篇瑞案以上二條嚴可均欽定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鈐本校列入緯論今從之

疏證曰正義引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云曰文王唯吉赤雀何得更白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敝也然則文王所受寶赤烏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得圖者難非洛出謂之河圖書者難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烏烏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六藝論疏證

赤烏是當時行往豐邑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錫瑞案鄭君嘗注尚書中候此論所云瑞命之事皆見中候一書御覽卷七十九引中候曰河龍圖出洛龜書感赤文綠字以授軒轅又八十引曰帝堯即位七十載修壇河雒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錯又卷八引曰周成地臨壇止霽吐甲圖而鱉又八十一引曰舜至於下稷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錯又卷八引曰周成王舉堯舜禮沈璧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至乃有蒼龍負圖臨河也路史餘論亦引此文前有野王符瑞圖曰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至於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元甲五百之戒與秦漢事其文可補入中候此鄭所云黃帝堯舜臨壇上濟止圖滯礙此謂周公親三公親其文言周世之事周公是其正也御覽八十二又引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尋受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龍帝曰何斯若眞出爾命圖示乃天伯禹曰臣覩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日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覽人淵伯禹拜辭八十三又引曰天乙在亳諸陵國經負歸德東觀乎洛降三分沈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龍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二十四又引曰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

部土於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又八十四引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卽位不稱王渡于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踰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右又十三引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丹書集公車皐陶事不可攻詩秦譜正義引中侯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注云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下文不知云何見黑公事或出於此此鄭所云禹湯皐陶文武秦穆是其變也詳鄭君之意似以龜龍爺負圖書爲正其餘瑞應爲變故孔疏以爲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

右總論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禮記疏羅泌路史前紀注五後紀注一玉海藝文案孔疏下文大題六藝論疏證

人皇卽遂皇也乃孔氏申鄭之語袁鈞本並引作鄭論誤

疏證曰禮記正義曰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卽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引六藝論云云曰人皇

卽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錫瑞案今本易緯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白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矩法也遂皇謂燧人在虙羲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白蒼精牙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謂虙羲將作易也昌文王名也又將成之皇沒虙羲生本尙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愼明之害類遠振注云聽猶愼也虙戲作八本尙芒芒然圖燧皇握機矩所作計演之圖思其所言作八卦之象倉渠卽己也當通靈唯之言專也謂象於天地取鳥獸萬物之具專精於此而作八卦卦既成令以行惡類遠去唯善者存也又曰揣度出表揑後名知命陳劫階三萬一千一經一名虙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序驗曰矩衡神五鈐興象出亡徵應注云矩法也鈐猶要也虙戲時質道樸作易以爲政令而不書但以畫見其事之形象而已矣據此則鄭注易緯以爲易雖出於虙戲而實本之遂皇故六藝論以爲自人皇初起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漢儒說易各有所據惟鄭君據禮說易義極正大故六藝論易幷及政教孔穎達引鄭易緯注亦云尊卑之禮起於遂皇引禮緯斗威儀證之又引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乖也且遂皇在黃帝其義通也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

易之爲名也

疏無此四字周易

之爲名也四字周易

易

易疏作易簡據世說注改乙

按後文亦作簡易故從世說補注

一言

易疏作名

而函

易疏作含

三義簡

世說注無故字

斁辭云

世說注作曰

乾坤其

世說注無其字

易之蘊

世說注無云字

邪

世說注作也

又云

世說注作又曰

夫

世說注無夫字

乾確然示

人易矣夫

世說注無夫字

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

其簡易之

世說注無之字

法則也又云

世說注作又曰

其

易疏無其字

世說注增

爲道也

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

易疏無以字據

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

易疏作此言無則字世說注增

順時變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

易疏引至此止下三句據世說注增

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周易疏八論一文學篇注引作序易

疏證曰周易正義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煬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潛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引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云曰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潛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也易者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

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無常無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此爲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揆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云易者其名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張惠言周易鄭氏義曰易贊言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此本乾鑿度彼曰易者易也變易者不易也又曰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穴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鄭注之云佼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佼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易贊取繫辭之文變易爲簡易使易曉耳大肚八五喪羊于易注云謂佼易也鑿度又曰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易贊言周流六虛剛柔相易是即位也鄭據三義以說易簡易之德即元亨利貞是也其言爻象消息皆變易耳禮制經論乃不易也鄭說易之三義略見繫辭首章繫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下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云動靜雷風也陽動陰靜剛柔之斷也方以類集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注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尋此注之義乾坤簡易也山澤雷風不易也水火變易也何以言之震兌巽艮偏得乾坤之性故高卑動靜不可變易坎離得乾坤中和日月法天

周流六虛故能消息雷風山澤以生成萬物此之謂變易也變易无位不易无吉凶也故下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震雷艮雹巽風兌雨離日坎月乾寒坤暑日月相推而雷霆風雨乃得施生成之功乾坤於是成歲也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其德皆本乎乾坤其氣皆用乎坎離其位皆成乎震巽艮兌易贊并以天尊地卑說不易據一邊言之

神農重卦

周易疏八論一

疏證曰周易正義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鄭元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錫瑞案御覽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謂取伏犧八純卦之人又御覽引金樓子曰按禮記子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是夏時坤乾以坤後乾以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在殷制連山理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其說與鄭義合

周易其經卦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云連山故鄭志答趙商云夏殷用之原又謂夏殷則又謂連山爲神農一曰連等書神農重卦之數也繫辭惟云伏羲仰觀俯察文改之無據也易贊以爲夏殷則又謂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既爲神農則包犧之易益未有六十四也繫言十二蓋取包犧惟有八卦故不謂包犧自重之也繫言十二蓋取包犧惟有取離自爲二畫卦之象自神農而取益取噬嗑則神農重卦可決矣

藏之曰周易其經卦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云連山故鄭志答趙商云夏殷用之原又謂夏殷則又謂連山爲神農之易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既爲神農則包犧之易益未有六十四也繫言十二蓋取包犧惟有八卦故不謂包犧自重之也繫言十二蓋取包犧惟有取離自爲二畫卦之象自神農而取益取噬嗑則神農重卦可決矣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同上

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

同上

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

同上

疏證曰正義引鄭元易贊及易論又釋云云曰鄭元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案周禮疏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者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答曰此數名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有歸藏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兒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犧黃帝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鄭注連山歸藏曰名曰連山似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疏曰云名以純艮爲首艮爲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易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則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市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麻志云黃鍾子爲天統黃鍾子爲天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故以乾爲天首

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

漢上易　卷八

疏證曰左氏定四年傳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乾坤雖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於八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耳之文或鄭君稱引易緯也虙羲作十言之教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引以冠首文莫古於此矣十言之教於八卦外有消息二字者春秋內事曰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人未有室宅未有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氣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據此則八卦消息禍福故易義以消息爲大漢儒說易惟虞氏言消息最明張惠言述虞氏消息二卷以發其旨八卦消息成六十四第六曰卦變消息益孟氏之傳也荀氏亦言之而不能具其法有爻之有旁通有消息卦有消息所生其他則多舛矣其注雖殘闕考約求之蓋乾坤十二辟卦爲消息卦之正例每二卦旁通則皆消息卦也消息卦皆在乾坤相合之時則剝復夬遘泰否之交也張氏又述鄭氏義卦氣消息曰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一辰餘而從坎常以四正爲四時方伯之卦餘六十卦分布十二月卦主六日七分而生復也復注則二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隔亥坤一分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非稽覽圖復生坎七日之義蓋以六日七分卦次非說卦之序故略以十二辟卦消息言之但陰極陽生復不可遠故但以坤六爻爲六日七分則中孚六日來復七分而生復之義亦兼得包之非違錯也京氏傳其學云七日來復六爻反復之稱亦是據坤六爻爲七日與鄭同也臨注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經而復始則兩卦十二爻而周一歲此說不見易緯蓋以十二辟卦主月則乾坤十二爻而周一歲若論本卦之氣則臨至遯而消遯至臨而息自有相受之義凡遘復泰否之氣大壯觀剝夬皆然虞仲翔注易十二辟卦每卦旁通亦此義也夬注云陽氣浸長至於五文言坤上六注云謂消息用事乾謂上爻辰在巳巳爲消息乾用事之位皆言卦氣也據張氏說則鄭君解易未嘗不兼言消息故伏羲十言之教於論易亦述之云無文字謂之易者御覽引易通卦驗云虙羲方牙若橘作易無書以畫事緣識點鄭元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言之教禮記大題疏曲禮疏

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疑人在伏羲前表計寅其刻曰棣觀黔蒼牙通藏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元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則伏羲前已有文字矣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凡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脫誤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雖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羲之前已自久遠何世衛宏重卦不合偶孔義孔穎達亦疑之疏例不駁注故依違其說孔氏以爲三皇前已有文字未用之教世義亦圓通未知鄭意同否蒼頡古說不同鄭既以爲文籍初自黃帝爲始其刻曰棣觀黔蒼頡造書出伏羲而有文字理本有相似文字理猶燧人用之教世之用猶燧人伏羲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否隨世而演也案孔引鄭易緯注與今本不同今注作演時無書刻白與後注云不書但以畫見其事相合鄭據尚書緯考經識云三皇未有文字之義僞孔以爲伏羲氏造書契與鄭云無文字謂之易即三皇未有文字之義僞孔義孔穎達亦疑之疏例不駁注故依違云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神農重卦不合僞孔義孔穎達亦疑之疏例不駁注故依違其說孔氏以爲三皇前已有文字未用之教世義亦圓通未知鄭意同否蒼頡古說不同鄭既以爲文籍初自黃帝爲始耳

路史前紀注二又五案疏本作十二以厚君民之別路史前紀注一
言段玉裁按云二字衍今刪二字
疏證曰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云曰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
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
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
沒包羲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
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紀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
文不同不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
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
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
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
燧人二萬一千年至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
一緯候不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緯候
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人皇之前而闕伏犧十言之教也遂
燧人之後而四紀又在伏犧之前非也馬總之徒紛紜各相乖背
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錫瑞案方叔機注別無所見陳鱣云
前紀引此論及注而駁之云如鄭所言則人路史前紀注一
十紀皆在遂人之後俱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犧前六後三各立年歲
未詳何時人路史前紀注一
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
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
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錫瑞案方叔機注別無所見陳鱣云
前紀引此論及注而駁之云如鄭所言則人路史前紀注一
十紀皆在遂人之後俱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犧前六後三各立年歲
亦爲取據張揖愼到徐整等爾皆不可質又遂人氏紀注引
言遂皇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氏紀注引
此論曰注言遂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考
承二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考
燧人二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考
次有三千姓乃至伏羲人路史前紀注一
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穎達疑是三姓而

爲九十一代安矣羅氏駁方注并及鄭論蓋其所據世次與
鄭君所據異三皇古有二說一爲天地初立之天皇地皇人
皇史記索隱引河圖及三五曆云天皇氏十二頭濫泊無所
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
千歲地皇氏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
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秦
始皇本紀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孔衍春秋
後語云泰皇乃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飛出谷口兄弟九人
泰皇卽九頭紀一爲遂人伏羲神農三皇亦稱天皇地皇人
皇卽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戲爲戲
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傳說曰遂人爲遂皇伏戲爲戲
皇風俗通皇霸篇引尚書大傳說曰遂人爲遂皇伏戲爲戲
天伏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
農皇於地禮緯含文嘉春秋緯命曆序雜書甄曜度曰虎通
號篇武梁祠畫象宋均援神契注譙周古史考皆以遂人與
戲農並列爲三皇風俗通又引春秋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
農是三皇也鄭君注尚書中候敍省圖亦云伏羲女媧神農三
代爲三皇鄭君當注伏傳其注經多主命曆序而注中候獨
從運斗樞不數遂人者蓋鄭以遂人爲人皇卽天地初立之
人皇初起孔疏人皇卽遂皇也孔氏知鄭
云人皇卽遂皇也未知鄭以遂皇爲上古之人皇非與羲農
並列之三皇故引鄭論方注依違其辭疑爲三姓九十一代

十一

六藝論疏證

謂開闢九頭是何語金石家或不通經學固無議焉鄭云始
作十言之教者周易正義八論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
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
之利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
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定五氣以立五
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
宜作爲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臣以尊
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所以垂教之本意者也
云以厚君民之別者春秋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命厤序
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序謂政教君
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左昭十七年傳曰太皞氏以龍
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服虔云太皞以龍名官春
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
夏官爲青龍氏
官爲黃龍氏
崔寔政論云太皞之世設九庖之官易坤靈圖曰虙犧氏
立九部民易理禮緯含文嘉曰虙者別也戲者
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
此伏羲作教厚君
民之別之證也

燧人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禮記禮運疏
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禮記門禮疏

疏證曰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說已見前鄭又云一百八十七代與前異者曲禮正義曰鄭元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蓋周古史攷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引并入大題疏引博雨說並存孔氏已不能申明今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一條殊嫌專輒

太昊帝包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伏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義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取之禮

六藝論疏證　十三

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即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

唐釋法琳辨正論引三教治道篇注疏證曰白虎通曰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書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潛夫論五德志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始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御覽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妃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以姜爲姓又曰神農氏繼衰作陳作豰鼓作舂杵臼作杵臼教民播種五穀嘗百草始有醫藥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聖德都陳作瑟二十六弦燧人氏沒包羲氏風姓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也蛇身人首有聖德都於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伏羲姓風御覽引帝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羲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都陳作瑟二十六弦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取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皇後世音譌故或謂之密犧一號雖皇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古史考曰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以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帝系譜曰伏犧人頭蛇身長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中候握河紀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諸家言伏羲事皆足證明鄭義鄭云五十九姓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一年者御覽引逝甲開山圖曰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大下有鳳巢氏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都之所在注云自女媧至無懷十五代合一爲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禮緯引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都之所在注云自女媧至無懷十五代合一爲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禮緯引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都之所在注云自女媧至無懷十五代合一爲七千七百八十七年禮緯引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都之所在注云自女媧至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先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錫瑞案世紀文與遁甲開山圖同當即引用其說其代數比鄭論爲少年數比鄭論多既已參差不符孔穎達又引鄭說以大庭爲神農之別號則遁甲開山圖非鄭所據緯書兩處之文本異鄭君糊羅浩瀚必別據緯說今不可攷鄭前以爲遂皇遠在伏羲之前此又云燧人發伏羲皇生與帝王世紀序次不同蓋鄭據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引并入大題疏引博雨說並存孔氏已不能申明今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一條殊嫌專輒

六藝論疏證　十四

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始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教民耕種其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古史攷曰炎帝有火應故置官師皆以火爲名傳曰鄒子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諸家言神農事皆足證明鄭義鄭駁異義曰炎帝姓姜太昊帝承生帝明生帝直生帝釐生帝哀生帝榆罔凡八代事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以爲姓又曰神農氏繼衰作陳作豰鼓作舂杵臼作杵臼教民播種五穀嘗百草始有醫藥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聖德都陳作瑟二十六弦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取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皇後世音譌故或謂之密犧一號雖皇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中候握河紀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諸家言伏羲事皆足證明鄭義鄭云五十九姓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一年者御覽引逝甲開山圖曰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大下有鳳巢氏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都之所在注云自女媧至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先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錫瑞案世紀文與遁甲開山圖同當即引用其說其代數比鄭論爲少年數比鄭論多既已參差不符孔穎達又引鄭說以大庭爲神農之別號則遁甲開山圖非鄭所據緯書兩處之文本異鄭君糊羅浩瀚必別據緯說今不可攷鄭前以爲遂皇遠在伏羲之前此又云燧人發伏羲皇生與帝王世紀序次不同蓋鄭據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引并入大題疏引博雨說並存孔氏已不能申明今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一條殊嫌專輒

六藝論疏證　十五

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始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御覽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妃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以爲姓又曰神農氏繼衰作陳作豰鼓作舂杵臼作杵臼教民播種五穀嘗百草始有醫藥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聖德都陳作瑟二十六弦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制嫁取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皇後世音譌故或謂之密犧一號雖皇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中候握河紀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諸家言伏羲事皆足證明鄭義鄭云五十九姓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一年者御覽引逝甲開山圖曰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大下有鳳巢氏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都之所在注云自女媧至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先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錫瑞案世紀文與遁甲開山圖同當即引用其說其代數比鄭論爲少年數比鄭論多既已參差不符孔穎達又引鄭說以大庭爲神農之別號則遁甲開山圖非鄭所據緯書兩處之文本異鄭君糊羅浩瀚必別據緯說今不可攷鄭前以爲遂皇遠在伏羲之前此又云燧人發伏羲皇生與帝王世紀序次不同蓋鄭據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引并入大題疏引博雨說並存孔氏已不能申明今緯書亡更不可攷其與前說異者不敢強爲之辭也嚴可均袁鈞本皆刪去曲禮疏所一條殊嫌專輒

六藝論疏證　十六

書不同世紀等不遵此夫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厤序等類以爲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爲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間知其難據錫瑞謂羅說太泥百年之人古時亦不多見何書無逸篇可證八世而五百餘年何以知其難據羅引命厤序與帝王世紀索隱合世紀索隱當卽本命厤序參差十年或傳寫之說鄭君以爲七世合五百年較命厤序少一世四十年或亦傳寫之說或鄭別據緯書今不可攷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則更傳聞有異路史據各書增入數代亦與鄭義不合

軒轅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凡十三世合治一萬二千七十二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於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於崆峒山同上

疏證曰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御覽引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卽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

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丘長於姬水龍顏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吹律定姓有四妃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古史考曰有熊氏已姓或曰姓公孫孝經援神契曰黃帝曰角龍顏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而召天老而問曰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喜不知其理敢問于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錄州聖人所紀姓號興謀治平然後興望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古之圖紀天其授予黃帝乃祓齋七日衣冠黃龍之旅戴交龍之旌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鱖魚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夫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帝舒視之名曰錄圖莊子徐無鬼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爲

乃云惟二人同於黃帝者爲姬姓其得信耶且昌意元囂蒼林揮皆姬姓者豈惟二人哉案二說皆以國語有誤其姓氏亦略異而謂得姓者十二則與鄭君所據相合十三世不可攷大略論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據鄭義黃帝元孫爲帝魁則少昊不得爲黃帝之子顓頊亦不得爲黃帝之曾孫禮祭法正義引命厤序云黃帝系帝嚳不得爲黃帝之曾孫禮祭法正義引命厤序云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閻本二千作一千惠棟校宋本同其世與年皆較鄭義爲多則鄭君非盡稽命厤序也其參差之故不可得而詳矣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

焉同上

疏證曰左氏昭十七年傳秋郯子來朝公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黃帝受命六藝論疏證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

造厤曰岐伯造醫方鬼諛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與壇墠

疏證曰許氏說文自序曰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案蒼頡說者不同義見前鄭以爲黃帝時人是同許君與馬班也史記厤書曰蓋黃帝攷定星厤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索隱曰按系本及律厤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厤漢藝文志黃帝五家厤三十三卷律厤志云蓋閒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厤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厤厤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厤數之分也續漢志云黃帝造厤元起辛卯蔵文志容成子十四篇王應麟曰呂覽勿躬篇容成作厤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又鬼容區三篇師古曰即鬼臾區也史記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

同上

疏證曰易繫辭曰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素問有鬼臾區天元大紀論晉志車蓋占星氣郎鬼臾區秋曰黃帝師大撓博物志曰容成氏造麻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謂之六旬博物記曰隸首黃帝之臣一說隸首善算者也劉徽九章算經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建厤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葛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御覽引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釋名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父造車更廣其制度也管子曰奚仲之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成器堅固主人如共工之後又有共工畀之後又有畀也呂氏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杜注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錫瑞案鄭以奚仲爲黃帝臣不得至夏禹時奚仲當別是一人如共工之後又有共工畀之後又有畀也呂氏春秋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父造車更廣其制度也管子曰奚仲之所以爲器也左氏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杜注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錫瑞案鄭以奚仲爲黃帝臣不得至夏禹時奚仲當別是一人今殘缺唐志有鄭元注書緯三卷中侯五卷不著錄伏已久今台注疏唐宋類書所引十八篇目猶具曰稽命曰題期曰立象曰帝命曰佗倫作爲律佗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陰山取竹於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十二筒聽鳳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故曰黃鍾之宮律之本也漢書律厤志文略同史記封禪書曰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又曰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漢舊儀云黃帝以來圜邱祭天於甘泉山今雲陽迺天臺也諸家言黃帝事皆足證明鄭義鄭云壇墠經一卷太白陰經黃帝乃於盛水之陽累壇祭太牢帝登壇墠禮郎指郊丘言之若隋志仙人務成子傳神通黃帝有元寤含符致壇皆非正禮鄭未必指此而言也古今注載軒轅臣容成作厤佗倫作算與鄭說合

右易論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元孫以爲不可依用書序疏玉海三十七

民間得泰誓 同上

苗興曰契握曰洛子命曰稷起曰我應曰洛師謀曰合符后曰遘雒戒曰霸兌曰準讖哲一作準讖哲曰覩期適合十八篇之目所考尚未備也詳見子篇之數鄭珍鄭學錄此考得十三篇云其五篇無聞遺苗興所著尚書中候疏證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儒林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三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篇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儒林傳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入舟

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錫瑞案王充與房宏以爲宣帝與劉向別錄及文選注引劉歆七略不合益傳聞小誤房宏以爲古文亦非是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岐孟子注曰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據此則漢得秦誓年代先後諸家之說不同而皆以爲後得非伏生書孔氏攷證具晰而猶以伏傳有秦誓文爲疑錫瑞謂伏傳本別撰大義非必字字比附史記周本紀亦有其文蓋皆據據緯書民間所得秦誓亦即據緯書爲之耳馬季長云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鄭但云民間得秦誓不知從馬說否僞孔因馬氏疑之而別造三篇孔穎達注引論語比攷加詳有知我者重童也云又以爲眞古文近儒斥以爲僞而搜輯漢民間之太誓以爲眞今文冀自珍又以爲僞申引馬說具見太誓答問案太誓文體與百篇不類而與緯候爲近馬氏所疑是也與緯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書堯典疏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引鄭元六藝論云曰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錫瑞案鄭君作六藝論多據緯說此云堯知命在禹當引緯書證之書緯刑德放曰堯知命表舜舜知天命之所在也尚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鄭注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詠如樊紲也鄭注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者鄭云有圖籙之歷數謂五老流星上入昴有五老遊於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者五星之精也觀河渚有五老遊於河渚諸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昴有頃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於河渚諸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昴有頃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等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於河渚諸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昴有頃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名鄭云有圖籙之名者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比考讖曰堯舜考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麻數在爾躬汝身謂有圖籙之麻數在爾躬汝身謂有圖籙之麻數在爾躬汝身謂有圖籙之命鄭注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者鄭云有圖籙之名者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比考讖曰堯舜考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麻數在爾躬汝身謂有圖籙之麻數在爾躬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不欲命於天詠如樊紲也鄭注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天之野鄭注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陶唐氏紀曰方是帝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陶唐氏紀曰方是帝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爾躬路史餘論引論語比攷加詳有知我者重童也云又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嘆然嘆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路史餘論引論語比攷加詳有知我者重童也云又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嘆然嘆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陶唐氏紀曰方是帝堯知其聖然猶忌其私也爰敷四岳辟其德弗辱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且知帝之在舜以舜錫薦有在數有美祥帝知其聖然猶忌其私也爰敷四岳辟其德弗辱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且知帝之在舜以舜錫薦有虞氏紀曰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眾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羅氏所云頗足以申鄭旨孔疏拘於俗見不知古義乃云緯候之書附會其事河洛之書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孔從僞傳故雖引鄭說未能發明其旨若舜知命在禹亦見尚書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鍾石笙筦磬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

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凡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諱故作詩者以諷其美而譏其過詩譜序疏案首句亦以生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誨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諷其美而譏其過詩譜序疏案首句亦

太平御覽

疏證曰詩譜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有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爲疑辭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引六藝論論詩云云曰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六藝論所云今

詩所用酬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詩譜又曰虞舜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正義曰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誦歌始於此也益稷舜云工以納言時而賡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誠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陶與舜相答爲歌即是詩也詩譜又曰有夏承之漸述情歌詠歌詩以相戒刺且爲溫簉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皐陶謨說皐陶之道放於此廢有子遺遍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誦德所以賡歌連呂宮詞直刺宮闈尚無避忌至宋則鳥臺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篇章泯棄則爲法者著明不假復詩然不藉此誦美譏過即虞書所云詩亦與今詩有諫希少乃作詩以誦美譏過蓋在商周以後已大獄有作詩杖一百之律唐宋升降豈止判若商周情志不

通尊卑迺隔使鄭者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漢書藝文志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下采殷上采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同上亦見 毛詩序疏

疏證曰詩譜正義曰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引六藝論云曰亦指堯典之文謂之初造謂造今詩之初非謂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毛詩序曰故詩有六藝焉一曰風二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曰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則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藝之中唯應有頌耳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強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案孔疏申鄭甚晰

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 同上案此條陳鱣本不載

疏證曰詩譜曰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此言迄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引藝論云云曰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卽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用故得稱之案孔疏申鄭亦明變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魯僖者據錄詩次序至魯頌而止耳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汎厤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一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引之初造之初謂詩之初非謂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云曰詩既含此五際不知何據

疏證曰正義引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厤樞云云曰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引之鈎瑞案六情詳見漢書翼奉傳曰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已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行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後漢書郎顗傳顗引詩汎厤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王興衰得失厥門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毛詩國風疏

疏證曰毛詩正義曰詩譜云云曰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煜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謂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洪頤煊曰案史記漢書引詩皆稱毛詩說文自序其稱詩毛氏注中引詩亦皆稱詩曰無毛字唯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卽河間獻王所加之本錫瑞案漢書藝文志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倉子群倉子授徐整鄭氏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據陸氏徐氏序次子夏至毛公源流各別未知孰是

註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上

疏證曰正義曰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錫瑞案鄭君名箋之義已自言之孔疏申鄭亦明博物志云鄭康成注毛詩曰箋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案文選所載之箋皆與王侯書益表之次故以鄭爲修敬然此是異義顯背鄭君鄭東漢末人乃謂其修敬於三百年前之故相其說亦甚迂矣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詩序疏案陳本上多詩初出三字不知何據

疏證曰正義曰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卽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大小雅譜曰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訓詁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錫瑞案漢書藝文志易有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四家詩止有傳訓皆無章句不知章句誰所分也後漢徐防傳防上疏曰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則子夏時已有章句矣韓氏內外傳不言章句則不以今之毛詩章句爲子夏所分據孔疏則七公作詁訓傳其章句亦由毛公定之也

文王創基至孫傳閎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厭意哉商邑兼異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斯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眾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路史後紀注十案詩序疏引上二句作文王創基至於閎傳則商頌不在數矣

疏證曰路史注曰商頌宋頌也頌襄公之詩耳敘詩者以爲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時安也夫言奮伐荊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爲宋禮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馬遷亦以爲美襄公然遷以爲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藝論云云曰疏云景山大山誤矣商有景亳之命而衞詩亦言景山商之山也顧伯鄙乃以爲宋人幸周室之衰又謂夫子存之者以見二王之後有此覩觀烏足知聖人哉錫瑞案羅氏之說是也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亦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等語自國風至魯頌適得三百之數鄭君以爲商頌不在數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以寓懷舊之意其說必有所受鄭答臨模以爲爲記注時未得毛詩此當本於三家詩說三家以商頌爲正考父美宋襄公作魏源詩古微列十三證以發其義錫瑞更爲推闡復得七證其二卽路史所云荊楚萬舞此外又有五條見經訓書院自課文羅氏以史遷云考父作爲繆蓋以年代不相及爲疑案孔子世家既載孟釐子述正考父佐戴武宣之文十二諸侯年表戴襄相距凡百有十七年是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宋世家仍用考父頌殷之說史公從孔而述孔子先人之事大相矛盾百齡以外之壽古所常有如寶公張荅皆是何獨疑考父無百三四十歲乎鄭論以景山言商之墳墓松柏喻商之賢才且以松柏喻寢成孔安喻任羣材成國皆爲喻言不爲實事與箋詩以陟景山掄材木爲實事不爲喻言者不同是鄭君作論時從三家詩之明證孔疏駁馬昭曰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

之詩安得云宋郊配契也馬昭難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孔穎達但知鄭箋詩從毛不知鄭先受韓詩裴駰史記集解曰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鄭蓋用韓詩說惟後漢書樊準傳引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云韓詩之文鄭論所引仍同毛詩或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右詩論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又御覽六百八引作合敬崇讓也

疏證曰曲禮曰毋不敬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義與鄭說相合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周禮春官序官疏

疏證曰周禮疏曰案彼虞書云修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修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禮記正義曰其唐堯則舜典云脩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鄭康成注大宗伯云典朕三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錫瑞案孔疏申鄭尤詳惟鄭注大宗伯無此二語孔氏蓋誤以禮論爲禮注耳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詩譜序疏

疏證曰詩譜正義曰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引六藝論論詩云禮云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遞相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世紀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祭百種穀相協

上鼓謂以瓦缶爲土鼓相當故能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據此則既云始諸飲食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鄭君以爲大庭即神農詩譜又疑大庭行詩則禮與詩許起於神農故鄭云禮初起與詩同時惟其時詩禮初起猶未能備故雖疑有詩而誦美譏過之詩至三代而始具亦猶雖有祭祀吉禮而凶軍賓嘉之禮至黃帝而始全也若誦美譏過之詩以制禮爲限則又後世所用之禮與詩同時之證

王葬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郎位依虞書禮于六宗禮用大社周禮大宗伯疏案嚴可均本引作春官序官疏誤

疏證曰周禮疏曰鄭君則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引禮論云云曰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祭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泰壇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評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又天宗人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既配如是故不得入六宗也錫瑞案鄭引劉孔六宗之義非鄭所從賈疏申鄭已晰王莽時不聞有孔昭疏引昭字疑誤尚書舜典正義曰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禮記祭法正義曰劉歆孔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三處之文正同或作孔昭或作孔晃或作孔光而云劉歆則不異然則孔必與劉歆同時者劉歆時無孔昭而孔晃爲王肅之徒亦不與劉歆同時此人必是孔光光與晃字相似以形近而訛其作昭者又以晃昭聲近而訛也山堂考索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六子正作孔光是其明證云漢武即位于六宗通用大社者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脩上從公卿議出是遂祭六宗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及天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兄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郃議云漢初甘泉汾陰天地即鄭云漢武依虞書禮六宗之事也路史餘論曰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戊亥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釋文無此句**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

文禮五十六篇此據釋文案禮記奔喪疏引云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山堂考索引亦同禮記大題疏又引作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七篇山堂考索引亦同禮記大題均無此二句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云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山堂考索引亦同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禮記大題疏又奔喪疏引集八卷案奔喪疏五十七篇七字誤當作六

疏證曰禮記奔喪正義引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云云錫瑞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劉歆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志又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歆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篇與高堂生正多三十九篇劉說是也漢志傳寫十七二字誤倒篇數不合奔喪正義誤作五十七篇其十七篇外餘四十篇與漢志六藝論疏證

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其誤正同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儀禮疏曰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祕在於館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案賈公彥所云皆與六藝論合當即本於鄭論得古儀禮五十六篇足證奔喪正義五十七篇之誤鄭云字多異兒鄭注儀禮所引古文今文云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辨之已晰鄭云孔氏壁中河間獻王是並舉兩事言之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又魯恭王傳曰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陳壽祺曰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錫瑞案許氏說文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據此則孔壁與河間獻王所得皆有禮經禮記惟不云有周官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據此則周禮並舉之也

周官經中所得六篇漢時記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禮記大題疏

疏證曰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云曰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考工記疏引鄭三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錫瑞案考工記言不分別禮曰徐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名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據此則鄭云六篇即合考工記言之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亦合考工也孔氏過求分析殊泥孔引漢書不見於今本未知所據其說與隋志正合或當時說漢書者有此文藝文志周官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亦同案鄭云壁中所得者即禮古經五十七篇之目錫瑞案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其說亦同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其說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是周官亦出壁中也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同上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

疏證曰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儒林傳云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邱卿后倉及戴德戴聖寫五也錫瑞案孔氏所引不及后倉儒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傳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藝文志曰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據此則后倉治禮最明不宜獨遺之惟后氏曲臺記不可見有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禮記大題疏

疏證曰釋文隋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據鄭君之論釋文隋志所說非是錢大昕漢書考異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

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隋志謂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足蓋以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別見藝文志故疑爲東漢人附益不知劉向別錄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戴入之禮記而明堂陰陽與樂記仍各自爲書亦猶三年問出於荀子中庸緇衣出於子思子其本書無妨單行也記本七十子之徒所得後之通儒各有損益河間獻王得之大小戴各傳其學鄭氏六藝論言之當矣謂大戴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九篇其說始於晉司空長史陳邵而陸德明引之隋志又開益之然漢書無其事不足信也陳壽祺左海經辨引六藝論云云曰壽祺案二戴所傳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觀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傅會之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

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處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安矣陳氏又引錢說辨之曰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其他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見小戴喪服四制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冔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間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加投壺已然曰虎通引禮論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

記少牢饋食禮注引鄭子太廟禮周禮注引王制論引貉稽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大戴出人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所有百二十一篇之說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卽彼之所錄也錫瑞案二說皆駁陳鄭以申鄭義陳氏並駁錢說尤精學者可以無惑矣

右禮論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記事爲尙書公羊傳疏春秋者古史所記動作之事御覽六百八

史記言禮記玉藻疏

疏證曰疏引六藝論云曰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尙書其存者記之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玉藻正義曰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尙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尙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爲少也周禮有五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

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觀禮賜諸公奉篚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錫瑞案徐疏申鄭甚晰孔疏尤詳鄭論明以左史記言之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尙書不得更有右史記事左史所記孔疏所引疑誤若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鄭論正相反蓋各有所據不可強合左傳序正義引藝文志與玉藻云左右所記二文相反王應麟曰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傳序疏證困學紀聞八

疏證曰左傳正義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爲素臣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爲素臣故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邱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錫瑞案素王制法孔子作春秋微言大義漢儒崇信公羊多能發明其旨自左傳家賈逵杜預等不信其說春秋之旨遂晦史記孔子世家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據史公所受董生說則孔子作春秋實因不用於世於是空設一王之法以俟後王舉而行之鄭云爲後世受命之君自見於後世也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王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位不數故漢儒謂春秋爲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命之君制明王之法與史公董生之說合繼周者漢去秦閏王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王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據此則春秋爲漢制說出緯書東漢史晨韓勑諸碑皆明引之而史公董生無此說後儒謂緯書不足信然在漢言漢推崇本朝不得不然何休公解詁引演孔圖鄭君此論雖無明文而作論在注緯之時或亦當如何說後儒詆鄭君不當信緯非善論世者也孔疏解素爲空是也但云無位空王不云空設一王之法則酒未得春秋之旨孔疏又引大史子餘之言謂非孔子自號素王意在峻鄭說亦近是而推鄭君之意似乎不必過泥鄭釋廢疾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據鄭君說孔子不敢顯然改法致授又豈敢明目張膽自號素王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東平嬴公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顧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孺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公羊傳校勘記曰六藝論之陰豐疑即漢書泠豐之誤六藝論言劉向王彥漢書但言任公蓋鄭君所聞不必與班氏合也齊召南曰按前書無王彥而有王亥即與尹更始劉向問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書賈逵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

元又爲之注孝經序疏

疏證曰孝經疏曰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孟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錫瑞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曰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

六藝論疏證

公羊傳序疏

丁疏引答臨孝長義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顯吉乎據此則孔子作春秋不明進魯稱王又豈有自稱素王之法以待後世之行耳漢人文義簡質辭不別白說者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可也釋文於左傳序素王字云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爲王天下之王並不解爲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卻此可證若邱明自稱素臣尤爲無理孔疏亦不知具說所自出蓋左傳家竊取公羊素王之說而張大邱明以配孔子乃造爲此言耳葉德輝云邱明爲素臣始見於集解王肅山房輯論語緯有此語與孫氏古微書同然亦據集解合并非漢人所傳非唐宋類書所引皆不可據惟論衡超奇篇有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業也云云諸子亦該論之詞非明指左氏此亦不足爲

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傳序疏

疏證曰何休序曰傳春秋者非一疏引六藝論云云曰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漢書儒林傳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

未判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此則鄭君嘗注春秋傳論云元又爲之注不得謂非實也世說新語注引元別傳曰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鄭從張恭祖所受皆古文則春秋傳必左氏傳也鄭君兼通三傳故有發墨守起廢疾鍼膏肓之作獨注左氏傳者鄭以古文爲重也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穀梁傳序疏

疏證曰疏引六藝論云云曰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讖者謂周王魯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錫瑞案經學分門戶爭流派始於公羊左氏兩家自劉歆欲立左氏學博士不肯置對以後范升陳元賈逵李育各信所習至今嘵嘵不已治左氏者以公羊爲讖緯邪說治公羊者以左氏爲劉歆僞書無非今古文說龂龂不合而已鄭君兼通今古並采所長合三傳以說春秋爲治經者別開門徑如范武子之穀梁注唐啖趙陸宋劉敞春秋之學皆由鄭君導其先路習頴門者病其不守師法然觀後儒喧囂辨鬨流爲黨禍乃知鄭學宏通爲可貴也三傳之善楊疏已舉大略茲不復贅

右春秋論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疏

疏證曰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脩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引鄭元之六藝論云云門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錫瑞案漢儒以爲詩書易禮皆孔子刪定惟春秋孝經爲孔子自作孝經緯鉤命決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孝經右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皆以春秋王無冕蘇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孝經中契曰某作

元又爲之注宋均孝經緯注唐會要七十七孝經疏

疏證曰孝經疏曰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也有評論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師有注云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秋考經唯有評論非元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明焉有義無辭令子乔惑舉鄭之語而曰無聞其驗七也錫瑞案邢疏列十二證出於劉知幾文苑英華唐會要具載之劉引宋均均爲證均是鄭君弟子說似可信然劉肅大唐新語引鄭君孝經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賊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是鄭君嘗注孝經已自言之六藝論亦云爲之注鄭君大賢必不妄言較之弟子所云尤可信據古無刻本傳寫甚艱鄭君著書百餘萬言未必弟子人人盡見宋不見孝經注宜有是事但因書有不見遂並師言不信而易其名謂之略說謂之評論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均之昏惑亦步舒之類歟鄭論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故公羊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後注書案嚴氏據春秋注未成以證較之陳氏據注春秋孝經爲論作於注書之後其說尤塙予從嚴氏

右孝經論

鄭志疏證

鄭志（）

鄭記攷證　附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

光緒乙酉刊

自序

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比於孔子弟子裒其問答之語以爲志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著書多今文說後所著書多古文說據鄭志答炅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劉琰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其所著書先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可攷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必追改者矣當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沖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遽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膺顏帢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之紛紛乎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暖姝者並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注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

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注而可備參攷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捃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據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爲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與諸經注義參證以攷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欿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　殿本錢本孔本袁本之異袁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

鄭志謂韋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實應成蓉鏡嘗作攷證未畢僅三十餘紙采入南菁書院叢書茲據袁本復加校訂成所攷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光緒丙申仲冬月善化皮錫瑞

袁鈞輯本序

本傳稱元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新舊唐書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同隋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爲十一卷既非舊第此則又闕二卷至崇文總目不復著錄蓋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答者冷剛張逸趙商韋曜錫瑞案此有誤孫皓劉玟田瓊炅模王瓚臨碩凡十人臨碩鄭君自有答難禮一書則鄭志問答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尚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禘問志竊意其書是以經爲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禘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稱禘問志或稱鄭答志蓋緩于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翬桓翬劉德陳鑠諸人之問答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氾閎而焦氾二人語頗多顧不見鄭君問答中要必及事鄭君與于弟子之列即所謂分授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答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末附禘問凡八篇鄭記一篇答臨碩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易志

大畜六四童牛之梏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牛四足何以稱梏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前足施梏也故以足言之周禮大司寇疏引鄭志疏袁氏準證曰施梏於足下本無牛四足何以稱梏鄭答云牛無手下本無前足施梏也五字從禮記月令疏引補月令疏止冷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梏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二十二字周禮內饗疏故以足言之作以前足當之是引者約舉之詞冷給或作冷誤姓氏書有冷綸

疏證曰大司寇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疏引易志云云月令注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正義引冷剛問云內饗疏亦引鄭答冷剛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扳膺盖謂馬可稱臂猶之牛可稱手其實皆前足也案惠棟九經古義引鄭志云云曰釋名曰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太元云童牛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童牛無角是梏施於前足姚配中周易姚氏學曰鄭以牿爲梏義亦通呂覽士容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狗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麋鹿豕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據此是古有桎狗之法亦應有桎牛之法桎後足謂之桎則前足爲梏審矣成蓉鏡曰童牛之梏孟氏九家並作告劉表虞翻陸績王弼侯果並作牿鄭本作梏據費氏易也知者後漢書本傳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以山東無足問者洒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又儒林傳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元元作易注是鄭君先通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游乃傳費氏易也據世說劉峻注引鄭別傳稱元年二十一師故宛州刺史第五元先而那禹孝經疏引鄭自敘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後漢書本傳建安五年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是鄭二十一歲通京氏易尋即通禮氏易至七十四歲乃依以作注故經典釋文序錄亦云

鄭元通費氏易也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云嘗從孟喜問易故藝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據說文述孟氏易作告則京氏易亦當作告鄭本作梏知非用京氏易其爲孟氏易無疑大畜注云巽爲木者此爻體之例鄭君注萃彖云四本震爻注賁六四云巽爲木也注損彖云四巽爻也注井九二云九二坎爻也注萃彖云二本離爻注中孚巽云二五坎爻注損彖云二五離爻注損彖云離九三云艮爻也注豐九三云三艮爻以是推之初四陽爲艮爻兌爻大畜六四巽爲木鄭君注萃彖云四巽爻也注損二卦之例云互體震者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互卦有二例蒙注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巽頤注云自二至五有二坤之等三爻爲卦也大畜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四爻爲卦也然則當有五爻之互闕不具耳震爲足艮爲手並說卦傳文鄭氏易注引震爲足其可攷者祇此大畜六四餘則易緯乾鑿度下注通卦驗上注兩見而已其引艮爲手則於大畜六四上九外更得豐九三睽辭上傳第二章二注也云震爲牛之足者據爻辭言牛也外卦艮三至五互震故云足在艮體之中李鼎祚周易集解云艮爲止手亦止持於物使不動故艮爲手與此鄭注艮手持木義合說文木部桎足械也梏手械也故鄭君注周禮大司寇桎梏而坐諸嘉石注掌囚中罪桎梏注禮記月令去桎梏

並云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是桎梏手足定有別也春秋莊公三十年左傳則執而梏之正義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牛云梏者牛雖無手謂梏前足也本鄭志尚書贊誓今惟淫舍牿牛馬疏引鄭彼注云牿爲桎梏之梏施牿幠作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義與此同又案鄭志易義二條皆答冷剛語而他經亦無冷問是剛固傳鄭君易學者也錫瑞案校勘記以監毛本從永作冷爲誤袁氏則以作冷爲誤作冷作冷也據鄭君別傳古皆有之未知孰是成氏所據之本亦作冷也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

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詩桑扈疏證曰姊案離騷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周禮冢宰序官疏引鄭易注屈原之姊名女須正作姊詩疏譌也今改正疏證曰桑扈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小胥大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引易注鄭志云云曰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孔疏引志作姬原之

尚書志

堯典乃命羲和注黎爲火正司地

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黎爲北正本疏袁氏攷證曰爲北疏本譌爲地詩檜譜疏引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今據改

疏證曰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元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而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詩檜譜正義曰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錫瑞案韋解楚語引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韋不駁唐故孔疏即以爲韋昭說也徐幹中論厤數篇引楚語作北正蓋用鄭說改字臣瓚注漢書以火爲北之誤其所以致誤者篆文北字作丬火字作丷蓋因形近而譌史記厤書集解引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說近傅會未若以爲北之直捷也

四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禮記王制疏

疏證曰王制正義引鄭志云云曰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成蓉鏡曰八伯有二義尚書大傳唐傳四嶽八伯元祀代秦山貢兩伯之樂禹陽伯之樂名曰晳陽儀伯之樂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

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名曰初慮義伯之樂名曰朱干玉戚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名曰苓落和伯之樂名曰
白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曰綏綏熙熙
此今文家說也鄭君注堯典四岳云八伯唯殛兜共工放齊
嵏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又注大傳四嶽八伯云堯
時得義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
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殛兜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此占
文家說也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者鄭君注
周禮地官序官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六遂之地
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六鄉之事司
徒主之鄉師分理之序官大司徒鄉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
人鄉師下大夫四人鄭君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是
也六遂之事遂人主之遂官遂人中大夫二人鄭君注遂人
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是也故其注大傳亦云八伯者據
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云伯卽牧也者尚書
立政宅乃牧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注牧
鄭以王制言殷制稱八州八伯堯典唐虞制言乃日覲四岳
羣牧周禮周制大宰言建其牧故云然今言四岳八伯恐人
致疑故明之曰伯卽牧也錫瑞案伯卽牧也四字乃孔疏引
申鄭義成氏以爲亦鄭志之文非也解鄉遂之吏雖本鄭義
然是周制不可以說唐虞四嶽八伯之解當從今文大傳明
以四嶽八伯並稱是四嶽外別有八伯鄭君謂分四嶽置八

鄭志疏證二　一

伯則既有八伯當無四嶽矣說與大傳不合鄭注
大傳無據畿外八州等語成氏所引不知何據

答繇謨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禮記王制疏

言也文不相應王肅禹貢注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陳祥道禮書康成溺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內四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三國是自戾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百國子男卽如其說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地若在畿內則無餘地以處天子故趙商疑而致問鄭志云云據鄭此說則畿內四百國卽公卿大夫之采地皆不及方五十里其實然與益鄭君欲言九州之內足容萬國故如此計爾聲案方七千里之地實足容萬國第如鄭計則外州之大六倍於中州非制也錫瑞案諸說多於鄭義獻疑孔疏已先疑之攷漢人言萬國有二說一是實數一是虛數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論衡齊世篇曰唐虞之際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又藝增篇曰尚書云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據此二說班孟堅以萬國爲實數用夏侯尚書義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以萬國爲虛數用歐陽尚書義鄭君相距萬里許同五千里內不得容萬國故以萬

鄭志疏證二　二

鄭志疏證二　三

國爲虛數班氏習夏侯尚書乃謂方制萬里而萬國爲實數者益夏侯尚書博士之說或有同於古文說者故與異義所引夏侯說不同也鄭從古文以萬國爲實數王肅用今文說駁鄭以萬國爲虛數其說各有所據後之申鄭駁鄭者皆未能攻鄭說與王說之所自出也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詩般疏

疏證曰詩般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錫瑞案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大陸澤在鉅鹿尚書正義曰爾雅釋地晉有大陸揉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續漢志鉅鹿郡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劉昭注云有廣阿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諸說皆與鄭義合皆云廣河孔疏引鄭志作廣河誤當改作廣阿澤不云廣河孔疏引鄭志作廣阿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詩甫田疏

袁氏玫證曰疏稱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蓋答語而失其問錫瑞案孔本多然幾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十一字袁本則以此二句爲疏文

鄭志疏證二　四

疏證曰甫田正義曰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案漢書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篚篚別之陳喬樅曰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卽穀稅市所貢篚之物以當邦賦也

又北播爲九河

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

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

既知今亦當知古詩般疏

疏證曰般正義曰禹貢兗州九河既道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大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

鄭志疏證二　五

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者四其稅猶多於周故使方二

鵂鶹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鵂當爲雕雕鳥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鳥者鵂與雕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雕而訓鳥也

金縢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經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歛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引鄭元弟子趙商問云云曰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成蓉鏡曰程子語錄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陳氏經尚書詳解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並與鄭君義合

鄭志疏證二　八

顧命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本疏袁氏欽證曰清廟序疏云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之制也此詩疏刪約之語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詩斯干疏袁氏欽證曰禮記玉藻疏引此豐下衍鎬字制度下有焉字故喪至房也作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攝政下無致太平三字案寢有之有詩疏本作寢者據玉藻疏則者字乃有字形涉而誤今改正錫瑞案孔本作者云者似當作之

疏證曰正義曰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引鄭志張逸問答云云又鄭注禮記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位大廟天子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誤耳或可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誤耳或可文王之廟如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荅趙商云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之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按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云明堂位大廟如文王廟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西廂命有司設黼扆綴衣于戶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向東序西向則東西夾南向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宣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誤耳或可文王之廟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西廂命有司設黼扆綴衣于戶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向東序西向則東西夾南向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荅趙商云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

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設施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水經淄水注

疏證曰水經淄水篇又東過利縣東鄒道元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引鄭志云云曰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躡齊稷下之風矣然稷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

鄭志疏證二　十

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元釋而辯之雖異名互見大歸一也逸一清曰按襄宇記棘下齊城內地名棘稷聲相近不得引魯地以釋齊成蓉鏡曰今案鄭云係水旁城城謂齊城齊宣王以下本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劉向別錄云云亦見裴駰史記集解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之稷門杜預以爲齊城門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云蓋以稷下名門又昭十年傳戰于稷春秋傳說彙纂曰六國時齊有稷下館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古臨淄縣西南三十里稷下書贊作棘下者館其下也山在今臨淄之稷山立名稷山之下也虞喜志林云齊有稷山立錢氏繹云稷棘古字通錢氏坫援漢書功臣表之棘邱卽列仙傳之稷邱爲例是也若定八年之棘下杜預亦以爲魯城內地名在今兗州府曲阜縣與齊之棘下判然爲二鄒氏漪而一之殆誤證矣棘下生亦曰稷下先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君云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是其義矣錢氏東垣云逸北海人官尚書右丞見鄭康成別傳今案別傳已佚今見太平御覽禮儀部云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錫瑞案趙氏成氏皆以鄭說爲誤然孔安國是魯人鄭君何得加以齊地之名欲申鄭義似鄭說亦近是

鄭志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毛詩志

國風周南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闕雎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引鄭答張逸云云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錫瑞按鄭云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與彼箋云王道興衰之始而此卽用詩之義言故言人君能用而行之則王道興廢而不用則王道衰矣鄭君詩譜序曰以爲勤民愼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正義曰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愼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案鄭云行之廢之其意與詩譜序正同正義若以解詩譜序者解此則鄭義明矣

鄭志疏證三　一

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與答曰比賦與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闕雎序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成蓉鏡曰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彼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

喻勸之此鄭君釋比賦興之義也困學紀聞云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六十篇首楚之以風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比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寅曰百六十篇當作百十六篇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述其本宜爲風闕雎序疏

疏引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王者之化卒以受命二句今補入

疏證曰正義引志張逸問云曰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錫瑞案鄭云文王受命者大雅文王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伯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鄭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錫瑞謂劉向以周書爲孔子刪書之餘故劉歆作三統術從周書說賈馬諸古文家皆宗之鄭治古文獨從伏傳史記今文說足徵鄭學宏通若僞古文尚書出於王肅故與鄭雖尤不可信

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哀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闕雎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正義曰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引志張逸問云曰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別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案鄭意本大序正義申鄭甚晰

鄭志疏證三

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闕雎序疏

疏證曰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引鄭答張逸云云曰如此言是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史不必要作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錫瑞案鄭云國史采詩卽本毛序之意好惡如字讀猶善惡也明其好者爲美明其惡者爲刺區史分別其爲美爲刺乃令瞽矇歌之以爲勸戒與王制及伏生大傳言太師陳詩之義稍殊益古今文家說不同或王制伏傳專主巡狩言此主常時言也無作主皆國史主之言其詩無作者主名難以定其爲美爲刺國史據其文義分別其刺使其可歌則謂之國史主之矣詩亦間有作者主名卽古

甫家父寺人孟子之類此卽無
主名者言之耳正義解此未晰

闕雎序懷其舊俗先王之澤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若衞有康叔餘烈本疏袁氏攷證曰衞上本無若字脫爾今以義補

疏證曰正義引鄭答張逸云云曰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遺風雅互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錫瑞案左襄二十九年傳曰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鄭若本左氏義堯去周已遠故舉以證舊俗唐叔在周初故舉周先王之澤也孔疏屢分別必謂康叔當云先公以爲風風稟先公雅稟先王其說太泥殊失鄭旨

序哀窈窕箋哀當爲衷

答劉珍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本疏袁氏攷證曰詩箋破字爲衷論語注仍作哀故劉珍問而鄭答之本或無說字

疏證曰大序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引鄭答劉珍云云曰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錫瑞案鄭注論語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逑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彼注以哀世爲義與箋詩不同而與毛序亦異三家皆以關雎爲刺詩鄭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似指後世后妃不得淑女與三家云今時大人內傾于色義近鄭答吳模爲記注時依循舊本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漢世今古文各自爲說故鄭兩存其說不改此云義或宜然不復定正猶彼云義又宜然不復改也鄭注禮時未見毛傳則注論語時必亦未見毛傳故以三家義解論語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竊世夫婦不得此人者此人卽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滅傷其愛者滅者損也愛者心之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滅傷劉氏申鄭未知是否按皇疏及關雎序正義皆作滅傷劉引作滅恐誤

答張逸問麟趾序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采尙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引鄭志云云曰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錫瑞案陳奐毛氏傳疏曰古采事聲同爾雅采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事也云采采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王筠毛詩重言序曰詩以長言詠歎爲體故重言視他經爲多而重言之不取義者爲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音同而義則比附此正例也故輯爲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爲重則一也故輯爲中篇其或單詞卽同重言者此例雖他經所有然檀弓曰輪焉奐焉左傳曰贏乎攸乎其語例未有如詩者故輯爲下篇據王說詩之單辭卽同重言則詩之重言亦卽同於單辭是采采亦卽采采也重言以足句耳孔疏過求分析恐未必然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不言與也

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本疏袁氏攷證曰本作則下有關雎化行句蓋字譌也以義改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詩二南譜疏袁氏攷證曰前有鄭答張逸云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能行一作得行

疏證曰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引張逸問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

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與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引鄭答張逸云云曰是其不實致也錫瑞案鄭云既致其應設以爲法與彼箋云有似麟應之時其義正同正義云是不實致亦與彼正義云時實不致麟之義同也鄭云能行其本則致末應益以化感爲本瑞應爲末修其本則末自至其時雖不實致而有能致之道即可設言以垂法也鄭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者二南譜云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此即文王修德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之事先公指大王王季而言大王王季後皆追王云先公者據其初言之也

召南甘棠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序疏袁氏攷證曰詩二南譜疏引此作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接不審云云至末無詩傳以下二十四字此作張逸詩譜疏作趙商未知孰是

疏證曰二南譜正義曰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禮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侯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云云曰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甘棠序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

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錫瑞案孔氏兩處之疏申鄭甚明張逸誤執行露之箋解甘棠之召伯不知甘棠行露兩詩非一時所作也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注言先知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巡狩篇並引此詩爲召公作二伯分陝述職聽斷獄訟後世思而歌詠之則三家亦謂甘棠作於武王世矣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公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本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

摽有梅

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摽有梅序疏

疏證曰行露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

之男以此名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下度時之可否故云然
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正義曰知始有露三
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
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
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是也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摽有梅傳
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摽有梅傳
曰三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
蕃育人民也箋云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
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正義曰毛以卒章云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
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
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
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
盛正昏之時卒章章華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
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
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
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
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
位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
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
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
夏小正二月綏多女上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
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緐梁禮記皆言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
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引鄭志云云曰然則行露爲不
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猶可嫁故也錫瑞案毛鄭言昏期異義毛以秋冬爲昏期之正二月
爲期盡蕃育之法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用之所以蕃育人民
民鄭則以二月爲昏時之正男三十女二十爲昏年之正若
四月五月不及正時而亦許之所以蕃育人民
則鄭志所云蕃育與毛傳所云蕃育不同義也

小星抱衾與裯傳裯禪被也箋裯牀帳也

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
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
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
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引鄭志云曰又大誥注受
命曰宣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
也成蓉鏡曰劉氏瑾詩傳通釋曰稱文王爲平王猶模之
稱爲辟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謚
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元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
皇王韓奕詩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辭類如此陳氏啟源毛
詩稽古編曰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元王稱武王周稱寧王
稱汾王不必以謚舉也昧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
何彼襛矣詩陋矣錫瑞案孔廣森曰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語

何彼襛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
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
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引鄭志云曰宣王之德是文王
命曰宣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
也成蓉鏡曰劉氏瑾詩傳通釋曰稱文王爲平王猶模之
詩稽古編曰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元王稱武王周稱寧王
稱汾王不必以謚舉也昧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
何彼襛矣詩陋矣錫瑞案孔廣森曰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語

也可使無吹杜注曰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
狗驚吹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以狗吹謂
趙孟自喻與毛訓合如謂龙喻非禮之人則上下文義有不
可通失毛氏訓經之旨錫瑞案鄭意以龙吹爲實事非謂自
喻陳說與鄭不合戴說近之

野有死麕無使龙也吹本疏

答張逸云正行皆禮不得有狗吠

疏證曰傳云龙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正義曰龙狗糅畜文
李巡曰龙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
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云是也錫瑞案戴震補注曰鄉曲
之犬遇非習見者至則吠猶云無近而感是女之懌無或使
犬怪而吠益遠望之知其不可狎陳奐毛氏傳疏曰狗有守
禦之義龙吠亦女子自喻也傳云非禮相陵所以申明龙吠
之故承感懌爲說言有感我懌者則狗吠也昭元年左傳子
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

曰十五王而又始半之

騶虞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射義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本疏載王曰周書本作周史案王會是周書篇名史字誤今以義改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射義注云樂官備者謂騶虞也莊葆琛云耳當云牙郎吾字此條校勘極精騶毛傳白虎云騶虞義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且詩傳舊無黑文盧學士以爲今王會脫此二字是也案二說不同而皆有依據臧謂酉耳郎騶虞尤碻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本疏

疏證曰箋云豕生三曰豵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猪生子常多小之名故引鄭志云云曰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成蓉鏡曰傳一歲曰豵箋據雅訓故易之豳風七月言私其豵傳豕一歲曰豵鄭君易之云豕生三日豵周禮夏官大司馬大獸公之鄭司農云一歲爲豵鄭君易之云爾雅曰豕生三曰豵竝與此同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歲曰豵爇小豕也案文作豚鄭以豵爲豚蓋兼用傳箋

鄭志疏證三　十一

志也漢初惟有魯詩賈所引蓋魯說儀禮鄉射禮麋騶虞以射鄭注云騶虞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與射義注略同鄭答炅模云初爲記注後得毛詩未傳歐陽修嚴粲近儒戴震臧庸劉履恂崔應榴皆謂鄭注禮從三家不爲無據三家以騶爲獸名虞爲掌鳥獸官鄭解騶虞爲仁人充官與賈說貢臣黑文雖本山海經逸周書伏生大傳春秋元命包演孔圖孝經援神契河圖括地象諸書然諸書皆不云即詩之騶虞詩緯亦絕不言及毛傳晚出據諸書以易三家義實當以三家之說爲正張逸引傳爲問是逸已見毛傳當在鄭箋詩之後鄭箋詩從毛傳故答張逸引周書王會以證毛而解官備仍用注禮之義以一發五豝言多賢不爲戰獸之命與箋義不同鄭於詩主毛亦兼采三家此益兼用毛與三家之義以答張逸孔疏不知鄭義所出以爲引詩斷章非也周書王會今本無白虎黑文字或以爲佚文馬瑞辰曰周書王會云央林酋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據鄭志知古本周書若虎原作白虎下有黑文二字後脫去黑文又譌白虎爲若虎而酋耳之即騶虞得此益信騶紮以爾雅不誠騶虞爲疑今按騶虞白虎黑文亦通名白虎以爲王飾字作號周官以玉作六器云以白琥禮西方晉中興書云白琥尾參倍其身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文名騶虞尾倍其身故開元禮避諱云禮西方以騶虞尾也

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本疏袁氏枚證曰疏云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刪易太甚詞義晦矣既古之既本譌作記宜然之宜本譌作且並從南陔序疏改南陔序疏引與此略同執就盧君作就盧君耳宜然作且字是形涉而譌也

疏證曰正義曰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云坊記引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曰此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案釋文云此是魯詩改列女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正義曰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之詩不同日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案釋文云此是魯詩改列女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既娶而死其姊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姊自送之至於野思愛哀思悲以感働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
姜爲慈姑過而之焦氏易林恆之坤曰燕雀衰老悲鳴入海
而望之焦氏易林恆之坤曰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愛在不前
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在位獨處又萃之貢曰涕泣長訣我心
不快遠送衞野歸寧無子劉子政用魯詩焦氏用齊詩其說
略同而列女傳云定姜送婦不云獻公無禮於定姜與鄭注
不盡合陳喬樅齊詩遺說攷曰攷二戴之學傳自后蒼蒼治
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
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
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見釋文敘錄是禮記舊
說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盧君又云先師亦然則坊
記注是述齊詩之說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字疑齊字之
誤葢此篇齊魯同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以爲送婦歸
而作詩齊則以爲送婦歸寧并爲獻公無禮而作詩義亦與
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依陸氏葢據前儒之遺說王氏詩攷
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本疏

疏證曰傳曰違禮義不由其道牽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
雄走曰牝牡箋云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正義
曰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雌左掩右雌是
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麎牝麎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
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引鄭志
云曰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爲喻傳所以
并解之也

谷風涇以渭濁箋此絕去所經見

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衞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
本疏

亦然也

本疏袁氏攷證曰王制疏云衞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答云侯德適任之疏證曰箋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正義曰此解言衞伯之意故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見於春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衞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衞侯爵而爲伯者引鄭志云云曰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錫瑞案孔疏申鄭詳晰然攷史記衞康叔世家曰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據此則衞本是伯爵至頃侯始加命爲侯非衞本是侯爵

同爲逆河入于海至龍門至華陰西河也至底柱至孟津過
洛汭南河也至大伾過降水至大陸播九河爲逆河東河也
谷風詩時代無攷然據雄雉至二子乘舟北衞宣公時詩谷
風在匏有苦葉之下式微之上亦當爲宣公時衞猶
都朝歌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朝歌今北直濬縣四五十里
廢衞縣是濬縣今隸河南衞輝府水經注河水又東逕遮害
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
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
舊河水北入處也遮害亭金隄並在縣東北酈謂舊河水北入處卽碩人詩所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者也故鄭君云衞在東河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汗頭山
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隴西郡首陽禹貢鳥
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陽陵在今陝
西西安府咸陽縣東禹貢涇屬渭洑卽斯處矣箋云絕去所
經見當在此地東北距西河幾二百里而鄭云涇在西河者
對衞在東河爲文也案以涇不在衞境以下二十八字葢正
義引信鄭志之語王應麟
詩地理攷以爲鄭志失之

旄邱序責衞伯也

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本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邱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水經河水篇于東北過武德縣東後云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又東北過東阿縣北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又東北過揚虛縣東又東北過茌平縣西又東北過漯陽縣北又東北過利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此鄭君時濟水河水之道也濟水之北河水之南謂之濟河閒爲地甚廣故鄭舉東郡以實之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隸兗州所屬諸城濮陽有桑中地白馬卽古漕邑頓邱有頓邱東武陽有隰水隰有萇亭卽伋壽二子爭死處皆與詩合故鄭云楚邱疑在今東郡界中東郡治卽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東武陽今山東曹州府滑縣東頓邱今大名府開州西南白馬今河南衛輝府朝城縣西陽平今東昌府莘縣治近人謂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卽隋衛南廢縣雖未可盡信然以地望測之亦尚不出後漢東郡界中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云云則毋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爲毛公以前師朱子家法分別不晰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遂事不諫之遂釋文袁氏枚證曰釋文作鄭志問曰無問人名無傳曰二字從本疏增本疏何謂下無也字或言或曰並作或云說述二字無重文故作古形勢古事下並無也字止

疏證曰正義曰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引鄭志云云曰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成蓉鏡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人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又云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詮之於方音甚不然也此與鄭君兩讀之義正合或言說者說文言部說說釋也從言兌一曰談說說是也或曰述者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宣述人意也此說述音義並近之證毛詩音義鄭志云盧氏文弨校證曰古遂述聲同禮記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李氏黼平毛詩紬義曰鄭志云士喪禮注古文述皆作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同皆當讀始銳切碩人說于農郊箋說當作穟禮春秋之穟讀皆宜同今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東門遂司馬貞索隱引系本作述亦述遂同讀之證

載馳

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載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遷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參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永迴於許夫人之意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特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而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山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引鄭志云錫瑞案鄭說明酒孔疏中鄭亦晰春秋經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左氏傳亦然以盧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集解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正義曰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減而復與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爲戴公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成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據左氏傳繫賦載馳於戴公盧于曹邑爲何人鄭箋云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鄭君蓋本左傳爲說而戴公之立止十數日則其時即在冬十二月而文公卉卉其麥故趙商以爲疑鄭答趙商仍依左傳爲說詩乃云卉卉其麥安知不在文公次年之春其時齊雖戍漕未城楚邱故討夫人猶有控於大邦之請觀左傳云齊桓遷邢封衛衛文公大布之衣云事皆在後則其繫賦載馳於立戴公之便必謂賦詩即在十有二月猶未免過泥也

鄭志疏證三　十六

衛氓無與士耽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本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成蓉鏡曰周禮春官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宮商角徵羽者禮記月令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管子地圓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雛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者鄭君注大師云金鍾鈁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鼖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此特舉其略耳詳推之金鐸七音則塤之外有土鼓缶匏笙之外有金鐸金鐲金鐃弁車鞗青蠅資之

張逸問平王徵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徵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王譜疏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成蓉鏡曰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本紀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魯語幽滅於戲鄭云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張云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是其事矣彘韋昭國語注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今在山西霍州東北戲王譜正義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今案正義是也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南新豐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北山今在縣東南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戲亭東戲亭在臨潼縣東北云在雅者民勞板蕩抑桑柔皆刺厲王節南山正月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小明鼓鐘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鴛鴦車舝青蠅資之

鄭志疏證三　十七

初莚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黍苗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皆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見也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皆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其詩不能復雅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變風始作焉王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變風始作焉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張逸之問蓋亦於此有疑鄭君答以路寢房中可用男子則小寢房中必不可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張逸之問蓋亦於此有疑鄭君答以路今案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爲之歌王服注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注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與鄭義合平王微弱云云者史記周本紀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其事也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時在位有官職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本疏袁氏孜證曰禮記玉藻疏引鄭志疏證三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張逸之問蓋亦於此有疑鄭君答以路寢房中可用男子則小寢房中必不可用男子而路寢又有

數本疏袁氏以此條列唐無衣下錫瑞案無衣疏亦引此條
而大車在前當列於大車下故更正之孔本亦列無衣下
疏證曰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
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
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正義申傳
曰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曰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
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
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
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衰有德也謂大
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
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
封謂出於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
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
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又申
箋曰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
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
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
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衰有德
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仍得服毳冕也王朝爲卿大
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
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亦

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
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引鄭志云云曰
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
又唐無衣一章傳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
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二章傳曰天子之卿
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
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
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
今晉寶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
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
不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
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樊父事康
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不
之命不服六章之衣引鄭答趙商云云曰是其不降本國不
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
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
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
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
實有也汪龍詩異義曰無衣六章章四句者即典命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之如
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大夫出封始得

毳衣如菼

張逸問答云雖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雖本疏

疏證曰傳曰菼雖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菼菼亂青草名也疏謂傳但言菼色未詳草
衣繡而裳繡皆有五色耳其青者如雖正義曰菼亂釋草文
以傳解菼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又曰傳以菼爲雖
箋以菼爲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雖復似從傳張逸疑

而問之鄭答云云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曰傳菼雖言其色也
箋菼亂言草名也疏謂傳但言菼色未詳草名故箋引釋草
文以定之是已李巡孫炎本爾雅釋草文雖也以下瑞頰也例
之雖言其色與中谷有蓷傳雖也不同彼雖亦作萑是言其
草也說文引此詩作綩云帛雖色也說文雖云鳥蒼黑褋毛
郭景純爾雅註云菼草色如雖在青白之間雖色青白故許
以訓綩毛以訓菼雖是字通之證也釋言及註本作雖正義引
篇綩云今作菼雖是字通之證也釋言及註本作雖正義引
作雖案陳李二說其明張逸不知傳言雖是言其色疑箋與
傳不同鄭意則以雖是鳥名非草名恐人不知何物故別引
釋草文其實雖青菼亦青與傳意不異也

鄭清人刺文公

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已鄭譜疏袁本以此條列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下攷證曰案此條不知所屬姑列於此錫瑞案鄭譜疏明引此文從原本列鄭風下爲是詩譜序疏引作答

張逸云弟上有次字其作存

疏證曰正義曰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亂失次剔於莊公

詩內所以得錯亂者引鄭答趙商云云曰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葉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詩譜序正義曰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引鄭答是也張逸云云曰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錯亂耳錫瑞案據歸藏鄭志疏證三

譜正義曰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于漕邑則載公詩也作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據此則詩之先後失次鄭君疑之孔疏亦疑之矣然三家之次序與毛詩失次未必三家詩亦失次也魏源倫鄭答問曰鄭風首桓公武公次莊公次文公於時世皆合而鄭人爲之賦清人尤明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臣皆文公後詩乃小序倒屬諸文公之先世以爲刺莊公刺忽也疏因謂文公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者何曰風詩惟邶鄘衛分於經師已失大師舊第其餘諸國簡編無殊至王之厠桓於平則續序傳益非毛詩本有也幽風東山破斧爲豳人美東人從征之詩以類相從皆作於周公之世非眞如張衡所謂失序也秦風渭陽雖作於黃鳥以前然一爲繆公一爲康公以父子爲先後則亦未爲顯倒也豈有清人文公之詩明見左傳而先世刺莊三篇刺忽十篇乃皆倒厠其後者哉攷羔裘次於清人之後序不言何世但以爲刺朝而詩詞是美非刺則以爲陳古予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謂清人敘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斷皆文公以後之詩考甯

母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三良同心三英粲兮也屢建正議邦之司直也臨難不辟舍命不渝也詩次清人之後其爲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魏說似亦近理可解爛脫失次之疑

鄭志疏證三

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徵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引鄭志云云案傳曰熟食曰饔又云曰如鄭此答而以爲此詩刺忽不娶言禮食鄭君所說近人亦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小雅蓼莪父有母之尸饔傳云熟食曰饔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曰湑莤酒也酤買也莤酒酤酒皆謂祭祀賓客之酒饔與飧異義饔是熟食飧是飯與湑酒酤酒異物蓼莪之詩以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對文則饔飧異物散文則通稱故傳以熟食釋饔又以飯釋飧耳箋以饔爲盛酒失之

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使乞師於鄭鄭子以公之未婚於齊也請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以出弃之年追說不及其敗戎師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引鄭志云云案傳曰熟食曰饔又云曰如鄭此答而以爲此詩刺忽不娶言禮食鄭君所說近人亦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小雅蓼莪父有母之尸饔傳云熟食曰饔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曰湑莤酒也酤買也莤酒酤酒皆謂祭祀賓客之酒饔與飧異義饔是熟食飧是飯與湑酒酤酒異物蓼莪之詩以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對文則饔飧異物散文則通稱故傳以熟食釋饔又以飯釋飧耳箋以饔爲盛酒失之

魏園有桃

答張逸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一不得薄也引鄭志云云案人君無但食園桃之理鄭君之說近人多疑之今並錄於左方孔廣森經學卮言曰箋不達序意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

瑪德敦亦所以衛民也有德敦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修其圃他人是殺我可得食乎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云承珙案魏風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嗇者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說實多室礙正義曲爲解說非也

鄭志疏證三

伐檀不素飧今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魚飧之飧

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本疏

瑞案校勘記引浦鏜云飧當餐字誤是也

疏證曰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鉏麑賊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嘆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引鄭志云云案傳曰熟食曰饔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曰湑莤酒也酤買也莤酒酤酒皆謂祭祀賓客之酒饔與飧異義饔是熟食飧是飯與湑酒酤酒異物蓼莪之詩以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對文則饔飧異物散文則通稱故傳以熟食釋饔又以飯釋飧耳箋以饔爲盛酒失之

常食不同且多生腥不潔也故大東有饛簋飧傳云食
熟食謂黍稷也此飧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者
正由牲牢不皆熟物故耳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
之飧矣陳奐毛氏傳疏曰大東傳云飧熟食專黍稷也案熟
食不專指黍稷簋及聘禮注解詩飧爲趙盾食魚飧之飧魚
飧亦熟食也正義引鄭志云云誤解傳意謂飧爲禮牢之飧
故云
然

采苓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本疏袁氏枚證曰據箋有似而非則似是二字倒換爾

疏證曰傳曰巫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正義曰鄘以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與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又申傳云箋易之者引鄘答張逸云云案采苓刺獻公聽讒近人以爲刺公聽驪姬殺太子之事首陽夷齊隱處欲太子爲伯夷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其言正似是而非者

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幽七月

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論語疏證曰正義曰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豳風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豳風引鄭志云云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鴟鴞以下發問也箋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周禮淩人序官疏　**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

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令豳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鄭玄序官

疏　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

凌人疏袁氏枚證曰又見本疏竝上承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十一字本疏出下無地字

疏證曰七月籩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廢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正義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蔵之既晚出之又早者引鄭答孫皓云云曰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夾鐘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用事者以大蔟爲律夾鐘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周官冢宰序官凌人注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疏曰引詩曰二之日者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三之日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引鄭答志云又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建寅之正月斬冰三其凌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鄭志疏證三

爲消釋度也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疏曰後鄭依子春改者若歲字向下鄭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案鄭從子春讀爲正歲以爲夏正之十二月與豳風二之日正合惟凌人以斬冰三其凌連言不云異月則納冰亦在十二月中豳風三之日遲一月故孫皓以爲疑鄭以豳土晚寒解之說甚通達若四之日即夏正二月鄭答已明詳見下春秋志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本疏袁氏枚證曰之忠信之之當作言錫瑞案臧琳云箋云懷私私當作和疏證曰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古撰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之則周之中和爲已之中和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然

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今傳有每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箋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也正用雖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寧傳箋皆以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申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每懷之訓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每懷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闕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爲識過前儒

常棣

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

篇爲成王時作小大雅譜疏

疏證曰小大雅譜閟者曰常棣閟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閟之者閟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閟之故爲隱揯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試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知之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閟之出此故爲隱揯而上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昌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過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閟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閒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於其閒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一作在武王既崩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閔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

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閟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及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引答趙商云云曰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自足明矣本疏錫瑞案袁本作足自孔本同據正義下文云自足明矣此亦當作自足今更正

疏證曰正義曰此序言閟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之叔世引鄭志云云曰問者以昭六年左傳召穆公所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閟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在左傳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本疏袁氏弦證曰又見左傳隱三年疏案誦古之事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並與鄭義合惟陸璣徐整序次子夏至毛公淵源各別今案周頌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祖也據此則陸說爲有據又綵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據此則徐氏亦非肊說竊疑子夏分授曾申高行子曾高各傳其學以至於毛公耳

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又左傳隱三年傳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正義引鄭元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云云曰然則賦有二義此與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古詩也錫瑞案孔疏申鄭詳明據鄭意推之更可得詩人之本旨三家詩以關雎鹿鳴爲刺詩蓋亦如鄭云述古之義魏源四始義例篇曰三家既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即爲諷詩之義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即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義也左氏外傳明引兄弟閱牆二語爲周文公之

詩而內傳富辰則又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而作常棣杜預謂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志謂賦詩或造篇或述古魯韓詩明言正考甫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又以那樂作於宋襄公之世因序云美襄公服虔言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侍衛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其採襄公追錄其先世詩而毛序因謂美襄公蓋古者既以詩被樂章後王有忘祖荒政者則國史授之矇瞍奏以諷諫其有因此感悟如美后脫簪宣王勤政以致中興者則事雖述古功同創作故國史附之詩序述爲盛事以鼂功於樂章之用詩教之神是以薛君章句明云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以刺王不云作以刺王至張超則明云周德將衰康王晏起畢公穆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喻君父此陳古風今之明證蔡邕琴操則明云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以諷諫歌以感之又陳古風今之明證後人不見三家全經徒據他書所引旁義以爲本義且並旁義失之呂祖謙馬端臨遂謂三家詩駁雜不經然則左氏亦未見毛序古義耶

湛露厭厭夜飲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今晉大夫飲趙簡子之類

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所也引鄭志云云曰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敬仲爲主而得與諸侯之讌同故得爲證也錫瑞案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杜注曰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衞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爲之耳爲之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據敬仲爲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禮儒行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鄭注云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據鄭意以爲桓公於敬仲哀公於孔子同是敬賢故哀以公館居之儀禮有公館所以待客者公館尤當以公爲主與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禮更不同鄭君引此以證王燕諸侯自爲主者義尤切合孔疏但據杜注以爲至桓公家不知私家與公館不同猶未達鄭旨也

六月織文鳥章

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本疏袁氏枚證曰又見爾雅釋鳥疏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錫瑞案說文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旟旟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旟許君以爲畫鳥與鄭義同而解錯革革字不爲急疾與鄭畧異御覽三百六十引爾雅舊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似與許義相合公羊宣十二年疏引李巡云以革爲之置於旟端則其說全異郭注用李巡說而小變之云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李與郭皆以革爲皮革不爲急疾之義錯革謂置此鳥之皮革非畫此鳥之形與鄭義全不同郭解禮記亦謂載鳥之皮毛惟以爲置竿頭與李云旟端少異耳孫叔然鄭門高弟解爾雅用師說當從鄭孫說爲正

車攻篇言行狩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本疏

疏證曰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楯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

頃山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曰因而廣言田獵之法大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誡眾設教示戰法當在其閒止舍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閒草止舍草止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簨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於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閒爲二者同處也又曰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諸侯發然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舉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引鄭志云云以習戰故毛鄭孔皆兼戰言之穀梁傳曰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又說苑修文篇曰百姓皆出

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廣雅釋天曰刈草爲防歐而射之不題禽不詭遇不捷草越防不追皆與毛鄭義合

斯于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一城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云答語與此同制禮六字作制一土中誥下有云字是下無也字鎬京下有鎬京宮室四字未必作又不能錫瑞案袁本作制禮建國土中孔本同阮刻注疏無建國二字孔疏申鄭有之疑阮本誤脫

疏證曰正義引鄭志云云曰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土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錫瑞案孔疏申鄭非不明晰然鄭君此說人多疑之成氏於尚書志顧命已引眾詁辨正其失漢儒言明堂寢廟紛見五穀貝義鄭君據考經緯援神契斷爲在國之陽精搞不易明堂既在郊外則國中之宗廟路寢不必更與明堂同制如同制是有三明堂矣鄭云周公承先王廟寢不改作但作之於東都東都所行巡狩之地天子不常居每月聽朔閏月居門皆非東都所行徵有路寢何必如明堂制據逸周書洛邑止有宗宮考宮並舉遂謂三者同制然鄭答張逸云路寢有房是鄭君亦未嘗堅持此義矣孔疏雖善修會實未足爲定解

賓之初筵樂既和奏箋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本疏袁氏攷證曰曲禮疏約鄭義云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郎引此君子行禮云云

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先奏樂

疏證曰正義曰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引鄭志云云曰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

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即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祁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啟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曲禮正義曰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郎用殷禮郎引此云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康叔於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

大雅緜自西徂東箋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

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

隰　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

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濱而言也引鄭志云云曰如志此言發源西南而行從汧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北地郡直路河水出西東入洛安定郡涇陽抍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栒邑元和郡縣志故城在今邠州三水縣東北太平寰宇記今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栒原上古栒城郎周鼎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者唐宋三水縣治詩豳風譜豳公劉自邰而出所從陝西邠州三水縣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與鄭志略同太平寰宇記古豳城在今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麗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被利縣北川西蓋古公劉之邑也廣山堂攷甘泉山在今涇化縣西北五十里周回二十里沮水說文作浶水云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沮古今三水縣東疑即甘泉山在今涇化東入于洛直路故城在今陝西鄜州中部縣西界鄜州志案抍平縣北子午山今子午山實在州西南行至正東乃得抍平縣相近疑直羅縣本即漢之直路縣後所置直羅縣志疏證三

之曰發豳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鄭答張逸云云如鄭志言初未有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誤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於章首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爲豳水也三章周原沮漆之閒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從水濱夫至時水濱即水濱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爲岐水而東至周原莫明於此矣王氏未悟此惜因誤讀鄭志失之

栒樸六師及之箋上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尚書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逸舟爲梁禮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景定說引鄭志云云曰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文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爲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成蓉鏡曰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秦氏蕙田五禮通攷並云鄭答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六師即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又云師軍因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頗達之辨亦聚特未會鄭意耳毛詩紬義云鄭志云云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錫瑞案軍師通稱鄭君已明言之此四書地理攷云豳在岐之東北鄭志云從此西南行得周方向稍近今案毛詩紬義云正義引鄭志答張逸

箋云殷末獨設異端鄭必別有所據孔廣森曰春秋之義內無尸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子至尊又非魯頌僖侯之比乃械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弘敬王也此詩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也案孔說近之而未盡也文王受命稱王詳見大雅文王孔疏孔疏於此詩則云詩人之作或論當時之實然則此詩之作即當在文王稱王時史記引魯詩說西伯受命之年稱王伏生大傳則謂受命六年稱王說稍不同要之文王稱王已在九十之外其頌之曰周王壽考如孔說在沒後不當有壽考之頌鄭於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是當時之實兵制亦必是當時之實繁露郊祭篇引此詩爲先郊伐崇之證文王伐崇稱王正在九十餘時公羊穀梁皆曰天子六師與白虎通所云合二傳與三家詩皆合今文其說相同不必以古周謚說駁之鄭君此箋以爲殷末蓋本三家詩說三家既亡後人不知鄭義有本又不信文王受命稱王之事遂不能得鄭箋之旨而孔廣森說反爲胡承珙所駁矣若趙商所問重在常武意以六師是殷制六軍是周制宣王在改制之後似尚仍殷制六師之名故以爲疑鄭君所答亦專釋常武師義不及此箋並非自持疑也孔氏自生疑及此箋尤失之

生民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鄭信讖緯以命厤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數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雖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鄗如毛傳史記之說若爲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實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所作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志云云曰止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元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詩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所作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志云云曰止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元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詩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

于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錫瑞案鄭箋不解靈星之尸鄭意蓋不以高子之言爲然故謂高子之言非毛傳所本有乃後人著之耳鄭君箋詩不擅除去蓋其讀也孔疏解此殊不分明陳碩甫疑高子即高行子孟子博高子論小弁之詩則與此高子當是一人習於詩者故毛詩序與傳倫女之詩則與此高子當是一人習於詩者故毛詩序與傳皆有高子陸德明釋文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魯頌閟宮及彼南夷傳荊楚也

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荊楚引鄭志云又上荊舒正義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舉舒及羣舒正義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義兵南艾荊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錫瑞案僖公從齊桓伐楚因人成事形於歌詠實爲溢美齊侯沒而僖公從楚奈何以懲荊舒及南夷爲美談乎毛鄭以爲史克作頌在僖公薨後世無其人既沒而猶爲之追祝壽者三家以頌爲奚斯作奚斯見左氏閔二年傳頌疑作於僖公生存之候並在齊桓未沒之前僖十五年季友公孫茲卒十六年齊桓卒此頌當在十五六年前齊桓尚存故有懲荊舒

及南夷之頌季友公孫茲皆在而年篤老故有三壽作朋之文若從楚之後作頌不當爲此語矣

鄭志疏證三　二十七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邱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邱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本序疏袁氏枚證曰正義曰祭天南郊亦名爲禘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配上帝考禘之所以異於祫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圜邱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今案鄭君以祭法之禘爲圜邱之祭配以帝嚳以喪服小記及大傳之禘爲夏正郊天配以后稷趙商誤會鄭恉喪服小記注第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明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皆不云以嚳配商則云注皆以爲祭皇天大帝以嚳配之此誤會鄭恉一也長發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謂長發之禘即喪服小記大傳之禘商則云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邱之祭此誤會鄭恉二也故鄭答云探意太過得無誣乎錫瑞案天人共云者謂禘必以人配天地如嚳配圜邱后稷配郊文王配明堂皆是天人合祭即謂之禘非必圜邱祀昊天乃名爲禘也必天人合祭者孝經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正義曰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鄭注喪服小記引自外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

鄭志疏證三　二十八

周禮志

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一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詩問其說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禮記玉藻疏與諸侯本作同諸侯從本俎疏無膳夫云三字及物皆有俎四字有三牲備作是爲一牲備焉天子之食日少牢作天子日食少牢請問作請聞兩說不並存以字同諸侯作與諸侯所施不同故難據作禮數不同難以據也周異作禮遺詩鴛鴦引答詞集作定無據時而言四字或二並有以字同諸侯亦作與諸侯曲禮疏引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同作

善化皮錫瑞鹿門纂

二說皆通禮經散亡漢今古文家各自爲說周禮古文王制今文周禮皆周制王制多殷制趙商舉玉藻爲問鄭不云玉藻而云王制之法與周異其意蓋以玉藻與王制文故以周禮爲正也國語亦古文故云天子舉以大牢與周禮合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據上文朔月大牢君當兼天子而言而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則天子無故得殺牛亦與周禮不相戾矣

趙商問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案疏作鄭荅此以例改

疏證曰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支薄折曰脯種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腊小物全乾疏引趙商問云注云鄭司農云經又曰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注云膴膉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元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大者裁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膴亦朕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

腊人掌乾肉凡乾肉若今解肆乾之云無膴胖之事四字此爲誤衍之明證此疏引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亦據下文言之錫瑞案詩疏引鄭志當在下節因經文誤衍之後又誤移此數語以證之耳鄭君與二鄭杜氏解膴胖雖異皆不以爲乾肉故趙商疑之而問鄭君答之甚晰

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臊羶爨雖其有爲孰乃亨阮氏校勘記曰案膴胖之事四字疑衍文下胖膴字胖字始有注若於此先言膴胖二鄭杜氏康成當於此下注矣釋文出胖字音於豆脯之下則陸本尚未誤衍儀禮士冠禮疏引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云無膴胖之事四字此爲誤衍之明證此疏引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亦據下文言之錫瑞案詩疏引鄭志當在下節因經文誤衍之後又誤移此數語以證之耳鄭君與二鄭杜氏解膴胖雖異皆不以爲乾肉故趙商疑之而問鄭君答之甚晰

酒正三酒注澄酒是三酒也

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答今解可去澄字本疏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禮運疏

疏證曰周禮疏云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酒謂三酒在堂下也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案鄭志云曰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禮運注云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盎同物也疏云澄與沈盎同物者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澄與沈盎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

酒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錫瑞案此互見禮記坊記一條據此則鄭君三禮注在當時已有轉寫增益之誤措不得鄭君一一辨之

司裘掌爲大裘

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本疏袁氏枚證曰玉藻疏引大裘之上有衣六字

疏證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云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裘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云禮運疏云劉氏有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元冕無異是以小祭與吳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又故大裘不裼疏云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錫瑞案鄭君注周禮但引鄭司農注不加辨駁亦不立別解是其義亦與先鄭不異鄭志乃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若然則與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相同不似天子郊天之服亦不合大裘不裼之旨故後人多以爲疑王肅張融謂祭天之日先服大裘至泰壇脫裘服衮引僞家語既不足據陸佃陳祥道楊復

又謂內服大裘而外被衮若然則司服當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衮冕不當遺衮字且裘在內衮在外人但見衮不見裘大裘與衮冕何別祀天與享先王又何別乎古人服制必以見於外而一望可知者爲定大裘當如先鄭黑羔裘示質之說外不加衮亦不加元衣表裘不入公門乃尋常之禮不可以律祀天五禮通攷謂不衮而冕成何體制亦是尋常之見大裘示質猶之陶匏大羹大路越席何疑於不衮玉藻謂大裘不裼正謂無別衣以裼之非必不裼卽是襲其外又有一衣以襲之也

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

四祁與 本疏疏咫長八寸四八三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祁本疏咫長八寸四八三寸大廣非其度 儀禮聘禮疏 **何** 本疏 **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四寸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 本疏袁氏枚證曰聘禮疏引趙商問咫長至其度載鄭元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答語刪約又本書質人疏引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八寸也則竟刪約之辭矣

疏證曰注云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祁與疏云此二者並增成子春義引趙商問云又質人壹其淳制注云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度量元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疏曰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卽丈八尺後鄭從之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爲絲爲緇不得爲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淳尸盥之淳故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二三咫謂二尺四寸也案段玉裁周禮漢讀攷云元謂淳之淳當作純蒙杜說而言賈疏云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此淳字亦誤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亦作純惠士奇禮說云愚案淳本作綍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綍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準爲法故曰綍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爲平故曰敦概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蓋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淳者古字淳純通用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子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春以純爲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既增成

其說而於質人注又讀淳爲淳尸盥之淳蓋亦疑而無定論歟射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軥車純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淳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蓋一匹分兩端相對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帛無過五兩者卽此五兩則一束十端是爲純帛八尺曰尋每兩五尋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非此所謂淳制歟案鄭君兩處之注一從子春一駁子春其說尙未定惠說似亦可從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繡衮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褖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禘褖青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褖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鳥元靑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
質不殊裳屨鳥皆同裳色也屨人疏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
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
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緣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
若燕居之時則亦緣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禮記
玉藻疏案孔本無其六服以下九字蓋以爲疏文孔云疑與前
爲一節然周禮追師注與此略同正義鄭志之志或注字萬亦
未可知但無可攷姑
錄於此而闕其疑

鄭志疏證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注云元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
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
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繒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
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
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
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禫禫之言亶亶誠也雜記曰

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衣者甚眾
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緣衣也緣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
居男子之緣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
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元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屨人掌王及后之
服屨爲赤鳥黑鳥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注云元謂凡屨
鳥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
繒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
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鳥則諸侯與王
同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鳥元鳥爲上褘衣
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耳疏曰云王吉服有
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鳥有三等者謂
赤鳥黑鳥白鳥也云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者此經先言赤鳥
是鳥中之上是六冕之鳥也引詩者是韓侯之詩也元袞者
冕服皆元上纁下而畫以袞龍云赤鳥者象纁裳故也引之
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鳥赤鳥爲上也云下有白鳥
黑鳥者白鳥配韋弁皮弁黑鳥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
緁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則韋弁其裳以緁之赤色韋爲之今
以白鳥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
以素爲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鳥配之冠弁
衣而云次則緣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次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鳥配之冠弁
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
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者以禮朝見

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
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
笄總而已疏云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者副者是副
貳之副故轉從覆爲蓋之義也云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漢之
步搖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時日驗以曉古至今去漢
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
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是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
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言之也云編編列髮爲之
者此鄭亦以意解之見編是編列之字故云編列髮爲之云
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其假紒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
亦不知其狀也云服之以桑也者上注鞠衣以下皆屨耳疏曰云王后吉服有
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
者文略其編亦兼於展衣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者此亦
以意解之見其首服而云次明次第髮長短而爲之云所謂
髮髻者所謂少牢主婦髮髻即此次也言髮髻者髮髮也謂
翦髮取賤者刑者之髮而爲髻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
展衣首服編緁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其褒
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纁袡衣展衣
衣而云次則緣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次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鳥配之冠弁
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
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者以禮朝見

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褘也一者褘衣首服次掖御見王則褘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者案士冠禮纚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雞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纚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著纚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纚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也錫瑞案孔疏申鄭甚晰特於鄭所得之目驗者未有以指實之鄭箋詩副笄六珈亦云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攷續漢書輿服志云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是漢時步搖即古之副鄭君得之目驗乃猶不敢據以爲實而曰未聞蓋其慎也其注明堂位則直云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質言之而不嫌釋名釋首飾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編編髮爲之也次次第髮也髮鬄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鬄剔也剔刑人之髮爲之也劉熙說與鄭合廣雅云假結謂之鬄鬄即副副字王念孫疏證曰副有衡笄六珈以爲飾而編次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編髮爲之未嘗有異鄭志疏證四

七

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已之髮以爲結則皆是假紒案王說甚明後漢書鄧皇后紀注云王后首飾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直用鄭義又東平憲王蒼傳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又用毛義與鄭君不盡合其實副編次大同小異與鄭義亦可通副取覆義髮取被義皆取他人之髮以爲假紒惟副兼用眾物如漢之步搖華飾獨多故惟王后得服之然則副與編次雖皆假紒而其制有別故其名亦異用副者雖必先服編而不得竟以編爲副猶之戴步搖者亦必先服假紒而不得竟以假紒當步搖副與編各有獨用之時禮所以別尊卑不可混合爲一毛傳云副者婦人之首飾編髮爲之未免混副編爲一物先鄭云副者婦人之首服而不及編次亦不若鄭義之分明也

地官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

孔固謬江說亦未是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紹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史公之說以周官立政二篇相連是二篇實一時所作何得以周官爲攝政三年事立政爲七年致政後事乎史公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末遑制作且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史記引今文書序以作周官立政列於作多士毋佚之後周公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說必不以爲攝政時事矣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今文序篇次不異是古今文並無異說周公踐奄王踐奄是周公致政後事詳見所箸今文尚書攷證鄭注成王政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成此未聞鄭君偶有不照以成王踐奄周公踐奄說合爲一時事故疑書序編篇有誤不知序實不誤然鄭君云未聞則亦未嘗堅執其說也趙商云攝政三年事卽引用師說耳鄭仲師以爲周禮卽尚書之周官周官已亡無以驗其是否僞周官篇更不足據且非鄭君與趙商所及見也天子三公今古文有二說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空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君謂周公爲傅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

八

鄭志疏證四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司徒序官疏

疏證曰疏曰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者此是尚書君奭篇敘云聖賢兼此官也者召公爲賢周公爲聖下兼此師氏官召公爲賢下兼此保氏官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引鄭志云云曰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大師大傅大保若然大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大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案鄭君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目見於孔沖遠書疏內無周官而趙商云者惠棟古文尚書攷曰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及書大傳梅氏卽用之以入周官其說是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曰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是則鄭君親見古文周官之證也段謂鄭君曾見逸書周官篇說亦有據趙商以周官爲周公攝政三年事者江聲書序述聞曰僞孔氏僞造此篇以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鄭以爲周官在立政以便百姓史公八十六案此敘與上三敘文相承次則東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錫瑞案僞

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攷據鄭注尚書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師保傅三公爲周制其於許君無駁可知鄭答趙商乃不以周召二公爲太師太保必以爲兼師氏保氏者蓋以周禮所列官名惟有師氏保氏而無太師太保之故案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詔使能也是三公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缺故周禮不列其官顧命成王召六卿其中有太保奭畢公毛公是三公卽以六卿兼之不必以周禮不列爲疑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召二公必是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禮注之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兼職亦沿馬氏之義爲調停之說耳賈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坐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案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以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據孔疏所引鄭志蓋撮舉其文其解書禮二經亦於鄭義之外別具一說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答幷之爲聯耳本疏

疏證曰疏引張逸問云云曰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案疏釋上文曰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又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爲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在家故幷二比爲十家爲聯擬入軍時相幷故覆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疏說甚晰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執錯未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芸勑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大司寇疏引鄭答共勑下有之字與族師疏同

疏證曰載師注云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亦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各居其地之中如此則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疏云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而

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尚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引張遜問云曰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卽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爲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爲八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有九同同有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矣一同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還他八同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爲六十九同三萬夫夫將此四同三萬夫還他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爲方里而井還他八同得四同是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所去之中六尚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引張遜問云曰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卽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爲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

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五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二十萬家爲六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錫瑞案賈疏申鄭甚晰或疑計較煩碎地不能方平如圖然疏已解之曰鄭欲以閭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是可毋以煩碎爲疑矣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本疏證曰注云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疏引趙商問云云錫瑞案趙商疑輕重不倫近人疑其太重今具列之以備參攷惠士奇禮說曰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後鄭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里布布非布帛謂泉也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三百步之里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毗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卽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嬪婦之貢其不毛者知鄭注以爲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爲方里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孔廣森經學卮言曰愚案里布直謂治麻所作布罰各於其本事故田不耕則罰以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田一井收穫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

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得二十五倍之罰益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者惜末由詳考耳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曰夫家之征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本疏證曰載師注云民雖有閒無職作者猶出夫稅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閭師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曰云獨言無職者上皆論九賦者上地家稅也夫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卽賦也以其掌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引劉琰問云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引劉琰問云曰以此言之若今租卽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錫瑞案鄭君明分夫稅家稅爲二謂家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而答劉琰但言田稅文不具耳鄭君又分夫家之征夫布爲二是閒民無職者既出田稅又出算賦近人亦疑夫布太重今具列其說惠士奇禮說曰凡民有夫則有家夫出口泉故口

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夫之家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開民不與焉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者出上徒車輦失之夫征郎夫布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民無職事而責其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立法太重勢必難行考諸經凡言有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爲夫有妻者爲家此言出夫家之征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喪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并出嫗婦布帛之貢也又曰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郎九職中之閒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蓋六七尺以上皆有力役之征閒民傭力於人不能赴公旬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三日二日一日之用似後世之僱役錢非罰也孔廣森經學卮言曰民無職事者謂之閒民之惰游不給轉移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傭直之寫謂夫家之征者謂無職者出夫征無事者出家征也若無

職無事則夫家之征俱出故經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夫布者謂有事無職故不責其出家征第令其出夫布然則何以知其有事也案鄭答劉玫云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是九賦中之算斂皆無職者掌其九賦也無職者既有所掌則不得謂其無事明矣有事故寬其罰但出夫布也要之夫家之征者謂無職又無事之罰也夫布者謂無職而有事之罰也無職而有夫稅也夫稅者謂一夫受田百畝既不力田又不事事其勢必爲開民所爲罰以從車輦給徭役也無職者出夫布夫布者猶夫征也然則何以不曰夫征而曰夫布蓋無職而又無事故使之出夫征若無職而有事實非閒民可比故僅使之出夫布征若係罰以百畝之稅未免太苛不知朝廷立稅每視所受爲輕重一夫既受田百畝則朝廷之所罰必視所受以爲衡況不耕而又無事而謂朝廷之罰不如其所受乎家征實一家力役之征既曰無事者則其未嘗力役可知既未力役則不得不出家征又可知蓋家征者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而已可常安於無事也所以然者載師言民無職者皆明無常職又無所事事也故其罰重而令出夫家之征閭師言民無職者本於九職則雖無常職而轉移職事即其職也故其罰輕而令出夫布也

劉玫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本疏袁氏枚證曰不審之審疑當字之譌案孔本亦云疑當之譌

疏證曰閭師疏引劉玫又問云曰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例下讀爲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錫瑞案賈疏申鄭分明劉以此無職獨言九賦疑八貢外更有八賦乃合無職之賦爲九鄭謂貢卽是賦上不言賦此獨言賦者恐人疑無職者不出口稅之泉故特言賦也云此官掌斂賦者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據鄭意九賦九貢是一賦貢可以通稱其於無職言賦不言貢者正以經云閭師掌徵賦欲上應經文耳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豈宜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本疏袁氏枚證曰不

得不報下本無豈宜二字何爲和之下有豈宜二字雨不相應
益傳寫換脫也今以義改正曲禮疏引鄭答趙商云讎下有若
字不乎作之乎無末二句又本疏此條前引漢時徐州刺史荀
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逆東可以王
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老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
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
公聖意所趣附錄於此
疏證曰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謂之四海疏引趙商問云雖有仝孝之心故避之海外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苫枕干心能往討之不乎若欲明孝子雖含赦恆有復讎之心故避之海外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苫枕干之後恆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也曲禮父之讎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並是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忘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天下也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答趙商云案賈孔兩疏相合鄭伯熊曰先王緣人情而立辟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答之法得報而不報焉非臣子也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可慰其志矣葉時曰辟諸海外猶救四裔辟諸千里外與不同國猶屏諸遠方先王非得已也惠士奇禮說曰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令弗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於是使不共戴天之讎辟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或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是兵之和難頴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其誰曰不然

蜡官嚳人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張逸問云嚳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秬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秬即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

疏證曰生民疏引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句亦見爾雅釋草疏

疏證曰疏引爾雅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秬一稃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爲名下文云秬一稃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嚳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爾雅下文二米之秬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稃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秬爾雅云秬黑黍即是維秬者爾雅云秬一稃二米即是維秬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秬者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引鄭志云云曰鄭云重言者秬即是皮復云稃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皮故重言稃稃秬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詩生民維秬維秬李巡曰黑黍也秬一稃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釋草文秬傳秬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秬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正稱二米則秬中之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祼鬯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稃二米者引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稃二米不同者引鄭志答張逸云秬一稃二米者多秬爲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亦皮也爾雅得以稃爲秬也爾雅疏同詩疏

篇師注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張逸問篇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

疏證曰疏引鄭志答于去下有聲字故曰廢作謂廢去不留也司樂疏引于去者爲廢一語無聲字案孔本多謂廢留不去也句云此句依檀弓正義增

疏證曰疏引張逸問云又檀弓注亦引傳文疏引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錫瑞案廢去不留當作廢置不去何君公羊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何解廢字與鄭義同孔廣森公羊通義曰謹案左傳我曰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解字注曰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傳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詁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詩鳧鷖疏

疏證曰疏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歃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詩鳧鷖箋云深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瘞祭社稷山川之尸正義曰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

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深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俱瘞埋者引鄭志云曰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祇稷亦埋矣錫瑞案賈疏明晰孔疏申鄭尤詳鄭意以爲祭五嶽從血腥始故周禮別其文曰血祭其實五嶽亦在山林之列既祭亦當埋藏故云何嫌不埋也

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犁食火土者何答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爲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本疏袁氏攷證曰本疏爲后土下有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犁食后土十六字社即句龍下無今云至者何二十字據四庫本改后土轉爲社五字從詩甫田疏補入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又云后土犁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錫瑞案袁本南方下有此注云以下二十一字孔本無之二十一字乃疏文當從孔本今刪去

疏證曰疏引趙商問云曰此注云犁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儒之說也鄭君詩檜譜曰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向書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以火正耳又甫田正義謂祭四方五官之神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本疏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禘祫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

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祼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按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錫瑞案古禮傳聞各異或非一代之制鄭君不以爾雅難周禮所見最通孫炎曰廢懸埋於山足曰廢埋於上曰懸叔然蓋欲會合用禮爾雅之文爲一使兩不相背然其說未免牽強不若孔疏謂祭山廢懸而復埋於情理爲合也

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

疏證曰疏云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引鄭志云云曰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祫祭四齊關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錫瑞案罍尊盛三酒列於堂下諸

臣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乃用醴尊三酒之中清酒以白酫
神祫時祭追享朝享同用三酒郎同此醴尊不若彝舟何祭
輒變故不
必別數之

典瑞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祭天地宗廟亦執之禮記曲
疏證曰曲禮疏云熊氏以爲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
侯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
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
夕月亦當然也錫瑞案祭天地宗廟用鎮圭禮無明文可據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君讀爲元冕或據國語大
采朝日謂朝日當用衮冕司服享先王用衮冕祀上帝五帝
大裘而冕降一等大宗伯實柴祀日月亦祀禮祀上帝降一
等則日月之尊等於宗廟而次於天地朝日用鎮圭祭天地
宗廟亦當用
鎮圭可知

大司樂王師大獻注獻捷於祖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

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
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
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本疏袁氏枚證曰又見大司馬疏大
司馬云易作夏官無愷樂字大司樂
下無云字司馬以下十三字易作司馬主軍事之
功宗伯以下八字易作宗伯主宗廟末無也字
疏證曰疏引鄭志云又大司馬注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
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疏引趙商問云
云曰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於祖宜於社
故反必告也錫瑞案二處之文大同小異大司馬疏說尤明
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禰是出軍時祖社皆必告告又以其主行留子
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
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小宗伯云師有司而立軍社大
社云設軍社左氏定四年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是出軍
必載社主遷主之證肆師注引尚書大傳將舟亞宗廟亞將
舟謂社主宗廟謂遷主以其並載兩
處之主故獻捷愷樂必兩處並奏也

大卜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
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注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趙商問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數者
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本
疏證曰疏引趙商問云曰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
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
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
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
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
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
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
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鄭又注連山歸藏云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
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疏曰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
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
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
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地故萬物莫不
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
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
首乾爲天天能周而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
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厤志云黃鍾爲天統黃鍾子爲天
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
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天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
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
漸正月故以艮爲首也引鄭志云云案三兆無可攷三易人
多異辭易孔疏論三代易名曰鄭元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
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
道周普无所不備鄭元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
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
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
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路
史發揮連山者列山氏之易也夏人因之歸藏氏之
書也商人因之汪中述學曰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
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即烈山春秋昭二十

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說皆於鄭義有疑鄭云非無明文則其說必別有據但今不傳耳釋文出周氏注云代名也周至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陸氏兼存兩說仍主鄭君之義姚配中駁孔申鄭謂神農黃帝以有連山歸藏之易而後有是稱猶之明於農則稱神農有軒冕輪轅之制則稱軒轅名隨事舉非古聖所自名果爲代號夏殷何取而因之不改且杜子春周禮注以連山屬之伏羲鄭志答趙商之問不以爲誤果爲代號不應所稱無定上古質亦無合兩字爲代號者據此足徵鄭義之可信矣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是二書漢世猶存而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連山出於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歸藏出於宋元豐間其爲僞書更無疑也

簭人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詩定之方中疏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本疏袁氏枚證曰疏引此前有鄭答趙商云詩定之方中傳曰建國必卜之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繇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錫瑞案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七曰筮祠鄭注祠謂筮牲與日也疏云按大卜大祭祀而卜之今此祀不卜而筮者彼大祀用卜此謂小祭祀故用筮也然則遷國用卜遷都邑用筮亦猶大祭祀用卜小祭祀用筮矣

簭參注謂筮御與右也

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請明所據又尚書龜從本疏錫瑞案此際從阮刻注疏所引如是袁本與孔本皆從監本注疏且此云至本上多官字可使者阮刻宋本注疏爲是且此云下別爲一條阮刻注疏龜從下文義不完不敢意增故筮可使者故誤作致據監本作故改

疏證曰疏曰云參謂筮御與右也者云參是御及車右勇力與君爲參乘故筮之也引趙商問云鄭答云天子具官有常人者周禮夏官有司右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非一人故簭人但筮其可使者諸侯不聞有司右等官故見於春秋傳者皆臨時卜之其說甚明若經下文云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別是一事注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疏曰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大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有漸也故鄭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者筮之凶則止者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從又云龜筮共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貧子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疏申鄭注甚明且此云筮以下別是一事當是趙商更端再問與前問不相蒙阮秉宋本次序未亂惜尚書龜從下佚脫並鄭答亦不傳茲故引下文注疏以補明鄭義若尚書與此經不合疏已解之獻公卜不吉而又筮正違卜筮不相襲之戒故鄭注曲禮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瀆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曲禮孔疏云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引此注及鄭注占人云將卜大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引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小事無卜唯筮引筮人九筮并注及鄭注占人不卜而徒卜者則用九筮是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孔疏申鄭尤詳足補鄭答不傳之義乃阮刻注疏諸家皆不引之而加辨正校勘記於此亦不置一辭皆未免失之目前矣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占寥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戊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

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即復也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易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本疏袁氏攷證曰通典天子合朔伐鼓篇載侍中鄭小同議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疏密謬准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內外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戊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彼注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注云午火庚金也火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略相依也案杜預左傳集解曰史墨知夢非日食之答而不釋其夢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辰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如食在辛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孔疏曰於天文房心尾爲大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爲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曰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爲占此則史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注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疏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者建謂斗柄所建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戊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云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者案春秋緯云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木生木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所勝者囚火勝金者三月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義可知觀此建厭所凶也經又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疏曰以日月星辰占知者謂夜作夢旦於日月星辰以占其夢以知吉凶所在引張逸問云又曰云今八會其遺象也者按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服氏云是歲歲在析木之次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老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吳姬姓日月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吳

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人郢今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祈閏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爲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爲四十一日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爲占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爲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爲楚之位也午是南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讎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金爲火妃夫婦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既破吳人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錫瑞案杜孔解傳與鄭不同漢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是占夢之書漢世猶存鄭君云占夢則亡已不盡知其術矣而孔疏於史墨之說亦有疑焉蓋衛數之學漢以後更失其傳也

巾車建大白以卽戎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凡班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旗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班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卽戎爲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鼓鐸旗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班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卽戎爲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者或命將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大司馬疏袁氏枚證曰本疏引此建載大常注上有下字注下有云字凡班物作凡班旗物不知下有巾車二字爲何時作爲在何時答曰下作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末句無字也

疏證曰注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卽戎謂兵事疏曰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爲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文故云蓋云卽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卽戎故云謂兵事也引趙商問云曰又按司馬法云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案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劒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雖親將猶用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也案疏申鄭甚晰

建大麾以田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雖胥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本疏袁氏枚證曰以春夏田本無夏字田下本無至字從大司馬疏補入大司馬疏巾車職下無云字大司馬職下無曰字大常下無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八字雖上有田字禮記王制疏載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是約舉此條之意

疏證曰注云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建田四時田獵疏曰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爲物兼在殷正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上大白亦不在此亦以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旂無綏今此大麾則綏而爲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質後代文差之則綏當有虞氏旂當夏后氏旂皆上有綏故夏后氏但旌旂皆上有旌而用之既是綏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田獵者引趙商問云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孔疏曰綏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故云綏當爲緌緌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大麾畫於周則畫龍於旂交龍爲緌周人尙赤大赤即大麾也大麾以表獲馬先儒發抗小綏之以表獲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抗小綏大夫抗則舉之下則弊之皆以田言明非田不建大麾也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矣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馬先儒謂春夏用之秋冬則否誤矣錫瑞案惠氏棟鄭說雖可通然周禮古文說是周制王制今文說是殷制本非可以強合以求其證可謂精碻不磨蓋凡古文經文以參其事驗之上下以禮記之緌即周禮之麾本之經文以參其事驗之上下以禮記王制明堂位云時牽合今文彌縫其闕故注云云又注禮記王制云緌所在宏多不足深異鄭君學兼今古晚立說注周官於此等處不得不分別言之惠士奇周禮古文說是殷制王制今文說是周制本非可以強合古文尙書之破大司馬載太常以田自相矛盾本無說可通此古文尙書之破綻所在宏多不足深異鄭君學兼今古晚立說注周官於此等處時牽合今文彌縫其闕故注云云又注禮記王制明堂位云

其原理無不合若然鄭志言王制之云多以殷禮記謂此說田獵亦是則周禮注及答趙商問卽推原夏事別言春夏於今古兩家各不相背雖是曲護古文抑亦語不離宗矣要之大司馬所云者此古文一家之言於他經別無顯證以周禮說周禮可也巾車所出本今文而小變之明堂位之言是其迹也凡今文與古文萬不能同故鄭君雖極力調停終多隔閡然如鄭說通之縱未必卽安猶可見今古兩家之原委若依惠氏及金氏榜王所乘路皆建太常之義於周禮固不能通並禮記之文亦將錯解仍當以鄭說爲長

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本疏袁氏枚證曰詩定之方中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閑三乘爲阜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繫馬之數註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廄卽是十二廄爲一閑明廄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廄言閑也以一乘之數共廄爲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矣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七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職相覺甚異六閑下有馬字今又二句作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六閑下有馬字今子下無匹字今子下無馬字家下無有字四閑下有馬字六十四下無匹字今子下無以字此馬二句作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無幾內已下冂

十四字此爲作此謂無事條八字錫瑞案所由當從詩疏作何誤由盧文弨云此作所誤此爲亦當從詩疏作此謂盧文弨云此

疏證曰注云降殺之差每廄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爲三良疏曰以駑馬三馬疏曰以駑馬三良之數上下同故爲此解引趙商問云曰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駑馬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并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數鄭不從者天子十有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分爲左右一種馬分爲兩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廄不分爲左右則良馬惟有三廄三良居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亦三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柾一柾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爲八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爲六百四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定之方中騋牝三千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騋非禮制國人美之孔疏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

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爲三是也引鄭志云曰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廄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廄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衛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廓而有之謂有此邶廓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惠士奇禮說曰校人廄有十二馬有六種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廄良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二廄良廄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十廄一駑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三種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乃邦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爲三閑六百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并爲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駑之數也此依鄭注而計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各十二廄唐合十二閑爲十二閑猶周馬六廄廄有左右爲十二閑周制也漢制也

鄭志疏證四　元

二廄猶周合十二廄爲二校唐有祥騏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恆置戎馬十萬以擬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騂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閒然宣王師丁之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於紅革車千乘晉治兵於郲南甲車四千則王馬與國馬一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會盛怒至日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脩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廄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爲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楚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爲晉卿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魏亦有五乘將軍秦鍼以車多懼選非失之侈乎觀起多馬楚車裂之其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景帝之朝秣馬一駟公孫宏爲三公有馬十乘而周之家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百乘之地以故家有四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廄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固足怪焉錫瑞案漢人以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則其所言制度非盡周公之舊當有以春秋戰國之事攙入之者大夫多馬明見於春秋傳八百六十四匹蓋當時有此事

而非古制也漢人注不駁經唐人疏不駁注鄭君之解經義賈孔之解注義不得不爲依數計算苦心求通實則衛文公駑牝三千以侯國而上同王制已與周禮不合無論大夫趙商所問蓋亦有疑於此而鄭君仍依經答之耳惠氏疑王馬少而家馬多所見固是然經義實是如此惠氏非但駁鄭直駁經矣且漢唐出塞遠征故馬至數十萬古無出塞之事周王馬之太少得毋未達古今之異乎

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亦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本疏袁氏枚證曰禮記明堂位疏引此問下有曰字職方氏下無氏字後同注云作注曰無周公以下十五字禮之作未達作不達鄭答作故鄭答云四夷下有謂字或六或五作或六雖有下作與同皆數耳下無皆字校未甚明作不甚明定下有字字詩蓼蕭序疏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云異下有耳字其數耳作與周皆兩數耳下無皆字或六或五及校未甚明同明堂位疏定下有之也字韓奕疏引九貉卽九貉旅獒疏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文義較顯錫瑞案禮之當從禮記疏作禮文補鐙云文誤之疏證曰注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引鄭志云曰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校其錯可知今五六者正是數耳其事鄭不甚明之未知何者是故不定一禮兩禮俱從者是以不著其錯誤按詩序云蓼蕭澤及四海注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復與爾雅及禮皆不同者蓼蕭或後人轉寫者誤當以爾雅與禮爲正也案書旅獒正義曰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脩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之所服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國數也編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

六狄趙商以此問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詩豳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雖師說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侯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引鄭志云云曰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禮記明堂位正義曰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引鄭志云云曰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五或六不可知也錫瑞案孔氏三處之疏較賈疏爲詳惟以職方氏後鄭注爲先鄭注小誤鄭引爾雅與李巡本同鄭以不得其國名無以定之王制正義引李巡注爾雅六戎云一曰傳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又五狄云一曰月支二曰犗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巡說必有所受六戎五狄雖數可以此說定之與明堂位文止合白虎通禮樂篇曰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所說皆同職方五戎文或互誤鄭以爾雅殷制恐與職方周制不同故疑未敢定耳盧辯大戴禮注以周禮爲周人服四海之數明堂位爲朝明堂時所來之國數爾雅爲夏之所服殷之服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晉公彥亦以爾雅爲夏制

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

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埽反道鄉爲田

燭本燭疏

疏證曰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疏引趙商問云云曰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覿結其恩好但無文耳又釋注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者幾外之臣不因聘何以輒來故知君命來聘者也知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者若行正聘則執璋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按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贄見執皮帛而已錫瑞案大宗伯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已者以疑之故言與以疑之也此之義同孤別見天子亦皮公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豹皮與疏云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此注言豹皮爲飾不兼虎皮與大宗伯注義推得之鄭君云有聘禮可參又云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引無明文注疏據經義推得之鄭君云有聘禮可參又云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引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私覿以解之殊乖鄭意案禮記聘義上公之卿私覿有介五人若上公之卿私覿亦當有介七人與此特見五介不合然則特見之非私覿是此孤之特見非即聘禮之私覿可知也引侯伯之卿而私覿有介五人若上公之卿私覿無疑矣疏引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見喪服小功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通典載射慈答徐整云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然則特見五介當無士介蓋以斯禮不繫於君而繫於已故視私覿又降二等歟

出入三積

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本疏

疏證曰疏引趙商又問云曰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醯醢百甕米百筥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饔餼五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也錫瑞案經上文言諸子之禮出入三積諸男如諸子之禮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攷左氏傳云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若然大國之孤卿亦出入三積孤卿亦出入三積故鄭君以爲禮與子男同子男出入三積則可以田田矣不必別舉之矣

鄭志疏證四 三三

鄭亦然趙商疑下文有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此出入三積之類皆當在眡小國君中不必別見於前故謂於例似錯鄭則以孤尊更特見此出入三積乃特見所得故宜別見於前若其他眡小國之君又當再得出入三積則可以其他該之

掌客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甕

此公乃二王後本疏

疏證曰疏云上公醯醢百二十甕同故鄭志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甕錫瑞案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鄭注云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醯六十甕以五齊七醯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六十甕故鄭注醯人兼引之其五齊七醯等就醯人具釋據此則醯卽是醬醯醢百二十甕與王禮同周制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惟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故其來朝得以王禮待之若三公不得與王禮同是以知此公乃二王之後也

冬官梌氏槷而不稅

趙商問梌氏爲量槷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本疏

疏證曰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疏引鄭志云云曰若然此官量鎭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廛之量器以取平非足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錫瑞案廛人掌斂市總布鄭注謂總讀如租穗之穗穗布謂守斗斜銓衡者之稅也量卽斗斜銓衡故趙商以廛人有稅爲疑鄭云官量不稅足以通解兩處之義

矢人兵矢田矢注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苦少疾此疏初在箧笥之中屬錄事得之謹答本疏

鄭志疏證四 三四

疏證曰疏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者以司弓矢職參之下有七分當茀矢矰矢此五分當枉矢絜矢也云田矢謂矰矢者依鄭志此云田矢謂矰矢非謂經中田矢正是下文七分者若然既非經之田矢鄭言之者欲見矰矢正田矢此經二矢亦可以田若然經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亦將田獵故云此二矢亦可以田也引鄭志云曰若然鄭君本意以矰矢爲田矢非經田矢自是尋常田矢此二矢亦可以田也此鄭云田矢是枉矢絜矢非直爲兵矢此二者亦可以田解經田矢謂矰矢按司弓矢職枉矢絜矢言利諸田獵茀矢矰矢直言弋射不言田獵而云田矢者弋射卽是田獵也錫瑞案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經所云田矢之數與鄭彼注云枉矢同與所云矰矢異而鄭此注乃以田矢矰矢爲一故趙商以數不相應爲疑鄭君則以田獵弋射本自通用故謂枉矢亦可以田則枉矢矰矢之異可無容拘泥矣據鄭君於弟子問亦云謹答足見鄭君之謙亦足見當時問答不盡屬口授也

匠人周人明堂

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南齊書禮志

疏證曰南齊書禮志建元四年右僕射王儉議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弘鄭志云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尊天帝而號人鬼則非文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尊天帝而號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錫瑞案鄭注匠人世室重屋明堂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鄭言宗廟明堂同制未嘗以宗廟與明堂爲同一處也漢人言明堂有兩說異義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也盧植賴容云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明堂大戴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老文王之廟也盧植賴容云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蔡邕皆以明堂太廟爲一惟鄭君用孝經援神契講學大夫消于登之說謂明堂在國之陽故注禮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日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鄭君此注分別最晰廟及路寢如明堂制則不得與明堂爲一蓋太廟在國明堂在郊必不可混答趙商問與駁異義注玉藻同義言明堂者當以鄭義爲定論矣然蔡邕之說亦自不誤袁準駁之未得其旨禮月令於明堂正中皆曰太廟故蔡氏之論發端卽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引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僎周尊祀文王於清廟明堂及禮記檀弓明堂位孝經以證清廟太廟卽明堂之說是蔡氏所云太廟卽明堂太廟爲卽太祖廟也盧植云據宗祀文王爲說未嘗以明堂爲太廟也盧植云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潁容云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二說以爲明堂中可行禘祫序昭穆誤合明堂祖廟爲一而蔡氏初無此說袁氏七廟昭穆之辨以駁盧潁二說則可不當以駁蔡也古祭鬼神之處皆可稱廟喪禮殯宮曰廟顯命曰諸侯出廟門俟故明堂本非廟而據宗祀文王則亦可曰廟古周禮孝經說大戴盛德篇義當如是故趙商據以爲問鄭謂以文王配非文王廟以后稷配天比例尤塙廟字固不必泥看也

鄭志疏證四

鄭志疏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儀禮志

聘禮記出祖

祖祭道神本疏

疏證曰鄭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載爲行始也詩傳曰載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也疏云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載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爲山象國中不得載名國外卽得載稱引詩傳曰者證載祭道路之神也若然此見出行時祭載案韓奕詩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爲祖道又左氏傳鄭忽逆婦嬀于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志以祖爲祭道神是亦將還而後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胡培翬正義曰泉水孔疏云載祭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載既爲祭名則祖不得又爲祭名故鄭以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錫瑞案此經出祖與詩云出祖不同鄭以祖爲祭道神此經出祖與詩云出祖義同本非行始有二一是行於本國一是行於所適之國聘禮行於本國故鄭注云行始若鄭志云云蓋謂忽未去陳而行配既配乃祖而去陳其祖祭行於所適之國與韓侯出祖義同本非行始故鄭必易其訓曰祭道神此經出祖與詩云出祖不同卽從鄭志皆以祖爲祭道神未始不可鄭必別之爲行始者正其因文立訓苦心分明之處胡氏之說未得其旨

覲禮乃朝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周禮大行人疏

疏證曰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錫瑞案春見曰朝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同至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

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覲會分本更迭如此而徧據此則朝覲因時而異矣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立諸侯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亡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於依亡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於秋白虎通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此則朝覲之禮亦殊鄭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也鄭志乃以朝覲爲四時通稱者蓋朝與覲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鄭君據覲四時通稱正合爲通名與鄭志朝覲四時通稱正合古文說本無異義不必如許慎斯大謂朝覲止是一禮矣

喪服傳繼母如母

答趙商問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

通典凶禮篇爲出繼母不服議袁氏攷證曰前

有鄭元二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鄭答趙商云云又引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爲父所去不服也晉范宣曰夫繼母之名若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已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糜遺義曰夫禮緣人情而爲之制雖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義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已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葬親撫養已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母之名若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案喪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案喪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曰因猶親也疏云傳發問者以繼母本是路人今來配父飄如己母故發斯問答云繼母配父即是胖合之義既與己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據疏則繼母所以如母者正以與父胖合之故既爲父所出則義絕故子不服徐邈答劉閎之問庶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據此則嫡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可知汪琬曰或問繼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

慈母如母

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邪

通典凶禮篇大夫士爲慈母服議袁氏攷證曰答上本有鄭元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鄭志云云又引蜀譙周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卫慈己爲父命者不過小功也晉崔諒父命妾祝撫養諒爲子祀亡鉅鹿公裴頠議依禮服慈母如母劉智擇疑或問曰喪服傳云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當如慈母服齊縗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爲母子當如慈母服齊縗三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令爲無子妾作子不敢違父命也而不得終爲子之追按譙周集圖云喪服齊縗三年條曰慈母如母父在爲慈母則條不見今文載所說慈於貴妾父在齊縗周慈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鄭氏說此士大夫士之妾子父命爲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周矣其大夫降爲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卒皆仲按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不別貴賤自非祖姊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等爲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得體君何得不爲

爵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案喪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疏云案內則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彼終其身爲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則以慈母輕於繼母言終其身唯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錫瑞案小記又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通典載晉劉智庾蔚之之說謂緦不服慈祖母婦不服慈姑則慈母雖云如母實不得與親母全同故鄭君云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蓋繼母嫁從乃爲之服不從則亦服慈母嫁無論不從不當爲之服也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詩葛覃疏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禮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禮記檀弓疏引此其上有鄭氏攷證曰檀弓疏引此其上有鄭答趙商云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

疏證曰詩葛覃正義曰若鄭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歸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人王后則不然也禮檀弓正義曰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禮檀弓正義曰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引鄭答趙商云云喪服鄭注曰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疏云若父母在嫁女自當歸寧父母何須自絕於其族類也疏云若父母卒而言若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絕宗故許穆夫人衛侯之女父死不得歸賦載馳詩是也錫瑞案此傳所云歸宗指被出大歸而言鄭注亦分明當以父雖卒猶自歸爲句謂父雖卒猶有大歸之時父卒而歸必以爲父後而持重者爲宗主雖見絕於夫家不自絕於己族故鄭云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持重二字釋爲父後言主持廟祀之重鄭必以父卒爲言者以父在則所謂子嫁反在父之室者自有父主之不必以昆弟爲宗主也賈疏讀猶自歸宗爲句誤孔疏亦誤此云歸宗鄭答云歸寧者蓋推廣言之孔賈之疏專以歸寧爲言而不及歸宗是不合又案葛覃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於歸寧父母句雖無明文而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是鄭意以歸寧爲孝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從子禮則鄭解歸寧與左傳所言歸寧及元龍詩說據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玉裁以父母在以下九字爲後人所增陳奐以此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傳序云則可以歸歸即言告言歸序又云安父母即寧父母毛公本序作傳故上文既釋歸爲嫁則此句第訓寧爲安歸寧父母者既嫁而寧父母所謂無父母詔罪也說文引詩曰以妥父母許引三家詩與毛詩文異而實義同錫瑞謂諸說皆誤未曉漢儒家法漢時今古文各自名家不可強合三家詩公穀二傳皆今文博士所傳爲一家毛詩左傳皆古文同出於河間博士爲一家左氏明云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毛傳所云必同左氏鄭從古文故用毛詩左傳之義不用穀梁義也說文所引三家詩作以妥不作歸寧是三家說不以爲夫人有歸寧之明證然則穀梁之義雖正乃今文家說不可通於古文段陳欲強刪毛傳以合於三家不知毛傳本古文當同左傳不當同穀梁是亂其家法矣必謂夫人無歸寧禮左傳何以云云豈亦可強改左傳以合於穀梁乎今古文各自爲說不當強改古文以合今文以合今文至鄭君之意據泉水箋與伏后議其謂夫人有歸寧尤瞭然明矣惟父母沒則不得歸不同大夫妻耳

鄭志疏證五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得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本疏

疏證曰鄭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祖薨君爲之服斬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者若今君受國於曾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曾祖爲君薨羣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爲之服斬臣從服期也若然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是以君之父受國於曾祖復早卒今君乃受國於曾祖也引趙商問云云曰彼志之說惟與此注父若祖有廢疾不立同乃具也章平曰彼志之說惟與此注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鄭志疏證五

而兼具父在一義也張爾岐曰注云繼體之君容有祖父之喪者謂父有廢疾不立而受國於祖或祖有廢疾不立父宣立而又早卒受國於曾祖故身已爲君而又有父若祖之喪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議於本議之未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適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上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撿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

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
凖經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錫瑞
案朱子如此推服鄭君亦以空言說禮雖據理以斷不足以
服人必有實證乃顛撲不破也後之爲宋學者先將漢儒一
筆抹殺豈朱
子之意哉

禮記志

曲禮曰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卽位追王大
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
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
特牲曰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通典因禮篇帝王
曰基隆二字本作業興避唐諱與焉本謚初焉並從謚號議袁氏攷謚
本疏引鄭答趙商曰豈能下無盡字不追謚矣作不然
疏證曰鄭注云干事父無貴賤正義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
謚者此孤不辨老少唯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
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
號若父昔賤本無謚而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不
得爲父作謚斤以爾者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
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引鄭答趙
商云錫瑞案周書謚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
功于牧之野將葬乃制謚遂作謚法御覽引大戴禮曰周公
旦太公望相嗣王作謚法據此則謚法乃周公所作故士冠
記曰死而謚今也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
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爲
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書釋文引馬注俗儒以湯爲
謚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又云禹亦不在謚法故疑
注及禮記外傳禹湯亦非謚矣蓋古有生號無死謚
號爲謚至周乃有善行善謚惡行惡謚以爲勸戒此
期不可以繩前代禹與湯亦以生號爲謚耳其先祖
也追謚纂貴不爲父作謚亦是周法二王王迹所興
例不得以爲難鄭君之說是也引夏禹殷湯爲解似
未盡於本疏袁氏
分析非常
號謚

檀弓師吾哭諸寢

答趙商曰是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
商死於衛節注哭於子貢寢門之外疏云哭師
於寢此謂殷禮云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

疏證曰正義曰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已故哭之在卫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弟子相爲服議引盧植曰禮師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師於廟門外是周禮也通與哭師於廟門外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奔喪云之於寢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耶徐邈答曰蓋殷周禮異也錫瑞案徐氏卽用鄭義孫叔然乃鄭君高弟故遵師說經云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正義曰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外正義曰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蓋尊師與父友相等在門外也據此則周禮哭師於廟門外沈氏謂此師於廟門外者蓋謂當以父之存沒爲斷以孔子師亦非先祖之親故亦在廟門外者是有父之人蓋師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林喬駁謂當以父之存沒爲斷以孔子幼孤而云師互哭諸寢意哭於廟門外者父命之也二說皆調有父命之者有已自從之者父命之則父之友也二說皆調停之義與古義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云與哭師同親之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

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注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本疏

疏證曰注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譏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同也引張逸問云又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正義曰此了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頭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有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禫說不與祫合非一也錫瑞案鄭答張逸明引子思哭嫂爲證則鄭於子思哭嫂雖無注必不以爲原憲矣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君無異也注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是注而於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注云嫁母與否禫弔注云嫁母齊衰期之服從爲之服從爲虛字不分別從嫁與否禫弔從嫁母齊衰則鄭解喪服亦當以爲繼母嫁不服其義尤正大

斂斯席矣注大斂奠于堂

答趙商云堂當爲室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答趙商堂當爲室也錫瑞案大斂之奠設於室者士喪禮曰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是奠席先陳於東堂下奠席卽下設于奧用以奠者也經又曰燭俟于饌東注云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疏云堂雖明室猶闇者前小斂陳衣于房無燭者近戶得明故無燭此大斂于室之奧故有燭以待之經又云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設席于奧當先隅謂之奧疏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其設席于奧當照之爲明也云自是不復奠于尸者鄭欲解自始奠小斂奠皆在尸旁今大斂奠不在西階上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則自此已下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不於室也以爲在堂者或由之經注甚明大斂奠於室之奧不於尸所總解誤以陳席之處爲設奠之處據鄭答趙商則鄭君已自校正此誤字而後來仍沿其誤可見校刊之難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魏書禮志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本疏

疏證曰注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此非當月所受樂名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徹徙月之

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錫瑞案鄭解祥禫本
戴德喪服變除云是月禫非上祥月精塙不易王肅誤讀禮總
記遂生異義孟獻子禫正義已詳辨之今載其略曰其祥禫
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
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爲
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
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
樂復平常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
是月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其發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
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

君遇柩於路

答張逸云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
豫知其喪本疏

疏證曰注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正義曰君遇柩於路者
君於其臣當時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
禮譏貴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
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
以此使人弔引鄭答張逸云兼臣也錫瑞案左
氏襄二十三年傳云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
下妾不得與郊弔杜注云婦人無外事故正義曰檀弓云哀
公使人弔蒉尚遇諸道啓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蒉尚
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元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
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
必使人弔之鄭元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
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
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蒉尚者以蒉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
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左
傳疏意在申杜故與鄭義微異而亦可以互證

弁絰葛而葬

鄭沖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
也本疏袁氏枚證曰沖鄭君之祖當是鄭君稱其祖之說爲荅耳失問人姓名

疏證曰注云禫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侈袂也錫瑞案鄭解祥禫本
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是改喪服之
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沖云云是
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錫瑞案雜記
注曰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祛之
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正義曰其
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其此三衰大作其袂據此則
弁絰錫衰是弔服葬雖接神不可純凶未必與弔服同鄭君
雖引雜記之文未嘗據以爲錫衰熊氏皇氏之說孔氏疑之
是也皇氏引鄭說稱鄭沖其義不完未知鄭意以爲然否周
禮疏曰元鄭沖之孫此與三國魏時鄭沖同名別是一人據
此則鄭君之祖亦通經
學足徵家學淵源矣

周朝而遂葬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
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
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

疏證曰本疏云鄭康成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
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
傳耳不得難經周禮喪祝疏袁氏枚證曰本疏云鄭康成
疏證曰喪祝及朝御匱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
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
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
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
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元
謂乃奠朝廟奠疏曰先鄭解朝廟法後鄭皆從之不改引檀
弓云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
而殯之故云殷朝而殯於祖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不殯於
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禰而後祖廟
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故云周朝而遂葬云晉文
公卒將殯于曲沃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
殯于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
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引趙商問云云
曰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
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闕
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異代何者孔子作春
亦當朝廟乃殯錫瑞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注云遷祖也祖
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蓋平

生將出必辭訊者軸載軸也疏曰云遷于祖用軸者謂朝廟之時從殯宮遷移於祖廟朝時用載軸載之云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者殷人將殯之時先朝廟訖乃殯至葬時不復朝也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殯于路寢至葬時乃朝朝訖而遂葬引之者證經將葬朝祖之事又檀弓孔疏曰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錫瑞案據禮文鄭注殯於祖廟自是殷禮周朝而遂葬無殯於廟之文晉文公去絳而殯於曲沃當時或用殷法本非周之正禮鄭君以爲末世侯國不同不得以傳難經分別經傳斷之制精塙若僖八年致哀姜傳不殯於廟云云此乃左氏所定之禮非必孔子發凡左氏云禮多據當世通行之禮言之與經不合其以殯於廟爲正禮所據者即晉文殯於曲沃之類耳服杜知其與禮不合故爲調停之辭服謂廟即殯宮杜謂以殯朝廟皆强爲左氏解而非左氏意也鄭君以爲變周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侯伯標異畿內特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殷之畿內是皆五十里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引張逸問云錫瑞案孔疏申鄭云春秋之時伯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侯伯標異畿內特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殷之畿云四百國在

代王者改制之異成蓉鏡曰何書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鄭彼注云微與箕俱在圻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微箕二
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
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
地疑近是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
者紂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
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
西北贏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
微爲圻外非也今案爾雅釋地九州孫炎李巡郭璞並以爲
殷制兩河間曰冀州郭注自東河至西河冀州即詩商頌元
鳥所云邦畿千里者微箕故城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正與
鄭君義合皋陶謨弼成五服鄭彼注云至于圻內則子男而
已義與
志同

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
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
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
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

疏證曰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正義引張逸云云曰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錫瑞案周制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虞虢之稱公不知何因而虞爲大王之昭號爲王季之穆攷其封國皆在周初當時既封爲公必無地小於子男之理鄭答張逸蓋亦借端指點未可據爲實也鄭言圻界加封後人亦多疑之今攷周初諸侯實有加封之事鄭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後成王因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詩譜又引明堂位地方七百里以證魯事曰大啟爾宇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是齊魯二國實有加封之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亦以爲齊魯不止百里皆出加封始然顧棟高謂以爵益魯以蒲姑益齊陳奐之說亦然證以左傳漢書說文其說有據然則周禮王制所言封國制度非不可通鄭君以斥界加封之義疏通二書使各不相背斯爲通議不得謂其強爲

傳會
也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
則否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

疏證曰注云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禮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引鄭志荅田瓊云云曰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殯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執少眾宮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引鄭荅田瓊云云曰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社稷之祭卜日而爲之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常祭之日而爲之錫瑞案周官司服云享先生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據此則天子祭社稷等於五祀而降於先王三等先公二等不得謂之尊祀與祭天地同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天子以天地之祭爲最尊諸侯以社稷之祭爲最尊經云天地社稷當兼天子諸侯言之蓋天子者爲天地之宗子而諸侯之社稷爲天子之命祀以天地臨天子以天子臨諸侯則私親不得不有所屈猶之子厭於父臣厭於君其服皆有不得伸者鄭謂不敢以卑廢尊是也荅田瓊變社稷云郊社未析言之耳六宗據鄭義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與今文尚書說不同此與曾子問一條互見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子始爵者雖
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荅趙商曰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

疏證曰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歷遲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之義也鄭志云云錫瑞案注說甚明疏解亦晰後之論者多有異義秦蕙田五禮通考謂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得立三廟大祖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一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大祖廟繼禰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大祖廟一親廟一此惟大宗爲然若小宗不立大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禰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三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二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蓋無大祖如有

之則一廟而五主矣林喬蔭駁之曰周道賢貴與尊尊親親並行大夫得立三廟異於士之二廟一廟者正以其賢貴而優之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今如所說不論曾等一以宗法爲憑而又必百世不遷者始爲大宗則經之言廟制直云大夫大宗三廟小宗二廟一廟適士大宗二廟小宗一廟官師大宗小宗皆一廟可矣何以止別其爲大夫士不別其爲大小宗耶是不唯王制與祭法不能相通而大夫二廟一廟適士一廟已先與本文自相背舛況廟無二主曾子問已明言之使謂一廟而二主三主四主五主惟其所藏何以云無二主且廟各有名故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又況大祖之號以功德定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其第一考即禰高曾之稱若合數代於一廟則將名其廟爲何廟乎代初爲天子諸侯大夫者當之士之先世非爲大夫其功德盛足以享百世之祀若姑以世數之遠而推之爲大祖則又何怪乎唐宋大祖之議之紛紛莫決也且士而果有大祖王制又何爲止言士一廟不云與大祖而二哉此其強爲附會於經記並無所依據明矣林氏自爲說曰大夫之爵比士爲大故雖支庶其祭也得爲大祖於百世其生也得立三廟以祀其禰祖曾大祖爲第一世之大夫其繼世爲大夫不別爲祖猶之繼世諸侯亦不爲祖但祖其第一世之諸侯也若大夫之子孫有從支庶起爲大夫者則亦生立三廟祭爲大祖猶之公子之子孫封爲國君世世祖

注雖尊鄭義而不能塙守其說也下祭法一條可以互證

月令螳蜋生注螳蜋螵蛸母也

口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蘇文類聚袁氏考證曰此答語非問語問下脫答字爾今爲空方言文本疏沛作潭濟作杞敫作穀爾雅疏同並誤食肬初學記引高誘曰螗蜋一名敫疣淮南子注又作皦肬

疏證曰正義曰按釋蟲云不蜮螳其子蜱蛸舍人云不蜮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蠰子名蜱蛸別螵蛸故云螵蛸母引方言云邵晉涵曰此益鄭志之文禮記疏引作方言疑傳寫之譌郝懿行亦曰此益案說文蠰蟷蠰也蟷蠰不過也又云蟲蟲蛸也蟲蛸螳蜋子蜱螵聲轉蟷螳蠰亦聲相轉也本草桑螵蛸一名蝕肬牛桑枝上蝕肬即食肬之異文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桑螵蛸一名

蚼肰生桑枝上蝕肰即食朧之異文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桑螵蛸一名冒焦冒焦即螵蛸蜱轉郭注一名蚼蠐亦聲轉也又亡牢反方言云螳螂謂之髦郝懿行曰蚼與髦字異音同莫貌合聲亦爲髦

昏火中

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猶謂指心火

詩七月疏袁氏考證曰詩疏引作吳志王伯厚氏謂康成不與吳志詳見困學紀聞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皓顯是一人又舊唐書傳仁均麻法引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

九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始氐五度至十五度又房五度心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始尾十度至十八度又箕十一度終於斗十一度故鄭云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近言中星者多以歲差言之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戴震曰大火中於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火昏中暑退建申之月火旦中寒退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秦蕙田說同近之言西法者說尤詳明案歲差之說始於劉焯一行非古人所知言實測當從今攷古書當從古孫星衍曰按月令是月朔登明堂頒政之書故據朔日之昏言之尚書總舉一月通朔至晦而言仲夏之晦與季夏之朔僅差一日火星移已至午矣後世求其說不得疑爲歲差不察鄭義蓋歲氣有差日躔盈縮使然天體無差二十八宿隨斗杓視而可識也盛百二尚書釋天曰星火說者以爲心星愚以爲乃大火之尾宿也考工記龍旗九斿以象大火注云尾有九星故象之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則大火之兼尾宿審矣房心尾固均爲大火而夏至初昏加時在戌末堯時夏至日躔星張則戌時房心已不當正中一行以爲尾十一度中是也孔傳以星火爲房宿者襲解中星爲七宿之中也或以爲星宿者不知昏刻加減但以酉正爲率也夫夏至日未入地安能見星乎或曰虞夏相距不遠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傳曰大火之次也與此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錫瑞案鄭義明通孔疏申鄭亦悉無歲差之說辰爲壽星始彰十二度至十七度又角十二度

有奇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星中也與此並可參證錫瑞案孔本以七月疏引如此言中至亦未中也皆爲鄭志之文與袁本異袁益以如此言中以下爲孔疏申鄭之語詳其語氣當以袁本爲是孔又云日令正義引鄭答孫顯疑是一條孔疏兩處徵引括其語互異非皓顯同音恐有一爲傳寫誤

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虞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引吳志云云曰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星火大火之屬虛元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無十八字有何字闔監毛本阮本注疏皆字從宋本錫瑞案孔本惠棟校宋本作既云二字阮本注疏有

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郊社亦然

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有越紼而行事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之祭不行何得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本疏袁氏攷證曰今注疏本無既云以下十八字有何字從宋本錫瑞案孔本惠棟校宋本作既云二字阮本注疏有何字闔監毛本阮本注疏皆作何趙商之意五疏證曰正義曰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引趙商問云云曰鄭言無事者謂未殯

以前是有事急禱以後未敢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禱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敢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敢至反哭自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卅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則分別較明矣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答炅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

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孔子閒居坊記二疏引並作炅模本疏引作炅靈模按大傳疏云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炅模云然也蓋是炅謂爲鬼或謂爲灵灵又謂爲靈耳據姓氏急就篇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模者作炅模者不誤錫瑞案阮刻注疏作炅模疏證曰正義曰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字不同者引鄭答炅模云曰革棘聿通字異義同錫瑞案文王有聲箋之道一云從已之欲猶欲二字於義稍殊革棘聿遹似異實同孔疏所云是也大傳正義引詩箋云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炅模云然也即指此條而言陳喬樅齊詩遺說攷曰釋文云本作匪亟其欲革棘亟古並通用猶古亦通欲盧文弨云周禮小行人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作欲是其驗也遹聿古今字後漢書李固傳亦作聿追來孝又案炅模各本皆作靈模阮刻注疏作炅模校勘記云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炅誤灵毛本因改作靈大謬廣韻十二霽桂後漢城陽炅橫有四子一守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墳墓姓炅一子居徐州姓呑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古惠切

祭祀不祈

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耳正義引鄭志云云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錫瑞案疏引發墨守以證鄭志說甚明通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似乎事神必用禱祈大祝明以鬼神祇並言則又非專禱外神矣鄭引儀禮足證周禮之文非誤且其說又不但見儀禮詩楚茨諸章亦屢言以介景福勿替引之正與儀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雖即唯字古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鄭志疏證六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

詩甫田疏袁氏攷證曰注云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由己耳正義引鄭志云云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錫瑞案疏引發墨守以證鄭志說甚明通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似乎事神必用禱祈大祝明以鬼神祇並言則又非專禱外神矣鄭引儀禮足證周禮之文非誤且其說又不但見儀禮詩楚茨諸章亦屢言以介景福勿替引之正與儀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雖即唯字古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答炅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

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孔子閒居坊記二疏引並作炅模本疏引作炅靈模按大傳疏云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炅模云然也蓋是炅謂爲鬼或謂爲灵灵又謂爲靈耳據姓氏急就篇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模者作炅模者不誤錫瑞案阮刻注疏作炅模疏證曰正義曰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字不同者引鄭答炅模云曰革棘聿通字異義同錫瑞案文王有聲箋之道一云從已之欲猶欲二字於義稍殊革棘聿遹似異實同孔疏所云是也大傳正義引詩箋云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炅模云然也即指此條而言陳喬樅齊詩遺說攷曰釋文云本作匪亟其欲革棘亟古並通用猶古亦通欲盧文弨云周禮小行人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作欲是其驗也遹聿古今字後漢書李固傳亦作聿追來孝又案炅模各本皆作靈模阮刻注疏作炅模校勘記云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炅誤灵毛本因改作靈大謬廣韻十二霽桂後漢城陽炅橫有四子一守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古惠切

祭祀不祈

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耳正義引鄭志云云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錫瑞案疏引發墨守以證鄭志說甚明通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似乎事神必用禱祈大祝明以鬼神祇並言則又非專禱外神矣鄭引儀禮足證周禮之文非誤且其說又不但見儀禮詩楚茨諸章亦屢言以介景福勿替引之正與儀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雖即唯字古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鄭志疏證六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

詩甫田疏袁氏攷證曰注云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由己耳正義引鄭志云云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錫瑞案疏引發墨守以證鄭志說甚明通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似乎事神必用禱祈大祝明以鬼神祇並言則又非專禱外神矣鄭引儀禮足證周禮之文非誤且其說又不但見儀禮詩楚茨諸章亦屢言以介景福勿替引之正與儀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雖即唯字古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雖即唯字古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

詩甫田疏袁氏攷證曰注云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由己耳正義引鄭志云云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只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錫瑞案疏引發墨守以證鄭志說甚明通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似乎事神必用禱祈大祝明以鬼神祇並言則又非專禱外神矣鄭引儀禮足證周禮之文非誤且其說又不但見儀禮詩楚茨諸章亦屢言以介景福勿替引之正與儀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雖即唯字古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鄭志疏證六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

詩甫田疏袁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答趙商云遷下無之字大封上有王字元下無注字不云作不言疏證曰詩甫田以社以方傳云社后土也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引趙商問云田瓊問云云曰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偽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告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

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周禮大宗伯疏曰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爲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王大封先告后土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是總名土神可稱之社亦可稱之然土神與社有別王大封告后土當告土神不當告社故鄭君斷斷辨之若趙商疑后土祭誰社祭誰則亦有別后土對皇天而言當祭五土之神而以句龍配之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甫田疏瓊又答田疏袁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引王肅難鄭云社后土則句龍也觀此條較爲簡明今補后土社三字于故曰之下又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

疏證曰甫田疏大宗伯疏皆見上田瓊所問二疏已明辨之田瓊引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言社非據賈疏云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則當爲鄭君自辨其非後人超商云堂當爲室誤與此同特此條因鄭君自辨其非後人乃更正爲土神斂斯席矣一條鄭雖辨明猶沿誤全今足見

鄭君之書傳於今者不無傳寫之誤惜不得鄭君一一辨之也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錫瑞案王肅所難鄭答田瓊已自解之王肅謂社專祭句龍其說大謬

丙則有脯無膾

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殽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殽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本疏疏證曰正義曰有脯無膾者言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膾引鄭志云云錫瑞案鄭云脯非食殽者攷士冠禮醮士昏禮禮賓亦薦脯醢公食大夫禮則無脯是脯爲飲酒設食不用脯故云脯非食殽而鄭注內則食字云目人君燕食所用也注脯羹云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注又云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又注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云脯皆析乾肉也又云白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據此則人君燕食有脯大夫燕食亦得有脯也又曲禮言凡進食之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亦古食有脯之明證

玉藻諸侯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本疏疏證曰正義曰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元冠

則物服以祭士則元冠齊明孤亦元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此云元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玄曰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是熊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士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便與鄭氏之說也皇氏以天子之祭元冕祭則元冠齊緇冕祭則元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則元冠齊以次差之可於君則齊祭同冠引鄭志云此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錫端案齊衰冠專謂自祭孔疏申鄭甚明趙商疑三命以下亦然未詳荀子曰端衣元裳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天子齊用元冕此其明證諸侯親迎元冕齊戒昏禮攝盛也鄭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然孤以得弁祭不得以爵弁齊祭皆用元冠升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元冠齊也諸侯元冠而齊則孤卿大夫弁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皆與齊時元冠不同以下元冠齊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皆用元冠齊祭是齊祭同冠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引鄭志云曰鄭志疏證曰正義曰鳳皇尾婆娑然故謂婆尊也梁劉昭注續漢志引沼傳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引鄭志云曰犧與多叶是周人讀犧如娑之證娑與疏聲相近下文云周獻豆注云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釋文獻素河反郊特牲汁獻說於醆酒注云獻讀當爲莎鄭又注大射儀云獻讀爲沙古犧獻並音娑故鄭君以作獻字爲齊人聲誤洪氏棪續司空殘碑云婆娑娑然正與鄭云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傳引

婆相合足徵鄭君之說兩漢通行並無異義自王肅阮諶駁其臆解淺人多惑之不知說文牛部犧引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古字本作義周禮釋文獻尊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河反尚書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是犧尊字本亦作義淺人加牛旁王肅阮諶即以牛解之皆不識字齊子尾送女器眞僞難明尤謬悠不可據莊子淮南子皆以犧尊爲木所製不得以爲銅器可久埋土中也王念孫丁晏辨之甚晰今略舉其說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閱矣可得除不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

通典凶禮篇久喪不葬服議袁氏攷證曰答上衍或字然稱鄭志不得有或答也故攷證曰正義曰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通典引漢石渠禮議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引鄭志云又引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又假葬牆壁間三年除服議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吾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之內屋壁之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崽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兗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鄉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居喪毀瘠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堤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閑乃聞葬後經年乃見用作牛輿臨車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爲作日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瑯書云凡以意相揆

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錫瑞案鄭說情有可原究非正禮當時清議可謂嚴正此亦假葬之類三國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休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攜喪假葬潛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據趙商問漢時已有其事鄭君斥爲巧僞此固不可以禮言也改葬總之例亦非可施於主喪不除者小記又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問不同時而除喪注云再祭練祥也正義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而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此不除喪之證古人葬有定期卽不得已而過期主喪者仍不除服以死者體魄未安也今人惑於風水過期不葬惟有申明古制使主喪者不除仕宦者不得服官爲士者不得應試則久而不葬者鮮矣

雜記成廟則釁之

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

大戴記諸侯遷廟注袁氏妝證曰此答語不詳問人

疏證曰大戴禮諸侯遷廟成廟將遷之新廟虛辨注曰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裹廟有時日於練焉馬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加焉鄭元上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馬錫瑞案大戴諸侯遷廟諸侯釁廟者二篇相連因遷而釁是一時之事雜記成廟則釁之一節與大戴諸侯釁廟篇略同鄭注云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虛注釁廟篇云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卽用鄭君之義鄭注士虞記用穀梁傳疏申鄭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檀弓正義曰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服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記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穀梁傳云楊士勛穀梁疏曰作主在十三月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卽易檐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其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顯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舊聞耳朱子曰穀梁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據大戴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祔不言遷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近儒多從朱說三年後乃遷主與鄭說練而遷主祭法大夫立三廟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考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王制疏袁氏妝證曰穀梁疏引鄭答趙商祭法大夫三廟是周之制而王制大夫三廟言與大祖而三或當夏殷法不合于周禮也王制疏又引鄭答云王制所論皆殷制並刪約之詞

疏證曰注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與趙商所引注有異正義曰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異於王制王制正義引鄭答趙商云云曰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太祖也錫瑞案鄭君分別殷周甚審孔疏申鄭亦明惟祭法所云王立七廟二祧但據以上七代而言無太祖在內王引之經義述聞推算極嵩鄭君注祭法王肅駁鄭說皆未得祭法之旨據王氏所推算則祭法所說又非周制周未嘗無太祖蓋不知是何代之制天子七廟侕無太祖大夫三廟更不得有太祖可知天子無無太祖者祭法恐未可據大夫三廟無太祖亦恐未可據矣王制所云宜得其實熊羅宿曰案今祭法注有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又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上言大夫有祖考下即申言祖考謂別子明鄭義不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與初注不同故侕去之孔氏不知反據初注實含斯義而強爲之辭豈知如其說又顯與今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則遷者百世相乖而與經文無廟不合更無論至王制注今本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與鄭志所載異但於義亦以今本爲長試各依文解之其云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者釋大祖之文而以大傳證其義云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在內故曰謂此明王制之大祖當又兼非別子始爵者言此云云也若然以今本禮注彼此相決鄭之兩不牽涉以辨殷周異制其明卽如大傳所言是周道然彼言宗法鄭亦自知

之故引文特借以釋大祉於立廟曾不一言惟及自疏家罔識斯義後儒因於疏而覺其說之不合於是並鄭義亦破鄭已之不善讀注不免爲冲遠所誤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命民社謂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禮記郊特牲疏袁氏攷證

曰此鄭答語失問人姓名及答字

疏證曰郊特牲正義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則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引鄭志云云案金鶚社稷考曰周官百家爲族族師止得祭酺不得祭社五百家爲黨黨正止得祭禜亦不得祭社至二千五百家爲州長乃得祭社鄭駁五經異義亦云二千五百家爲社此鄉遂之制也都鄙民居不如鄉遂之密其設法異於鄉遂司徒職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都鄙居民之法大約一甸五百家有奇設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謴過小神矣通典吉禮篇天子七祀

疏證曰此條似亦鄭君稱其祖說以答人問者失問人姓名與升經葛而葬正義引鄭沖同鄭注祭法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謴告者爾沖云人間司謴過小神鄭注正用沖說惟沖專言司命鄭君並推之於七祀耳錫瑞案五祀今古文有兩說左傳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中霤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今文說也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五祀從古文說又引鄭沖云五祀非五官貴神可知從今文說鄭君兼通今亦

古文義其解五祀因經立訓解大宗伯五祀則用左傳之說解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解曲禮之五祀亦用月令之說解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其所以各異者以大宗伯五祀爲五官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以小祝之五祀爲月令五祀以其是小祭祀曲禮亦爲月令五祀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解王制五祀爲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差等故疑爲周禮也而次鄭駁異義竈神非祝融是老婦謂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不次馬得爲義也又據月令之文其神祝融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鄭君此說最爲明通謂貴神不次不得以五祀爲五官仍用其祖非四時五行之正之義固已別黑白而定一尊矣祭法天子與庶人同祀竈其禮當有等差天子祀典重大或可如古文說祀五行之神配以五官若庶人亦得祀上公貴神於竈陘必無此禮古文說不可用鄭義不可易

官以爲之長則當立社郊特牲云唯社丘乘共粢盛乘當作甸惟甸有社故邱甸共粢盛也五百家立社已五倍於鄉遂若謂百家得立社甸何與鄉遂大相縣絕乎恐未必然至於里社在鄉遂不在都鄙其制始於秦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五家即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錫瑞案金氏此說駁鄭祭法注實與鄭志相發明攷白虎通社稷篇曰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白虎通以月令命民社之文與祭法論語並引若非大夫與民共立之社豈得引爲大夫有社稷之證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立社臣瓚注舊二十五家爲社而民十家五家共爲私社漢書白虎通同出班固足爲古者惟大夫得立社民不得私立社之證臣瓚所云舊必是秦制故漢人以古制正之蔡邕獨斷亦同祭法鄭注之義是兩漢古說皆謂民不得私立社非鄭君一人之言至許氏說文引周禮左傳二十五家爲社之文乃古文家異說誤合書社置社爲一其實書社不必即是置社金鶚已明辨之鄭解置社云今時里社亦以漢制準周制耳里社與民社當無分別要皆非古之置社也

古文義其解五祀因經立訓解大宗伯五祀則用左傳之說解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解曲禮之五祀亦用月令之說解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解王制之五祀爲五官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以小祝之五祀爲月令五祀以其是小祭祀曲禮亦爲月令五祀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解王制五祀爲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差等故疑爲周禮也而次鄭駁異義竈神非祝融是老婦謂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不次不得以五祀爲五官仍用其祖非四時五行之正之義固已別黑白而定一尊矣祭法天子與庶人同祀竈其禮當有等差天子祀典重大或可如古文說祀五行之神配以五官若庶人亦得祀上公貴神於竈陘必無此禮古文說不可用鄭義不可易

坊記澄酒在下注清酒也
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酸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
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
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禮運疏

疏證曰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云曰如鄭此言坊記所

云醴酒酸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案孔氏申鄭至晰酒與齊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通言之齊亦可云酒五見周禮志酒正一條

中庸吾從周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巳也殷人
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
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
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
言周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本疏袁氏钦證曰純周之周本作用云吾之云本作之並形涉而譌今改正錫瑞案如疏引作用之亦可通袁以意改非是孔本作用之

疏證曰正義引趙商問云曰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錫瑞案鄭君據在宋冠章甫爲答儒行正義曰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輿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閭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之冠防叔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夫人必衣褕翟之屬不必衣章甫之冠耳錫瑞謂子云從周而又從殷此有數義一則子本殷人居宋得冠之首邱之感故雖去國過三世猶用故國之法如殷冠章甫之屬二則孔子生長魯國習見魯禮多用殷禮故國之法亦多用殷禮兩楹奠殯哭師於寢皆於因時之中兼存懷舊之義周大旨兩不相妨此一義也一則正朔三而改董子書三代改制質文篇言此最詳古者三正並建示天不私一姓士喪禮周公作兼用夏祝商祝明堂位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古時於前代禮法隨人擇用本無厲禁非若從世拘忌狹隘夫子之從殷制在當時本可通行並非驚世駭俗之事此又一義也孔疏云時本通行故夫子居宋得冠之

服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
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答曰此所問權也非
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耶權者由心通典凶禮篇親

母無黨服繼母議袁氏钦證曰問下本有鄭元二字答下亦有元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鄭志又引宋庾蔚之謂母亡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錫瑞案服問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趙商云外氏不可貳即引鄭君之義鄭答趙商母在無親黨何所服義極明快權者由心尤精瑩不移先王制服皆是正禮不能特爲一人刱從權制故正服外有心喪之文後世乃以一時之權宜變千古之定制如慈母良而練冠以喪叔嫂無服後人以公以慈母嫂鞠育者不能無報當爲制服此皆以權制變正禮者閻鄭君言當爽然自失

春秋志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祖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禮記曾子問疏袁氏準證曰曾子問疏引作鄭注注志音近而譌也錫瑞案阮刻注疏無注字

疏證曰曾子問正義曰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左傳正義曰鄭元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行配則鍼子在陳議之何須云送女也錫瑞案鄭據昏禮當夕成昏不用賈服三月廟見之義又據昏禮不先告廟不同杜預告祖之解故不訓祖爲祖廟而訓爲祖道依鄭解傳義亦可通鄭謂當夕成昏成昏要在夫家不在婦家蓋祖道之祭有二一是出時祖道一是歸時祖道鄭蓋謂公子忽在

陳已先配合然後歸而祖道故云未去行配如鄭解則鍼子此語實是在陳議之傳先云入于鄭乃記鍼子之言亡人行文從便不盡拘先後也

孔疏駁鄭未免過泥

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眾殷樂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常時也錫瑞案尚書召誥正義曰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錫瑞案尚書召誥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與詩正義意同鄭云欲觀眾殷樂之與否者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鄭義本大傳爲說也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答趙商云閔公心懼于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又不禫于禮少六月禮記王制疏袁氏準證曰王制疏止引二十四字見通典吉禮篇禘祫下作鄭注注志涉而譌也今補入王制疏云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

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故莊公既葬絰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錫瑞案宋書禮志蘇瑋生議曰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朱膺之議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祭也兩議皆本鄭說宋翔鳳過庭錄曰杜氏據春秋有禘無祫鄭禘祫志據公羊傳及何休說有祫有禘故閔二年之吉禘必先有四月之祫然經傳則無其證使如喪畢而祫則四月祫已先即吉五月之禘不得云吉禘若以慶父之難不譏四月祫則五月之禘亦因難而變禮又何獨譏之也二者不可通則知吉禘於莊父爲喪畢而先禘也案詩元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

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案此謂祫祭之前別有禘於其廟之禮喪畢而即吉故云吉禘與五年再殷祭之禘不同箋與禘祫志異者鄭君注禮既蚤禘祫志想同時所述箋詩脫悟四月祫之無據故定此說錫瑞謂宋說是也鄭云祫大禘小祫在大廟禘各於其廟皆本公羊固不得以左氏終王大禘之說難之而禘祫志謂閔公四月祫則無所據元鳥箋有兩本當以兩禘夾一祫爲定本前祫後禘乃後人據禘祫志改之予別有攷見經訓書院自課文

僖四年傳五侯九伯

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大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陜而治自陜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何夾輔之有也詩旄邱序疏袁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從王制疏引改王制疏引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陜以東不可分

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本疏作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並與此小異

疏證曰詩旄邱序箋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正義曰此解言衞伯之意故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云云王制正義曰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引鄭志云云左氏僖四年傳杜預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正義曰太公爲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

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九五之言卽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頗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錫瑞案杜說卽張逸所問益本舊解鄭答張逸已駁之左傳孔疏意在申杜故以鄭爲校數頗碎耳

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禮記雜記疏

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雜記疏

疏證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魯以周公之

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正義曰按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按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引鄭答趙商云云曰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書例故鄭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錫瑞案鄭云禮記之例所見最爲通達鍾文烝曰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始於獻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此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譏禘不時也陸元輔曰春秋凡失禮者必書七月而禘非時非禘失禮宜見於經然春秋所書惟有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一條是時獻子猶未得魯政也蓋獻子之見經始於宣九年之卒自僖之八年至宣九年相去蓋

二十五年計其年尚少當時秉魯政者公子季友也則僖七月非獻子爲之可知矣其後宣公襄公時獻子爲政又未有書七月禘者殊爲可疑豈因一時之事後不沿習遂不書於冊子錫瑞案據此二說雜記之文不可强通用致夫人三傳不同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成風禘祫志云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鄭君論禘祫從公羊而解用致夫人則從左氏袁宗濂曰公羊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是譏不宜於禘廟見禘因致夫人而緩故書禘亦微示失禮鬼神之意不得如平時之禘之不書然此猶在內小惡書例以有事故也則此猶未爲失禮之甚至於內大惡諱獻子以臣子而更祖宗禘祫之禮此爲大惡故不書然亦不可無以見其知禘合禮者非常書書者必變文起例此春秋之微言有事例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公羊無傳注鄭釋廢疾云禘而非記事之書故獻子不正之禘皆不書

云有事者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得禮也孔疏亦云如鄭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故變文云此言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是亦同公羊丙大惡諱之旨鄭答趙商云禮記所云何必有在春秋之例則陸元輔以獻子爲政未有書七月禘爲疑不知春秋諱內大惡書大廟言有事書者必變文起例此春秋之微言有事

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于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禮記祭法疏袁氏孜證曰則罪之今注疏本作其罪無之字案其字則字之譌也宋本作則儀禮續通解引同今從之以下句例之罪下當有之字今補錫瑞案阮刻注疏作則字孔本作其字誤

疏證曰成蓉鏡曰周禮天官大宰七曰廢以馭其罪鄭彼注云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據此知鄭以殛爲放正與答趙商語合段氏玉裁古文尚書堯典撰異云說文歹部殛殊也从歹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按爾雅曰殛誅也馬融注尚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語晉語同惟說文云殛殊也廁殛之閒攷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也廁攴攴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則放流竄殛正同耳孟子萬章篇引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是殛即放也鄭志答趙商云云案舜之殛鯀方將使天下服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已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趙商問云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羊公

哀五年疏

疏證曰公羊哀五年傳何氏解詁曰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引鄭志云云曰然則鄭氏之意以爲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敎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十八年案襄二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葢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曰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云閏不書何以書注云據楚子昭卒不書閏傳云喪以閏數也注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數畧也注云畧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然則大功以下以月爲數故得數之故此注云葬以閏數云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者以其取期月故不得書閏矣何者以閏非正月故也以此言之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在閏月得數之何者正以閏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閏不在始死之月則不得數之何者期三年皆以年計若通閏數之則不滿期三年故也錫瑞案徐疏申何氏義其明據鄭志義與何不異白虎通喪服篇曰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白虎通從公羊春秋何鄭皆用其說謂大功已下數閏月公羊義期三年仍不數亦與穀梁義不背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若死在閏月二傳之說微異據襄二十八年傳解詁則公羊以死月在閏得以閏數通典引鄭駮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在閏仍以後月爲斷也

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守諸侯聞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故鄭志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左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元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立彼往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元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守諸侯聞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即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衰霸主風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畋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太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下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遭時制宜非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錫瑞案諸侯相朝見於周禮禮記大戴記白虎通諸書是今古文無異而五年再朝則無明文故鄭云似如此又云不可得而詳是鄭君已不敢質言之孔疏依違其詞亦無堅證攷伏生九共傳言唐虞制王制言夏殷制皆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再相朝者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引鄭志云云曰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聞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故鄭志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左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元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立彼往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元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守諸侯聞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即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慮世衰霸主風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畋諸侯以朝之此不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太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下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遭時制宜非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錫瑞案諸侯相朝見於周禮禮記大戴記白虎通諸書是今古文無異而五年再朝則無明文故鄭云似如此又云不可得而詳是鄭君已不敢質言之孔疏依違其詞亦無堅證攷伏生九共傳言唐虞制王制言夏殷制皆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再相朝者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引鄭志云云曰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聞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故鄭志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左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元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立彼往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元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守諸侯聞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

一朝不應諸侯相朝比朝天子之期更密是五年再朝非唐虞夏商之制甚明若周禮明云世相朝其說近理五年再朝唐虞夏殷周皆無以言之即霸主所定之制耳當時霸主儼然帝制自居昭三年傳子太叔云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其說與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正合是文襄即以諸侯朝天子禮定爲朝霸主法其後不知何時改爲五年再朝視文襄之霸又加密一倍子太叔以文襄爲不煩諸侯則其後更煩於文襄可知文十五年距晉襄之卒已十年其時或已定爲五年再朝之制左氏以爲古之制者益當左氏之時視此時爲已古且孔疏亦嘗見及此特拘疏家不駁經注之例不得不強爲傳會不知左氏之說已自前後歧異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世相朝義同成十二年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未嘗定爲相朝之年昭十三年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其制與五年再朝頗合亦不知爲何代之制然則左氏所云古制即當時通行之禮霸主所定之法孔疏乃謂周禮不具殊爲武斷又謂霸主非能創制改物獨不見子太叔之言乎鄭駁異義以王制五年一朝爲文襄霸制已見及此故於此文不質言之

成十二年傳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下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徹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引鄭元答孫皓云云曰以爲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畿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錫瑞案孔疏所引唐虞之事不可以說周制鄭君謂周無放臣之法正以周禮無流放之文也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古有大夫待放之法無君放臣之法鄭君據周禮亦與公羊義合公羊成十二年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上而出也白虎通諫諍篇曰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孔疏解左傳與公羊義不背鄭答孫皓與左

傳公羊義亦可互相證

明孔疏駁鄭所見殊滯

襄二十七年傳唯卿備百邑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方二里與百乘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禮記坊記疏袁氏枚證曰喪服引者是問語坊記疏引者是答語文不具爾錫瑞案孔本無與百乘別四字蓋以爲疏申鄭義非鄭志文

疏證曰喪服疏云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案鄭志答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可知坊記正義曰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不言子男之卿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凡四甸又云采地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强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引鄭志云云左傳杜注曰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錫瑞案鄭君明言邑方二里與百乘別杜以百邑即是百乘顯與鄭異沈欽韓左傳補注曰按此傳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之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鄭志以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是百邑即方二里之縣也易訟卦邑三百戶

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成去三之一卽甸也金鶚邑攷曰大國之卿采地有一終出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一終千井有八千井有八千家與四縣爲都合但一都有一千容二十四井八千一百九十二家稍有不同井通成終同者出賦之法井邑甸縣都者出稅之法故不盡合耳鄭里沈氏引鄭志爲卿食縣之證甚塙金謂卿食都非是由其誤以四井爲四里故所推皆誤也

昭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

答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詩七月疏袁氏攷證曰本疏作答弟子孫皓問云周禮下無曰字

東方於時出冰以須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禮記月令疏袁氏攷證曰疏引昭四年傳西陸句又引鄭康成以爲云云不稱鄭志鄭志疏證七

疏證曰七月正義曰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須賜臣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謂二月日在畢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食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畢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雖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畢朝星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云薦於寢廟乃後賦之正義曰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鄭康成云左傳杜注曰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出東方正義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在昴八穀雨中三統厤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時出之也厤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厤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卽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傳爲婁與雅文不符已爲詩疏所駁杜不從鄭義又稍變服說既非四月又非二月謂是夏之三月蓋甚酌於鄭服兩說之間然終不若鄭據雅文爲塙故劉炫規杜而從鄭孔氏明知鄭不可駁故云亦通爲調停之辭其必申杜駁劉乃疏家護注之通例然其申杜展轉求合徒爲辭費謂傳言朝覿未知何宿已屬遁辭又云總而言之亦得由於不從鄭義根據雅文專以西陸爲昴故不免游移而避據也

鄭志疏證七

十一

十二

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周禮司刑疏證曰杜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爲刑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盛之世作書於衰

亂之時服虔云政衰爲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司刑疏曰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五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引鄭志云曰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錫瑞案鄭注堯典與鄭志之說不同九刑即周公所作亦不可據以說唐虞之制尚書注蓋未定之說當從鄭志爲晚年定論九刑爲後世依託也文十八年正義曰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議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所復加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杜知其不可故不解書不足據周書所云刑書九篇亦未必即傳所云九刑賈服之次沈欽韓左傳補注曰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之呂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湯刑何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錫瑞謂穆王呂刑夫子刪書取之不得謂之亂政紀年爲書所云刑書九篇亦未必即傳所云九刑賈服

鄭志疏證七　壹

據小司寇八議言之已爲孔疏所駁當從鄭志以爲後世依託可也

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議文得合下禫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禫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議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議爲是亦豈有善之文與通典凶禮篇諸侯爲所生母服議袁氏孜證曰通典總麻三月下作案禫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無公會至乃禫三十五字從魏書禮志熙平二年王澄崔亮奏引鄭志改增答曰上通典有鄭元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後漢許愼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二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識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引鄭志云又引僖公謀議曰按春秋庶子爲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言母以子貴也及至國猶大喪昭公不成叔向曰公室其卑乎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明孔子以義書叔向以禮識也案喪服總麻三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注云君卒庶子爲父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疏曰云君卒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皆如眾人疏曰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以其先君在公子爲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卒則是今君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今庶子承重故總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以其母在大

鄭志疏證七　壹壹

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者士卑無厭故也鄭并言大夫士之庶子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總故并言之也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注若天子諸侯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案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案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豎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申故鄭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申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其大夫士禮有異也錫瑞案賈疏申鄭甚晰古者天子諸侯之服與大夫士禮異君卒爲餘尊所厭猶不得過大功若承後者爲其母並無服春秋時有以小君服之者故鄭君云當案禮以正之昭公之事正所謂以小君服之者然非古禮所有謂當案古禮以正其失不得因春秋無譏文而以爲是也詩元鳥疏引禘祫志曰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禮記王制疏引禘祫志曰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終喪之禘不擇月與趙商引魯禮相合元鳥疏引禘祫志曰竊念春秋者書天諸侯中

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其疏略之先後攷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是鄭準春秋
作疏略志本有得禮則善違禮則譏之文故趙商疑爲無譏
卽是善而鄭君答以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也陳壽祺曰此
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也若
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疏略之數無虧於禮

十二年傳鄭伯男也

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
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于男之地故云鄭
伯男也詩鄭譜疏袁氏枚證曰男畿當作男爵爲是鄭志云男
下當有畿內二字錫瑞案男畿畿字不誤

疏證曰鄭譜正義曰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
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引鄭志
云云曰是鄭意與賈說異左傳正義曰鄭伯男也舊有多說
鄭眾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
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
子產爭國小貢重輸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
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
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

何時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
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遽言上
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朝士焉肯受屈而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
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
言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
伯子男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錫瑞案孔疏駁
鄭未得鄭旨鄭注王制曰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
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
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
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
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
地方五百里其次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
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
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
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鄭君此說最詳必有
所據鄭又答張逸云徵子箕子實是畿內宋地之爵非畿外
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據此則畿內宋地之爵與畿外治民之
君實有不同故周公雖斥大九州惟增畿外諸侯之地而畿
內諸侯以其不主治民其地仍不增益鄭之初封本在畿內
雖爵爲侯伯僅食子男之地正以周之舊俗猶因殷之故地
故鄭雖伯爵而無異於殷之畿內子爵也孔疏不攷鄭王劃

汁乃云不知所出王杜以連男爲足句似便文而無義若卽
春秋伯子男一也之文以解亦未嘗不可通鄭注王制明引
春秋不引以解此者以春秋是殷制子產爭承當引周制不
當引殷制也於此可見鄭君解經義不拘閡孔氏未足以知
之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六年及此月也服虔云歲在析木後六年
在大梁十二月日在星紀

張逸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已應在析木而云在星
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長以爲誤也周
占夢

疏證曰周禮疏引服氏說已見前又引問曰云鄭答張逸
義亦見前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
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
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
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
錫瑞案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八月得有九月節則夏之十

月周之十二月十月
亦得有十一月節矣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
其凶

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
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
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
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猶三十
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案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
故不滅也周禮保章氏疏袁氏枚證曰疏引傳文後引服注
謂鄭君之義不然故春秋志云云與服小異大同天
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本疏
引鄭元云袁氏

疏證曰周禮鄭司農注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疏曰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者按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云曰此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姜氏任氏苌守元枵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孔疏曰於十二次分野星紀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元云天文分野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姜氏任氏苌守元枵鄭志疏證七

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爲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錫瑞案杜注與周禮疏所引服注大同孔疏又云賈逵云然是賈亦同服義惟鄭義略異故孔疏駁之然服注云龍度天門是用超辰之法鄭君益同服義而孔疏謂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據劉歆三統術不用超辰之法故疑十五年餘分始滿伐越在夏未得至牽牛不知鄭用超辰與三統術不同不當專據三統以駁鄭也鄭注保章氏亦但云星紀吳越也而此獨分斗主吳牽牛主越者必別有所據鄭君用賈氏易賈氏有周易分野一書今不傳鄭義或本賈氏鄭君所著有春秋左氏分野七錄云一卷隋志亡鄭義遂不可攷服注云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服所引或說與鄭義同或子慎即用鄭君之義孔疏偏據一說以駁鄭陋矣

定元年傳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通典吉禮篇袁氏攷證曰涉而論文苑英華裴子餘慶太子等四廟議亦引之

通典引作鄭元注注志音疏證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正義曰論法好內怠政上陽陽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元孫既薨其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褻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左氏傳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杜注云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正義曰既毀其廟而得禱者蓋就祧而禱之錫瑞案公羊穀梁但云不宜立不詳其事鄭君蓋用左傳之說杜注略同鄭義蓋即用鄭君說孔疏申杜明晰即可爲鄭義之證惟祭法二祧之外有壇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煬公世次已遠在去墠曰鬼之列有禱亦當禱於壇墠不當就祧禱之

四年傳曹爲伯甸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里也除畿內三百里

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

詩王城譜疏袁氏攷證曰陰四字定陶下無也字從本疏補入本疏引鄭元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有餘以下十五字接東都以下十字此字又接侯服

疏證曰毛城譜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二十六三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幾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引鄭志云云曰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亦方千里者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左傳正義引鄭元云云曰故爲在甸服言其小也錫瑞案詩疏引證詳明趙商誤以王畿千里爲方平如圖也蓋以西都先西南北短也

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敢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己諱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元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元云國語非印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錫瑞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貶吳取內外傳義說最明通先晉晉有信用襄二十七年盟宋例外吳本公羊說公羊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下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蓋此會實先吳而春秋之義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仍先書晉侯若會兩伯之辭竊以爲經義當從公羊事實當取國語左傳說此不甚明嘵鄭君說亦不詳蓋鄭用左氏說以春秋本魯史爲周公所定不從公羊之義故亦不取國語事實也

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圖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土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通典吉禮篇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疏證曰左傳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祏祫祭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特僭爲之非禮也鄭元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錫瑞案通典禮入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是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亦得祖天子鄭無駁從許義故鄭特牲注亦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於魯鄭皆云周廟鄭既以魯爲有文王廟亦必以鄭爲有厲王廟矣王制正義曰凡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是

鄭祖厲王出特賜孔

疏本鄭義爲說也

雜問志袁氏枚證曰詩崧高疏云雜問志尾無次今以所引經史先後爲序

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三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詩旄邱序疏

疏證曰旄邱正義曰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益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云案此條之義已見詩旄邱責衛伯春秋五侯九伯兩處不再贅

緇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詩六月疏袁氏枚證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緇韋爲弁又以爲

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緇韋之跗注是也疏云賈服等說跗爲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緇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緇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案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緇韋之弁蓋緇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緇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爲正也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此並賈氏約舉雜問志之意以疏解司服注者故附錄之儀禮聘禮禮記王制二疏並引作鄭志

詩崧高疏

疏證曰崧高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幷之正九當九州各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恆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爲之變容岳出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也錫瑞案孔疏與周禮賈疏申鄭意皆明晰孔疏引司服注又以爲衣無裳字周禮司服注裳字疑衍按勘記謂司服本無裳字是也鄭君所云素裳即援神契所云素積鄭注周禮引春秋作跗注與賈服同雜問志作不注與賈服異蓋鄭君所據左氏傳有此兩本不同詩常棣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是跗古文作不拊是段借左氏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曰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則華不注之不即跗之古文山之承足者爲跗注戎服之被足者亦得爲跗注儀禮士喪禮結于跗連約注跗足上也莊子秋水爲蹶泥則沒足滅跗司馬彪注跗謂足跗賈服云袴而屬于跗者袴以擬其狀杜云若袴而屬于跗即用賈服之說周禮疏引賈服注脫若字耳注爲屬者周禮函人犀甲七屬注云屬讀爲注以注屬聲近也鄭訓注爲屬與賈服同訓不爲幅與賈服異注司服引春秋作跗故云又以爲衣裳蓋以緇韋爲裳則緇韋可連於足跗如左氏傳所云甲裳是同賈服之義雜問志引春秋作不故解爲布帛之幅但以緇韋爲衣而裳仍如周禮用素不用緇韋是異賈服之義鄭所據者有此兩本故兩解不定也

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皆屬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錫瑞案鄭君之學網羅浩博不拘一家其解經多兩說並存不必定從一說鄭答劉瑒吳模已明言之注周禮宗伯司樂兩解不同必皆有據雖雜問志數吳岳不數崧高正與司樂注合其所據雖不可攷而謂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岳華岳並數在五山之列不數崧高與後一說五岳不同是爾雅已兩說並存古說必有以岳山列五岳者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華嶽並稱亦是一證孔氏專據崧高之說謂雜問志爲不可信眞所謂一孔之見王者既可改都何爲不可改岳必謂不可改岳王者先不應改都矣岳所以牲功德本爲四方巡守標一方之山以爲準不必定在一山若都在西而西岳在東都在北而北岳在南既已名實不符而一方諸侯來會岳下必先過王都尤屬不便是故古之五岳必隨王都遷易非若後世並不巡守亦無諸侯會岳下之事五岳可終古不易也軒皇之事荒遠無徵若唐虞時有云以霍太山爲中岳者雖無明文可據然既名太岳必古時嘗爲岳或更在唐虞以前此卽古者五岳不定一山之明證也太岳名岳既嘗爲岳則吳岳名岳亦嘗爲岳可知周都偏西而華山在其東故改以吳岳當是東周以後之制西周舊制僅見於雜問志之而去吳岳當是東周以後之制西周舊制僅見於雜問志之

文孔氏既引司樂注與爾雅釋山正可互相證明乃蔽於所見反疑其誤郝懿行爾雅義疏亦謂依鄭志及周禮注則是周家當有兩五岳矣恐不然也不知周既有兩王都何以必不可有兩五岳此等曲說眞不可解周禮大宗伯疏云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岳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四鎭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爾雅五嶽不定者周都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別甚明勝於孔說之拘滯遠矣分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詩我將疏袁氏攷證曰據南齊書禮志

志祭下當有一字今補

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南齊書禮志錫瑞案南齊書何佟之議引鄭云曰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降昌元年法祔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嚮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故佟之引鄭云一賓不容兩主以明之袁本誤賓作實據監本南齊書改正

疏證曰我將正義曰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

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爲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因祔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錫瑞案四時迎氣止祭一時之帝其禮視大享五帝爲小故但配以文王不兼武王鄭云一賓不容兩主其義極精公羊宣三年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氏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閒昧故推人道以接之喪服小記注曰引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云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白虎通郊祀篇曰祭天必以祖配何以自內出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文武雖配祭明堂實爲明堂之主故鄭君以賓主言之據孔疏所推四時迎氣與告朔同月令每月言其帝其神則告朔亦止祭其月之帝與神以鄭義推之亦止有一賓不容有兩主鄭注玉藻云配以文武當是未定之說應以兩主告朔明堂亦止以文王玉帝泛配文武耳以大享賓不止於一故主可容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詩時邁疏

疏證曰時邁正義曰大司馬云及師大舉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治兵器上云

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鄭玄及軍器足征伐賈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以從所以威天下注云帥謂王巡守若會司司馬起師合軍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大合樂者偏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錫瑞案左氏定二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是諸侯卿大夫且有師旅相從矧天子巡守當有六軍可知且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詩爲武王克商作頌是此詩所云巡守卽在克商之後史記周本紀引今文書序作往伐歸狩作武成古文書序作往伐歸獸序曰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作武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此歸狩之事克今文作狩是正字古文作獸是叚借字狩獸古通用見惠棟引公羊傳張遷碑叚玉裁引淮南注石門頌叢往伐者往而伐商歸狩者歸而巡狩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此商歸狩必有六軍若平時巡狩孔疏引周禮爲證已晰

內則饋次糝周禮有醢無糝明糝醢是一也 周禮醢人疏

鄭志疏證八　五

疏證曰醢人羞百二十甕之實醢食糝注云元謂醢糝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狠臑膚以與稻米爲糝糝疏云案雜問志云故破醢從糝也錫瑞案內則羞糗餌粉醢注云此醢當爲糝糝餌也以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狠臑膚爲餈餈是也又取稻米與狠臑膚臆中膚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糜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餈正義曰則似今膏糜矣者似漢時膏糜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醢當從糝者此內則及周禮醢之字當從糝字以醢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醢從糝也段玉裁曰經文醢字鄭時本作糝周官醢人注引內則正作糝字正義引雜問志云內則糝次糝又云內則有糝無醢周禮有醢無糝明醢糝是一故破醢從糝然則周禮亦本作醢當爲二字而內則糝字淺人改爲醢注云此醢當爲餈以稻米與狠臑膚爲餈也又云糗餌粉醢注內此醢正謂周禮醢字而誤會是也本篇更可證記文醢字之誤注此醢當從糝此字賸謂周禮之醢當從內則作糝前注云此醢者以別于黍醢也錫瑞案鄭注周禮禮記兩經互相發明故於酒正四曰醢醫醢將疏引後二句作則季秋今補則字于以字之上南齊書禮志引此二句周下有明堂二字月下無也字

相參正 周禮巾車疏

疏證曰疏引雜問志云云其義詳見周禮志建大麾以田一條王制疏引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據鄭注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卽周之大麾故此志以爲四時治兵王皆自出而四時所建之旗不同禮記天子殺下大綏是春夏用大麾司馬王建大常是秋冬用大常故云足相參正也

鄭志疏證八　六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

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禮戴文殘缺未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則以季秋 禮記祭法疏袁氏孜證曰將疏引後二句作則季秋今補則字于以字之上南齊書禮志引此二句周下有明堂二字月下無也字

疏證曰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正義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又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故雜問志云詩我將正義曰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也　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計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周禮大宰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疏曰鄭云及明堂者祭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錫墠案鄭君以月令爲秦時書故以季秋大饗帝爲秦時制秦蔑棄古禮未必知饗五帝且未聞秦時有明堂史記封禪書高祖二年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今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此是秦時不知有五帝也若有饗五帝之也乃立黑帝祠據此則不曾建明堂也若有明堂何至武帝不曉其禮何至缺一黑帝封禪書又曰上欲立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據此是秦時不曾建明堂也若有明堂何至武帝不曉其堅持此義曲禮正義曰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制度然則季秋饗帝當是古禮非必秦法鄭注月令亦未嘗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

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郊特牲正義曰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那昺疏曰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饗帝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諸說皆以季秋大饗帝爲古制南齊書引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馬氏以爲夏正郊天之月亦總旅於明堂則周之大饗在建寅之月未知鄭君從此說否亦無明文可證

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卽此山也　後漢郡國志補注

疏證曰郡國志北海國云朱虛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劉昭補注曰左傳莊元年齊遷紀郡杜預曰朱虛縣東南有邴城引鄭志云云案史記封禪書曰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鄭云小泰

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　禮志

疏證曰南齊書禮志建元元年右僕射王儉議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共日兼太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

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閽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丁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考經鄭元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互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號駿將軍江淹議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埏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閒三兆禮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

天甫目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宏錫瑞案祭不欲數蔡仲熊及陸澄王儉謂郊堂不共日自是正論其謂可共日者乃阿世從省傅會依違耳惟攷漢制雖不共日而連日用事亦不俟季秋宋時同日尤非古義禘仲熊據鄭志月令季秋之義謂此志文爲誤尋鄭君之義禘不至如宋立明堂郊還即祭之煩黷鄭既以月令爲秦制謂周不審何月或亦於此志兼存異說與鄭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或此所云還於明堂以文王配同義是小祭祀而非大饗五帝之大祭祀與

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厤

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愼異義駁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

孝經序疏袁氏攷證曰稱鄭志目錄則鄭志中所有也附於本書之末

疏證曰袁氏所輯鄭氏佚書據此目錄所載有中候大傳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愼異義駁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三書鄭珍鄭學錄書目曰天文七政論見范書本傳劉知幾稱鄭志目錄止作七政論故捨已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某大宗不絕之說古有二說通典引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配以後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儀禮喪服　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通典凶禮篇總論爲人後議袁氏攷證曰劉德本譌劉得復以之復本譌後並以義改

疏證曰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捨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某大宗不絕之說古有二說通典引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配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是戴氏以大宗不可絕宗以後大宗聞人以小宗有庶子始可後大宗嫡子不得絕小宗以後大宗通典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汪子甯以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爲重夫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禮盡於此義誠重矣方之祖考於斯爲薄若令捨重適輕爲親就疏則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靡終非所以通人子之情爲經代之典夫嫡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

之義並非謂大宗可絕裁氏大宗亦有時而絕之說誠非矣然適子所以不得後大宗者固以明大宗之不可絕幷以明小宗亦不可絕云爾葢大宗所統者遠既已無子則俱非親子而凡在同宗者皆可爲後何必適子若小宗則所統者近人少不必皆有眾子乃本有適子以後大宗則本宗反有時絕矣陳立曰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小宗不可絕也大宗百世不遷所以紀族人序昭穆小宗五世則遷服盡而後視如路人數典忘祖弊所自生若如聞人范氏所云則尊祖敬宗其義安在後世氏族之紊未必不由乎此且大宗所以收族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禘祭太祖殤與無後莫不咸在亦不至如甯所云生不敬養沒不敬享也若然小宗既絕以後大宗則本宗之烝嘗乏闕亦殊非情理故通典引劉德問田瓊咎云如田所云亦可謂恩義兼備何又至如甯所云三千之罪無後爲重焉錫瑞案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自是正論然古今事異後世宗法既廢大宗不必能收族若必絕小宗以後大宗則沒不敬享烝嘗靡寄誠有如范氏所疑者必如田氏所云斯爲情理兼盡近日明禮者多從之而古人已有行之者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遺喬子攀還嗣瑾祀武侯與田同時未知曾見田氏說否而事正相類可見田說之斟酌盡善矣

母爲長子

祖父母

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

通典凶禮篇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引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按白虎通云天子不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葢合二說以分別天子不降服及降服之義而其說不詳今據禮經證之喪服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妻傳曰爲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至尊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據禮經是爲長子三年爲祖父母妻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姑姊妹適婦大功不分別貴賤亦不降而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馬融曰尊祖重適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案禮傳於母爲長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正義曰天子以寘禮待之則亦大功也不敢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此皆天子爲姑姊妹嫁於二王後者不期於旁親無服尊二王後乃服姑姊妹后太子適婦皆正體非旁親不當降服與適天子可以類推通典云周制曾祖父母服齊縗三月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卽本禮經之義天子得有曾祖父母祖父母之服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

田瓊曰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

通典凶禮篇貴不降

疏證曰喪服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馬融曰尊祖重適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案禮傳於母爲長女子子嫁大夫大功攷禮傳是大夫大功也通典引馬融曰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云嫁士則小功胡培翬謂案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尊同也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說非注原文馬氏又注下傳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子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錫瑞案適人大功當作適大夫大功二義可互相證通典又引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謂俱爲卿大夫各隨本親服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爲父後者爲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也蜀譙周云諸侯降旁親若爲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賀

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鄭君說甚明晰君受國於曾祖得有祖父母之服若受國於高祖則亦得有曾祖父母之服矣禮記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注云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正義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言正統之期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錫瑞案孔疏申經注甚明惟引大功章似以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不降而天子當降服與田氏所云天子不降皆如都人之義不合與檀弓疏亦相矛盾是知正義非孔穎達一人作也天子不再娶疏以三年後娶之通例說之亦非疏不言嫡婦可以類推周禮司服云天子諸侯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鄭答趙商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天子爲祖父母曾祖父母皆三年其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于王後者皆如眾人宋史禮志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時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宜宗降服齊衰期又吳皇后傳后崩遺誥太上皇帝疾未痊癒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以日易月詔服齊衰期此天子服曾祖母之故事也宋史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宜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以胡紘葉翥等言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此天子父在服祖之故事也左傳昭十五年太子壽卒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云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天子服后之故事也宋書禮志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羣臣服齊衰期此天子服太子之故事也宋書禮志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服大功九月此天子服嫡婦之故事也

繼父同居者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

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爲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邪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眾子無服可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后何緣獨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

之耶通典凶禮篇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爲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爲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爲君之長子三年也錫瑞案喪服始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注云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疏云此等並是本期出降大功是外親出降已降一等矣尊不同降二等當爲小功天子絕旁親服王后不絕當降服也又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爲衆子注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田云天子諸侯于衆子無服本鄭義也

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幷二等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幷二等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

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不同尊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爲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爲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通典凶禮篇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吳射慈曰諸侯之女爲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爲族親則皆降之蜀譙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爲其族亦降旁親非諸侯自周以下無服爲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爲其旁親以大夫爵降又降一等其爲父後者不以嫁降但以尊降一等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姊其姒夫爲士者服亦降一等錫瑞案諸侯夫人可與王后參看說已見上大夫妻亦降服可據大夫推之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注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疏曰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則降而無服云禮記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夫之喪得降總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士大夫禮經雖無明文喪服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云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疏曰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經云不降祖與適明於餘親降可知大夫降旁親明矣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尊不同降二等當爲小功天子絕旁親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祖也注云言嫁於大夫者親服期馬融曰皆期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是大夫惟祖與適不降世父母以下皆降大功故妻亦降服大功田說本禮經也大夫士之女嫁於大夫者還爲其族尊同者不降猶大夫者降可以大夫推例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猶大夫不降祖與適也喪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云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則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與曾祖父母同喪服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爲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鄭言王后不降父母則大夫妻可知女適於士小功亦以尊不同降推例得之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

者一等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不得過大功也

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爲其母妻昆弟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通典凶禮篇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疏證曰通典引田說後又載蜀譙周云若父母無服爲其母妻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子爲妻父已卒已未爲大夫之子從大功父殁皆如國人吳徐整議問者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案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

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疏曰公之庶昆弟以其父在爲母妻厭在五服外公卒猶有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據父在有厭從於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馬融曰言庶者謂諸侯異母兄弟也庶于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爲母期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所從大夫而降也雷次宗曰公羊傳云國君以國爲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禮陳銓曰子從大夫而降謂父在者案諸說申經傳明晰田說正本經傳徐乾學程瑤田以舊讀爲是不從鄭義凌廷堪胡培翬已駁之

爲庶母慈己者

陳鍒問氾閣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

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己

慈己　通典凶禮篇小功成人服五月

疏證曰喪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者貴人之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朒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漢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錫瑞案鄭君義本小戴以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故引內則以見國君之貴非慈母而又無服士妻則自養其子無三月亦無食母故專指大夫公子言也陳鍒未達鄭旨疑內則

不爲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皆無此法惟有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爲其子母之緦也云爲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也疏申鄭意甚晰鄭云賤者亦非必婢生口也婢生口則太賤故田氏云不當服也

乳母緦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

服也　通典凶禮篇緦麻成人服三月

疏證曰喪服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其乳養於己有母名梁氏云服乳母緦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賈疏曰案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

改葬緦

陳鍒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答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變　通典凶禮篇改葬服議袁氏攸證曰父母墓毀服議引鄭元云

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八字

疏證曰喪服改葬緦注云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緦三月而除之疏曰云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暫時之痛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皆服緦也故云三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也賈疏中鄭與趙氏說同王肅務反鄭義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

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晉袁準正論云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東晉賀循答傅純云鄭元云三月者以親視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廣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喪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緦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爲允甯答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爲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范宣曰改葬緦服三月者非也有訖葬爲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節取焉若道遠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諸說與鄭稍異錄以備攷

禮記曲禮立必正方不傾聽

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本疏

疏證曰曲禮注云習其自端正正義曰立必正方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引張逸云云錫瑞案士相見禮鄭記攷證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本疏一條袁本失載

疏證曰注云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正義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者非唯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敎之提攜謂牽將行時因牽行之又敎之爲節也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引張逸云云

負劍辟咡詔之

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敎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本疏

疏證曰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正義曰負劍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敎正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劍謂挾於脇下如帶劍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亦令見長者所爲而復習之也引張逸云云錫瑞案公羊解詁曰口耳之間口咡少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老彼言幼者對之之時此言長者敎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以辟咡之容則一也

則掩口而對

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本疏

疏證曰注云習其鄉尊者屏氣也正義曰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答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敎其爲之其禮以爲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引張逸云云

禮不下庶人

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本疏

疏證曰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正義曰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禮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引張逸云云游桂曰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孫希旦禮記集解曰愚謂庶人非無禮也以昏則緇幣五兩以喪則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葬則懸棺而窆不爲雨止以祭則無廟而薦於寢此亦庶人之禮也而曰禮不下庶人者不爲庶人制禮也制禮自士以上庶人有事假士禮以行之而有所降殺焉以其質野則於節文或有所不能習卑賤則於儀物或有所不能備也

刑不上大夫

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二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本疏

疏證曰注云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義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

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通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引張逸云云又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謂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鄭司農云若今時史墨綬有罪先請者案漢時墨綬者是貴人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憂國也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慈和同今古文說其實戴說刑不上大夫當如今春秋公羊說詳見所著駁五經異義疏證

前有水則載青旌注載謂舉於旌首

王瓚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答曰皆但舉皮置於首不畫初學記武部袁氏攷證曰初學記引作鄭記於答上有鄭字是衍文也慈失答人姓名今且作空方記之畫本譌作畫以義改

疏證曰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眾也青青雀水鳥正義曰明諸物並在旌旗首也上引之經義述聞曰鄭注舉於旌首謂舉皮置於旌首慈以下文言載虎皮故並青與鳶鴻皆謂置皮也其實青旌乃畫青雀於旌鴻與鳴鳶亦然考工記所謂畫繪之事鳥獸蛇也惟虎與貔貅則以其皮飾旌故青與鳶鴻皆不言皮至虎始言皮也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植此畫青雀之旌於車上非謂植皮於旌首也若置皮於旌首則當言載青於旌矣王說與鄭義異錄以備攷

婦諱不出門

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本疏證曰曲禮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正義引陳鏗問云雜記注云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正義曰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凡不言人諱者謂妻之諱宮中諱者謂妻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本疏證曰注云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正義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避之也引焦氏問云云曰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孫希旦曰嗣子某諸侯在喪自稱之辭下文云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與此稱嗣子某不同者蓋嗣子某在喪而稱於臣民之辭適子孤在喪而稱於諸侯之辭也左傳趙襄子謂楚隆曰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此大夫在喪而僭諸侯之稱者

天子之五官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鄉殷應六鄉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本疏袁氏孜證曰疏云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云云志是記之誤也疏證曰注云此蓋殷時制也正義曰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鄉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鄉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引鄭志崇精問云曰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爲六官也齊召南曰鄭注謂五官是殷制亦非鑿空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即本大雅乃召司徒之文以爲說耳若左傳言職官五正則殷制之明驗也金鶚五官考曰董子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共工爲冬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司馬鳥名官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與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至於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鄭謂鄭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於司馬又六軍並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之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案金說駁鄭甚是與鄭君殷制之義亦不背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

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本疏疏證曰檀弓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瞽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引張逸答焦氏問云曰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案鄭注尚書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孫星衍曰此三苗似非竄三危者韓詩內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案其事見淮南子脩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注云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分北者即呂氏春秋所云卻也錫瑞謂孫說近是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云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以舜死蒼梧爲征苗與鄭注合書曰分北三苗即繼以陟方乃死云云鄭義甚塙白虎通巡守篇以爲巡守論衡書虛篇以爲治水與鄭不同詳見今文尚書攷證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通典凶禮篇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袁氏孜證曰此條作鄭記問曰失問人姓名今爲空方記之又雜記之又本謁及以義改

疏證曰通典引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斂也引鄭記云云又引吳射慈云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鄭不往疏無親也蜀

譙周云禮哭於門內之右明爲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奠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晉束晳問曰有父母喪遭外艱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婿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案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云親骨肉也疏無親也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注云嫌哭殯近南者爲之變位喪無外事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注云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又曰三年之喪雖功喪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云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案注疏甚明王氏說亦精審孫希旦曰遠兄弟謂不同居者也三年之喪不以弔惟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蓋以已爲之有服而往哭之非弔也錫瑞謂古人居喪聞外喪有往哭禮無弔禮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此有往哭禮無弔禮之證同國往哭異國則不往哭遠兄弟哭於側室外親哭於他室

帷殯非古也

鄭記攷證　十六

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本疏袁氏攷證曰鏗今注疏本譌作鑑從宋本錫瑞案阮刻不誤孔本亦誤作鑑

疏證曰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云禮朝夕哭不帷正義曰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之喪聲己之哭穆伯始者聲己是帷堂非帷殯也而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鏗云云哭於堂上遠嫌不無堂下哭位聲己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己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爲知禮而慕效之故言帷殯自敬姜始萬斯大曰按士喪禮既殯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帷殯無乖禮意故不曰非禮曰非古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注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注云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注云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注云

臣亦臨事爲之名而非君臣定分乃據禮經以駁鄭似以鄭君爲未讀禮經者陋矣

月令省囹圄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本疏

疏證曰月令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正義曰蔡云囹圄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引崇精問曰云云錫瑞案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又殷本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淮南子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據此則夏獄曰夏臺崇氏云夏曰均臺者蓋均臺即夏臺蔡邕獨斷曰夏曰均臺與崇說同獨斷又曰周曰囹圄月令釋文曰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蔡鄭兩說不同蔡以月令爲周

書故云周曰囹圄鄭以月令爲秦書故焦氏用其師說以爲秦獄名矣華嚴經音義引說文囹圄周之獄名也今本無之漢書注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風俗通曰周曰囹圄圜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應仲遠之說與蔡氏儀鄭同北堂書鈔引白虎通曰周曰囹圄廣雅釋官亦曰周曰囹圄初學記天部引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志以稽留爲獄名引考異郵云條風至王者赦小罪而出稽留其說又異漢曰若盧者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令丞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後漢書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魏曰司空者漢書儒林傳曰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司空當即本之漢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也魏曰司空當即本之漢法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也焦喬荅曰先商之時自必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葢亦以元鳥之至日祀之矣然其所禋乃於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御覽禮儀部高禖類袁氏攷證曰御覽立郊禖焉本作以高禖爲今以義改生契後立下衍之字焦喬說作譙喬並刪改之至日下無祀之矣三字今據月令生民詩疏增二疏引荅語先商作先契自必詩疏作自以位在下詩疏有於字葢下二疏並無亦字之至日詩疏作至之日下二疏並有祀之矣三字然其詩疏作然得所禋二疏並作禋祀於上帝下二疏並有也字鳦禮疏謁作鳳詩

疏鳦下衍有字後王下禮疏無以字

疏證曰正義曰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媒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禖神故也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元鳥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

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引鄭志云云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之後謂之高禖鄭義稷契當堯時按命麻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禖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禖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詩生民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正義曰鄭于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有嘉祥故稱高禖禖猶媒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元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辛之神異於常郊天用特牲而此祭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引鄭記云云錫瑞案據毛傳則毛公所據禮記作郊禖不作高

禖鄭箋詩從毛故不立異義而鄭所據禮記作高字故傳會以爲高辛氏而鄭又信讖緯據命厤序云帝嚳傳十世謂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張融申鄭云稷契年稚於堯不得爲嚳子是姜嫄非帝嚳妃簡狄亦非帝嚳妃矣帝嚳子孫雖號高辛未必有配天之德鄭解高禖頗回穴箋詩與禮注有異當亦於此有疑王權之問亦惑於此焦喬則申師說以答之耳呂氏春秋亦作高禖注云郊與高音相近故或言高禖其說最通當從毛傳所據郊禖爲是鄭之箋詩勝於注禮矣熊羅宿曰案加權意是謂古時雖有禖神若配帝而謂之高禖以注言之則始於高辛氏之後王非先商時所有而生民詩曰克禋克祀傳以爲古者必立郊禖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則是禖神配帝而並禋又不在生契之後喬則謂古者必立郊禖氏祓除之位設在南郊故曰郊禖然初不過亦以元鳥至日祀之其所禋祀於南郊者乃專在上帝至簡狄吞鳦子而後後王始取以配帝南郊謂之高禖不復如前雖同處一郊而或禋或祀兩不相合至毛傳所以必言郊之義而是日又當祀禖祀禖之典他無現文姑據禮文以言禖不言高禖者正以古是日實於郊禋帝言郊以著其克禋之非謂姜嫄時已有禮所稱配帝之高禖也孔沖遠審之未瑞於詩禮兩疏並推喬意以爲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故謂之郊禖簡狄吞鳦後卽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如是說不唯問答兩不相應文義亦幾不可通

非是

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

疏證曰生民正義引此文曰此是鄭沖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婿宮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錫瑞案孔疏申鄭頗賈辭說已見前鄭解后土祀以爲社謂祀以配社與王肅以爲后土卽是社神不同郊特牲正義引聖證論王肅雖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故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后土配社證先禖配天也

反舌無聲注反舌百舌鳥

舌無聲又糜信云云玉燭寶典引鄭記下注云今案通卦驗元曰反舌者反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風土記曰稅煩反舌也據此明別是鳥名且蝦蟇無聲乃小暑節後易說與月令時候自多不同無妨各爲一事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許愼曰百舌鳥名能變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口百舌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其前交喙反舌殿宋均注云交喙反舌百舌鳥也孔叢子明鏡曰國臣謀反舌鳥人官也案杜氏申鄭義甚晰通卦驗下當有脫文寶典又引蔡雍仲夏章句曰反舌無聲反舌蟲名盡之屬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內鄉故謂之反舌與孔疏所引略同陸元輔曰反舌能爲百鳥語故一名百舌又春則鳴夏則無聲故一名呼春杜甫咏百舌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是亦以反舌爲百舌而非蝦蟇之謂矣案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蓋用其意

鷹乃學習

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

今注疏本作何言曰從宋本改錫瑞案阮刻本不誤孔本作曰

疏證曰正義曰應乃學習者於時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云鄭志焦氏問云案仲秋鳩化爲鷹不見於月令王制鳩化爲鷹但鳩化有漸故曰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入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皮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周禮注賈疏以爲月令文其實月令無明文也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孟中秋行其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爲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其物焦氏云仲秋鳩化爲鷹蓋引鄭周禮注賈疏以爲月令文其實月令無明文也夏小正六月鷹始摯即月令季夏鷹乃學習之候孫希旦曰凡言化者言有化耳非謂其皆化也二月田鼠化爲鴽豈遂無田鼠乎九月雉入大水爲蜃豈遂無雉乎

曾子問並有喪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踖也虞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本疏

鄭記攷證

疏證曰記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正義曰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引崇精問曰云云錫瑞案焦氏注云徙於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必辭尊者不分別父母異同周禮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踖注云遷喪者將葬朝于廟疏曰后喪遷於宮中謂七月而葬將葬而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踖止行人也焦氏據周禮證母喪朝廟甚塙鄭注周禮以遷于宮中爲朝廟故焦氏直云朝廟據其師說也

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

鮑遣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後曰不常祭之耳迎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議袁氏攷證曰劉德下本衍議字今刪

疏證曰正義曰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爲練祥則虞祔亦知檀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云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那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錫瑞案據此則古禮於朋友亦制服則安之祔之不當以有主無主而異非可以神不歆非類爲難

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

郊特牲庭燎之百注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崇翺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氾閣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六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本疏

鄭記攷證

疏證曰正義曰此數出大戴禮也引崇翺問云云錫瑞案禮運疏深衣蓋有制度疏皆曰蓋者謙爲疑辭又檀弓有子蓋既祥疏曰蓋是疑辭易文言傳蓋言順也疏曰稱蓋者是疑之辭詩閟序箋哀蓋字之誤也疏曰蓋爲疑辭猶皆也疏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史記秦始皇本紀蓋得聖人之威正義曰蓋者疑辭也據此則古書言蓋多爲疑辭崇氏以鄭注出大戴禮塙有依據何以猶爲疑辭氾氏無別意則是語辭非疑辭矣氾氏並謂蓋歎魯也亦無別意與孔疏解禮運異

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

劉德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散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曰不常祭之耳迎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議袁氏攷證曰劉德下本衍議字今刪

疏證曰正義曰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爲練祥則虞祔亦知檀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云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那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錫瑞案據此則古禮於朋友亦制服則安之祔之不當以有主無主而異非可以神不歆非類爲難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桓翻問氾閎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焉耳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閤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閤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閤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通典凶禮篇父母死亡失尸柩服議

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通典凶禮篇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袁氏攷證曰鄭君本謂鄭記攷證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通典凶禮篇天子諸侯大夫弔哭議

疏證曰續漢書禮儀志曰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通典引田說又引劉表後定喪服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絰貫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宋崔凱云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絰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仍從命還位諸說所云去杖與首絰貫臂皆與田說相同崔云長吏又云君亦以長吏比古之君開元禮鄭記攷證

鄭元以例改此條不得其次類敘于此案孔本絕祖嗣作絕嗣無祖字

疏證曰通典引氾氏說又引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哀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爲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也以喪柩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旒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亦與他賓客無甚異此舉世所通行不足爲重惟唐時以刺史而弔吏民斯爲異事爾然安知所謂吏民者非卽縉紳之士乎益古人稱守令爲君凡縉紳在其封內者皆爲治民故開元禮總名之爲吏民爾若夫田瓊之說待令長以國君之禮待丞尉以大夫之禮此在爾時則可若欲施之於今日不已過乎案徐說甚通田氏已云今之君與禮所云君不同今則更大異矣吾鄉喪禮長吏來弔主人出帷拜謝其餘與他賓客不異鄭記攷證

州縣官長弔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於柩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右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卽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朱子語類曰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略加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徐乾學曰案今世士大夫遭喪地方長吏無有不弔者主人之待之也亦與他賓客無甚異此舉世所通行不足爲重惟唐時以刺史而弔吏民斯爲異事爾然安知所謂吏民者非卽縉紳之士乎益古人稱守令爲君凡縉紳在其封內者皆爲治民故開元禮總名之爲吏民爾若夫田瓊之說待令長以國君之禮待丞尉以大夫之禮此在爾時則可若欲施之於今日不已過乎案徐說甚通田氏已云今之君與禮所云君不同今則更大異矣吾鄉喪禮長吏來弔主人出帷拜謝其餘與他賓客不異鄭記攷證

喪大記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

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何上云不言而事行也陳鑾問坊記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服四制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

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通典凶禮篇總論喪期袁氏攷證曰問下本無坊記云三字以義增謂臣下何上云本謁謂臣下上句云句字何字形涉而譌又與上倒換爲可言本作爲可謂言衍謂字今並以義改刪錫瑞案袁氏云在君本謁立君非是仍從原本孔本亦作立字不言而事行者孔本作言而后事行者似以意改或所據本異臣下上句孔云句有誤均不改言臣下時孔亦云字誤孔云句有誤均不改言臣下時孔亦云字誤

疏證曰喪服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陸德明釋文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錫瑞案據陸氏說則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有作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者陳氏所引與一本合又引注云謂卿大夫士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略同而陳氏以此爲不言而事行者則其本全異益有譌誤故陳氏疑其義不同趙氏以不言事成爲天子諸侯與鄭注合其說郅塙喪大記注云此常禮也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據注疏所云與人立本是立字通典不誤袁氏不得其句讀妄改之

論語鄉黨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劉德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於何所田瓊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館迎之也於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通典凶禮篇朋友相出問答人姓名以虞祔條爲服議袁氏攷證曰此條本在朋友虞祔條後連下故作又問作答曰今以義改及謂鄭記惟載禮易論語此卽論語條也

案孔本以此條列檀弓死於我乎殯下

疏證曰鄉黨注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

劉寶楠正義曰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引鄴忘云云曰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但殯之於館也

坿答臨孝存周禮難

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　詩伯兮疏

疏證曰詩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衞宣公之時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正義曰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衞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衞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衞侯從己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錫瑞案從王得正何故刺之天子微弱不能使衞從己而宣公自使從王伐鄭是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從之是宣公深明臣節詩人尤不當刺公也孔疏云云殊乖大義公羊何氏解詁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攝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

答臨孝存周禮難

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春秋繁露王道篇曰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曰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曰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據公穀義是善三國之辭王者微弱穀梁傳又曰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此亦刺王之意王者微弱不能服鄭雖可刺而三國之君從王伐鄭要得正義不可刺也序云刺時不云刺宣公或亦如何氏云刺王者之意作詩者衞人故入衞風不入王風孔疏不知此旨而强爲之說非是引服虔三國皆大夫故稱人之說亦與何氏云稱人者刺王之義不同此則左氏說與公羊傳不合者也

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　詩閟宮疏又左傳襄十一年疏

疏證曰閟宮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二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萬矣答臨碩云僖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陳奐毛氏傳疏曰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軍干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而貝胄言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二軍二萬五千人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車臨陳行師亦復選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三軍三鄉其一鄉一軍留守二鄉二軍出征伐襄十一年公羊傳云三軍者何三鄉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云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公穀傳皆就魯出師之制言之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錫瑞案孔疏陳疏說皆可通而於鄭君箋詩與答臨碩參差不合之故尙未盡晰由於不曉今古文家法也周禮左傳毛詩皆古文說周禮左傳皆云古文故引古周禮說以言三萬爲舉成數若今春秋公羊穀梁說皆謂諸侯一軍方伯亦止二軍非鄭答臨碩用今文說故以公徒三軍爲軍通稱故皆以作三軍爲不合由於今古文兩說並存孔氏陳氏未見及此

臨林誤碩難　曰凡國有大哉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哉哉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

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哉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雲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讖此禮

答臨孝存周禮女巫疏錫瑞案立服當作元服雩當作雩緩字當在雩下元服而雩句緩刑理察句孔本作元服而雩緩刑理察不誤故歌必禮也孔本作故哭非禮也亦謂樂非孔本非作乎

疏證曰女巫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曰大哉言歌哭而請則大哉謂旱暵也引臨碩難曰云云曰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錫瑞案臨說過泥鄭君駁之是也駁臨所引論語義尤明通鄭引董仲舒說不見於董子書春秋繁露第七十四求雨篇無此文第六十八四祭篇云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云云與鄭所引義合鄭注大祝引仲舒救日祝亦不見於董子書也司巫疏引春秋緯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與鄭引董仲舒說同考異郵云二十四旱者月令正義引考異郵曰分爲四部各有義焉趙在翰一年冬不雨時旱氣以過不數又大旱二旱災成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再雩俱祇數一雩成七年雩以冬穀粜云冬無爲雩也明亦不數故唯有二十四旱就二十四之中分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爲一部僖二年三年書不雨說禱禮爲二部文二年七年十三年皆說旱而不災爲三部此三部總有七條餘十七條錫瑞案後漢書郎顗傳注引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鐫浮令四十五事此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之證也

三

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衆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

三軍篇曰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班孟堅亦以軍師爲一與二鄭義同矣白虎通又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今穀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亦軍師爲一之一證餘詳鄭志

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

答臨孝存周禮難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制度王制之作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疏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以王制爲漢文時博士作蓋據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何焯曰以王制爲孝文時博士作盧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丁晏曰賈誼新書無蓄篇引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即今禮記王制文考封禪書作王制之明年遂改十七年爲元年則博士之作當文帝之十六年也賈誼傳稱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後歲餘亦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諸侯王表梁懷王薨當漢文之十一年齊文

四

王薨當漢文之十五年則賈生之卒定在孝文十二年至十六年始作王制新書在博士未作之前已先引王制如此則今禮記中王制必非漢文時所作明矣禮記正義稱鄭答臨碩云云又古者周尺下鄭注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依鄭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記當作於六國時依鄭義爲允盧君謂漢文時誤矣錫瑞謂何氏丁氏說是也王制無一言及封禪亦不專說巡狩非漢文博士作甚明王制一書多同孟子篇首王者之制祿爵云云即與孟子答北宮錡大同據鄭答臨碩王制之作在孟子後或即孟子弟子所作鄭解王制多以殷制爲說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云云乃公羊家言近人謂王制即春秋立素王之法王者即謂素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之類其說有據王制是殷制自與周禮不同王制以難周禮鄭答以王制之作在孟子後不得以難周公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其說與答臨碩正同臨氏蓋引王制之作孟子後或即是周公所作疑亦出於戰國先秦未知與王制之作孰爲先後劉逢祿以周官爲六國時書

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鄉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臨碩云云錫瑞案鄭義皆據王制下文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今萬萬也又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鄭注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據此則方千里之畿爲田九萬萬畝一夫百畝當有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有六萬萬畝受田者當有六百萬夫而鄭云三百萬夫者當合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通率言之則六萬萬畝之地又去其半故受田者止三百萬夫矣王制下文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正義曰前以有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

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案鄭云中大夫無之蓋以義增其餘皆見經也

宋張氏天九經疑難十卷竹垞先生經義存亡考三未見
稽載其自序一篇揭出其名文伯經義攷作伯文恐誤
幸而安善齋藏書志載是書坊僅首四卷
今山陽郁氏滄生堂抄本完善視通志堂刻本多出後
儀禮要義宋槧本三武林汪氏亦皆所缺
事足三書也惜生平同好未得一見故賞再
即甘泉百壽齋芳梓堂主人所繕倘亦刻正史同序一篇
此書竹垞所未見亦經義攷所未載

四庫全書經部九經疑難序

經義攷載張文伯九經疑難十卷今未見
稽古錄多遺漏物望浣事實多缺
廿三日武林趙撝叔重已實多送風望堂楊
鈔雜奉端芳料理者

九經疑難 序

疑生於不信難起於不服經之有疑難其
學臆見異說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者
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禮者歐陽公疑周禮者
周禮者三猶曰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至若劉子元
於書有疑古十條於春秋有十二未論果何見也何休好
公羊學者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乃發
墨守箴膏肓起廢疾猶曰黨同伐異者尒若夫頗悅之
嘗難王弼易義四十條而闕康之又申王以難頗非甚
藻不由於公論而詳議獨出於私見者乎雖然是皆有
可取者昔孔門之學大聚務通倫類而已崩子聞一知十子
貢告往知來故師友琢磨而德業日進使其擊一隅而
不反以三隅決不能有所疑有所難也予自紹年趨
庭 先君鯉堂授以麟經淺徹之餘未嘗取五經
三禮與夫語孟講究其大槩凡平日得於場屋之用
論者寸長片善靡有不錄今取其切於
者纂為一書題曰九經疑難非惟述其
凡其說之新意之高遠詳備無遺開卷一覽九經大旨
瞭然在目矣昔唐景先才學通融嘗作五經疑問百
餘篇而邢邵亦以五經指要為世指南今不見其書聊
以是擬前編云爾陽張

正夫序

九經疑難目錄

樵陽張文伯　正夫編

第一卷

總叙

六經輔成王道
五經辭異道一
六經各有指趣
五經各有文體
兩漢傳授六經
六籍儀刑萬世
古今淪逸經篇目
三代經籍事業
六經取喻元氣
六經取譬六脉
六經所本在道
六經致治成法
六經道久益明
六經統天地心
春秋興喪名衆
荀揚興諱談經
顏子未嘗言經
揚雄著書擬經
學者在求經旨
學者在通經術
攴離六經旨意
訓注六經得失
論經莫泥章句
學經莫泥疑難
後世求經之失
後世訕經之失
六藝折衷夫子
五經所以簡易
論惟五經為辨
六經之道同歸
六經道天人備

周易

三易莫如周易
周易一名三義
更三聖始明備
三聖不能加損
古今名家傳授
本朝象數傳授

書卦

取洛書畫八卦

總論三畫所象
總論六畫重卦
辨重卦為八卦
辨重六十四卦
畫八卦分八方
畫八卦分陰陽
論八卦配八方
論八卦生八風
名卦体例不一
總論卦下四德

乾坤

乾体天之行健
乾卦凡有六節
乾爻九坤爻六
乾元九坤元六
乾坤為易之蘊
乾坤為易之門
辨論乾坤之時
乾坤不居正位
乾坤兩儀四象

屯卦

何以觸次乾坤
六二十年乃字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養正乃為聖功

需卦

物象所待惟信

訟卦

君子作事謀始

師卦
以比壽天下吉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履卦名合二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否卦
君子以險阻難
同人
君子爲能通志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謙卦
不言无與利玉
豫卦

凡數卦有三体
隨卦
有四德乃无咎
蠱卦
先甲後甲三日
興廢補弊之術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觀卦
觀我生觀其生
噬嗑
頤中有物之義
賁卦
明正无敢折獄
觀天文觀人文
剝卦
六三剝之无咎
復卦
復見天地之心
辨論七日来復

无妄
其疾勿藥有喜
大畜
多識前言往行
頤卦
言養正有二義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習坎習有二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晉卦
君子日照明德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蹇卦
王臣匪躬之故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上益下為益
夬卦
發揚決斷之事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升卦

王用亨于岐山

困卦

君子處困不失

井卦

井以不變為德

革卦

革何獨舉湯武

鼎卦

烹飪調和之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艮卦

後妻遇艮之八

漸卦

鴻漸可用為儀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旅卦

用刑而不留獄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兌卦

坤兌不言方位

渙卦

渙羣觀見廟制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小過

小人過失奢儉

既濟

君子思患預防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總卦

九卦皆有衆象
作易憂患九卦
係辭
分為上下二篇
上篇一十二章
下篇分為九章
上係辭十七卦
下係辭十三卦
雜論
卦辭謂之繇辭
交辭引六人繇
衆統論一卦財
衆總衆一卦義
文言孔子所作
說卦序卦相次
序卦非孔子言
雜卦雜揉衆卦
十翼輔翼聖言
雜卦序卦不同
舉例王弼所作

辨文辭有同異
辨承衆有先後
四衆之義有二
九六之義有二
辨論小衍大衍
辨河圖與洛書
易大衆稱君子
論易
聖人作易之意
辨論作易是非

聖莫得易而尊
論易本利天下
易之生生不窮
易有聖人道四
揚雄太元擬易
王通贊序雜卦
翊達不正康伯

第三卷

尚書

尚書名義者三

尚書為體不一
孔安國論体六
孔穎達論十体
餘篇不入十例
存書五十八篇
亡書三十二篇
百篇次序異同
孔氏所傳古文
伏生所傳今文
古今傳受不同

九經誤字
諸儒傳校異同
大意不離乎中
書序孔子所作

虞書
堯典
堯典何謂虞書
舜典
舜典曷謂而作
梅賾奏續舜典
九共九篇亡書

三誤
三誤何不稱典
大禹謨
禹謨光序皋陶
禹謨何獨稱大
禹謨不謂夏書
皋陶謨
皋陶為帝舜謨
益稷
益稷何不言謨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貢惟言地理
辨禹貢為夏書
甘誓
夏啓親征有扈
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重甚
不言第而言子

胤征
命胤侯征羲和
胤征繼夏書後
南書
湯誓
記世不言誓處
伊尹相湯伐桀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湯誥

九經疑難目録

歸老告示天下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說命

史分序爲三篇
疑書出漢之後
高宗肜日
祖己道義劒王
西伯戡黎
周人竟黎見惡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周書
泰誓

九經疑難目録

漢時有爲泰誓
牧誓
與殷戰於牧野
武成
疑其理信其人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
蘇氏閔漢儒失
旅獒
召公因此陳戒

金縢
叙周公之請命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閒緬脱誤
周公因事分戒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顧命都陳表禮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君牙冏命吕刑
緇朝愈哉穆王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費誓
秦誓
見周衰而秦僭
多士
以王命誥殷士
欽若洽意為都
合以居洛之意
新邑
此以所戒名篇
君奭
六臣不及傳説
蔡仲之命
封蔡叔為國君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立政
左右最湏得人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顧命
顧命都陳表禮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君牙冏命吕刑
緇朝愈哉穆王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費誓
見周衰而秦僭
秦誓
見周王之迹熄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丘
辨論訓誥誓命
何周無宣王書
書大旨在時中
第四卷
毛詩
疑詩起自大定
孔子刪詩去取
孔子刪詩次序
孔子刪詩次序小序
論詩大序小序
論作詩有六義
論風雅頌三体
論風雅有正變
論大小雅正變
詩之章句音韻
詩之訓詁傳授
總論詩有四始
總論詩有五際
詩發乎情性
論詩止乎禮義
詩有不合聖人
禮記引詩之異
詩正經不言美
頌聲變風所止
他諸侯無變風
詩無小大風雅
大小雅用於樂
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二南之詩所作
二南正家之道
周南曷不在雅
閟雎
論序詩義異同
詩以閟雎為始
武以為次庶后
用之鄉人邦國
三復淑女之篇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卷耳
輔佐求賢審官
汝墳
周室慨然而嘆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草蟲
樂工不敬草蟲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變風
論拾三國次序
邶鄘衛說附
邶鄘衛首變風
柏舟
易若變風之首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緜蠻
來役而謂而歎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鄘風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載馳
許後夫人自作
衛風
考槃
見歷世而無悶
王風
王黍離次衛風
黍離

雅變降爲國風
揚之水
平王遠戍母家
鄭國風
鄭風次王黍離
鄭詩不分二國
李允美欲鄭風
緇衣
倘見好賢之至
子矜
亂世學校不脩
奔國風
李礼美欲奔風
著
刺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
婚刺衰刺襄公
魏國風
上刺儉下刺貪
唐國風
唐國風刺錫下
民有先王遺道
秦國風
秦仲何以有詩
揚惛讀謂陽篇
陳國風
陳國風次於秦
檜國風
檜詩止有四篇
張揩讀素冠篇
曹國風
李礼之所不載
豳國風
周公亦有變風
豳居風雅之間
七月
倘念公劉太王
備風雅頌三体
豳處變風之末
鴟鴞

戊卞易下通風
正小雅　支大雅說附
小雅周德之衰
鹿鳴
裳女祖薄鹿鳴
杕山悼詞鹿鳴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伐木
人皆須有以成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彤弓
彤弓慶諸夏無衰
變小雅　支大雅說附
變雅何無衰詩
六月
仁宗謙六月篇

宣王刺大夫多
庭燎
美宣王易言蔵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雨無正
辨雨無正之疑
參蔵
王肅讀參蔵篇
正大雅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文王之德
公劉
公劉不係豳風
變大雅
豳厲何以稱雅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周頌
清廟

清廟一倡二嘆
清廟爲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爲文
魯頌
僖公何以作頌
魯頌后商頌中
商頌
毛詩之亡得實
總論
九經疑難目録
康王以下無詩
康王之詩無頌
求詩在乎得志
第五卷
禮記
歷代傳授人名
禮記傳授篇記
皇熊二家之契
周禮儀禮本記
易春秋爲禮經
曲禮
五禮皆須先敎
禮云
紀由生事高遠
王制
漢文令博士作
月令
秦呂不韋所作
禮運
其語記謬駁雜
九經疑難目録
曾子問
記問多明於禮
文王世子
此篇凡有五節
禮器
記禮成人之器
郊特牲
記郊天用騂犢
內則
閨門軌儀可則

五藻

記天子復冕事
明堂位
記諸侯朝周公
記齊戒與薦羞
漢儒傳記得亂礼教
喪服小記
記喪服必小義
大傳
記祖宗之大義
祭統
祭義
記天子復冕事
明堂位
記諸侯朝周公
記齊戒與薦羞
漢儒傳記得亂礼教
喪服小記
記喪服必小義
大傳
記祖宗之大義
祭統
祭義
記相見止威儀
記人學數之義
學記
樂記
十一篇合為一
雜記
記諸侯之雜事
喪大記
記君次與之事

祭法
記祀群神之數
祭義
記齊戒與薦羞
祭統
辨祭祀之本通
經解
記六藝之得失
哀公問
哀公所問何事
仲尼燕居
三子言及於礼
孔子閒居
子夏侍坐說詩
坊記
記六藝坊人失
中庸
記中庸之為用
表記
記得見於儀表

編衣
言賢者宜其服
弁喪
實逸去礼正篇
問喪
記問吾喪之礼
服問
善問遠喪之節
問傳
喪服輕重所宜
三年問
知喪年月所由
深衣
孝記深衣之制
投壺
記主與賓宴飲
儒行
此非孔子之言
大學
倫明德所由先
冠義
冠見始於黄帝
昏義
内教之所由成
鄉飲酒義
飲賓庠序之礼
射義
燕射大射之礼
燕義
君臣宴飲之礼
聘義
諸侯相聘之礼
喪服四制
取於仁義礼智
為礼皆主於敬
周禮
周官所傳六篇
周禮僞闕冬官
論周禮之名義

因致政作用官
五篇六篇異同
總序與屬大異
其可疑者有二
不可信者有三
几例不出周公
治典
天官冢宰掌治
辨論惟王建國
辨論設官分職
九經誤字目錄　圭　滋
六官各有其考
伯師氏人異名
府史胥徒誰義
與司職掌異文
六官序官異義
天官序官次第
天官序官異義
太宰掌建六典
王服大裘祀天
教典
地官司徒掌教
地官叙官異義
大司徒給封田
三物宿與賢能
州長屬民讀法
黨正屬民讀法
族師屬民讀法
成周田野之制
成周鄉遂之制
九經誤字目錄　圭　滋
載師稅賦輕重
師氏無三公職
調人諧和氏雜
媒氏書氏年月
鼓人鼓數不同
禮典
春官宗伯掌礼
春官序官異義
辨論六瑞六摯
辨司服數五冕
內宰掌教六宮

辨論諸臣冕服
司瑞璋瑑就數
守桃掌守宗廟
大司樂教國子
保章氏掌　星土
政典
夏官司馬掌政
夏官序官異義
射人礼有压仲
禁典
秋官司寇掌禁
秋官序官異義
事典
冬官司空篇亡
考工記有七篇
總論
六鄉率屬總目
周禮周官先後
或斷周官立事
或斷王道之極

文可經緯邦國
論周禮貢聖作
第七卷
儀禮
班固敘藝文志
韓文公請儀禮
論二禮本末說
論儀禮題號說
儀禮總十七篇
禮篇以貴次賤
士官禮
大夫何無冠禮
士婚禮
婚要必具六禮
士相見禮
以視相見爲名
鄉飲酒禮
鄉射禮
易無正畫位事
以五物詢衆庶

燕禮
燕禮之等有四
大射儀
大射曷不言禮
聘禮
賓禮之別有八
公實大夫禮
下大夫聘時禮
覲禮
窓山曷讀之升
喪服
文與諸篇不類
士喪禮
喪禮古今所闕
士虞禮
士用時祭饋食
特牲饋食禮
特牲饋食何官
少牢饋食禮
少牢饋食何官

有司
徹室中饋反俎
總論
儀禮闕無軍禮
儀禮可疑五條
辨論五始三起
辨論五禮三始
儀禮教民之法
儀禮章疏二家
總叙首末大槩

第八卷

春秋
紹興甲子朝廷兼經　先君鰊堂用春秋連取首選見有春秋王霸辨徵校行一經義例題然在目與我同志者欵收此示教撫陽張　立伯　書
春秋專出夫子
疏論春秋之名
疏論春秋之義
辨論脩經之時

辨論作經之意
春秋始隱之義
春秋終麟之義
春秋五家之傳
春秋三傳之異
正經
經書元年之意
經書王正之意
經書天子之魯
經書魯之卜郊
經書日月詳略
經書威文正諡
經書災異
書雪旱饑不雨
書至者八十三
經書盜者有五
論齊晉之書弒
論四公不書葬
史通十二未論
所虛美者有五
三傳
三傳各有所善
三傳各有所失
左氏傳有三長
公穀傳有五短
啖趙所疑三傳
何鄭所疑三傳
廢興由夫好惡
盛衰係夫辨詐
歷代左氏傳授
歷代左氏傳疏
歷代公羊傳授
歷代穀梁傳授
論左氏傳訛謬
孟光訶譏左氏
論左氏亡實録
論左氏之失誣
辨左氏非丘明
辨公羊穀梁

論功羊之公過
公羊一言之誤
范甯疑穀梁傳
范甯闕穀梁傳
品藻左氏公穀
引孔孟證三傳
胡文定斷三傳

第九卷

論語
原論語之所作

齊論魯論傳校
六經要在論語
總論
總論弟子集語
總論六事明原
總論夫子微言
總論論語略例
總論夫子答問
總論名數正統
總論聖人權道
總論弟子言行
總論汪疏雜說
學而
孝悌為人之本
論節用而愛人
辨論則以學文
辨論賢賢易說
無有不如已者
禮之用和為貴
為政

論氏兄而無恥
從心欲不踰矩
對問孝有不同
論君子不器說
八佾
君子所爭在射
子夏問禮後乎
論武樂未盡善
里仁
朝聞道夕可死

公治長
與季文子三思
孔子二子言志
雍也
犁魯一變至道
辨論何氏於仁
述而
子所謹與雅言
學易可無大過
泰伯
曾子啓予手足
十亂有婦人焉
子罕
論執御不執射
鄉黨
鄉黨移容聖人
所載孔子之變
先進
先進後進禮樂
顔淵
對問仁有不同
辨爰人與知人
子路
對問政有不同
誦詩不能專對
憲問
論作者有七人
衛靈公
立則見參於前
季氏
辨論聞斯二者
陽貨
割雞焉用牛刀
微子
辨論肉有三仁
子張
子張子夏論交
堯曰
不載答問之由
論斷

夫子教人以言
第十卷
孟子
七篇皆載聖道
孟子要正人心
闢愈讀荀孟
王充論衡刺孟十條
刺仲梁王問利
刺辭十萬受萬
刺餽金受不受

刺沈同問伐燕
刺三宿而出晝
刺不遇歸諸天
刺論必有名世
刺問毀危晝嫂
刺非仲子食粟
刺論命非正命
司馬溫公疑孟十二条
惠疑君子不由
仲子避兄離母

恃有德無官守
荅沈同燕可伐
言欠子不責善
人性無有不善
白羽白雪白玉
貴戚之卿易位
以禮貌為去就
五霸火假有仁
晉楚交兵人舜逃
晉楚欲救帝舜

李泰伯常語十七條
以仁義說天下
勸諸侯為天子
管仲曾西不為
以仁義為荅荅
不就仕周翊王
黨棄威公自尊
仲泥無道威文
武成血流漂杵
舜屬避堯舜子

總論

孟氏大功有四

總論

孟氏大功有四

湯文王不待大舉脫全虜沒井孟子之識武成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是非之變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万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人人入乎六經則能服以法度之志盡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得何求哉至於扣諸子觀群史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范文正公文

蘇東坡引論語辨孟子言性仁與假仁

君不不謂性命論禮食之輕重言以生道殺戊大人言行信果子產不知為政尊齊宣拒梁惠以人之性為善

五經辨異道一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言變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其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祿利毀譽之所林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微鴻孚安得外祿利遺毀譽之人而使之學哉李清臣淇水文

六經各有指趣

夫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臭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矣過乎詩孚淫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

察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暈遠近賦九州莫過乎(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匡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研而高視矣蘇文

五經各有文體

自夫子刪述而大義昭曜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創義既詮乎情性辭亦近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塤字重光吐納自深譬萬鈞之鴻鍾無錚

鋒之細智矣夫(易)惟談天之文言中事遷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書)實紀言而詰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書曉然故乎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雖雖如星辰之行言昭物也(詩)主言志詁訓周書脩風裁與藻詞誦諭溫柔在誦最附來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織曲執而後周採枚片言莫非(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貫也(春)(秋)則觀辨立睨而訪義則隱此聖人殊致表裏異躰劉勰文心雕龍

兩漢傳授六經

班固有言漢興言(易)自淄川申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於趙則董仲舒此西京傳學之始也范曄至言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韓毛(禮)大戴小戴(春)(秋)嚴顏几十四博士太常差以揔領焉此東京之時立於李官者也其存於今者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康成之(禮)公羊穀梁左氏之(春)(秋)傳易之李鼎漢無存惟晉王輔嗣之

說行焉若議其優劣自漢而下傳經之李存於今者止有數家安得盡知諸家之說閒有之矣經而不傳者不可得而知也初(書)惟有殷陽(禮)后倉(易)楊立(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有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立京(易)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兩漢儒林傳

河間興明六藝

周室衰道德廢五帝三王之文漂淪散失弁置不省重一暴秦暴聖典焚挌言燔詩書屠術士薶禮樂者

諸之任惑術仁義者諸之妖妄薙滅先聖之道聲絶殆盡然後憮其欲雖有博雅君子心誦腹藏壁扃鍵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者漢初挾書之律尚存及而除之亦未尊緑先王之道蔽蔽而不熄也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又爲人君愛古博雅學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周礼者周公之大興毛氏言詩最密左氏爲春秋相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徵獻王六藝曁乎

司馬温公文

六經先後有序

夫詩以道志礼以道行書以道政樂以道和春秋以道法易以道變此六者先王之所教而先後有序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日講習与次釋之功不啻半人之中單見諫聞俚咎一藝之章句則自以爲足古之學者九年知類通達漢儒之專門猶曰三十而五經立也

嘉祐集

六籍儀行萬世

夫聖人之爲文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興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元造後之人苟而不得行次句釋者猶萬物但被元造之化而已不知元造之源也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礼得二戴周

官得鄭康成揔其微言紘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奥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日講習与次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愽乎

唐文粹

古今逸經篇目

緇衣之篇公孫尼子所作王制之篇漢文博士所作唐人謂中庸四十九篇則可疑豈特月令齊國子賦之則詩之逸多矣楊子雲謂酒誥俄空烏至隋始能尽足之則書之逸也多矣至趙岐以孟子五霸六孟之文以爲周末諸子馳騁黄河之清之詩今首无存

尚有此語不知二子何為而有是言也按安國為傳在武帝之世二子之前也豈歷東漢西晉之時而書或有逸也

三代經籍事業

三代以上有六經之籍後世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古者聖君在上賢臣佐之其發之話言頌之詔詰著之典章法度无非道德性命之理是以士乎其時者孝友睦姻任恤是為礼樂射御書數是習智信聖義中和是行家家稷契人人臯夔雖武夫鄙人之所為有後世公卿所憚而謂者

譬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視以為不為希世絶俗之事此所謂死六經之籍而有六經之事業者此也自茲以還天地大全裂於多歧之見古人本躰分為一曲之私百家諸子之孝與天佛老莊詖之書雜出而並傳於世是非混淆邪正雜揉而士之孝者日疲皮精芳思深傳動亦至矣然而支離僅衍死一貫之理又不慎擇而守約之由是日用愈勞智通愈遠正如弃通衢入於山徑之嗟前臨大澤而罗叢荆棘曽死逐廬託宿為況居天下之廣居乎此所謂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也

六經取喻元氣

六經之作所以傳大道而垂教万世其書後天地而生有以備載乎天地之始書先天地而早而迖知乎天地之終如彼一元之氣周流乎天地之間指一肖翹蠢動而語人曰此元氣可乎嗚呼後世之士不能探聖人述作之意隨經專門轉相尼克尋脈相攻蜩螗譟噪六經雖不傳一貫之道而同室之人等於胡越回視一貫同歸之道若七國之民南北瓜分提身干戈奴戲之間追念先王一統之治國无異政家死殊俗若在雲霄之上矣

六經取譬六脉

書有六經猶身之有六脉也六脉失則喪人身六經失則喪人心元氣不可見故散之六經使人由經以知道以知氣大道不可見故布之六經使人由脉以知氣六脉不同同屬乎元氣六經不同同歸乎大道嗟夫聖人沒大道鋘諸子興六經判傳注波騰專門鼎沸守詩書守礼樂者不達易春秋寻脈相交黨同伐異春秋一經也而三傳相反六經可知矣欲向父子之間議論異同餘人可知矣孟軻聖人著書立言繹根斯文羽翼吾道六經與府無通並貫趙

岐何人也輒謂其尤長於詩書夫六經一理尒豈有長於此而不長於彼耶趙岐之言幅裂大道六經之判岐亦不能免罪耶

六經所本在道

經所載者礼所本者道道出而為理理出而為事篤孝聖人之經而不知推之行事非深知經也不在於本固不在於刑名度數也知樂之本固不在於聲音節奏也

春秋與易名家

春秋之書非一家孝也孝攀以是明水旱螟蝝之變不疑以是明方遂之詐刘向以是明陰陽消長之理子駿以是明宗廟昭穆之異所得者皆不過經之迹而止而得其意而不泥者仲舒也三苯發明天人之

蘊莫不尊聖人而非諸子尊三王而黜五伯享不近於經耶易之書亦非一家孝也趙賓作易係而非古法貴直長卦筮而亡章句延寿以獨得隐士之說而立異黨孟喜以詐得枕膝之傳而疑諸儒所得者本不過經之迹而止耳得其意而不泥者楊子雲也太元之作覃思天文張衡見之遂以為及五經相通幸不類於經耶降及東都鄭元以名世通儒囊括大典為時常雄李士大夫非元弟慎則父康成也故其箋解文辞鮮有不戾於經者如敢於維師尚父之義且以為可尚可父敢於車三千之義且云羙卒盡起

詩之義也徒徇其義而不研乎箴規美刺之情則詩之所得抑末矣典謨訓誥誓命六者書之文也徒泥其文而不熟玩乎古今治亂之原則書之所孝抑末

至以於物為厲離物為虎豹且不知厲不足以盡羽
物而羸麤之屬甚者周誥之辞句語不別

荀揚與韓談經

荀卿之談經則主於學故曰礼之於文樂之中和詩
書之博春秋之微揚雄之談經則主於玄故曰說天
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体者莫辨乎礼說
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韓愈之談經則主
於文故曰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至太史論論其所長班孟監明
其所本

顏子未嘗言經

孔門群弟所謂倏然者趨氏之子而已故德行則為
之先問道則德之卓想其優游寢室深得聖人之奥
也然而言詩則告往知来囑檀於子貢在賜子則不
聞一言以發明於三百篇之中何耶言書則高宗木
言善問於子張在顏子問不聞一言以指論於百篇
之義何耶六十四卦之書未嘗以見於講究而作為
易傳於世乃反歸子子夏何耶三千之儀未嘗一形
於問難而知礼之美以知為貴乃反歸於有若又
何耶以至下而資朱剪者尤知避席趨陽以棄

為問而乃毬於四科而其言及不及於樂又何耶嘗
五經不足以推求者欤其翁子不逮於數子欤

楊雄著書擬經

楊子元作太元或有僭王之譏後世之士見雄如此
若習鑿齒之作春秋白居易之續湯征東皆補亡綵
之詩顧況補上古之什王通修元經而續詩書紛紛
籍籍相乱六經皆雄啓之也僭王罪之不為過也

學者在求經旨

天之高遠宜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千歲之
日可坐而致也地之廣大宜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
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也聖人之書其高遠而
死隊如天之不可俄而度其廣大而死穨如地之不
可俄而則夫惟其觀書而得其意循意而達其道若
數一二十黑白死少蔽於胷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
土圭之妙乎嘗學詩矣知其風雅比興雅之体而已
求其温柔寛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嘗學礼矣知其六
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而未能
也嘗學易矣知其陰陽奇耦吉凶悔吝而已所謂性
命之理不可得而聞也學春秋矣知其尊王而已所謂褒貶之意不可得而見也

學者在通經術
聖人以躬行者易訛而心達者難著故刪詩書定禮
樂修春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節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尊名分以六經而遺天下來者
詳且博矣然天下之士目達與日月之勤勞心貪於
章句之重複口窮於誦習之精貫外誘乎科舉之進
取多思廣記枝摘要會以待有司之問寥寥聖人之
意洪大高明如日常晝如月照夜莫能奉首一觀光
耀一自開其襲昏故至於臨務應繁酬酢有為之際
章非復天下之言也私意臆決支離蔓延言愈久而
道愈不見譬夫法令奇章先王所以待天下者未嘗

不垣然畫一欲家至而戶曉難犯而易避也及夫吏
胥侮之上下其手輕重其情制千機百穽使天下重
目側足莫得其端豈立法之敝矣

訓注六經得失

傳(易)者數百家皆著易傳各有得失唯王弼之注獨
冠今古江左諸儒並傳其李其失蓋寡(書)之李則蔡
大宝業倚黃麗顧虎並為音義旨趣因循義皆淺略
雖孔安國之注其得居多(詩)之李則申公騰芳於鄒
郢毛戊光傳與河間獻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
箋之於後晉宋之朝之世奉親兩河之間為義
人如皋陶之九德充舜之治禹益之贊襄文武之

疏者肇出劉焯劉光伯時為殊絕然負恃才氣輕鄭先達而有詳略之差未為盡美毛鄭二家注解箋譜互有得失（礼）之孝自子思作中庸公孫弨子作緇衣呂不韋脩月令漢之時博士禄王劉向礼雜漢儒之孝不可考明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二家同經異注皇甫侃舩安二家亦見於世舩之失皆本經而引外義皇雅章句詳正至尊鄭義而不純矣（春）（秋）之孝謂左氏好惡反聖人同而不知其解經殊而失之誣二傳雖審於解經而日月五始三諱亦已失矣（周）（礼）之孝始於漢成歆而成於康成謂之六國

陰謀之書謂之末世不驗之典疑信相傳而鄭玄于衡次仲僎景伯馬季長等皆作周礼解詁而康成長於制度之孝以五傳校之大略也（易）辭胴有略例（詩）（春）（秋）左氏有凡例皆其長也至王弼注譣之九三義不本於上繫杜預解遇艮之八數獨不知此皆可略也六經之道貴在同歸而殊塗明簡易之理與民同患（書）不過明帝王之制以為軌範（詩）不過述治乱之迹以陳美刺（周）（官）會官府之聯事邦治所以統天地之心明聖人之道也天以道示賢人聖人見經然後知王治之衆聖人以道示賢人賢人見經以知人道之務

一卑突如其来如等語以為易文之奇如此如陸龜蒙論經之語未嘗不淺牽考仲子之言初献六羽之類以為春秋之語未嘗不徵此陸龜蒙論經之語也如李翺論經之純直而淺遂牽初筮告再三瀆之則不告之類以為朋黨聖諫說殄行之言謂書非必於易此李翺論經之辭也是三者雖能闢當時言經之泥而不能以經之理而折之乃復從而卞於章句之中以較其徵淺難易遂牽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言謂詩非必對於易正所謂楚則失之者亦未為得也

學經莫泥疑難

言（易）則卞七翼十翼言（書）則分六躰十躰言（詩）則有躰用之說言（周）（礼）則疑三百六十之外猶有餘官曾不知此皆可略也六經之道貴在同歸而殊塗明簡易之理與民同患（書）不過明帝王之制以為軌範（詩）不過述治乱之迹以陳美刺（周）（官）會官府之聯事邦治所以統天地之心明聖人之道也天以道示賢人聖人見經然後知王治之衆聖人以道示賢人賢人見經以知人道之務

謂奇矣逐事逐章統戴于野其血元黃見氷負塗載鬼如皇甫湜之論（書）（與）乃謂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

後世求經之失

書分為三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易有數家之傳至於禮也樂也亦紛紛而不可考牀於詩者泥於五際七情牀於書者溺於洪範災異言勞者乖離怪誕不知天人之際而流入於卜筮言春秋者苛細刻核不知筆削之公而流入於法家言禮樂者不知制作之意而流於鍾鼓玉帛之煩文末節父子天性也至有異同之論兄弟同氣也至有訟毀之非操予而不相鼓火矣

後世訕經之失

讀易未辨爻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得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口傳耳受拿然成風不復現聖人用心到處

六藝折衷夫子

博洽不為無功於折中無補也武帝得公孫世謂明於折中無補也罷錯奪傳伏生之學捷於諷誦以示六經自秦火煨燼之餘至漢文帝始除挾書之律濟南伏生口以授書使遠編斷簡僅免彫散不為無力賞訓戒無所不備說躰者莫辨乎書而詰誓號令征伐刑柔無所不在說事者莫辨乎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

補隨壞雖未必補其弊實然何司馬不知其奠也

五經所以簡易

楊雄法言以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已勞烏支烏離今以五經考之說天者莫辨乎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已勞烏支烏離今

歸一至當無二君子自其本而求之若執璇璣以定天運攬全要以知方来夫何支離之有然則易雖深也知其明吉凶悔吝而已書雖遠也知其陳姿危治亂而已禮雖煩也知其定君臣上下而已詩雖多也知其詠情性風化而已春秋雖微也知其正善惡功罪而已故得其道言可遺也見其心書可忘也然則始學之也如象緯雖衆不可闕一宿宮商雖雜不可去其一聲苟損益其一言則必贅而虧矣豈遽憚支離而遂非聖人之經乎漢之儒者去聖益遠異論蜂起詭於易者惑於卦変習書者膠於苻命說禮者拘於

名數述詩者眩於魚蟲傳春秋者競於日月當年不能極其変終身不能窮其業故雖司馬子長之才亦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殊不知綏其聲悅是誰之過歟

論惟五經為辨

揚雄法言或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躰者莫辨乎春秋舍斯辨亦小矣且

探議陰陽蹈係諸政事大本諸人情徵根諸物理闚百聖而不慚敢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又豈特辨是非以正愚衆而已明終始五德之論推五行災異之變則言天者古非無人也若夫違變化之紊通神明之德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則惟易為辨焉陳治安之策抗時政之論則言事者古非無人也若夫記久明遠牽綱撮要使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則惟書為辨焉約二帝之儀善內堂之記則言体者古非無人也若夫明尊卑定貴賤使小大顯微各得其理則惟禮為辨焉過放紕而作離騷之辭懷感憤而逐長沙之賦則言志者古有人也至於傷不及哀

怨不及怒是非美刺皆止乎禮義之中則說志者惟詩為辨矣發墨守之堅圭肩之議則言禮者古有人也至於名分之嚴褒貶之功以為禮義之大宗則說理者惟春秋為辨矣

六經之通同歸

班固作禮樂志稱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今以六經考之言各有所主謂之文因其時而制作謂之事由是而以經濟天下者謂之通易以明天命春秋定褒貶禮辨尊卑樂導和平茲其言各有所主而其文之不同也詩因婦人女子小夫

賤隸列國大夫而作書因君臣賡歌世訓而作勞更三聖明道德吉凶而作春秋因褒貶而作禮樂周公相成王守成而作茲其因時制作而其事之不同也然同是堯舜禹湯同非禁紂同可以修身同可以齊家同可以治國同可以平天下茲道之所以同也

六經通天人備

唐藝文志以六經之道簡言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自今觀之天人之道具於聖人之心而聖人之心具於六經之書天之道奚道哉陰陽之鈐鬼神之秘四時寒暑之推移興夫吉凶禍福之報應者

遡天之道也論天之道初若與人不相為謀然而相因相成之際無適而非人之道也父子君臣之倫仁義道德之實與夫紀綱法度見於日用者是人之道也論人之道初若無預於天然而性命曰天命然而無適而非天焉由是言之言天而不及人是誣人也失之於太高者也言人而不本天是賊天也失之於太卑者也惡足謂純全之道哉夫子之心卓然有以貫通于此六經未作之前夫子固已默存於心矣謂夫子一於知天耶夫子曰推而行之存乎人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天也謂夫子一於知人也夫子言性與天道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人也天人之道備於夫子之心不亮施之當時於是奉而託之六經然觀六經之書亦足以見聖人之心是故言剛柔陰陽之變消息盈虛之理者天之道而三百八十四爻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則有以盡乎人言治亂得失之迹國風雅頌之躰者人之道也而三百五篇吟詠情性亦足以動乎天春秋取陰陽之中以寓其褒貶之法者天道也而侵伐盟會朝聘往来之際則牽而屬諸人焉書紀典謨訓誥之文政事因革之迹者人道也而秩叙命討之類則牽而屬之天焉至禮樂之文鍾鼓玉帛之具雖曰無預於天而中和之道合於元化所謂天之道未嘗不具載於中然則由千載之下考千載之前聖人之心舍六經無以見之矣

六經通久益明

六經之道包羅天地該括治亂然大要極濟生為三綱五常之主載之天下歷之萬世其道繫然王通續經揚雄太元皆造險怪之詞文淺近之說以侥倖於一再之傳其書在燎原之火曾不終朝澌滅

六經致治成法

前漢儒林傳以六藝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且聖人之心憂天下深遠至治之法未傳不朽先王盛時大中至正之道行于天下故至治之法一成不壞當晩周盛治不見成法已壞乃著六經以詔末世使三五之治可行六藝未作至治成法散在天下六藝既作至治成法聚在六藝夫子若曰法始伏羲而成完至周大備不幸而壞於幽厲東遷因仍不返乃叙㊂以斷先典稱㊅以治詔舜叙王化之㊄詩級周之㊆礼正名分明吉凶經而致之摧而示之夫子以治法而寓六經是宜萬世常見太平之

治尚启匿之始皇又灰之嗚呼夫子以匹夫之微致于前秦以天子之尊壞于後至尚刑名雜霸釋老寂寞又何怪先王之治不及

六經統天地心

康衡上疏以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且通天下一理尔在人非有餘虧天地有之不足在天地非有餘虧天地有之尔聖人憂之尽取天地之理而備載於典籍事之在教化者統之於㊂其在政事者統之於㊂其在名分者統之於㊄其在陰陽者統之於㊃其在中和者又統之於㊅凡六經之作囊括天地了無餘蘊統之有宗會之有原非於六經之外別有天地之秩理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天地之心豈能外於理乎天地之理即人之理人理之所可見者六經也則天地之理豈能外於六經乎理之在天下其用仁義忠信其法慶賞政刑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桑麻以為衣宫室以為居米粟魚蓝以為食養生送死以為恩此人之理也亦天地之理也其流在人心而其原在天地之心也國風雅頌之什統是理於教化

尔典謨訓誥之辭統是理於政事尔交象吉凶以尊其陰陽筆削褒貶以記其名分其中存於威儀等差之記其和載於音声節奏之文六經既作理在其中盖自仲尼反魯之後而天地之心有不得遁而皆存者孰謂其為先王之陳迹古人之糟粕耶尧舜禹湯達而在上順　地之常理以遂天下之願有六經之治而六經之言故其統天　之心在於治仲尼窮而在下載之空言以俟後之有為者　天地之心著見於言古壇未燕竹簡未煙而天地之心傳于天下後世何其幸也嬴秦之厄已冷漢壁已傳而

天　於諸儒之口天下後世何其不幸也公

孫洪張禹持位　地之心晦於　公仲舒韋賢

侯建更相非難天地之心晦於禄利歆夏

史高各持其說而天地之心晦於明黨李尋翼

丘京房各售其長而天地之心晦於技術趙賓玄茲

博士狗曲則天地之心晦於巧慧矣叔孫綿蕞制氏

聖錡則天地之心晦於苟且矣

九經疑難卷一

周易

三易莫如周易

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

以乾為首闡幽者易之仁微顯者易之智連山象仁

而言也歸藏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仁則能常而不

能變智則能變而不能常能微能顯能變能常其惟

易之道乎所謂周易也言周以見無所不該言易則

雖常而能變雖變而不失其常夏得統於人山者靜

而養乎物有仁之道而仁者人也商得統於地帰藏

者地之事周得統於天則無所不運易曰無山艮

傳曰遇艮之八謂之連山以艮為首矣易曰坤以藏

之記曰我觀商道吾得坤乾焉謂之帰藏以坤為首

矣易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

謂之周易則以乾為首　連山言仁之躰帰藏言知

之用周易言躰用之無不周此三代之易也然卦之

數皆不尚於八卦之別皆不离六十四

歐陽文忠公曰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

而得不焚及漢慕屈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全

及李耆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

傳之孔子卦彖文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

叅解易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世雖有舊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天地之蘊則具存矣　盧陵文

周易一名三義

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陽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孔穎達疏

更三聖始明備

自伏犧畫八卦而易之道始肇文王周公重卦彖爻辭而易之道始明夫子作十翼而易之道始備故嘗曰加我嘗年五十而學易亦可以无大過矣及晚而韋編三絕夫以夫子之聖宜於易之道固

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撥湮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孚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向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係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户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易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孔穎達疏

更三聖始明備

自伏犧畫八卦而易之道始肇文王周公重卦彖爻辭而易之道始明夫子作十翼而易之道始備故嘗曰加我嘗年五十而學易亦可以无大過矣及晚而韋編三絕夫以夫子之聖宜於易之道固已深明而洞達不待歷年之久精思孰慮

今乃尒者是知易之為書誠不易攷雖吾聖人亦未
易
三聖不能加損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其書始備然亦因其自然而
已八　伏羲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八
布之尒六十四卦　王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八
卦之象而重之尒彖象係辞　孔子不能有所
加損也因六十四卦而釋之尒是知河　易
之数已具文王未重而易之用已存孔子未係而易
亦以自然之理興天地而為終始也

古今名家傳授
昔宓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由
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寓為三易夏曰連山
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辞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
孔子為彖象係辞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
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
河内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以授丁寬焉授
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丘賀由
是有施孟梁丘之李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
國焦延壽別為京氏李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

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　漢初人有東萊費直傳
易其本皆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又授沛人高相相
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李行於人間
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李馬融又為
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
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
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
二注列於國李齊大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李
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
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
首以備殷易之缺隋經籍志
本朝象數傳授
陳摶好讀易以數李挺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
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李挺字放放授廬江
許堅仁授范諤昌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李
神仙術善人倫風鑒非知圖南也
畫卦
取洛書畫八卦
或云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布之尒而畫八卦吾于
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辞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謂備

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全而畫乾
乎洛書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
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
而畫离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生五行又以五
行之數而朕者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河圖
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
李太伯文

伏羲畫卦之初視天地人而三畫天積陽氣故三
畫陽為乾地積陰氣故六畫陰為坤陽畫連取陽
得純一也陰畫斷取陰情雜也乾坤二卦既立且

天地不能獨用必相求而生亦予由乾坤而生六
卦又為八則父子男女之道備乃分卦八配八方
之位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凝之氣盛於
西北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育物之氣盛於
西南又說西北秋冬之會万物成就之方西南万
物茂盛之方長育万物成就歸功於乾若臣
從事不敢成已功歸功於君也震艮坎方位不次
乎坤而次乎乾從乎父也以三位是長中少男也
巽离兌次乎坤從乎子也以三位是長中少女也
此八卦定居臣男女父子之位

或云劉氏謂三畫象三才為不詳係辭之義則以乾
之三畫為天之奇數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
地之獨數三六八十皆陰也獨陰獨陽無蘊三才之
道何如曰劉氏畫易不知畫之興位各一事也畫者
譬如人也位者人所處之地也三畫純陽象天而
三位有天地人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
卿大夫也奇耦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
皆君子蓋有之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
小人或二君子而一小人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

有安可見純天便曰無地純地便曰無天哉三畫象
三才重之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三畫之位以初為
地二為人三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
為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有李太伯文

伏羲畫卦之日初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設剛畫
象天設柔畫象地故仰觀俯察以象天地天有運
衍施生之才地有負載畜養之才人有識慮斷割
之才故伏羲氏畫八卦之時布以三位象三才也
上畫象天下畫象地中畫象人但畫之躰雖象陰
陽二氣於万物之象無不周備必須畫三以象三

才方成卦也

總論六畫重卦

伏羲本三畫成卦今六畫何也上一爲天中一爲人下一爲地三才之象備矣仰見于天俯見于地天地之間人也三才之道一不能動動必須兩蓋相偶然也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象也係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其象雖具獨天不生獨地不成獨人不立必須偶然後可以生成立也係辭云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之道而重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乃三畫重而爲六之

太極未分易道存焉乾坤旣列兩儀生焉兩儀旣立四象生焉四象生八卦生焉八卦旣設八卦生焉敢問四象曰乾坤艮巽觸目而存豈非混成乎 蔡光易

辨重卦爲八卦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且太極元氣之祖也兩儀元氣之用也著於形天地也四象天地之用也著於形陰陽剛柔也八卦陰陽剛柔之用也著於形乾也震坎艮坤巽兌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割之義故更重其一畫旣兼三才之義而皆兩之故六畫成卦也是以一之與二爲地道三與四爲人道五與六爲天道以乾坤象天地以艮兌象山澤以震巽象風雷以坎離象水火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象則庶物無生成之用品彙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 相錯則天道人事莫不備矣

故曰天地定位而合德

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而同氣雷風各之幾備在交卦之中矣孔氏云重卦之人

各有四說王輔嗣云伏羲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桑神農重卦孫盛史遷之言不攻自破又按孔安国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孔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決伏羲有書則有夫卦矣既有夫卦明非神農所重又易緯數所歷之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神農蓋取重卦也鄭氏之言亦非也今依輔嗣為定伏羲重卦明矣

辨重六十四卦

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万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也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射八卦相錯乃重卦之道也八卦各定一方其氣不通則万物不生須八卦相錯則其氣始交交而万物生此重卦之本也八卦具色天地万物之象以極万物之變係辭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万物之數也

畫八卦分八方

乾天稱父坤地稱母陰陽相求而生六子母得父氣生男父得母氣生女以坤初求得乾故生長男則震也他皆倣此陰卦求陽生男陽卦求陰生女陽男為人之道八卦成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也

畫八卦分陰陽

乾震坎艮為陽坤巽离兌為陰陽启道陰臣道陽一启而二戔启子之道也陰二启而一戔小人之道也启以无為統衆每事委任於臣故一也臣以有事代終各司其職則有對故二也

陽畫皆奇故乾三畫與震艮坎五畫皆奇數也坤巽离兌皆耦故坤與巽离兌六畫皆偶數也八卦皆耦為九乾三畫與坤六畫偶而為九震與巽艮與坎相偶亦九自物偶則能生變取九者陽之數陽主生啓子之道也八卦每卦三畫三八二十四畫老陰之數行而伸之三畫中斷為六又得十二成

三十六老陽之數何故如是蓋陽尽數陽尽數盈启
子之道君子之道不敢滿故至三十六陰不得尽
數陰責縮小人之道小人之道惟忌盈故至二十四

論八卦配八方

乾為陽剛生万物之首陽氣所生先為子位之上故
居西北坤為陰柔陰非先唱躰又平順氣起於六月
未位故居西南震為長男能主器明氣之地東方春
也物皆得生明清顯著故居正東巽為長女宜居顯
位長女劣於長男故居東南坎為中男天氣左旋経
乾之後主求故正北离為中女宜居顯位中女劣於

申男亦在左旋於後故居正南艮為少男故居東北
兌為少女仍次於离故居正西六子交各隨天左轉
故名曰八方明疑録

論八卦生八風

乾之名曰不周風閉而不通陰氣極盛也四十五日
至坎坎之名曰廣莫風言陰氣在上廣大也四十五
日至艮曰條風條達而生物理使出也又四十五日
至震二之名曰明庶風明陽也庶衆也陽氣施惠之
德出於衆物也四十五日至巽二之名曰清明風吹
万物咸大明淨可現也故四十五日至离二之名曰

景風言离至此終也四十五日至坤二之名曰凉風
此時陰氣凄凉收成万物極盛而收之也四十五日
至兌二之名曰閶闔風閶闔盛也万物極盛而收藏
之也四十五日至乾合三百六十日陽數極也

名卦躰例不一

聖人名卦躰例不同或則以為物象為卦名者乃泰
剥朋也或以象之所用而為卦名者乾坤也雖收物
象乃以人事為卦名者家人睽妹謙履也蓋物有万
象人有万事若執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句一
象不可物万有之事故名有顯晦辞有踈数不可一

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係辞云上下無常剛柔
不可為典要孔穎達疏乾卦

總論卦下四德

備四德者七卦乾坤屯臨隨无妄革是也劣於
牝馬之貞是也備三德者六卦咸革兌渙
小過 有孚漸大畜升田中孚是也備
一德者十五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臨賁復大過震豊
節既濟未濟是也全不備者十一豫觀剥晉蹇解夬
姤連它事也諸卦謂它事之利不數為德也

乾坤

乾體天之行健

乾六爻純躰陽德天下之至健也其在六十四卦有健之躰則為堅剛為篤實為震動為止畜為光明為健俔為進德為立民為濟大難為擇大恚為特立獨行為改革為決斷為私行師為決小人為成天下之務健之用博乎哉唯聖人為能秉乾之六龍以御天而君子尚消息盈虛以順于行其本也始於強孝不息終於盡性命養心氣充四躰而發於德行形於事業至剛至正矣

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躰之名乾者躰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躰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欵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成務云為不已終日乾乾无特而已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非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非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

文言曰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為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海明文交之義為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交之人事為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交自然之氣為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為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行至其ㄙ唯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交之義為第六節

乾交九坤交六

乾之交皆九坤皆六何也曰參老而稱也請証諸揲著夫端蓂者一變而遇少與帰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帰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帰奇而為八三變而與帰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揲于指間者十有三蓂為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巳故易係辭注云乾一交三十六蓂也一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揲于指間者二十有一蓂為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少再變而遇多是少陰之數分揲于指間者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故易係注云坤一交二十有四蓂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揲于指間者二十有一蓂為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

分揲于指間者十有七茉其餘二十有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ㄧ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故曰率老而稱也

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其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处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聖人豈得與於是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ㄧ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之而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已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從而代有終故坤止用六

乾坤為易之蘊

乾元用九天九也在乾之九五坤元用六地六也在坤之六三天德不可為首也故乾止於用九地道无

乾坤成列奇耦分焉而六子生焉八卦交錯六十四卦成焉奇耦相交而六子生焉八卦交

乾坤為易之門

乾坤其易之門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豈非易之蘊耶易與乾坤俱生 蔡光易義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 孔穎達乾卦文言疏

辨論乾坤之特

乾者進取天位非承乎之特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在天上則元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特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括囊而後无咎五則黄裳而

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

乾坤不居正位

乾位東也既生三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統其中男少男使蒙太上皇統宗子聽治之義也坤生三女隨變授位少女退処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家太上后統宗婦聽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蒙宗子養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

震雖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兌雖天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三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无為之地也止哉為乎數尽何為

乾坤成列奇耦分焉而六子生焉八卦交錯六十四卦成焉奇耦相交而六子生焉八卦交

乾坤為易之門

乾坤其易之門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豈非易之蘊耶易與乾坤俱生 蔡光易義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 孔穎達乾卦文言疏

辨論乾坤之特

乾者進取天位非承乎之特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在天上則元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特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括囊而後无咎五則黄裳而

道備矣歲功成矣人事同矣此六十四卦而乾坤居首也 鄭氏諡難圖

屯卦

何以獨次乾坤

屯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發舒凝陰未伏天氣混淪浩蕩而降乎上地氣黯黮而騰於下万物之種茁然奮起抽軋其中芽甲未成根荄未堅撥之可除以之可去太曝則搞必雨以濡之雨不節則及害矣太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挽之然風不和則榮華不實矣此天地始交万物之生必有也難未通也及元亨利正之德扶持然後万物得出險中聖人

列乾坤於前次屯於後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
也天地交而万物生此先乾坤而次屯也屯也方天下未
泰聖君出濟天下難賢臣出草野起而佐之此始交
之際也於時也内有乱臣盜賊外有夷狄未旦寇賊
未殲水土未復居民未安不測之變並起此君臣始
交屯難未平及人合通行變天下之人而後之傾天
下之否而泰之天下之人始出乎險君臣始交亦必
有難二終而後乎屯之為卦其通天地君臣言乎

六二十年乃字

初九之陽自下而升至九五之位於六二為正應故
曰十年乃字初九之陽三十六策上三陰交七十二
策至五為十年之數蓋一策為一月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蒙之為言豈止於童思未通藝未精聖人謂蒙可也
不及天地未足為大不並日月未足為明不參至神
未足為通不通則蒙之象也則聖人以不免也顧能思而
發耳泉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
充已之性德以成已之材行主於守故果決而後全
德出於孝故育養而後成也端心正思非仁不為非
礼不蹈非信不言坦而趨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
言師之賢人之論友之辨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
也果行為正育德為明正且明則察斯通矣孔子見
郯子知紀官見萇弘知人舜好問察通言夫聖人猶
且闇而後明塞而後通賢人安可已乎

養正乃為聖功

人受天地之中抱誠明之性與造化之性安有蒙而
愚哉今所以蒙者利欲之心發之也耳目聞見于外
而動于内喜怒哀樂從之而生則天地之中誠明之
性從而失矣所以終身不灵也惟聖人達造化之本

原故能執中復性契天地之神明養正之功也養正
之道不求於他惟求於我者求於我心也重子曰未
廣見耳未廣聞癡騃而無知者心根未通耳心根通
則耳目見聞不足道也孝者不治之心而以耳目之
孝求達於聖人是不知養正之道為此孔子所以尽
心於蒙卦也重蒙在五禁之在上是外孝也耳目所
入雖足以資吾適足以賊吾之真性故不利為寇包
蒙在二發之在初是内孝也心之所造貴於幾先一
著於心便成機械所以脫桎梏者也利者其吾心之
桎梏乎

需卦

物蒙取侍惟需惟信

需者侍也物初蒙稚侍養而成无信即不立所侍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為躰唯有信也 正義

訟卦

啓子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

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職分明不相干涉即終無所訟也 正義

師卦

以此毒天下吉

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躰坎也而順謂上躰坤也若剛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僥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 正義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友之万国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親也地上有水徧域中有萬国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正義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以懿美文德者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脩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若風行天

下則施附於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風在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 正義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 正義

履卦名含二義

履卦名含二義若以文言之則在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礼也在下

以礼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勢含万象及覆取義不可定為一躰故正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正義

否卦

君子以儉辟難

言君子於此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此若據諸侯公卿言之辟其屏小之難不可重受官賞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為德辟其陰陽厄運之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逸也正義

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

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通志故利君子之貞正義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君子以遏惡揚善者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過匿其惡褒揚其善順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皆取含容之義也正義

謙卦

不言元与利正

案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与利正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於人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与利正也諒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正義

豫卦

凡歎卦有三體

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為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世思其餘蘊得義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躰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也二歎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并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正義

隨卦

有四德乃无咎

隨元亨利正无咎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俟於

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時之義節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也備具其隨卦已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正義

蠱卦

先甲後甲三日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於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

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並同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嗣註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異卦九五先庚三日後更三日輔嗣注甲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創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正義

興廢補弊之術

人君心術壞則法度壞法度壞則風俗壞風俗壞則天下国家莫不壞矣必有興廢補弊之術而救之蠱卦之象興廢補弊之術乎錄言先甲後甲者言循環之道也忠質文之更尚子丑寅之異統皇帝霸王之異用皆是也象言振民育德其風俗之頹乎風化万物在乎生育山穴之風无生育之理也其能振万物乎交言父子之幹蠱其紀綱法度之維持乎紀綱法度之壞父作之子述之所致也其興廢補弊得不用心術乎故曰意承考也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何氏云從建子陽生之建未為八月褚氏云自建子

至建酉為八月孔氏疏不曰今按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則建申為八月也且卦象之辭所以各論一卦之躰夫臨卦者主建丑之月也何氏從建子陽生而數則卦辭當在復卦之下不當屬臨卦也孔氏宜據建申否卦為八月則否之去三當消泰之九三又有臨卦九二之不應也今若以建未為八月取遯卦之象臨卦之九二則於義為是矣何者且臨卦之象亦云浸而長注云陽道轉進陰道日消也遯卦之象曰浸而長注云陰道欲進而長正道亦未全滅也今以二

卦之爻既相偶合又录辞皆有陰陽進長之說

觀卦

觀我生觀其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以卦言之五爻為上以人言之大觀者聖人之分也賢者不足當之矣既以聖人而居上位其事業宜如何哉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且既謂之大觀而在高位不能觀於人而觀於我不能觀於寂而觀於生猶有死生之累我人之辨咎吝之災負力民之責有未平之心則凡

夫也我輩也鳥足謂之大觀哉夫以道觀物謂之觀以事觀事謂之觀凡此者皆觀也非觀也考前人之說爻出於文王彖於孔子其義至高其說甚近所以陸希声深病文辞之不類輒欲去取豈徒然哉晁景迂集

噬嗑

噬中有物之義

頤中有物齧不合无咎亨也王弼注

賁卦

明政无敢折獄

家居于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下有火賁也以

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正義

觀卦

觀天文觀人文

觀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變化四時六氣之推移事變可得察也觀人之文君臣上下之分明政教礼義之興行天下之化可得而成

剝卦

六三剝之无咎

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為維処於剝可以无咎

復卦

復見天地之心

建子之月天輪左動地軸右轉一氣文感生於万物明年冬至各反其本本者心也以二氣理觀之則是陽進而陰退也夏至陽氣復於巳冬至陰氣復於亥故謂之反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動息也復見天地心及本也天地養万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乾坤之心也然則易者易也柔相易運行而不殆也陽為之主為陰進則陽滅陽伏則陰剝晝伏則夜往夜至則晝伏無時而不易也

聖人以是觀其變化也生殺也往而復之復之無差爲故或謂陽復爲天地之心者也然天地之中与物而見也將求之而不可得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智而百慮聖人之无心与天地者也以物爲之心也何已心之往哉劉牧云

辨論七日來復

陽氣始剥盡謂氣始於剥盡之後至陽氣時凡七日也其釋注分明如褚氏荘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変月而言日也今輔嗣云剥盡至來復是從剥尽至

至來復特経七日也按易緯稽覽圖之卦氣起中孚故离次震兌各主一方其六十卦卦有六文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尽在九月之末十之一卦六日七分牽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義

无妄

其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疾者凡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尊位爲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已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已所致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无虚妄下亦無虚妄而遇逢凶禍若克湯之厄災非已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劳煩天下是有喜也

大畜

多識前言往行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之畜積已德故云以畜其德也前並正義

頤卦

言養正有二義

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云聖人養賢以及万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云謹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正義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衆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故曰大過以人事言之猶若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　正義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二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　正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　正義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已上三十卦為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編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二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係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為不可　正義

坎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六十四卦分為上下象陰陽夫陽奇故上經三十卦以象陽也陰偶故下經三十四卦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万物之祖宗為上篇首者尊之也

咸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万物故坎咸為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端人道之與必由夫婦所以奉承宗祖為天地之主也故為下篇首者貴之也既濟為家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作緯以釋其義也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恒亨无咎利正利有攸往王弼注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正義曰褚氏云三事謂無咎利正利有攸往莊

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事也二无咎也三利正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彼三事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通亨乃无咎恒通无咎乃利正也正義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遯而亨者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正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洪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王弼注

晉卦

君子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者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為照以為自昭己身老子曰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為明德案王注此云以順自顯之道又此卦与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注彼云蒞衆顯明晦佞偽百姓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惟此二注明王之注意以此為自顯明德昭之少反非注百也正義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箕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曰利貞象曰明不可息也息滅也象稱明不可滅者箕子能保其貞幸以全身為武王師也正義曰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此雖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申成道者邦国既

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正義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者動而相背所以為睽也君子以同而異者佐主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戚掌則異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正義

蹇卦

王臣匪躬之故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匪王室者也王弼注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西南衆也解難濟險利施於衆也亦不困于東北故不言不利東北也王弼注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之為道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居

子之道也注

損上益下為益

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歡說無復強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

夬卦

發揚決斷之事

揚于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正義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淫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正義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孔穎達正義

升卦

王用享于岐山

岐山之會順事之情无不納也注

困卦

君子處困不失

困者窮危憂迫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正義

井卦

井以不變為德

井改邑不改井以不變為德者也注

革卦

革何獨革武湯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革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正義

鼎卦

鼎飪調和之器

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

用之而聖人用之乃大亨上以亨上帝而不以大亨養賢也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震東方之少陽其數七而日生於東方故曰七日也陽氣自坎而出蹄艮而將至東方未嘗疾速而暴也逐則寧免於疾乎此復卦七日來復故言七日來復

艮卦

豫姜遇艮之八

春秋傳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九六故爻為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悅穆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其卦現之否師之臨是也變与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惧不告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亡者苟以悅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与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劉禹錫文

鴻卦

鴻漸可用為儀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注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後統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辞云歸妹以娣是也帝乙歸妹者六五居歸妹之中獨処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

乙帰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婷之袂良者六五雖処貴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為人即是婦人之道故為帝乙之妹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燿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 正義

旅卦

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 正義

蔡光曰火在山上旅其名在外過事速而果故利用刑刑不可不詳故曰明於用刑也山下有火貴其明在内於事審而詳故曰庶政無敢折獄蓋刑貴達而政貴詳者也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躰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也 正義

兌卦

坤兌不言方位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离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方也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兌曰正秋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変震東代乾元之任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故以乾不言也震継天下之君也兌継天下之母也故以震不言也君陽也母陰也夫易紀陽而不紀陰猶

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殞而不書晦十法也大哉法乎陽奇也陰偶也惟能偶之而已無数也言奇之方与位則偶而可知矣烏得而並矣哉

渙卦

渙萃覲見廟制

覲渙之象王在廟中承祭祀之位見矣萃之象太祖三昭三穆二祧之廟見矣覲萃之象神祫之礼見矣故萃與渙曰王假有廟覲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正義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異者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 王弼注
小過
小人過失奢侈
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多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 正義
既濟
君子思患而豫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王弼注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生生之謂易未濟乾坤之終始也乾七變而為离坤七變而為坎乾坤之終也离七變而復歸於乾坎七變而復歸於坤乾坤之始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又變通之謂事蓋易与天地準終則有始如循環之無端係光易

總卦

九卦皆有車象
車之象多矣有大車曰輅車者有小車者有說輹与輻不行者曰大有大壯大車之象也蓋乾在下乾為圜有輪之象乾為金為王故王之輅車飾之以金王也婦人厭翟之車有屋巾虛尚之象也尚為雄故畫雄之飾也師解困下皆有坎小車之象也師之外卦有坤象故或駕之以牛也大畜小畜自大有而變成

也爻大有之九四為六四是說輹之象也困之九四上不得連下困于金車之象也自四至初有車之象上有兌象兌為金故曰金車也

作易憂患九卦
憂患止此九卦者非它不足言憂患也孟文王居羑里之時凡修身治行而遠禍難者惟此九卦之象最切者也故每卦之名各言德配之

繫辭
分為上下二篇

夫子本作十翼由說上下二篇經文係辭脩黃義理別自為卷總曰係辭分為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為上下更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係云居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為易之大理又下係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豈復易之小事乎

上篇一十二章

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象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為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

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揲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違其知變化之道已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与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下篇分為九章

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為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為九章今從九章為說也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夬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至易陌與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夫得之報第六起易以為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与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走乾文下至其辭屈

上繫卷十七卦

聖人逐文係辭又於上繫卷中字咸困第十七卦文辭而備陳之蓋聖人愛人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盈數辭極其旨歸則何啻千萬卷論文而詳言之伴夫下後世探端觸類而長也

下繫卷十三卦

言黃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离益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第五卦是特提其要耳牽此則它可知

辨論

卦辭謂之繇辭

卦辭者文王之所作也謂之繇辭抽也言吉凶悔吝各由此生故謂之繇辭抽出易中吉凶之事也又云係辭者文王係屬文辭之言於爻卦之下字躰從繫者繫係也言卦之与爻各有繫係也且論伏羲之時適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及乎後代浇漓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為教故更係繫以明之是以

文王知紂不善修德避禍被囚演周易羑里之辭以明吉凶悔吝之所由來垂戒後人令其不犯矣

爻辭引六人辭

孔子云周公被流言之謗而作爻辭其義与卦義或同或異故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做天地陰陽君臣人事万物変化之理盡矣故卦六爻引六人之辭以明其故以是將救者其辭懇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詞屈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慚詞也乃亂乃萃疑詞也

上九肥遯吉詞也孚蹢躅踟躅詞也據于石屈詞也

彖統論一卦躰

孔子曰彖者統也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卦之名或陳卦之名或陳卦之德或論卦之象故略例曰彖統論一卦之躰明其所由之主者也褚氏云彖者斷也莊氏云斷一卦之義各其義也

彖總象一卦義

彖者孔子所作總象一卦之義謂之大象且万象之躰自然各有形器聖人設卦以寫万物之象也六十四卦說象不同各隨卦以為義也

文言孔子所作

文言者孔子所作以乾坤為易之門户其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理義深奥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注云文謂文飾以乾坤之德廣大故文言而華飾之今謂孔子但贊易道申論義理釋二卦經文之言非是華飾文彩也

說卦孔子所作

說卦者孔子所作陳說八卦之德業及変化法象所為也故更備此卦重之由及八卦卦也先儒以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係之後說卦

之前以彖象附上下經為六卷則上係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今王氏門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今代之說隨而講之故說卦為第九也

說卦序卦相次

孔子以文王既繇六十四卦為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就上下二經各序其卦相次之義謂之序卦以六門往攝也天道人事相因相反相須相病如乾坤泰次否是天道運轉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人事門也因小畜故生履因履生泰是相因也如遯反成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讓蒙稚待養是相須門也如賁飾盡則致剝進極則致傷此相病也韓康伯注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則變覆者表裏視之則成兩卦屯蒙師比訟是也變者反衰視之唯成一卦則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是也聖人本定先後若無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則變韓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以明義蓋不虛矣故列諸卦覆變之次於後也此下盡六十四卦衣經次排正義序卦非孔子言

十翼非孔子之言不可得而知也其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非義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夫三才交錯萬事紛揉未嘗有獨行而无徒唱之无應者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強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慶盈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之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配偶而言之則理愜而易明離合而難牽則混亂而不可放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也氣之始家識之始故也對蒙需和而訟爭故需對訟師爰而對樂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否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讓自小而豫自大故謙對豫隨少而為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上噬嗑之明徵對賁之明政剝對復无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常之靜遯之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夫之五陽決一陰對遇之一陰對五陽萃以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困在下而塞對井之下而通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

震動皆艮止漸女吉對帰妹女凶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隱巽之頮對兌之說渙之散對節之收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既濟對未濟此下経之次也観九六奇耦之畫或上相下或相迭或相生亦兩之而為卦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序卦之文有義之不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強通者豈聖人之言

雜卦雜揉衆卦

雜卦者孔子所作次序卦即依文王上下而次之此孔子更以意錯而對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故韓康伯云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盧氏云雜六十四卦以為義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皆因襲當有損益此其損益之意也故帰藏名卦之次亦多異于時王道踈数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済之次序卦以雜卦者也

十翼輔翼聖言

先儒所解皆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繫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那璹云翼者附翼附翼者如鳥之翼翼輔翼聖言易道大明騰空而踐无所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能涉於空易之有象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

略例王弼所作

略例者王弼所作也以明彖爻卦動用変通之理而不犯吉凶之道故略之為例謂之略例也

辭文辭有同異

卦為時文為人時有治乱人用不同則卦義文辭宜各異也否泰相反也或曰校茅萃謙不同也悉云假庙旅巽之資斧得夫損益之朋龜弗違征伐易用於謙離庚甲曷申於盎巽雲不雨者二月幾望者三利用建侯以比以豫匪寇婚姻于貴于睽用亨何在於歧山婦妹何止於帝乙至于三日七日十年三年遠

通之象何明終始之義何取文王之道在小畜文王之志在明夷信然天地雖生万物大壯之彖正大何以見万物之情

辨彖象有先後

古易之文皆如今乾卦之文古易以叙其理甚明王弼承其師之說而乱之何則卦畫伏羲而重文王爻辞者文王之文彖象者孔子之文文王於孔子以分則居以通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爻之先彖理之必然也彖者統論一卦之躰而象亦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象也又上句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下句云係辞焉所以告也詳其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者之象既係辞所陳則当爻卦正協其義也

九六之義有二

之辞奥而難明秘而不示故作彖象明大易之旨以詔後李王弼取其文而李之義以小象配於逐爻之下蓋意欲省其文以使童習不知害大義然乾卦之文獨存於首者亦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李也故於乾之小象又改為子曰者亦使後人知夫象者孔子所為也以乾象為子曰則知係辞之子曰皆経師授孔子之說授門弟也

四象之義有二

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奨天五之變化

上下爻易四象備具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离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言五象者以五無定位拿其四則五可知斯兩儀所生之四象也係辞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且孔氏既云象之興辞相對之物辞既爻卦之下辞象謂爻卦正協其義也

九六之義有二

柳宗元与劉禹錫論易書見与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得此說異孔韻達以為新奇不知一行承韓氏注乾策二百一十六日一爻三十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二百四十四日坤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韻達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二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数九也老陰数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何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口承之君子之学将必有異也必有宪書宪窮而不得為乃可以立正也

辨小衍与大衍

小衍数也生五行者也凡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与地六生水地二与天七生火天三与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与地十生土是謂五行在天成象曰五星在地成形曰五行在人為用曰五材兩用之為九功箕用之為九疇雄用之為九測皆自大衍啓之大衍之数凡易之数始奇於一始偶於二小奇為五小偶為十大奇為二十五大偶為五十小奇之何謂者也始奇之上五之是以五也小偶之何謂者者始偶之上二五之是以十也大奇之何謂者也小

九經疑難第二卷　二十四

奇之上五五之是以二十五也大偶之上十五之是以三十也三偶三奇然後成於大衍虛一為存本也用衍而虛其本生之不純也聖人有用必藏何也无跡也衍皆用也成天下之務者也虛皆藏也藏其成務之機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神道設教乎是以虛一也失我一我有為之母也在特為造化之母在人為經綸之母夫天地之造化聖賢之經綸无本可乎有大矣既用也非藏可乎是有跡也聖人不使有跡既顯諸仁必藏諸用既以此洗心必退藏於密既用之則行將舍之則藏皆梅跡存本之義

且易太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近於神怪先儒自是肆為誕慢之說鄭康成據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龍圖發洛龜書感河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鄭氏緯讖之蔽何獨此也劉歆則曰河圖則八卦是也又或曰河圖九宮洛書五行巧者往往為圖以示人曰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河圖為生數洛書為成數也李相仍妖惑偽妄良可歎也此无他見夫子有聖人

九經疑難第二卷　二十五

則河圖洛書之言又箕子有天錫禹洪範九疇之文拘辭失理乃至於此既曰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由神著而得八卦耳何待河圖而後畫卦乎設河圖不出則八卦无由畫也其謂伏羲畫卦本於河圖則夫子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矣乃舍洛書而並則之何哉既曰則圖書以作易則是伏羲之時圖書並著矣何待大禹治水之後而後天錫以洛書乎若以洛書出於伏羲之時人不能知必待大禹而後序之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乃如何人皆

不知洛書必待禹而後知之乎審此可知其妄不知
夫子筮子之言有宣也伏羲之前未有文籍伏羲觀
河圖之瑞以為天下不可以无文於是因神著而畫
八卦書契始行乎天下以此見謂聖人則之者特因
圖書之有文始作易以明道尒何嘗依其數而畫卦
耶若書謂天錫禹洪範九疇亦何嘗有物以予之乎
天錫禹九疇必於禹治水有功之後也何嘗以洛書
与禹乎是皆世儒不究理之所在好為奇巧之說也
近世歐陽子厭世俗傳會之說則以河圖洛書頓命
与魯論皆明言之不可以為无有明矣若易大傳非

聖人之言又誰能為是言耶歐陽子排妖怪之說是
矣而又矯枉太過也

易大象稱君子

象之辭凡稱君子者稱先王者七稱大人者一稱上
者一稱后者二稱君子者自天子至士皆可行之先
王者取法於前代者也大人者蓋有聖人之德業其
内动備見於及下者也上者尒在人上一國一家皆
可言也后者天子諸侯而已此五者取人於大象立
言之不一也

論易

聖人作易之意

聖人作易寓象數之原達陰陽之機監休咎之兆需
瑞應之期四者未具不輕作也天之生物多矣惟蓍
龜為至聖昭衆數於虛一之宗洞万象於卜人之際
不曰神物可乎聖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包象數之妙
所謂寓象數之原此也天陽而熙地陰而凝中有五
行之流轉四序之推遷氛雷電之騰薄皆變化也聖
人於是効之故六爻藏變化之用所謂達陰陽之機
者此也日月有常度而不免薄蝕之過星辰有常次
而不免凌歷之愆吉凶之象蓋昭矣聖人於是象

之故六爻寓吉凶之幾所謂監休咎之兆者也河出
圖洛出書九疇也皆自然之瑞應也聖人於是則之
故六爻備九宮九疇之義所謂需瑞應之期者此也
聖人取象數於蓍龜觀變化於天地又考吉凶之象
於天其作易也可矣而必待圖書之出者然則易之
作者聖人固本荀其亦天意乎忠愍云

辨論作易是非

昔王績作負苓傳者戴辭妝之言曰伏羲畫八卦文
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書負苓者曰文王
為病伏羲氏病甚也昔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

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万衆其不森乎以為伏羲氏泄道之密洞神之機為始非乱者吁可怪也易之作救乱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乱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乱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天地故極其辞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黄帝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係易之一辞无以乱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乱不可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乱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辞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乱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矣今不明辞攸負荅者不達易深矣徂秩文

聖道得易而尊

聖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者為礼之明而為易之幽也民之初無貴賤尊卑長幼不耕不蚕而聖人為之使貴役賤尊役卑長役幼吞而衣耕而食率天下而勞之天下之民亦遂肯棄而即勞欣戴以為君師而遵其法制者礼使然也然而明則易達易達則襲之則易廢聖人惧道之廢而優於乱也然後作易観天地之象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重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以尊然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得已也乱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乱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天地故極其辞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黄帝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係易之一辞无以乱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乱不可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乱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辞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乱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矣今不明辞攸負荅者不達易深矣徂秩文

論易本利天下

世之孝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於象数高者不入於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奕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日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与天文曆法以為皆從易而生故　者咸託于易五行家曰我之說出於易也太一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律家云然曆家亦云然而已而三同方伎卜指占筮之流莫不持蓍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為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為高祈世又之常疑其妄而尊已之孝也曉有韓康伯頗号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溺於名理趣向大与佛老相類故仲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数之与名理固易之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者謂之伎術非聖人之徒也自周秦間以易為卜筮之一法及秦焚書始皇李斯不知卦爻有仁義

之說獨得不火後孝堅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放其言於惝恍冥迷之外夫是非定於目前而难以眩者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若者天道也高者入於象數卑者入於名理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器与後世為占法而已将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躰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躰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事処治処礼宜進宜退処晦処明宜剛宜柔処上処下宜為宜否偶其時會其事曲折万変聖人有術必処之故出入於天地之間私不能誘禍不能淫惡不能蔽含不能驕小之以治身大之以治天下斯則聖人有用而為之矣因大以及三才

可也洪水文

易之生生不窮大易既判万象乃滋莫之為天地運之為四時昭之為日月尊之為富貴躰之為聖人神而藏之為蓍龜失揲爻妙於太虛數万形於厚載仰観俯察上下同流法象莫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天地春至矣夏仍之即暑而秀秋至矣冬仍之即歛而冥一化无際万古不停故曰莫大乎四時凝至精以幹陰陽之機闡妙用以周晝夜之度飛光馳耀宇宙生白垂象著明故

曰莫大於日月天地也四時也日月也道之在天者也一墮域中必有其位富貴其位也必有其人聖人者其人也又以資之神物也惟富可以致大利惟貴可以揉至權富貴也者聖人所以行道之器也而可少乎而可弗尚乎故曰崇高莫大富貴也

易有聖人道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変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廣贊乎易之所稽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変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廣明乎易之所用也稽之不止於四象用之不止於四通各率其端已矣不須看也惟无看者可以極乎易之蹟而至乎易之用

楊雄太元擬易

子雲之作太元非本易之道特因易緯卦氣六日七分之說亟史傳會之孝非聖人之意也使子雲首為卦氣之說已非夫子所謂當期之日之旨矧又襲前人之誤說架屋於屋上鑿池於池中愈不可矣卦氣起於中孚為冬至之節又當坎之初六无理也彼已無理太元配之以中豈理也哉卦氣

以屯直小寒又屬坎之九二而元配以闕卦氣以
升直大寒又當坎之九三而元配之以干豈有理
乎卦氣以小過當立春吾不知何義元亦配以差
卦氣以漸當驚蟄吾又不知何義元亦配以鈃元
之無首非无說也強且鑿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
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
移易強以為說又何不可凡元八十一首皆法卦
氣之次序而推易之以名八十一首不可以當六
十四卦於是又以二首而配一卦七百二十九贊
不可以當一歲於是又增以跨龐易緯以卦爻當

期之日已牽強不可也元又以首贊求合卦氣愈
牽強不可也太元之作既本易緯以當期之日又
本太初曆而論星度此皆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之旨區區以三摹比四象以首比彖以贊比爻以
測比象以元文比文言以摛堂視爲比像辭以元
數此說卦以元銜比序卦以元錯比雜卦凡易之
所有元皆有之凡易之語言元皆倣之故元之擬
易似矣而實大不似也易名卦之義非取於象則
取於畫如牖中有物則曰噬嗑以木巽水而上水
則謂之井若是者皆取名於象今元則以闔配噬
嗑以法配井不知子雲名闔名法取何義乎如剛
浸長則為二陽之臨以剛在下臨之也柔浸長則
為二陰之遯以陰用事陽畏之而遯也若是者皆
取名於畫今元則以窮配臨以逃与唐配遯不知
名窮名逃取何義乎既无所取義而推倣象訓釋
強為之名易名筆玄即名更易名鼎元即名寇使
易名與元必名順易名子玄必名賴易名掜元必
名至若是則庸人孺子皆能命元之名配易之義
何必述作者哉且以強辟配乾而文在地以馴配
坤而反在人元何自來也易六爻上下无常錯雜

為六十四卦凡一爻之動成一卦其吉凶悔吝皆
自乎爻之動聖人因其動之當否而言吉凶何嘗
容心於其間又六爻之義或一爻為之主或二爻
為之主或又不然其變動无窮吉凶元定隨卦取
義无非自然而然今元則其首四重下列九贊首
与贊異行而不相涉當晝則吉當夜則凶別無異
義嗚呼子雲之學勤亦至矣惜其不深於易故為
是附會之書知道者必不与也

王通讀序卦雜卦

文中子讀易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連者可与幾

矣雜卦曰雜而不流守者可与存義矣夫与幾者以其知至也存義者以其知終也鄭揚庭策問曰与者与此卦之幾也存者存与機之義也雜卦者文王六十四用也用之有流戒之以守非亟聖孰能与此屯次乾坤數変而長子経綸也需明蒙之時也訟示需而失位也師戒所訟之甚者此術之相生違者可与其趨時之扎也比樂時師憂仰而視之比也俯而視之師也比以陽居位上下親之所以樂也師以陽居臣位上下歸之所以憂也陽德一也爻位殊也憂樂所以差也臨観之義或与或求仰而観之観也俯而視之臨也臨以二陽上長陰漸以与也観二陽上処陰自然求也此可与存義者舉是四者餘可知矣

屯

孔謂違背撰周易正義與馬嘉運趙乾協蘇徳詳等悉詳以衍乎世觀其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亦深乎易然于下係云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名制器按上係云制器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敢名不取象今既遵韓氏依此釋之甚扵謂違失聖人之道也夫洪生碩儒為注疏以啓導後而使其歸趨今韓氏既失於取象

之義而已為正義不為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夫琢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ㄙ者震下而巽上震木動也巽陰木可揉也琢揉為耒耜之象其動在下耕田之象也而韓氏乃謂制器置豐以益方物何哉又刻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者坎下而巽上坎水巽風也風行於上而乘木有功故為舟楫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乘斑以散動者何哉斲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諸小過小過者艮下而震上艮小山也震木也山正於下木動於上杵臼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以小物濟用何哉

錢中諒
氏藏書
顧藏

尚書

尚書名義有三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知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国曰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施機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上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到子元史通○

尚書為躰不一

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之書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惻述灾祥顧命專陳喪礼茲亦為例之不一也劉子元史通

孔安國論六躰

孔安國序書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六躰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孔頴達疏

温公曰帝降為王德散為業其事煩其政察其言致詳典謨不足尽之矣槩不出乎尊德樂道求賢助治也言欲其詳尽也則順理而教之以有訓焉所以言之易行也事欲其周知也則明言而諭之以有誥焉所以使之不疑也誓師以討有罪命人以彰有德是以伊尹之於太甲或訓之以率乃祖以訓之師古則顯而易遵也訓以祇厥身以事之在我近而易知也祖乙之訓高宗戒訓以正厥事所以使之修其在己則事之易行也訓以欽其民所以使之元忽則事之易見也召公作旅獒訓成王慎德之事周公作元逸訓成王勤政之方至上之誡有不至則上有以詰于下仲虺湯誥之告万方大誥之告多方也下之情有不達則下有以詰于上仲虺之告湯祖伊之告受也盤庚洛誥以告迁都酒誥以告元臬酒此告其事也康誥梓材以告康叔此告其人也多方多士康王之誥此告諸侯也召公君奭臣下相告也若夫國有大事以起軍旅訓誥不用而誓戒行焉啓戰有扈湯戰條野武王戰牧野此誓之野也魯宅曲阜而誓於費秦遇而誓於秦此誓之國也嗣后討羲和用上伐下

故易為征此邶其事也武王伐紂傾時否也故謂之泰此因其時也人君受命於天人臣受命於君有德可尊則爵命之高宗命傅說穆王命伯冏此命有德也有功可記則祿命之平王命文侯此命有功也成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此以道命之也穆王命君牙以司徒之職此以事命之也命微子以承商祀以世不可絕也命蔡仲以繼蔡叔以親不可弛也然成王之治其典尤備於周官三代非元常道也箕子所陳其謨尤詳於洪範三代非元戒謀也然以訓誥誓命為主也唐虞之際德全事簡君臣賡歌元非訓也巡狩四方元非誥也會師征苗元非誓也九官在位元非命也以典謨為主故也

孔穎達論十躰

說者以書躰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三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王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二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徂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

孔穎達堯典疏

餘篇不入十例

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主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助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与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成王亦訓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无逸戒王亦訓也君奭也金縢自為一躰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无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与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躰例随便為文

孔穎達疏

已訓行於上君臣之遞正誥行于下上下之志通誓則士卒知畏命則臣下知稟然谷梁曰誓詰不及五帝王制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徒知為言之異不知先王所以赴時

存書五十八篇

虞書五夏書四商書十七周書三十二

亡書三十二篇

虞書亡十一夏書亡五商書亡七周書亡九

百篇次序異同

百篇次序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

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肆拾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丈鄭依賈氏所奏別録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孔疏

孔氏所傳古文

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尭典元古文尚書以孔從録書仍号古文故後人因而題之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

伏生所傳今文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孔疏

建疏

古今傳授不同

書之所興蓋与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

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二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旅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不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

依古人閒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乱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孝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乱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於大桁市得此書奏上比馬鄭斯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正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无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闕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經籍志

孔安國取共王所得書烝授伏生二十九篇通五十八篇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惟自傳於子孫劉歆之說云安國授兒寬鼂錯授膠東庸生晉鄭冲得其業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
徂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
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
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
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録云五十
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
古文又多十六篇凡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
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

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
不与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為烏是与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
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説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乱其紀網並云夏桀時服虔
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
麓佛迷又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徂征云徂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徂征云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旅獒讀曰豪謂是

道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説命等見在而
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云已逸是
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云而云已逸是
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
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所傳是
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
亦好此李徽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
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令疾此蔽冒猶復疑惑
未悛是鄭意師祖孔李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李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与

孔異篇數並与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
孔李云十六篇逸与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
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李經文
三十三篇故鄭与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
注皆同賈逵馬融之李題曰古文尚書篇与夏侯等
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
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鳥則剔刻云腹宮劓割頭
庶剋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李傳孔業者漢書儒林
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々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
胡常々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々傳河南桑欽至

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李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元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无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邈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城陽臧曹字彦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預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為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竟典之書為遜舜而作名典言大常也尚當其可也是故以天下与人猶以為常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而為之賢之遜白公之爭自取滅亡者有之矣或諠之以兵而為忠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楊中立大

書序孔子所作

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无義千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几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

俱月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元逸六十三
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
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
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
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
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无
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堯典曷為而作

舜典

舜典何以言虞書而堯典何以不言唐書聞之詩
曰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二然後有堯之書
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典之書大
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則曰虞書
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
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皐陶謨益稷
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書也

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
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
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
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
无尚書之題也孔穎達疏

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堯孔穎達曰舜史所錄因
堯在位堯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典之書大
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則曰虞書
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
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皐陶謨益稷
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書也
閟雅文王之詩係之周公鵲巢先王之詩係之召

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遂曰商書則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遂曰周書如此則名代廷易而言不順矣孟子正舜典而下十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矣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亦言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躰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无嫌也一因一革聖人无容心為順乎自然而已矣

梅賾奏續舜典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中十一篇以續之

一篇以續之

九共九篇亡書

古文共与丘相近故誤傳為共耳即八索九丘按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止禦飢汨作之篇言帝釐下土與工致治之道及九丘者乃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之每州一篇也出与巽類營与益類人物与舊故不言十二而言九也劉敞云

大禹謨

三謨何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者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万世法者也至於禹皐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誡相与献替之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所手者在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温公曰堯舜之聖其性至仁其道孝悌聰明之德蘊於內温恭之行形於外然猶急於親賢樂於聞善命四岳任百揆立九官咨十二牧而後富民有政導民有教治民有五刑防民有礼樂以成常行之道而書謂之典時也禹稷皐益之徒得君之尊行政之久發忠嘉之論盡為臣之道修六府和三事而地平天成之謀成焉去姦宄服蛮夷而明刑弼教之謀成焉陳舜之事督叡贊禹之修六德而班師振旅之謀成焉播奏艱食懋迁有无而粒食又邦之謀成焉大禹所陳者功也皐陶所陳者言

也功施于一時万世所賴言合于一時万世所師此謂之謨皐陶典者君道之尽謨者臣道之尽尽君臣之道所以能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也

禹謨先序皐陶

皐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己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録其辞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 正義

禹謨何獨稱大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与皐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 正義

禹謨不謂夏書

皐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戒之用休與其殺不辜左傳皆引為夏書蓋書之舊從大禹謨而下及仲尼刪之思正万世之法故定禹貢為夏書見禹得天下非受命於神宗之日本於治水之功万世賴其利而天下知之歸禹之心一爲孔安國謂禹之王以是功者得之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乃虞書之辞莊六年引之以為夏書以左氏之富而艷其言浩博非常人所及不應以虞書為夏書特附會之誤尔杜氏不知出此乃因陋就寡指皐陶邁種德二乃降為逸書豈不悖哉且誤引篇目不獨左氏為然以礼經考之乃孝咸有一德為伊誥孝昌丌為昌雅其誤益甚矣而鄭氏之注皆為發明而是正之其過於預遠矣然則左氏之誤非左氏之罪也杜預之罪也

皐陶謨

皐陶為帝舜謀

孔安國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正義

益稷

益稷曷不言謨

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正義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无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尔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皐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

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稷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常之
勻言益稷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尒以是知其舊
元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益
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以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後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
也正義

禹貢惟言地理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
喪禮劉子元史通

辨禹貢為夏書

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
以是治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
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六篇其初必在
虞書之內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
可知也諸序皆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
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比類有三
徵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徵子仲虺作誥不言作
仲虺之誥勻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正義

甘誓

夏啓親征有扈

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
氏發兵拒啓啓勻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
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正義

五子之歌

相foreign從輕至甚

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
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
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怒太康必是
五子之歌相foreign從輕至甚其二蓋是昆弟之次
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正義

不言弟而言子

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怒
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
以言之正義

嗣征

命嗣侯征羲和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逼差非廢棄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亂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亂征 正義

嗣征徙繼夏書後

其誓顯帝王始變也五子之歌明夏道不繼也嗣征示夏王之跡熄也周書之後次于秦穆之誓乎周王之跡熄也秦穆周之異姓也西伯商之異姓也嗣侯夏之

異姓也本支不繼則異姓出異姓出本支絶也故夏至嗣侯之征之後无書商至戡黎之後无書周至秦誓之後无書示其本支當繼不可使異姓出而絶之鑒戒哉

商書

湯誓

記誓不言誓處

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乃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不須以放桀為惡 正義

湯誥

伊尹相湯伐桀

叙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之塗炭其如桀君也湯臣也聖人大戒後世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然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為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示移伐君之誚於伊尹也以正万世君臣之大義為至於武王則不復云

高宗七歲讀湯誓問父丕曰奈何以臣伐君丕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丕不能對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己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奚斯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下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悔懼之事自惟王弗迓克奄至厥德以下嘉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

歸亳告示天下
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代家大義誥示天下
史録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作
仲虺之下 正義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
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正義
伊訓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太甲繼湯而即位
明矣司馬廷何以謂外丙仲壬之而後有太甲謹

按孟子嘗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繼
之以太甲則是外丙仲壬立而後有太甲信矣伊
訓所稱蓋特序一篇之意以太甲之立而不能思
昔成湯之德而顛覆其典刑故序以為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者其意端有在也然則迁之所載与書
序不同者信史當以世次為先後程正叔曰湯崩
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
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
年之後太甲方立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太甲既立為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
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
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
作太甲三篇案經三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
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 正義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辟放
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
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住
居墓側与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

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不云不知
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内君雖不親政事冢
宰猶尚咨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
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己君臣皆
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
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
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放太

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言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正義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按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載五子胥引盤庚云盤庚之誥今以書考之上篇則稱王播告之修中篇則稱王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李說報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戒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正義

疑書出漢之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奉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趙岐僧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

高祖肜日

祖己道義訓王

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叙其事作高宗肜日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

器物莊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伏蠻貊窮荒万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人欺予哉後世之搢紳先生老於文李者考釋訓詁役馳精誠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人之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李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々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文一聞見而盡識之

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
諫与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
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
也四命相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
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
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正義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西伯惡

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浦着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
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已者也殷臣祖

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
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　正義

微子

微子不言作詰

紂既暴虐无道錯乱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
言詰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
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詰以可知
而省文也　正義

周書

泰誓

尚書遭秦火而亡漢初不知篇数武帝時有太常掌
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孔也与安国書云時人惟聞尚
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
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元泰誓矣後得偽泰
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
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
同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王屋火神怪得
奉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語由乎又春秋引泰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
夫受礼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元良今文泰誓皆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元良今文泰誓者甚
无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
多弗復悉記略舉三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
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
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
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
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
國曰計安國必不為顒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
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
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録之以為
周書此非辞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
篇亦代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
復何誓之有說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正義
陸德明釋文曰宣帝太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
篇献之与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行之

九經疑難卷之二　淡生堂藏書

牧誓

与受戰於牧野

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与受戰
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
事正義

武成

疑其理信其文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此疑理也孔頴達曰
此篇叙多事而王言少又首尾不結体裁異於餘篇
不信其文也王介甫云武成一篇讀之不成文疑於征伐
商与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疑當相次天下大定至
其永厥志一簡一次在前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一
簡誤在後耳然多閒厥疑圖言其餘則寡尤余嘗尤
諸儒之改經尤而効之教乎哉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孔頴達曰此篇序
事多而王言少其辞又首尾不結体裁異於餘篇
無作善羞當有其辞今元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編
斷絶自漢以來豈惟頴達疑之近世王氏程氏之
徒莫不疑之卒元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

九經疑難卷之二　淡生堂藏書

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
乱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元
錯繆也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辞
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
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於東国洛此文皆錯乱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
則似顛例錯乱然深究其旨實未嘗錯誤也蓋古
書之躰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
載湯之命伊尹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
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尭典則雜記尭

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与乃命羲和以下蓋史官之辭舜典典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禹貢稽命等並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躰也其可以一槩觀也武王伐紂五書大誓三篇牧誓一篇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史官元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伊訓躰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失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躰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躰裁異於餘篇又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氏元作神羞以下皆有

其辭此獨元文何拘之甚那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子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繼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甚順若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遽謂反商政則其語无論之甚李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元論可乎然則諸儒所以疑之者何說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日癸巳武王自周代商不當以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不宜始記禱神与受會于牧野既士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所以謂顛倒斷絶也子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躰者乃知其元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元作神羞以下皆述

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尒述武王之言已尽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尒至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元害作書之躰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李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尽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時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尒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

也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書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内之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見其用于夷者明其心在晉也故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文之始事商也欲致紂為晉之主而已為康治之侯被錫馬繁庶以尽臣之大節繼箕子者明其有文王之心也紂終不明是以莊喪用晦而已烏得而見哉若夫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與地

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類而章之止于九以尽天地大法聖人事業也蘊于商而陳于周罪紂而賢武也

蘇氏湖漢儒失

洪範之源出于天畀之禹之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頴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与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与傳与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本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治總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身驗於氣則於始常道之次靡有不烏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而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

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而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曲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悠好德向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向諸言極之疾福之壽向諸視極之貧福之富向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向諸思所謂福此而已所謂極則未尽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重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

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恒陽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摠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与蒙元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耳蓋五行尽於思

凡以則皇極尚如庶驗增之則雖憃亦恭駭為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彙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乃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乱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一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一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推之貌言視聽必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政其傳必鉤牽板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極之所以應

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若是則劉氏之傳惑且強得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効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攷政吾得元言哉蘇文

漢儒災異之孝何其戾經為道惑人之甚也夫子作春秋記特之災異未嘗言其應者以天道之難言也漢儒何言之異乎董仲舒則守公羊之陋劉向則本谷梁之拘至其子歆又主左氏之妄以三家之說分配洪範五行之災異而京房睦孟臾侯勝谷永之徒又從而翼之悲夫漢儒之說勝則春秋始暗昧洪範九疇後數矣劉氏之傳曰田獵之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農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引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水為證劉向以陰氣脅木為僑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執脅之異又以為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推之貌言視聽必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政其傳必鉤牽板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極之所以應

此元足論也又以木不曲直則皃之不孝是謂不
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常之則其福為攸
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
極六極不能當於庶證又有厥咎耗厥罰常陰之
極固不能元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
說此又惑也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
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元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
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
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
汨乱五行之性失則九疇无序矣謂九疇以五行
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九疇
之相配惟五事庶證而已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盛時風若此以人時上應天
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元相配之理也五行之
於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皃配木
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
說配也非箕子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
木以當皃次金以當言次火次水次土以當視聽
思又必如是證有肅又謀哲聖之言五行乃先水

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勻五事同序又元肅乂
哲謀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
次八曰念用庶證謂之庶證則直為五事之證驗
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八政五紀自五
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
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
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
炎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
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五事正
五事賴於皇極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節五
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
用特已於九疇何以能含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
无与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
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言惟裁節五
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
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
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
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
生而抱病謂之疾狀皃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
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今以皇極不建

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与五行傳卞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本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旅獒

召公因此陳戒

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献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 正義

本朝　孝宗皇帝淳熙八年臨軒策士書旅獒以賜焉　聖意深遠矣

金縢

叙周公之請命

趙商問節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国當寥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玄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義子不忍嘿尔視其　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則然欲為之請命若君父之病不与請命其孝忠之心也然命有定分非可伐也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耳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

武王既崩管叔蔡叔与弟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 正義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 正義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成王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正義

康誥簡編脫誤

康誥者成王既伐管蔡之後乃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知康叔封於黜商之後考洛誥云朕復子明辟則知洛邑作於復辟之時相距五載今觀康誥之序云乃云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与封叔之意不續蓋此篇之序即洛誥之序也經秦火之餘簡編脫蠹序書訛

舛可知矣

召誥洛誥

欲居洛邑為都

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与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郛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郛興士為戒正義

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

九經疑難卷之三十　孔安国注

之書孔安国注

多士

以王命誥殷遺多士

成周之邑既成乃迁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郛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迁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迁之意正義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无逸即以所戒名篇正義

唐宋璟寫无逸為圖　本朝仁宗命書无逸于屏

閒皆此意也

君奭

六臣不及傳說

君奭鮮召公疑周公也六臣不及傳說者本自古佐少主之類決召疑也當是時嗣君尚功且不主事二叔流言四國已惑同志並立召公一人而已尚且不悅為周公者謂之奈何故曰成湯則有伊尹太甲有阿衡太戊時有伊陟臣扈祖乙有若巫賢武丁有若甘盤皆解召疑也如傳說者非輔少主之類故曰余

九經疑難卷之三十　四

攀李于甘盤

君奭之書李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者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像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迁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攝政因践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衆士言其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後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亦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漢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頴達曰周公既攝

王政不宜復列於臣哉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時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与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礼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予皆謂不然熟讀君奭一書元召公憂成王難与共治之事亦元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

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自有之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国不悅之旨蓋為此尔是以周公勤二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受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

乃知民德亦網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言汝獨知民德不可徒尽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戒而後可也深汝一篇之義元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歎勻同濟成王也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矣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荀造德不降之言乃謂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耶故曰召公

自有所不說尔非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
王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永介圭以授王則召公
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与周公
之魯同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深味
君奭之書大臣受君之義尽矣

蔡仲之命

封蔡仲為国君

蔡叔与管叔流言於國誘毀周公周公因之郊鄰至
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
位封為国君以策書命之 正義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成王歸自伐奄在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
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 正義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
之親近在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
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緻衣之人謂掌衣服者虎賁
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
歷言此官僚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
之本也 正義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
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
職用人之法以誥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正義

顧命

顧命都陳喪礼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
喪礼劉子元史通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
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
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 正義

異命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
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
事作畢命 正義

君牙景命吕刑

辨穆王愈識穆王

夫子定書自成康之後備存穆王作君牙伯景吕刑
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与其訓刑之祭如是
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
及觀轅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
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元道意不在天下

得八龍騎之西巡宴王母之瑶池歌猗忘帰四方
諸侯之爭卞者元所資至咸賓祭於徐贊五帛死
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懼命造父
御長駈而帰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説則
夫子所書穆王之書可以廢而无傳究其所以乃
退之恃才矜博輕信異端詭説厚誣穆王也夫乘
八駿臨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
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旣而王説不恤
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丘
宰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
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元實之言所任之人

之術與謂黄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泄列
寓言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乃因其説曰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
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説此退之所為據
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
謂黄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淫池為可
信則黄帝至華胥亦可信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
異端者也而又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
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王誠知仁義者
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贄乎信

一迂怪之説而矣夫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
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
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
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賴股肱
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景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諫厥后自聖
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
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
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
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元實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
冏吕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国事之主明矣當是
之時君臣如此而徐子僭王已謬矣又受諸侯之
享乎今之世儒有讀命伯景為大僕正者則曰穆
王好馬故也讀吕刑王享国百年耄荒則曰王老
而荒怠故好游也蓋列子之說傳為左氏以及於
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
年耄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吕刑以詰
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荒度之義与荒度土功同
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毀訾

失寘不得不為之辨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逃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迁洛邑晉文侯迎送
安定之故錫命焉 孔安國注

費誓

見周王之迹熄

文侯之命明周道不繼也猶商之有伊訓乎猶夏之
有五子歌乎東迁之始命也黍離東迁之後詩也止
於文侯之命顯平王元可紀也降黍離之詩畏平王

為諸侯也言諸侯有善亦可記故以費誓鑒之若曰
平雖為侯亦元善紀畏之元閎也故費誓見周王之
迹熄也周有子孫豈容費出哉故曰王者迹熄也周
本也魯支也秦異也本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異
繼之異姓出本与支俱絶也本古之王子也後之帝
子也支古之同姓也後之宗室也異古之庶姓也後
之權臣也亦如後世未有帝子則留心宗室不可使
權臣出也噫漢也唐也能鑒于此曹也朱也又何
出邪

費誓列帝王之書名位之不正也識魯不當用天

子礼樂云尔礼樂者天子所以尊也而授諸臣適
啓其僭也唐高郢魯議論之悉也魯父母之國不
當名譏之故備書其事於詩書春秋俾後賢自白
其宜与否也其在詩則偏魯頌於周頌商頌之中
篇首必曰頌其公頌其事異於它頌者蓋稱頌者
不宜頌也如春秋傳所謂立者不宜立也作者不
宜作者之類尔民生於不足也郊祭礼之本也舞
与頌樂之文也而皆僭焉成王啓之也因而僭天
子之号令其過大哉誓者天子出師之号令也

見周衰而秦僭
平王而下詰命絶久矣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名位
存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
爲是三代之詰誓王朝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
之而秦僭爲夫吳楚僭稱王徒切其名號尒不過榮
於外爲春秋尚夷而秋之況秦穆公逐切爲帝王詰
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
則憂其大厦霸之不禁堅冰不期也濫觴之不支襄
陵難過矣設因有明王後興悟孔子之戒消堅冰於
厦霸堪襄陵於濫觴防微不至於著杜漸不及於大

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帰秦者哉故曰有
傷爲有戒哉

世儒疑秦魯之誓僖公之頌論其德則非聖人言
其位則非天子此世儒不得不疑然聖人之心是
亦元可疑也而疑之者過耳夫聖人之刪詩書將
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
切着明尚其言之善足以爲法於人則位雖卑德
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尚其言之不善且或元言
可録則雖榮紆之位貴爲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
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録何必

待其德与位哉昔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於
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
三遂之兵征伐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
魯僖公復周家之宇修姜嫄之廟大泮宮之制養
四種之馬而又君臣相得以至時和年豐當時賢
臣作爲歌詩以頌其德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爲後
世之法列之詩書之末不亦宜乎至若宋之頌乃
商家祭祀宗廟之樂歌耳正考甫得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至孔子編詩之時所存者五篇而已非宋
公之頌也又何足置疑於間哉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丘

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三墳言大道也疏墳大
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左氏
疏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延篤言娘平子說三墳
三礼之爲人防尒雅云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
三礼三礼天地人之礼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
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書序少昊顓頊高心唐虞之
書謂五典言常道也言帝王之道可以百世常行

故曰言常道也賈逵云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云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五行也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於其義也疏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賈逵云八索三王之法延篤言張平子云八索周礼八議云刑索空空設之馬融云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空也設之馬融云八卦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以丘聚也義如丘山故為聚左氏或謂之九區域義亦通也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賈逵云九丘九州之

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云九丘周礼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九丘九州之數也昭十二年楚左倚相趨過靈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疏云此諸家言者各以意言皆元正驗杜預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鄭玄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若堯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之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廷叔堅馬季長所說不同惟孔安國書序解三墳五典与鄭同尚

書序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辨論典謨誓命

帝之書曰典臣曰謨正也王之書曰誓臣曰命變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典常也謨明也事不常則誓之期衆信也臣不明則命之期勉衷也堯舜二典百代君之首也皋稷二謨百代臣之首也皆正書也其猶易之有乾坤乎乾坤正易也甘誓顯帝正始變也以其父受舜禪不典而誓乎湯誓繼夏之變也以其去舜未遠而可復乎泰誓明繼商之變也以其父僭舜而子繼湯乎其猶易之有屯而下乎

屯而下變易也然二帝君臣之用至三代俱變乎三代君臣之用視二帝不復乎時

何周元宣王書

書元宣王之書猶詩元穆王之詩也宣在詩而為中興穆在書而為中興何謂也書自秦誓而下武王治時之政也詩自閟雅而下凡有四始者文王造治之法也武王治時之政至昭王以來衰矣由穆王復之書存君牙冏命者罪昭王也文王造治之法至厲以來衰矣由宣復之詩存六月采芑車攻者罪厲王也故宣也法而穆也政幾二乎文也武

也嗚呼三代王政由穆而後不繼矣三代王政由宣而後不繼矣誰歟乎漢也鑒漢者雖百世可知也

書大旨在時中

虞夏商周之書不知幾千万言今欲撮其揔要而求聖人用心之指歸是果何在乎余將一言以斷之曰時中而已夫當其可之謂時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而孔孟之所以修身行己也唐虞以時中而揖遜故三聖授受而天下不疑湯武以時中而征伐故桀紂放弑而天下不怨堯舜之與賢時中也夏禹之与子時中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仁之時中也辟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此周公之時中也孔孟得此書之旨故孔子之時中見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時而孟子之時中見於或召之而不見或千里而見或去或不去或受或不受之時夫聖人傳心之法本元二道當其時之可要之不失吾中道而已

九經疑難卷之四

毛詩

疑詩起自大庭

鄭康成疑大庭軒轅有詩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用雲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揔為疑辞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元先此者然亦謂今誦美讥過之詩也舜取於堯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亡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之時

孔子刪詩去取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迁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餘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迁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衆之徒皆以迁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孔子刪詩次序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弟也（李氏觀樂於魯次序）

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先以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以邶鄘衛國之風以

九經疑難之四

著其鑒又次以王風以伸其誡若曰從此不能正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儆而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不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王元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諸侯安得而盛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

論詩大序小序

程氏曰孝詩而不求序備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孝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九經疑難之四

詩三百十一篇世傳以為子夏作序梁統作集文選直著夏商之名且子夏授經於聖人之門宜其發明之百元一謬今且以大序契之乃有大不然者關雎鵲巢之所述一本耳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耳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又況變風變雅本以類詩人之旨使其果子夏所作豈如是之誕耶蓋自漢以來詩合為四故為訓為傳為雜記者紛紛出焉齊魯韓三國各皆有詩中興之後毛氏之孝獨盛衛宏從謝曼卿昭昭孝者故為毛詩之序范蔚宗稱得風雅之旨

而稷鄭公隋書亦紀其有潤色之功此元可難者況自毛公傳詩以來鄭氏為之箋解多從詩序之意則詩序者訓詁之李而講師之語如宏之類者其必然矣彼孔頴達不究大意謂鄭氏不曰序而曰譜者所以避子夏之序可謂不知本矣是宜韓退之歐陽脩相繼著書以明之也

論作詩有六義

太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

李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躰也

賦比興者風雅頌以為用風雅頌者比賦興以為躰為單者后妃之立本賦於載馳者夫人之自傷或陳古以刺今或言古以風朝此風之所以賦也關雎況后妃習礼鵲巢況夫人累功柏舟言仁人之任非所宜風雨以君子思不改其度此風之所以為比也莊姜之傷己則以燕燕之不如衛女之思歸則託泉水以自見聽彼其與況武公之德浸潤而流行刺于菀柳見幽公之淫游蕩无度此風之所以為興也或言文王受命或言武王繼伐或言成王守成或刺幽厲失傳或美宣王中興此雅

言成王守成或刺幽厲失傳或美宣王中興此雅之所為賦也鹿鳴況君臣燕樂伐木況朋友相須而成相彼角弓刺兄弟之不令弁彼鶯斯見夫子之不若此雅之所以為比也不能爵命諸侯則瞻彼洛矣以見其斯不能疆理天下則信彼南山以著其信傷万物之失性思不忘於魚藻謂祭祀之不享刺有激於楚茨此雅之所以為興也清廟之祀文王那之祀成湯春夏祝嘏秋冬修報此頌之為賦也天作高山見先王之開基振鷺于飛況賓客之助祭此頌之所以為比也歌采芹采藻采蘋

者見礼教之加深歌秉壯秉駟者秉黃者見君臣之有道此頌之所以為興也

論風雅頌三躰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礼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礼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〻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乱之事謂之変風変雅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躰尔何嘗有夫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躰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

九經疑難

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辞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讃其上之功德尔三者躰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辞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又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既曰嵩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嵩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字不同甚者朕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

已烏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躰皆言重辞複浅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能道之蓋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之躰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尔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命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与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

九經疑難

有刺曰頌則无有諷頼惟以鋪張勲徳尔李者試以風之詩与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詩与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躰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殽无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李者可无思乎彼序詩者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徳何耶借

謂文王在畐時僭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亦詩乃
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
乎故謂黍離降而亦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
知既以小雅豳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
六月采芑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
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
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
之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
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
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与夫振露臣工閔予

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
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
躰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
類此即古之雅頌遺躰也何用他說乎

論風雅有正變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正諸侯元正風王
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
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
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
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
刺皆由音躰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尔商
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
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尔又與
商頌異也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頌雅之失又有謬者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云有正有變二
南之詩則為正氣十二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
之時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

聖人必言之矣蓋不知風雅乃古詩之躰或美或
刺辞有美惡躰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
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風美詩多而他國風
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
是元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
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
風變雅之作由礼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政教礼
義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
人愛之奢之如彼乃与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

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大雅正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令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厲王也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尤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而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谷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无一言不美无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背理叛經如此孝者謹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孝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仲子曰幽風何也曰變風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節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疊之節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或於詩序其言之謬如此詩又豈復存乎

論大小雅正變

譜曰大雅起文王至文王有聲據隆盛而推厚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魚麗先文以治內後武以治外二雅逆順之次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矣又大雅生民至卷阿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曰變雅

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

詩之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无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躰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

敬仲受李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元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詳志）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尔

總論詩有四始

詩之四始正詩也正詩謂文王也關雎為風之始正風也其文王治家之法乎故始閨雎而終乎麟之趾猗公子公姓公族也鹿鳴為小雅之始正小雅也

其文王治官之法乎故始于嘉賓而終乎育材也大王為大雅之始正大雅也其文王治民之法乎故始于受命而終于求賢也清廟頌之始正頌也其文王治神之法乎故始于祀文王而終于祀岳也變我文王雅也變我文王治神之法者其商乎故商人之頌頌也勉哉復我文王治家之法者其惟周乎故周公之風復風也幽而下皆復也復我文王治官治民之文王治官治民之法者其厲乎幽乎故厲幽之雅變

法者其惟宣王乎故宣王之雅復雅也六月而下皆復也復我文王治神之法其惟僖乎故僖公之頌復頌也泮水而下皆復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復以終之明復其變而歸于正也

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大雅者不為頌孝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鍾鼓之節其声之作之始固已為風為雅為頌風之声不可入雅雅

之声不可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声孔子知其義尔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声之不同辞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不能易也孔子未刪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声可知也樂云然後孝者惑詩矣周官大司樂之哉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在音比興賦乃在躰季札觀樂於夫子之前已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者以相樂者未嘗敢歌大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云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孔子與太師強分耶至孔子之時於新詩復出而變古

詩復雅而乱多者刪之乱者正之尔夫民能有喜怒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以礼義而作以著民之性情故政令所及則喜怒之声生喜怒之声近而民声俠其詩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遠而民声廣其詩之躰也必小其声必為風作之録之者不能張而為雅也政令所及者遠而民声廣其詩之躰也必大其声必為雅作之録之者不能戚而為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周召二國而未及於天下詩人元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元自而

為風大王正雅是尽也此正風正雅之躰所以異也
幽厲雖无道政令猶可及天下其惡足以動四方
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
令畿內民而四方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
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之躰所以異也礼
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橫行而
魯輒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
正風正雅而後能至於頌；亡而後至於變雅變
雅又息而王後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
頌春秋之作興衰治乱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

積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頌功德結於民王業之成
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
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加諸侯也
總論詩有五際之說者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以緯為說曰卯酉午亥緯之說不出乎聖非
愚所能知經之說聖人意也人倫之大本也君臣莫
大於義父子莫大於親兄弟莫大於愛夫婦莫大於
正朋友莫大於信順之為治逆之為乱詩之作所以
著逆順治乱然也鹿鳴作則君臣和樂而心尽忠民

作則君臣信任而功見鞏芎作則君臣禮義元文南陔作則父子
庵作則君臣礼義元文南陔作則父子之養可戒陟
岵作則父子之恩可感倚嗟作則父子之道垂萬嗣
作則夫子之恩亡棠棣作則兄弟急難不可失角弓
作則兄弟友睦不可遠將仲子叔于田作則兄弟之
制不可不恩閟雎鵲巢作則夫婦德化行桃夭標有
梅作則夫婦時得中谷有蓷作則夫婦薄雄雉作則
夫婦曠伐木作則朋友契闊而士成谷風作則朋友
絶望而衆生槩是迭之逆順而治乱可見矣順而治則
美逆而乱則刺二之美之以正一時教万世也所以

達性情明礼義也或曰五際之說不原於經特緯可
見緯為經皆作耳彼緯以午刻之際為革命卯酉之
際為改正而辰在天門為出入聽候之際亦示陰陽
盛衰而合乎政事者也故康成作論以天保祈父大
明采芑言精徵奠奉上疏以十月之交明災異蓋詩
之緼也反元取乎曰愚之所取者聖人之意也本人
事而著世教不窮天引神而為說今緯之說果本人
事而著為世教不本人事而著為世教非聖意

雅頌在綿為金木水火今李者之於詩皆知風雅頌為四始之正何必置疑於五際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節康成作六藝論引

泛歷摳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天門主十月之交是為五際

論詩發乎情性

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声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審吏理察教化四海雖大星生雖廣猶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抄被乎枝葉上下无滯氣內外无遁情仲尼脩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諸經或革或因也

論詩止於礼義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今觀之是特識変風雅尓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変風發乎情雖哀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礼義以為賢於无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欤

詩有不合聖人

古詩得聖人道多矣有不合聖人者孔子於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而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不尓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尽耳孝者豈於執詩而尽信乎　王逢原云

礼記引詩之異

祭義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此幽王小宛之詩而云文王者記斷章取義記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　記疏

詩正經不言美

詩風雅正經皆不言美甘棠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何以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変者美刺則各於其時

頌聲変風所止

自成王大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声止也陳靈公淫乱之後其悪不可復言故変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没而頌声寢主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

化諸侯無變風

鄭譜云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今弃其詩夷狄亡也其餘六豪之屬既陷險於彼俗又亦小國循邾滕紀莒之等表其詩不列

詩无小大風頌

風述諸侯之政非无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別分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政神皆大事无優別躰

大小雅用於樂

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

貳上取燕或下就向者天子享元侯歌陡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大略

王風

釋文曰從閔雅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所作

鄭荅張逸云大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率己受命是受命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王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武王伐紂乃封太公於齊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在武王時也

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者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主而地立東西諸侯

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叙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係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皆本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為王者在召南則為諸侯大似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意乎以二南之詩歸之后妃夫人既无理其閒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肅二宵征抱衾與裯夫肅二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

者勤勞王事也詩此語多矣抱衾與裯而夜往皆不憚勞逸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元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元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尽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三霄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与床帳侍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衾裯亦當抱衾裯而往李經者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弃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去勉以正勤以義吾未見其旨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勉置之武夫皆好德漢上之游女不可求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夫人不及男子已非也矧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游女不可犯安有羔羊感我悦无使尨也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已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十二國風无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如齊一之侯勿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去東宮之妹邢侯之夷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肅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正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理義始尽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令人為周南召南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王黍離而列之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之於東周此不可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周南曷不在雅

文王始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諸侯之大者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故不在雅

九經疑難

關雎

論序詩人異同

詩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萬章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人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下商意未尽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李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辞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切疑之詩正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元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旨趣何自而知焉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為當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辞者凡此皆毛氏之李而衛宏之所集録也

詩以關雎為始

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元以奉神靈之統而理万物之宜前本傳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与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閒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辞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或以為刺康后也今毛序以為美后妃之德按顯宗永平七年詔音應門失守閔雎刺世又皇后紀叙曰康王晚朝閔雎作諷又楊賜封事康王一朝晏起閔雎見幾而作太子賢注漢書引前漢珮玉晏鳴閔雎歎之云云故詠淑女以刺時也臣瓚曰此魯詩也按此則肴睿二詩閔雎亭以為刺康后也楊子云以周康時閔雎作為習治肴侯時美召陵為習乱子雲之意若曰周康之時治也而有閔雎之刺非可刺也於治世而有悪雖小必傷懼其伏也肴威之時乱也而有

召陵之美者非誠美也於乱世肴善雖小必揚与其進也然則閔雎之刺康王所以責賢者備而春秋之美召陵彼善於此而已此其意也林欽四詩考異

用之鄉人邦國

儀礼鄉飲酒礼鄉大夫三年賓兵賢能之礼其經云合樂周南閔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礼諸侯飲宴臣子及賓客之礼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閔雎是用之邦國也

三復淑女之篇

班婕妤選入後宮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漢書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叙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後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礼无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閤安否於父母亿天下以為婦之道也正義

閔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

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晁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動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輔佐求賢審官

歐陽文忠公曰婦人无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受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

劉氏曰后妃本不与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

計亦何至朝夕思念憂勤乎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後漢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不充詣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弢孝廉奉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由后妃関雎之化行則令天下无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无以過也正義

九經疑難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諺趾不成辞言之時諺矣

卷四 廿八 淵上海圖書館本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楊中立曰鵲巢言夫人之德僭関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无二道也以関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継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

卷四 廿九 淵上海圖書館本

采蘋

梁鄒者天子之田也又貢誼新書以騶為大王之囿虞為圃之司獸蓋自毛公以騶虞為義獸衛宏序云仁如騶虞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論十三國次序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攷无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奔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奔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奔魏狹於晉而奔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小大欲以采得為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嘗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

沈經疑雜

是不由采得先後蓋即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善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取宜以為其次者也

○邶鄘衛說附

邶鄘衛首變風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卽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彭命殷武庚殘滅其監更於北三國建諸侯以彰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柏舟

曷居變風之首

柏舟言仁不遇居變風之首鄭譜謂畿內武公有康叔遺烈詩又早作愚為不然聞之師曰王道盛諸侯无正風王道微諸侯有變風當夷王之時邶鄘衛實

沈經疑雜

其臣也夷王亦堂而見諸侯矣王之礼自夷始也故以邶為首明諸侯有變風之作也为夫春秋始隱周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燕燕之詩鄭於其序則從毛詩以為莊姜於坊記注則以為定姜何也莊之有云甚遠矣吾所甚者詩之序也康成之說何所據耶

燕燕諷衛獻公也夫人定姜元子立庶子行是為獻公獻公无礼於定姜故作是詩言當思定公以孝寡人也古序非序也疑為序故志之蓋坊記引

詩曰先君之愛汝豈寡人鄭康成注畜孝也夫人
定姜云云案毛詩與此大異豈康成未注毛詩時
引齊韓之詩序以釋禮乎

擊鼓

來護兒讀而歎

來護兒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舍書而歎曰丈夫在世當如是為國滅賊取功
名安能區區久事儿儿薛董嘉其言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九經疑難　卷四　淳化閣本

凱風孝子自責也小弁孝子親親而悲怨也伯奇仁
人而交譖之故作是詩今毛序曰小弁刺幽王凱風
美孝子案孟子公孫丑之問而趙岐注曰小弁伯奇
之詩也由此觀之小弁未必刺幽王而凱風所自為
孝子為詩而自美豈人情乎且岐生於漢世三家之
詩猶存其三家序耶林畏四詩考異

○鄺斌見邶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
止也

九經疑難　卷四　淳化閣本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
躰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
君子偕老之類是也不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
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俠邪之樂府冒之以
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詩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孝者亦以无
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
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
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
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齊宣王所樂齊
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
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
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
作於周道之衰其声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
声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歎百然猶止
於礼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録之於經所以謹世
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庶雜自衛反

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无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声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交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声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声以備六藝乎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緑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泂廣泉水竹竿泲夫人衛女之事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泲思歸之女在亡國得人得為作詩者蓋孔經疑難

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唯載馳一篇烈女傳云夫人自作之也然而得入鄘風者於詩國在鄘故也

○衛說見邶

考槃

見遯世而無悶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閒不忘君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厥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城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舊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曰奔申申侯与大戎攻宗周殺

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与諸侯无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黍離次衛風

平王東遷政不及於天下而止於一國不言者平亘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罪也故次衛臨川文

黍之變也雅道兼絕宣王承之復能中興於是六月

伐北采邑往南東攻復後古復會諸侯于東都鴈幽之亂也雅道既絕平王承之不能中興夷于國風示其不能復正也黍離述其迁都之迹也戒後君不救先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託也考无咎得幹也宣黍其人也宣為有子屬全在雅平同无子幽平在風戒也処于衛下何也鄭衛亡國之音也鄭之上衛之下若曰黍離亦亡國之音也

楊之水

平王遠戍毋家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毋家亦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九經疑難

鄭國風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毋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与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与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鄶蔽補毋依疇歷華

鄭詩不分二國

鄭之所并北鄶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二國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无鄭名又皆國小二風不異不似北鄶之地大与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

季札來魯觀周樂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詩人之情不有先王之訓孰能如此先亡者見其正諫境微知其國將亡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乃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子衿

亂世李校不脩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李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元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李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齊國風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大公封太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烏齊之變風始作

異姓諸侯世有襄德哀公有荒淫之風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

季札美歌齊風

歌齊曰美哉此詩者以鷄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无節尚能保遠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有箴規季札美其声非謂詩内皆美詩

著

刺時不親迎也

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礼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本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礼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礼以刺今之不親迎也正義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躰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季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欤

東方之日

辨刺衰刺襄公非也南山以下始是刺襄公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詩

○魏國風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爲晉所并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尽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政風始作至春秋曹閔公元年晉献公竟滅之上刺儉下刺貪

衛无世家而鄭云嵩嶲至十亩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子孫不可知也

國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輔德此則明王也故次於唐

○唐國風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迁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

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方國不粒於時殺礼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善愛物儉不中礼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國風次魏下

虞叔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献後則喪乱弥多故使之次於魏下也

民有先王遺教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

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偷盜故唐詩蟋蟀刺有
椓嵩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
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偷之中念死生之
慮

秦國風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
鳥鼠山尧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
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
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
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礼樂侍衛之

九經疑難

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
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
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
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
終南嵩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仲何以有詩

鄭諮云威公問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
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偽也且大其將興乎言
秦仲國大將興是雖得爵而土地已廣大於邾嵗詩
者緣政而作故得有詩又且襄公後國大而録其詩
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

楊惜讀渭陽篇

楊惜幼喪母曾詣舅子秦秦与之飲閒汝讀何書答
曰詩曰至渭楊邢惜號泣感咽子秦亦歔欷遂罷酒

陳國風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虞氏之墟帝舜之
胃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主武王賴其利
器用与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
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
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元

九經疑難

名山大澤而望外方東不及明脩大姬元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
五世孟庶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遥荒所為
元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國風次於秦

陳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國多奢昏民无令主
故次於秦

檜國風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

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性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檜詩止有四篇

檜國之作夷厲之時檜元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節不復分之

張揩讀素冠篇

李德傳張揩字公超至孝喪親哀毀每讀詩至素冠棘人棠棣泗

曹國風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无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季孔之所不譏

檜則活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孔之所不譏國風次之宜哉

豳國風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古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循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爲豳

國變風爲

周公亦有變風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諧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豳居風雅之間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及諸國之後不与諸國為倫次小雅之前言近堪為雅

獨念公劉太王

先公在豳凡經十世唯知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王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在有事難之故周公申遣事難追念及豳先君明公正其後者唯此二人

備風雅頌三躰

七月八章上二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万壽无強是也然始於風中為雅成為頌言自始至成列為三躰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言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也

豳處變風之末

易窮則變剥尽則復夫王者之詩降於國風天下元雅也十五國風繼為大變天下元正也示雖變也抑可復也復則雅矣然以周公之事取變正之道復雅之義故自七月至鴟鴞皆有變詩東山至狼跋皆是美詩先變而後正也明矣非周公孰能卒正

鴟鴞

以下周係豳風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也先王商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烏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子謂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眞何者思而不二怨而不言何關商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又何以季札於是誦鹿鳴蟋蟀奏采菽采菱李巘以有好樂无荒之語頌涉規諷恐為忭旨遷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声教是以光華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元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鹿鳴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裴安祖講鹿鳴

裴駿從弟安祖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

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墻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特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声丁丁然況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鄭說俱非

九經疑難

序云閔管蔡閒之者兄弟之辭以義言之周公可也召公亦可也皆管蔡之兄弟也以迹言之仲尼未嘗有之也而左丘明之說自相抵悟不可考據鄭又以屬王之時不能親睦兄弟宗族故召穆賦是詩以刺之本周公之作也周公之權也誅管蔡為王法也作棠棣救天下也若夫極人臣之位不能庇天倫之過者王法也大義滅親也然憲天下之未閑法義者以為兄弟不足愛也迺為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此救天下之權也仲尼觀之曰可與共孝未可與適道可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反經合道其權乎權也者聖人之極致也惟知權者可與言詩

伐木

人皆須友以成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為一章蓋誤伐木丁丁丁丁声相應也伐木者小事尔猶求同志共事其声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亦當須友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声丁丁然況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鄭說俱非

九經疑難

是也王逢原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左傳寧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大三年

彤弓

彤弓賚諸夏衰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

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未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李氏周室東遷之後賞罰无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美則稱美刺則稱刺小序不言何也大治之世言美不足以繫義之輕重何者明王之美自著也及天下之風息矣於怨刺衆多之中有一人焉所美誦自非言美以顯之則其善无由見矣宣王雖

未能純如成康然其刺者少而美者多宣王之美見於天下者矣其不言美何以繫宣王之輕重哉

庭燎

美宣王晨言箴

六月北伐承芑南征車攻復古皆復雅也次鴻鴈全美之庭燎又次鴻鴈之美箴之者期其終也故其首章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云云　中章末章　云云　末央至早也美其至憂勤也鎗鎗然蕭而趨朝也

憂勤也哉哉然止而伺朝也嘒晨漸曉也

箴　哉君臣懈也觀旂与輝辨色朝

周家創業之事帝王常行之道後世可不務乎侍講楊安國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為万世鑒戒也於是上令侯講之

宣王刺少美多

宣王之詩入于變雅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美則稱美刺則稱刺小序不言何也大治之世言美不足以繫義之輕重何者明王之美自著也及天下之風息矣於怨刺衆多之中有一人焉為人所美誦自非言美以顯之則其善无由見矣宣王雖

也鳥得而不箴
誨旂父次鶴鳴之刺戒其終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毛詩節南山左氏季武子賦節孔叢子云吾於節見
忠臣之憂世林歌四詩考異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
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
名節也
雨無正

九經疑難

辨雨元正之疑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元義
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
是也今雨元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
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元此義與序絕異當
缺其所疑

劉諒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
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戎稼
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
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
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上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燎之規鶴鳴次沔水之
鬱栽
王褒讀鬱栽篇
朱氏曰晉王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
人如此
齊顧歡母喪廬墓好事者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李徒廢鬱栽篇不復
講授
○正大雅說見正小雅

九經疑難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者積衰小以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此
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
而志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所主者大此不可
不知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雅幽王之小雅其
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
惡大其小者猶如此

大雅文王之德

季札觀周樂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詠其文王之德乎左傳襄二十九年

公劉

公劉不係豳風
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呂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

○變大雅

幽厲何以稱雅

時雖天下無道政出諸侯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率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政善惡皆能率之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內

是以始變而為風焉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礼樂蓋因礼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

清廟一倡三歎有遺音

清廟為頌之首

孔氏曰礼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為文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躰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躰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僖公何以作頌

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為春秋所譏然為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

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史克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与商頌異也夫以周家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自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故行父請焉

魯頌居商周中

即魯頌而攷之然後知聖人之序詩為有法方是時忘先君之業者有矣魯則能復周公之宇青衿逸於城闕而不知者有矣魯則能遵伯禽之法四鄰謀取者有矣魯則能修洋宮也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者有矣魯則能復淮夷也其君臣有道有以致有年其君

孚有穀有以貽孫子然魯侯之德方之天子而不足方之諸侯已盛方之聖人不足方之賢人已成不先於周所以尊王也不次於商所以進魯也季扎觀樂此魯太師所序非聖人序詩之法也商周之頌其辭簡嚴魯頌其辭費侈商周不言頌而魯每篇稱頌者又名泯於有餘奢生於不足乎

商頌

毛詩之序得實

宋世家及韓詩皆云商頌美襄公今之頌以為正考甫得之周太師頌者天下和洽民心悅樂然後作之向使逾數百年之後始頌先君之德則商為之美矣以此史記与韓詩之說妄而毛詩之序得其實矣

總論

康王以下無詩

詩之為詩緣美刺而作也非有至善之可美非有大惡之可刺則詩不作也當商季之乱文王以正顯之謨作於前武王以丕承之烈繼於後受天命以有下成王繼之守成見於毖鷺太平見於既醉逮夫後世治道陵遲宣王撥乱興衰明文武之業周道燦然後興此皆至善之可稱若夫厲王之時則天下湯二

元綱紀文章幽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皆畔平王東遷則周室弱而諸侯弱諸侯微而夷狄橫朝覲會同之不修包匭菁茅之不入以勢力相長雖有兵甲相吞并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召天子於河陽者有之而王不能制此皆有大惡之可醜故皆有詩自康王而下至於夷王武宣章或僅能扶持无至善之可録亦无大惡之可書故无詩也

康王之詩无頌

康王無頌者不過述成王之功守成王之法而已不足録也

求詩在乎得志
詩忘也久矣毛鄭之李其去聖人也遠矣後之李者其去毛鄭之李也又遠矣曰風曰雅曰頌玩於目習於口暮月而可熟也詩人以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何道先王所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何由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者何以鳴呼詩乎愚未見其能通者也詩三百篇二有其章二載其事二托於物則章句訓詁固不可不通草木鳥獸固不可不識及問詩人所以為詩之因聖人所以採詩之說先王所以化天下之道豈

在乎章句詁訓草木鳥獸之間哉在於得其志而已故序之贊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善李者不求之它亦求其志而已故孟子之贊詩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二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後世知其為稱武公之德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富而好礼者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為後世知其為稱莊姜之美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以為礼後於質也常棣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後世知其為言棠棣之華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恶其未可与權也

九經疑難一書朱氏經義攷云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亦未言及蓋秘書也而此編爲滄生堂鈔本則尤可
寶矣滄生堂主人明山陰祁承㸁也有滄生堂藏書約及滄生堂書目
己酉九月嘉定錢東垣子亦南甘于得自怡齋

疑辨錄序

臣聞唐儒韓愈有云師者所以辨疑而解惑也臣昔為祭酒時既以辨疑為職每遇六堂會講之暇諸生有疑而問者必與辨焉欲其易曉初不擇其詞之俚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窮極玄奧理無巨細有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名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焉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義疏啓服之事堯舜曆象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典夫郊祀社稷宗廟之禮皆先王經世大典奈何一千年間互承譌謬莫適指歸改正之說既使先王之法上違乎天尚右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乎地故互與諸生答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錄所得以備參考乃又取而裁之名曰疑辨錄既嘗具本上進以塵

御覽復俾諸生各錄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士亦所謂寧為朱子忠臣毋為朱子佞臣之意云耳抑此與諸生講辨不得不爾若夫科舉之作文義者仍以大全為主而無用乎此云

成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禮部右侍郎臣周洪謨序

駁辯錄卷目
卷上
先儒訓釋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
卷中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
卷下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九條

先儒訓釋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

易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未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紝自黃帝始也先儒楊氏不得其義乃謂教民鮮食自伏羲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教民織紝自黃帝始殊不思天地生物以來既有昆蟲必有鳥獸魚鱉之屬既有草木必有黍稷稻粱之類故傳記謂遂古之人茹毛飲血食草木之實衣鳥獸之皮蓋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風雨非有寢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寢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今則謂鮮粒之食始於羲農織紝之制始於黃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饑黃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幾何其不至於殲粒之食始於羲農固不足徵猶爲無害於義織紝之制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羲農之世無衣

服冠冕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皆建三皇祠廟而肖
羲農之像躡身跣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但被以木葉
而已且結繩罔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為之而傳記亦
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絃之瑟棟梁
削桐為琴絆絲為絃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為布帛維
皮以為裘褐衣服冠冕必皆有之但其制樸素無文
至黃帝而始為冕旒充纊玄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
耳凡為羲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冠冕可也

堯命羲和

書堯典

蔡傳謂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須布且考驗之
恐其推測之或差夫分職須布者豈羲仲須春暮羲
叔須夏曆和仲和叔須秋冬曆乘此四子各須
不統於一也故下文平秩東作云者又謂以曆之節
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似謂四子各須
四時曆而不見自朝廷須之天下也蓋上文敬授人
時者即古者以冬至朔於諸侯而此下四節
則欲四子考驗已頒之曆而平秩將來之曆耳如羲
仲則欲其居測候之所謹測影之事考之時刻察之
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齟齬焉然後作其

曆之悉差此考驗已頒之曆似
必均次其節氣早晚先後之宜
之此均次將來之曆然也凡來歲東作之事
而造四時曆者則皆預為之亦猶今欽天監四時晝
夜推測者即考驗之事而編次來年之曆二月初吉
其功已畢與堯典所載實同一轍此可見帝堯造曆
授時之制可以為萬世法也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氏以璿為玉蔡氏以璿為珠謂以珠玉飾機衡下
文言以齊七政則不但以珠玉飾之而已必是以珠玉飾之象而貫於機也七
政者蔡氏本孔傳以為日月星辰之象而貫重華美
月星辰蔡氏謂星則二十八宿土五星為緯辰則以日月所會分周天為十二次則
是二十八宿十二辰與日月五星而不及二
至此但言日月五星皆附於機象之上
是前後自相矛盾其意蓋謂若增以二十八宿及十
二辰則於七政為講不通臣則以為七政者恐指三
光四時而言觀帝堯始命羲和曰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次分命羲仲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未又總命羲和則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舉舉言考察三光以正四時蓋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冬至考日月會次於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機衡之上豈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及十二辰哉孔氏意謂日月五星運速順逆之無定次者不可不察列宿諸辰之有定體者無事乎察若然則中星終不可定會次終不可審而堯之命羲和者何必言考中星造曆象者何必兼言辰也孔氏因其數之拘而將使聖人遺法不復備傳於後世豈不惜哉又讀者疑三光之象附於機衡者可察而四時則不可察殊不知察日月於諸辰者既所以察氣朔之盈虛察中星於列宿者即所以察分至之差忒三光順四時而行四時由三光而定是機衡之在既有以齊日月星辰之運即有以彔春夏秋冬之序三光齊於上而天道正矣四時齊於下而人事脩矣聖人敬天勤民之政不外此七者故曰七政也

禋于六宗

六宗蔡氏本孔傳引祭法之說禋必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臣則以爲坎壇雩宗非所當祭坎壇以攘祈爲事言寒暑之過不及則禬卻而析水之雩宗以祭禬爲義言水旱之災則呼嗟而請禱之是寒暑當祭於寒暑疫期之時水旱當祭於水旱爲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也何用乎攘祈嗟禱哉且先儒鄭氏謂天子雩上帝祈穀於上帝朱子亦謂舜雩祭天禱雨之處經既云類上帝則不應又雩上帝按當時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地祇皇尊於天神而又遺后土其祭而山川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豈可舍主而祭賓哉蓋六禋祭者曰時曰日曰月曰星辰曰社稷曰宗廟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無不祀有社必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必以供大社之用是社稷者唐虞之所必有也既禋以祭后土而又望于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既告文祖之廟而其餘諸廟亦當祭告以至徧于群神則人鬼之屬無不秩如是則三禮中備而無遺矣學者於禋于六宗

為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非所宜合殊不知六禋祭祀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乎日王宮祭日不可兼祭乎時四望祭各祭於其方望東而祭泰山則不可兼望乎西望西而西華嶽則不可兼望乎東故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也自漢以來歐陽及大小夏侯言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從昧而無據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水澤即山川之屬其說拘礙而難行賈逵以為天宗

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則不應又有地宗之祭馬融以為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為六宗既類於上帝則不應又有祀天之說鄭玄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象張迪以為三昭六代帝王而不知已該於群神之編張髦以為三昭三穆而不應獨指為宗廟之祭通典以為昊天上帝與五帝為六而于上帝之類亦為重複要之皆非確論六宗者可謂得之矣然滅之云者豈堪類燔道載

遺記

大誥二方八篇

周室商氏之難

周書多方篇註先儒蘇氏謂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樂也臣以為不然蓋向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簞厥玄黃昭我周王者非殷之臣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揣集之

黎老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既歷三紀閑之撫之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黠者非殷之臣乃紂所比昵之多罪逋逃是崇是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士俾暴虐于百姓以為大夫卿士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之姦回罪究于商邑則殷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當紂之時尚有蓋充青之地奄之屢叛會在兗州之境蓋紂黨之翕惟者也至於徐戎淮夷之叛安知非紂黨之散居徐淮者乎孟子曰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為飛廉黨紂

過誅其君長而已其五十國餘黨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討之不可勝誅以既不之誥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然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煽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商王士曰商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喪服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禄之家鮮克由德殷殷士席寵惟樂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然於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又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一不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衰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衰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常經抑不思之甚矣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嘯聚人之國豈有約黨之在淵藪者猶殺而不能盡四國之民以叛武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非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聚殷頑之而不忍盡殺之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肯伯小大多正則皆是

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用之耳或又謂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侯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蓋改歲者四時始於春而終於冬今十月既為冬則將復改而為春十二支始於子而終於亥今十月既為亥則將復改而為子亦猶書稱冬為朔易之義非謂改年而建丑建子也且三代改正各新一代之制度耳豳以蒙爾之國奉夏商正朔安得私立制度既建子而又建丑哉且夏故都在今山西夏縣豳即陝西邠州豳去夏未及千里去亳則踰千里皆在當時侯服之外綏服之內非若四裔之遠而可遠王化者也夫子思生於周衰之日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有正私立紀侯之法者耶

魯頌

閟宮有侐傳稱成王賜魯以郊祀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天子之禮樂祭之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先公之第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之所命也第四章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說謂成王以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先儒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矣比之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僭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臣觀之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伯禽之受以臣觀之則益信然

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耶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眾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侯則其四佾則其兩

天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桓五年書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桓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僭未有如此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秉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思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被周公所制之禮至是而蕩然盡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

秋之義而修然術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以十月為正朔非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曰武盡美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潁陳克寬董則又遠采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

春秋

周正

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因作周正辨曰唐虞夏后皆以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以十二月為正朔而非以

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以十月為正朔非以十一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潁陳克寬董則又遠采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

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實與名悖錐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臣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春秋禮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巡狩四岳誅以郊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爲卯正月爲寅者明矣是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此則謬

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寖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寖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者豈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誤矣

竝可外引遊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殷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周以後正月上日受命于神稽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之後以四仲月巡狩四岳誅以郊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爲卯正月爲寅者明矣是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此則謬

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殷以正月上日受命于神稽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周以後正月上日受命于神稽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之後以四仲月巡狩四岳誅以郊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爲卯正月爲寅者明矣是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此則謬

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殷以正月上日受命于神稽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周以後正月上日受命于神稽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之後以四仲月巡狩四岳誅以郊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爲卯正月爲寅者明矣是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此則謬

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柳木辰在斗牛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虞曆遡而上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拗以子月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合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世儒不信聖人之

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西戾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豳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氷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氷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氷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豳風說者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擾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擾當時之星象以言哉元張敷言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布治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

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之日非數月也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沔水冬季爲春何以見卉木之榮乎四月之時云秋日淒淒百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熱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維暑也小明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夏也

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也何以謂日月之奧乎此周之不改時宜月者觀於詩爲可見矣

周禮正月歲終正歲之說新安汪氏謂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臣以爲不然如周既以子月爲歲終也何得、廿月爲歲終哉既以寅月爲歲終而正月方讀法而定月又何遲

讀法如初哉並正月指寅言歲終而指新歲言正於端也正歲者周既建子史官紀年必書曰元年十有一月次年則曰二年十有一月是新歲十一月以後乃一歲之終故稱曰正歲也至於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見於統之月故云正歲十有一月也周人以十有二月斬冰使當時果改十月爲十二月則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者爲不可通矣又若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亦謂子月以後農事既隙而可簡脩也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首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新歲之正月也然周既改時而何皆在寅月故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云正月之吉始和而後布於鄉國都鄙使以子月爲正月則冬至之極何得稱爲始和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九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焉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改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爲阱擭溝瀆欵令窒阱杜擭者禁其宜不亦反矣既利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爲可見矣

春秋春王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爲正月而繫之仲冬

繼以明年之十月爲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謂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遠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嘗試以爲異乎曰不然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爲其年春秋所書之冬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龍溪陳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殊不之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殊不

思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則魯史書事始於冬十一月者未名爲春秋至孔子筆削始於春正月者乃名爲春秋安得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商不改夏之曆數仍以寅月爲首而周不改商之曆數魯史書事始於冬十一月仍以遵周制度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春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然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

覲會同巡狩烝享凡國之大事皆後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自正月至六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十有一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爲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爲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爲異故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太始六年十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泗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固爲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亦爲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電四年正月大雨電者固爲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電四年正月大雨電者亦爲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亦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爲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

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庾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爲雹雪雨雹不和則爲雹雹雹與春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大雷則雖冬且爲異況秋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二月無氷及十六年正月雨木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書發氷而知無氷則當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或藏氷無氷而書無氷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氷若以爲十一月無氷者固不之書也要之正月無氷者可知矣二月無氷者可知矣一月之無氷者固不之書也要之正月無氷者可知矣二月無氷之月無氷可藏則冬之無氷者可知矣

者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今當廟薦而無氷焉則凡以後之祭無氷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氷而但曰無氷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經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氷也至於正月雨木氷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地爲氷記災若之過其

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昭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

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矣
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春秋皆可信矣諸儒乃
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
經之意未有不安意增改而傳會穿鑿者矣何足徵
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與其為建辰之月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
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苗
子以為夏五六月十」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
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甲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亦可見矣
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汲冢書亦可見矣
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
文顥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
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大初正曆之後紀事
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
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潁
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厥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以前
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白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
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
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明矣始皇
二十汎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

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泉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煥然後可云是秦之十一月不爲二月明矣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十二月不爲三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爲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耶文潁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潁反取其說而詆慈氏以竄秦祝三代不亦誤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史記漢書亦可見矣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已皆夏時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爲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爲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爲一以三統言之則爲人以四時言之則爲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爲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爲萬世爲邦者法也

祀五帝

周禮

周遵氏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圜丘之

日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圜丘之外又四郊也家語孔子以爲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初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譙周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爲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以爲日月乎鄭氏之說怪誕不經王肅董排之以爲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齊揚氏又非之以謂采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故引程子所云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則五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揚氏之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但先儒惧其與天均擬爲帝則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固盛德大功充乎宇宙於稱爲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

姚際恒為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為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既有定數則亦無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臟腑陰陽五行不在天之外臟豈在身之外哉況五行之精著象於天則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時則為五辰形於庶徵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豈有星之在祀典者舉此而遺彼乎且日月既祭而以為五星乎則五星有損燎之祭以為五方乘則五方有玉器之祭以為五辰乘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為五氣乘則兩暘有水皐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帝言則兼五帝之祭也或又謂泰裘公名多出於讖緯之書台階文昌之星非有尊於三垣列宿而不祭者乎後世祀天而旁及三垣列宿并周天諸星可謂得之矣

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漢儒謂司中者三能三階司命者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又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夫星名多出於讖緯之書台階文昌之星非有尊於三垣列宿者何獨以見祀風自有司風之神雨自有司雨之神箕好風畢好雨不過氣類之相感耳何得以為風雨之神且月之箕畢則有風雨其不之箕畢之日

乃風雨乎蓋上文實祭祀星辰則九諸星皆祭矣
此四者非四星之神必皆天神之屬中即上帝之表
命即上帝之命上帝降表於民數命於下上天之事
莫大於此必有為之司其事者皆所當祭以至風師
司風之表雨師司雨之事豈無專祭而反祭氣類之
相感者乎然則槱燎之祭非四星也

祀司民司祿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疏謂司民軒
轅用司祿文昌第六星信齊楊氏論司民司祿皆屬
之天與氣數非有一星以主之者馬端臨譏其說歐

陽意謂以為諸星則亦無害蓋民者天民祿者天祿
故稱為天之司民司祿先王之制祭祀五祀如門戶
之果蓏蝸蛆昆虫之微尚皆有神以司之而見於祭
報況天民天祿至貴至重豈無神以司之乎如馬氏
之說則天下萬事萬物亦皆各有一星以主之耶必
不然矣然則司民司祿非二星也

禮記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

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謂不言后土
者省文耳上帝即天后土即地故諸儒皆謂郊以祭

天社以祭地也然天子之社既以祭地何也草廣氏
曰天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郊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
古者尊卑不親地方立既設於王城之外而大社復
立於王朝之內是以建諸侯戮罪人及出師獻捷必
告諸社皆親地之事也然而禮云天子祭天地則是
天地非天子不祭聖人制為禮法以認萬世豈使臣
民皆僭天子祭地之禮哉且五岳乃地極之屬地尊
而名卑李氏族泰山孔子譏其僭泰山之祭大夫尚
不可然而地之祭士庶乃可僭乎集說大夫士為諸侯
土地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祭方土亦大夫士為
之社其土五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而冒以黃土封
建諸侯則數其方之名土與之是諸侯方土者一方之
土其如國之社祭一國之土郡之社祭一郡之土邑
之社祭一邑之土里之社祭一里之土以至家有中
霤祭一家之土也使如朔地之說而謂庶人之祭地
其可乎是知天子之祭后土者謂之祭地臣民之祭
有尊卑之義而均謂之祭地可謂滅裂經之甚矣

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
社祭土然土有后土有方土天子之社稷祭后土與
穀也諸侯之社稷祭方土與穀也后土尊而穀卑猶
父之與子也方土與穀即大府之土穀並稱猶兄之
與弟也又書言不用命戮於社商書言欲遷其社周
書言社予新邑但言社而不及稷者是可見三代社
稷不同境合祭至於周禮大宗伯序百神之祀實柴
祀日月星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則日月
星各為一壇也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五祀各祭
於其所五岳各望於其方亦各為一祭也由此觀之

則社稷亦當各為一壇故社須壇在東稷壇在
西則未嘗同壇並列也周禮肆舉共絹而其壇遺之
同異位次之高下秦火灰燼之餘不可得而詳矣漢
興置祠祀稷至東漢始並置稷大抵祭社
必有稷以稷之功切於養民耳古今儒者率謂天子
諸侯之社名雖異而實則同殊不知天子之社祭天
下之土諸侯之社祭一方之土天下之土非地乎天
子祭天下之土非祭地乎天子之社既為祭地則其
社與稷之尊卑不待較而明矣如以為天子之社亦
祭土而非祭地則太宗伯所稱社稷但祭土穀之神
而不祭地乎大小百神皆有祭而地獨無祭乎其說
尤不可通矣臣故謂天子之社稷祭后土與
可以推之也
三代以龍柱農棄為社稷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
已来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
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共工氏
農棄皆人鬼非地祇也若然則龍柱農棄以前皆無

社稷乎三代之社稷但祭龍柱農棄則土穀之神終
無祭祭蓋先王社以祭地而社必有稷龍柱農棄不
過配享於社稷而已後世以句龍配社周棄配稷是
也然句龍之功不及神禹周棄之功不及神農乃捨
此而取彼何哉或疑禹帝王故不以配享然月令
以五人帝配五天帝則農禹亦何嫌哉惟我
朝社稷配享不以先賢而以
祖宗是得時措之宜而永可以為萬世法矣
周書周禮所稱后土
周書武成稱后土周禮大宗伯稱社稷但祭土穀之
神而不祭地乎后土皆指地言非

指后土之官言按家語及左傳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官也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曰該為蓐收曰脩曰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句龍兼食於社是謂句龍為后土之官而有平水土之功後世既祀以配五行之土神而又兼配享於社孔氏尚書傳疏謂句龍為后土鄭氏釋禮云后土為土神黎所食者是不知后土為社是不知句龍為后土之官與經所謂后土不同而句龍配社者亦不可即指以為社皆失之矣

融非為后土亦失之矣蔡氏書傳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實承孔氏之誤

后土冢土大示地示土示之同異

后土冢土大示地示土示先告后土大師宜于社則陳氏禮書謂周禮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師宜于社后土非社又謂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后土非地示以臣觀之則蓋不然泰誓言上帝冢土武成言皇天后土皆謂天與地也天曰神地曰示天神莫尊於上帝則上帝為天之大神地示莫尊於后土則后土為地之大示郊以祀上帝故曰郊所以神地之道也且古者建諸侯則封社之主與之即所謂大師宜於社也后土也武王興師宜于冢土即所謂大師宜於社也何乃謂后土非社又謂后土非地示哉后土冢土大示地示皆指地言若夫土示則猶所謂山林之示亦陵之示原隰之示而已

明堂

古者享人鬼則有廟而祀天神地祇則壇壝殷殷而無廟祀之制周禮序天地百神之祀而未見有明堂祭上帝之說自秦相呂不韋月令言明堂之制天子所居既以為臨御之堂又以為享祀之所由是鄭康成謂明堂與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與太廟壁雍同實異名夫以明堂為路寢乎則朝諸侯布政令之所而不可以祀祖宗以明堂為壁雍乎則育人才施刑之地而不可以享人鬼祖宗人鬼尚不可享而況可以享上帝乎孝經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必非孔子之言也夫武王崩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以冢宰攝政方成王未免喪之日則凡祭祀皆代王以行禮及成王既免喪之後則凡祭祀皆佐王以成禮其記文王者或代或佐皆成王之祀非周公之祀也成王以

祀配天何得謂之周公以父配天乎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盡爲禮制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非用死者之器祭用生者之祿此以制禮言非以行禮言也且論明堂者謂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夫昊天上帝既郊祀於王國之南又不當廟祀於丙巳之地此蓋漢儒既偽造明堂位之書而於此又實以傅會之說以見彼云周公負斧依朝諸侯者既踐天子之位而此云周公郊祀宗祀者又行天子之禮甚乎周公制禮以詔萬世豈窮神器而僭大禮者哉漢儒辨錄卷上

者哉漢儒謬妄之極初不意其流毒後世以釀成王莽之禍也大抵明堂蓋即古者天子路寢後世大朝會之正衙至於巡狩四岳不可露次以朝諸侯故四岳之下亦有明堂而孟子以爲王者之堂布政之所亦未嘗以爲祀上帝祀先王者也自月令列奇詭之名設繁縟之制既謂之明堂而其中又有總章青陽玄堂太廟太室之別秦之阿房其幾蓋已萌於此矣又謂天子脩二月居十二堂夫人君恭己南面中正以觀天下豈每月頻遷而曲處者哉自其有季秋享帝之文故記禮者有明堂享帝之祀序詩者有明堂之祀考集孝經者誤增孔子告曾子之言歷代儒者不察其非又從而推衍其說遂使漢以明堂祠太一五帝或特祠五帝唐以明堂祀五帝又以合祭昊天上帝宋以明堂祀上帝又並祀五帝而非享祀鬼天地而雜以天神地祇人鬼凡五百七十位或配以祖或配以父或配以群祖皆秦漢儒者詭談僞說有以啓之耳是知明堂乃天子所居之堂而非享祀鬼神之廟也

宗廟

古者廟制南向始祖之廟居北群昭群穆之廟以次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東向天子之祭必有堂事有室事堂事者設始祖南面之位於堂上群昭在東群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事者設始祖東面之位於室中群昭在北群穆在南所謂饋食之禮也堂事室事雖有不同而父爲昭居左子爲穆居右者未嘗不同則是古者神道尚左非尚右也自漢明帝謙抑自抑不立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亦遵故事其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下歷魏晉以及唐宋莫不皆然夫古者拾祭之時始祖居西群昭群穆左右相向以次而東

者不得不以西為上後世設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為上之說則凡為父者皆居右而凡為子者皆居左矣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果安在哉先正朱子祠堂之制亦從其說高曾祖禰皆南面而東以西為上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古制

太廟之祭與先王堂事如合符節雖廟制不同而所以序昭穆者可謂一掃千載敝俗之陋矣惜天下學者猶泥乎先儒尚右之說甚至有葬者亦夫右而婦左至今閩浙尚有此俗殊不知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故孔子之墓東南向伯魚葬左子思葬右使古者果以右為尊則子思後死不當葬於右也

祭用尸

古者祭必有尸以象神也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又七祀之屬皆有尸尚書大傳言帝入唐郊丹朱為尸白虎通言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朱子語錄云如墓祭則以家人為尸祀竈之尸必是庶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祀山川必是虞衡之類祭宗廟則有尸其餘天地社稷山川七

祀之類皆無尸也惟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蓋出於漢儒傳會之說耳眉山蘇氏謂祭貓有貓之尸祭虎有虎之尸而或議其近於徘優使祭天地百神而為之尸不亦幾於瀆乎善哉杜佑之言曰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呫嗶人敗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古者主人敵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其後不知何時廢止至於有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尊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強為之釋乎

古者神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神道尚左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說夫神道尚右者果尚右而賤左乎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左乎必不然也蓋左為陽右為陰以皇天與后土言則天道為陽而當左地道為陰而當右以宗廟與社稷言則宗廟為陽而當左社稷為陰而當右獨以宗廟言則父尊而當左子卑而當右獨以社稷言則社尊而當右稷卑而當左自漢唐帝建平中王莽會群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共牢而食世祖建武中為圓壇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向西上是惑於神道尚右之說天道之當左者及居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羣不然故社稷北向則西為左而東為右乃使社居右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為左而穆為右乃使父在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率承故事惟我太祖高皇帝肇復尚左之制郊丘之祭天左而地右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謂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美惟社稷之制未釐正也

古者人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謂古者尚右以[illegible]考之則不然也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故居左皐陶為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氏謂以其北面故東為右西為左是言大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立於門內之東也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立於門內之西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王南鄉群臣西面群吏東面是言卿大夫在左而西面府史胥徒在右而東面也禮記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是言古者車上君位在左僕人在中車右在右也又曰五成而分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是謂樂至五成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又曰君在祚夫人在房君西酌饗夫人東約纕尊是謂奉祀之際君在左夫人在右也又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是謂臨喪之際男在左而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曰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是謂慶事之際男貴左而女貴右也又曰軍尚左卒尚右是謂行師之際將尊左而卒尊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左是謂入門之際賓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駟入代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從至其下云皇帝即祚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是當右而遷左則左為貴也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是虛左以待賓則左為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傳會之說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一掃千載之弊習復先王之舊典而左是三代忠實文之尚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西漢儒者之談而歷代諸儒皆信其說臣獨以爲不然夏禹之祇台德先商湯之孳脩人紙文武之克慎明德既躬行德化以率乎人而又設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乎倫是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夏之所尚不專於忠商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此三者皆美德今必謂各尚其一則其二非所尚矣何耶此而捨彼也是故祇承于帝克勤于邦夏之尚忠也而非食惡衣卑其宮室非尚質采致美觚冕樂其文教非尚文乎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商之尚質也而百

姓王人罔不秉德非尚忠乎大讓崇牙六瑚玉豆非尚文乎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周之尚文也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非尚忠乎先進稱野麻冕統俭非尚質乎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其俗尚之變自有不同況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而欲其俗尚之各歸一致何可得也數百里之內與數百里之外其俗尚之異自有不齊況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廣而欲其俗尚之各趋一轍何可得也是三代不專於德質文之尚者卓卓矣於乎古今俗尚固不同而所同者心也人君正其心以正其身以正其家正其家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則遠近莫不歸於正矣天下遠近皆歸於正則其俗尚之同不同何足較也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易小畜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史記西伯囚羑里益八卦以爲六十四卦臣以爲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諸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四之羑里西伯既在縲紲之中豈敢泰然自過著爲卦辭以益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

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爲郊羑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羑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爲西郊哉蓋文王既出羑里而演易岐周故云然也

復

迷復凶有災眚

外楊曰災內妖曰眚程子以眚爲已過朱子亦謂眚是過誤然而無心失理爲過有心失理爲惡迷復者終迷不復勇於爲惡者也惡得爲過誤哉迷復爲惡則天降之殃故外禍爲災內妖爲眚也此所謂眚即

後世黑眚白眚之類與書所謂眚災肆赦之眚不同矣

无妄

匪正有眚

程傳又以爲過眚既爲不正則必非過誤矣正則致祥邪則致眚不正而致眚者理必然也故繼之曰不利有攸往

上九无妄行有眚

此眚字亦當爲災害之眚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夬

莧陸夬夬

莧有赤白紫三種高二三尺雖老而亦柔脆陸即商陸又名當陸有赤白二種高三四尺本草云至柔脆支取此二物以其性皆柔脆而易剪刈之象也傳箋以爲即馬齒莧然坤雅云莧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今俗稱馬齒莧者其苗屈曲高不過二三寸恐非爻之所取也漢上朱氏本兄澤之意謂此二物皆爲澤草殊不知二物皆生人家園圃及原陸中非澤草也

井

井谷射鮒

谷窮也射出也讀如無射之射鮒蝦蟇也蝦蟇喜水居今井水竭而出其所有之蝦蟇矣如敝笨漏則竭之至也井竭而空如敝笨而漏見九二比初就下之意傳以爲如澗谷下流然鑿地爲井無流之理故井泥井深井弊老井洌井收皆見其爲井之象而無流注之意也

小過

是謂災眚

眚有二義過誤之眚乃人爲也妖怪之眚乃天降也小過是謂災眚

災眚云者猶俗所謂災怪災殃而已程傳云災者天降者人爲似以過誤言猶迷後凶有災眚之指爲已過恐非本旨

書

虞書

傳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竊以爲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夏史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乎八籍使二典爲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爲虞夏之書猶後世晉書備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備於宋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堯典一篇虞史所記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亦四編也唐書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與下篇舜典文勢相續故省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也傳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爲虞史之言然而既云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則禹皐二謨之首亦何以有稽古之稱哉是以爲史氏之稽古者非也蓋所謂稽古者夫子刪定之除潤色之詞也歟

舜典

格于上下

韻會云格感通也此格字即周書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之格言感通乎天地也蔡傳以格爲至然德之光既被四表又至于地其意疊矣光被四表猶所謂光于四海格于上下猶所謂通乎神明也

敬授人時

蔡傳云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関也蓋人時即下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類指天下萬事

之似繫而言不專指農事也

舜典

分北三苗

三苗史謂其國在洞庭右彭蠡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又云縉雲氏有不才子不謂之饕餮說者以為即此三苗以經考之若禹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吕刑所謂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則知三苗乃當時南方侯國而有人民政事之寄者左氏即竄之三危及禹治水之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至之言理或然也為諸侯而不臣如此故舜攝位之後即位後事則分北之文又不應繫之前而舜命官考績黜陟之後蓋禹征苗在未居攝之前而此為錯簡無疑矣下篇苗頑弗即工之下小傳以為其餘黨之在舊邦者猶頑不即工故命禹征之及其感德而後來格則不當又有竄逐之舉此所謂分北蓋指向者竄之之事與上文語脉不貫意者必有他文簡編脫誤附見於此蔡氏以為禹攝位而後徂征苗來格而後分北夫舜竄之於舜攝位之初禹征之於禹攝位之後則不應中間相去五十年之久而猶弗率此既以為禹攝位後事則分北之文又不應繫之後蓋禹征苗在未居攝之前而舜命官考績黜陟之後也漢儒因陟方乃死之文及國語舜勤民事而野史之說以舜為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夫舜年方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攝位矣至其百有九歲之後精力既衰又安得涉大江重湖而深入蠻夷蝸魅之境哉孟子云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此為錯簡無疑矣下篇苗頑弗即工之下小傳以為鳴條接境當以孟子之言為是

大禹謨

奉辭伐罪

想詹元善謂徙其都在筠州興國等處是皆未察其

陟方乃死

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殁曰陟故書紀舜之殁曰陟然既曰陟而又曰方乃死則語複矣蔡氏謂陟方猶言升遐既云升遐又言乃死語亦複矣按韻會陟通作隲定也方墳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

故垂殁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過謂吾死之後可葬其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為壽藏者也漢儒因陟方乃死之文及國語舜勤民事而野史之說以舜為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夫舜年方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攝位矣至其百有九歲之後精力既衰又安得涉大江重湖而深入蠻夷蝸魅之境哉孟子云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此為錯簡無疑矣下篇苗頑弗即工之下小傳以為鳴條接境當以孟子之言為是

林氏謂禹征苗益在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夫舜既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則禹攝之政皆禹代理豈可遠涉數千里之外以征苗哉禹征苗則必躬理政事而班師之後又乃談敷文德初不見其有退老不聽政之意是知禹之征苗必在未居攝之前也此章雖繫禹受命神宗之後而自此以下至於皐陶益稷篇未必皆舜在位時事詳其語意皆可見矣

禹貢九河既道

傳引程氏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界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跡不存方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中此說似是而實不然經言導河至于大陸又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則至大陸之北即分爲九道其下又合而歸一以入于海潮至則逆故爲逆河逆河云者亦必逆流百餘里猶今直沽海門潮至而逆流者也豈有去海五百里之內大河支播爲九又遽合而爲一者哉益自大陸以北至于平州地千餘里或分或合必在此千里之內及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則所謂九河者必漫且竭矣又安有所謂淪入於海者哉自漢王橫言徙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爲海所漸鄒道元亦言九河碣石皆淪于海則秦皇漢武皆嘗登平州碣石使其時既淪于海則必不浮海而登之矣是其淪於海者必在西漢之季世王橫輩不察九河既絕於河徙之餘而徒安挼其淪沒於海溢之後豈不失之遠哉寰宇記諸書謂九河在滄州棣州德州等處要之必是其地意者九河既絕而他水之入其故道者猶得冒其名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梁州江漢所出荊州江漢所歷故皆有沱潛蔡傳於荊州注潛謂枝江沱水不出於江則非沱矣而潛又無所見豈嘗過焉公安縣之江北郝穴口江水分出繞監利潛江二縣以北凡七八百里至漢陽府沌口巡檢司西南與江水合而歸入於江漢水之南有細派自漢分出與江水之所分者合流數百里至漢陽界復分歸於漢此二水者上下數百里之內大河支播爲九又遽合而爲一者哉必所謂荊州之

沱潛也故下文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以見當時貢賦近於今之公安者由沱而入潛近於今之漢陽者由江而入漢既達潛漢而後可逾洛至南河也

雲土夢作乂

傳以爲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乂者夢可耕治則地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夢土見夢作乂者夢可耕治則地也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澤大野彭蠡則曰既瀦荷澤則曰導荷澤被孟豬是皆見其爲澤之象曾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又謂方既瀦者不可耕治者乎又謂方既瀦者不可耕治者又謂方既瀦者不可耕治者乎又謂方既瀦者不可耕治者乎又謂方既瀦者不可耕治者乎

山此而後可入渭察氏何以反疑其當言逾于渭哉

弱水既西

弱水不能負芥此出於志怪者荒唐之說固不足信

弱水不能負芥此出於志怪者荒唐之說固不足信

說若有之必在中國數萬里外非禹跡之所可至也

經言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合黎皆

在張掖即今甘州衛地使其水不能負芥則禹何以

施功而導之西哉

黑水

水經黑水出張掖鵠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南流入于

南海張掖即今甘州其西五百里則為肅州甘肅志

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

有黑水西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之西北而

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蓋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

攝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志

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趨南海

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蔡傳引

樊綽云麗水即古之黑水按雲南志麗水出吐番黎

牛石下歷鶴慶北勝姚安東川建昌烏蒙北至馬湖

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為麗水而不知雲南

之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注麗江者流而北

麗水既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是以麗水為黑水者

非也程氏謂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廣袤可二十里

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

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之西南微外而於

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果何所預哉是以西

洱河為黑水者亦非也地志謂黑水出犍為郡南廣

縣汾關山犍為今敘州南廣洞則入瞼江於所謂至三

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水為黑水者尤非

也蔡氏兼取四家之說要之出張掖者為是

三危既宅

傳謂三危窜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又道

黑水言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所謂

麗水者即今雲南麗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

危皆迤邐為巂徼舜之竄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

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縣東南也是其所謂黑

羌傳註謂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也是故後漢西

水既非張掖之黑水而三危又非燉煌之三危後人

以其黑水之名偶同故竊取三危以名其山而傳會

之耳況三危既宅之文蔡於雍州山川之後則瞻時麗水若爲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匯者水迴合也東匯澤爲彭蠡者非江漢之水匯爲彭蠡也江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爲彭蠡言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爲一彭蠡又來會焉故併表而附見之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別既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勢於漢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也若漢之下不可言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亦不可言中江入海矣始言道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經文平易明白諸儒膠泥其說而誤求北江于大別之下是以騰口極辨而不通也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兩水相合必有迴合之勢乃漢從北入江是漢迴合于江非江迴合于漢東迤北會于匯者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迴合之處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江北則爲漢江江南則爲湖湘豫章諸水而江實爲中江

錫土姓

天子錫諸侯以土姓者豈必謂洪水未平而不可錫洪水既平而後可錫哉蓋羣臣有佐禹治水成功者報之以賞則錫土姓傳謂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是也或疑土姓非禹所得錫故并下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者爲指堯殊殊不知疆理九州非人臣之事禹既受命而得爲之則錫土姓者亦必受命以行如近世命大將征邊使得徑自陞官之例

甘誓

總棄三正

傳以爲子丑寅之正然夏正建寅則子丑之正何預於夏而有扈氏總棄云者不用夏正耳亦何故廢子丑之正哉意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或曰五行以在天者言三正必以在人者言如六府三事云傳又謂子丑之正唐虞然前當已有之按堯命羲和必以四仲月而至四方亦必以四仲月而至四方蓋以卯正東午正南

西正西子正北故也夫其測景嵎夷巡守侯宗者既
爲建卯之月則狩洛而殺居攝也正月上日受終于
文祖光崩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皆
爲建寅之月矣居攝即位乃天下大事自當以正朔
行之今既皆行於建寅之月則唐虞以前安有子丑
之建哉詳見周正辨

西旅底貢厥獒

史記滕公問西伯曷爲而來是謂武王爲西伯蓋文
王既歿而武王立則固嘗爲西伯也文王嘗伐崇伐
密伐阮伐犬戎矣崇在西土密阮犬戎皆在西北

荒裔之地乃若黎在紂都之西密邇畿內文王雖得
專征伐然亦嘗畏聲其罪以請命於殷而後徂豈必遽
興兵于天子之都哉觀祖伊之言迫切太甚曰天訖
殷命曰殷之即喪與下篇微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
紂惡貫盈天命將絕之日而決非文王時也此篇以
爲武王戡黎者爲是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黎而
遂乘勝以進紂都曰則以爲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
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即今山西潞州觀武
成言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則周師由今孟津縣渡河
以進商郊實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

牧誓

傳謂泰誓武成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而指牧誓爲聖
人之言曰以爲不然意聖人臨事而懼不敢或驕故
頻誓六師以一衆志而其誓也嘗徒如後世三令五
申而但以軍法約束之哉必數紂慢天虐民之罪以
見今日興順天應民之舉庶可以激士氣而振兵威
此誓不得以不頻而數紂之罪者不得以不悉也詳
考紂惡之大其凡有八曰縱人欲忽倫理肓女色用
奸邪賊仁賢慢鬼神虐生民違天命四誓之中反覆
諄切不出此八者之外史臣敘紂敏捷有材手格猛獸

智足拒諫言足飾非則紂之性明敏而強勇非蠢蚩
庸劣者也特以其立心不正人欲一肆而無不爲瓊
宮瑤臺酒池肉林五常既廢天理已滅妲己蠱惑之
於內飛廉蒙蔽之於外由是奸邪滿朝仁賢日疎今
日剖比干明日囚箕子仁賢既盡國以空虛犧牲既
竭而鬼神不享炮烙既毒而百姓不懷穢德彰聞而
皇天不親神怒民怨而天用剿絕其命九鼎淪亡宗
廟爲墟當此之時雖欲求爲南畝之民以奉先祀其
可得乎四誓之辭孔子定書筆而不削所以爲萬世
作天下者之深戒也

旅獒

按武王時召公未為太保至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以相成王況武王克商甫六年崩則西旅貢獒當在成王之日如越棄爽尚矧之類是也故胡氏以旅獒為成王時書得之矣

微子之命

肅恭神人

傳謂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按微子歸周出於史記固不足信微子之去者即箕子所謂行遯耳非歸周也左傳逢伯以為武王克商之後微子歸周而天子親解其縛復其位使奉其先祀蓋公羊所謂天子存二王之後以客見武王者得之

康誥

外事

成王命康叔以往侯於衛故謂汝居外而所當事者在於陳時臬而已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當先為司寇而後侯於衛以其居紂故都殷之多士共治殷民者猶蹈前轍以殘百姓如下文言外庶子之辱君引惡不入外正之惟威惟虐是也故拳拳戒康叔以慎罰之事陳師凱取呂氏之說謂康叔以諸侯入為司寇往來

乎朝廷邦國之間天司寇掌邦禁不可以一面或曉商之遺孽雖歷三紀而猶反側況克殷未久而可一日無撫治之者哉其說未可信

康王之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勤受美若

美若諸儒或以為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為羑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為天所眷祐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按顧書羑善也若順也謂受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足荷之重若順者見其能順天命也

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詩

周南召南

傳引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所言得之矣百篇恐其未為得也何以明之于五國風例以國係周南周之南耳召南召之南耳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既徙於豐而分岐周為周公旦召公奭采邑詩美文王若如之

化而繫之周南召南者見其化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故曰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於天下也臣嘗過岐周而望江沱汝漢則見其西南極雍梁之境東南極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廣矣或謂周公主内治故繫之周公召公治諸侯故繫之召公夫文王爲西伯之日既有元子武王以承其統周公不得主内治至其主内治者乃在相成王之日又況二南周公所采周南之詩豈得繫之周公哉召公佐武王九年、而卒於康王之世則在文王之時佐成王三十七年、而卒於康王之世則在文王之時

其年甚少未必獨長諸侯又況書稱爲文王迪彝教於中國者有五人焉而召公不預則當時爲文王宣化者非止召公一人召南之詩豈可獨繫之召公哉要之二南專言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若以繫之二公蓋無謂也

豳風

定之方中

傳謂此夏正十月安成劉氏以爲春秋時十二月也若周人果以冬十月爲十二月則以秋八月爲十月、

定之方中見十月農功已畢可爲營作之候若以爲秋八月見名與實乖矣此其牽強而不可通之證也

豳風

改歲

先儒以十月爲改歲前章已卒歲既指十二月爲歲終則此不得以十月爲改歲哉蓋改歲指冬而言由春至冬與歲將改亦猶兌與稱冬爲朔易者必冬月歲事也簡於易也

東征三年

先儒疑東征之久以爲文武之澤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漸於酈邦者猶淺其頑民染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先王之遺澤未盡泯其思念之意未遽釋也殊不知玄黄之昭周室者皆商之民而從武庚以叛者乃紂黨惡之遺孽耳孟子謂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蓋即書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者也夫以五十國子孫之衆誅之不可勝誅故周公既誅武庚而撫其餘黨猶費時日以三年之久然後可歸也於民傳書謂遲啟旅在行路之前則周公遲啟旅於路者必在此東

征三年之內及其落洛之後成王命之留洛以撫殷庶繼之以君陳畢公而猶梗化是紂黨遺孽之不服周者信乎其然矣歷世儒者不此之察而誤以爲商民思商而叛周將使武王弔伐爲無徵之舉且由是而謂武王非聖人也臣不可以不辨

小雅

正月繁霜

蘇氏謂夏之四月爲純陽故爲正月蓋正月指寅月言正月東風解凍不當繁霜霜且類數故詩人憂之前輩皆謂周改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繁霜爲不可通故強釋如此況詩所言月數皆夏正獨何以此正月爲四月也

周頌

我將之詩

傳本小序以爲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夫明堂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焉出而非祀上帝及先王之所周禮序郊社宗廟以及百神之祭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序詩者謂我將之篇爲祀明堂之樂歌集孝經者又設爲孔子告曾子之言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事非周公之事今特指以爲周公嚴父配天躬祀郊廟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陷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於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時保之責蓋武王伐商載文王木主以行及告成功於天必以文王爲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書所謂上帝弗順祝降時喪者乃天之威命也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者乃武王夙夜畏天之威命也至於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者乃所以保天之威命也是豈得爲周公之言哉臣意明堂享帝必秦俗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張大其事以迎合時主之意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皆漢儒傳會之言耳

維天其右之

傳謂右尊也神座東向在饗之右所以尊之也及下文伊嗟文王既右享之後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皆

同此意按古者室事行祫祭之禮則太祖東向而堂事行朝踐之禮則太祖南向今此詩以爲明堂祀上帝設若有明堂之祀則上帝南向安得東向在饌之右且周禮云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則右即享之義而非左右之右也此云右享彼云享右其義一而已矣以右爲享則天及文王之享與夫享烈考文母者其義易明矣先儒惑於神道尚右之說故以右爲尊然而古者父昭居左子穆居右則尚左非尚右也安得右爲尊哉此云天右之者既以爲東向則下文言文王右享者文王之配上帝乃與上帝並列而東向乎其說爲不通矣

春秋

春王正月 隱元年

漢唐儒者謂周改時與月程朱謂改月而不改時夫冬不可以爲春春不可以爲夏雖至愚所必知也至於改月之說則與五經語孟所言不合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不改曆數曆數由唐虞至今皆一轍也周未世亂道路梗塞左氏不知周制意其改正朔也必改曆數故妄爲之說後世儒者率承其謬或又疑非始於左氏以爲秦火之餘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

大雩 桓五年

程子謂成王尊周公故賜魯禮樂如天子之賜魯公之受皆非適也夫成王若報周公以重祭則但當禘於周公之廟而郊祀大雩豈報周公之禮哉其爲後人之僭也無疑矣

正月無氷 桓十四年

正月無氷見正月無氷納於凌陰也或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氷而書無者見時之煖燄而十一月無氷十二月或有之猶爲無害乎藏氷之事今正月無氷可納則一作喪祭之當用氷者皆缺矣是

以爲十一月無氷者其異尒以爲正月無氷者其實
大也
秋大尒無麥苗莊七年
先儒以爲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然周制四月嘗麥於
太祖月令四月麥秋至不應五六月而猶有麥也本
草註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登魯地亦以八月種
麥苗韻書云穀也蓋秋大水新種之麥既穀之穀皆
爲水所漂去故曰無麥苗災之甚也
冬大無麥禾莊二十八年
麥種於秋而長於冬禾種於春而納於冬經不言水
旱而書大無麥禾者是年夏會于齊宋救鄭冬築郿兵
戈土木之事相繼不絕有妨農功故至冬既無麥可
長又無禾可納書曰大無者凶之至也或曰經書水
旱而不言害禾稼者未必不害禾稼其實害禾稼者
未必不由水旱之災雖不書而互見之矣
夏五桓十四年
夏五者必云五月或簡編之蠹缺或傳寫之遺漏耳
先儒以爲微子之事或殷禮文王之事或過厚殷制按
史記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自外丙至祖父死子立者十五是
啟之前昌當主於立弟或當主於賢而立行
傳以爲微子之事或是不成文理聖人未必
如是之拘拘也且以天子當罰之權聖人尚假之以
筆削而何一定之疑乃不可益哉

冬大雨雪傳十年
冬當雨雪矣而曰大者必異尒以爲正月無氷者其實
備凶也故書以記異先儒以爲酒戒月失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傳三十一年
按魯頌及春秋言魯之郊皆在建巳之郊巳久而春秋於其在位三十一年始書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者見僖公之咎爲非禮而上帝終不享也
記禮者不達魯頌之義而造爲成王賜伯禽之說豈
無據用大禮而記爲先王之賜先公之受以文其奸
漢時去古未遠而猶得之傳聞也歟
二月無氷成元年
此見陽羔韭之無氷也諸儒以爲周十二月見伐
氷之月無氷可伐殊不知書二月無氷者備見一年
喪祭無氷之可用其爲戒廣且切矣
禮記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腊而立行
傳以爲微子之事或是殷禮文王之事或過厚殷制按
史記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其弟外丙
自外丙至祖父死子立者十二是
啟之前昌當主於立弟或當主於賢而立行
筆削而何一定之疑乃不可益哉

有他故然後不得已而立弟也文王之事蓋亦如此
是豈殷有立弟之制而文王尊之耶
舜葬蒼梧之野
按舜年一百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
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巡入蠻夷之徼者哉
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秦紀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
對曰堯女舜妻故後世謂二妃從舜南巡而葬於湘
是秦漢間儒者惑於書說方乃死之文而未達其義
故妄為之說禮記史記率承其謬後世遂以為實錄
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
者得之
昭穆
先儒謂祫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
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
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
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
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為陽而
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為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
也
明堂位
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設為此篇意謂周公有太功又
又魯頌閟宮之義而妄為此篇意謂周公有太功又
嘗踐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
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
所以示戒也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更代而哭不至
代如日月代明之代言君喪則使官更代而哭不至
絕聲大夫則用官屬士則不可僭用官也先儒謂不
食疲倦使人代之以哭豈有衰痛之情切於中而發
之聲者乃可使人代之哉詰矣死天子使有司哭之
卿氏以為衰戚之事不可虛況父母之喪殯斂之日
而可使人代哭之哉
農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農與棄人鬼也非稷神也以其有播殖百穀之功故
祀之以配稷此云祀為稷是不知配享之義也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為社
后土官名土正也共工氏之子勾龍為后土官平水
土之功故祀之以配社此云祀為社亦不知配享之
義也
舜勤眾事而野死

原缺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

易蒙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也上文言利用刑人則此桎梏當以刑罰言之而不可指爲昏蒙者之拘束也本義謂利用刑人者爲痛懲用說桎梏者爲暫舍之以觀其後然不曰說桎梏而曰用說桎梏者言刑罰非以逞威也不過欲人改過遷善不再犯法用使說去桎梏而已猶書所云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以往吝者言用刑懲惡其人變惡爲善則止不治猶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若專任刑罰往而不返則吝矣

師

初六出師以律否藏凶

言出師必以律如不以律則統制無法號令無章所舉雖仁義之師而不足以取勝適以取敗豈不凶哉故象曰失律凶也全義取晁氏之說以否藏凶爲不善則凶非象之意

師或輿尸凶

傳謂輿尸爲敗主本義以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辭

味五六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若以為師徒撓
敗則其凶莫甚焉何必言雖正而亦不免於凶也且
以長子弟子對言將帥長子也裨將以下弟子也言
行師當以將帥一人專閫外之寄若參之三三而無
適主則在上者信任不專在下者統制無權所屬雖
正而亦不免於凶斯所謂貞凶也故象曰弟子輿尸
使不當也言參用衆人以為之主則使任之不當也
味象之言則當以程傳之言為的

比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孚說文卵孚也或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
竊謂卵之未乳者渾然真命具尚未能知覺運動何憾
之有易言有孚其義本此有孚盈缶質素之器也
言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誠信充實如卵孚以真實
之物而盈乎質素之器內外相合一誠無偽不事矯
飾則終來有他吉也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傳濟當作際言下交也按韻書濟通也成也益亨
天氣下降流通生成萬物而其道光明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以動言朱子以靜言當以朱子之說為是蓋仲
秋以後仲春以前雷藏於澤之時也以震動之象而
隨時以藏於澤故君子體之以裒晦入宴息也或謂
雷不當潛於澤殊不知神道尚謙其動則奮於天其
靜則潛於地故傳謂兗州之雷夏澤有雷神龍身而
人頰鼓其腹則實是亦雷藏於澤之一證也

王用享于西山

書周公告多方多士而稱王者指成王言其作無逸
而言太王王季者則直稱太王王季今文辭之所謂
王者蓋泛指時王而言若以為太王則當直稱太王
如稱帝乙高宗之類也此享字當從本義之說

觀

尚賓

尚程傳以為尚志按韻書通作上蓋謂上賓于王朝
也

坎

樽酒簋貳用缶

簋盛黍稷器也考功記搏埴之工旊人為簋所謂上

甌是也缶爾雅盆謂之缶孫炎云瓦器也本義謂樽
酒盆而貳用缶吳氏指游其說謂以樽盛酒以盆盛
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缶乃盆盆之屬上既云樽
盆而下云貳用缶不應舍盆而獨貳樽也若以為並
貳樽盆則不應一器而兩用也蓋貳者佐之之謂缶
亦樂器西土之人拊擊以節歌者所謂秦聲是也
燕必有歌歌必有缶擊缶是也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
之者擊缶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鼓缶而
歌之缶也

夬

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剛過乎中而決陰之氣現於顏頰有凶之道也
夬夬決其決也獨行者處五陰之中而獨與上六之
一陰為正應則遭衆而獨行也遇不期而會也若濡
非真濡也有慍自有怒也上言君子能決其決雖三與
上六為應有獨行遇雨之象然遇者出於不意雖外
與之和若有所濡而中心怒之則終能決去之而无
咎也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象觀之此四句當為兩事蓋說文髀股也
股有傷則行次且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而不能
決有股傷難行之象故曰位不當也羊喜群行若能
自振挽衆陽以進若牽羊然則可无悔然以其處柔
而不能決雖聞是言而不能信故曰聰不明也橫渠
謂牽羊者讓而先之本義亦取其說以為縱之使前
而隨其後然牽者挽之之謂讓之先而隨其後則非
牽矣

萃

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握持也一握猶言一扶持也初六上應九四而為二
陰所隔若號呼以求正應一扶持之則必為二陰所
笑但勿恤其笑而徑從剛陽之正應則无咎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待也讀如稽音言待得佳配而後嫁故象曰愆期
之志有待而行也

旅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之為巢必於喬木上九過剛處高而失其所止有
鳥焚其巢之象處高則驕故為先笑笑其所止則怨

故爲後號咷也易通作坳田畔也即溪書所謂疆於疆易之易牛爲順物易爲平路驕則不順危則不平自驕於危地則失順於平路凶之道也離爲牝牛民爲徑路故取喪牛于易之義

興

九二用史巫紛若

周制大祭祀太史與執事卜曰太卜掌三兆之法卜師則佐太卜以授命龜者龜人則辨九簭至於太祝小祝皆所以事鬼神祈福祥者是用史巫紛若也觀周公三王之禱史冊祝忒命三龜是已本義以爲丁寧煩褻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不若傳順

渙

渙王居无咎

言渙之任惟王居之以總攬權綱猶所謂惟辭作威惟辟作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无咎矣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言王居渙之任而无咎者以其正九五之位也本義以爲散其居積則與王居正位之義不協宜從傳說

書舜典

三江既入

揚州山川自彭蠡而下至於震澤皆言水而無山以其水多故也彭蠡震澤既爲巨浸則三江亦當指大

水言郭景純以爲岷江浙焉愚按江者爲是諸儒紛紛異說或以爲松江之下或爲花浦浮之下而大江不預然經文本兼舟楫大而言小也況大江并吞梁荆揚三州之水皆至海矣

浮于積石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河流甚險不通舟楫臣嘗聞學士黃諫言親見河流累經石峽有從懸崖數十仞而下者宋時刑怒欲造舟其間誠極諫矣經言浮于積石按韻書浮有二義沉也順流也積石山名諸州皆言其路從積石順流而下也

敷淺原

傳謂廬山高大宜所紀志而皆無考據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稱謂大江所經之山尚大者莫踰三峽盤亘千百餘里其次廬山蓋大江穿三峽而走廬山之下彭蠡又環廬山之北三峽廬山所宜表見而荆揚不言者江漢朝宗彭蠡既瀦則三峽廬山不必言矣然而此導山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實當橫亙山之正不當指爲卑小之山也傳謂岷山之陽其北一支度桂嶺北經泰豫之地至德安府謂敷淺原者當導山豈不以山脈連延爲主觀內方至於大別一在漢之南一在漢之北是也況之山莫大於衡故導之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兩山相距四五千里其實山勢爲水所限若大渡河出於西南徼外而至嘉定入江馬湖江出雲南瀘水而至敘州入江安在乎岷山之脈爲衡山爲敷淺原也

詩豳風

朝隮于西

俗謂虹能截雨殊不知雲氣薄而雨生暈如虹者可見虹見非虹能截雨將止則日光穿漏而射雨以成虹今向日噀水而生暈如虹者可見是雨將止則虹必見非虹能截雨也

衛風

考槃

先儒謂考叩也槃盤名蓋叩之以節歌然不應叩之於在澗在阿在陸皆考老也槃盤通盤桓也老而盤桓於隱居之地言終其身以避世與下文永矢弗諼永矢弗告之意相協

鄭風
溱洧之詩
先儒謂溱洧為淫奔者自叙之詞然他詩以子我對
言是固淫奔者之語此詩以士女罣言一則曰維士
與女二則曰維士與女必非自叙之詞恐詩人刺之
而作也
春秋
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
夏之八月菽今魯地菽種於五月
諸儒以為周十月隕霜則不應但殺菽而不殺諸
而孰於十月使八月隕霜則不應但殺菽而不殺諸
穀也且是年九月大雩者為旱求耳是年必有旱暵
之災而種菽大渥至十月將孰又為隕霜所殺始既
種之不時故又殺於隕霜農事失而災害繇也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
易比
不寧方來後夫凶
言比之九五居中得正而五陰從之有四方來比之
象方來方而來也夫男子之過稱後夫後來者也
四方不安各以方至而求相輔則必安矣後來者既
無先見之智而來獨晚未底於安凶之道也
大有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胡氏謂休命諸家多作美命本義以為性命者其說
為精正謂以為養命者與上文大有之象則遏惡揚
善乃治人之事蓋善者天命之所佑惡者天命之所
討天命至公而無私人君法之以遏惡揚善所以順
天美命而已
謙
鳴謙貞吉勞謙君子有終吉
傳謂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本義
謂以謙有聞然不曰謙鳴而曰鳴謙恐未見其有積

中發外以謙而聞之意也鳴者聲之出於己聞者聲之達於人鳴謙盖指發於言辭聲氣而能謙也非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鳴謙發於口者謙也若震庭命官濟濟相讓是也勞謙行於身者謙也若大禹之克勤于邦不自滿假是也鳴謙貞吉發言必謙既貞且吉也勞謙君子有終吉有勞而謙又行之以君子之道有始有卒則吉也鳴謙以備已故象以中心得言也勞謙以治人故象以萬民服言也

鳴謙志未得

六二之鳴謙以柔順居中而貞吉故中心得也上六之志未得則是有德而無位故志未得也既云鳴謙者何也蓋鳴謙者若所謂邦無道言遜文王之退而脩德是也叮用行師征邑國是也志未得者不得行其志文王之大統未集苟是也六五之利用侵伐無不利以天下言武王之事也上六之征邑國以鄰邑言文王之事也

晾

咸臨

咸感也臨上臨下也臨民者豈法制禁令之所能感

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潔手也薦籍也韻書云籍者草不編離披雜亂貌言既潔其手而端拱莊肅無離披雜亂之態禮所謂手容恭論語所謂恭已正南面也人君中正以觀天下如此則天下信服而瞻仰之矣所謂垂拱而天下治蕩恭而天下平也

賁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盖婚姻之占賁如皤如禮文之飾尚乎質也婚禮不備貞女不行然君子行禮稱家有無世降俗澆有破產業以求禮備積數歲而不能娶者故聖人憂患後世而預為之戒也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古人親迎執燭前馬夜行以馬嫌於為寇今馬如飛翰之疾非以為寇求婚媾也此言婚姻之禮行之貴於儉而成之貴於速也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終吉

人君治天下之道在得賢共治而已故賁之六五獨以求賢言也束五匹也束帛戔戔束帛之多至於委積厚幣也丘園之賁下賤卑禮厚幣雖若可吝然得賢以輔治故終吉也六四婚媾之賁賁於飾六五丘園之賁賁於豐

死安

先王以明庶政勤恤民隱

茂大也勤恤也言先王大懼天時育萬物

大畜

上九何天之衢

何負也載也滿四達之謂也負載平天而之乎四達之衢言施然高舉而所往豁達無礙猶莊子所謂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也故象釋之曰道大行也

大過

棟橈本末弱也

棟屋脊木也橈曲也四陽居中棟之象也二陰居初上本末之弱也棟曲也四陽剛強則幹力共載而無所撓以本末俱強中與本末先曲而中亦為之曲是撓曲中強而本末弱則本末先曲而中亦為之曲是撓之橈以本末弱也

家人嗃嗃

嗃嗃說文云嚴酷也嚴酷則悔厲雖悔厲而家道猶可吝也婦子嘻嘻則家法不肅而終失節也

多慈必嚴嚴則必威慈則多敗宜主人預防而深戒

王假有家

假通作格格正也化也蓋言王者能正其家而無不化則家齊矣故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益

木道乃行

震巽木也而為舟楫必巽木而後震者木而已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必為凶荒之事得之矣意如周禮救荒之事皆用凶事以益民之上有益民之實誠信合乎中道乃所以損上以益下也凡為民禦災捍患者皆然

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能為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乃所以為中也如禹之聽理九州乃入君之事非人臣之所

得爲者然承君上之命拯天下之溺是亦受之用凶事何咎之有況其成允成功不自滿假則有孚中行矣是以能用玄圭而告成功也

固有之也

固實也言益用凶事者以其實有是凶事也實有凶事則當使民去凶而就吉也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此言遷國之占中行者中益庚遷都告臣下以各設教令也蓋教令之出於王庭者所以示信於天下故曰孚九二嚴教令以自整戒故曰惕

中于乃心是也告公從者從民或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而盤庚之從民之所尚附而遷國盤庚所謂予

也附也利用爲下民之依遷都是也

繫辭下

繫辭以下遷都定厥邦是也

繫益之偏辭也

偏不正也無黨無偏之偏辭訟也錄寡有辭之辭言不見聽也困之卦辭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似謂美里之事不足慮而所言亦不見聽也使文王演易必不在美里也故謂文王演易必不在美里也

在上者以庶民惟正之供而無所偏則民莫不從之上九求益無歌而莫肯與之者以其所求爲非正之供而偏於好利故民皆訟其失如夏癸之瓊宮瑤臺而民欲偕亡商辛之酒池肉林而民始怨望皆偏辭之謂也或曰五十人曰偏衆多之稱偏辭謂衆訟之

困

困卦辭

方文王之被誣見執也豈默然無所訴哉蓋有辭之而不見聽也困之卦辭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似謂美里之事不足慮而所言亦不見聽也使文王演易必不在美里也故謂文王演易必不在美里也

井

本上有木井

井有掘數尺而遂及水者有掘數仞而不及水者土

地潤澤所生之木受其津液由本至末周流無間是
木上有水也於焉為井則不數汲而得井矣否則雖
數汲而不可得故曰木上有水井言木上有水者其
地宜井也

井泥不食

泥去聲讀則為淤塞不通之義平聲讀則為泥滓不
潔之義既去不食則非淤塞不通乃泥滓混濁而人
不食耳當讀為泥淦之泥為是

舊井無禽

禽鳥獸總名鳥獸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瀝所
積而鳥獸来飲今井不為人所汲則無餘瀝而鳥獸
不来也

艮

六五艮其輔

舜禹授受有曰惟口出好興戎所謂艮其輔以中正
者也以舜禹之聖而猶慎言如此況學者乎

漸

鴻漸于陸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逵則通達而無礙者也九
五鴻漸于陵所進雖高而猶有阻衡陽回鴈峯是也

至於九逵之逵則出於高陵之上翔於大虚之表而
無所阻矣鴻之漸以其羽而已其羽可以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以為法也象曰其羽可用為儀也立隅黄鳥夫子嘆之
不可亂者以其漸進之有序也如此故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亦其羽可
以為儀之意耳為儀之説當從程傳

渙

王假有廟

假作格謂感通也詩言以假以享是也王假有廟言
王假宗廟之祖考也巽為風風無所不入感通之象
也坎為隱伏鬼神之象也故取王假有廟之義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在説文存也中指心言象謂王假有廟者王乃存其
心而已心存則已之精神皆聚而相考之精神於是
乎感而有通矣在中當從傳説

中孚

信及豚魚

信及豚魚非但以理言臣嘗見牧豚者以時呼之則
至畜魚者撫掌召之則出是信及之有素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凝靜而風盪之則波浪易隨以起有心相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以中孚議獄所謂貴衆肆赦故古終賊刑也以中孚緩死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五辭簡孚簡孚有衆是明刑有中孚之力獄成而孚輸而孚是用刑有中孚之效

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帶易始於神農衣裳舟楫杵臼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棺槨書契則於後世聖人蓋兼指羲農而言

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先儒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古者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曰以為不然蓋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實也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殺肉而後興聚貨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作之前亦必乘浮而濟矣不然則凡江河不可得而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杵臼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尸以防鳥獸之患者矣但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鳥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則不可信也

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羲里而著為卦辭也先儒謂文王演易羑里夫羑虎方誣文王以大逆而將陷炮烙殺殷之毒蓋其時紂死下獄而何敢棄家辭哉觀下文逆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矣

書堯典

湯湯洪水方割

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鯀八年於外則為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蓋鯀之九載乃堯在位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父鯀其始終而言禹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非有八年之水也史記又謂禹居外十三年蓋因堯

嚳降二女
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亦言
堯爲黃帝曾孫舜爲黃帝八代孫以堯之二女於舜
之魯祀爲四從姊妹豈以妻舜哉自商以前雖娶
同姓然堯舜人倫之至未必如此之違置也禮記世
本之言皆不足信

舜典
歲二月東巡守
或疑舜巡守一歲而不徧四嶽又謂五載一巡衡山最
遠古虞時以潛山爲南嶽非今衡山按爾雅云霍山
爲南嶽註云衡山一名霍山衡之爲言橫也橫亘其神
也漢武帝以衡山遠嫌後其神於廬江潛縣之天柱
山故亦名霍山則以潛山爲南嶽者非古也自漢武
始也堯都平陽去西嶽甚遠去東嶽二千
餘里去南嶽三千餘里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者
非二月而始達京師蓋正月已行二月則已至岱宗
矣五月南巡守者非五月而後行由東巡畢而即南
行五月則已至南嶽矣以至西北皆然況當時儀衛
少而徵求寡則周之可得也
朴作敎刑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學者作文以欽恤並講而不知所重在欽欽哉欽哉
言敬而益敬也所以敬而益敬者蓋敬而後能恤不敬則不能恤也
蠻夷猾夏
蠻夷者要服內三百里爲夷荒服內三百里爲蠻乃
五服內邊鄙之民也猾夏者謂其極亂良民非若四
夷之不入中國也故命皐陶以刑治之使強不得陵弱
衆不得暴寡耳諸儒疑蠻夷非刑可治故謂皐陶蕩
掌兵刑殊不察皐陶所治乃五服內之蠻夷非五服
外之蠻夷況罪大惡極者亦非刑之所能治故三苗
弗率必誕威之以皐陶之刑而終則征之以大禹之
師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時傳無釋蓋欲羣臣致敬而以時亮天功耳
大禹謨
帝德廣運
此章盡因舜賛堯克艱之實故遂歸美於堯下文文
因禹惠迪從逆之言則又陳戒於舜今之學者多以

此爲贅疣則不應極口詆羨而又即深切規戒前後語意大不倫也傳以爲贅疣者是

惟茲臣庶

此言臣庶罔于正下言民協于中是兆臣民別而言之蓋羣臣罔于正者未必不協于中而民協于中者自不于正也

益稷

予乘四載

蔡傳從古註說輔妥記作橇班固漢書作毳顏師古曰毳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尸子云泥行乘蕝郭璞云是輔與橇毳蕝爲一物也盖洪水爲害地多汶塗泥如淳置板泥上以通行路之說其物既非所謂載而履之者亦非所謂乘也乘載云者如箕如船之說乃爲近之棵方追史記作橋徐廣註橋一作輂居轎反漢書作揭居謁反如淳云以鐵爲之形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揭木器如今舉床人舉以行又夏本紀山行乘橇正義云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是橇與

禹五服四方相距五千里周九服四方相距一萬里或疑禹服之狹不如周服之廣是不然禹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極乎海隅流沙南交朔方之地亦猶周之蠻夷鎮藩以慶遠人也人徒見禹之要服內三百里爲夷荒服內三百里爲蠻又蠻夷居五服之二殊不知周之徐戎淮夷楚蠻皆禹時荒服之內雖有九服之制而蠻夷之風猶未盡變由是觀之五服九服不必以廣狹論制雖不同而內安中國外攘四夷者同也況唐虞之時南交可宅而周時交趾越裳氏乃重譯而後能入貢唐虞荆州之域南距衡山之拗而

周時南不盡粤閩山此又何哉或謂今雲南廣西廣東福建自漢以來始置郡國殊不知其地在禹時梁荆揚之域故導黑水入南海者在今雲南之西南隅命義仲宅南交者在今廣西之南徼外荆揚致貢齒革島夷卉服者在今廣西廣東福建濱海諸番國是其地在唐虞時即建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箸至漢初而通至近代而風氣益開也或又謂尧都平陽去今雲中千二百里其外則大漠之地朱子疑當時冀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蓋北方地多平又無江河之險是以狄人侵中國者自古已然狄人來侵則居民內

徙歷世既遠內徙益多故荒落耳或又疑周制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為方五百里九服四面相距九千里非有萬里之數然而職方言邦國千里王制言不及千里孟子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則不足并九服而但有五千五百里也其說非是

禹貢

島夷皮服

蔡沈指止海之濱謂夷地僻今遼東女直之類亦以皮入貢也

齒革

或問荆揚不産象犀而皆貢齒革何哉曰林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荆揚之域故荆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開於秦漢三代皆荆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建長而來王者況經言島夷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夷者又何疑也

九江孔殷

先輩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至今學者猶師其說愚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

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下庭則甚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下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則九江與漢皆無相下是九江之甚正者安在乎因江漢之朝宗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云梁州之域西距黑水按四川雲南志黑水在梁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至緬甸入南海處在四川之西南六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南距黑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云雅州之域西距黑水按今黑水在雅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其源發於甘肅者在陝西之西北三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北距黑水也

導河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為是然皆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番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爛若列星以故名火燉腦兒火燉譯言星宿也（註雲南麗江西北四川鹽源縣西南三千餘里吐番地名朵甘思譯言極遠之處）

自西而東行一日既赤賓河又二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勝乞里甘思譯言極遠之處）其山雪不消自八九月水至冨益塔即冨益也其行冨益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行二十日河行冨益之崖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冨益以西山不高水亦散渙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過冨益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註河源所歷皆西番地名凡五千五百里入於中國又東北流經積石關始入於中國又東北流經陝西河南山西入於海內又東北流至遼東入於海外又東北流經朝鮮入於海凡一萬八千餘里）

東至于澭

澭地名今澭州去大江二百餘里經所謂澭必當時江傍小國在今荊州江南諸縣之地去澭州為不遠者後世以名州也

湯誥

各守爾典

傳以為典常之道得之矣近年學者以為憲章法度殊不知上文無從匪彝已指法度言此言典常之道正與首言降衷恒性相應仲虺之誥湯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湯之誥衆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其義一而已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謂商爰革夏正沒家周書亦云湯始改正朔然

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既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其深叵測朶

正朔雖始於丑而歷數則始於寅詳見周正辨

太甲上

營于桐宮

傳謂桐為成湯墓地太甲居仲壬之憂而密通成湯之墓者必仲壬祔葬於桐也桐地名詳見合註

盤庚

古者史官記言記事若書載削潤色則必典雅平正否則聱牙屈曲如盤庚三篇是已況盤庚與小民言必以方言曉之而史氏又不能載削潤色故艱澀耳說命

高宗肜日

高宗肜于良弼

帝即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為帝人之神為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者此以人之神感通乎天之神也有天之神而後有良弼之賚有人之神而後有良弼之賚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此即天神之靈妙莫測變化無方者也世儒諱之以為恐類乎道家之說而但指以天理言是將高宗所夢之事附之於莊昧之表可謂失之矣今夫龍亦鱗虫耳而變化無常者何也其神靈也龍之神猶靈如此況天神至靈

而變化無方者又何疑也使天神不能變化而但為理而已則凡自古犧牲玉帛之祭豈徒將其誠而無歆享之者乎

說築傅巖之野

築當從孟子版築之築

賚于祭祀

傳謂商俗信鬼按盤庚告其臣曰汝有戕則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崇降弗祥至若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至若高宗肜于橭其信鬼可知雖然此皆指祖考言非若世俗之淫祀非類也

高宗肜日

降年有永有不永

傳謂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然高宗致厚於橭而已獨厚於橭故有雉雊之異實非若漢武信方士之說而祠五時以瀆神者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三仁何以謂之仁哉死者當死奴者當奴去者當去

也夫紂之不道敢諫必死柔諫必效捨此則去之而已比干之死以爲紂雖不可諫而諫之或入則猶可改過而遷善故雖死而有所不顧也微子之去以爲彼既死而諫不入吾不可徒死以絕先祀以重吾君殺諫臣之過故雖去而有所不嫌也比干當死矣使亦如微子之去則其死爲徒死至若箕子見夫比干死而紂惡益彰矣則已亦不可繼死微子去而宗祀可存矣則已亦不可俱去故佯狂而爲奴也死也去也奴也各盡其理之所當爲故曰仁也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傳曰改正朔不改月數詳見周正辨

金縢

其勿穆卜

穆卜爲敬卜和卜共卜者其義皆不通穆當爲稽稽卜猶盤庚所謂卜稽也猶卜爲稽也新逆皆傳寫之誤

康誥

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周官五刑無劓意康叔封殷故墟而紂之刑殺則臣民舊俗遵用故多所傷酷如斫脛剖心焚炙劓則已無所不至豈比於刑殺則劓而已哉故武王恐其遺民猶耳至於下文事而戒康叔無或以已意而刑殺則劓則耳司師茲殷罰有倫則欲其用殷法之有倫者也不用其義刑義殺則殺其無倫者也罰殷殷用其義刑義殺則殺其用殷法之合於義者而不用其不合於義者也有倫合義乃商之舊政無倫不義乃紂之虐政此其所以反紂之虐政由商之舊政也

酒誥

祀茲酒

周制酒正掌酒之政令凡祭祀以酒共五齊三酒無彝酒德將無醉

周禮薄氏幾酒謹酒幾則察其非時飲者謂也謹則飲其飲之有節德將無醉之謂也

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

傳謂郊牛二者祭天地而或疑古無天地合祭之禮不知此非合祭蓋殷殷攻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皆成矣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圜丘方丘新成而祭告

天地也用牲於社者有社必有稷以社稷就成而祭
告社稷也先儒疑祭地而又祭社殊不知其位新成
則當祭告于其位而不可以常禮拘也
中土
傳王氏引周禮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陽當作日東
景夕多夕多陰當作日西景朝多陰此傳
寫之誤
民若有功
傳以民屬下句讀為是今大全誤以屬上句則於上
文小民為複

君奭
殷禮陟配天
傳謂陟為升遐既云明禋則與下文多歷年所語意
不倫配天諸儒皆以為配享於天商之諸君未必皆
配享者蓋殷禮即論語所謂殷禮配天即中庸所謂
配天陟升也上也言殷之道忽上配乎天所以申上
文格天格帝之意惟殷禮陟配天故享年長久也
立政
陟禹之迹
陟禹之迹誦者多歪浪以為巡行天下之意淵泉不
然升也自下升上增益開廣之義蓋禹之疆理
九州者止為五服而今則為九服禹服止五千里而
今則為萬里禹之要荒已為羈縻夷之地而今通道
于九夷八蠻者則盡于荒服之外是禹跡之狹者于
禹而始廣禹跡之塞者于禹而始闢是為陟禹之迹
也然而三苗之頑禹征之閱月而猶逆命則夫陟禹
之迹者其可不詰戎兵哉必先詰戎兵以征不庭然
後能陟禹之迹使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也以是而觀文王之耿光則文德為益著以是而
揚武王之大烈則武烈為益廣矣學者疑此為尚兵

革斥境土之事殊不知此篇與上篇多方相接多方
作於滅奄之後意是時滅奄未久蓋謂奄三叛而三
討矣今奄既平安知天下又無奄之類乎苟或殆其
武備則姦雄竊發於內夷狄乘釁於外先王之苟
失尺寸何以為陟禹之迹先王之德自是而晦何以
為觀其耿光先王之功自是而隳何以為揚其大烈
哉守成之主多弛武備如後世唐弛武備而有西幸
之憂宋弛武備而有北狩之禍是也周公之為王室
慮可謂遠矣

畢命

悉殷頑民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敢多士未嘗斥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忝厥考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惡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乎甘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為頑者哉君陳畢命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民也斥之以為頑亦不為過也并告其人而欲曲稱其淩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深考民與命官之辨不同而妄詆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白此而銷爍則亦甚矣

呂刑

絕地天通

按國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是謂乖命重黎而祭

傳以為舜者三苗之竄在堯老舜攝之日謂之堯亦可也謂之舜亦可也夫九黎必有瀆神惑民之事三苗踵其所為故後世信巫鬼重淫祀者南方為甚豈非其流風之猶存乎神之在天曷嘗干於民哉民之在地者實干於神是以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神無形矣而假之形神無聲矣而假之聲由是山水花木之妖鳥獸器物之怪必乘邪夢托為靈神妄言禍福以惑聾聵聵妖孽既作災害自生故命重黎絕地天通使天神不為妖怪之所託以欺乎地民地民不為巫史之所蠱以瀆於天神耳後世此風九盛大地野祭而有將軍之祠懸掛魚而有大王之祭其見於百家傳記者不可殫紀夫以漢武帝之雄材大略而猶信神君方士以集百鬼以祠五時重黎之所禁者武帝躬自蹈之其何以效唐虞之治乎繇此而佛老之徒出肆為天堂地獄消災懺罪之說以惑當世而民神有不勝其雜揉者矣於乎重黎既遠良可悼也

詩周南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言文王風化行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汙之俗故其出游之女端莊靜一不復如前日淫汙者之可

求非謂游女前日可求而今日不可求也

邶鄘

邶鄘皆衛地其詩皆衛風先儒辨其不當與衛並列蓋太師采詩自王國及於大小之國不止十五國而已夫子刪詩之後惟邶鄘猶存故與衛並列也

衛風

鄭衛之風

輔氏謂鄭衛淫靡非獨昔俗之然蓋亦風土所致張子之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然人俗之惡雖繫乎風土豈必盡然哉若其奧之君子考槃之碩人緇衣之

所好美衰之所美何繫於鄭衛之風土乎使人俗之惡出於風土苟能變其氣質以脫流俗則無所往而不為美矣

豳風

周禮樂章歌豳詩以逆暑迎寒又祈年於田祖則歌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歌豳頌以息老物今止為風而無雅頌若或謂七月之道情思著為風正禮節著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雅廢有子遺

子韻書單也狐獨也蓋託言周之餘民無一存者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

迎寒以稼穡之事為甚悉固當用之以祈年祭蜡其或稱雅稱頌者蓋周公制作之日其名未定隨寓而稱及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而刪詩之日始定為風也

大雅

豳鼓逢逢

韻會云豳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豳鳴為豳鼓其數應更故呉越謂之豳更觀此則漢儒傅會之說恐鱗虫之皮不可冒鼓今江淮有得之者未見以冒鼓也

下武維周

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即偃其武焉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車甲蔽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靡有子遺

子韻書單也孤獨也蓋託言周之餘民無一存者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牖妾之屬里巷淫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重出者如彼其之子王風及鄭魏曹唐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出者如伐檀碩鼠邶鄘衛之詩皆有之有四句重出者如駉言出遊以寫我憂邶鄘衛之詩皆有之有四句重出者如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匪媒不得逾國風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匪媒不得逾風雖不同而聲則同其末二字耳國風雖有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君子為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自爾下為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為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

為句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二句同者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紛紛葛屨可以履霜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豳風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小雅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六句同者召南之詩曰嗟嗟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嗟嗟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一句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不可枚舉是變風之詩有淵與雖殊者先儒謂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信矣當時大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為詩者之相襲也蓋太師隨其事意裁削潤色而使之文耳然其所以詞有詳與略而句有重同者此孔子刪三千以為三百使其信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整齊之哉此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同其末者雖詳與略未必不文於太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於里巷者自爾質文皆未信

春秋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成七年

春秋言鼷鼠食郊牛角者三天實告變以不享非禮之義且為小害大之象三家專僭禮之甚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成十年

春秋書五卜不從天之告魯以不享者何譏之詩曰實始翌舍惟禮與稱故耳

禮記

恒言不稱老

漢胡廣年已八十經母在堂言不稱老
尊者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傳云異席異襲相似而誤耳今官私板本皆然未有
正之者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是入門之際以
左為尊後世言古人尚右者非也
跪坐拜
跪即今之跪聳而直者也坐亦如跪但屈其股以臀
壓踵漢文翁作孔子廟於成都而肖其像如此宋時
可者僅可之辭非其至者須終身無改然後為孝之
至也聖人以父之道言而尹氏兼以非道言又或以
為半上落下的事故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又謂在
所當改而可以不改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

猫存晉晉寧坐木榻當膝處皆穿是也拜即今之拜
古者男女皆同今婦人立拜者始於唐武氏之尊婦
人也
伯魚子上喪出母
伯魚之妻改嫁子思之妻見出未可盡信恐後儒有
此事者傳會以藉口
禮運
禮運之言類莊子及呂氏春秋非聖人之言

八蜡祭貓虎昆虫
八蜡祭貓虎昆虫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
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虫有司
昆虫之神猶馬祖之祭天馬是也祭貓虎以報祭昆
虫以禬又豈由是推之聖人以駢牛之釐士地其功豈貓虎比哉
之至於龍之施雨澤牛之釐士地其功豈貓虎比哉
而反無祭此二者宜當祭也

論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稱父之道必父所行合於理為子者當服之終
身而不可改三年之久能無所改則亦可謂孝矣
可者僅可之辭非其至者須終身無改然後為孝之
至也聖人以父之道言而尹氏兼以非道言又或以
為半上落下的事故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又謂在
所當改而可以不改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

敝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此章所損益當就所因上說言殷之因於夏禮著所
損益可知也周之因於殷禮者亦可知也蓋所
因者禮之體所損益者禮之用禮之體秩於天百王
因之而不可變如尊卑貴賤等級高下之秩然者是
也禮之用行於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如
文質三統是也馬氏言所因謂三綱五常然三綱五

常乃天叙之典此所云乃天秩之禮不可以典禮混言也

八佾雍徹

臣按周書周詩周禮皆未有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事至漢儒記禮者始偽造其說由是後世儒者以為實錄蓋世至春秋禮壞樂崩魯君僭礼故表秋大雩之僭書於桓禘之僭書於閔郊之僭書於僖借使成王報周公則但當賜之禘祭而大雩郊祀何預乎周公之報哉是知魯僭大禮而非出於先王之授者必矣故三家季氏效尤而僭八佾與雍徹也

逝者如斯夫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行其說曰月之升況寒暑之代謝風霆之鼓舞兩露之沾濡山嶽之高峙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物各底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先儒以逝字指水非也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言道

臨民所以為可非謂居敬以治已而行簡以臨民也此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言既居敬而又行簡則失之太簡而不可臨民矣

伯牛有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也夫癩者未遍死其死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纖悉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惟酒無量不及亂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及亂也又曰潰也其曰不至亂者蓋相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也

之言耳雖有垂戒之義意而非字之本義也臣以為醉者飲卒甚重而洽焉則潰矣未敢必其不至亂也何也醉猶寐也亂猶夢也方其將寐而未寐也猶或之覺又其既寐則寤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猶或之覺又其既醉亦寤然而已醉而寤然則耳無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惛惛怩怩傞傞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戒酒之訓曰德將無醉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

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無算爵無算樂是不過表其合權宜無算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若夫當暑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弊將不率人以酒而違文

浴乎沂

說文浴洒身也集註以為盥濯則濯手也又云浴洒身也則祭而以除不祥也洒身則天時人事皆非所宜盥濯後除則非浴之義惟先儒以為浴宇之誤者近是蓋沿乎沂水之濱與風乎舞雩之下相應見其遂遊以為樂也

風乎舞雩

風乘風也春風和煦可乘非若夏暑之秉涼也

行夏之時

堯舜禹授受皆以寅為歲首至成湯受命亦建寅正泛家周書亦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三統之說始見於此

然雖云商周改正而又謂授時巡守祭享猶自夏者是可見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觀商書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商雖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未嘗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自漢儒言周以冬十一月為春正月歷代儒者率承其謬惟蔡氏非之至於元儒又皆力詆蔡氏而復宗漢儒之說或又引孔子告顏子之言以為有夏之時則必有商之時有周之時孔子之先殷人而已則周人乃獨有取於夏之時者以求

足於商周之時故也殊不知孔子言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新制度而論之則皆為冬凡紀年必繫之時凡書時必首之春商之正朔始於季冬周之正朔始於仲冬不若夏之正朔始於孟春者得四序之正故曰行夏之時也孔子之意豈不曰商既建丑周既建子其或繼周者焉知其不建亥乎故發此言以杜後世改正之失而欲其從夏正之義是孔子隱然有以知秦漢建亥之謬而垂萬世建寅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民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此民即三代之民三代以直道待之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不得其說誤以為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謂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失其旨矣今不必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周而詮釋之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人之意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豈民之所以直道而行哉

大學

如惡惡臭

臭者氣也與論語臭惡不食之臭同彼以氣惡言此以惡氣言學者因韻書謂嫫通作臭故以此為腐穢之嫫矣

中庸

用中於民

言執善之兩端而取其合乎中者用之於民用中於民猶書所謂建中於民也學者不得其義以為用民

之中大舜之時元愷滿朝後又在倥其所取者未必
專指堯之言其說陋矣
孟子
物皆然心為甚
此言物之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權度心之應物有
輕重長短尤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心之不可
不度者又有甚於物之不可不度也學者不得其說
以為度心之難甚於度物殊失其旨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此言五十非帛不煖若不問衆則五十者無帛可衣
今也樹之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不至不煖矣非謂
五十者可以衣帛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若不畜
飽若不畜鷄豚狗彘則七十者無肉可食今也畜之
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不飽矣非謂
七十者可以食肉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此云可以衣
帛可以食肉與下文可以無飢同意皆言衣食之事
必先力其本而後可以享其利也又按古者子生十
年以上衣不帛襦袴二十以上始可衣裘帛則不待
五十而後衣帛也予能食食必食之肉若始以素則
其後不復能食肉矣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毋
曰欲啖汝毋恐失信乃買肉啖之禮捕亡
而禪始可食肉七十而居喪者食肉如故則不待七
十而後食肉也或又謂漁獵之肉少者所得老者所獲然肉可以為二而帛亦可以為二平其
說牽強亦不合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史記謂堯典契皆帝嚳子詩民說文契為堯司徒
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此章云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
以放勳之命近年刊鄉試錄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
父母使舜完廩浚井
舜之完廩浚井也欽畏與象既欲焰舜於火之中
而又欲奪其牛羊倉廩宮室矣以帝子之貴撫天下
賢者而為之婿又事之以九男百官則其侍從不為
不衆象焉得欲殺之而室其室哉雖戕於火而舜
歐亦必不敢為此非但不敢為亦勢勢不能為也當
時萬章之問蓋後世洪水為害者謂當時洪水滔天人
類皆絕獨
盤古與女子逃入大瓠中以浮於洪水之上其後水

惠既平籠古乃為生民之始且繪為圖而陳之於籠杜之日於乎此其鄙俚誣謬之甚惟以詒田夫田婦而已良可嗤也夫以盤古數萬載之後猶誣其事如此況舜去孟子未二千載豈無謬妄如萬章之所問者乎惜孟子但推舜之心以言而未之辨也

附錄

家禮

祠后土於墓左

書與禮稱后土者地也左傳言共工氏之子為后土者地也此言祠后土似指地言其祝文言敢告土正之官也此言祠后土而曰氏者似指土正之官

綱目

昭告于后土氏之神后土而曰氏者似指土正之官言蓋祠墓所之土神耳墓在山林者祭山林之神墓在原隰者祭原隰之神固非地也亦非生正之官也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書曰其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則曰殺其實韓信之反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死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專政之失而其死殊不知大者又有以詳韓信反迹之誣其垂戒可謂備矣

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邪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性陳猶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含人弟謝公著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書信與陳豨以應豨信果反矣既誅而復之齊王韓信以擅興獄以侯帝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據漢告之言以赤元勳之族故綱目特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呂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下而后擅殺如此卒之人疑之妻蒯通王之媿以至王侯制海內盡王諸呂而幾危劉氏者其機已萌於此矣綱目安得不著其失以示戒哉夫杞伯姬為子求婦而春秋猶書之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況呂氏之失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者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專政之失而者又有以詳韓信反迹之誣其垂戒可謂備矣

疑辨錄卷終

石渠說

石渠者吾自歸也吾為誰三原王恕宗貫也初吾以介菴顏所居以自警欲不易其介因以為之歸人知之又以其頗有恢爵故多以介菴先生稱焉既納祿而歸乃於先塋二門前造一石渠以通灌溉蓋欲圖堅久而導慶澤於無窮喜其渠之成而因以為晚年之歸漢以石渠閣為藏書之所而吾所謂石渠者既無閣又無書之可藏不過泝其流求其源以達其意焉耳已未季秋自題

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

夫五經四書皆載道之器聖賢微言義理深遠不有儒先傳註初學之士未易通曉然而諸儒傳註議論紛紜有同有異學者莫知適從至南宋後議論始定四書則以朱子章句集註為主易以程傳朱子本義為主書以蔡傳為主詩以朱傳為主春秋以胡傳為主禮記以陳澔集說為主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以人文化成天下命時儒臣纂脩五經四書大全仍以前五子傳註為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書之以備參考甚盛典也恕自蚤歲讀書窮取傳註之糟粕為文辭取科第及入仕亦嘗執此措諸行事今老矣致仕回家復理舊學其於傳註發揮明白人所易知易行者不敢重復演繹徒為無益之虛文至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

去者乃敢以己意擅之與諸生言之評
論其可否諸生皆明理士也以為可吾
則筆之於書藏諸家以示子孫以為
不可即當焚之無使後學
弘治己未八月朔石渠王氏書于
道書院玩經堂

石渠意見卷之一

大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且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夫章句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傳之首章已釋明德二章已釋新民今又言釋本末則是復釋明德新民也恐不然若將下章此謂知本一句刪去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續在此章此謂知本之後將物有本末一節為之首繼之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後兩節又繼之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之以此而通為一章釋格物致知似乎文理接續且大學經言三綱領八條目而以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兩節間於其中又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及其本亂而末治者否夫兩節綴之於後似無倫序恐是舊本錯簡尚有

此在而程朱二夫子未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為得之而經傳兩全不須補矣意見若此不知有道君子以為如何

今定傳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中庸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集註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

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集註謂君子既嚴此心之本然又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少有間斷也意見以為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已所獨知之地而能戒慎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離矣且隱微即人所不見聞慎獨即戒慎恐懼即人雖不見聞而已獨知之則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不慎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一段是做慎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慎獨體道的意思若謂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

段是過人欲則誤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
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
精之以至於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
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註極有文
彩讀之最中聽余嘗體認之則雖行且中
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
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

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
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
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竟見謂中
和之在人存之於心無所偏倚謂之中發
之於外無所乖戾謂之和不獨於喜怒哀
樂見之而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未嘗無也
子思特舉喜怒哀樂以例其餘耳為人君
者誠能於脩齊治平之道處之事事合乎
中則事無不諧人無不和中和之氣格于
上下則日月不薄蝕山川不崩竭而天地
位矣雨暘時若寒暑應候而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集註謂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達
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
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
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
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意見謂若大而
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說若
小而無內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則
說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費與聖
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
費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

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其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意見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郯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為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切不可拘攣諸儒之註也

鬼神之為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為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夫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為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又引詩而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意見言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幾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不致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

聖訓之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因上章言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此以達孝贊之謂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章內四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若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己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可知故至誠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蓋總言天地聖人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意見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地惟其博厚所以能載物天惟其高明所以能覆物天地惟其悠久所以能成物言天地之體用集註謂此一節恐非是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

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生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之聖人整頓天下之大經大法如治絲者分之合之皆有頭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大中至正之地而可以為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過則財成之不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言至及則輔相之夫焉有所倚言於此三者處之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

為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集註以夫焉有所倚謂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不可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集註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意見謂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為致知之屬恐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似矣而溫故可謂之存心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句乃窮理脩德之事而為疑道之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之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其大而不遺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道中庸是行欲高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也溫故而知新亦道問學也敦厚以崇禮亦尊德性也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二

論語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或曰為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為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意見謂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

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未詳何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意見以為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為主也若以忠信為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脉絡不貫通矣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意見蓋言君子飲食不暇求飽居處不暇求安者志於敏於事而慎於言也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　要在乎謹言慎行以脩身非徒記誦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皆以言行為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詞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

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謂蔽猶
蓋也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蓋言詩三
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或問為政者當先德
禮而後政刑今夫子先言政刑而後言德
禮何也曰夫子但言政刑德禮感人淺深
之不同非言政刑當先德禮當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集註言亂極當治天必
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意見謂
木鐸乃徇于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者之
所振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于
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
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此說為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集註謂善者美之實也或問何以見
善也集註謂武盡美矣未盡
其美之實曰作樂以象成功舜之樂舞樂
歌必形容其揖遜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
盡善武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征伐得天
下之狀故云盡美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意見以為孔子初學之時
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且吾
儒之徒之願聞道皆欲成聖成賢致君澤
民也若早朝聞得道一事不曾成得到晚
就死了何益之有則知此乃孔子初學之
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
吾道一以貫之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
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
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
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
盡己推己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
輕重度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
己推己則可以酬酢萬變而無不通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意見以為斯蓋指脩己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真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實行妄作壞事殃民開之用心如此此夫子所以喜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不過脩己治人之道外此則惑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言聞

雍也可使南面集註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意見以為南面不止為人君聽治之位而諸司衙門亦皆南面也仲弓縱有寬洪簡重之度聖人豈必許其可使居人君之位不過許其可使居南面為正官也集註之言似為過矣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可見不過為親民官耳

攝於德依於仁若依集註解二句辭雖殊而意則一使學者如何體認用功意見以為仁是仁者之人依乃是親近之也既執守其德又當親近仁者以輔成其德即第子章孝弟謹信汎愛衆而親仁之意也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見以為聖人非為束脩之禮而教人且束脩亦非贄見之物蓋言能自行撿束脩治其身者是

為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即下章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言而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脩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脩謂約束脩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且孔子嘗以君子哉許蘧伯玉南宮适及子賤矣今而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似乎當時此三君子皆不在也其他君子雖有之而未之見耳故發此歎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集註釋為之謂為仁聖之道意見以為孔子既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為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為之為猶學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意見以為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籩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為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意見以為仁者心之全德當以為己任如人君付我以重任我則盡心力為之雖大利害亦不辭豈不重乎然既為之不始勤終怠必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豈不遠乎

興於詩意見以為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立於禮以謹節文有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者此也成於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詒所謂莊前無樂不成歡者豈異此乎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興於詩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立於禮學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恐未是

夫意見以為凡人狂者多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誠實此中等人也若直而不狂謹厚而有知誠實而有能此上等人也既狂而又不誠實既無能而又不謹厚既無知而又不直此下等人也聖人曰吾不知之者忠厚之意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謂成功中而有文章也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意見以為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能如此誰得而非議之乎

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意見以為不須如此若其事利於人亦利於己不害於衆則當夾意為之切不可以利字為嫌而不行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意見以為頹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為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為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非道歟知止而後有定

又非道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意見以為衆人只道聖人無所不能盡覩於此言恐聖人亦有未能盡處非謙辭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言人有可與之共學以窮其理而未可與之共行其道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言人有可與立乎其事而不為事物之

所搖奪者可與立未可與權言人有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未可與之權其輕重以適宜者竊意此章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又與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天民者有大人者皆畢論人品之不同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集註謂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意見以為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為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集註謂以道事君而不聽其志意見以為若以道事君而君不聽其言固當去之如不得去則如之何曰盡心而已矣盡職而已矣用舍惟君所命決不阿諫取容食焉而怠厥事也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集註謂為已欲得之於已為人欲見知於人意見以為今之學者豈徒欲見知於人恃其頗有知識挾制人長短議論人是非而不顧自已長短是非者比比皆是所謂其終至於喪已者此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

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脩齊治平之道有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此余之所憂者在此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見以為遠望之則見其貌之莊近就之則見其色之和聽其言語則嚴厲而可畏似乎有三變實則無三變也

孟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意見以為惠王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無以則王乎集註謂以已言不然以當訓作用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若與人曰與少盖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意見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有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

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若將如不得已辭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集註謂孟施發語聲舍名也意見以為人姓名之中如何用發語聲恐非是孟施舍式是孟賁字

配合義道無是餒也意見益言氣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氣則氣餒非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集註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言之易曉

運之掌上言不難也如此似明白易曉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苗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煩擾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

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
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
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
消長則又不均矣

或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是
知貢者非取民之善也今之賦稅何以
踵而行之意見以為若隨歲之豐凶而取
之奸詐之徒瞞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
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
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為之減除
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
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意見以為子產乃鄭
之賢大夫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豈不
能造橋梁而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蓋橋
梁壞而造未成權時之用非經久事也孟
子以謂惠而不知為政不亦過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見
以為此章註釋雖不差但辭語深遠初學
難曉依註作文亦不失旨求之於心欲其
怡然理順渙然氷釋則未也且以讀書一
事俗說便曉其意深造之以道者只如今
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者欲其不
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
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
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
是以人問之左則左應問之右則右應如
水之有原不窮也故讀書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集
註謂澤猶言流風餘韻也意見以為流風
餘韻雖百世不絕五世烏得絕乎如云詹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其言聞者蓋聞流風餘韻也今曰五世而絕
恐非流風餘韻也澤蓋謂人之色澤也以

父子相繼為一世言之五世不過百年人身死百年之後面貌色澤無人得見故曰五世而斬當孟子之時孔子卒將百年孟子必不得見故曰予不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而得聞其道也觀于此及觀終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言可見孟子自任道統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意見以為曹交此問亦可謂知所向慕而譆已好學之心已躍然矣故孟子答之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以王終章皆教之之意似無貶詞而集註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不知何所據既曰教之以孝弟又曰教之以孝弟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抑揚太過非惟不知曹交而亦錯認孟子教交之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見

蓋言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人有是心莫非全體

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是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恐未安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集註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恒存之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患預防之

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執中為近之意見以為蓋言子莫之執中為近於道也與孔子稱回也其庶乎之意同是許之辭非貶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泛說非說子莫不知集註何以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程子又曰中不可執也若然則堯舜禹允執厥中皆非也

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集註窮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戒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又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意見以為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蓋設言人能久假仁義而不歸則仁義即此而在矣安知其非真有也是由勉強而至於自然也推此則舊說亦有理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意見以為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之時託孤之命不付之伊尹而付之誰歟是以太甲之故之歸伊尹必有所受非擅為也使其不受湯之付託雖有其志何敢為哉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集註謂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意見以為苟非好名之人雖一簞食一豆

易

程子易傳發明四聖畫卦繫辭與夫贊易之旨極為詳悉朱子謂易乃卜筮之書是以解易只就卜筮上說以便占者之猶疑故謂之本義然不讀程傳則義理之精微不明不讀本義則卜筮之與妙無考是知二子之傳義可參考而不可偏廢也正統以前學者於傳義俱讀嘉靖壬戌主司偏見主本義者見戊躍飛俱不遑乎時是以能當天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躍飛之也讀者當以傳義並觀而始即元終即貞之說可不必用初九九二之半即元也四與九五即所謂元亨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利貞九四與九五即所謂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之說尤不可曉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謂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亦不見發明居字之義不知所居者何事近來學者多以乾不息以進德脩業為事至夕惕而其心猶惕然不放故雖處危地而無過咎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意見以為聖人大明乾卦終始之二爻則其中之四爻亦無明也既明之則見其六爻之位各以時而成也六龍即潛見躍飛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則見躍飛俱不遑乎時是以能當天運

居之謂君忠信意見以為不然君素善謂處事也脩辭立其誠所以能處事也若言語不誠實豈能處事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意見以為程傳與本義二說不同程傳為是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意見以為學以聚之廣其見聞也問以辨之別其是非也寬以居之不為私意繫累而為容處之也仁以行之致知事也寬以居之從容處之也仁以行之不為私意繫累而為意見以為當決決之時君子體之則當施恩澤以及下若自以為德則人必疾忌之

以為得之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意見以為天下之寶莫大於天子之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則九州四海國不臣妾九夷八蠻莫不朝貢其為寶孰加焉然欲守大寶必須得人心苟得人心則是位非止一身可以久居而聖子神孫亦可以相繼而不能保何哉

之力行事也

損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故為損曰賦稅國之所需民之所供若不取諸下上何由足曰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不過什一不為剝民過什一則是剝民也

益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為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曰上之所有資于下民固說矣不知上之所有從何來曰不是全不要下之供只是以常賦取之耳倘遇災荒民有不足則散所積以賑之便是損上益下民心自然悦懌豈

望百世之弗替乎省刑薄賦顯忠遂良得人心之道也窮奢極欲信讒說色失人心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

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極輕則用鞭朴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為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廢之不能受刑者

稽子衆舍已從人不雷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人皆謂稽于衆人之中舍已從人不雷意見以為考於衆人之言舍已從人也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我豈能也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能如此此說最是不必致疑上文祇承于帝是禹言故承于舜舜既謙言惟帝堯時克蓋若又歸美帝堯則顯得舜不及堯而不足為君也舊說非是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

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不說堯不能却以能堯言之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故哉有土蔡傳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故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敬之哉詰意含糊人所難曉意見以為言人君所行之善惡在乎民民之善

怒通乎天民喜則天喜而降於祥民怒則天怒而降之殃有國家者可不敬哉如此說似乎明白易晓

皐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為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皐陶為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也若陳於帝之前如何帝無一言問答

益稷傳謂令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聖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意見以為益稷是雜記典謨之未脩者故不曰典亦不曰謨而以篇內益稷二字名其篇若依林氏之說則謨之一字似無意思若以為皐陶謨益稷文勢接續以其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止有三百五十九字益稷有六百二十字其非聖而二之也明矣

下管鼗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為不然机敔非堂下樂器名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恐是樂器名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傳謂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意見以為王既以敬為處所又言不可不敬德似乎贅矣蔡傳既稱其能敬又以不可不敬勉之也似不通意見以為觀洛誥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之言則知所即處所之所指洛邑而言蓋言王既敬天之休而作此洛邑不可不敬德苟不敬德雖有洛邑不足恃蓋勉之也似乎順

文王畢服即康功田功意見以為文王以畢賤之事自服役也康功即其事

也言此可見文王之無逸非言其儉也蔡傳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且宮室可言卑乎卑衣服豈可言卑乎

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謂上竦無枝曰喬意見以為喬字只可訓高字若上竦無枝解喬木之喬恐可解喬撽之喬則說不通矣言上竦無枝者蓋遷就不可休息而解之也何必如此只說南有喬木本可以休息今則不可以休息矣漢有游女本可以求之今則不可求之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亦自明白通暢

作史特記其事耳而未嘗褒善貶惡以示勸懲孔子脩之其於善者則褒之恭於筆褒其於惡者則貶之嚴於斧鉞於諸侯書其名於大夫則書其字賞功罰罪明白無隱以示勸懲於將來孟軻氏所謂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以此言之則是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脩之也何為以左氏為傳而劉歆公羊傳不過發明之耳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也孔子脩春秋者魯史也作魯史者何人曰魯太史也魯太史為誰曰左丘明也左丘明既作魯史孔子何為而脩焉史為記事之書左丘明

朔湄從之道一一長朔趍從之死

中央傳謂此詩不知何指意見以為似隱者不得而行入歌之之詩

春秋

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為之說此左氏不可為傳一也孔子曰乃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為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為之經而生乎前者為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為傳二也然則誰為之歟曰此必子貢之徒續經而以左氏為傳以尊孔子也且孔子

因魯史以脩春秋正猶朱文公因溫公通鑑而作綱目也自漢以來至宋歐陽脩劉恕等皆說左傳是左丘明作近世人却說不是左丘明不知是何人若是別人有如是筆力如何不著名詳此其為左丘明也無疑矣

宣公二年經云趙盾弑其君左氏記其事甚詳謂晉靈公不君趙盾等諫不聽欲殺趙盾走而免趙穿弑靈公盾未出山而復

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君非我也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盾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意見以為此時孔子尚未生不知此言從何來蓋孔子後來脩春秋時論之而附於傳內必非左氏所記之言又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答然明何為毀

鄉校之言有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子之信可事也小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

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意見以為當時孔子方十歲豈能聞是語而為是言蓋亦後來論之也

禮記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意見以為雖止云五十養於鄉而六十七十之庶老居於鄉者有德行可以為一鄉之表率者亦不可不養於鄉學以厲風俗也若七十以上有德有爵之國老可以為天子之師者則養之於太學以問治道其養也或歲一行之或二行之非常行也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禮天子有迎拜跪設醬豆親自祖割跪授爵以酳公卿有設席施几正冨枕哽祝噎之禮然後天子問道國老答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集說謂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為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於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意見以為人至六十棺槨衣衾皆當歲制也至七十棺槨衣衾皆當時制也至八十棺槨衣衾皆當月制也至九十棺槨衣衾皆當日脩也若六十者止制棺槨不制衣衾倘有不諱止有棺槨而無衣衾可予謂之歲制時制月制者蓋死期愈近而備之愈速也

石渠意見拾遺補缺序

恕昔食祿于

朝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不遑他及以致舊學荒蕪及其致事而歸年已

衰暮自力不足幸爾天假以年脩理先隴之暇

就於隴次小室之中搜閱典籍編集歷代名臣

諫議録一百二十四卷藏之私家復涉獵經書

傳註夫傳註乃釋經之辭其依文尋義不背經

旨明白通暢可言可行者恕固尊信之以探聖

賢之道而施於政事之間矣間有與經文稍異

而體認不通者乃敢以管見妄議一二名曰石

渠意見謂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非真知灼

見也蓋嘗與弘道書院諸生商議可否不意西

安太守華容嚴君永濬得之命工刊行雖欲收

藏不可得已及其已行之後再閱傳註復得

二名曰拾遺其後又有所得名曰補缺咸曰先

生之於傳註何不俟其通看了畢而捨爲一帙

何爲先爲意見四卷而行之又爲拾遺二卷而

行之今又爲補缺一卷乎恕余之初爲意見也

年已八十有四矣惟恐無來日是以汲汲乎欲

速成之後爲拾遺也年已八十有六矣又恐無

來日亦欲速成之今爲補缺也年已八十有八

矣不知來日又如何是以不得不爲之速成也

學如不及幼學且然況老年乎噫恕之述此意

見也奚敢與先儒辯論是非而望後學之從

乎不過盡一己之見以塞吾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之責耳

弘治癸亥二月戊戌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致事三原王恕序

論語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爲聖人之意若曰吾之適陳蔡楚衛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註邢氏曰梁橋也意見以爲山梁猶人之魚梁眷梁言其高所謂山脊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雉棲之所共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雉棲山梁而仲上飲啄以時防人害己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仲視雉以爲將害己也於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意見以爲以己通用止也蓋言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誘之使言志也

克己復禮爲仁註謂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意見以爲不知以何物勝私欲而復於禮勝私欲之說不可曉蓋克治也言克治其身之私欲使之不存則天理之本然者復歸於我矣爲仁之道豈外是哉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謂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謂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如此則是前說一言不可必期其興邦後說一言可以必期其興邦何相反之若是也意見以爲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幾字與大學其機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速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庶幾之幾言近也蓋謂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能興邦如知爲君之難庶幾乎一言可以興邦猶未能便興邦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註謂復加曰字蓋

既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令之成人乃子路之言未詳是否意見以爲如是既答而復言何以曰何必然謂之何必然者以見何必如上文所言兼四子之長又文之以禮樂然後爲成人也胡氏以爲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爲是不必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見以爲此蓋孔子爲魯司寇時公伯寮愬子

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是愬子路子服景伯何以不告子路而告孔子孔子何以答之如此以此推之其爲愬子也無疑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爲水淺則攝衣涉之爲是水深若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

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謂孔子

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此說與本文無干恐不必用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亦不必如此說只說人之處事無深遠之慮處之不停當必有後患是爲近憂也亦自明白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謂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不難曉只說人能擴充而行其道道不能擴充而行其人似乎易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即此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謂子路述孔子之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為詳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為夫子之言也為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意見以為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皆自社稷之臣而退處山林者也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評論也

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恐懼似是而非始於孔子也若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皆自社稷之臣而退處山林者也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評論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見以為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不近則問不切蓋博學篤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意見以為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即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

孟子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註謂蓋發語辭意見以為蓋乃去聲字之誤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氣之說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以為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何以既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註謂縮直也惴恐懼之也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之又通意見以為吾不惴焉蓋吾亦惴焉之誤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惴焉似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謂若論其極則志固為心之所之而為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主為至極之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意見以為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即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謂此言養氣

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意見以爲必有事焉不但言養氣必以集義爲事凡人之將有爲也將有行也皆事也言人之作事不可預期其效但不可忘其義苟事之合義而行之事必成不合義而強行之不惟不可成而又有後患猶揠苗助長也故戒之曰勿助長言不可強行以取禍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主註謂

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意見以爲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註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爲前註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意見以爲此與愛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註引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解此節不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意見以爲進不隱賢蓋言進居其位見賢不枉道也意見以爲國家之事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又凡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謂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如此說則是以曰吾有所受之也爲父兄百官之言意見以爲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

子以爲吾之所以定爲三年之喪者非自爲之有
所受於孟子而爲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註謂滕國褊小
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
天下而其業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
心於此可見意見以爲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
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
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
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也亦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謂先言可以
者易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
疑之辭也意見以爲不必如此說只說可以無與與傷
之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
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此說理自明
人亦易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註謂故者已然之跡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
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

意見以為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為本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恐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謂子父母而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恐無愁之貌於我何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意見以為若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無愁我竭力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恐不通恐蓋助語辭如今人言甚麼恐無有恐恐是此恐字若是蓋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言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哉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似乎順是言舜不然父母但盡子職而已矣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次

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大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意見以為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既為湯之長孫若年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論也蓋湯崩之時太甲尚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為是若

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此不通之論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謂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意見以為孔子既謂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為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為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意見以爲平公徒能敬賢不能用賢且失貴貴之義故孟子以爲此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蓋言士之尊賢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當聽賢者之命至於如此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意見以爲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心者爲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況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以學問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君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意見以爲宮室二字亦是羨文若非羨文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之然也註云居謂所處之位未必居尊爲所處之

位而不爲所居之宮室也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一節言
能養而不能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
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一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
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爲待士
之道意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蓋
子立言之意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
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即中庸所謂天

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本爲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爲
合而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爲之
道欠通
士憎茲多口註謂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
傳寫之誤意見以爲士多爲衆口所憎惡亦通憎
字從心不爲誤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至古之人當在上文
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夫行而不掩
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嘐嘐之辭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爲踽
踽凉凉當在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
是又其次也之後上文必有踽踽凉凉之說行何
爲踽踽凉凉亦是問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爲斯
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是答
何如斯可謂鄉原矣之辭集註謂鄉原譏狂者曰

何用是嘐嘐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
又譏獧者曰何必踽踽凉凉而無所親厚哉且鄉
原是同流合污之人又何譏議人乎集註之說不
無牽強以愚意度之狂獧自是一章鄉原又是一
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竟以爲
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
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
也蓋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逮肖者七十二人
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
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
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子末得爲孔子徒也
子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
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似乎不知孟子之言不知
文公何爲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石渠意見補缺卷之一終

五經疑義目錄

易義二十七條
書義一十四條
詩義一十三條
春秋義三十八條
禮義二十七條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撰次
弟　大節校正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撰次
弟　大節校正

易義二十七條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分爲二聖哉孔安國以來皆曰圖授羲書錫禹於圖位上起義故也惟劉牧以大傳爲伏羲繇取「心」書蔡西山亦依違未決

河圖　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以漸至於盛而極則陰生於內矣一陰生以漸至於盛而極則陽生於外矣此陰陽進退交互之體伏羲所由畫奇偶二畫也一四二三皆爲五二九二八三七四六皆爲十而居中五者陽之中十者陰之中此盛則衰彼長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故五亦居中所以明中道洛書縱橫皆十五即河圖之爲中道非有別義也特發此例以顯其餘則陰陽進退隨所湊合皆可成數此則陰陽互相交易八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否則豈足以盡天下之變耶迂儒但據圖書位次異同妄生意義則辭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人生本此自然之運也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至於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但明圖位一三五七九爲天二四六八十爲地一二三四五爲生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而水火木金土以日位以定數耳非五行生成之始與運行有兩樣也黃勉齋曰生之序即數之所起本於奇偶圖奇偶之得此以遂以數計多寡自一二而重之以奇加偶以偶加奇或以奇加奇以偶加偶自是陰陽錯綜倍加以至十百千萬若求其本則固奇偶之象所來也故數所以數象也但非

聰明睿智則不能一貫彰往察來以盡天下之變僅參推測目前而已

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九經其中自宜有序與洛書縱橫十五數皆歸中道與河圖無二其曰天乃錫禹者謂天啓其衷使知此爲治天下之大法云耳何必強指所錫爲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一奇一偶其義已盡奇之爲一偶之爲一皆象心體一者陞在陽中陽含陰爲一也一者降在陰中陰分陽爲二也陰陽交易其變無窮皆心體自然以心體之

陰再歛而一陽來消息固定靜艮爲止德陽在陰未爲陰所掩則惕然危懼坎爲陷德陰在陽中爲陽所美則宣著閑明離爲麗德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自此變化無窮重之以爲六十四人心天道合一無間作易者發明此理究其精微後世說易往往泥於象數之末認氣爲理豈爲知易者哉

八卦所重在德六爻所重亦以卦德爲重如蒙之險而止豫之順以動履之說而應乎乾晉之順而麗乎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皆以卦德象傳罕有言互體者言互體入於牽強乃後世筮師一斷例耳

卦變皆以乾坤為主坤得乾初為長女坤中為中女坤上為少男乾得坤初為長女坤中為中男乾上為少女乾交坤坤交乾乃所謂變也伊川貫傳曰卦變皆自乾坤乾坤變為六子八卦又重之而為六十四卦皆乾坤所變也可謂明且盡矣案子則又從他卦次變凡剛柔往來者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又有自二卦三卦變者於義尚係柢題其支離耳

繼疑

剛柔交也初者事之幾也啟強弱皆本於此

剛柔之理盡於乾坤確然不屈乾陽之能主乎陰也是為統天隤然無為坤陰之不撓乎陽也言乾元而又曰坤元非有二元也資始是幾之初發處資生是發之自然處資始則統陰資生則順陽觀始字生字之義則乾坤之情狀見矣

繼疑

戰者陰不可以言龍炎興經義此不可以不辨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甚而天理未泯陽在陰中惺然自覺以為受侮而與之戰主戰者陽也所戰之地在陰故其血玄黃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文言陽疑於陰必戰發明親切謂陽疑陰之侮已先儒誤以陰陽相敵為疑則主乾慢陰之易蔽常以去惡為功夫坤賴陽之主宰以順善為效驗天人之際字者以乾為功夫以坤為效而天下無遺事蓋力所不能為而強為則繁自我之自我行之無假於人無待於外說則題孰任坤道而不重乾之為卦事所不出益而已何難之有事所不出則繁任彼行之無所搀越無所加增坤亦不過順承而已何繁之有故曰後得主

易曰象事知器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器也自流行而言焉象自凝滯而言焉器象者氣之所通陽之無停機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器者象之所著陰之有定質處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故曰見乃謂象形乃謂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日月星辰為象水火土石為形也日月星辰雖在天以其一定不易而言則亦地所成之器也水火土石雖在地以其迭遷不常而言則亦天所成之象也以象制器以器尚象形而上也象滯於器形而下也象器之別亦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

易之為教其要在古次知來為重故曰古事知來又曰庖羲氏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畫卦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說故十三卦制器尚象多是意揆大失聖人宗旨后儒相沿此說往往泥易於象見兔可以畫卦此為心之所不安也為惡則凶善則吉吉者心之安也悔者心有悔而欲改自凶趨吉吝者心有所恥而未為自吉向凶皆天命自動不待外求此皆云覺豈强揣幾哉蓋良心在人無有死時必天命本體聖人作易次明其四端使人因端復其良心皆通聰明睿智神武而殺吉凶同民知此聖人作易只是發明剛柔變化之理伏羲畫卦埋記

具足文王彖傳發一卦之義周公爻辭蓋六位之情孔子之傳即今之彖傳所以釋文王之彖傳今之小象即是爻傳所以釋周公爻辭次序言之彖傳者一卦大旨當在彖辭彖傳次之爻傳又次之孔子所以明周公之易文王所以明伏羲之易四聖發明一理耳先儒以為四聖之易不同者蓋以說卦序卦雜卦皆非聖人之言繁辭亦有漢儒附會之雜不能辨其真妄故也

聖人盡卦全從心上見得此理故其象皆狀剛柔之德不待觀於天地萬物而后後得也天地萬物者氣也也德所成之形也知德則天地萬物在其中矣大傳十三卦言制器尚象之義與希文本旨不合尤不通者如豫本以順動為義乃取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以和豫之豫為備豫之豫此皆鄭康成諸儒各附己意以亂經安得不以四聖之易為不同哉

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其實一也說卦
乃以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則分而為
二下又合之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所以自牧支離
之說此疑筮法說卦豈聖人所作哉
為順朱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
朱子於往來順逆之數亦無意義舊說已往而利見
也此說為是
八卦取象如乾天坤地震雷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
澤物性與卦德相合誠有意義若為馬為牛羊雉腯

經疑

卦乘承比應各有取義其他如荀九家之說多不相似且尤煩瑣
說卦傳信非聖人之言明矣
八卦成列乃陰陽之定體是為宓羲因而重之以內
三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為六十四卦內卦為貞
外卦為悔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為四千
九十六卦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以此類推其變無窮
此陰陽互交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
功用初言其機微二言其長卷三言其靡蓍四言其
證當五言其充盛六言其成功分言則體用顯微總
變雖有六位合言則其實一德而已故易中卦爻危

乾龍潛見飛躍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子之
於孔子有自時之用舍言者如舜之側微以至為帝
此皆易中所有之理六爻之義率有所取但聖人作
易本旨惟重卦德故每卦六爻發明德之始終本末
一貫分為內外二體本體言德之本原外體言德之
言相應者以剛柔合德非必初與四三與六次二體
分為兩人兩事也至於中正之德本自相應外體即

內體之所養成養成則致用大而為君德故九五爻
常以君位言之以明其致用也自體達用從微至著
一以貫之故君子進德即所以脩業九業之未成皆德之未
至也無不反求諸己進德即所以脩業故君子之學
專於求德而業則固隨以成無賢愚貴賤其致一也
如此則自聖人言可也自大行言可也自學者言可也自大行言可
也自窮居言可也第德未成時未至則於斂藏處見
其功夫三則動心忍性之時故以下三爻皆之德已
成時已至則於發用處見其實故上則功成身退之
時故以上三爻當之所謂龍德而隱隱而未見者此
經疑　一易第十一

廢功夫正當收斂隱微之中雖乎不可揠耳若夫功
用之盛則須自其充盛所自發者非可求之於著也
此正中庸尚絅之義聖賢之切要者於此而即表見
則為文著非為已謹獨之學故戒以勿用大抵聖人
之言上下皆通不可執一以為典要君曰時舍而未
可行如大舜之在側微德淺而未可見如顏子之守
博約必如孔子然後可為見龍之用必如大
舜之受命然後可為飛龍之用以此發明未嘗不可
但恐所謂勿用諸言於顯明之地則失潛龍之本旨
矣且易中文位多假象以明義如蠱上九不事王侯

貴六五貴於丘園賁如皤如五遇生於巷賽六二主臣寒
蹇此類多矣豈真以其位在蹇而發那裏沒卦處體
用顯微之變各有所宜而假位以明之耳
凡言敬義者皆本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程子
曰敬義夾持直正便可達天德蓋以敬義也
夫所云敬義以成德言也德成則本體中正不疑其
所行而為順故以言於坤之六二若以五夫言則云
以敬直內以義方外主乎健矣朱子謂敬立而內以
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
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之立而自直自方者易本為
經疑　二易第十一

神而發也若以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為皆非則書所
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得為聖學而乾道無
自強矣故敬義不立助處即坤之順道安可外健以
言敬義哉蓋敬該內外之道猶曰存心致知云
耳敬即戒慎恐懼之功收斂此心反入於內故曰存
心義即不睹不聞中之能分別事理者此在獨知處
求致其精誠自致知皆合歸於心初非有二也直者
順其本體而無所回曲用之順而生在內故云直內
方義因其定性而無所變遷體之恒而其制裁外敬
曰敬外此所以合內外之道神之成德見矣

天道不已工夫惟在健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之學者惟順其自然而不以健為主宰其不流於異端者幾希自然非初學可言自然則順矣此坤道也然字即人心同然之然其字義從火如火之然而不可過我自好之無待於外所謂自然也如此則乾之所為而曰坤道何也蓋乾剛之體常知常覺而有主外物無間之者雖事之所難亦樂於有為而無所苦所謂易知也陰氣盡開無一毫物欲之蔽此德盛仁熟謂之達順健之至也無所事而以簡能矣能即能其所知之易陰退聽而成陽之能也故曰陰之

善皆陽為之也繫辭論乾坤之德行而曰易以貽陰簡以知阻陰者竟危自惕之意坤道之退者然也而皆謂之然阻者止息不前之意坤道之退者然也而皆謂之知則是知險者固此乾道之知而在坤知阻亦不外乎乾道矣

先儒論易論道率以陰陽氣化言之未嘗痛切於吾身心之學問余故於易惟宛其剛柔健順乾坤之德而不執泥於象數之迹此易中大象之義也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君民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天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以至臨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觀之省方觀民嗑嗑之明罰勅法貴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剔之慎罰之厚下安宅復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無妄之以對時育物大畜之以前言往行畜德順之以慎言節食大過之以獨立遯世坎之以常德習教離之以繼明照四方咸之以虛

受人恒之立不易方遯之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之非禮弗履晉之自昭明德明夷之用晦而明家人之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之以同而異蹇之反身脩德解之赦過宥罪損之懲忿窒慾益之遷善改過夬之施祿及下困之致命遂志井之勞民勸相萃之治除戎器戒不虞升之積小高大困之致命遂志井之勞民勸相萃之治曆明時鼎之正位凝命震之恐懼脩省艮之思不出位漸之居德善俗歸妹之永終知敝豐之折獄致刑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之申命行事兌之朋友講習渙之享帝立廟節之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之議

獄緩死小過之過恭過哀過儉既濟之思患豫防也之經綸蒸民之彝行育德需之飲食宴樂訟之作事謀始師之以容民畜衆比之以建萬國親諸侯小畜之懿文德履之以辨上下定民志

決之大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之義蓋決乃清即貴象君子以施祿及下則可若脩身慎行則當決之勢故以之

補其闕畧隙漏不可肆無所忌故曰居德則忌

按此六十四卦大象言君子言先王言大人無不切於世事人身而非空談氣化以為道者且由大象而悟變故曰易者易也隨時變觀六爻皆能見天下之賾而盡天下古今之

經疑　一書第二

象而變故曰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時與道非有二也隨時即道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然時有萬變不可以執一也故有萬變孔子之時不亦勞乎蓋時之變而隨時者亦有萬變孔子之時不亦勞乎蓋時之萬變亦不過陰陽剛柔健順二端而已君子自強不息以法天厚德載物以法地法天以為主宰法地以為效驗則立之以天驗之以和順學斯不差矣所謂聖之時者蓋如此學孔子之時舍易則何所據哉

書義一十四條

用刑乃其不得已耳
干羽之舞伯禹征苗不服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
敵不事戰爭之事即軍中之器而教之于所以扞羽
所以麾乃習兵以脩德之意後世以舞樂盡善因之
以為常舞若云特立此舞以脩德則過矣七旬苗革
亦以見古之禎也亦易化不疾而速
禹貢一篇其綱領節目嚴整有條但其中有雜以衰
世之事柱石無所用錫貢非所宜木類亦遠而難致
似非茅茨生堦唐虞之世所用者也
盤庚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盖遷國重事非可
輕舉或以控夷狄或以避水患或以親諸侯皆所以
利民也逸書言自契至湯凡遷何其遷之易耶凡
此皆不足深信者也
洪範中亦有錯簡如三德一章以平康明正直之德
下四句皆足剛克柔克之無得中而已只此以盡三
德事下文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七字當屬八
政條八曰師之下誤入於此至食若如祭註恐非本
君非溥能奉之意乃分田制祿重民食之義故謂之
王食王極條中有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句當在其祥
汝用咎之下楊文恪亦定本如此

西伯戡黎史記以為文王事金仁山以為武王事耳仁山之
也其書因誤徵子之前故遂以為文王事戡黎在伐紂之時
言本於胡五峯呂成公而吳氏以戡黎近紂都周兵豈得遽至仁山以為武
此言尤當蓋黎近紂都周兵豈得遽至此事機間不容
王觀兵於商戡黎既歸而后伐紂蓋此
髮以兵先往觀政將何為者尚可以
金縢一篇王文端公以為偽作細玩此有鑿鑿可
我之弗辟當依孔註為致辟居東二年亦依孔註為
東征小子親迎依註絶書以為周公遜遜天暴風雨
成王迎之公乃為詩以貽未敢誚公二十字當在大
熟之下周公告二公至罪人斯得十九字當在未
誚公之下其大意不當改管蔡流言為疑周公有異
心於孺子則其義可解周公之事豈不益明乎
夫生則治人死則事鬼況武王有至于之責於天所
賴以定子孫祐四方正當使之盡人道不可令即死
也周公代之則公任事鬼之責武王當治人矣公自
言其多才藝非以自誇蓋求代迫切之辭誠之至迹
卜三龜蓋一事而三爻其情節如始卜武王之疾次
卜周公之代死又卜用何醫藥得愈之類即洛誥所
首卜河朔黎水所卜澗東瀍西及今瀍水東之意若

三監王則為之相以輔王室周公攝政即自武王時始武王未受命事皆委於周公詠紂伐奄三年討其罪五十州周公之功甚大詰之言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之間第君臣之間相代之宮中之化又百執事皆一德相繼皆一德相繼之人皆信之不惟宮中之朝如召公太公輩在朝公信之矣武王庶邦惟其君之語亦時已能格其心矣成王之肯納於正也在其子一聽於天周公所以至奄者為武庚叛也武王封其弟管蔡霍於殷之地使為殷監故謂之三監乃與武庚叛而遂欲殺此懿親公有他志我若謂管蔡念公專攝而遂欲殺此懿親至愚必不為也管蔡流言非以周公不歆之事恐成王亦非不知有周也乃溺於迂腐之論以為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復事殷而武王即位商未為篡故歷之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蓼者辛苦也乃欲割河北三分以一之命正指三監及殷耳非以管蔡兼商奄言也此聖人之靖難安邦之大計序書者妄生意義以踐奄別為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薄姑然則周公相武王伐紂者其不為之哀故大誥惓惓言天命卜稽之意必解此謂武王滅紂於天命非紂當也是以商一系子孫千周服雖微子之賢無一毫憾周之意此武王周公安天下之大義進則生殺黜陟退儒曲學所能知我故大誥之言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之義此以解人心不知天命之為重也不然則在廷考冀自宜決征而以難於為辭甚無意義此金仁山所以有不得不為閉關自守之迂談也

多方言王來自奄說者以為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者非也蓋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為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為武庚叛也武王封其弟管蔡霍於殷之地使為殷監故謂之三監乃與武庚叛之地使為殷監故謂之三監乃與武庚叛而遂欲殺此懿叔封衛亦近殷地而為不能支周公懼殷東南與淮夷徐戎合勢亦恐奄之遺民或有不靖故奉成王至奄經畧三年東方始定即周公東征之事其詩所謂三年不歸者是也多士言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正指三監及殷耳非以管蔡兼商奄言也此聖人靖難安邦之大計序書者妄生意義以踐奄別為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薄姑然則周公相武王伐紂者其君尚在其地何以即封伯禽返泮宮云泉以與刑謂明正其罪盡固以示人誓也流

宥五刑謂罪已無疑但情有可矜不忍加刑而以流宥之也鞭作官刑所以治官府故以示鞭策也朴作教刑所以治民庶用以示朴孚也此皆罪之無疑者也至於金作贖刑則主罪之可疑者而言如事迹雖寘而佐証未明未盡人情終為疑獄刑之則忍心不刑而宜宥之也縱惡故聽其贖一次治民一次裕國此亦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呂刑之贖疑罰乃本於唐虞金作贖刑之遺制非創以刑利者其百鍰千鍰大畧以別罪之輕重必非不量貧富而一槩敗是觀其五罰之疑又赦以正於五過此豈專為開利哉

耶聖人之教必嚴義利之辨若呂刑意在為利則哀矜惻怛之語皆為虛文何足以垂世範俗今收此篇必穆王既老悔其平日巡遊無度誅欲民財而天下嗜急於利故作此以訓四方如漢武輪臺之悔乃帝王改過遷善之学也先儒不察疑之一字於贖為宜而屢以后世科罰利民殃民之事律之則失聖人制述之大義矣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穆公歸作誓今詳穆公之卒當在秦人入滑之前不當在敗殽之後蓋穆公實卒也與晉文公同時而霸敗楚城濮會王河陽圖許圖鄭無役不從此可見其為中國計者入滑之後報怨掩襲兵爭不息與前大異似非一人所為蓋自曾僖公二年虞滅夏陽時百里奚始入秦即休兵息爭未嘗輕用民力穆公深與相合而子孫革皆勇悍之臣必相胥嫉穆公誤聽於是忿然至韓與晉交戰遂獲其君此雖勇力兵強而實歉於脩己睦隣之道此穆公所以悔也秦誓之作疑即此時番番良士指百里奚也沱沱武夫指子墊子桑革也胥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勇於自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自此之後真能改過故夫子序書特錄此篇自穆公得百里奚之後至僖公二十八年一戰之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伯業耳世儒不察以入滑後兵爭之事為穆公之卒在文公六年故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殽之後豈豈不知穆公甚矣蓋自左氏誤傳穆公之卒當在敗殽之前而秦誓必有合哉余故以秦穆之卒必在敗殽之前而秦誓之作也此係夫子筆削所關故詳辨之

詩義一十三條

戴禮太師言詩有六義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是意以不過后世體格之類若其大義未嘗不本情之五倫人[illegible]言可興可[illegible]可怨[illegible]序父言君之事其多識亦餘緒而已六者非義也

左氏傳詩序同出一宗故引詩多本小序季札觀樂[illegible]言二南雅頌十三國風獨不一[illegible]其餘國名皆小序所無也古詩遂有斷章取義之說孝經禮記與漢儒附會亦多有此今觀孟子引詩多本詩意蓋嘗假借牽合如戎狄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詩者以為嘗借公事然孟子嘗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豈有人亦可以假借之理殊不知膺懲是不忘恭承是以承上聖之承后儒誤訓以應為

辭厥辭嚴辭那增先王公侯各專一國豈盡無風不錄一詩耶蓋秦火之後書多散亡漢儒搜訪殘缺三百之數又多十一篇左氏悉祖述之謂其書作於秦火之前可乎

二南文王之化國風民俗之情也凡[illegible]有善刺非以正論面相告誡皆屬於風若雅者正也大雅則君臣面相[illegible]勞慮陳之正事關朝廷故謂之大小雅則朋友而相交箴之正論也事在臣下故謂之小若頌則稱美之辭不特稱楊租德於宗廟凡誠心事君而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未求以其得性情之正未論如洋水閟宮二詩皆以為但漢儒所序或以

後為得其正也若未得而先思則為罔想既得而即喜則為縱情豈得為正余則以為后妃在宮易事難悅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況太任主內宮中甚嚴故不得其懽則憂其德之有虧見其內自責也得其懽則樂其德之有合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故不傷樂以謹禮故不淫此性情之所以為正也周公列於房中孔子序於詩首此非脩身正家之本乎蓋春秋時俗尚鄭衛之聲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為教然其卒章音節已恐而和平終始一貫故夫子樂曰洋洋盈耳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朱子乃以當情

度之宜其以淫奔之詩收之解之以懲創之之意其顛倒一至此也

孔子刪定之詩皆出於性情之正淫風逆德固不待之以起邪心至於稱頌須亦必不取溢美之辭以長諂諛之俗如閟宮詩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魯僖公必矣公非賢君所以須之者以其能脩周公之廟故美其事而祝其眉壽熾昌以行周公之政未嘗一語稱其實德如洋水者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則指其實德而明言此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故洋水非美僖公也以其

梁姚察我筒雖遭放棄而猶及顧其家戀戀不忍乃
知谷風僕柔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及也
先儒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夫好色
未嘗不淫也此言為鄭衛詩所誤耳余以為國風道
情而不淫蓋信鄭聲之必放決不能以戀創佚志也
孔門童子於五伯尚羞稱之況鄭衛又下是乎
古今賦昭君者多矣惟樂天云漢使卻回憑寄語黃
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以其戀戀不忘君也歐公明妃
曲自以為勝太白而不及樂天若王安石則云漢恩

似淺胡自深公生樂在相知心安如李陵降虜坐
傷道而丼心為若杜子美痛社稷甘俟喬翹青冥洽交
殘杯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其詩曰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君之意溢於言表其為詩人之
冠良有以也
鶺鴒山曰夏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宋玉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何人斯之為友燕燕谷風
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匪躬不相遇清也
其責己也重以周而責人也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
不怒憂而不敢踈也若木瓜在貺在惠在投之作不

自唐以來嘔出心肝搯濯腸胃一生精力盡用於此
憑其不信患其太露而無敬怒畏威之心如云茲既
最奇絶所欠只一死意甚不平文顧韓文公廟碑云
作書詆佛議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盧文公初意性
龔諫行而隱其豈故為詆訐以求南海之行哉后世
如去國一身輕故藥芳名千古重如山之類十常八
九此皆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孔子之去魯去齊
不若是恝者蓋以決於一去為難也此但言其處變
者若其處常夫子所云可與可覩可群者則不可盡
舉在學者告往知來存乎心悟始可與言詩耳

然非身親經歷自與口不相應時露心聲被人識破矣詩豈易言哉

王震澤曰余讀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惟唐人詩或得其意如靜雲沈醉晝王醒不涉議刺而其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懷別而其意見於言外凝碧池塘奏管絃不言忘國而其意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其意見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其意見於言外頗得詩人之意學者宜細玩之

詩固莫尚乎興然古先言語亦有專於興者若逝兮

如斯山梁雌雉鳧鷖非興也但不隔括顏語耳蓋曲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寓於彼義味相因而可推識非若賦比直言其事者故興多蓁賦比不蓁興古詩皆然知杜詩嶂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因物而傷人清之薄送留者惟花燕而已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因鳥燕而喜已之攜雛居比也亦興也若鴛鴦影來雙鶴鴿飛急到淚頭則比而非興矣今詩以此推之三緯明矣

機之自不能已者屈原歌卿云南薰擊壤自此及周二千餘年上自朝廷郊廟之釋下及民俗閭閻之謠汗牛充棟夫子精擇去取止於三百篇者以其切於人倫關於世教以心而感心也故周禮太師氏以六詩教國子弟風雅頌爲三緯毛詩大序所謂六義也風體如彼後世歌謠采諸民間彼之聲樂主於述事情通諷諭若二南爲風化之始謂之正風諸國燕美刺則爲變風雅體乃朝會燕享之章如后公謂大夫五言七言古詩也主於述先德通下情事有大小故雅有大小成康以上專於美刺其詩爲

正以後燕美刺則爲變雅若頌體乃宗廟鬼神祭祀之樂章如后世古樂府謂律呂合八音奏於黃祖德告成功裔周爲正而魯不當作亦頌之變者也賦者直陳其情詞比者託物以爲論興者因物以興詞明此六義而三百篇大旨有條而不紊矣若其正義則在於得情性之中和詞氣包涵意在言外樂不淫而哀不傷事父事君可群可怨常變皆宜而已

孔子之作春秋有感於麟故曰麟經而意不在於麟也自太師采詩視風之政不能行而天下無公論於是邪說暴行交作臣弒君子弒父人亦不以為非而國史皆互相容隱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本意也孟子于以為孔子懼作春秋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詩為心聲乃天機自動之真況愚夫小子閭巷歌謠無所避忌誠所謂口碑路褐故聖王采詩觀風以為巡狩之首政也其可以或亡而春秋謂之作者豈必盡出於魯史當時弒君屢國之事誰肯直書曰見

魯弒皆書薨而叛皆不書可見矣孔子徃來列國之學春秋者必先知其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孟子下發明綱領者七家觀其大義思過半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仲舒曰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王仲淹曰春秋之於王道猶輕重之於權衡曲直之於繩墨也舍是莫以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張績溪曰春秋之書自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知之非理明義精者治未可學也先儒未及乎此而治之故其說多蔘

程伊川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其活変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褒貶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看春秋即可以盡通矣故傳為按以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二在示人如土工之事大小皆書之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嚴中國用夷禮則夷之夷禮則夷之

經疑　秦第三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救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則春秋之大意立矣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余則以為聖王治天下先德教而後明刑所以弼教也然春秋為孔子之刑書則似於一偏之論所謂道名分禮義之大宗者非歟若曰乳世用重典則先儒亦有此說君親無將誅看弒君討弒者奉天吏而主賞罰周公之時王道大行刑賞只做得箇伯術而已與聖人作經意思正相反如何與春秋義理得以相通

愚按古史簡畧隨事記時而已若編年之書名為春秋者奉天吏而主賞罰周公之時王道大行刑賞只做得箇伯術而已與聖人作經意思正相反如何知得許多陰謀秘計純是一箇功利之心講來講去失在上者政教方興而在下者美刺詩當道大行風雅具存春秋何由而作耶時至春秋孔說橫流昇行又作弒父與君以為常事故孔子不得已而周流七家綱領之外余前以陽明先師之說尤而繫十餘

天下固以行道為心其德容所感必開其政者亦將退以明道而作春秋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是以列國之臣皆得其真亦何待乎左史以明耶雖周公徙出不易其言矣且公穀左氏皆戰國時人趙孝王時有荀況者其學出於公穀左氏又出其後書中言臘者秦之祭名言酺者秦之飲名言庶長者秦之官名左傳乃漢初始出於張蒼之家蒼為秦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律曆乃與其徒掇拾所聞託為左史今觀三傳之言多與望經不合豈可以此為先秦古書盡信其為得孔氏之意耶

書法凡例

治亂惡者不以存沒必施其身褒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為勸戒也故春秋為史之文有事同而辭異者為變例有事同而辭同者為正例正例非聖人不能立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義必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建權者始能通之

人君嗣立必逾年改元當國君臣必改之書策蓋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元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然後大倫正矣故

宗廟曰滅詭以勝之曰敗勇而侮之曰取輕行以掩曰襲已去而躡曰追聚兵而守曰戍以弱假強而左右之曰以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諱之也戰不言伐圍於曾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也

滅國有三中國諱且卑國月夷狄不月紀時

君存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爵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惡

按此三諱於義未安臨文不諱此萬世之公義也不直則道不見夫子所謂父子相隱者惟以矯証父之失史為後世公論豈可違而隱乎

吳楚僭號卒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係鄭則突不稱國小白係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賊子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遠國則罪西隣子突救衛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凡闕文有因舊史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誤而不敢明者如甲戌己亥夏五紀子伯莒之類也若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賜葬成風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夫子以大義裁之非闕文也

經疑　春第七

三傳左氏敘事見始末公穀詞辨求精義然皆有得失若胡傳則事按左氏而義取公穀迂精者尤衆孟氏為春微辨多以程傳為証但不當以程子之說為已說耳

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也后世律例首從輕重之條皆發原於此

春秋總括

春秋始終曆周十有三王魯十有二公始僖隱公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終哀公逝十四年即敬王之二十九年也

共二百二十四年間盟一百有九會九十七戰二十有三侵六十圍四十四遷十三滅八城二十有九內城二十三齊霸外城三晉霸內城亦三時不時義不義皆書以見用民力為重

雩二十有一郊九牛災四龜灾者四

災異一百二十有二日食三十六星孛三雨雪無水大雨霣霜雹各三不雨七大水九大旱山崩各二地震五無麥苗大無麥禾各一螟三蝝十星隕石六鸜鵒來巢一

經疑　春第八

宮室災六震廟一屋壞三齊太災宋衛陳鄭災一凡天災大小皆書不原其所應以見天威皆當畏也

桓文伯業

齊桓公在位四十二年自諸侯會於比杏而始閻伯同盟於幽而伯成再盟幽而天下同與大會葵丘則極盛而衰之漸也凡公之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比杏以平宋亂於鄄城歸功天子再鄄以長諸侯會幽以為鄭成再幽以服陳鄭會檉以謀救鄭首止以定王世子寧母以謀鄭葵丘以明天子之業九者亦

衣裳之會敘邵合計為十一自後盟洮以定襄王于酸以平紀難解淮夷牡丘以驅楚救徐于淮以謀鄭鄗而且東畧四者兵車之會也十有五會有天子之事三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葵丘序周公於諸侯之上首止不但不同盟帥諸侯以會王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之也然桓始終滅三國封三國滅譚以其奔不禮入不賀滅遂以杓會比杏遂不至滅障以襄公滅紀而障為附庸猶未爲春秋書齊師滅譚齊人滅遂齊人滅而其耻自見為狄所潰而封邢焉狄所滅而封衛為淮夷所病而封杞春秋書齊桓公之繇伯也二公伯業其互有得失如此

師城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而遷貶亦所分矣

晉文公在位凡八年自得國之四年侵曹伐衛而始霸易太子桓公合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惠王惡之使周公召鄭伯鄭伯何罪而春秋以匹夫之逆罪之蓋春秋道名分以大義為主首止一盟而君臣父子嫡庶之分明諸侯會王世子雖亦盟盖惠王將以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功高而道義則微故春秋所書如此其畧至踐生之盟鄭服楚成天王下勞其要言之中鄭伯雖王命而非制命大義賢者守其常聖人權其變盟首止逆鄭慶而不失其中者也

春秋書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逆歸不盟蓋惠王將以爰易太子桓公合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惠王惡之使周公召鄭伯鄭伯何罪而春秋以匹夫之逆罪之蓋春秋道名分以大義為主首止一盟而君臣父子嫡庶之分明諸侯會王世子雖亦盟蓋惠王將以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功高而道義則微故春秋所書之中鄭伯雖王命而非制命大義賢者守其常聖人權其變盟首止逆鄭慶而不失其中者也又書公會晉侯諸侯盟于踐土蓋周室東遷所存者名而實不及一小國晉文既令天下勤攻物此春

秋之名實也名存實亡猶愈於俱亡故天王下勢晉
戾于賤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君道也父道也
晉侯以臣召君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臣
道子道　也天下大倫皆存而不泯矣此二名之皆
善所以桓文為功之首也

孔子相魯書五事

定公十年會於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二年叔孫墮郈　季孫仲孫墮費　十四年石尚來
歸賻

春秋有五始

經疑

春秋事變之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
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五始總其大者

春秋事變之始

盟蔑私交之始　歸賵下交之始　祭伯來王臣私
交之始　會于潛我狄之始　入祉大夫專兵之始
盟於唐盟戎之始　于宗專盟之始　鄭伐衛諸侯
專征之始　州吁弒君書弒之始　宋伐鄭諸侯會伐
之始　亦諸侯分黨之始　於城中城蕃主盟之始
楚丘戎患之始　尨蜚參盟之始　會鄧懼楚之始
于折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于莘荊滑夏之始

經疑

齊滅譚滅國之始　陳殺禦寇專殺大夫之始　荊人來
聘楚交中國之始　曹殺大夫專殺大夫之始　滅
弦楚滅中國之始　晉秦圍鄭秦晉結怨之始　敗
秦于殽秦晉七十二年伐爭之始　會承筐大夫特
會之始　清丘大夫同盟之始　盟蜀漷與中國相
準之始　鍾離會吳之始　公子友敗苦公孫茲侵
陳公孫敖城徐鄆三桓之始　作三軍三家分魯之
始　會于宋晉楚同主夏盟之始　亦諸大夫分從交
見之始　公如楚諸侯旅見楚之始　十二國諸侯
會于申楚專合諸侯之始　盜竊寶玉大弓治臣而極
之始秦秋事變至於治陪臣而極怨必皆書者謹
始之意善者為作始不善者則為作備可不慎歟

親無將將則必誅此義之晝也教道之所必至況春秋之時弒君與父視以為常恬不知恠故孔子懼而作春秋乃先於賢者責備而立誅心之法以加趙盾無將之法以加許世子蓋變例而非常法為之兆也若皆以此例推之則人皆可誅天下無全人矣故夫子於此又書葬許悼公以赦止原世子之心也不然葉與不討賊其罪豈惟當末減哉否則吳弒其君僚薛弒其君比皆可誅矣此則孫盛之春秋商榷所謂知以經而明經以變例執法也是豈曲學迂儒所能知哉

經疑　一番第十三

春秋始于魯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按即此以下皆春秋時事也謂詩亡者周之政教不行於天下而采詩陳詩以觀風上下皆亡而公論不作王者則至胡為乎來我因感而作春秋蓋因所感而作

經疑　一番第十四

始即以所感而終故只絕筆於獲麟非文成而辭至獲麟乃感麟而成文也春秋非王者之事乎古先聖王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卦叙疇亦猶使天以

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其九族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有東薪滴楚之譏晚年流甚其母子親遘爰始之難播遷流離畧不為戒以天王之尊下賜成風諸侯之喪比本塞源自絕甚恨景況春秋託始於此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終于獲麟

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之十四年也春秋孫氏之書子貢所能知以經而明經以變例之以賜屢人孔子閒而往觀之反袂拭面歎泣沾巾嘆曰曰此麟也有王者則至胡為乎來我因感而作春秋蓋因所感而

五經疑義卷之二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著

弟少陽嚴大節校

禮義二十七條

禮樂備矣半千子喪後大義遂乖學者各以私見為書傳名奏請錢何所不至又雜之以時君僭妄如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文盛然再倍可矣只鄉遂二處設官二萬二千二百他尚未及也財賦何是以克其祿十羊九牧豈可深信其書哉

周禮與孟子不相合其按防周密故先儒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朱子白廣出周家法度在此非後世之見觀古人也殊不察周禮所言皆自私自利以賊民一事言之大失文王治岐之本意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胡致堂亦力詆其事甚切

禮記之所以雜者以其有虛無之說附名之說僞偽之說誇誕之說煩瑣之說刑名之說察此六失而後夫子刪述之可求也然禮記之言雖雜其中有精得聖人精處則過於周禮儀禮亦遠矣

禮記中有言小學者有言大學者如灑掃應對之節仁義禮樂之教是也有言禮文者有言禮意者升降揖遜之數恭敬撙節之宜是也散見諸篇尚存古制皆先王之禮經也自迂腐邪說雜之而正義不明耳如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舜葬蒼梧之野之類滑

子子思嘗出妻而不及叔梁伯魚與序說不合又云孔子以伯魚哭母為甚子思不使子尚喪出母以為道污則從而污皆非聖賢之教然則三出之事豈可盡信乎

儀禮亦戰國時所作大抵多雜以春秋僭妄之制古意或有存焉但詳於禮文器數而求言禮意苟求其意必雜記也

儀禮所以不得為古書者即其服制可見如長殤亦兄弟之妻制服五月本朝於嫡長止服期年

父母之喪中庸以為貴賤一也孟子以三年之喪齊疏飦粥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古者通喪三年以齊疏為常衰在胸前持以斬別豈父斬而母齊之理乎以春秋衰世喪禮不行仕夫各以私意自便禮因不同如晏子父卒服麤縗斬其室老以為非大夫之禮則當時士大夫衰服各有不同禮家遂分別驚之定禮耶若飦粥三年與孔子三年不安食稻之旨相同禮家乃以為既葬疏食練食菜果祥而食肉此亦閑時異行著為定禮恐皆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若二十七月而止者此短喪之漸衰世之制也其曾

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生猶莊寢可見不正於二十七月矣凡孫為其祖若高曾承重者皆斬衰三年以父母之愛同也降服君亦然天下大公父母也通謂之父母之喪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皆以其鞠養之恩同於親母故皆服三年如繼母不有育幼之恩服同於母可矣若緦然而拜尸者父終為不順於之可也若云神無所依則如丁蘭刻木為母無不靈應然則主祭可也影祭可也象祭亦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何必尸祭

古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九女天子之后諸侯之夫人為嫡其外姪娣及他女從者皆為媵御貴賤有等所以正名分寧亂原也故禮無明文為嫡嫡先死以前班行之次立為繼室以攝內主之事耳若大夫以上諸侯天子自有妃嬪可以供祭祀寧大夫以下并廢士而不再娶也此論甚正所謂大夫以下不再娶可也士尚有媵則大夫可知士亦不再娶可也士與庶人若不得已而再娶則名為繼室但攝行婦事豈宜就當嫡禮哉於此不能正名則其流禍為大故特表嫡繼之辨

祔立尸以祭而又必以童蒙為之故有抱孫之禮祖孫二氣相通又當昭穆之次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此也若云神無所依則如丁蘭刻木為母無不靈應然則主祭可也影祭可也象祭亦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何必尸祭然禮無二主陳瀾註禮記謂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而堅之以依神未有文也檀弓曰重主道也及葬而有諡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粟主也粟堅可久刻諡以祔其禮主乎吉矣豈非在卒哭之時哉自公羊有虞主用栗遂誤以爲既葬反虞之時先用虞主期年練祭之後又用練主是二主矣殊不知卒哭之主即練主也蓋主因祔而作虞時有重不必別作主豈又有栗主之名哉

制首言天子諸侯受地頒祿之制皆依孟子爲說文亦小哉而大義未失其後所言幾內幾外封國多

經疑　禮第五

寡之說則不經矣

古者師不制服以恩有輕重不可以例定勢有順逆不可以必行孔子殁門人治任於三年之外子貢反築於墓側獨居三年則三年之內非即吉可知但不如親喪之安憂耳故曰心喪若喪父而無服其他恩不如孔子與百家衆技之師例以三年則過矣況父子之父母如在則不當以純素衣冠凡有官守者服勞王事雖師之至於勢有所不行況後世君喪尚以日易月又安得於師獨厚哉惟在不悖師教耳

自古親親之恩無分於貴賤中庸註言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大親親之義因有差等非謂舉者之服諸侯亦可絕也況祖父功固不可絕也檀弓曰重主道也及葬而有諡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粟主也粟堅可久刻諡以祔其禮主乎吉矣豈非在卒哭之時哉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天子諸侯安得盡絕期喪邪中庸言期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昆弟且不敢降況敢降祖服乎似失中庸之旨哉

經疑　禮第六

月令本吕春秋雜記三代及秦事祔舍爲之中多先王遺制必夏時所行也但其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爲十二室者爲明堂之制後世誤說紛紛殊不知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如舜南面而立雍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明堂猶在茲周之盛時居之何以當寒風春宣王時明堂本爲朝諸侯而巡狩遺址何嘗兼四時之制益明堂方岳皆有之豈有不南面者哉

詩亹亹我周勢則武王已老竹書亦不足信孟子言文王世子言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記年言武王四十五金仁山以竹書爲據但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詩又言綏我眉壽則武王已老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時周公已攝政矣荒老舜攝明堂位乃言周公攝負成王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受封之魯成王亦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

如有亦武王未崩時必不在成王即位之後來語
言成王十三即位則武王當八十一而始生成王成
王又有弟應晉邦韓生於後恐無此理大抵多漢儒
附會之言非聖賢經傳故特表此以示其疑

禮運以大道為公大道既隱為說此亦古今異宜之
意但以為大同小康則有薄禮之意此老莊虛無之
餘見也禮云事死而歌亦此類耳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欲其不受天陽此拘儒之言
戰勝之意耳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公穀皆附此義
與禮記者同出一傳夫古制簡畧故社達天陽后世
之不廢則存之以為亡國之戒可也何必特為之屋
示人以不廣耶有命者任為之耳

明堂位謬妄尤甚古制立不中門出入止由閨左右
門內止東西二階主無中階非也至謂
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王以周公有
大勳勞封以曲阜七百里命魯公世祀公以天子禮
樂是以魯君祀禘於郊郎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
六月以禘禮郎周公於太廟欲廣魯於天下凡諸侯
之祭也天子之祭地有分祭分祭則地
天子之郊有合祭合祭則

月而行之各有所宜也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豈有地不入祭之禮但以周歲建子以子月郊天郊特牲遂以郊迎日至周禮言之若果以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則常用丑則郊非為冬至而夏至為祭地

周五建午之月因以夏至祭地矣若夏至祭地則以古者大夫祭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閉藏曰門開民則歲終一合祭而已人皆本乎天地豈可不報但通曰戶中雷者污下之地流水所經旋即天井溝洞之類五者士民之家皆有之但大夫得以時分祭庶

不敢專祭五行生育之神則亦天地之德也春秋二社各鄉合祭禮亦宜之

儒行之言多所考大時君有亟需之心故戰國豪士間會其說未必皆先子之言

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僎象三光四座象四時此皆定儒曲說非飲之義豈在於此後世所以視之為虛文也養老之中尤寓勸德之意耳

射義所言得古人制禮之意但間入孔子題相之射子路公罔之裘序點舞人退去近言似機家荅大之說非孔門與人為善之意若與人為後者註解以為

無自相朝聘之禮周禮大行人凡侯國交般相聘世相朝皆衰世僭禮觀春秋時皆小國朝大國而大國無報朝者大國聘小國而小國無報聘者故魯國朝聘皆言如可見其非禮之正矣不但諸侯自相朝聘為非禮雖王制所言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亦禮之所有然則聘禮所載皆衰世諸侯之制欤外國往來亦侯之事則禮或有相類者耳

舊刻經解緒言跋

大泌山人李維楨譔

昔悅有言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為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為真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指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夫聖不易學經不易作然而此心此理則古今凡所同不求經於理不求聖於心安能辨其是非悅第為此論欲以備博士官使之講求未有灼見也門人郝仲輿少有兼人之識於書無所不窺遭讒再黜杜門著書而先用力於經宋儒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自為解易解曰正尚書解曰辨詩解曰原春秋解曰直禮記解曰通周禮解曰完儀禮解曰節論語解曰詳蓋

子解曰說。質之理而未順。反之心而未安。即諸大儒訓詁。世所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聖經之理而止。廣大精微。簡易從約。久於經無半字發明指授。不圖晚年得此。惺悟篤嗜。庶不虛度一生。

抗。必為心服首肯矣。豈若劉綽輩織綜經文。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者乎。其卷一百七十有五。其言一百五十萬有餘。力不任剞劂。先行緒言九卷。已見大意。葛稚川云。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又曰。披九典。乃覺面墻

文者道之器也道非它尋常人事物理耳夸士談天天何言哉聖人不言天雅言詩書執禮而著之經經者聖人之文也夫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故賁易作文言文言者聖人所以談經也士脩文而不明經舍秋實而採春華也余椎魯無文蒙受一經垂老涉獵旁通發揮而喜於談說家無好學子弟無師友環堵之室抱膝伊吾時有所會手口共語要之不越六經糟魄耳士大夫群居議論時政月旦人品區區掃軌杜門二十年耳目面牆惟於几案間親聖賢薰炙而相師友不啓不發欲言而誰與語欲不言而終古茫昧困蒙不告寧秦越人之肥瘠歟解經暇日撮其瑣言題曰談經昔秦之談士引經非時而因以禍經晉之談士舍六經蒙老莊而因以禍國故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難矣哉由斯以談談何容易王僧虔誡子開卷未知指例便盛于塵尾此最險事而禪

子惠能目不知書捉麈高談其徒
即其談以為經為私為僭耳乃復
棒喝談者自謂不二法門吾談吾
聖人之經匪私匪僭也世無乃有
稱其為物不二而棒喝余者乎吾
夫子終日言當無此禁然亦頗惡
夫人之空談者故曰予欲無言默
而成之存乎德行則余又似多言
矣

天啓甲子歲端午日郝敬題

山草堂集第一

談經目錄

周易凡七十條
尚書凡三十條
毛詩凡五十四條
春秋凡五十六條
禮記凡十三條
儀禮凡二十條
周禮凡四十二條
論語凡二十六條
孟子凡三十二條

共九卷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周易　凡七十條

易自羲聖始畫。文王演彖。周公繫爻。孔子贊翼。先聖後聖。所言一理。皆本造化。明人事。辨臧否。邪正決從違而已。其他緯候占測。無補於經。而適以滋惑。非聖人憂患天下。開物成務之要也。

近世學易。主朱子本義。謂易專爲卜筮。其論八卦著策。準邵雍先天圖。牽強附合。及其乖於仲尼之旨。則曰此伏羲之易。非孔子之易也。惡是何言。與易至孔子。尚謂未盡乎。舍易簡而趨隱怪。遠託太古。浮淫於伎方之家。是庖羲之許行。凡父之楊墨也。學者專主十翼。易道中天矣

義畫始星。玄言迹絡。如夜半子陽初動。晨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覩矣。然使其無憾。文王必不更演易至文王。周公抽厥玄緒。但其辭旨深約。贊揚幽隱。畢達揭日月而行。康莊大明中天矣。旋罹秦火。六籍散越。而易獨存。後生捧完璧。誠斯文大幸。奈何更生異端。稂莠其眞苗。礫裂其同體。妄謂羲聖有不傳之秘。使緯稗雜起。詆夫子十翼爲一家言。離經叛道。莫此爲甚

漢唐以來說易。卑者踈淺而乏理。高者悠謬而不經。夫易聖人所以精義窮理。利用安身崇德者也。人生何時無屈伸往來之感。何處無悔吝休咎之幾。一念之精進即乾。而一念之牧斂即坤。一事之光明即陽。而一事之昏邪即陰。操心制行。隨時處中。懼則思占。疑則思斷。即是元亨利貞之道。聖人所以無大過者。舍此無餘術矣

若夫占天測地。按節數時。雖算極塵沙。虛敝精神。何所用之。蓋天下唯理可御數。數不能違理。京房郭璞術非不精也。而挾術用數。竟以殺身。故得其要。一奇一偶而變化行。不得其要。雖如蓍貢之四千九十六。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易卽占也。天地人物之理著。消息盈虛之數顯。吉凶禍福之幾決。斟酌損益之法詳。參伍錯綜之義密。學者思六十四名義。觀三百八十四爻象。嘿識旁通。天下之事。坐而測矣。豈區區著策之謂占云乎哉。善學易者。以身自占。灼見吉凶。從違之理。活潑無礙。乃爲知易。不然。說雖精。空譚耳。

卜筮者。易之小數也。八卦成而易道備。聖人因圖書作蓍策以演卦。合易徵吉凶。定民志。勸善遏惡。神其道而設教耳。豈謂人事不脩。秪憑龜策云乎哉。是以舜之禪禹。蔽志不卜。臧孫辰居蔡。夫子譏之。自言五十學易。可以无大過。夫所謂无大過者。豈徒以其著策云乎哉。又曰。人而無恒。不占而已。夫所謂不占者。亦豈徒以不用蓍策云乎哉。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是則无往非易。无往非占。故易不可須臾離。占不可一事廢也。若龜策不用。非易之害也。然則聖人奚爲作蓍策乎。曰。

既十八變本卦可知矣。何必舍本卦。更据別卦乎。是亦一疑也。

世儒謂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故凡利貞之貞。皆訓正。言得正則吉。此以卜筮論易。爲周旋其說如此。聖人憂患天下。於君子固欲其得福。於小人亦欲其免禍。普告諄諄。何獨遺小人。而亦何待卜筮。如必待卜筮。則焉能禁小人不占。故易不可一事廢也。若龜策不用。非易之害也。然則聖人奚爲作蓍策乎。曰。占者之皆正乎。若云君子吉則驗。小人吉

則否。則是蓍策驗者少。不驗者多。其爲用狹矣。大抵易道明。則小人不待筮而自知其凶。君子不待筮而自知其吉矣。或曰。如子之說。蓍策可弗用乎。曰。易不由蓍策生。借蓍策以占易耳。非易。无以見造化。非蓍策无以見易。聖人以造化變動幕爲易。易成。而變動不可見。故作蓍策。使人揲策求卦。又爲老少之法。使人揲爻求變。易本成案。靜以待動。卦隨策揲。動以推靜。策營而爻象受命如響。故曰蓍之德。圓而神。後世之蓍

非古也。從欲減理。徵福免禍。卜史矯飾附會。非天生神物。聖人作易之本意。故君子務民義。則策可勿用。學易觀變。筮亦不可不知耳。或曰。如春秋傳之言筮。何其響應耶。曰。左史多誣。卽如其說。亦筮家老變之一法耳。何足盡易。如畢萬筮仕。遇屯之比。是初九之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是六五之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而之睽也。晉文公納襄王。遇大有九三變而之睽也。南蒯作亂。遇坤六五變而之比也。趙鞅救鄭。遇泰六五變而之需也。惟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用本卦互艮爲占。然晉伯姬始嫁。何以并惠公死。高梁皆知之。叔孫豹初生。何以并豎牛之名皆知之。崔杼入其宮。不見其妻。若爻辭專爲崔杼發者。則是以占他人。皆不驗矣。陳厲公遇觀。以艮爲四嶽。占姜姓之齊。以巽爲風行。占在他國。皆牽强附會。不近理而近術。不似經而

似讖。豈聖人開物成務。元亨利貞。不可遠之本義。夫蓍策從來遠矣。今人用之。不驗者十常八九。何獨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一一奇中乎。左史好奇。文致誇張。不可爲據。蓍夫曲禮有言。卜筮者。聖王所以使民信日時。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如此而已者也。故古人不廢易者變也。象爻象辭。无往非變。其大者莫如序卦。上下凡六十四轉。造化人事之理。天然妙合。孔子所以五十

學易從心不踰之矩正在此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序烏乎學易

卦有名非定名爻有象非定象无名而名莫非名也无象而象莫非象也有文王再演今卦之名未嘗不可更爲他名有周公再繫今爻之象未嘗不可變爲他象道无常主舉一知十神明默成存乎其人難與子莫高叟論也

易者聖人窮理盡性致命之書理无形性无迹命无聲臭故聖人不言性與天道而但言象談玄說空二氏所以多言而愈離也舍象更无容言更无處見易

說者謂孔子不言象非也上下二篇大象小象說卦雜卦皆夫子作凡天地間昆蟲草木莫不取象則言象莫如夫子矣至於彖爻之象文王周公繫之夫子不復言而但贊其義者所以明象也故其言曰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理本无形因象以顯非象无以通八卦之變盡六爻之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一正一倒文王所次第也數往知來順逆相受條理天然夫子作傳隨意指掌如水流轂轉圜神不拘之妙宛在目

要十翼所由作也漢魏以還學者迷習訓詁始九家者流穿鑿迂僻獨王輔嗣超然窺十翼之藩而說者謂干象太疎十翼不言象而象義雙顯後人言象而義荒譚義而象隱易所以難言也程正叔易傳大抵因王輔嗣之舊廓而充之於象數闕畧徒執君子小人治亂生解其於三極之道微覺偏枯朱元晦本義直欲懸空說影俟占者自合究竟將易作卜筮之書而其說愈隘矣邵堯夫造爲先天方圜等圖好事者詫爲

新奇脩鍊羽流緣飾龍虎鉛汞姹女嬰兒爲叅同悟眞等書作見奇僻叩之不過存神馭氣以求長生而珍秘自喜援易爲口實聖人作易易簡開物惠人不知而小說誣世唯恐人知心術已冰炭矣禮云假鬼神時日卜筮疑衆者殺學者反尊崇其說甚矣人之好怪也

前學者識此盈虛消息思過半矣故易非聖人不能演非聖人不能序其取于一正一倒者像神之兩在无方道之周流不息也學者不深加體究惑于邵氏先天圖說以乾一兌二爲伏羲本義疑序卦爲强則是二篇次第皆可任意雜越又焉用文王演爲哉

或謂重卦始自文王非也八卦相錯羲聖備矣筮法老少用九用六皆本自河圖必六畫成其法始備羲聖既則圖書作蓍策不應重卦又不自羲聖始大傳序庖犧神農以來列聖開物所取十卦皆重儻重卦自後世始聖人立言必不爾

春秋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然則易象繫自周公舊矣孔穎達作正義辯之甚詳而班固云勞更三聖世歷三古說者遂以伏羲文王孔子爲三聖周公不與嘗觀孟子序堯舜以來間知止稱文王亦不及周公蓋二聖父子同世言父不復及子言三古不復列四聖立言自爾非謂周公遂不得與于斯文也說者因大傳云作易者有憂患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辭危因謂危辭多在爻爻辭亦文王作非也按坤之彖云先迷後得主東北喪朋小畜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云履虎尾不咥人明夷云利艱貞剝云不利攸往歸妹云征凶无攸利凡此皆文王彖辭可謂不危乎文王序易逐卦繫彖周公承考逐爻繫象易始大備公嘗自言文王我師孔子亦謂

文王無憂父作子述正謂此也今檢爻辭如隨云王用享於西山升云王用享於岐山皆指文王蓋周也明夷云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指武王蓋紂也箕子之明必指箕子爲奴也小畜復隨繫皆引用文武爲彖泰之六五歸妹之六五引商王帝乙夫帝乙是文王所親臣事者豈肯以繫爻凡此皆足以徵爻辭之非出自文王甚明也蓋周公指武王誅紂伐商晚遭流言愛惎其文多同故舉爲往事眞切如此凡周公之辭

孰非文王之辭乎。惟彖辭作自文王。故夫子爲文王作彖傳爲乾坤二卦作文言。則象傳爲周公而作又甚明也。聖人脩辭立誠言不盡意。伏羲畫卦无辭以俟文王。文王繫彖无爻以俟周公。周公繫象无辭以俟孔子。三聖皆以未盡之意。遞相傳述。若使文王繫又繫爻則周公作象亦宜作。孔子成春秋脩經亦宜脩傳。如後世自爲綱目。自爲目識者譏之。聖人脩辭立誠豈爲是喋喋者與。後世過信班史。故蜀才改箕子何獨不作大象傳耶。易自義聖創始。文王周公繫辭。學者尚未通曉。至夫子作大象。逐卦示人用易之方。如衣裳之有要領。每卦約言其義。而彖爻象並列自解。如乾云君子以厚德載物。乃至六十四卦。莫不各有指南。易至此如長夜夢覺。昏衢日朗。功高三聖。澤流後裔。而鄙儒背聖訓別搆先天。愚謂之楊墨。豈不誠然

十翼之初自爲一書。猶傳之於經耳。鄭玄始以之合經。即今乾坤二卦章句次第是也。魏王弼於序又錯其序而作雜卦。无所不用其極。世儒

又自坤以後分彖傳附彖分象傳附爻加彖曰象曰以別之省學者兩讀甚便近時博士家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病分經合傳之非古歸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夫謂經傳不可合者以書同而道異言同而人異如春秋諸傳于經則誠未可合也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視三聖爲古自視爲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孔子傳易何遂不如左公穀傳春秋世儒不講究先後同揆之旨徒較勘章句之分合以伸四聖不同易之說謬也余解

十翼合易左也不講經仍王氏舊章以明四聖同易非但爲誦讀便而已或曰彖爻象辭吉凶悔吝間有不同何也曰此所謂變通以利言吉凶以情遷耳故曰易者變也離一爲萬合萬爲一之謂變爻象隨宜發揮旁通兩端不執不必切合即如元亨利貞兩字多雜出其間一也有時作四德有時作一語有時離析錯出語爲占元亨兩字多獨用利貞兩字多雜出蓋

元亨物所同利貞物各正即此亦可舉一隅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說者謂伏羲則圖畫卦按卦與圖无涉也謂禹則書衍疇按疇與書无涉也圖書皆伏羲則之以衍筮策耳圖書之數合之適滿百百者盈數也圖五十有五書四十有五以五十中分圖多五書不足五馬陽物也陽大而數盈龜陰物也陰小而數虛伏義大衍損圖之五加書之五用其中爲五十以爲大衍之體衍之仍得五十少一以象太虛實得四十有九爲大衍之用損益斟酌皆法象自然其不用全數者理无盡數无盈六合之外聖人弗論也圖書已不能相兼聖人安能違之所以爲不用而用也

天下之理統于一天下之數生于一一者造化元神萬事萬物之權輿也自羲聖畫一後人名之曰奇畫一名之曰偶其實偶非一對也如地之于天臣子之于君父一分爲兩不能兩則一天地之始惟元陽一炁

陽生陰應如室中有明斯有暗如水有清斯有濁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倡陰和奇分偶成間不容髮可以意會難可言及

問易何由生曰由一生大初渾淪一畫乍啟盤古初鑿一生兩判三才立而五位陳父母六子變化往來包孕其中非如後世根幹枝葉次第之說也一爲陽道兩爲陰闢陽動而有陰靜而無一生則動而向有陽實之象兩虛無形陰靜之象奇動偶應即天一生水坎體呈而五位羅

列圖書之數皆由此出故一爲元始奇偶相乘一而二二而一變化无窮所謂一貫不二之道安所得方圖等圖先天後天紛紛杜撰之說乎

○卦八而已先所謂六十四也六十四者八之錯也故經文數言八卦未嘗言六十四周禮大卜八爲經六十四爲別即經之別耳邵堯夫橫圖相生是經與別混而无分也既以序相生如幹之有枝枝之有葉則不應言八卦相錯既序生矣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猶強引兩儀四象

八卦語爲解至於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則鑿空漫說矣其實八止錯六十四安所得十六與三十二乎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以臆作非經有明法也及爲圓圖不合又顛倒割湊強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爲解朱元晦喜之以爲羲聖的旨未見其然

河圖洛書天以數示聖人八卦奇偶聖人以數窮三才故易者數之林也數者萬事萬物之節

造化變動之候即是造化非有數以生造化也如天有晝夜寒暑人有生死呼吸天地間往來聚散千變萬化莫非自然而數出焉故无常之謂易有常之謂數算起於奇偶法詳於圖書圖書之數成於五八卦之數成于三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八卦既成奇偶各十二共成二十四又每偶二奇共藏十二成三十六三十六乘二十四成六十六者天地之成數也曆法支干六十六倍之爲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律呂以三

分損益六九進退皆所謂參之以三也圖書之數五爲中極六七八九十皆得五而成百千萬億皆積五而生故五方五氣五常五禮五爵五服五刑五音五味五色五臟五體手足指五皆天也皆所謂伍之以五也故數莫盛于三五易簡之謂易夫子於繫辭首發之易簡者一也一者萬化之祖乾坤八卦之元神一分兩兩一則參參參兩則五一參五則九數至九而乾道變化極矣故九爲爻用而一爲卦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參天兩地而倚數此也參故卦成於三兩故乘三爲六六乾坤所以往來不測之謂神非枝枝漸次之說也

數起于參兩參兩由一生而不言一何也一動則不滯方則不移陽動主施陰靜主受皆自然之象而皆本一奇生一所以神也一者道之始即兩兩分一化一无常主而兩共含一故一无名名之曰中中者兩間也道家謂玄牝之門天地之根萬物之母故卦爻不言一而三之曰參兩又何也分爲二三合爲參兩之則分數由衍生由倚成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舊謂圜者徑一圍三方者徑一圍四故陽用其全而爲三陰用其半而爲兩是謂參天兩地夫圜一圍三方一圍四者法象自然非由此生法象也奇自爲圜偶自爲方非由方圜生奇偶也謂圜三爲陽於理未違謂圜四爲兩則牽強甚矣蓋偶者兩其奇非用半之謂也以一奇規而圜之中徑一外環三此函三之象也仍以一奇矩而方之中徑一外方四此奇生偶陽生陰之象也圜象天一乘三其度較長方象地一乘四其度較短圜之則包乎外方之則納於中此天包地陽兼陰之象也奇長偶短陽大陰小圜則不滯方則不移陽動主施陰靜主受皆自然之象而皆本一奇生一所以神也一者道之始也圜者乙之運也方者圜之變也故一乙也初爲太乙運乙爲圜圜而方成用圜屬天而方屬地圜成體而方小於圜圜无窮而方有終此天地陰陽自然

之分數太乙所以爲元神也天地之初一難言矣其在人心未發之中一之藏也即易所謂太極也已發之和一之形也即卦所謂奇也有中有和一之兩也即卦所謂偶也過此以往巧曆不能算而天鬼萬物可推矣

卦體六位其變本陰易道變化上下往來无常即陽之乘陰也道附器行神妙萬物乾坤所以合德也故陽不用九聖人裁其盈所以能往而來上而下游魂七日復初而九兼六之半也

數生於一成於三極於五窮於九間於十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圖書皆中五也數至五而中極矣十其五而中盈矣故圖書皆五十圖盈書虛陰損陽益皆不過五大衍之數五十揲圖之五者即乾龍无首之義盈而不可尤也加書之五者即陰爻用六之義書陰物虛而受陽之施也陰陽之數有偶奇不足不足即陰有餘化而裁之非聖人不能

子云易者三才之道故筮法三變成爻卦之始

畫本一生三蓍之求卦由三得一凡一必兩凡兩必參法象自然故策分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兩象天地一象人有天地然後生人人生而後三才立參三才而爲一者人也故筮有五節象天運有五歲而掛一爲始一參兩中變化乃行乾坤設位成性存而後道義出子云吾道一貫待其人而後行豈卜蓍云乎

交位極於五者五爲天地之合圖書之中五氣之會也五上又六者五生六成獨陽不成五不能廢六无六則五窮而六无位者陽生已全孤陰无用也初亦无位者初爲微陽上爲窮陰如人生不知所始死不知所終童則蒙老則休之象也

凡數非衍不生无倚不成故易大衍而倚數初爲一二倚成三三倚成六四倚成十五倚成十五十五而圖書全天地之體具大衍之數成二老分六九而乾坤位故交位莫盛于五蓋下卦三交得六爲老陰上卦四五兩交得九爲老陽

過五又六是无用之老陰也故五爲極而上爲
亢自初至五內外共行爲十五外三爻自行亦
十五如六爻同用則二十一而十五不成六九
不分陰陽混而天地不辨故用九爲天則也十
五而用九則離六而陰陽分上雖損六而內自
不失十五乃所爲天則也蓋十五者三其五五
其三所謂參伍者也九者三三也五者九之中
用九者宗五也十者九一也一爲虛故十有終
而无成十五者數之大成十其五五其十聖人

學易五十而已大衍五十而已
天數成於五故乾九五飛龍在天爲百九十二
陽爻之父亦爲百九十二陰爻之君故位至五
无上也上九六陽是五上加一一爲諸陽之根
圖書一皆居下乘五故亢也
八卦既錯六位時序陰守其成而陽過其曆故
用九用六自然不易曰天則也世儒不察妄謂
六十四上可增爲百二十八二百五十六以至
於无窮若是龍何但有首耳將陽愈亢則地與
天齊乖理溢數孟浪之言也
亢自初至五內外共行爲十五外三爻自行亦
十五如六爻同用則二十一而十五不成六九
不分陰陽混而天地不辨故用九爲天則也十
五而用九則離六而陰陽分上雖損六而內自
不失十五乃所爲天則也蓋十五者三其五五
其三所謂參伍者也九者三三也五者九之中
用九者宗五也十者九一也一爲虛故十有終
而无成十五者數之大成十其五五其十聖人

學易五十而已大衍五十而已
天數成於五故乾九五飛龍在天爲百九十二
陽爻之父亦爲百九十二陰爻之君故位至五
无上也上九六陽是五上加一一爲諸陽之根
圖書一皆居下乘五故亢也
八卦既錯六位時序陰守其成而陽過其曆故
用九用六自然不易曰天則也世儒不察妄謂
六十四上可增爲百二十八二百五十六以至
於无窮若是龍何但有首耳將陽愈亢則地與
天齊乖理溢數孟浪之言也
在道爲中在數爲五堯舜授中圖書中五中之
爲字其數五口者四象也一者太極也故道莫
大於中數莫尊於五莫神於一莫中於三一之
化兩由中而分一居中左右不離中一而生三
三居中左右不離中五而生九總之不離一也
極之而三五各完其數三其五則一五居中左
右各五爲十五故數莫變於三五傳曰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必始一者離一无中奇者二之象

也偶則中分矣故易道貴陽賤陰用九不用十
中庸經用九道用五德用三所以行之者一也
禮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以
身爲一也古者教士亦以一三五七九爲限萬
事莫違乎中數莫變於一三五九
造化惟元陽一炁一分則二一乘二則三三者
陽乘陰之全數也二三則六六者陰陽之分數
也三三則九九者陽兼陰之極數也四三則二
六二六者十二也陰陽之週天地之紀也五三

則十五。十五者五十也。圖書之全乾坤之策。天地萬物之總也。三參也。五互也。三五成五十。故曰參伍以變。大衍極於五十而其用藏於一。爻用九六而位不過三陰陽之氣三月一變六月一變。又如耳目視聽。耳爲二。聲爲一。成聽則三。目爲二。色爲二。成視則三。凡物无不以兩挾一。以首尾成中間。皆一三相乘。故有天必有地。天地對而生物。有夫必有婦。夫婦對而生男女。有靜必有動。動靜對而生萬事。皆一生二。二生三。自然之象也。故聖人作易。一奇即一偶。一偶即一奇。一奇即三。三三即九。九者聚也。故律窮於九。九十者。

一。數統于一。是以聖人得一以貞。五十學易。體天地之撰。而盡變化之道也。所謂无可无不可者。五十也。无意必固我者。五十也。所以貫之者。五十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五十也。所謂无可无不可者。一也

九一之間也。故爲地之終。一者方生之初也。故爲天之始。一常虛而十常无。爲也。五據九中。爲陽之主。數過五則亢。數生至五則完。六七八九十皆一二三四五之資。五以成者也。故陽交用九。純九之德。而卦位无全九之數。交用九而位止六。陽乘陰。天附地之象也。數以三與九爲節。而位以二與五爲中。避盈之義也。陽主陰。故偶隨奇。偶者兩其奇也。并則名兩。累則成二。一奇一偶爲三。三奇則三偶。故乾坤合

成意。意覺即知。意知所著即物。此人心一念未起鬼神莫測。方未有一。于何得兩。念起一念未起鬼神莫測之神也。孤陽不生。孤陰不成。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事萬物。莫不兩相摩而生變化。參天兩地而倚數。皆生于人心

爲九也。乾用九者。以陽之三兼陰之六也。坤用六者。卽三偶本數而无加也。以六陰計之。正得半耳。所謂陰常不足也。陽用九。以六陽計之。則贏三矣。所謂陽常有餘也。三奇爲乾。所謂參天。三偶爲坤。所謂兩地。九者。乾三奇之生數六者。坤三偶之成數也

圖書之數五十。天地各五也。然以陽兼陰。數不及十。而止於九。陰雖用半。而五之外。又進用六。蓋陽大盈則損。陰大縮則增。九六者。十五之分也。三分十五。陽得二。而損其一爲九。陰得一。而受陽之餘爲六。陽雖九。而交位止六。數雖十五。而奇偶實得十二。有餘不足。天地所以不窮。而損益變通。聖人所以作易之權也

禮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卦交成于六。乾坤合爲十二。以象四時。十二月。月一盈一闕。六爻則盈闕者各六。亦十二也。盈闕皆以三五。亦天地之數十五。大衍之數五十也。故數生於三五。而成于十五。易道避盈。盈則虛之。故圖書之數百。而著止用半。大衍之數五十。而用四十九。天地之運十二。而交數用半。天地之數十。而位止六。交六而位極于五。初上无用。當位者惟中四爻二篇之卦六十四。反覆計之。上下各十八。凡聖人宰物制事。不處其盈。盈于此。虛于彼。盈而不虛。其數必窮。聖人所以退藏于密也

○大極者。大之極。猶大虛也。兩儀者。儀匹也。凡兩皆儀。不問何物爲儀也。兩兩成四。四卽是象。不問何物爲象也。有象皆可爲卦。不必天地雷水火山澤也。是故大極者。人心之象也。天地四時之象也。四象者。四時之象也。天地四時之象也。天地四象也。天地四時之象也。天地四時者。天地之象也。四象者。四時之象也。人心之象也。兩儀者。天地之象也。天地四時之象也。四象者。四時之象也。人心

易道窮於神。神者。變動之極。天地之間。莫非變也。莫非動也。聖人作易以象之。故易道莫大乎變動。卦爻者。變動之象也。八卦相錯。剛柔相盪。奇偶相乘。莫非動也。莫非變也。一卦之中。自初至上。六虛无定。孰非動乎。六十四卦相生。三百八十四。互爲轉移。孰非變乎。卦爻所以象其動。象其變。而无象之動。无象之變。從可嘿識矣。易无定體。道有圜神。惟聖人執中无我。故能通。通則變。恒人有我。執而不通。則頑而不能動。不動則不變。

滯而不能變。故不知易者。其道不仁。執一事而不斷。貪一物而不舍。前一意而不化。玩物喪志。聞義不徙。皆不動不變也。故曰。以動者尚其變。易无卦不變。无爻不變。无占不變也。世儒所謂變非易之變也。是筮法之變。老變而少不變也。遇老則變。不遇老則不變。如是則易之變亦寡矣。如朱仲晦所謂某卦自某卦來者。易道廢痺。木强而不可動矣。惡能變

水火卦兼天地水火。明造化也。下經多言六子。五行。卦兼風雷山澤。明人事也。上經惟隨蠱頤大過四卦。不及天地水火。下經惟晉明夷既未濟四卦。不及風雷山澤。然隨蠱。卽天運與廢。晉明夷。卽人世升沈。頤大過爲養生送死。與坎離同終。既未濟爲人生日用。與中孚小過同終也。

上經卦凡三十。下經卦三十四。天道簡。人道雜也。每二卦正反合爲一。除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也。下經除中孚小過二卦不合。餘二十四卦合爲十二。是上經本十八合爲十六。是下經亦止十八也。上下十八。四九也。四九三十六。期之旬也。十八者。兩其九也。十六。期之旬也。多寡雖殊。反覆正均。以表造化人事。往來屈伸。同歸一致。非聖人不能演也

問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曰。由盛趨衰者。自然之數。往而順也。反亂承治者。先事之知。來而逆也。往所以致其來也。逆所以迎其順也。今日之往。卽明日之來。是故逆也者。迎而受之之謂也。故

序卦傳皆以往受相因。逆來順受。此屈彼伸。彼盈此虛。故乾坤相索而生六子。皆以一奇一偶自下而上。陰陽互乘。往順來逆。其象宛然。如乾一索居初再索則陰往居二而陽來居初矣。三索則陰往居三而陽來居二矣。乾往坤則坤來乾。坤往乾則乾來坤。此造化自然之法象。聖人畫卦之精意也。故曰往者屈來者伸。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不往則不得來。不屈則不得伸。故一屈一伸。一逆一往。一來寒暑晝夜生死之幾。莫不由此。若使來而无往。如乾來而坤不往。則闕一女。坤來而乾不往。則闕一男。又使順而无逆。往而无來。則是乾再索即成兌。三索即純乾。坤再索即成艮。三索即純坤。然則坎離无位。八卦不備。造化不成。安得有寒暑晝夜生死之變。如鄧堯夫未元晦所謂順逆。愚不知其解也。大抵造物无往不順。无來不逆。往以致來。順以致逆。相因之數也。故禮下率則仁。上率則義。天下慈父多孝子少。履霜堅氷。弒父與君。皆由順生。即此意也。

世人以往爲過去。易所謂往以進爲往也。世人以來爲未然。易所謂來以迎往爲來也。總之往即成來。造化人事。无弗往也。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易道莫大于往。卦以上行爲進。爻以彼往爲利。以不利彼往爲凶。聖人作易。使人利彼往而已矣。

乾坤三畫往來生六子。此造化之正數也。八卦相錯成六十四。或有此往而彼不來。彼來而此不往者。是氣候參差。造物之變也。每卦六爻二卦成十二。配一歲十二月。故序卦一正一反相對。乾坤合而天地定。四時序。陰陽分。六十四卦合而晝夜之脩短節候之盈虛人事物理之互換。交錯于天地之間。皆二儀往來之正數。聖人以八卦象之易所以盡於往來而爲逆數者也。○人生百年當卦中一爻。人能通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則固應不滯。生死如呼吸。聖人所以通晝夜之道而知也。子張問知來。子曰。百世可

因也。因往成來。因往知來。順往逆來。所謂原始反終也。原其始。一息卽一日。一日卽一生。人一生卽天地一闔闢。及其終。天地闔闢卽人一生。一生卽一日。一日卽一息。上古此宇宙。千萬世後亦此宇宙。生死聚散。亦復如是。所謂知生死之說也。恒人形骸障礙。已私牽累。始終順逆。推勘不破。則已不克而不仁。不仁則頑冥隔塞。故曰可以爲難難則易。不可見聖人以五十學易。无可无不可。无適莫。无意必固我。故能從心不

踰。可以小泰山。大秋毫。可以壽殤子。天彭祖。百年非久。瞬息非暫。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一卽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卽一。素位而行。一以貫之。故曰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天下一日。故能成變化而行鬼神。齊生死而通晝夜。是謂見易。其要在克已而已。克而易可見。易見而生死齊矣

陰陽二氣。其實一陽而已。陽消卽陰。聖人尊陽抑陰。惜陽之消也。陽消則日之夜。歲之冬。生之死也。安得不惜。然天地豈爲聖人愛陽而廢消

息。天道人情。各致其當然耳

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兩惟一也。一非空虛卽元炁之始。所謂元陽也。謂之大極。皆不可名而强立之名。元陽靜則爲陰。動則爲陽。獨陰无成。獨陽无生。一陰一陽。交錯往來。變化而生萬事萬物。故聖人以奇偶象陰陽。以陰陽盡六十四也。本惟元陽一炁。變則成偶。偶不離一。故曰一陰一陽。變而不失其初。兩而不離乎一。故謂之道。孟子性善之說。蓋本于此。凡三才之變莫非陽而未動不得不謂之陰。動則依然謂之陽。一切善惡有爲。皆屬動後。動不失初。何不善之有。然動爲陽。陽又謂之元炁。何也。元者。生炁也。陽主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造化无一息不生。故生炁謂之元陽。故曰天地之氣陽而已矣

一陰一陽者不測之神。道中本无二物。道由陰而之陽。卦由乾而之坤者。道惟一陰一

陽者。卽乾道之變化。乾元者。統乎陰陽。而爲之主宰者也

陰陽虛實動靜往來。其象成兩。其幾本一。陰虛卽是實處。虛處實。動卽在靜中動。靜卽在動中靜。往之所過卽來。來之所過卽往。屈伸消長。亦復如是。故聖人以奇偶象之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先陰而後陽。何也。混元未分。黯然一陰耳。陽烈蟄伏混元。旣分。陽浮爲天。天先萬有而有。先羣動而動。陰之靜而沈者。自

若也。故先陰而後陽。以言乎无生之始也。然則謂之一陰一陽。何也。不二之謂也。陰陽有二名。无二體。道一而已。非先非後。非彼非此。先後者。方生之序。彼此者。動靜之幾也。一者。數之始也。无生則无一。陽者。陰之始動也。不動則无陽。陽非无也。不動。陽不可見。不可見。故謂之无。陰卽陽之靜而入于无。陽卽陰之動而向于有。故聖人以一象陽而畫爲奇。陽倡陰隨。故兩其一。象陰而畫爲偶。偶卽奇之分也。以是謂之一陰一

陽互爲其根也

說者謂易道用剛而柔爲黃老。聖人所以貴陽也。夫貴陽非用剛之謂也。試觀乾元用九。无首則吉。亢則有悔。乾坤以下諸卦。皆剛以遇險而屯之震以盤桓利也。蒙之艮以包養吉也。需之乾。待而進也。訟之乾健而險。則凶矣。師以順行險。則吉。比以一陽撫衆陰。則順。小畜以一陰束衆陽。則止。履健而能下。所以天交于地而成泰。皆用柔之效也。陽亢而不下。則否。同人大有。皆

一陰得位而亨。謙豫隨。莫匪柔道也。此十六卦。易道全體大用備矣。安見用柔之爲凶乎。大抵陽爲羣動主。所以能主動者。惟其靜也。陰柔者。陽剛之靜機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好剛不好學。其敝也狂。而云未見剛者。君子自強不息之謂。非好剛之謂也。溫良恭儉讓。盛德之至。非黃老也

易者。變也。不可一例解也。謂扶陽抑陰。亦有爲陰謀者。如遯小利貞之類是也。謂二五得中。三

四亦有得中者。如復之六四。益之三四。中孚之中。以三四得名也。謂五爲君。亦有不盡爲君者。如恒婦人吉。夫子凶。明夷箕子明夷之類。泰以二爲君。以五爲后。又或以上爲君者。明夷之上六是也。蜀才改箕子爲其子。非也。二雖得中。亦有凶吝者。如同人觀咸節之二是也。內外相應。亦有不主于應者。如乾坤泰否隨既未濟之類皆是也。凡云貞者多正而亦有不正者。如貞疾貞凶貞厲之類。損曰可貞。蠱曰不可貞。則貞亦

有不可者矣。卦名善者。爻不必盡吉。如咸恒之類。卦名不善者。爻不必盡凶。如否蹇之類。易道多端。未可執一例餘也

聖人作易。開物成務。故借人事立論。非定局也

乾雖爲君。非臣盡无乾也。坤雖爲臣。非君盡无坤也。何必乾之九五定爲聖主。坤之六五定爲賢臣乎。五爲尊位。物之既成。事之既就時之既至。莫非五也。家有嚴君。卽家之飛龍。慈母。卽家之黃裳。人主柔順。亦黃裳之吉。人臣撥亂。亦飛龍之利。以龍爲君。以裳爲臣。後人所以象象非聖人設象之意。若乾但爲君。坤但爲臣。聖人何不直以君臣繫辭而必取象于龍與裳也。觀乾坤而他卦可知。故易非可拘拘論也。象而已矣。

○易如奕棋。愉瀛千變。不離局道。如彈唱譜換辭不換腔。如算盤十百千萬不離子

朱元晦謂易道潔淨精微。秖可玄空說影。不得將人事捨配及其作本義。三百八十四爻。捨配三百八十四人占者。是自背其說也。夫所謂易

道潔淨精微。以其爲神化性命之書。非影子之謂。所謂占。卽本爻之象而測其吉凶。亦非謂揲筮之人也

朱元晦以易爲卜筮之書者。疑卦爻之辭皆占。而不知占皆象也。聖人本人事作易。易成而作筮以闡易。教人揲策以合卦。借爻象以明善惡。以決休咎。故謂之占。非主著策也。易不自占。而倚卜筮。舍民義而近鬼神。豈聖人作易之意

便不好。如讀易。只眼前說出。本義所以疎淺皮膚不足觀也。邵堯夫先天方圖等圖。正自崎嶇而信從不疑。又何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界也。行禮有介。以界賓主也。居閒謂之介。孟子謂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閒也。聖人畫卦于爻位彼此之閒。命之曰介。蓋休咎无常。自吉趨凶。自凶返吉。將然未然存乎介。介者悔吝之端。善惡之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易不識介。惡乎學易

一陰一陽。天无心也。貴陽賤陰。聖人无心也。若謂一扶之。一抑之。則聖人與天地不相似。而易爲有意。雖君子小人乎。聖人一視之而已。

象言而爻不必皆吉。象凶而爻不必皆凶者。如年之有月。月之有日。氣化不齊。趨避存乎其人。是以君子不可斯須不占也

易物生自下而上。易以人達天。登高必自卑也。○易之所貴者時中。得中則吉。失中則凶。二多譽。五多功。中也。三多凶。四多懼。失中也。二五者。中之象。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時消息。乃爲无象之中。无象之中。象所不能盡也。

大虛生天地。天地生四時。此八卦所由出也。原无配畫之法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據春秋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云爾。其實貞言吉。悔言凶也。左氏好誕未可執以解經。周禮有大貞。又以貞爲問卜之稱

卦每一爻。一段情境。一翻作用。小則民如一乎

一吸大則直是百年一世此爻將終彼爻將來其間悠有機所謂介也往來不停動也此吉彼凶變也上下无常時也自上而下來也自下而上往也由初數上順也自上來下逆也逆者迎也

含洪包孕曰元宣暢通泰曰亨順遂成就曰利保合安固曰貞每懷不定曰悔文過飾羞曰吝四德惟貞不全吉易變也貞正者吉不正者凶故貞不專訓正

乾知也坤行也屯創也蒙覺也需德也訟警也師亂也比治也小畜勢也履下也泰運也否事也同人爭也大有富也謙卑也豫樂也隨忠臣也蠱孝子也臨親也觀畏也噬嗑刑也賁聘也剝害也復仁也无妄也大畜材也頤養也大過喪也坎學也離明也咸无心也恒不已也遯退也大壯進也晉榮也明夷戮也家人正也睽疑也蹇難也解平也損約也益省也夬和也姤遇也萃聚也升往也困塞也井通也革更也鼎

新也震動也艮靜也漸序也歸妹速也豐盛也旅孤也巽謀也兌悅也渙公也節時也中孚虛也小過弱也既濟終也未濟復始也

談經卷之一終

談經卷之二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尚書 凡三十條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道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於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徑竇遂多。荒宕隱怪。縱橫飛鞋。種種異說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詭其辭以相高。而六經被其薄蝕。眞厥始混淆矣。百家鑠涌。議論厖雜。敝聒而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畀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僞言。莫多於七國。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閣。黔首久愚。目識一丁。輒稱儒生。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襲時僞編。皆託壞中壁間之藏鼠璞雜進。笙竽不分。至於今二千餘年。承訛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譌襲。遂不復可簡別矣。如世之爲典爲考爲志爲畧。用力雖勤。源本不清。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皆已引爲經。經墨據爲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經墨者之非經墨。所謂根柢者之非根柢歟。自非卓識焉能簡別

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遠猶。辰告。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澀。蓋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咨容爾雅。清風習習。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鑿。至秦漢以後。刓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皐陶謨精

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而反傷氣有意舒散而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真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眞贋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倫類周秦間人杜撰全觀庋書一典千餘言記載煩二百年盛事單詞一語僅七百言五臣獨主洪獻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辭竹簡篆書記載煩難自不能多乎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階亡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流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初不解所謂何獨書爾誣乎及讀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刪書所繇而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亦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僞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餘年簡編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僞作愈盛也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尚多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枚數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爲小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皐陶合謨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乎

古聖文辭深奥精密無瘦句書與易自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摸倣而音節句畅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楊雄作太玄擬易腸胃俱嘔轉覺後塵之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書不難讀首當觀世代升降與先後治亂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王介甫朱元晦謂

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予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弁序卦以爲無用況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字條理血脉自然貫串朱子謂書難曉決無盡解之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爲易簡頭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爲偶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馬得不盡改古序解易亦然但執文象都不理會序卦馬得不疑序卦爲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馬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馬能解聖人之語反稱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

應知千古少讀書人

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矞涌騰沓不可搏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半容濟楚如磐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嫵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作不疑序割爲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馬得不割補經傳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索然矣故尚書以犬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少便利是古人胸次

之盤礴也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斂彩晶光自爾溢發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無復昧爽氤氳氣象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遵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識者蓋以呂易嬴久假不歸而依附聖經攻之則有投鼠之忌如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又重于發難是以姑息養其蟊賊也

湯武不弒君天下何時底定千古有相知非弒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澁如官府行移文字傳示民間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按大誥康誥有何俗語而偏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學士大夫難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必裁成篇章經聖人手雖史官潤色本聖人口澤故言多淵慤神理溢于辭章之外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温如春冷如秋穆如清風澤而通之生氣浮動温如春冷如秋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紬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心曲親炙其眉宇而聆其謦欬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或後人依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五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謂有子之徒記述至于春秋周易十翼夫子

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

二十八篇。眞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駁駁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爲達。正是齒牙間噤噤。不與精神命脉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眞實。二

十八篇。若康誥等誥。字字肝膽。潑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直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唯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脗合。孔書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其所

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遷風味一一可摹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計當日所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規模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詁易于存記有樂官典守故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止此若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眞與僞之別也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毛詩凡五十四條

六經惟論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

說詩之明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咸丘蒙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以辭而已矣邇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

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梏索無復興致可風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目巧可撰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余解詩於序首句之後附朱說參加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後附朱說參以管見不敢辭其妄也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即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序即不及但道詩所未言者與後人所不知者而已朱子於序必責詩中語爲徵與古人作序意正相反苟詩辭明徵又焉用序爲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語尚書序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廢邪

詩別有齊魯韓三家失其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則其學亦可知也毛公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良非偶

爾朱子一切詆爲鑿空妄說今虛心檢閱自覺古是而今非有識者何敢談今而背古乎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刺各舉大綱而不盡之義寄於言外當時作詩詩委具在國史今不可考已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於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畧可據朱欲廢毛已爲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于河漢而不信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新朱于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以爲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祭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卑孽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

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挐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刪正乃可通也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爲徵不然即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

文字淺率甚矣何稱爲主文而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雎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于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即作于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即作于其時凡美刺代言者謂即其人自作皆犯高叟之辭

朱子此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已之改作又何所據循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所四百年既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譊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而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紿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朱子改古序祇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如叔于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深乎如朱則委巷之言矣詳見各篇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史傳自與序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大夫之事此自左傳附會詩辭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所五十有九年而左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及謂序附會左傳意在排古序求勝耳子云信而好古好而不信則如無好又曰多聞闕疑疑而改作無寧闕諸

朱子謂序無據而揣摩也夫君子善善長而惡

惡短就使無據寧揣摩古人之似而入于惡無寧揣摩不似而入于惡也入于善者成人之美入于不善者成人之惡也故曰過疑從輕況本無疑乎如木瓜爲感齊桓公作青青子衿爲學校不脩作此何疑也今不疑以報德之辭學校之咏而皆改從淫奔豈惟瀆亂聖經亦可謂好成古人之惡者矣餘難枚舉附見各篇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以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以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乎後膠柱則牽強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

繩墨不可以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乎後膠柱則牽強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執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焉能免于牽強合觸類則滯不可以爲詩朱說指斥此數者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

執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焉能免于牽強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琢磨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歎賞謂其始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無人理會第作頴悟上伎倆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託興深遠言語寬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辭若矛盾語有疑似而志相跌戾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而冥合不違者

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即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情生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

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敬主乎中。而和爲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摽梅。其孰無男女之思。而奚必淫奔之詩也。然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於男女。廉恥莫大於中閨。禮義養於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於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憑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稱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本美之。而無一語贊揚。氓。谷風。本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宋子於東山。改爲周公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芑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甲者。如叔于田。叔于狩。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蚩蚩。抱布貿絲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至末章。始明說者。如載馳有如二子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

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邶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其餘可例推。雖或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好。牽強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爲眼前。以深永爲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也。惟其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盡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宋襄公怕崎嶇。戰死于泓。成安君怕崎嶇。爲虜于漢。鄧艾如不崎嶇。不能入蜀。李憩如不

崎嶇。不能平蔡。天下事。非踈淺迂闊可辦。聖人不爲險而亦不失險。乾不爲險而自能知險。諸子百家。所得與六經爭衡者。蓋腐儒迂闊養成之非六經之道本不廣也

詩言覽裕含容。本詠一事而悠游委蛇。可以旁通諸經語不可節取。惟詩斷章割句。甲乙皆合。正以其不拘一隅也。烏可與硜硜之士道乎

凡詩比興。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爲布穀

情。失其解矣

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

也鴟鳩之爲鸤鳩也愚夫所習見聞故取以爲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能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爲興喜怒哀樂

皆本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合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知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自覺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於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以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好逑之事已寓言於首二句之中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子不變之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已願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之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註以賦比興分配各章愚按三義原非離析也如桑離清廟絲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載爲賦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乎

比者寓託之義非必兩物切譬爲比但不直斥此事託言于彼者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喻其燥膚此類皆比之取義者也其薰灼采艾喻其燬虐此類皆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也中谷有蓷蓷一名茺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也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雷之殷借作殷商以雷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兔爰閔周兔之言毚也維之言癆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虐也新臺有泚泚借作頹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瑳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旋在軸未必上宮實有是女彭盤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喻也庸言賤也弋言引也皆諷淫之喻也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因緣于祭鑊小雅之鴛鴦取義于文物此類無古序幾不可解故凡記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券可勝道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守繫及言詩比全沒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疎諺從來遠矣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託興必認以爲眞詩多婉言必改使從直詩多深遠必牽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頤者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涸爲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展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盧胡而笑至使蒙師爲之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

雅言之意關係豈淺哉

男女生人至情恒人心緒牢騷常託詠男女而爲女子語常多蓋男子陽剛躁擾女子陰柔幽靜性情之秘鍾于女子最深而辭切婦女最悠柔可風故聖人錄其辭。被諸管弦協之音律。以平其躁而釋其慾。宣其壅而窒其淫所謂綽約擩乎剛強。因人情而利導之也。後之爲詩者不達此旨。一切逞爲淫哇之曲。去本遂遠而說詩者。併詆聖人刪正之辭爲淫詩。豈知性情之道

者與

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也。鄭之聲淫。非鄭之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衛之詩。其何如。爲淫詩乎。雖桑中溱洧志在刺而其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累志乎。苟不通禮不達。因記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歌聲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

淫詩所由誤也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犁然如指掌而朱元晦一切詆爲附會但依辭泛解浮浪不根全失刪定之意

六經所爲重以道非以辭也世多良史而春秋爲宗非春秋能富於史漢也世多騷雅而三百篇爲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則其所重可知也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則三百篇猶之詩耳朱子謂詩不必皆美刺如古序言事靈龜寶鑑萬世常新如朱子言詩揚葩振藻晦風弄月耳聖人奚取焉

詩皆古賢達聞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法戒聖人不錄三百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爲歌舞之節耳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專以樂歌論詩徧改古序然則詩之爲經只如後世樂府俳唱之用而已焉能爲有爲

詩三百皆可弦歌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先王盛世徵音義正辭雅故借作樂歌通諸朝廷邦國鄉射食饗皆借用之者詩不足故借也若詩本爲樂作即宜各自爲章何至互相假借詩本不爲樂作而言詩者定以爲樂章

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顯諫雖須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褒貶後世以鋪敘爲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之體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俱載美刺并存以爲萬世法戒非徒飾藻而已王迹熄霸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

觀於是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子朱元晦謂古序所記世代興衰時政美刺一切皆妄然則詩豈無關世教者與

天下古今治亂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執理據事言出興戎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聽者足以興是以士君子立言於詩取則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其作

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刪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爲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也如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任皇父鼓鐘淮水則知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野荒年饑裳裳者華則知紹功臣之祿桑扈則知

君臣飲酒喪儀其得失可考然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之言善也世儒不達謂詩不皆美刺詆古序爲鑿空豈不誤乎

近代說詩主朱而絀毛其說春秋主胡而絀左與公穀謂左公穀附會而不知胡之附會尤甚也謂毛爲鑿空而不知朱之鑿空愈遠也蓋春秋易簡而胡轉求之深詩深而朱反求之淺二家之癖正相左也不若移其深而朱反求之淺二

其淺者平以觀春秋則兩得矣若春秋不盡翦其繁蕪則斷爛而不明詩不深求其本初則枯窘而無味故說春秋宜更新說詩宜反古愚故以直解春秋而以原解詩也

胡康侯之言春秋也鑿朱元晦之言詩也固康侯不執褒貶之例則不識聖人之是非元晦不廢刺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所以妙千情也

風雅頌皆周人一代詩耳虞夏非無詩而當時大師掌記惟當代制作緣周家祖孫父子兄弟聖哲子弟師友有餘故周道尚親而夏商之禮廢而不傳遭際然也夫子每歎二代無徵刪詩之末繫以商頌亦覺周道之未廣耳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大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本爲託興以風非專紀大姒之事而作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

定局故夫子教伯魚爲周南召南爲者得其意而實體諸身心之間者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雅未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奧容非正乎周南之與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須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或曰二南以後之風多稱變何也曰五方風氣有偏洽習尚有漸染惟聖人爲能轉移故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化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須無不正而有變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德大成與春秋相終始也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也乃在文公之後清人鄭文公詩也乃在忽突之前鴛鴦平王詩也在桓王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也在四牡勞使臣之後周頌酌賚桓般武王詩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之後然而風雅頌各得其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十五國次第。自秦以前。質諸舊聞。參以管見。不中不遠矣。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豳居篇末。魯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乎

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掌故所存。暨刪定所闕。止此耳。而以檃方內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唯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幀半天下。不可定爲一國。而二南屬

文王。故南國包楚矣。三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亡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户存而眞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脩春秋之意同也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雅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義。風敝成俗。化俗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爲物。有聲無形。可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也微而婉。故聖人異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即雅頌易入矣。雅頌可爲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皆肖。抑有有題而詩不全似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泛濫引喻。不可指據。泥文生解。實不必解也。故說詩非必執題賦比與合。文辭與志合。

即妙達風人之旨矣。朱傳失之

或謂予詩解大畧。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而已矣。夫詩。志也。志明即解易。故予云。興于詩。詩有此猶易有象也。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爲興。尚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其失也愚。高叟咸丘蒙。執辭遺興。所以愚耳。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

解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以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絕學也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爲雅慆蕩淩厲爲鄭天全自得爲雅粧綴俳比爲鄭五音合和爲雅四聲切響爲鄭古言四五爲雅近體六七言縱橫揮霍如唐人歌行豪放不羈皆鄭也雅平也鄭重也鄭者幾內之國五方人語啾雜而成鄭非必盡土

風也凡聲音壯浪淒苦摧拽叫號不平皆謂之鄭自風雅久湮漢人作俑武帝好文一時辭臣如司馬相如競奇吊詭雙倖李延年爲協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性情之音亡矣都尉郊廟樂歌祓用新聲三言煩數似符呪隱語其鼓吹鐃歌用方言雜綴成曲好事者喜其新尊爲古樂府體風雅于茲大壞迄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佳篇反自遜以漢人爲不可及

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極風愈下矣迄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皆以

五言漢樂三言急促彈歌二言後人承風僞作也魏以後詩五言夫音之有五天則也而經用四言者所謂樂盈而反賤鄭而貴雅也後人遂截爲四聲以求切響矜惟鄭爲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于道德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刪正協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興而雅變忠貞發于天性今樂猶之古也漢擬爲辭賦競趨奇險雅意中衰下迄魏晉五七言步驟古而多風韻矣朝加婉麗論者試爲卑弱唐人專主氣格而詩與騷實左

作而雅俗混淆矣夫性情之道罔象則得謀罔則獲如澤中之雉不斷畜之樊中詩與騷實左有所規倣而作也至唐人以詩課士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性情之音亡矣故其放也叫號讙呼其怨也悽苦愁慘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于唐亦壞于唐可與知者道耳宋元小辭柔情艷麗靡曼斯極風愈下矣迄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皆以

訥者斤爲俗人侮世釣名相詆以利士風大敗而世道隨之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而況雕蟲瑣瑣者與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聞道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爲文字以同天下之聲字有定形而聲多旁溢拘文字難齊聲音文字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字可用或數音互換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細瑣而方音人語口齒喉舌輕重疾徐終于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以開象求也古人諧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字書之拘拘然爾讀詩不通理執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音諧聲應律存乎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讀莫樂讀傲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或華讀敷家讀姑叶亦可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汀與人叶或人讀紕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謀離來讀釐思讀鰓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或鏜讀撞兵行各如字叶亦可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怛叶亦可民亦勞止第四章偈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第又愒讀歇泄讀洩厲讀拉敗讀北

大讀德亦可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陶讀由叶因或讀樵叶陶亦可他皆可類推古詩叶韻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一章四聲乘叶藻上聲蹻入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鞠育覆毒皆入聲售去聲讐平仄未必盡合古人聲娭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倚嗟末章變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鴟鴞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于用韻之四句二韻隔句叶者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

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星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嘫彼中林之類有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八句叶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與田女

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守與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與奪叶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五句叶第三句四句與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一句後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虡以下六句叶瞽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但中間數字頓挫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但取寘之字之平林寒氷數字相叶耳以黃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簟笫朱鞹乘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雙讀松冠綏雙止曷又庸止之類于讀千出宿于飲餞言之類逝讀哂歲聿其逝日月其邁之類悁

讀丟。日月其慆。職思其憂之類。繡讀省。素衣朱繡。白石浩浩之類。好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妖讀夭。鴞彼晨風鬱彼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戶之類。稼讀故。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冲讀種。鑿冰冲冲。納于凌陰之類。嗜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類。斯讀賜。恩斯勤斯。鬱于之閼斯之類。家讀姑。曰予未有室家。于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栗薪之類。儀

讀俄。樂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已。勿小人殆之類。丘讀欺。猗于敗丘作爲此詩之類。艱讀勤。其心孔艱。不入我門之類。怨讀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讀當。空讀匡。小東大東。杼抽其空。可以履霜。行彼周行之類。賢讀形。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癉讀紂。勿害我田稚。秉畀炎火之類。殄讀帖。瑕讀紇。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疚讀其。來讀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之類。

偕讀已。近讀豈。通讀以。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之類。男讀林。大奴嗣徵音。則百斯男之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閩極之類。牧讀力。于彼牧矣。維其棘矣之類。怠讀體。勿俾大怠。不醉反恥之類。又讀怡。室人入又。以奏爾時之類。此類甚多。皆臨文變通。隨聲轉注。不爲典要。自沈韻出。近體興。而古意斬然。今之字書。大抵拘泥沈韻。牽强附會。未可全憑也。備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蓋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談經卷之四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較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春秋　凡五十六條

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据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同覆射矣

春秋會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借魯史標義其所難言與欲言之情仍具舊史舊史亡後儒揣摩而聖意遂晦左氏猶及見舊史舊史叢其事而不達其義開附會之端公穀因左爲短長而後儒益加穿鑿春秋遂不可讀矣

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與予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格局壞子云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狄此其舉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後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說經也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是并無經矣

以三傳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始爲眞知春秋

預首信之愚按左丘明爲魯史官夫子既本其史作春秋乃丘明又轉爲春秋作傳耶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爲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於乙鄰而予者果爾此傳受旨於仲尼即公羊穀梁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必不

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牴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若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迕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疎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間人僞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此五霸之罪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

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者纔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令後世何所取裁乎惟其舊史亡後人以雕蟲之辭補綴別籍參以胸臆妄起凡例後世遂誤爲左丘明一切憑之憑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附會聖人之情遂晦矣若使舊史在因目求綱是非了然何紛紛穿鑿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

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
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
至於公穀胡氏之春秋耳。皆未可据也
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皆未可据也
左傳或出晉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而尊重
耳譬五臣不曾口出。詮晉人功業。無異三王子
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
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
抑霸。承迷至今。皆左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
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
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之私志而
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
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
具在。於春秋昔何。齊人滅紀。以爲復讐。衛輒拒
父。以爲大義。許止弒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
類此矣。遷史一書。紕漏不可枚舉。其議論識趣

又烏足取衷乎
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
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史垂垂戒而仲尼竊取之。
何也。史貴倫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以明是
非之跡。當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謙讓也

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之事。有慨於心者。提而
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設新義。如正
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
因舊史。隱括成文。而世儒謬起凡例。如云桓無
王。定無日。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
不月。卑國不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
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
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
枚舉。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比偶
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
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譎詭之語。

豈聖人作經之義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
必可喜惡者必可惡讀其事而人有喜心卽仲
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卽仲尼亦
惡之可知不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
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
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籍誇詡
之辭勳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

辭有抑揚而聖言溫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
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自
見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俗儒之妄說仲
尼斷斷無是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
王之罪人也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曰知我
罪我其惟春秋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仲尼以天子之事而自用乎哉後儒緣飾仲尼
以爲素王誣謂命德討罪以匹夫竊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
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
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
撥亂反正是何異披蓑而救火竊簡牘而寫法
律也竊札瑩言妄稱命討此後世磔裂詬猶戲
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與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

天之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
微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
淫奢僭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欲盡言
毛舉使世道民風多受垢累也但舉征伐盟會
弒逆僭竊之蹟以寄其褒亂之情然辭旨平易
不露主名惡有伏而讀之至於廢卷流涕而歎
聖人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曰知我
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子貢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正而情婉法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翬弒之也書公薨桓公弒之也而書公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以淫惡亦書夫人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殺哀姜書夫人薨以屍歸魯書喪至自齊襄仲弒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弒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也至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皆諱不書晉重耳召襄王于践土亦不書再召至溫乃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也豈僕弒父不書僕而書葬晉欒書中行偃弒君不書晉鄭子駟弒君髡

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弒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也至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皆諱不書晉重耳召襄王于践土亦不書再召至溫乃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也豈僕弒父不書僕而書葬晉欒書中行偃弒君不書晉鄭子駟弒君髡

頑書卒于鄫莒展輿弒父密州不書展輿書莒人楚子圍弒其君麇齊人弒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其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也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僭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不改此類又何其恕也是以春秋法嚴義正而其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立言之道所謂脩辭之誠出於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嘗弒君晉申生宋座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也豈有已甚之辭哉而世儒反謂春秋爲刑書以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

刻剝爲韓商之祖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也
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
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
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
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矣未知詩烏知春秋乎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

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
其書無非弒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
犯紀之事良以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
間倘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之也若
世儒說春秋將頌五霸而已殆似夫子喜之而
作何罪之有
書傳譌文何洋洋然也二君以篡弒得國即
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
教之罪人學仲尼者顧亟稱之其大旨已悖矣
他尚何言哉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
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霸不言罪
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虛名易曉也儒者以
尊周誤齊晉而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
尼亦鶻突遷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
雄之漸烏乎可其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

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則茫然無據故不得
不稱五霸稱五霸則不得不與齊晉與齊晉則
不得不驅魯衛諸國事之無名則不得不
以侯楚爲攘夷爲尊周不得不以會盟爲大事
以諸侯相從爲有禮以因執諸侯辱王臣殺行
人滅國併地爲伯討一部春秋祗爲尊五霸頌
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愷懿千載是誰之答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迹是即
孔子之所以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必藉
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

天下後世不知。作春秋以爲表章之尤謬之謬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五霸未易訾也夫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爲奬霸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即爲七王者。五霸之力也謂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

之明效也七國之縱橫五霸盟會開之也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也報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傳王室先之也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奬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爲蘇秦張儀作俑乎向使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當世無五霸後此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一人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之爲主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朝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抗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春秋爲齊晉資斧。率天下以亂也誰爲此言。左氏作俑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之徒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

之不明久矣。獨賴有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脅諸侯可無禮於齊晉也。惟是挾詐力。稱霸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哉。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於諸侯也然必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自行是自爲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爲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統于王。比肩事

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
仁義可爲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噲襲
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君子高唐虞夷
齊而討燕噲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
秋師文王而獨奬桓文有是乎然則春秋之義
未嘗與桓文明也未嘗與桓文何以稱盟主稱
伯討進齊晉種種凡例何由起乎如世儒之說
春秋是爲奸雄之走狗耳

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之命周
也如臣僕何尊之有世儒謂桓文攘楚所以尊
周也夫周之不尊非獨楚也十二國諸侯誰知
有周者而獨以攘楚歸齊晉是以燕伐燕也春
秋之於楚生則正其爵而稱子死則沒其謚而
不書葬如是而已初未嘗擯其爲夷狄教齊晉
攘之也
尊五霸須桓文此當時世俗之見仲尼所以難
言而寓志于尊史者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
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而須桓文何必春秋哉
五霸何憂不尊桓文何憂無名而仲尼更爲此
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
義瞭然何隱之有然則尊魯何也非尊魯也春
秋魯史也魯史尊魯禮也魯後周公而諸侯之
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
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
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微難知者也俗儒謂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
其必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已孟子云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
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其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
亦可知也奈何誣仲尼奬五霸尊盟會乎昔夫
子謂管仲器小孟子鄙管仲不爲儒者謂春秋
尊齊桓則是仲尼之器亦小矣孟子又何爲而
鄙管仲乎

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鉏。其子孫驕恣。惟忌楚之強。始自結于秦。終引吳越爲助。皆爲楚也。世儒貫霸尊晉。誠楚爲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之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而春秋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于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謹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繼于之類。明書於策。此正所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幀之內。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盟會不與。亦夷狄也。如是。西隅盡翦棄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苦自窘戚如此乎。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日殺牲塗血。自相盟會。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後儒妄說耳

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儻盡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爲虛文。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樂爲此乎。世儒既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眞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乎。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也。唐虞以來。東南爲文明之區久矣。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狩至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殷商之季。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

樂其德而歸之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辯博賢于產叔向輩是素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減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缺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何以興吳札豈神慧一朝傾蓋通敏乃爾必不然矣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醒者晏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也六經以三五爲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其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雞於堂宇之間乎又必不然也世儒耳食遷史之謬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千載而下無知已也

孔子生平所欲有爲者莫如楚魯定公十二年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强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吳交爭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之屬也其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且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皆不足以有爲山東諸國惟楚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子東楚眞無稽之

言也

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困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之而孟子謂五霸明指桓文爲盛則是五霸明指桓文秦穆楚莊按宋襄諸侯也或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不與于會蓋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霸諸侯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

越繼之至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荀卿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爲五霸近之

春秋善善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眚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正即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即湮滅之事人所遺亡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恣訕謗闢見不詳瑣而不

以簡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亦近人情之至其文質而忠其義簡而備其情直而婉其法平而恕不剛不柔不亢不屈春秋之義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人不爲已甚然使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矣苟屑屑然刻核以爲是非則人將不堪而世愈擾故臣弒君子弒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書之以紀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

不舉有疑必闕所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寬也如世儒之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申韓之學耳

春秋之志在平康熙皞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惡嚴嚴不忍出諸口弒逆之事踧踖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暴于簡策風裁凜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敘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

五霸陰謀奸雄隱慝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爲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粧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質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溫厚深永反覆咏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苞孕含毓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據一字敷榮爲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纔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禮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是非不以

已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爲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蚤飛蝗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撼之氣而以無可無不可之量視之忽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

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若徒書其事而已則是附之長大息耳此言非也夫理無典要義無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豫定權不可以先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謂之直道而行之以正人心而已者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焉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入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自無所取而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據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爲左合也公穀得之而爲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爲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爲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

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模擬爲春秋之畫餅耳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

爲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爲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春秋不信盟會不問爲何盟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戮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攻伐則必書相盟會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大義者其文也著不在褒貶也始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弒君父則必書春秋所書無盛德事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天下之至惡也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爲君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其國也稱也卿以下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一家事也王葬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曰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也著不在褒貶也始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弒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大義者其文也著不在褒貶也始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弒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

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始春稱王王稱天書與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也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曰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也著不在褒貶也始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弒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

春秋所書無盛德事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天下之至惡也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爲君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其國也稱也卿以下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一家事也王葬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或曰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或舊史載而

可以書見今其文辭具在是欲爲隱諱者乎有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春秋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據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亦大惑矣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屑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在魯史不過錯舉四時以表年耳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觀諸傳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燠所以爲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不已狹乎曰東遷以前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爲多矣王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恭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僭春秋治亂不分昏也僭且昏烏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貿貿爾

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强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不可以爲訓今之學官使人人誦法是實生所謂可痛哭者也

嗟夫使春秋淺率無味一覽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解又何以爲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觀諸傳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今人徒見其所書而不見其所不書則并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萇弘謝晉之類有沒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郟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僭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凡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知也

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世儒解春秋但借作撾架憑信自己鋪張及其不似曰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勞鋪張及其迂闊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講習論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作也緇衣公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錄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萬世史學傳信之宗也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禮記凡十三條

禮家言雜而多端達者須靈鏡獨照然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逐處成滯矣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講習論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作也緇衣公孫尼子譔也月令呂不韋脩也王制漢文帝時博士錄也三年問荀卿述也眞贋相襲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爲經欲割記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書多名理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當以記爲政

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

盾達觀者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弗論牽强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

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五寸而周禮云于執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儀各視其命數而周禮司几筵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

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云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于禘者矣祭法天子泰壇地于泰坎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于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又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

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于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于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則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端冠名是祭于公亦冠

也王藻以玄冠爲齋冠玄端爲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昏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琴則是冕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

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而歸雜記云大夫

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凡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脅爲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宿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爲臣主若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孝桓子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

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總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燕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王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鄉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耦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譬諸張百出初學爲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烏世儒所以苦于讀禮也

元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典要別爲二書大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于仁教莫先于禮聖教約

禮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而遺大體守糟魄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內則玉藻雜記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道爲空虛而無實地自四十七篇別列禮爲浮華而無根柢所宜亟還舊觀者

也說詳本篇

繁文末節聖人所以教人斯須不去者不專在此故雅言執禮而至其論禮則曰寧儉寧固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三千三百惟曰約之以禮林放問及本則欣然大之其易簡眞切如此若夫論語鄉黨篇所記皆聖人從心不踰之矩周旋自中非古有陳迹依倣爲之也當世人見聖人一步一趨皆有格局得之好古以晏平仲之智亦曰孔丘學禮當年不能殫累世不能究謂問禮于老聃學禮于郯子以禮爲格套聖人習而知之豈達禮之本者哉据記所稱好禮諸賢莫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而子夏拘拘故論交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至聞素絢之教則知禮爲後故其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論士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子游論喪曰致乎哀而止其論學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曾子用功于容貌辭氣夫子曉以一貫遂悟忠恕顏子仰鑽夫子

博之以文而約之以禮夫禮至博也而曰博文可知博是文耳禮非約也而曰約禮可知約乃是禮此聖門學禮明法學者所當默識

禮以節人情人情非遠于人情也人情樂簡便而趨驕惰不防檢則淪于禽獸故不得不以禮節之若遂強以其所難而盡易其所安辛苦勞頓將并其所謂節者棄之故聖人制禮從容和順使人心安而樂就如出入之由戶舍之而不能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如曲禮雜記

諸篇之煩瑣雖日撻而求人豈從之哉故人皆知放佚驕惰之非禮而不知牽強煩瑣之害禮也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者非聖人立經之意也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覺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而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甚不倫官士

不得廟事其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一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頗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良有以矣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据無實則推殷夏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

牽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既以記爲經不改僞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瞀瞀然耳昔者老聃爲周藏史夫子果從之問禮乎則知禮莫如老聃而其言禮則曰忠信之薄何自毀其學乎佛子罵佛自是一重公案故夫子曰老子猶龍世儒以老氏言忽之至鄭康成銖銖兩兩則曰知禮此夫子所謂飛者吾知其爲鳥耳

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而貴情行禮不貴禮而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王因人有是心制是禮而世人本是心行是禮心安理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矣今之行禮者但言不飲酒不食肉之文而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貪饕朵頤之夫能忍而不飲不食卽謂之知禮其毀行敗節者能三日水漿不入口皆夫禮樂非二物也禮樂偕亡天下後世何緣復得見禮樂哉今之禮樂由古之禮樂非自天降非從地出也皆聖人之教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世儒惟以禮樂爲玉帛鐘鼓求其數而不詳故云禮樂亡至欲引儀禮周禮爲經屈記爲傳夫記爲傳猶可而周禮儀禮可以爲經乎萬世常行之謂經二禮之不行於天下後世今十且九矣二禮詳于器而記詳于義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如以義

耳寧獨記乎雖易詩書春秋何經無禮樂四十九篇大經小曲何器之不備乎器者隨時變通而義者百世不易故夫子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所損益可知言樂曰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樂其可知必如周禮官職儀禮節文而後爲禮樂則聖人宜取鐘鼓管籥又取儀禮所編絲比竹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然後謂之經然不具者如天子諸侯大夫士升降坐立拜起服食器用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然後謂之經然世儒謂禮經未全亡而樂經亡矣此市兒語也

後謂之禮樂存焉。始此則豈惟時勢古今踈戾難行。且文多於牛毛繭絲。穴瑣煩複。六經有此體裁否。故自達人觀之。三禮已詳矣。而猶謂之禮殘樂亡。愚故曰。市兒語也

禮者物之則。詩云有物有則。物之類萬。而物各備萬。何止千百。故曰三千三百。甚言多耳。非謂先王定三千三百爲數。而限人以必由也。鄭康成解禮求合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爲經禮。以儀禮十七篇爲曲禮。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

所謂凝人前不得說夢也。

鄭康成解禮多穿鑿。而俗士詫爲辯博。小有異同。則云學問未到康成地。焉敢高聲議漢儒。夫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道理經術。何傷道理經術。非前人之私物也。今據四十九篇中解說謬者。如曲禮云葱渫處末渫與湒同。通作泄。易井卦九三云。井湒不食。古借作渫。內則云。脅膾炙與牲。士喪禮云。甕三醯醢屑。是也。鄭云。渫。蒸葱渫。故不敢褻人。鄭謂以物遺人也。又國君七个。緩步。以策末拊鄭。其馬。勿縱疾驅。鄭以勿字屬上讀。解云。鄭勿。搔摩也。檀弓云。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凡免冠而加布于首曰免。與絻同。自五服以至朋友新喪者絻。禮也。而鄭解云。檀弓故爲非禮。以諷仲子之廢適。凡免冠之免。讀如字。加布焉曰絻。通作冕。與免同。而義異。故喪服小記曰。爲母免而以布。然則爲父免而不以布。免冠而已。以布則加絻也。鄭于凡免皆混作絻解。又宋敗魯師于乘丘。公御縣賁父。死。死者御

一人耳。鄭謂與車右同死。而誤以卜國之卜爲人姓。又謂申詳爲子張之子。而無所據。云顓孫申詳。周秦聲相近也。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反柩。本謂填起柩前柳池使見棺行禮也。鄭變填池作徹奠。又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魯地有尼丘。故孔子以尼字丘。蓋呼其字哭也。鄭謂以尼謚之。又未仕者不敢稅人。稅作說。與遫同。贈死衣服曰遫。未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遫人。鄭謂以物遺人也。又國君七个。

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古个字與介通
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周禮諸
侯貳車七乘介七人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謂
送葬之車視死者命數爲多寡而鄭以个爲遣
奠包牲體之數以遣車爲淦車納之壙中者也
又國昭子謂子張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
之毋戒辭沾爾自用貌言勿謂我之喪我沾沾
然自專主也鄭讀噫毋爲句我喪也斯沾爲句
謂沾當作覘又歌斯猶猶合也凡歌必有節以
合之如今人唱曲則拍板拊手之類鄭謂猶作
搖又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般公輸若名稱般者自請之辭若方與小斂因
自請他日葬已爲機以封不用碑繂也鄭以公
輸若般爲兩人以方爲句謂若爲匠師年幼知
其不爲輸若般爲兩人以方爲句謂若爲匠師年幼
般爲若族人掌窆事也又諸侯輴而設幬爲輴
沈故設擬爲讀去聲輴木名凡物重曰沈擬與
紖通謂諸侯以輴爲柩車輴木沈重難行風俗
通曰桑車輴轂聞聲數里故設紖以引之鄭云

以水澆輴白皮汁播地引車也又高柴葬妻犯
人禾申詳請庚不許曰後難繼此正識治體者
而鄭謂爲恃寵虐民又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
發焉獻文趙武謚也發猶落也始新之名鄭云
獻賀也發發禮往也王制冬祀行行亦謂之井
孟子云井上有李謂道上有李樹也古者井地
井間爲道道間有水所謂行潦也冬水用事故
祭行即是祭井鄭謂冬陰盛寒於水祀之于行
從辟除之類則是以行爲土也禮運云黃桴而
土鼓黃與塊通合泥草爲鼓椎也土曰塊草曰
黃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簣黃同即塊也
荷黃過孔氏之門農家荷土坏者也喪禮寢苫
枕塊草土同類故孟子曰不知其足而爲屨我
知其不爲黃古黃塊同而鄭云黃讀爲塊聲之
誤也又禮器如竹箭之有筠筠竹節也竹節均
故曰筠言人外有禮以爲之節也鄭于尚書顧
命敷重筍席註云筍析竹青皮以箭爲筍也又天子諸

侯廢禁大夫士棳禁承酒尊之器曰禁無足曰廢士喪禮浴尸設廢敦亦謂無足之敦也士虞禮有廢爵有足爵論語曰中道而廢亦無足之義也棳與通形似車箱有足故高廢禁無足故卑所謂以下爲貴也而鄭謂廢禁爲不用禁棳禁爲無足也又犧尊本謂尊上畫犧牛之形鄭云犧作娑畫鳳凰羽於尊上娑娑然也又周坐尸詔侑武方本謂周禮爲尸者坐而祝與佐食詔告勸侑其步武進退皆有方法而鄭解武作無

又禮器云罍尊在阼犧象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按廟制有東房無西房故祭統亦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尊在房户之外罍二尊并列罍東犧西以西爲上神席在室西南故也鄭謂人君尊東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夫人在西房也郊特牲鄉人禓本謂鄉人大儺祖禓相推頭諸侯舒上無推頭也又侍坐必退席引而去君之黨黨猶側也謂不敢迫近君側猶鄉射記王人大圭扵上之扵云天子之笏舒上爲扵云乞居侯黨之黨而鄭謂黨爲鄉之細者避

水加醯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陳酒飲之類鄭援周禮謂明酌爲事酒酸酒爲盎齊清爲清酒汁獻作汁莎稽澤本謂舊酒醴厚如膏澤也鄭變澤作醳內則云男子入內不啁嗾口出聲曰啁凡隱事相呼則啁故盜竊聚鄭變啁作叱又內則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本謂世子見君君具大牢饗諸臣而鄭變接作捷謂食其母補虛强氣也又男鞶革女鞶絲鞶大帶也鄭謂鞶爲小囊未聞古男子皆佩皮囊也又年不順成君搢本古者執竹簡記事曰笏笏本竹也後世易以玉象故謂竹笏爲本鄭以笏下爲本也玉藻曰諸侯笏荼荼畫龜也和柔之意謂諸侯之笏上刻而挫其角如荼然與天子挺直異鄭因古荼字有通作舒者遂變荼爲舒以附會考工記玉人大圭扵上之扵云天子之笏舒上爲推頭諸侯舒上無推頭也又侍坐必退席引而去君之黨黨猶側也謂不敢迫近君側猶鄉射記云乞居侯黨之黨而鄭謂黨爲鄉之細者避

君親黨也。又侍食。君未覆手。不敢飧食。謂主人飯。
曰覆手。古人飯以手。食必仰其手。食終則覆手。
鄭謂以手循口旁餘食也。又親沒不髽。謂五十
者始衰。遇親喪不髽。頭也。鄭云去爲子之飾。又
大帛不緌。古冠小而撮髮。以緇布爲之。周始爲
委貌。大冠。以玄帛爲之。故曰大帛。衛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也。鄭據雜記大白冠。謂以白
布爲冠。又裘之。裼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皮上
用單帛爲表曰裼。裏外加重衣曰襲。鄭云裘之

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又尸襲本謂始死之
尸。重衣紋襲。鄭以爲祭祀之尸。尊襲衣充美也
又多。單用也。單即簡君前用笏。當簡記事。鄭作
盡訓。笏本竹。簡鄭作珪。訓喪服小記云。士祔于
大夫。則易牲。本謂孫爲士者。祔于祖爲大夫者
之廟。則祖用少牢。而孫用特牲。廟可祔而牲不
可襲。故曰易牲。鄭云不以卑牲尊。則是並用
少牢也。大傳云。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
也。周道猶言大道。鄭解爲周禮。然則夏商禮有
同姓爲昏者與。少儀云。不貳問。謂人隱而不答
則不可再問。鄭謂問卜不可貳其心也。又車不
雕幾。幾。細微也。雕刻爲細文。鄭解幾爲圻鄂。又
枕几。穎杖。刀卻刃授穎。穎謂之穎。鄭以穎杖之
穎爲警枕。授穎之穎爲刀環。樂記云。敦和率神
便宜居鬼。本謂樂從陽。禮從陰。鄭謂聖人死爲
神。賢人死爲鬼。學記云。足以謏聞。謏。詠誘也。與
謏通。獵名也。鄭作小。又赴辭使某實。實。信也。使
謂之信。鄭作至。雜記復夫人以狄。衣素沙。沙。紗

通。薄縐也。婦人盛服。外籠素紗單衣。詩云。其之
展也。蒙彼縐絺。又云。衣錦褧衣。士昏禮加景。是
也。鄭謂六服以素紗爲裏。又大夫不揄絞。絞縞
通。單縐也。鄭謂絞爲青黃色。又士練而歸。士次
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本謂哀次輕重先
後。鄭以堊室之士爲邑宰。公館之士爲朝士。又
大夫卜筮宅葬日。公私皆有有司占者。史而服
又同諱二條。鄭皆不達而曲爲之說。詳經解。又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本謂弔者視小斂之服。即所謂玄冠者易之而已也。鄭以環絰爲孝子。喪大記云。未小斂。主人出徒跣。扱衽不冠曰徒。不髽曰跣。凡罪人髡髮。則免冠。周禮司圜職云。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故不冠謂之徒。即所謂笄纚也。鄭謂親始死素冠。是未識徒爲不冠也。又主人袒髦。髦與毛通。亂髮蓬首。如今人脫去綱巾。鄭以髦爲人子事親之飾。又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約財朝

一溢米。莫一溢米。納。進食也。財與纔通。猶僅也。溢與搤通。一手所握曰搤。言朝夕僅進米一搤耳。鄭訓財穀也。二十兩曰搤。又紿無紀。紀。組屬所以束也。紿單被也。大斂外已有絞。故紿不復用。組鄭解爲被上之識。又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其間哀止。即閒傳所謂中月而禫。鄭云大祥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不哭也。祭法云。相近于坎壇。本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未見大宗之於與天之泰壇。地之泰坎。相近。鄭解相近二等

作穰祈。表記云。禓襲不相因。凡去衣曰袒。單衣曰禓。禓襲不止衣服。凡執龜玉重器。皆有禓襲。單藉爲禓。重褻爲襲。鄭謂執玉者衣裳時禓時襲也。又唯卜之日稱二君。謂人臣筮仕。則稱兩君。擇其所事。非是則君不稱二。鄭引春秋傳晉惠公卜貳圉之語。謂辭得稱君之貳也。中庸云。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謂禍福先兆有見于卜筮者。與形于人身動作者。鄭解爲龜之四體。春占前左。夏占後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大學云之外兄弟。本謂用情偏僻。鄭解其所親愛而辟僻與僻同。本謂天命。鄭解命作慢。鄉飲酒義云。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本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鄉之衆人與士君子。鄭以鄉人士君子連下文。尊于房戶之間爲句。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

君子爲鄉大夫士也聘義云孚尹旁達孚信也尹割也旁達者一王割而爲圭爲璋瑕瑜旁分皆不失信也鄭解孚尹作浮筠王色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眛爽幽居愁處不分明之貌鄭謂諒作梁闇作庵爲倚廬他如此類不可枚舉必若世儒謂學問不及鄭則一切朦朧不敢聲說承迷習醉何時而已甚者解說不通輒以意變亂舊章如王藻笏度樂記師乙雜記內子以鞠衣喪大記君設大盤等

章本無錯簡自生顛倒又如燕義首節實錯簡而不知其餘文字如從容之作養容汁漿封作窆純作緇大圭不琢作不篆監諸刊作艷諸利諸侯荼作諸侯舒其愼也作其引也祭義見間以俠鰋合見間二字作覩曾子問告用牲幣作告用利幣曲禮曰而行事則必踐之作必善之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作禮有褒喪大記加僞荒作惟荒中庸一戎衣有天下作一戎殷若斯之類未可一二今皆從舊以俟後之

君子參焉

冠裳服色等制詩書無明據今世所傳用皆成之說也愚按冕最貴弁次之冠通用上古冠制最小僅取撮髮即今羽流所戴是其遺象詩云臺笠緇撮緇緇冠撮小貌字從元首也從寸小也從冂象形也弁制大覆額詩云有頍者弁頍覆額貌弁盤也盤大也字從廾兩手拱奉以戴也用玄帛爲之曰爵弁用皮弁皮無飾者曰韋弁冕則加板于弁上前後垂旒其制又

大于弁其形稍俛而前故曰冕冠弁冕皆用玄帛冠有緇布者冕有用麻者古制也凡禮服衣裳殊常服則衣裳連如深衣袍之屬皆連也凡服色多用玄緇纁纁即赤周以火德王尚赤玄緇二色皆自赤出故冠服多用之即衰衣亦以玄爲地而加刺繡耳衰多赤色或玄黃或雜不等蔽蔽膝也鄭謂蔽色與裳相稱而易與時多言朱芾赤芾則是裳不離赤然裳色不等蔽每稱赤則是蔽色亦不盡從裳也鄭謂朝

服玄衣素裳皮弁服純素弁用白皮天子視朝諸侯視朔皆用之羣臣亦然夫平居無事聚朝衣白未見其可即殷人尚白非必吉服純用白也漢武帝始製白恰傳玄以爲軍容非國容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古今非頓異也端者禮服之通名凡禮服制方故謂之端用玄爲玄端用素爲素端雜記云端衰無等則是衰亦可謂之端非端定爲一衣也楊襲之名不專指衣單曰楊重曰襲凡手執寶器重幣亦稱楊襲呈現其物而單藉之謂之楊不見其物而重裹之謂之襲非但衣服有楊襲耳鄭謂裘上有楊衣楊衣上又有襲衣謬也詳見各章冕衣裳九章引虞書山龍華蟲等爲証尤爲牽强詳見周禮司服世儒耳食康成以爲知禮不復考索轉相傳習凡今之禮皆鄭康成之禮也

鬼神者造化之靈人物之命大而天地山川小而昆蟲草木凡有生氣不離鬼神人者鬼神之會先王制爲祭祀使人知有鬼神又制爲卜筮使人知有鬼神之情狀齊戒以顯造化之情狀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以幽暖全消陽驕陰微鬼道日遠人事日益是以殷人尚鬼而周人尚文世運自然也孔子贊易作十翼不言卜筮而言義理以開物成務立人之道爲本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神怪不語非其鬼則不祭是以臧孫居蔡譏其不智此孔門民義之教也至于定禮豈自背其說耶

而鄭康成解禮專引讖緯附合如以五帝爲人各有名號姓字句芒祝融等神皆以人充數其說怪誕非聖人務民義之教蓋天之有帝以人事天其道不得不爾如鳥能祭則必以鳥獸能祭則必以獸各因其所固然爲報本反始非天帝如人也猶曰稱宮星稱垣亦因人立名耳豈曰眞有宮星眞有垣耶老氏曰可名非常名通乎此者與之譚鬼神祭祀可乎矣

談經卷之五終

談經卷之六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儀禮 凡二十條

道莫大於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故禮未可一端盡也聖賢以禮脩身以禮教人而不舉其數惟曰非禮勿視聽勿言動斯須不可去豈擇目而行禮也有冠昏喪祭則禮行無冠昏喪祭則禮廢如是禮之行者寡矣凡禮之無目者目所不能盡也

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之矩曲禮三千悉由此出惟其有溫良恭儉讓之意而後有鞠躬畏蹜之容虛文浮格疑似而非者衆恭也承迷習酔可由而不可知者凡民也故聖人教人以禮而言禮以約得其要即一拜一揖見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雖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

禮非強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生尊親尊親生等殺等殺生禮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知生之說者知天矣知天之說者知禮矣天者莫之爲而爲禮者亦莫之爲而爲凡是昔所言冠昏喪祭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得不然其間牽帥拘泥煩瑣迂僻强世難行者時勢古今之異學禮所以貴於達也

聖學端本澄源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故賢人用禮執其上凡民學禮執其下凡民識卑而累重既失其大而又忽于小鹵莽滅裂乃禽乃獸故飲食衣服升降揖讓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微制其外而養其中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學禮者所當默識也

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然善讀者舉其一篇而十七篇要領皆可知矣讀十七篇而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不善學

者。執數求多。按跡摸擬。如鄭玄諸人。則十七篇猶謂未足耳

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然止于十七篇。若用禮之家。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而鄭康成因冠昏喪祭。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矣。作者也。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者借爲式樣。使天下後世知禮之爲儀。詳密如此。非謂世間禮法。一一皆有題目。如十七篇也

○鄉射。卽鄉飲酒禮。大射。卽燕禮。鄉飲酒禮。大射。卽士喪禮有司徹。卽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不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

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儀禮非盡先聖之舊矣。後儒纂述舊聞。雜以歷代儀注。參酌成書。皆士大夫行禮節目。朱仲晦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物。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揚襲。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人主爲禮欲尊儀禮爲經。夫儀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而已。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世儒耳食朱說。各騁胸臆。爲聚訟考。其破裂不足觀也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有本未嘗屑屑儀文可知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言禮則曰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文縟節非聖人語上之教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但尋行數墨如康成輩較勘同異是正文字按本演習如傀儡登塲無生機血脉老聃所謂芻狗莊生所謂蜩甲喪貝聖人雅言之意

是書詳處太瑣始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拎越內弦牲體肩臂肫胳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婚禮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其畧也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禮者又何必爲之屑屑添補乎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其辭多罔象始凡禮皆行於廟而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揣度影響迄無定論每于篇終輒引記聞參伍其無畫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者必不爾

儀禮作于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清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

侯亂天子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玄謂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

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十弓。是亂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然冠用爵弁。婚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用五鼎。容非僭與。周衰禮廢。諸侯強梁。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訛。非盡先聖之舊可知也。昔夫子作春秋。于諸侯名號禮樂亡等。皆因之而不變。欲直其事以存亂亡之蹟。示後世是非之公。彼有取爾也。若夫禮經所以正名辨分。別嫌明微。不可相比襲其謬。是訓亂也。故說禮與說春秋異。世儒未達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得疑焉。得盡同。但據本文解釋。其同者自然脗合。其異者不妨并存。牽強比附。失之愈遠。鄭玄諸人所以多爲之說。而愈紛也

世儒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合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孔子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況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跡。通之百世所謂愚而自用哉。及其身者耳。就使補輯完備。校勘精切。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其近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遂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扇拜。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

禮忽爾祖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
今可乎尊俎豐能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
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
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
今可乎明器神厨等無用之物并納諸壙中今
可乎凡送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
皆然今可乎賓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
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

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儐尸則子爲父客受
其獻酬今可乎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
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壻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
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爲子喪三年父在母喪
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爲其母緦麻今可乎國君
燕卿大夫僅屠一狗今可乎君父死臣子爲謚
幽曰幽厲曰厲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
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
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昔人謂儀禮難讀未知文辭難耶義理難耶義
理不異于他經文辭煩瑣詳思自解三禮惟戴
記多名理周禮多疑竇儀禮差易鄭康成偏固
自用名理殊非所長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爲特
詳于制度然紕漏難可一二數也每憑管見畧
加檢舉實使學者自得非敢角短長也如冠禮
緇布冠缺項本謂元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也
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圍髮際也又白
屨以黝衿之黝屨頭也衿與跗同足底也即今

之鞾樣及頭爲底是也鄭解黝作屬衿作注謂
以蜃蛤附屨使白也又既冠見母于東壁東壁
者廟中東偏室東爲東壁西爲西壁士虞禮云
饎爨在東壁西面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于冠
母亦在廟鄭謂母在閨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
閨門則是以閨門之外爲東壁也古制左廟如
鄭說廟不在宅之右乎東壁爲閨門西壁又何
門乎昏禮婦纚笄宵衣宵衣謂玄色衣也故特
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吉尚玄

變于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綃之綃又
舅姑醴婦婦疑立于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士
相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
爲定立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麛
小鹿曰麛小羊曰羔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
其足執羔當如小鹿四維之也鄭謂執麛有成
禮執羔如之卿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崇者奠
籍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崇奠己酒鄭云崇
充也酒惡相充實也又主人釋服乃息司正謂

主人朝服拜謝賓歸釋服即治具勞司正非謂
息司正不用朝服也猶聘記云幣之所及勞不
釋服皆敏速之意鄭謂脫朝服更服玄端而不
知玄端即朝服也鄉射記云君射于國則皮樹
中郊則閭中大夫兇中士鹿中中者盛算之器
刻木似獸形閭中似驢皮樹中似馬即易所謂
駁馬也馬有駁詩云隰有六駁駁樹亦有駁鄭知閭之爲驢而不知
皮斑駁似馬故云皮樹也無禮主人媵觚于賓媵與賸通
皮樹之爲馬也

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鄭泥玉藻見美充美以衣裘解謂執玉時或裼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玉賓升自西階自大夫左受玉退負右房而立右房即東房升堂以東爲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爲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則饗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經過者或饗之或饔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饗而饔之將以附合聘義

愧厲之說其實非也既飯而飲酒曰酳酳者胤也繼續之意鄭謂酳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鼏寧若束若編本謂陳鼏門外防不潔故鼏蓋其鼎而以緼編之束之鄭謂以茅爲鼏冪可以爲冪乎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爲上首九馬并列于後所謂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引晉屈產之乘爲證喪服斬衰苴絰絞帶本謂以苴麻絞爲首絰又絞爲帶與絰同故謂之要絰所謂布帶則禮服之大帶也與要絰異而鄭云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則是以布帶爲要絰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盈也盈一握曰溢溢之言搤也一手所握曰搤與捾通鄭謂二十四兩曰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服齊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謂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鄭云婦人衣裳不殊按詩綠兮衣黃裳又云衣錦褧衣裳衣錦褧裳非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幼月本謂長殤大功九月者爲喪七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有如八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則毀過齊斬矣又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即同居繼父之子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爲之服鄭以婦人子爲女子子喪禮慎目用緇慎與幕同遮

殺也。握手牢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幎讀如縈。牢讀如樓。又屢綦結于跗。跗。足下也。如花跗云屢殷。底也。死者著屢連底束之。使牢固。鄭以跗爲足上。又襲尸。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本謂將飯含先以決繫。麗其指于腕間。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于此段文義全不解。又大斂。饌。朊豆兩。其實葵菹芋。芋即所謂蹲鴟。鄭謂齊人語。全菹爲芋。又卜喪日。宗人

受龜示高。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而後灼。周禮大卜亦云眡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鄭謂龜甲高起。龜板平。未有高處也。喪禮有遣車。即送葬之乘車。鄭謂爲土木偶車。納于壙中者。又喪禮主人脫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笄。笄纚。小斂。解去笄纚。改麻括之。既殯成服。解其麻。加冠。經。皆所謂脫髦也。鄭以髦爲子事父母之飾。又隸人涅洗。滌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溷廁。又邊豆實具。

設皆巾之。謂既實菹醢。果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具。偶也。成偶乃巾。一邊一豆不巾。既夕記。朔月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即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室內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同。鄭不解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爲又避其日乎。少牢主婦被錫衣。錫通作緆。細布也。與錫衰之錫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爲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布也。主

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子虛賦曳阿錫。是也。鄭欲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綅。易他如此類。諱張隱僻。不可勝記。附見各章

儀禮成於後儒手。而古籍亡矣。不復見先王朝會盛典。故觀禮秩述。梗槩較諸篇最畧。愚顧喜其近情。足以折周禮四時朝見之謬。篇末又記天子巡狩來朝諸侯。祭告羣神未必盡是古禮。大槩可觀已。鄭康成偏執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附會。甚無謂。至如喪服傳解經。一一明允。鄭釋

强引證反疑傳文爲誤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割棄之鄭作俑也

凡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禮服衣裳通謂之端衣色多用玄緇亦有纁者裳多用纁亦有素有黃有雜色及大帶與韠色時或變易而衣色則少有不玄緇者矣卽龍袞亦以玄帛剌繡故曰玄袞無繡文者謂之玄端緇衣耳首服自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弁自大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冕至於玄冠則自士庶人以至天子皆用之

此其大較也古人服色原不煩瑣少牢饋食主人朝服卽是祭服昏禮下筮鄉飲燕射聘享皆用朝服故古人禮服稱朝服爲其可以見君卽凡禮皆可用也自周禮五冕之說興鄭康成極力附會影響猜度未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冕服不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冕服不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冕服不

人必俠拜初一拜男子答而起婦人又一拜凡男子拜手則必奠贄奠爵婦人立拜執奠執爵昏禮婦執笲棗進拜奠于席特牲禮主婦致爵左執爵拜有司徹尸酢主婦亦執爵拜是也惟昏禮新婦三月廟見則稽首著地故禮文曰拜扱地特言扱地者明其殊於常拜如男子稽顙也鄭註皆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飯之品黍稷稻粱鄭註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其粒長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簠黍稷之粒小而圓古人以圓器盛之曰簋稻品甚多其粒最長者可半寸故以粱名如屋梁强梁之梁粳米亦取强梗之意食之强益人也又粱者良也精鑿之意凡米之精而顆粒長大者皆得稱粱故美食曰膏粱又穀亦有粱其稈穗如蘆葦品最下楚人謂之高粱亦以秸長實大得名也禮記君沐粱則粱米而士亦沐粱則高粱耳凡言黍稷稻粱者皆高粱也稻宜水黍稷離高粱宜陸稻南方卑濕處多黍稷高粱北地高陸處多中原地饒黍稷而稻則希有凡宜陸者皆可稱粱言其滔而濕也故古者酒醴多用黍大夫飧賓無稻也黍最早熟暑月可食故得名而稷秋熟則今之粟也粟稷二字音義相近稷之言謖也尸起曰謖嚴肅之意也詩云皖彼稷亦肅意蓋秋氣也粟秋成故曰稷百穀皆秋成故曰粟者百穀之總名黍稷稻粱麥爲五加菽爲六分二麥爲七分二菽又細分是謂百穀

談經卷之七

周禮凡四十二條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補也考工記非補也而世儒以爲闕也考工記非補也而使人見以爲闕非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本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記亦非漢儒所能補殆六國處士縱橫之學乎

世儒以六官錯雜疑其爲後人所亂耳如易以象附卦爻詩書以序附各篇春秋以傳附各年之類夫易詩書以類附爲便觀省也五官錯雜何爲者耶朱仲晦疑其爲草創夫官屬三百六十條分統列職所不具獨一編次疑爲草創求其說不得耳蓋是書取法天地四時天地之數成于五五爲參兩之合天惟五行人惟五事是以冢宰繼天司空治水功德同也陽分六官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亦猶易數五而主者唯其不測不測之謂神不顯之謂德故乾元用九潛而勿首此作者之意而世儒以爲錯簡正墮其雲霧中矣

周禮之事莫大于體國經野擇土中建王畿分九服制鄉遂稍縣都鄙皆地官之事也世儒謂當移屬司空若移屬司空則地官不爲虛名乎

夫水土國邑本皆地事也司徒既爲地官自不得不任地事地官既任水土國邑則冬官之闕亦不得不闕也其餘惟有城郭宮室器用司空自宜任之然以之設官則不足故別記工人補之

司空亦不得不補也

六官異事而未始不相通四時異序而物生有早晚氣候有遲速造化人事之自然也故冢宰掌百官而司勳司祿又不屬冢宰司徒掌賦役而職歲職幣又不屬司徒宗伯掌禮儀而行人

司儀又不屬宗伯司馬掌防禦而司門司關又不屬司馬司寇掌刑禁而司虣司稽又不屬司寇事爲之官官無事長必有貳貳必有屬一器一用一泉一布皆通數職無獨遂之權如人一身大小相維四體并運苟手持而足不前耳鼻而目不視則支離偏枯失其常度矣今欲分諸此春秋以還處士橫議譚天炙轂譎說詩張揣摩飛鉗之說莫不援引五行而六經之道裂實由於此是書之作經緯禮樂名物綱紀治教察其施爲次第實根本五德始終之意學術源委可得而窺矣

是書大抵欲使人主安富尊榮崇體執要如天運於上而以作爲之勞盡委于地春佈其德夏揚其威秋收其利冬考其成名實歸於富強而機謀主於隱密運於九地之下而發於九天之

上管子所以霸齊商君所以强秦皆是物也

儒者謂周官之重在冢宰不知所重實在司徒其言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人主所以設官分職爲土地也爲人民也司徒主人民地官主土地則是人主所持力者無如地官司徒爲重故其事獨煩其屬多于五官以此

司空掌水土自唐虞世已然司徒之爲地官則自周禮始耳雖然非是書始也昔者聖人作易

地水爲師。水地爲比。水藏于地。兵藏于民。其道一也。故古之治師者。寓兵于民。及戰國韜鈐之家飾易說爲陰符。乃有奇門遁甲八卦飛伏隱怪恢譎之譚。是書所用。其微旨與

世儒謂家宰主爵祿官人。故其任重。不然也。古人君合五官爲主。造化合五氣爲天。易曰天德不可爲首。故王無名。而冢宰首六官。司徒宗伯。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司馬司寇。如四體也。天官有統而無爲。萬物皆附于地。生長收成。皆聽命于春夏秋三時。冬官無事而有終。自然之法象。非强作也

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因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既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世主所求多者。唯土地而堪輿有空亡之忌。遊士滑稽。逢迎世主。因以水土合德。併歸司徒。所謂揣摩飛鉗之旨。不足深究也

儒者曰。六官既立。百度乃貞。周公制禮之大經也。此本尚書周官。以論周禮。夫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周官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未嘗分天地春夏秋冬也。設官分職。未嘗一體也。王以官寄天。天以官寄四時。人主所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六官整齊。未嘗奪冬官之屬。散之五官也。是書用尚書之名。而變幻其事之卿也

六官之屬。原無錯簡。作者意緒。曉然可尋。支干家以五屬。牛爲土。故地官之屬有牛人。鷄司旦。故春官之屬有鷄人。未屬羊。故夏官之屬有羊人。戌屬犬。故秋官之屬有犬人。四畜分四官。其說本荒陋。但世儒以爲錯簡。議改訂。則非其本意矣

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因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既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世主所求多者。唯土地而堪輿有空亡之忌。遊士滑稽。逢迎世主。因以水土合德。併歸司徒。所謂揣摩飛鉗之旨。不足深究也

儒者曰。六官既立。百度乃貞。周公制禮之大經也。此本尚書周官。以論周禮。夫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周官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未嘗分天地春夏秋冬也。設官分職。未嘗一體也。王以官寄天。天以官寄四時。人主所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六官整齊。未嘗奪冬官之屬。散之五官也。是書用尚書之名。而變幻其事之卿也

六官之屬。原無錯簡。作者意緒。曉然可尋。支干家以五屬。牛爲土。故地官之屬有牛人。鷄司旦。故春官之屬有鷄人。未屬羊。故夏官之屬有羊人。戌屬犬。故秋官之屬有犬人。四畜分四官。其說本荒陋。但世儒以爲錯簡。議改訂。則非其本意矣

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因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既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世主所求多者。唯土地而堪輿有空亡之忌。遊士滑稽。逢迎世主。因以水土合德。併歸司徒。所謂揣摩飛鉗之旨。不足深究也

儒者曰。六官既立。百度乃貞。周公制禮之大經也。此本尚書周官。以論周禮。夫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周官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未嘗分天地春夏秋冬也。設官分職。未嘗一體也。王以官寄天。天以官寄四時。人主所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六官整齊。未嘗奪冬官之屬。散之五官也。是書用尚書之名。而變幻其事之卿也

六官之屬。原無錯簡。作者意緒。曉然可尋。支干家以五屬。牛爲土。故地官之屬有牛人。鷄司旦。故春官之屬有鷄人。未屬羊。故夏官之屬有羊人。戌屬犬。故秋官之屬有犬人。四畜分四官。其說本荒陋。但世儒以爲錯簡。議改訂。則非其本意矣

周禮隱藏冬官錯列六屬宰龍百世之學者卽此便是縱橫之習詳觀其布置經營全似管子內政蓋其學雖宗聖人而雜以刑名功利焉可以誣周公也

周禮非專爲禮設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周官三百六十惟政與刑耳如司徒之十二教宗伯之五禮亟數其物而按其涖官行事未有教民之實蹟孝弟仁讓之實事。故周禮之禮未可爲禮也

禮在天地間惟三惟五父子君臣夫婦唐虞民所謂三也益以昆弟朋友仲尼所謂五也五者天下古今常行不易所謂大經也其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奉此周旋以節文斯五者而已矣鄭玄謂周官爲經禮夫官可以爲禮乎大宗伯之五禮蓋是書變換其說而鄭玄執以爲周公之禮豈周公之禮又異于堯舜孔子之禮與夫抵禮教不明一壞于聖遠經殘百家補葺淆亂

而失眞再壞于鄭玄輩好信寡識附合以求同三壞于近代迂儒妄生疑惑紛更以亂舊制非超然玄覽烏能自得師乎

作是書者蓋周衰好古之士不得有爲技癢求試故其言多摹古而雜用術數舛謬踳駁什常八九然以自鳴於百氏之林亦鐵中之錚錚者矣蓋其去古未甚遠而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今學士欲考古舍此何適雖未卽眞聊喜其猶似耳

凡讀書明白易簡者聖賢之大道也其煩瑣隱僻者皆百家之小術也周禮與大道相違遠矣六經言道德是書專言名法六經之辭易簡是書之辭穴僻

周禮之不可爲經也不在五官之錯亂而況五官本無錯亂也儒者亟議改訂矣周禮可遂行乎且如司徒鄉老一職而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二萬八千七百五十人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

肆長至史二百有十人。行此法也。驟擾煩苛。民其能堪乎。此管商縱橫什伍嚴密之政學者觀其節目。不通其大綱。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見其布置。不察其謀爲。觀其名法。不窮其源委。徒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其舛迕不通。反疑爲後人錯亂而不知是書之不可用者。不在文辭之錯亂。而在事理之疎戾。其所以眩惑後世者。不能掩其事理之疎戾而特講張于文辭。使人不可端倪耳。即如世儒所訂六官。一一整齊。按

其職以設官。執其數以用人。六官之屬十萬。官多民少。糜沸蟻動。豈能一朝居。不深惟其事理。而徒以錯亂掩其謬戾左矣

讀周禮而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疑似之間而已。蓋綱紀法度。爲治之具也。挾智用術。遂至蝟毛瀰絲煩苛百出。則是以法度撟亂天下也。權謀之家作俑。使俛仰任放之徒。借口歸咎于功利富強之實。名爲禮而實與禮無涉。學者無卓識。隨人贊和。則千古無旦期矣。嗟夫。讀周

自漢以後。諸儒承訛。魚目混其夜光。經術不明。其來已久。理學諸儒。自謂千古旦暮。詆空寂爲異端。而陰用二氏默坐澄心以爲道。斥管商爲功利。而誤認周禮名法縱橫以爲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以窮經必先于知道也

六經者。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也。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必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後世之治。純用周禮正貳殷輔。簿書期會。把持約束。使上

下竭蹶稟承。敖猾不敢。舞其文罔。法固使然。而實意朘削。虛文相掩。無事則苟且蒙蔽。有事則頹墮不振。法亦無如之何矣。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

是書所言。高者不過古人名物度數。卑者則簿書泉穀米鹽細瑣而已。跅弛有仁義道德之名。歸于功利富強之實。名爲禮而實與禮無涉。學者無卓識。隨人贊和。則千古無旦期矣。嗟夫。讀周

禮而不知其非周公之書者。暗也。明知其非周

公之書而不敢質言者欺也聖凡雖隔不越此心學者求信諸心而已矣

行周禮之法閭閻一出一入皆有撿押民間一泉一布一車輦皆有稽比閭閻隸胥絡繹四時會要徵求訖無寧日民生其世如魚遊鼎釜憂生理之感而覺宇宙之爲隘黨周公太平之書然歟否歟

六官之屬皆詳于王畿畧于侯邦王者以四海爲家法令獨詳于千里之內則是偏枯之令霸不爲其所揶揄也乎

者富强之私耳故夫儀禮詳于士大夫畧于天子周禮詳于王國畧于諸侯謂天子以下可降而推大夫以上可遡而考歟其實皆衰世補葺之書非先王之明保典刑也

杜撰之書亦猶左傳之謂左丘明也周公周禮之謂周公亦猶左丘明未嘗爲傳好信者耳食其名以論官執文以求解若何而可儒者不達妄謂從聖人廣大心胸中何必有此等物可笑也

地春夏秋冬爲位五氣循環周遊不息故曰周也術家以天關西北爲不周之方故是書託始于天而關冬以象之藏冬于地以應坎之鄰乾鄰行鬼谷輩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以道術爲滑稽禮法爲詼諧故其言本備而毀以爲殘其數本條而紛以爲錯其事本顯而遁以爲隱其文本周而詭以爲不周更自名曰周禮將以濫竽

聖人廣大心胸流出夫炮土之鼓救日之弓可此等物可笑也

爲此書者借古人影像鋪張自家胸臆所載典

禮名物半眞半贋不可質辨但覺瑣碎杜撰處多又其道尚鬼凡名法必先鬼神大宗伯掌禮鬼事强半若先王之禮專爲事鬼而設也者故卜筮巫祝皆屬禮官其言荒誕甚違民義之訓鄭玄崇信讖緯極力從臾以爲周公之作附合三代故事多爲之說而終難强通善讀周禮者以周禮讀之不必問周公也

六官名法多因先王舊典補葺成章其間馴雅正大可通行者是先王之舊也其瑣碎拘泥煩複不近情者是後人之補造也故有玄覽獨照之識知變通損益之宜然後可與談周禮不然則其利天下也少而其害天下也多

按是書所詳者名數不可盡拘也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其人凡七萬有奇無常數者尚不與焉則王朝庶官日食十萬以推之列國一一按法用人盡天下之人以爲官亦不足矣蓋其所言不在官而在法因以足數其言若迂闊而究其旨有所切指其名似懇款而按其事不必實用所言在此而意或出于彼要者反畧而其不要者反詳如司馬諸職爲軍伍設而職目所云多非其正司寇之屬多隱語司徒治地居民大抵與司馬相表裏皆縱橫押闔之法善讀者觀其大綱布置以會通其旨至于目中隱顯出沒旁及其餘而不直指其端者亦可因一隅而窺其全矣

讀是書者觀五官布置經緯錯綜之意脩內謀外藏鋒蓄銳之機令行禁止除姦剔蠹之法課功計吏勵精振作之權理煩治劇通明練達之識秦漢而降論吏事少有能過之者若夫區區辨六曹之職掌訂簡編之殘闕是守章句之鄙儒抱案牘之迂吏烏足與譚周禮乎

從古有治人無治法所謂人者非取備數而已周官之屬多至十萬豈先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子曰爲政在人之意孔

是書但知用人。而不務取人之本。但知官備則政立而不思人得然後官舉苟徒具官而不察其人。人愈多而官愈冗。官愈冗而事愈廢。以此望治不可得矣

世儒稱周禮精詳其實鶻突。如大宰之八法八統。九式九兩六敘八成六計。司徒之十二教十二荒政大宗伯之五禮。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五戒。皆徒有其名而不詳其施用。如司服之五冕五弁。司弓矢之六弓四弩八矢王弧夾庾

唐大之類。亟數其物而不言其制。使後世訓詁之士懸空猜度。不中詭曰古有是禮。今亡矣。而不知古未必有是禮也。前人以杜撰作之後人以杜撰解之。今人又以杜撰改訂之。嗟夫

五齊三醴之說未明。而議祼獻。衮冕褘襲之說未明。而議服色。祫祫朝廟之說未明。而議祭享。井牧之說未明。而議賦役。耳食鄭康成之陋而議考訂。五十步百步。可笑等耳

周禮之要。在體國經野。故其任莫重于地官。宅

土中以建王畿。制鄉遂。稍縣都鄙。以治內。分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以治外。內爲井邑丘甸。以正其賦比閭族黨以居其民。伍兩卒旅以寓其兵。外爲朝覲會遇三年五年六年之期以序九服。此周禮之大端也。故鄭康成謂爲周公旣營洛邑作此書授成王。然則皆周家已試之成法乎。而成王盛時未嘗一日都洛也。周之都洛。自平王始。平王都洛而周衰矣。諸侯不朝王政不行。六百里之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歟。體國經野託諸空言而設官分職。可知已。作者以意見揣摩。世儒以爲實然。豈非好信之過歟

大司徒土圭長一尺五寸。于夏至日樹八尺之表于陽城之地。日影在地一尺五寸。與土圭等。卽是地中。地四遊于天內。上下四旁。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里。日影在地。每千里差一寸。而隋書稱宋元嘉時。使使往交州。夏至日測影。在表南一尺八寸二分。陽城去交州萬里。而影差一尺

八寸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測影于金陵一尺一寸七分。洛陽影一尺五寸八分。金陵去洛陽北千里而影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然則司徒之說未足信也。按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在西海外。近日入處。魏書大秦國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居兩海間。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土圭地中之法。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影於地。每千里差一寸。萬里差一尺。四萬里差四尺。在天則四萬里而日月無異於中國。是東西南北變移之說皆未足信也。大抵天地之大。日月之遠。殆不可知。日入又在四萬里外。誠不知其幾。而但觀日入時其大數倍于方中。近大遠小。則方中時去地不知幾十萬里。據緯書云。天周圍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圜三徑一計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地在半中。則天日去地十七萬三千五百里。日中遠于日入。理或然歟。子思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夫子教子路不知爲不知。春秋穀梁云。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其此之類歟。然則周禮豈眞聖人之經歟。

周禮非聖人純粹以精之書。然作者雄材大畧。亦自不可當質有瑕玖。文有純駁。理有是非。事有得失。自其本來。鄭康成妄擬周公。世儒鬨然附和。遇紕繆輒歸咎于後儒之錯亂。嗟夫。後儒學志大識短。欲考正六經而其爲周易本義疎淺無當。改毛詩古序。篇篇成錯。晚議變置三禮割記。以附經。未果而世儒承旨。鹵莽磔裂毀前人之舊章。違作者之初志。譬如補器。始猶微墜今且支離破碎。愈不足觀矣。昔人所謂可長大息者也

說者謂六官闕司空。以考工記補之。今觀其函

蓋胎合原非增補其辭氣矯然先秦戰國風調漢興陸賈諸人不能辨而求諸建元以後愈不合矣自是原本決非添設就使添設亦即作是書者有意爲之非後人所能辨也其器即五官所用之器其法即五官所共守之法五官之屬三百三十有六記之工二十有四合之適滿三百六十五官之屬闕十一而記之工闕六謂爲偶爾何其天然符合也戴記曲禮下篇亦有五官六工之說與是書正同故周禮非闕也考工記非補也所以小變其體者如樂終亂之以武如六師振旅正出奇歸以極文章之變使周禮無記五官方幅何異除目是書所以變而愈奇也

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之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于周禮而疑之至戴記四十九篇世儒欲以分附諸禮非其記者既欲强爲記以附經其本附經者又欲以割記顛倒狐疑訖無定見徒爲智者所竊笑耳

術家之事尚陰謀故周禮精神全注于冬官夫人日用而不知者惟器爲然易曰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孟子謂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五官之事誰非工也故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藏神于器也冬官之秘在司空

朝廷之事莫非工也國家之用莫非器也工以人代天器以用前民凡記所列城郭宮室車旅亏矢戈戟鐘磬筍簴玉帛之類六官禮樂征伐咸用之器具矣六官分布其體考工閱實其用有官無考則其器苦窳官具而器不中程則其工嬾廢是以有五官不可無考也六官名屬次第如春秋之有經詩書之有古序一書之綱領也舊本置之篇端後儒疑有錯誤不知其所經營正在此至于各職繫事如網之

有目。吳幼清考訂三禮削而不用讀其職事而不知其官爵之崇卑。人數之多寡與夫宮寺婦女工賈奚奴之異。何以辨其職事哉。宋元晦改詩序。黜易序卦。其敝與此同。今分置各職之前以爲綱。繫其事以爲目。使讀者便于觀省焉

凡禮者。義而已。古今不同時而禮可以義起。三禮所載不必盡同損益之義百世可知也。學者兩端用中。較若畫一。苟穿鑿比擬。如前之爲訓詁者既非。而妄臆改訂。若今之爲考註者尤謬

斷鶴之頸以益鳧。截狗之皮以補貂。豈惟喪其舊觀。亦且亂其常理。不知而作。其斯之謂與

鄭康成解周禮有本文明白易曉註反牽强不通者。如天官掌次設皇邸。皇者。美大之稱耳。鄭云染鳥羽象鳳凰色。爲屏風也。王府王之獻金玉兵器良貨賄。謂王所受諸侯之獻耳。鄭云。王作以獻諸侯也。小司徒職凡征役之施舍。施謂加役也。舍謂免役也。故論語云。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則免其役。顏淵曰。勿施勞。謂不以勞役

加人也。故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鄭註施作弛。牛人職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本謂祭享用牛。求牛之純全者。授充人芻養待用也。鄭云享牛。祭日用之。求牛。明日繹用之。是二牛也。地官司市職僞飾之禁。商賈民工各十二。大較分數然耳。鄭謂爲四十八。禁。引王制不粥于市。年豈實之外少十二以爲未聞。天官九嬪世婦女御。本皆職官內臣也。鄭云分奉王寢半月而遍。后土本即社神。鄭謂句龍爲后土死而配享于社。非即社也。秋官士師祭勝國社稷爲之尸。本謂刑屬金殷金。周火德勝之。故以刑官爲毫社尸。鄭謂爲畢之春官掌客諸侯饔餼十有二牢。本謂諸侯饗天子。數用十二。鄭謂爲王饗諸侯也。秋官閩隸職掌予。則取隸焉。謂閩隸掌養鳥予。公用鳥予。則取之于閩隸。鄭謂王立世子取隸卒也。秋官太司寇禁民獄訟作以獻。鄭云以財相告爲訟。以罪相告爲獄。鄭云以財相告。則八蜡之蜡。與魚腊

之腊通骴骼之乾者爲腊鄭變作蠅蟲之蛆司
烜氏掌火烜即詩赫兮烜兮之烜火明貌鄭變
作衛侯燬之燬庶氏掌除毒蠱庶者痊可之意
鄭變作樂煮之煮春官甸祝禂牲禂馬禂與禱
同祈也詩云既伯既禱既差我馬謂禱牲求獲
禱馬求壯鄭變禂作伏誅之誅秋官掌囚云中
罪桎梏械在頸曰梏如春秋傳宋樂轡以亏戲
梏華弱周易童牛之梏皆在首也鄭謂梏在足
秋官士師荒辨之法令民通財糾守緩刑治獄

訟即是辨治凶荒之法鄭謂辨作貶冬官桃氏
爲劒設其後謂手所把之後設首也鄭訓設爲
大賈氏因引易長裕而不設附會之畫繢之工
山以章本謂山高色宜章明也鄭謂章作獐畫
山當讀如天官大宰懸治象挾日而斂之挾與
夾同謂一日謂之挾盖三日也鄭變挾作浹天
官九式曰匪頒之式匪與斐同文貌詩云有斐
君子細而均故文鄭變匪作分宮人職除其不
蠲蠲潔也鄭因儀禮主爲而衰鷹變蠲作圭冬

官亏人曰亏有六材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維體
防之引之中參維角萼之六語三韻二句相連
鄭以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爲句解云納簨中也凡此
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爲句解云無難易也
之類文義本明白而鄭解反不通者也亦有文
義不明而鄭誤猜者如地官媒氏職云禁遷葬
者與嫁殤者謂禮夫妻合葬而信堪輿之說改
域別遷男女幼未可婚而信祿命之說早嫁免

殤皆非禮也而鄭謂生非夫婦死相從爲遷葬
女未嫁死與男合葬爲嫁殤天官內饔職云馬
黑脊而般斑臂螻按內則螻作漏馬蹄瘺如蟻
孔曰漏螻即蟻鄭謂馬肉螻蛄臭也又殤醫職
腫瘍之祝藥祝猶祝髮之祝斷落也凡瘡醫落
則瘥鄭變祝作注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酺釀也
合出錢飲酒曰酺漢法賜大酺鄭變酺作步爲
馬祟之神也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古者窆
用甓磨礱用之土葬則遂師抱磨示躬役也鄭
變磨作歷謂抱策歷數執紼人名也冬官玉人

大圭杼上終葵首杼杼同猶輪人爲輪行澤者欲杼之杼謂圭形上剡而圜如杼終葵即爾雅所謂繁露本草謂之冬葵即終葵也今之黃葵秋開其花巢大得露多故稱繁露葵性朝日茂下天子爲道揆之首故刻葵圭首猶夔蕭之零露澤及四海也鄭謂杼作舒引方語推頭終葵爲徵則是以爾雅中馗當終葵以菌當葵也夏官司兵職建車之五兵本謂車上建立戈殳戟酋矛夷矛五也不言弓矢者弓矢不可建

立而車中自有弓矢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云公車千乘二矛重弓鄭謂步兵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車之五兵有夷矛而無弓矢也冬官輈人輈欲其頯典堅也又云馬不契需頯長也典堅也謂車轅欲其長而堅也契與楔通猶食也需與擩通煩撓也謂輈良則馬不受其煩撓鄭變頯典作愆需作怯擩輪人殷畝而馳殷隱也車行疾聲詩云殷其雷鄭解殷作揗輪人規通謂輪週迴也鄭謂渠爲

輪牙弓人弓而羽殺凡弓隈曲處稍薄曰殺弓柎無力則兩隈動搖如鳥羽也鄭變羽作危又弓人斷目欲荼荼茅秀和柔也故玉藻諸侯笏之不挺直者爲荼木節挺直斷之使荼鄭變荼作紓玉人瑑璋七寸天子以爲權瑞之言粗也帀儈之稱馹善評物價故權物之瑑謂之馹瑑鄭變馹作組如此之類皆文義不明而鄭遂誤猜者也其他不及枚舉附見各章

談經卷之七終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論語凡二十六條

夫子刪正六籍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與羣賢直指盡言爲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印士欲希聖未有能舍此者矣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默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勒說天人於學未得於道反損蓋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滔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于今屑越成詁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天地之德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神奇莫如生死而不二立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聖人所以不言隱怪萬物而中和成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離日用但本分不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爲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以高深日月所以著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幻聖人皆存而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下學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範圍也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爲四書其實未妥大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帶離禮孤行則有偏上之病孟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爲已任未免小立崖岸蓋爲亂世無君父處士橫議不得已而作士志於道當法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甚不得已即此是二聖大小分段不可不知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處之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然寬廣胸中自無間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溝渠無處不到隨

分汲取各沾足所以爲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煞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
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
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能
洪荒以來道術維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
即詩書所載若蓍龜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
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爲主所講惟子
臣弟友謹言愼行尋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
神合吉凶若夫怪力亂神則不語命與仁則罕

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
死則曰知生問鬼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
能所以範圍曲成爲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盡
論語文字平易而意味深永註家不解使學術
頓差如由誨汝知之乎妙在不知爲不知人道
之當然而朱註云由此求之有可知之理意相
肖矣告子路成人舉眼前人四般材藝爲例但
能學問涵養皆可成人朱註謂必才德兼全適
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無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夫子五十學易
又恒卜學因材之路又如子貢言我不欲人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諸我亦無欲加諸人。此强恕之事。分明子貢可及。夫子爲其未行而言。故爲抑之之辭。朱註信以爲子貢未能。將使學者疑强恕爲難矣。其論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未知焉得仁。謂仁知一理。二子未嘗學問。性地未融。襲取偶合而已。朱註以爲未知其心。夫未知其心。固不可謂仁。然既未知其心。又焉可遽謂之不仁乎。人心終于難知。則天下終不得一仁人矣。豈聖人之意。又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謂老彭多歷年所。親見列聖。故信古傳述。無與爲比。夫子以神交比親炙。以聞知比見知。云爾。朱註謂老彭生平好古傳述。殊爲無稽。此類猶詖曰。聖言微婉。難曉耳。至于記者記事。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是描寫子路躁率之狀。即夫子所謂兼人。欲退之者也。而註謂子路聞善必行。門人莫及。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謂不以精粗飽即所謂不多食也。而註云食精則能養人。豈聖人撙節之意。此類非一。讀者不察而信之。則學術並差矣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做起于有心好勝。聖人心虛氣平。忘人我。無已甚之行。故無迂闊之論。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氣愈激。激其與人言。强直自遂。其著爲書。競趨奇險。論語文辭。金和玉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心性所以。微妙玄通。即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本無言也。不言即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專譚虛無。夫虛無何容譚得。世間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遺向虛無。須將世界抹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於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爲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爲有。其顚倒譸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譚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秖緣不學習。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下學而

上達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若肯向學。何至爲桀紂。論語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
在人爲明德。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爲。故聖曰生知。仁屬有爲。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顏子
稱仁。三達德首知次仁。蓋知者大虛之元神。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下學上達。故曰生而知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
中庸言誠即是言仁之意

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二者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源于此

道以聖人爲心。列聖以孔子爲心。六經以論語爲心。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稟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例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聖人之憂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慍也。無罣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眞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無法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萬物皆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視聽

備也所謂生死輪廻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
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
言彼卽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明德智慧圓
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
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
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
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
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
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

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蹈
踽凉凉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不知
適以成彼之大而自感其方宇耳故愚嘗謂儒
者割吾聖道奉彼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
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
獨二氏之罪儒者養成之也近世儒者解四書
與聖言足相發明故并存之近世儒者見爲門
弟子語用意吹洗自謂卓識而其識轉卑矣
篇中各章次第相承各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
佛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沒後有子曾子門人
之手故諸賢獨二子稱子按會子少夫子四十

六歲後夫子沒而篇內記其平日之語則知是書成之日距夫子遠矣然亦本七十子手錄後人述之中間靚面開示諸子處天機亹亹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創造也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壁又得古論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及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

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厲而論語有齊魯可據故得免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膚淺朱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己學術解釋聖言或未達圓神之旨聖人言約而義遠未可一端盡耳

談經卷之九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孟子　凡三十二條

大道無垠六經浩淼乃至論語之教循循有歸然其言寬簡而有餘裕包羞荒而不爲典奚及乎聖遠教墮下迨戰國處士橫議百家簧鼓竽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

歸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深遠當世由而不知後世習而不察烏乎微已若孟子者尼父之適嗣聖之一體者也豈但如世儒所云大賢亞聖之次而已哉

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于詩書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愚按孟子言四端即是易之四德也仁義即

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艮無妄與王雖殺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記曰疏通知遠者書之教其失也誣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語而後人以為孔子言非也書刪自孔子焉得誣至十國處士橫議眞

贋始淆浸淫至秦漢如張霸之武城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辭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與孔子教賜商言詩意正同而程正叔引詩亡然後春秋作但謂孟子知春秋而愚竊此益信孟子之深于詩也蓋詩之美刺與春秋之是非相表裏二千年來學者未通曉自孟子始發之然則知詩尤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竊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也諸傳紛紛語要而獨孟子謂五霸為三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哉至于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若周禮之煩苛儀禮之瑣碎王制明堂位之附會皆强世難行欲考古禮法先王莫善

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後儒襲其語以為樂記即孔子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之意故達禮樂之精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愚故曰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此也

孔子在春秋諸侯大夫猶能博學道古稱述先王至于戰國遊士縱橫之家譚天炙轂之口緯稗伎方之學如蜩如螗是時稱唐虞述三代明性善譚仁義烏可無孟子哉去聖未遠六籍尚存故七篇之言明徵可信其他博記如周禮春秋三傳等書皆後人脩飾辭多附會如言班祿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賀之論語子路言志千乘之國夫子哂之冉子言七十里之千乘爲百里甚明古大國無過百里信矣其告滕文公學校之設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言三代學制異而其所學同也禮記王制學有鄉國東西上下等制煩複不經又如陳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但言周公誤使耳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縢我之弗辟謂周公辟管叔因蔡叔後世遂訛傳周公殺兄齊人伐燕本宣王事燕昭王報讐伐齊則齊潛王時矣司馬遷作史記併以伐燕爲湣王事又齊人取燕孟子勸齊王伐燕云文武之時不可失其是非錯亂如此烏足盡信乎

孟子人品心術正大光明議論開口見心更無回互說譎之譚行已與人坦然寬平雖頻笑不苟而亦不至矯激違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者也

孟子步趨孔子故論語意思深厚七篇即其註疏也如告人君問政孔子舉其大端孟子倒囊而出制產設教一一指掌只是教之富之之家法而已論語之言寬而有餘七篇之言詳而惟允

孟子學問政事皆從心上發揮論政惟是一念不忘擴而充之論學惟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更無枝葉之譚亦無隱藏之秘讀其書如清風明月中行神骨森爽

學者學孔子如泛滄海不可以桴筏渡不可以

孟蟲測學孟子坦易直方無城府荊棘不增不減不剛不柔淆之不濁澄之不清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者也世儒謂孟子太露英氣此但以文章光燄卜度之非知孟子者也孟子一生學孔子孔子教學者切切偲偲怡怡如自家惟温良恭儉讓孟子亦謂君子睟然盎然有道之士無過剛者若孟子但可謂之正大光明而已矣

或曰孟子欲效用於齊梁而其所言惟仁義當時當强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强何以自立嗟夫此正當世所以不能信用吾孟氏者也七國所以不能信用吾孟氏者也七國不行仁義旋踵而滅秦不行仁義而亡漢高文景行仁義而興唐宋以下至今未有治世不行仁義未有世亂非不仁不義者也千古若大路使齊梁之君能行其言豈與七國俱亡乎今有病羸者人教之寒慾此至理也彼見以爲迂闊而窒於酒色不能自斷反疑人言之未必效而恣情縱慾遂至于死是果人言不效耶抑不用其人之言耶仁義不可一日舍猶水火菽粟也人日用而不知耳

從古未有天下之大可以人力侥得者二帝三王之王也因天命人心之自至也七國倚强力求爲帝王謀臣策士以力相尚未聞道也夫道濟世安民之謂王未聞求爲王而後濟世安民者也孟子思以道濟天下世庸君言耳故南宮适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深得聖人難言之意夫子所以亟稱之孟子告齊梁本心如此凡聖賢論治論其理不論其事論其大經大法人可行其久遠不論其旦夕論其大經大法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誤天下後世知此然後可與讀孟子

孟子爲卿於齊辭十萬之祿其風格峻嶒峻如威凰翔千仞可望而不可掇及其去齊三宿而後

出晝渾厚惻怛又先此讀其書論其世可想見其人

魯男子絕不似柳下惠是善學柳下惠者也孟子絕不似仲尼是善學仲尼者也凡善學者不求其似後儒學孟子便思壁立萬仞泰山巖巖可謂善學孟子者乎

世儒讀孟子以不見諸侯抗禮王公爲盛節此未足以重孟子也自昔韋布勢重無如戰國世七王紛爭遊士以機智相傾始騖衍淳于髡蘇秦張儀輩皆利口辯變詐傾危人國所至王公分庭抗禮長跪請教蓋畏之也孟子自負名世以道爲重故雖受君之餽而託于諸侯則不敢君召不往而以禮聘則必見貨不可取而卻賜則以謂不恭陳仲子無君臣上下則惡其矯廉泄柳申詳踰垣閉門則病其已甚平生願學惟孔子時中守庶人之分辭爵卿之祿見可知幾難進易退誠不欲與雞騖爭食而獨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彼衍儀輩機變

人言而不加禮貌焉之受學于墨者不以爲異端而容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池島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色好貨亦可故曰人不足慮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訪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諂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莫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于公行子之家而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之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

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以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當世諸侯惟梁齊最盛梁惠王席武侯之業齊宣王承威王之餘國富兵强又能卑禮招賢故孟子往惠王晚年喪敗不自悔禍嗣君不省孟子遂去齊宣王質美好士故孟子居齊最久毋喪歸葬喪畢復反蓋深有望于齊宣也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當春秋時不悅于齊魯而大國莫如楚故徘徊于陳蔡之間者十年意常在楚也世儒顧謂孔子東楚謂孟子遊齊梁欲得志行乎中國皆迂闊之言也

孔子在春秋時人目爲東家丘及門之士如陳亢謂子貢賢於仲尼戰國時百家鼎峙六經未表章而孟子能卓然獨信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度越人遠矣

人性皆善此理直截易簡非如後儒遷就體面之說也其曰人皆有四端皆可爲堯舜孩提知愛知敬聖人先得我心同然此等議論千古昭揭如日月行天

孟子言性善原于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性善之原本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受指于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本旨也

養氣知言不動心之說前此未發養氣即論語三戒也知言即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不動心即無可無不可也大抵七篇之言無一字不淵源于孔子孔子之道得孟子大明有孔子則不可無孟子

人性與天地萬物渾淪爲一非可析而爲二也大學中庸二篇所言約禮之學非離禮單行也孟子學本中庸直指心性爲後世理學嚆矢當其時百家簧鼓六經榛蕪欲正人心不得不明示之的及孟子而後六經尊嚴大道廓如盤錯既解則當善刀而藏之以嘿識于無言日月出矣而行猶秉燭理學諸儒所以偏執語上與世不入非獨世人之咎也

聖人大而化之無行不與當體是性不須更言養性隨處見心不須更言存心孟子諄諄然與論語嘿識稍隔但七篇無存心養性亦只是一部爽快文字而已與諸子何別後世何緣得知孟子

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爲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爲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大小之分也論語與孟子同時道不同不相爲謀而能含洪包荒如此今檢七篇無一語及稷下諸人即夫子不答南宮适之意好辯則距楊墨亂德則惡鄉原夫距

荀卿謂人性爲惡孟子謂性善者蹤也凡妄不自生依眞起妄人性之初肫肫惻隱一切殘忍刻薄依惻隱之心逆流而出若性本無惻隱如土木無情又焉有殘忍刻薄之事太虛無一物然後萬物發揮若人不失其太虛之初則萬象總歸太虛鏡體本明而後塵生若鏡無明體不明安從生此可無疑于性善之說而知荀卿之爲妄矣浮屠本夷狄猶稱人性妙明清淨本來與吾聖人未發之中繼善成性之旨不違荀卿自謂知道乃謂人性爲惡識尚不如浮屠彷彿焉能窺孟氏之藩籬而肆言無忌可謂不智矣

史稱齊宣王好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于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并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孟子仕齊與之同時道不同不相爲謀而能含洪包荒如此今檢七篇無一語及稷下諸人即夫子不答南宮适之意好辯則距楊墨亂德則惡鄉原夫距

楊墨距其無君父者也惡鄉原惡其賊堯舜者也君父之倫正堯舜之道著百家之口不辨自塞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世儒徒知孟子之雄辯而未窺孟子之慎密非精于學孔子者而能若是乎

天下善惡之途由人心術分人心之善惟有仁義人心之害惟有不仁不義故墨翟一念爲人必至無父楊朱一念爲我必至無君凡人不仁義皆生于心有所爲故淳于髡謂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穆下諸人所見惟名與利其究至于捐仁義背君父爲人即墨自爲即楊其歸楊則歸墨能言距楊墨者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此也七篇以正人心距楊墨明仁義爲本此其日與穆下諸人辯而世儒未有能窺之者故七篇之書未易讀也

七篇大旨不過人倫日用孝弟言行之間初無奇僻之譚此孔氏之正脉中庸之的旨也宋程朱諸子表章而誦法之使後學知指南其功比于孟之于孔亦天所以報孟子者與

七篇之言近而遠淺而深疏暢條達而詳允精密不爲鉤深索隱之談而肯綮盤錯會通無迹乍讀曉然明白三復紬繹有終身誦之而未能領畧者信哉知言之聖諸子未能彷佛其萬一也

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允明謂孟子之文不爲嶢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按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註云七篇并外書四篇善辨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今外書無所考見荀子引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引孟子云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向說苑引孟子云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鮑照河清賦須序引孟子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此數語七篇不

載儻即所謂外書者歟
秦漢而來推尊孟子莫如韓退之以爲上接荀與愼到淳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其敘孟子知言哉司馬遷以孟子事寂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檢七篇無梁伐趙之事大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都非實錄司馬遷之濟草鵲突多類此

孟子文字疏宕然往往有不盡之意不似他人語疏宕意便盡論語章章有餘味爲其簡短也如孟子墨者夷之等大篇亦是論語風味
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爲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旱字當自爲句知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字當自爲句則怒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鄙吝之力而後宿去字當自爲句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宮中舍字當自爲句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可字當自爲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往字當自爲句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字迫字當各自爲句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知字當自爲句使浚井出從而救之出字當自爲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言字當自爲句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歸字當自爲句

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無据秪据七篇中義理文字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君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文字義理全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故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而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註孟子及孔叢子書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按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于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世

後此百餘年孟子長而受業安得子思尚在乎
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
公立又三十七年元公立又二十一年繆公乃
立上距孔子沒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
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孟子
高爲繆公所嚴事者也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氏譜謂孟子卒於周赧
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
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

親授業者誤謂受業於其門人者緣飾於私淑
諸人一語亦誤詳具孟子說解離婁下篇章
之澤章